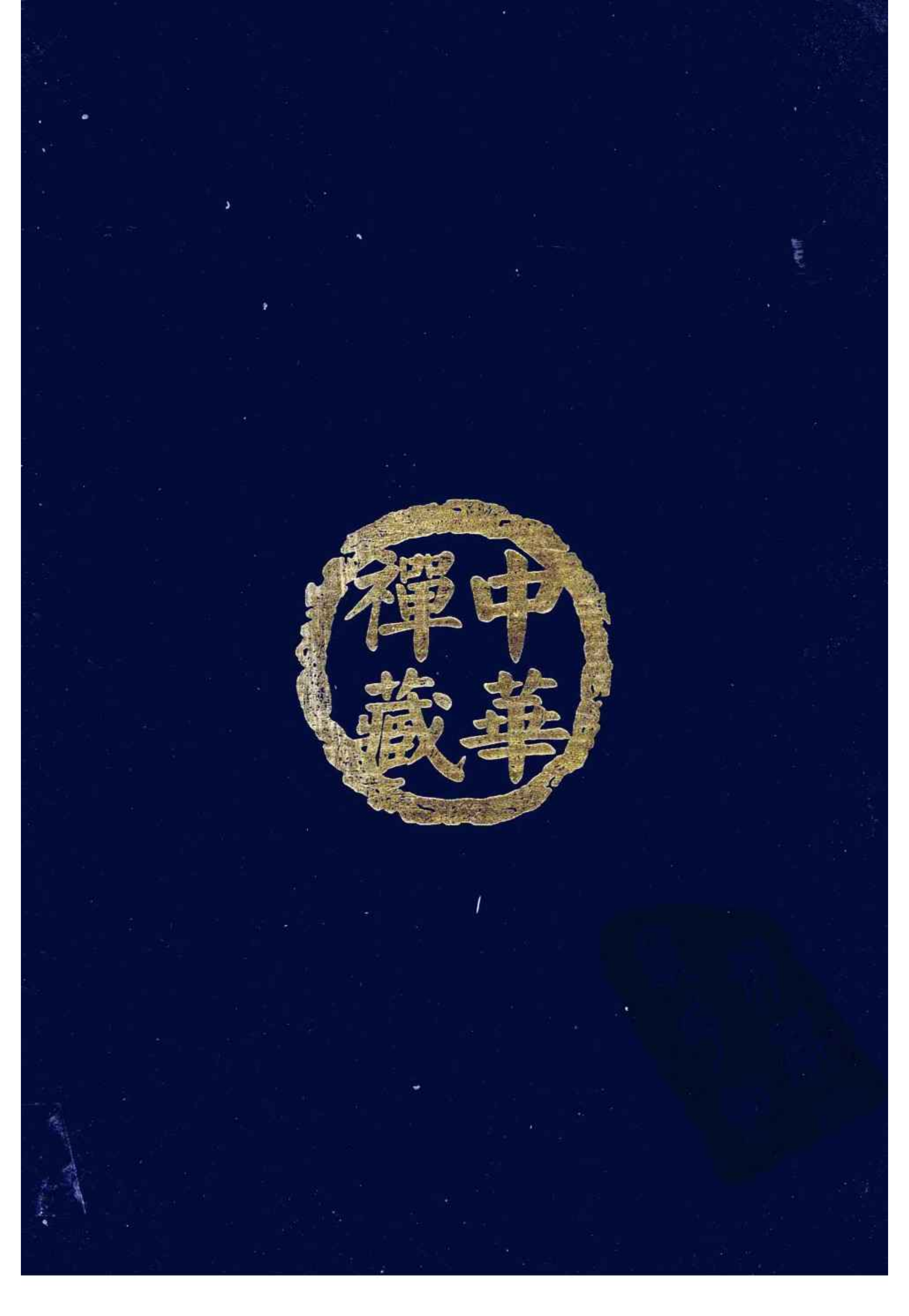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
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録部十七

(52)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解題

編譯組

一、**天寧法舟濟禪師剩語**：一卷。明・法舟道濟撰，如淵、大芹編。天啟五（一六二五）年刊行。又稱「法舟濟禪師語錄」。集錄師之提唱、酬問、普說、頌古、讚頌、雜頌、偈等。卷末附嘉靖四十二（一五六三）年門人方澤撰「法舟濟和尚行狀」，以及圓信所撰之跋文。

二、**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八卷。明・湛然圓澄撰，明凡錄，丁元公、祁駿佳編。詳稱「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一收錄雲門傳忠廣孝寺結制上堂語等，卷二收錄徑山萬壽寺上堂語等，卷三收錄提語，卷四收錄小參，卷五收錄頌古，卷六收錄問答，卷七收錄請示、書問、佛事，卷八收錄讚、記、銘、序、跋、疏、引、偈、詩、辭、歌，卷末收錄塔銘二篇及行狀。

三、**天眞毒峰善禪師要語**：一卷。明・毒峰本善撰，悟眞編。明・崇禎元（一六二八）年刊行。又稱「毒峰善禪師要語」。為月溪惟澄法嗣毒峰本善的語錄，收有上堂、普說、示語、普說行脚等。

四、**松隱唯菴然和尚語錄**：三卷。明・唯菴德然撰，慧省編。明・崇禎二（一六二九）年刊行。係千巖元長法嗣唯菴德然的語錄。卷一收錄金華聖壽寺語錄、法語、頌古，卷二收錄偈頌，卷三收錄賦、吟、歌、銘、記、讚跋。

五、愚菴智及禪師語錄：十卷。明・以中智及（愚菴）撰，門人觀通等人編。明・崇禎二（一六二九）年刊行。又稱「明辨正宗廣慧禪師語錄」。為大慧下元叟行端法嗣——以中智及的語錄。集錄師在隆教、普慈、淨慈報恩、興聖萬壽等禪寺的語錄，以及小參、頌古、讚語、偈頌、自題、書跋。卷末附宋濂撰的塔銘。

六、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八卷。明・敬中普莊撰，慧啟等編。明・崇禎三（一六三〇年）年刊行。又稱「敬中和尚語錄」。係臨濟下了堂惟一法嗣——敬中普莊的語錄。卷一收錄雲居眞如禪寺的上堂語，卷二收錄徑山萬壽禪寺的上堂語，卷三至卷八收錄小參、拈古、頌古、偈、詩、讚。卷末附塔銘。

七、密雲禪師語錄：十二卷。明・密雲圓悟撰，山翁道忞編。明代刊行。卷一—三收錄密雲禪師在禹門、通玄、廣慧、萬福、廣利、廣慧、景德等禪師的語錄，卷四—十二收錄上堂開示、小參、入堂、勘辨、問答機緣、拈古、頌古、偈、佛事、雜著等。卷末附行狀、塔銘、道行碑、年譜。

八、大溈五峯學禪師語錄：一卷。明・五峰如學撰。清・順治九（一六五二）年序刊。又稱「五峰學禪師語錄」。係密雲圓悟法嗣——五峰如學的語錄。卷末附有行實及塔銘。

九、三峰藏和尚語錄：十六卷。明・漢月法藏撰，退翁弘儲編。崇禎十七（一六四四）年序刊。係密雲圓悟法嗣——漢月法藏的語錄。卷一—四收錄師在三峰清涼、北禪大慈、臨平安隱、鄧尉聖恩、龍山錦樹、南屏淨慈、水西眞如、寀陵聖壽等寺的語錄，卷五—十六收錄廣錄、頌古、五宗原、雜偈、法語、書問、雜著。卷末附「三峰和尚年譜」。

十、**晦臺元鏡禪師語錄**：一卷。明・晦臺元鏡撰，覺浪道盛編。崇禎九（一六三六）年序刊。詳稱「建陽東苑晦臺鏡禪師語錄」。係無明慧經法嗣——晦臺元鏡（一五八七—一六七〇）的語錄。收錄師在建陽一枝山開堂的語錄、頌、眞贊等。卷末附道盛撰「建昌廩山忠公傳」。

目次

原書目次……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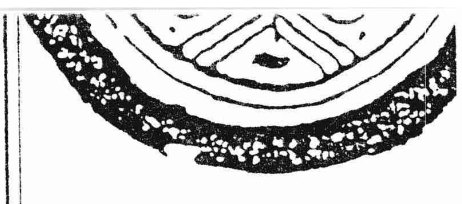
伍、愚菴智及禪師語錄……二〇九

陸、呆菴普莊禪師語錄

捌、大溈五峯學禪師語錄……五三九

玖、三峰藏和尚語錄……五五三

拾、晦臺元鏡禪師語錄



天寧法舟濟禪師剩語

明・法舟道濟 撰

如淵 等編



天寧法舟濟禪師剩語

參學比丘如淵大芹編次

提唱

師自金陵回止天寧首座寮時方丈久虛衆請開法因就僧堂中設座指座云曲彔木牀寶華王座是恁麼人須恁麼坐喝一喝陞座拈香祝聖罷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八面玲瓏全無縫罅受雨露不越今時歷風霜偏從劫外秖因貴重値娑婆佛祖不曾輕着借且道不作賤不作貴一句作麼生發貴拈起香云供養前住香嚴臨濟二十五代吉菴和尚貴圖恩怨

分明不願續他宗派就坐乃云世尊爲開示一切衆生本來佛性故出現于世三百餘會隨諸衆生根器所宜漸說頓說密說顯說直說喻說包羅該括無法不備若論本來佛性拄棒打月畢竟不曾着到譬如箇傳神相似雖傳得面目態度儼然如生而動作聲欬實不能也末後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的的相爲當時百萬人天一齊罔措唯迦葉尊者霍然領悟破顏微笑不措一辭世尊深慶本懷乃言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自後祖祖相傳師師相授西天四七

東土二三以至五宗鼎沸列刹悠分自古迄今凡據師位荷擔佛法之士無有不是將這本來佛性離名離相絕思絕議直截指示令人悟入者也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當知本來佛性愚人與哲人平等惡人與善人平等乞丐人與巨富人平等廝養人與尊貴人平等博地凡夫乃至蠢動含靈直下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無不平等但爲無明妄想種種顛倒積劫以來深埋厚障致有六道升沈千差萬別然而本來佛性未嘗不在各各當人應緣遇物處堂堂出現也昔南天竺國異見王嘗與波羅提尊者論佛性義乃問

佛性作用幾處出現波羅提尊者對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說已心即開悟且道作麼生是異見王悟處乘拄杖召大衆云見麼又卓拄杖云聞麼若向這裏會得大衆迷的便是異見王悟的異見王悟的便是大衆迷的突出無孔鐵鎚打破上牢漆桶更有甚事若道佛性在眼處耳處山僧運拄杖處正是業識茫茫與奴作郎若道佛性不在眼處耳處山僧運拄杖處亦

是業識茫茫喚奴作郎且道佛性畢竟在甚麽處咄待三門外土山倒卓時却向汝等說破

歲朝示衆茲辰日新月新歲新山河大地樓臺林苑氣象皆新以至東街西市笙歌隱隱鑼鼓喧喧車馬交馳衣冠雜遝雖遊童戲竪長衫大袖莫不皆新只有衲僧家各各脚跟下本命元辰狼藉在無明妄想之中塵封坌裏雖則多方求覓勤苦施功秖增其垢不能直下振動發揚斬新呈露盡是沉埋佛種孤負己靈惜哉有志丈夫便從今日抖擻藏識中宿熏舊染諸惡習氣眼見耳聞諸陳腐語總作一束送放他

方世界猛將所叅公案斬新提起別作一種新年活計不問一日二日一月二月一季二季乃至窮年秖要這一句無義味話不生滲漏綿綿而叅密密而究究得到這一念子斬新裂破時鉢盂跨跳杖子騰驤南斗七北斗六天旋地轉徹底一番新去豈不快哉雖然如是凡衲僧門下非新非舊這一著兒作麽生道喝一喝下座

佛涅槃日示衆世尊於雙林樹下示現涅槃天上人間龍宮海藏均分舍利起塔供養且道是涅槃耶是不涅槃耶若道是涅槃教中道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我時語衆生常在此不滅却作如何理會若道是不涅槃即今在甚麽處拈拄杖云世尊向拄杖頭上放大光明現大神通了也若有人出來道和尚這箇是拄杖世尊在甚麽處劈面便打也怪老僧不得

清明示衆鶯語嬌啼桃紅柳綠風日晴和春光滿目一般富貴江山却有兩般境界山僧雖則不管閒非也與諸人說個間架有的笙歌鼎沸羅綺駢闐人醉處玉樓窈窕馬嘶邊翠艸生煙有的向楸梧塚畔松柏塋前呼孃叫子擗地號天縱哽咽煩冤莫訴任搥

淚悲苦難宣這兩般人樂者樂徹心源苦者苦入骨髓山僧這裏看來却好個如幻法門一相三昧且如何是一相三昧卓拄杖云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愁殺人

四月八日示衆遵布衲在藥山會中浴佛次藥山問浴甚麽佛衲云浴這個佛山云只浴得這個且浴不得那個衲云把將那個來山便歸方丈兩個老漢境風浩浩這個那個分別不少山僧即不然待他道把將那個來便與驀頭一杓管教他通身是水水劫不乾且置是事只如教中道如來法身淨若虛空

汝等諸人一杓雨杓擬向甚麼處下手若有下手處
不妨舉起杓頭若是不堪下手莫道一杓兩杓一滴
也無着處舉杓云且道這一杓向甚麼處下手便灌
佛云智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結制示衆諸方叢林三月安居萬緣澄寂把定重關
銀山鐵壁無一法從內出無一法從外入逼虛空直
使銷亾捻秤鎚定教流汁山僧這裏功用雖同門風
却別且道有甚麼別拈拄杖曰朝返三叅暮遊百粤
要行便行要歇便歇一切處無結可解一切處無解
可結把住也滿地冰霜放行也一天風月且道諸方
是這裏是諸方與這裏事則不兩要且法無二致雖
然如是若要踏着本地風光須是將諸方與這裏的
一齊拈却別作箇坐斷十方的活計使得喝一喝下
座
精嚴寺佛開光示衆南寺佛點眼北寺佛放光若作
奇特商量大似白日着鬼咄且留是事只如教中道
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云佛身
充滿於法界且道這光明向甚麼處點卽是以拄杖
作點勢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
小叅昨日有人從五臺來報道五百青龍被蟭螟蟲

一口吞却直得文殊大士措身無地虛空王旁觀不
忿震威一喝大地山河一時倒走山僧聞了無言可
辯無理可陳直是分疏不下今日衆中還有定乾坤
的手段也無若有出來相見良久擊拂子云君子一
言快馬一鞭
解制示衆三月同遵聖制來燈籠露柱漫相猜今朝
剔起眉毛看贏得虛空咲滿腮諸上座九十日內以
大圓覺而爲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不必更論只
如堂中憍陳如尊者終日口忉忉地說甚麼法舉拂
子云莫是說這個麼諸上座旣與尊者同堂共夏應
是同聞共見何不出來與山僧說看若道舌頭不動
說個甚麼山僧今日忍俊不禁索性與諸上座說破
以拂子打一圓相云厨庫走入僧堂中山門吞却佛
殿脊
晚叅示衆精嚴寺裏撞鐘府譙樓上擂鼓同時顯大
神通穿透千門萬戶大衆聞麼若道不聞爭奈鐘鼓
分明人人有耳若道聞將甚麼聞卽今鼓絕鐘消聞
的事作麼生速道速道卓拄杖云黃金自有黃金價
終不和沙賣與人
秋雨示衆秋風淅淅秋雲作秋雨綿綿遊夜落朝來

急雨忽傾盆驚起臺前睡石人石人喃喃說夢事側
耳聽來無一字秖爲阿師性急一棒當頭打出忍痛
走入虛空拍手連聲叫屈大衆還有爲石人雪怨者
否且作麼生是雪怨的事擲拄杖云明日天晴從頭
說過

酬問

李大參鹿泉問曰常如何用功師曰飢時索飯冷便
添衣泉曰此外別何所作師曰兎角杖挑潭底月龜
毛繩縛樹頭風泉曰除却語言文字別道一句師以
扇敲爐云這破香爐隨老僧多年在泉休去次日復
至曰今日我在兜率宮來師曰兜率且置今日爾勸
說甚麼法泉托起茶甌曰只是這個師亦休去

諸芧村問如何得明心見性師拈起拂子曰這個是
甚麼村罔措却問師何年得此道師曰莫謗山僧好
又問畢竟還得否師曰不得不得

因羣鵶鳴有士問曰那一聲好那一聲不好師曰我
這裏揔是觀音入理之門

問萬物各具一太極若見物時太極在物處在見處
師曰太極且置你將甚麼見物士擬議師曰若然森
羅萬象殺好疑在

楊秘圖問老師連日在此作甚麼師曰一物也無當
何所作圖曰若然卽閒坐也師搖手曰不恁麼不恁
麼圖曰如何是恁麼邊事師下禪牀立圓乃笑

問曰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
何以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師曰得個甚麼

問如何是道師曰滿口道不出又理前問師曰一番
提起一番新
郡主平川郭公指壁間佛問曰此佛何不放光師曰
光遍十方未曾間斷公曰我何以不見師曰又放光
也
因鳥過有士問見的是甚麽師曰鳥士曰老師着物
也師拈起拄杖曰這箇𨻶士罔措師曰却是汝着物
因掃地次有士問曰下學何以上達師竪起笤帚曰
見麽士曰見師曰下學而上達
問曰宗乘中只貴見道見道後有何利益師曰若不

見道千差萬別曰作麽生見師曰道若有見萬別千
差
有士奕棋問曰如何下手方得棊妙師曰汝向黑白
未分時下一着看士作下子勢師曰妙手妙手
師與王龍溪講次溪曰老師閉口師曰閉口且從且
道鼻孔撩天作麽生開溪曰多口阿師
問顏子何以聞一知十師曰十是滿數顏子天資明
粹一處觸發無處不通譬如龍沾滴水便乃沛然洪
霔
問人心何以悅義理師曰義理元是此心流出如母
見子自然愛
周大尹桃村問曰近日看書胷中覺有一物莫成礙
否師曰無礙水中月影當體是水心中覺相當體是
心公但於覺處深加體會自然觸處虛通感而順應
王一山問一菴先生討眞心之訓須如何討師曰須
向討處明心不可向心上加討心只有迷悟元無得
失討而有得亦非眞也又論陽明知行合一之訓師
曰知不差即是行行不昧即是知只是一事說個合
已似費手脚了況他說乎
陸五臺問畫前元有易否師曰若無庖犧氏將甚麽

畫臺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臺曰現有六十四
卦何得言無師曰莫着文字臺曰請師離文字發一
爻看師召臺臺應諾師曰這一爻從何處起
問聖人既生知何故亦有所不知師曰聖人氣宇清
虛現行不能籠罩是以應用泠泠七通八達若生而
知也乃擊杖曰獨有這一着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
識耳又曰不知而知是諸聖不思議境界若也議而
後知思而後覺即外道矣
問至人無夢何也師曰常人於現前虛幻分別境界
不知全體是夢認爲實有而以昏寐中想心繫念神

識紛飛境界爲實夢所謂寤寐俱夢夢中復作夢也至人於自心境界如實而知故於現前虛幻境界妙用泠泠通徹無礙而睡夢中亦自明明而知歷歷而覺所謂寤寐一如者也故至人無夢之說非是有無之無乃是無夢無非夢夢與非夢一而已矣又問夢裏須史何以涉歷萬里師彈指曰千里萬里總在這裏

陶雁湖問聖人有妄念否師曰無湖曰既無何用兢兢業業師曰兢兢業業故無妄也

有官人問爲政如何得無倦師曰榮辱得喪毀譽是

非一切不管但虛其心行其所無事便無倦矣

問終日喫飯何故不曾咬着一粒米師曰喫飯的人汝還曾見否

福州太守豹谷陳公問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得見性否師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如何得見性谷又問師曰非動非靜處看谷行師門送谷曰莫外走師曰這裏有甚内外谷見修船者問曰既是法舟何用修補師曰那一隻不漏谷以手敲別船師曰漏也漏也

問二乘涅槃何以爲不了義師曰爲伊有涅槃相一向住着是以不了如來涅槃不出不沒應用縱橫而無所住

二守師泉劉公至拈拄杖問曰這箇是誰的師曰是貧道的泉曰既是師的因甚在我手中師曰將拄杖來即向公說泉度拄杖師接杖云公的在甚麼處泉以手整冠師曰別道別道泉咲而起少頃泉指几上草問傍僧碧潭曰這草名甚麼潭曰吉祥泉曰還有吉祥者否潭以足按地曰此處最吉祥也泉曰師子窟中果無異獸

居士指達磨像門曰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何不問取達磨士曰達磨何在師轉身面壁士曰何不答

話師曰劒已去矣

問何名如來師曰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曰爭奈理會不來師曰理會不來亦無所去

問如何得不被酒困師曰知被困者元不曾困曰只如范文正公酒後愈加嚴謹如何師曰亦被酒困

施靜齋問一切法從這裏流出是否師喝曰一切法且置如何是這裏齋以扇擊椅師曰居士曾到這裏麼齋拂袖便出（即無趣禪師是也）

湖州別駕熊南沙問設有人將劒來取師頭師還躲避否師曰若有不貶眼底將軍便有不怕死底和尚

沙作揮劒勢師放身便倒沙曰好個阿師死在劒下
師起來呵呵大笑曰作麼作麼
居士問四方上下有窮盡否師曰公試返觀自已心
量有窮盡否士良久曰實無窮盡師曰世界亦然又
問地獄是實有否師曰凡作了惡歷歷自知雖經久
遠憶持不忘便是業鏡自心明知是惡不能自釋便
是閻羅法王心地不空地獄實有心若空了地獄隨
空
嚴少卿問諸法從不思議流出不思議從甚麼處流
出師曰措大家問恁麼事作麼又問師曰不辭答汝

恐涉言詮
問此心何以能辨是非師曰心無取捨能辨是非如
鏡無塵能彰白黑
海道劉公舉茶甌問曰此是甚麼茶師曰謾公不得
劉再徵之師喚侍者接茶甌去
唐司寇一菴問如何是本覺師曰昨離甚處菴曰湖
州茶至師拱手菴便接師曰恁麼分明猶更問在菴
點首
張楳溪曰設遇驚恐之事心還動否師曰動溪曰何
以驗修行之力師曰若不動便入枯禪唯其觸着便

知擦着便動而禍福利害漠然如浮雲之過太虛便
是修行之力
問無眼耳鼻舌身意意旨如何師曰父母未生前道
得一句即答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僧曰此是
報化佛如何是法身佛師曰莫着相又問如何是法
師曰玉軸琅函非是法闍黎問處太分明曰不會師
召闍黎僧應諾師曰又道不會又問如何是僧師曰
衲衣擁雪千山外錫杖拖雲四海中曰還有向上事
否師曰向下也無說甚向上又問如何是道師曰天

下衲僧行不到曰還有到者麼師曰錯曰乞垂方便
師便打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竿木隨身逢場
作戲曰請師拈出師便喝又問如何是本分事師展
兩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爭解恁麼道又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師曰
添香着僧添香了又問師喝曰這漆桶又問達磨未
來時如何師曰古鏡分明含萬象曰來後如何師曰
萬象分明古鏡中曰用來作麼師曰祖師若不來埋
沒古鏡又問四大離散時如何師豎起拳曰這箇不
屬四大又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審傳箇甚麼師

曰蘇盧蘇盧悉利悉利
沙彌問如何是不立文字的佛法師召沙彌彌應諾
師曰涉甚麼文字彌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汝若有
個會處文字紛紛
溪上坐次僧問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兩岸春風
香不斷一溪流水落花新僧曰爭奈學人不會師曰
蜻蜓飛尚緩蛺蝶舞偏忙僧曰和尚將境示人師震
威一喝僧禮拜師曰未在更道僧無語師曰喃得血
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普說

大凡參學之士蓋謂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不憚勤勞
參尋知識決擇正因圖脫生死往往多被逆順境緣
因循流轉不知不覺過了二三十年業識茫茫無本
可據一旦火風分散宛轉漂零依前混在生死海中
頭出頭沒人天鬼畜都無自由卻與不曾參學之人
等無有異其故何也病在最初為生死之心不真不
切而所遇師德不青不黃不問學者如何若何泥將
平生在冊子上記持的相似言語向伊胡說一上學
者既無切心復不具眼以心意識一時領會便道佛

法不過如此不復知有本分鉗鎚縱使遇之他亦不
識一向在意根下思量卜度扶籬摸壁禾莠不分金
鍮莫辨有認昭昭靈靈六塵緣影以為本命元辰呈
拳豎指揚眉瞬目不自知其非者有認黑山下鬼窟
裏閉眉合眼冥冥蒙蒙以為靜勝三昧而躭味者有
馳騁文字漁獵見聞將他先聖糟粕之餘咀來嚼去
意識依通不更求妙悟者有的見祖師門牆高峻不
能鑽仰以自見處引他世典理性諸文淺證宗乘非
思議法外以重附儒神內以輕印徒偽使人天諸乘
皆無定趣而祖道西來番為孟浪縱有悔悟之時業

巳不能改者有的認無明現量爲卽心自性有的認
放曠不拘爲隨緣無礙以至破律儀毀禁戒無忌憚
者又有多少焦芽敗種彼邪師外道毒氣所傷不堪
救者嗚呼佛法到此豈不深可悲痛也哉山僧今日
事不獲巳引古人見道因緣與大衆證據去也昔道
明禪師趁及六祖將奪衣鉢困提掇不動乃曰我爲
法來非爲衣也唯冀開示祖曰汝但斂念善惡都莫
思量自然得入淸淨心體明稟語祖曰不思善不思
惡正恁麽時阿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
悟徧身流汗泣禮數拜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百丈

大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麽丈
曰野鴨子祖曰甚麽處去也丈曰飛過去也祖遂把
丈鼻搊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於言下大
悟大珠禪師叅馬祖祖問來此擬須何事珠曰來求
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麽珠曰阿那
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卽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
足更無少欠使用自在何假外求珠於言下頓悟自
心不由知覺水潦和尚叅馬祖問如何是西來的的
意祖曰禮拜着水潦纔禮拜被祖當胷踏倒遂大悟
起來拍手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

量妙義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也敢問大衆如
何是四位尊宿悟處眉橫鼻直人人是同不可謂古
人別有奇特事也卓拄杖云拄杖子恐俊不禁爲大
衆說破了也且道拄杖子說個甚麽咄若於山僧喝
下見得便見四尊宿悟處便踏着本地風光不被一
切賢聖熱瞞便不墮如上種種惡知見窠臼中如其
未委須是叅取個方便法門始得千七百則葛藤俱
是古人入道方便之門近來眞師隱道宗社寂寥唯
是念佛一門直截簡易諸方衲子叅禪念佛者蓋十
人而九矣教中道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佛法難遇現

前緇白大衆以丈夫身生太平世仗佛餘光熏聞大
法非可容易人生百歲七十者稀中間修短不齊報
緣多故一息不返便是來生無常卒然難可預定今
以非容易之身處難預定之日豈不深可憂懼而猛
省乎哉諸仁者正好趁四大强健衆苦未到之時直
將一句阿彌陀佛把做一件天大的大事頓在面前
南無阿彌陀佛隨又追云念佛的是誰如是逼拶之
時念念不間斷念念無異緣一切苦樂逆順境界千
態萬狀現在前時此念佛心無少轉動無少退屈如
握一柄金剛王寶劍相似諸貪嗔癡妄想顚倒虛僞

習氣盤據六根門首內牽外應爲賊媒者不問過去現在未來一齊斬斷单单只是個念佛之心如大風輪如大火聚一切物存着不得一切物向傍不得山河大地都盧是阿彌陀清淨法身明暗色空徹底是念佛人普光明藏如是念時孜孜尒兀兀尒念來念去日久月深驀忽問懸崕失脚和個念的啐地斷去便見淨穢兩邦無異無別高低九品無欠無餘十萬億土不隔毫端諸上善人常相圍繞金地寶池徧在微塵刹土風林水鳥深譚不二圓音阿彌陀佛從來奉覲達磨祖師一場懡㦬到這裏佛祖尚且不可奈何何處更有生死可得生死不可得則涅槃不可得生死涅槃不可得則衆生不可得諸佛不可得淨土穢土亦不可得沒量大人不妨於不可得處熾然往生成就佛道他方此界廣度含生雖然如是須知向上更有三世諸佛盡力道不得的句在且道作麽生是三世諸佛盡力道不得的句擲拄杖云諦聽諦聽

頌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頌曰

日生月落古乾坤錦繡常明劫外春分手一時輕攪動二千年後尚煙塵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頌曰

寶王陞處真風露百萬人天方俟瞻可憐表裏鶖山河都向文殊椎下破

世尊因外道問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讚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頌曰

外道雙埋陷虎機恰逢師子振全威干戈不動山河定無限盲人穩步歸

梁武帝問初祖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頌曰

廓然無聖絶機輪打破重關百萬門雨過落花紅滿地行人猶自不知春

三聖問雪峰云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

綱來向汝道聖云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
峰云老僧住持事繁頌曰
透網金鱗已俊哉漁人猶自下鈎來金鱗揷羽驚雷
外鼓掉翻從別浦回
子湖云子湖有一狗子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
人脚擬議卽喪身失命頌曰
子湖堂前一狗子渾身劍戟爲牙齒多少銅頭鐵額
人來到子湖門下死㗸倒東村王大哥伎倆全無不
奈何
興化因後唐莊宗幸河北詔化問曰朕取中原獲

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
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頌曰
中原至寶果然收一段淸光暎幞頭不是親遭興化
老至今高價有誰酬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曰上
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因甚麽却無州
云爲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
云有僧曰旣有爲甚麽入這皮袋裏來州云知而
故犯頌曰
趙州狗子無東壁挂葫蘆趙州狗子有面南看北斗

未能一鏃破雙關多少痴人隨語走
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喚者三
諾國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頌曰
國師三喚響如雷侍者連聲亦俊哉却憐杜宇空啼
血一片春光喚不回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祖曰日面
佛月面佛頌曰
日面月面飛星掣電前溪一陣回風流出桃花萬片
監院却負馬祖馬祖不負監院
德山擔金剛疏鈔出蜀至澧陽路逢一婆子賣餅

山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問云何物山云金剛疏
鈔婆云吾聞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
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山無語遂
指往龍潭問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
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頌曰
德山老漢獨行無伴婆子一撥通身流汗當時點處
卽翻身何須更到龍潭畔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衆退老人不退
丈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
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

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代一轉語貴
脫野狐身丈云汝但問老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
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
某已脫野狐身頌曰
不落不昧莫生忌諱師子齩人韓盧逐塊夜半蒼龍
吸海乾天吳海若俱逃避野狐身野狐身從來墮脫
皆三昧
南泉因兩堂爭猫兒拏提起猫曰道得即救取猫
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泉便斬之趙州自外
歸泉舉前話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泉曰汝適

來若在却救得猫兒也頌曰
提起霜刀正令行兩堂有眼只如盲趙州特地呈高
手爭奈來提陣後兵
百丈再叅馬祖祖於禪牀角取拂子示之丈曰只
遮箇更別有祖乃放舊處曰你已後將甚麼爲人
丈却取拂子示之祖曰只這箇更別有丈以拂子
挂舊處祖振威一喝丈後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
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
舉不覺吐舌頌曰
江西一喝定綱宗三日非唯百丈聾直得鐵圍山倒

走至今消息不教通
洞山冬夜果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
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
在什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山云侍者撥退果卓
頌曰
拄天拄地黑如漆動用之中收不得首座當時失却
胼堂堂大路生荊秣
洞山示衆云夏末秋初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
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萬里無寸草處且作
麼生去後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僧回

舉似山山云大唐國裏能有幾人頌曰
出門道路正迢迢踏着山蹊禍便招若是脚跟親點一
地從教萬里盡蓬蒿
牛頭栖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四祖付法後百鳥
不復銜花頌曰
昔年家富盡來親今日無親秖爲貧自是主人行處
別非關百鳥不知春
逼得優曇劫外開宗師密語似驚雷菴前風月依然
在百鳥銜花不更來
湧泉欣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羅德二禪客於

路次見泉騎牛不識乃云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泉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樹下煎茶泉回下牛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泉曰那邊事作麼生禪客提起茶甌泉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泉曰莫道騎者不識好頌曰

漫道騎牛不識牛茶甌能放不能收雖然蹄角分明在野草青青滿地愁

疎山聞大潙安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特入嶺到彼值潙泥壁便問承聞和尚有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曰是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

何處潙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单特爲此事而來何得相弄潙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一目)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曰閩中來曰曾到大潙否曰到曰大潙有何言句遂舉前話招曰潙山可謂頭正尾正秖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潙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潙山原來笑裏有刀遂禮悔過頌曰

大笑呵呵放下盤家珍盡底付君看却憐未具仙陀眼猶更栖栖說布单

笑裏吹毛快露鋒遭逢還似不遭逢黃金爪下翻身轉賴遇明招獨眼龍

藥山采薪歸僧指腰下刀曰鳴剎剎的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僧忽悟頌曰

鳴剎剎兮都漏泄霜刀元是并州鐵斫着堂前露柱腰石人頂上流鮮血

六祖風幡因緣頌曰

不是幡兮不是風扶桑夜半日輪紅都緣輕把家私潑落賺兒孫箇箇窮

讚頌

釋迦讚

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口海滔天雷音震地直至于今猶鼎沸剛道不曾談一字贏得兒孫滿大唐脫空箇箇無巴鼻

文殊讚

電眸烱烱雲髮垂垂賺善財飽經煙水瞞文信特舉玻璨是文殊非文殊金毛師子奮全威稽首如空七佛之師

普賢讚

大行願王全無神變念念攀緣新新不倦普眼在紅蓮座畔恠底難逢善財行毛孔剎中驢年可徧君不見象王迴處好風光物物齊彰菩薩面

觀音讚

金剛三昧普門圓通極三際小彈指頃括沙界一微塵中熱惱邊灑天甘露寃苦處吹吉祥風是謂以大悲幢無碍解脫現一切衆生喜見慈容爲舟爲楫於生死瀑流之中而響應無窮者也

達磨讚

六宗電掃渾遊戲東來要展撩天鼻秪圖平地活埋

人不知觸忤梁皇諱從此摧了葦箭斷檣滿面[illegible]過神光雪中覷見白日青天捲問覓安心一句趕方便惹動干戈連赤縣千載餘風猶未殄

諸經頌

華嚴經頌 [illegible]

毘盧遮那佛華藏十處十會一際法一會合偏一切會一切法入一法中不起于座偏十方十方佛刹同時偏一一塵中諸佛刹清淨衆會悉服[illegible]如因陀羅網珠重重無盡互合入過去無始劫波前十盡未來劫後際相續無間儼然說文字句義悉十方如是廣大法界經具足在一微塵內如一塵內法界經一切塵內經悉然是爲佛華毗盧藏一切衆生咸具有妄想顚倒所覆纏全身在中自不覺汝今宜彼功德山生死洄流屹然住此法界海修多羅過去多生已熏習今於如來法末世建立無畏法寶幢頂之兩肘兩膝輪現前禮拜毗盧藏當其任運禮拜時諸根諸塵徧法界根等周徧法界時此毗盧藏隨用徧一身徧禮一切經一切身禮經無盡出過諸天供養雲咸從汝身五輪湧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度十地及等覺徧法界海普賢門一禮拜中盡融攝何況日月歲數

中念念敬禮曾無間念念開顯毗盧門悲智行網恒
無盡海印三昧汝當入游泳無邊妙香水妙香水海
叵思議我說其義如蚊飲
讚般若經妙相品
妙相是相曾孫莫狀妙相非相森羅萬像佛祖從來
無伎倆八字眉毛橫眼上
讚寶積經
衆生在煩惱諸佛證法寶彼此不差殊悟迷分醜好
清風匝地來白日明杲杲於此若生疑東村問王老
一字奇特經

一字何曾有今披一字經柳中鸚鵡語雪裏鷺鷥行
諸法本無經
諸法本無此經元有不落言思作師子吼今朝拈起
貝多看頓覺如來面皮厚
閱大藏經完滿
龍藏五千篇佛法全無有秖這爛葛藤多少人遭手
六六三十六七七四十九總爲手中筌鯉魚當面走
雜頌
華藏世界圖
百千香水海萬億蓮華藏一一相攝入如光如影像

二十重剎塵於何有邊量重重盡在一塵中廣大細
微同一相
太極圖
量含太虛理圓性覺彌滿混融寂寥昭廓多少名人
錯下註脚
堅密軒
堅密軒中事佛祖說不出非堅非不堅非密非不密
見者眼掐盲入者身命失借問是何宗九九八十一
恕堂忠禪師像
欠應世緣有超方略氣貌安閑風情洒落曾叅朴實

頭禪慣用龜毛兎角莫輕這箇阿師鼻孔無人摸索
梅谷墨禪師乞語
形山有一寶尋常多不識梅花谷裏人一咲知端的
能呈鎮海珠解獻荊王璧拈却凡聖心掃空真妄跡
大地無一塵大海無一滴今我說伽陀龜毛添數尺

偈

有嘲予好談以偈自解

終日喃喃無可說萬像森羅同曲折朝來石女唱伽陀惱得虛空面門裂全提句子更誵訛早是山僧懶饒舌

贈王左江居士

默默無言意若何不知何處自盤窩若將無事爲無事無事還如有事多

答西丘笑菴竺源諸子問

道本無爲豈屬修有修頭上更添頭虛空若使還加

柄野草閑花正好愁

將謂衣中有寶珠衣穿方信寶珠無前年尚有無珠說今日無珠說也無

內不尋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塵塵刹刹蓮華藏認着依然是外頭

人人心上古彌陀末法人中不信多念念他方求佛去不知念念是彌陀

閒居四首和墨林

活計只隨緣山邊與水邊問余何所作义手向君前

小小一菴居心寬自有餘夜來江月照內外總空虛

細草堪敷座垂蘿便作門雖無車馬客長對聖賢文

頭白骨稜嶒重嵓曳杖登有人山下望應道石梁僧

潔山一宿辭去

永嘉一宿覺潔山一宿禪聖凡無異法今古亦同然

水月明虛相風林領妙詮莫言傳有法無法是真傳

示雪洲坐禪

坐禪祇爲明心性不明心性坐何禪坐若便爲禪道了石頭成佛已多年

工夫不間四威儀聽板聞鐘好下疑打破未生時面目却來爐畔受鉗鎚

節堂辭去

予今辭去勿塗糊佛法從來徹底無但得無無無亦掃閑忙逆順總工夫

示冬谿牧牛

諸緣放下一心休好看溈山水牯牛倘有犯人苗稼處只須輕把索頭收

收來放去着心情生處調馴熟處生穿孔驀然和索斷平田淺草任縱橫

橫拈寶劍凜生秋說甚溈山牧甚牛環宇肅清歸去也將軍端不爲封侯

山居

山倚傍水溶溪小構茅菴學住山火種刀畊能稍給不須持鉢到人間

白雲非是有心期冉冉相隨過小溪歸到菴中雲亦到數聲啼鳥夕陽低

山迴林深月到遲雲岩答響定回時一篇佛法無人爲剛被松間子鵠窺

柴荊晚閉掌不開深林曲徑少人來晚來風起雲飛的無數松花點翠苔

竹爐火暖茶初熟俯了敲門飯正香自喜同聲無異響不將佛法更商量

柴罷相將一杖藜偶逢樵客立移時憑君莫向人間說此處多應世未知

示官與靈無爲

汝來求我法我法但隨緣生死經行處無非祖佛禪非空非是有非正亦非偏的的真頭面冷冷日用邊

示學者誦金剛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都從性海中流出若將文字認爲經恰似盲人看白日

和雲東詠雨

雨聲歷歷敲窗急好片虛空不沾濕音聲自性不思議剛把虛空盡收拾

雨聲歷歷敲窗急舜若多神耳通濕從教日炙與風吹有甚工夫去收拾

陶侍御見訓論知字

知知知是妄妄在豈眞知知到無知後心花吐蕚時

弔谷泉禪師

分手忽多時淪亡更可悲行孤緇素仰詩好縉紳推陽羨龕何在龍淵塔漫遺秪應名不死長作後人師

聞董蘿石訃

數年不見寄詩篇此夕聞君了世緣想得去來心已斷藤蘿依舊石門前

示璇月溪

自性天眞佛還從自性求諸根施妙用要自一機抽有法非爲法無修乃是修始終無退轉定入聖賢流

焚香

數日無人過焚香獨自居敝裘遮幻妄粗飯補飢虛北里笙竽動南鄰鼓樂餘若論眞受用應是不如予

樂閑誦心經有省

之子工夫密用中等閑不露一針鋒今朝咲裏通消

息焚斗煎茶銚不同

過古溪禪師塔院

道人遷化後花落寺門閒人見聽經鹿如今在別山

贈靜愛山

愛山愛水未須誇寂靜心中吐妙花一炷定香飄几案數聲清磬發煙長

睡覺

月轉星移睡正濃誰家廊犬吠茅叢分明只是西風響將謂人來在此中

示老者

身體龍鍾雪滿頭貪生世念不能休如何四大將離散前路漫漫却未憂

示少年

學道還須年少身每因年少誤青春若言年少堪憑仗荒塚應無年少人

示滄萬川

萬派都從一派流萬川還到海中收看得真源無滴水青天湛湛月輪秋

天寧法舟濟禪師剩語　終

語溪後學比丘明聞孜訂

法舟濟和尚行狀

師諱道濟字法舟生思賢里張氏少失恃未嘗入鄉校而義辯宿成爲里中所異年十八忽悟省白父母求出俗勿許遂日夜坐不事生産又三年潛入天寧寺爲行者時默堂宣禪師受寶月和尚法印歸自繁昌法筵龍象蹌蹌濟濟師服勤之餘多所咨訪久之請東禪依昂公薙染昂法叔吉菴祚禪師者默堂子也知見精確而道行清苦師折節事之苦己入道因緣朝夕叅叩以爲不至古人休歇田地不止偶行廊廡間聞佛殿磬響豁然契悟尋趨方丈菴[illegible]見笑曰

子著賊也師曰賊已收下曰賊在甚處師振坐其口狼藉狼藉曰這掠虛漢狼藉個甚麽師喝一喝便歸衆菴喜印可之繼謁古印雲峰諸師日益深奧至長安覺王寺受請爲第一座室中秉拂橫機無所讓武林諸名山宿學宗老氣爲之索師年方二十八也由武林還挂錫龍淵景德寺寺當杭蘇要衝於是減粥米飯十方衲子言出響從檀施傾委師應機演化雷動電激章縫緇素諸乞言者憧憧然川陸並湊殆無虛日閱三年徙鹽官俱眠故院尋徙武康[illegible]雲禪菴嘉靖初中貴人張永請出世金陵安隱僧問如何是

安隱境師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又問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石虎山前鬪泥牛水底眠僧曰不會師曰用會作麼上堂衆拂子召大衆云見麼又豎拂子云聞麼既是衆起便見擊著便聞妙真如蘇非思非議應用泠泠奇哉奇哉汝諸人自不丈夫箇乃傍人門戶求知求見韜晦家珍甘爲寒乞將留諸聖別有奇特事也廣額屠兒颺下屠刀便云我是千佛一數豈有曲折作知見耶丈夫了何不恁麼便擔荷去其指決從要大都類此由金陵抵陽羨堵司城館諸閩參求之士靡從宗門戶外之屨恒滿由

賜號遂槜李雲間天寧盤靈光諸剎所至僧衆同志常圍覺期諸有緣者觀感興起而鑪錘之間築著鼻孔者時有之矣繼又買舟南湖信風而舵不決攸往舟之所向歡聲載途舟之所背罔不自失舟三年棄去入湖之弁山居之復自弁山歸天寧禪堂遂終老焉師爲人氣韻疏逸而禮度閑雅律身之謹造次瑣屑動循規檢祈寒盛暑操執無少替蔬果錢帛之入必以均同居同居之人春風披拂不自知其意之消也性恬靜未嘗談干詞隨緣遷轉前後二十餘所解包之後不更出門戶處大衆析大疑無礙之辭波騰

雲涌夜以繼日曾不少倦而燕閒之日泊然危坐若不解語者此其大凡也師持祕章旦晚嚴甚先是俱胝院廢有井故甘美又利浴蘭偶孕婦就洗致震雷墜石以覆且百年矣師至慨曰院破可完井石不可起非食所也以咒禱之試一撼石走以側再撼之不復走因得半井至于今里人誇之其居雙髻以堂濱池也每晨夜誦有蛙跳池上及寤而息若注聽者經止咯咯跳入水如是者逾月居天寧堅密軒時有梵僧來師假榻相與禪寂夜二鼓見三神人峩冠緋衣雍雍而入師怪問之皆曰吾伽藍神也以二師入深

禪定故來謁耳已遂不見其之弁山弁山泉故竭將他徙且視之泉滿矣感通類又若此侵之變所居堂客兵喧溷堂左有隙地諸士友爲搆別室以棲之自是任眞而放雅同流俗嬉笑怒罵縱橫自調而人不能測矣庚申之秋寢疾且華或勸起坐或請說偈師曰此皆文飾非無事也以手搖曳而逝年七十有四坐五十二夏邁寶月至于臨濟師爲二十六世緇白受教蓋千餘人入室弟子如淵大芹輩僅數十人耳荼毗後塔其骨于別室中南嚮別室今廢爲禪悅堂而塔如故所說法語偈頌等若干言門人正雨輩今

亦鋟梓於乎師言與行事蓋無忝於禪宗昔之能振禪宗者言有述行有銘率假重於當代聞人故能施於後世今吳聞人甲天下而門下未有能致片言之榮以謨不朽則門下之罪也或曰琛大師終身不言姓氏而其光逾熾何哉由是言之則吾儕謨報先師以垂不朽者蓋有在矣蓋有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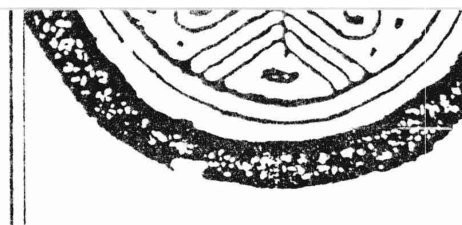
嘉靖四十二年秋朔門人方澤和南謹狀

直隷蘇州府吳縣　佛弟子朱袞奉爲
先考衍禧叅軍　先妣徐氏孺人捐貲敬刻
法舟和尚語錄一卷
雙雲丘淨孝助板　長洲金日升書　金陵耕成榮刻
天啓乙丑佛自恣日　姑蘇興聖寺圓　識

法舟剩語跋

宗門一著子惟貴眼正救活之機如舟放狂浪中縱橫自在又如獅子王哀獸了無剩肉若也悟處不真入處不正未免傷風犯手得不畏乎法舟和尚向碧巖邊摸得些子由能得水便興波作浪活卓無依應機撒脫猶春風之在花柳轉見新鮮彼時淒髮峰安頓何國土中不識曾見此老一面否

徑山千指菴圓信跋



湛然圓澄禪師語錄

明・湛然圓澄 撰

明・明凡 錄

丁元公 等編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序

萬曆天啓時兩浙之間有湛然圓澄大和尚發大願起大慈握大機轉大用以匡濟乎末流一語一嘿一動一靜凛若雷掣霜威纔弱泯絕然而煦和春燁悅可衆心亦若鼓棹揚帆瀆浛等戲然而覆艇驪瀾咸歸海岸數十年間不知幾千萬人皆令無餘涅槃而滅度之矣抑知其源乎按菩提達磨七傳青原思十一傳至洞山价權開五位善接三根于是洞上一宗始盛行于世爲青原之第五世也九世傳梁山觀十二世傳芙蓉楷十六世傳王山體三十世傳慈舟念三十一世傳至雲門其勘驗之精明磨煉之微密若萃從來諸祖祕奧家法而運之指顧間者故智與行到行與智符也亦知其時乎按石頭遷時當唐德宗貞元年藥山儼當文宗大和年雲巖晟當武宗會昌年而洞山价當大中之末至懿宗咸通年也雲居膺當昭宗天復年同安丕同安志至梁山觀太陽玄乃當宋仁宗天聖年也投子青當神宗元豐年芙蓉楷當正和年丹霞淳當徽宗宣和年長蘆了當宋高宗紹興年也若天童珏雪竇鑑天童淨石林秀青州辯太明寶玉山體雪巖滿萬松秀雪庭裕靈隱泰還源遇拙才淳松庭嚴凝然改無方從月舟載大章書大千潤慈舟念至于雲門之時當

國朝神宗熹宗間洞山一派亦如膏盡之燈矣和尚忽于明滅之際灼爲普照頓令數百年陰昧一旦消除雖身沒之後至今猶愈明盛也抑知其源之正乎按雲居膺至今雲門澄直從洞山正宗傳脈蒸以雙眼圓明之謂正傳也余敬慕之深且久矣茲有法嗣弟子實壽　大師廣會法麗示以和尚語錄全稿編爲八卷請序于余嗚呼和尚之道言語之所莫宣知解之所莫測即今所錄之陳言故事亦未足以見和尚之萬一余亦安能指虛空作讚頌以彷彿之哉雖然虛空之體非言可詮而不拒余序言之也夫續佛慧命于末法之時開示一切悟入佛之知見知見正而和尚之大願至矣是則一言一行永住世間即爲應世之資即爲究竟之地不然身逝聲沉未有不搖正而趨邪者矣余嘗慨今之人心邪汙日甚幸有是

一玉疑作王

錄爲眞語爲實語爲如語爲不誑語爲不異語葢實徹洞達源底不思議中流出故能絕彼摭襲鉛華思惟識解之路也則所爲書上與諸祖並行于世陰裨皇圖光賛佛乘於聖教豈曰小補之哉是爲序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太常寺卿前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侍經筵講尙寶司卿奉命典試山西正主考持節冊封衡藩正使奉勅提督福建學政布政司參議兼僉事奉勅提督湖廣學政按察司副使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錢塘葛寅亮頓首拜撰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目次

※間有門人明海編弟子明聲梓八卷本然較略此處仍採此錄

※燭燼作今日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一

門人　明凡　錄
吳興　丁元公
山陰　祁駿佳　編

上堂

萬曆甲寅二月吉日。衆請師開法於雲門傳忠廣孝寺。結制上堂。拈帖子云。有目皆見。有耳皆聞。公驗分明。更無藏覆。大衆未委。仰煩維那對衆宣讀。讀竟。指座云。這段因緣。乃雲門老人一千年前斷不了的公案。煩山僧與他結欵。及到此間。已有須彌燈王如來。與大衆眞實說了也。不可更要山僧納敗闕。好還會麼。如不會。莫謂山僧相瞞去也。陞座拈香云。這一瓣香。遇賤即貴。逢彊即弱。無明林裏栽來。煩惱場中湧出。特伸供養十方常住三寶。本師釋迦牟尼萬德世尊。靈山會上諸大菩薩緣覺聲聞。西天東土歷代祖師。護法天龍。並仗此香。普同供養。惟冀一音圓演。隨類各聞。法雨普霑於沙界。慈雲廣布於大千。再拈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四域八荒。均霑化育。端爲祝延

◆感應作歎

※方下疑入世界二字看

今上皇帝萬歲。惟冀風以時。雨以時。人民感有道之君。巍巍乎。蕩蕩乎。在處樂無爲之化。再拈云。一生辛苦半世殷勤。撞著沒眼睛的老和尚。授我折脚鐺子。特爲拈出。雖然家醜不可外揚。也要人天證據。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淸涼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次伸供養雲棲堂上蓮池大和尚。用報授戒之恩。惟冀生生恒作度人師。世世常爲善導者。斂衣就坐云。香已拈了。若是佛法。不敢說個元字脚。何也。不見經云。是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諸佛榜文證明。更教說個甚麼。雖然如此。事無一向。今日結制之辰。不可杜口去也。山僧直以十方總作一個大伽藍。使一切人行住坐臥。盡在裏許。動靜云爲。著衣喫飯。屙屎放尿。待客迎賓。也在裏許。止靜放參。也在裏許。甚是縱橫。甚是自在。無可不可。豈不謂無礙大解脫門。若是初心學者。旣無如是威光。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放下身心。牙關齩定。各將本參話頭。頓在面前。如靠須彌山相似。直教心心無間。念念無斷。行住坐臥也如是。屙屎放尿也如是。著衣喫飯

也下應入到此時續四字見

也如是動靜忙閑也如是打成一片不較多也正好前進若不前進正所謂墮在死水古人所棄若是活水神龍定向洪波浩渺處興雲布雨今有一等將個阿彌陀佛記在懷中昏沉散亂打作一團不分皂白虛度一生或有強作主宰半昏半醒坐得一兩炷香喚作坐禪得定或有向方冊中記得名相謂之通教或有向古人方便語中記得兩句謂之悟道謂之通宗如是等有一百二十種擬禪如永明所論爾今槩天下莫能逃其所斥若是眞正爲生死的決定不入此邪見叢中更有一般參禪之流從善知識邊領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口雖提持心不綿密大似春禽晝啼有甚用處予勸兄弟各將自己本參話頭著實參去定有下落若肯相委從今日始挺起脊梁抵死挨拶必無相賺如未即信更有一偈奉勸偈曰挺起脊梁生鐵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直如香象絕金鎖若不如是何劫悟

觀音示現日上堂今此娑婆國聲論得宣明初心易成就實以聞中入已過關者各安本位未過關者新

雲門與你發機拍尺云聞麼諒非耳聾決定是聞既聞已作麼生說個入的道理會麼若也不會山僧用老婆心引葛藤去也經云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大衆看看此是菩薩所說爲什麼出山僧口若是山僧所說爲什麼說是菩薩事兄弟不得作山僧看亦不得作菩薩看各人貼向自己鼻尖上仔細體究還推得到菩薩分上麼還推得到山僧分上麼正當恁麼時說是山僧却是菩薩說是菩薩却是山僧說是山僧菩薩與你料掉沒交涉說是你與菩薩山僧料掉沒交涉若恁麼覷得破覷世音菩薩即今年今月今日今時降生亦即於此時成道放大光明現大神變轉大法輪於一一手結無量實印一一口宣無量密呪狀似湧泉利益無量衆生以正眼看來猶是一場大夢何況西禮白華東朝普陀一向推在他人分上自己脚跟下一段光明蹉過不知若作如是見解菩薩豈在今日降生已於無量劫前滅度了也

拈上聲入聲字見

拈拄杖云善薩降生也見麼良久云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

上堂雲門扇子踍跳今日拈來好笑云何露柱懷胎生個兒子高叫大衆且道是何音響還有人知消息麼若無人知山僧代通去也作哇哇聲復云諸人若還解笑一切不曾欠少若欲更問如何驢年去也未了衆中還有問話的麼若有出來祇要打草驚蛇僧纔出師云眞是一場業地捉拄杖下座

上堂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木上座未舉已前早是漏泄了也既舉已後也有爲人處不教人舉心動念牽睟側耳何也你若舉眼則瞎却汝眼側耳則塞却汝耳動念則塞斷汝意根這個木上座有如是英勇如是威光如是自在如是力用時有僧拈蒲團出外師云且喜若眞正恁麼釋迦牟尼佛是諸人左右的奴達磨老臊胡是通事舍人三乘十二分教是破故紙一千七百則公案是著故破草鞋大衆適來有人聞恁麼舉已領出門外去也教山僧更說個什麼即得還會麼若也未會不妨山僧向十字街頭說書去也淸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孩子錯指人路也不知若是問山僧借問佛法何處有但向他道陶公嶺在面前存

衆檀越請上堂九十日春將過光陰暗裏虛度浮生何事忙忙這個從來未悟悟不悟且放過老僧無半文要稱敵國富大衆且道憑何節目敢爾大言予知其間無有少法可得時中不將元字脚誑謼諸人尋常阿碌碌地不顧人情隨分去也雖然即今城中善友得得入山豈可緘口不言聊向古人方便門頭權引數言影響佛事去也大衆人身難得中土難生佛法難聞道場難入你諸人既已入山四難已越所謂人身難得今已得中土難生今已生佛法難聞今已聞道場難入今已入既出四難越超常類宜當自慶更有一難所謂生死只這一事無論在家出家共是一樁無難得難的大事因緣也從上古人莫不繇此超出以其具大智慧大力量擔當如是大事頓然割恩愛別家鄉棄名利息貪嗔然後捨所難捨忍所難

忍行所難行故得證所難證超出人天之上故稱大勇猛世尊也然這一著子羣生等有但不能如聖賢用心故成差別若能直下承當心佛衆生三皆平等要見從上已來曾甚麼人恁麼來不見龐居士把百萬家財沉向湘江專心在道問馬祖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便禮拜噫老龐佛法爲重把百萬家財棄如弊帚則其所問不與萬法爲侶宜其然矣馬祖看孔著楔但道一口吸盡可爲今古一人而已以山僧公論則老龐佛法有餘世法不足爭似此間衆友入山供衆非惟衆僧安心行道其種福德於劫劫生生乃至成佛莫可窮盡較他擲於無用江水又何如耶你諸友則世法有餘佛法不足何也未能如老龐這漢不與萬法爲侶若能直下自信我也許你吸盡西江去若未得如是且把個生從何來死從何往的話頭頓在面前朝暮提持倘得一念回光必然與老龐把手千古之上如不相委不免葛藤自收去也良久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上堂春夏秋冬四季分爾今一分往前過禪和日用事如何今日不了何劫悟大衆纔說進堂又是兩月矣若已透關不在限內如未透關的也須著些精彩始得不可只麼度時便當參禪也蓋此事不屬文言不因工夫在活路上觸著磕著自已曠劫事乃名了事昔者藥山參石頭問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但祖師西來意不明乞和尚開示頭曰恁麼不得不恁麼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山不契往問馬祖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道伊揚眉瞬目的是有時道伊揚眉瞬目的不是山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汝見個什麼道理便恁麼山曰我在石頭處大似蚊子上鐵牛直得無下口處祖曰汝會也兄弟他既稱三乘十二分教麤知到這裏無下口處豈言語道理可到也又一日石上打坐石頭問曰子在此作麼山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則閑坐耶山曰閑坐卽爲也兄弟既云閑坐卽爲豈是工夫所到耶爾今兄弟不能悟道病多在此或有不信用工祇向册子上記些閑言剩語抵對得人便謂了

事不知正是所知障或有不信直下領會一著子執住工夫終日死堆堆地古人目爲黑山鬼窟或有不信直下休歇定謂有悟日久成狂或有不信有悟將個現前無明身心認爲自已終世疑惑或有身雖入堂而心在世緣或有隨爾上下而無一心參扣如是等皆名邪見若是眞正參禪的定不向這裏安身將個本參話頭頓在面前久久緣熟自然開悟切不得於自心中起閑伎倆塞却悟門所以德山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總是虛聲殊相劣形俱爲幻色但有毫端許言及本末者皆爲自欺也兄弟見山僧恁麼擧揚不可便謂了事人也若能迴光返照則我不汝欺若謂我已悟道則汝失却一隻眼大衆山僧到此弄鬼眼睛且不悟道諸方目爲折脚法師上講堂我謂女黎園搬貞節記這個正是抱贓自首也良久提拄杖卓三下云未明有說皆成謗明了無言亦不容下座

雲門廣孝寺秋日結制上堂縱橫全在我殺活豈繇他秋到梧桐落春來樹樹花若能圓會得何必問周遮所以古人或時現獅子王哮吼直得百怪千妖無地潛藏或時弄野狐精伎倆任他四聖六凡各稱奇特雖然如是不可被拄杖子瞞却驀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能縱能奪能殺能活有如是奇特大衆且道拄杖子奇特在什麼處不見道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不得轉機不得著語你諸人還知落處麼時有僧出師即打云你欠伶俐僧無語復云凡所聽法當審來歷向你道不得轉機不得著語你欲呈閑伎倆耶今時人見恁麼擧便竪一指或喝一聲或禮一拜或拂袖出衆謂之不落圈套了也何故見山僧恁麼擧你便弄閑伎倆尋常聞鴉鳴鵲噪時爲什麼不竪指禮拜只如你竪指禮拜還當得生死邊事麼若當得我許你都是如當不得且莫掠虛也須仔細看看

上堂十方坐斷凡聖不通把住要津千差路絕直得孤迥迥峭危危壁立萬仞全身擔荷有如是氣岸具如是伎倆然後可以氣吞佛祖白眼諸方作個了事人也若不得恁麼地也不得草草當自知時節昔者

德山老人嘗云般若有相無相惟我知焉千劫學佛細行萬劫學佛威儀尙不得成佛南方一類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窠穴絕其狐種報佛深恩豁是擔疏出蜀路逢婆子買點心婆問曰擔上什麼文字答曰靑龍疏鈔曰講何經答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若道得施與點心若道不得且請別買曰但問婆云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上座點那個心德山不知所答這漢蜀中開海一般大口只消一個婆子死去十分了也指見龍潭向吹滅紙燭處豁然大悟次日於法堂上燒疏云窮諸玄辯似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如一滴投於巨海休休自後盤結草菴呵佛罵祖今時兄弟見恁麼簡易便不肯做功夫祇向古人建化門頭東覷西看學一兩句活語便欲罷參也曾不知德山在蜀中便云般若有相無相惟我知焉其用功亦多多矣及到龍潭得悟始知從前所學如一毫一滴今日之悟如太虛滄海始酬他一生所學兄弟你們都稱悟道能如德山一生所學混入靈源如太虛滄海也未能如他這樣坐得斷也未二六時中眞得恁麼相應也未宗教融通無礙也未若不得如此切不得自棄我多見兄弟行動之間都稱無礙纔坐起來便昏沉了也魔王佔舍了也只個昏沉尙然如此何況臨命終時五陰將離四大分散要敵他生死也大難大難兄弟還肯山僧恁麼學麼若也不肯拄杖子爲你截斷去也拈拄杖云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上堂良久云這個笑與世尊於二千年前曾恁麼來當時靈山衆流尙似依稀幸有文殊老人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大衆且如世尊陞座你諸人也陞座世尊默然你諸人也默然於中還有法王法也無具通方眼的看看切不得推在世尊分上文殊老人分明道出你諸人趺坐默然處一著子道理自是你諸人不會一向推在聖賢分上了若眞實如你諸人見處則使他諸佛坐也坐不得臥也臥不得行也行不得住也住不得何也蓋爲你諸人作佛法商量致使他無容身處也山僧到此無可分訴聊伸一

偈布施大衆去也行住坐臥本尋常何必將心起較量爭似扁舟垂釣客蕭然一曲在滄浪

上堂幾遊城郭幾歸山酷熱猶知行路難寄語林泉無事客衣單下事莫顢頇默默深究重重細參直待冷灰荳爆方可隨處安閒山僧自愧道乏聖賢未能脫然入纒無累爭似你諸人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全身放下滿擔承當湛湛澄澄凝然一片似超山僧一百萬倍也未審你諸人還有這利益也無曾到遮個境界也無兄弟且道這個境界當時有什麼人恁麼舉不見洞山辭衆云秋初夏末兄弟家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只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衆無對者有過劉陽遇石霜混跡茶坊問云什麼處來答曰洞山來曰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舉似洞山山云劉陽有古佛汝等應知山僧扭轉機關向你諸人道直教不出門亦是草你諸人還有緇素得出分辨淸濁的麼若有定得雖然不出娑婆界管取全身入帝鄉

上堂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桃符艾虎滿頭插雄黃菖蒲和酒哈酩酊不知歲月移千妖百怪皆驅殺誰管他魔來佛來一齊都按著大衆何故如此不見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要知殺的道理麼趂此良辰以艾葉爲旗以菖蒲爲劍以猛利心挺英雄膽不管他是耶非耶得耶失耶聖耶凡耶佛耶魔耶乃至貪嗔癡所攝世出世間一切諸煩惱賊提起一刀兩段直得淨躶躶光爍爍圓陀陀活潑潑作一個世出世間無好得好的大丈夫也兄弟還有這個人眞得恁麼地麼若不得恁麼山僧有個護身符相送大衆去也拈拄杖云看看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問答次復舉昔者西天大耳三藏自稱得他心通肅宗詔南陽忠國師驗之問曰說汝得他心通是否答曰是國師良久問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看弄猢猻良久又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往潤河看競渡良久又問汝道即今在什麼處藏罔措國師叱曰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諸方皆謂前二度是他受用身三藏得見後一度是

自受用身三藏不見惟山僧見處不然且如國師向渭河看競渡是國師不是國師還有會得的麼若也會得拄杖子爲你證明若也不會三十棒自領出去何故如此不見道相罵饒你接嘴吐涶饒你潑水

上堂集衆良久乃曰從來不恁麼如今始恁麼已被世尊先道破了不可更要撒屎撒尿汙汝諸兄弟心田所以不煩維那白槌也天炎珍重下座

上堂南山鱉鼻蛇雲門拄杖子長慶解推倒玄沙却扶起休教看脚下切莫揣懷裏一弁與拈來隱難瞞拄杖子大衆且道拄杖子有甚長處敢爾這般開得大口還會麼若不會新雲門與你下些註脚只爲拄杖子有炤有用有縱有奪有收有放有殺有活你若上前來他能拒你你若退後去他能勾你你若立住他能打你正當恁麼時山僧向東邊一點西邊一點中間一點且道那一句是炤那一句是用那一句是縱那一句是奪那一句是收那一句是放那一句是殺那一句是活若也簡點得出許你參學事畢其或未然閑言及剩語緘口最爲强

卷第一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二

門人 明凡 錄
吳興 丁元公
山陰 祁駿佳 編

上堂

萬曆乙卯年五月十一日衆請師開法於徑山萬壽禪寺上堂拈帖子云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雖則公驗分明人天衆前不可瞞昧仰煩維那爲我拈出看宣疏畢乃云這段因緣幸有黃面瞿曇先我一著與諸人轉根本法輪了也更教山僧陞曲彔木弄鬼眼睛說個甚麼雖然國無二主也少他做個通事舍人不得攬衣登座拈香云指天指地大似掘地討天目顧四方無乃挖瘡好肉今日拈來端爲供養

本師釋迦牟尼如來萬德世尊又拈云成雲成蓋爲瑞爲祥仁慈遠被於八方道德廣播於四海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萬歲又拈云正偏挾帶搞唱同時父子相逢君臣道合端爲供養

※平當作淨

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北京大覺堂上淸涼大師聊酬法乳之恩又拈云止持作犯定共道共明如日月皎若氷霜端爲供養

雲棲堂上蓮池大師用報受戒之恩斂衣就座云香已拈了佛法則不敢舉揚何也你諸人一段光明亘古不昧不可平地撒屎雖然如此既爲衆兄弟所邀不可杜口略舉題目以爲影響且道如何是題目今日豈不爲結制上堂耶然諸方結制皆四月十五日爲定規新徑山這裏以五月十一日爲準的雖然遲早不同要且得旨爲準譬如行船早發遲發不同到岸同也大衆要知到岸消息麼不見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非去非來亦非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若向這裏自會得意自然超三世成十力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既平等已直以十方微塵剎土總是一個道場過去無量劫不曾結未來無量劫不曾解生死也在裏許涅槃也在裏許乃至是非得失邪正聖凡解脫不解脫輪迴不輪迴總在裏許於中還有你用心處麼有你計較處麼咄其間有個漢出來道新長老今日請你舉揚宗乘緣何引經據論廣布葛藤是何心耶山僧到這裏無言可對只得聊借古人行徑以圖塞口祇如先徑山舉竹篦子云這個不得喚作竹篦子不得不喚作竹篦子喚作竹篦子則觸不喚作竹篦子則背山僧效顰舉拂子云這個不得喚作拂子不得不喚作拂子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不得轉機不得著語中間有一句是山僧的有一句是諸人的有一句山僧的即是諸人的有一句諸人的即是山僧的也有主也有賓也有炤也有用衆中還有分辨得出的麼有一僧拂袖出去有一僧云請和尚下座師云適來自起而今自倒

僧月泉請上堂昨日雨今日晴都緣時分不相應虛空本是無增減何故時人起愛憎須領略莫嚧申人人眼在眉毛下鼻孔從來搭上唇衆中兄弟還有直下領的麼若無徑山不妨打葛藤去也經云欲於一切法度至彼岸者當學般若波羅蜜世間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一切世間若天若人阿

素落等皆應供養恭敬尊重讚嘆守護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精進修行無障無礙而不知般若何法而讚嘆如此蓋般若者智慧也假如財帛是同用處有異造世出世間無邊惡業也是財帛成就世出世間無盡功德也是財帛惟智慧善知出要用處有宜豈不爲最上之功德只如諸方師德見徒弟略有英俊之資關門養八哥一般不許出門何也恐其去則不返不親於我又恐學業勝我日見輕慢故也惟我月泉師則不然爲伊徒特特修供供養大衆其存心欲弟子超凡入聖可謂賢師矣較彼諸方不啻天淵乎大衆弟子學般若師尚修供何天龍之不擁護耶山僧直見其一身作無量身一食爲無量食徧供十方各極佛刹微塵數諸佛菩薩賢聖以及天龍八部人及非人誼爲饒益可謂施者受者各獲其福矣但愧山僧不會說法報恩記得古人現成話柄舉似大衆證明良久曰細切嶺頭雲薄削潭底月將取無底碗滿盤堆頂出取則不可取喫則從君喫高聲召大衆云莫謂山僧將常住物當人情好

上堂維那白槌師一喝乃云大衆會麼若也會得省煩許多嘮叨若也不會徑山與你解說適來本上座以音聲輪與諸人轉圓滿修多羅一一修多羅有無量修多羅以爲眷屬一一眷屬中具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無量差別一一差別中逗無量根機所謂上中下於中深愛法者不與多說不愛法者不與少說平等逗會各各滿足作如是無量無邊佛事已被山僧一喝直下影跡不存於中還有纖毫可得麼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眞歸元十方世界悉皆消殞彼以一人例多人我以多人例一衆即如適來維那白槌是聲透入各各耳根皆繇三緣和合乃有所謂緣人緣槌緣鐘山僧一喝三緣已散正當恁麼時還有世界可得麼還有根身可得麼有則把將來看時有二僧出一將布單作圓相擎兩手一從西過東師云兄弟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何也出言須會旨勿自立規矩只如山僧一喝聲慮全消能聞所聞皆不可得還有你弄伎倆處麼還有你著計較處麼有則再用些神通若無各將本參話頭頓在面前行也如是參坐也

丞下當作上

如是參乃至迎賓待客屙屎放屎緊緊扣住直得心無間斷始名得力處話頭脫落處頗似到家猶欠囫地一聲如擔子斷直得恁麼地方有話會分在

上堂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直饒不承不滯正好落在第二且道憑何節目恁麼舉不見昔者石霜棄世衆中欲推首座爲住持侍者九峰云未可待某甲勘過始得若會得先師意然後乃可座云先師有什麼意峰云先師道一念萬年去古廟香爐去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峰云恁麼又爭得座云若老僧不會先師意則香烟起處去不得繇是脫然坐去峰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繇是諸方承虛接響遞遞相傳皆謂首座未會先師意以徑山箭點將來却是九峰未會先師意何也置枯木堂做死工夫豈不是石霜意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豈不是洞下宗見首座恁麼道便謂不會先師意尋常鴉鳴鵲噪豈不是聲何不也恁麼道首座見他不會便乃盡令而行正恁麼時還是一色耶非一色耶縱饒九峰渾身是眼鑑不及滿身是口辯不得九峰强作主宰道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當時雖然自得便宜爭奈千年之後有個徑山長老冷眼難瞞與他雪屈大衆且道作麼生是雪屈處是他古人一賓一主共作一番廣大佛事了也你諸人徒向舌頭底下覓是非分得失便覺遠矣只如山僧如是理論亦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諸人徒勞出出入入欲覓臘月扇子縱覓得又堪作何用大衆山僧如是批判你等還甘麼若也不甘且將個本參話頭頓在面前有日悟去也未可知山僧自愧不能談禪記得古人兩句現成言句學似大衆去也良久云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下座

上堂維那白椎竟雪庭出衆禮拜起欲問師曰大衆珍重下座

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直是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所以古人道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鑒頻伸曲爲中下古人爲中下展其所悟權設機宜繇是門人各師其說承習規矩故有五家

之義唱當作演篇

之派別統其所要。莫不皆指人人自性爲急務也。故凡有擧揚設施。皆不壞其源流。如百丈因馬祖一喝。三日耳聾。黃蘗纔聞。卽時吐舌。如是大機挺直無諱。故臨濟纔問佛法大意。便與六十痛棒。待伊自知痛痒。以此徑庭之機。人多濫擬。復設四料揀四賓主三玄七事。用防邪謬。大潙從百丈撥火開悟。仰山聞落井。明心。繇是父子相投。機關互用。以九十七圓相分作六門。百丈示衆云。六句外會取。三句中用得。所以臨濟唱三玄。潙仰演六義。共成百丈之一家矣。石頭參同契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所以雲門推而廣之。義●唱●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法眼承一言。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如箭相拄。毫不爽也。是伊創立。共有源流。非如今時亂統一無准據。奈雲門尊貴語。不虛發。法眼徑庭。機不亂施。潙仰嚴密。難搆語脈。是以竟絕。其後臨濟以棒喝家風。間有濫接。非惟師家莽鹵。抑且學者增嗔。其間七事三玄。賓主料揀。絕不明了。可痛惜哉。石頭又云。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而我洞山老人。承習其言。以明暗表於正偏。以君臣辯於體用。以事理配於父子。不承言不滯句。不傷鋒不犯手。以金針玉線家風。於賓主盤桓之際。有理可則。有事可憑。辨邪正。揀混濫。故諸方所尊。門庭施設。以此權接。內要且祇明今時挾帶邊事。據其正要。以父母未生前事爲緊務耳。所以道。夜半正明。天曉不露。但形文彩。卽屬染汚。大衆祇如父母未生前。還有事理體用麼。還有得失是非麼。還有彼此問答麼。還有聖凡生死麼。所以欲承習其宗者。如是一切二邊之法。所謂得失是非。聖凡事理。生死涅槃。迷悟取捨。一切斬斷。如提利劍。斬一握絲相似。一斬一切斷。更無不斷者。自然孤逈逈。峭巍巍。坐斷聖凡報化路絕。故老人三十年住洞山。土地神不得一見。豈非眞得恁麼地也。觀其承接授受。亦無他旨。昔者雲居膺在洞山後室住。每日隨堂粥飯。忽數日不赴。洞山詰之。膺曰。自有天神送供來。洞山怒責曰。將爲汝是個人。猶作這個去就。邸膺卽懇求旨決。洞山曰。汝當不思善。不思惡。只恁麼去。彼路自絕。於是

天神不至兄弟諸方只說參禪徑山明明舉似如靑天白日更無藏諱未審兄弟家眞得恁麼地也無若直得恁麼地時掉臂度時更有何事若未得恁麼相應時且將本參類在面前他時後日有人悟去也未知除此之外徑山一無所識

中秋上堂告心此秋月秋月有圓缺世間無比倫教我如何說噫寒山老人云是文殊化身何以口門窄說不出徑山不敢與古人爭衡也要效顰說兩句伽陀吾心非秋月秋月有盈缺萬物有無常這個不生滅大衆會麼若也會得不消徑山更說勞叨若也不會不妨徑山牽藤引蔓從頭說起自今日始逆數去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前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前前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如是乃至威音王那畔空劫已前有八月十五日皆不異這個復以今年為始來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後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後後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順數乃至千佛出世未來無量劫所有八月十五日皆不外這個所以道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事古今物理上至諸佛下至含靈求一毫差別了不可得兄弟衆中若有承當的須要辯清濁識好惡凡所出言必須絕滲絕漏若一毫不盡則未免後人簡點且道如何簡點不見東坡居士訪佛印元禪師於金山先日以書約曰當學趙州故事次日往叩元公出門迎之居士曰昨以約之何以還作這個去就元公答以詩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當時諸方共美今日徑山簡點將來不無滲漏何也若云沙界一禪床則居士未出房門已踏碎元長老髑髏了也何故到他跟前被念一遍陀羅尼瞞過了也山僧當時若見恁麼舉把個漢抛在揚子江裏何故如此且道這個是禪床不是禪床下座

萬曆乙卯年閏八月二十五日衆請師開法於嘉興福城東塔寺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功高二儀價重五天賣者於十字街頭高聲大喚不遇一人買者踏遍天涯難得其樣山僧今日於人天衆前拈出供養本師釋迦牟尼佛又拈云同天地之蓋載等日月之炤臨秉四海之威權均萬姓之賞罰端為祝讚

之還當作一

當今皇帝又拈云學博古今洞纖悉以無疑貿懸寶鑑察是非而不惑端爲嘉興府主洎及兩縣尊官惟冀福壽爵祿增進村落誦五褲之仁朝堂受借冠之請又拈云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受靈山之付囑爲四衆之金湯端爲現前檀越姚岳李黃等一班信官成鍾等一班居士惟冀生生爲菩薩友世世作如來使就座云香已拈了若是佛法山僧口門窄說不出如論真實這一晉子你諸人脚根下這段光明炤天炤地亘古亘今現前具足不借他人所謂萬象不能掩其輝三光不能並其耀若欲省易會去向山僧未渡江時會得猶名鈍置若待山僧鼓兩片唇皮擬欲領略早是差了也雖然須知佛法有時節因緣大衆且道作麼是時節因緣豈非今日是坐禪結制之時若是上上根人以法界爲大伽藍以剎那際三昧融之無三世性如此則過去無量劫非結未來無量劫非解現在二六時無住生死也在裏許涅槃也在裏許無佛道可成無三塗可墮巍巍乎蕩蕩乎直下是個自性天真佛法爾如是不假强爲略著思惟即已不是故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兄弟家還得恁麼地麼未得恁麼地且依如來三期結制以上中下限其身心所言結者結其同道之友同期出生死同願成佛道志同趣同爲友若志趣不同者非所結也制者制自身心直教灑落落地寬廓廓地靜悄悄地冷冰冰地以百日爲期不爲世法所牽不爲名利所奪不爲家懷所繫不爲是非所間真得恁麼自然虛而靈寂而妙亦爲大丈夫能事了畢也若也未能如是且將個本參話頭頓在目前直下壁立萬仞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不教斯須差錯自然有日妙悟兄弟且道如何是你本參話頭你等豈不爲生死出家耶爲生死坐禪耶既爲生死生死不明何暇別尋道理求玄覓妙何不把個生從何來死從何往直下決去只如父母未生前本來不曾有此身敗壞後復是何物前後既無此身豈不同於水上之幻泡也既同幻泡體本無常何可定執若向這裏明得何差別而不了何生死而不出若真正得恁麼地則知山僧適來許多嘮叨大似惡水潑汙人心田扯下地去痛

與一頓爭怪得他雖然恁麼也遲了一著若要直截會讓拂子有大神用他却無許多伎倆以其無伎倆故却能坐斷一切人舌頭還肯麼若也不肯且向堂中默默簡點看下座

上堂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汾陽老人眞爲臨濟直下兒孫出語尖新超今越古後來有尊宿將三玄三要逐句解說所謂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今日以東塔長老看來此解非惟埋沒祖宗抑且賺誤後學何也不見百丈云六句內會取三句外用得若一句作一句說長老自墮地獄不干學人事若三句作一句說學人自墮地獄不干長老事如此則汾陽眞得古意也耶驀拈拄杖云若喚作拄杖是人天有句若不喚作拄杖是聲聞無句亦有亦無非有非無是菩薩中道句若如是逐句指點則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然拄杖子還向你諸人道也無以其無恁麼道穿過你諸人髑髏透入你諸人眼睛你諸人各各起一種知見作一種見解如此則何止三句乃至千句萬句圓應自在一念具足也拈起云看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良可悲夫大衆見色聞聲了然不昧何謂不知還會麼然聖人說無定方勢難取信何也如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與此極同深哀其不知日用也將何以明之山僧今日且作鹽鐵判官還以書判之若日用麤淺之知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若以性眞微細之知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焉若恁麼做個教學先生的奴也還欠三分安敢人前稱長老豈祖師意旨祇如是乎兄弟意旨有異乎是有不異乎是知見是同受用是別只如道生從何來死從何往聖賢了了知其落處汝等忙然不知所向若知得二字落處便與聖賢不異若也不知焉得不名愚癡百姓乎澄長老無可說今日是重陽節大家往烟雨樓登高望秋色此猶是小知見且道作麼是大知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上堂俱胝和尚一指禪三十年來用不殘自謂天龍相授與看來冷眼總顢頇大衆且道何故如此驀豎

指云祇這個指頭盡十方世界有情之類阿那個無有而云從天龍和尚得之此可信耶不可信耶且天龍俱胝同在一時或有秘授爾今去彼一千餘年只如諸人指頭各各具足從阿誰得所以肇法師云昔物自在昔不因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因昔以至今不因今以至昔自知今物之不往不因昔以至今自知昔物之不來不來不往故知物各住一際大好言語惜人之不講解也所以道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事古今物理如此則三世諸佛乃至天龍俱胝以及你諸人同一鼻孔出氣一舌根談論人人頭頂是天脚踏是地熱則普天下熱寒則普天下寒平等具足阿誰欠少而欲起心動念求理捨事作二邊見是豈智人所爲也雖然只如父母未生前這個指頭落在什麼處此身敗壞後這個指頭又何處有未過關者也不得草草放過好餘句不錄

上堂今朝又是十月半不識流年暗裏換脚跟下事未能明只恐閻羅把飯算欲透生死除是鐵漢挺起脊莫收伊咬定牙關誓與斷大衆要明這個須看他從上榜樣且道有何憑據不見世尊初生時便乃隻手指天隻手指地週行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兄弟是他大人分上具大氣岸與衆不同今日山僧分作三等相見若上等的向世尊未生前會得猶較些子中等的向世尊當生之時便乃領得亦是好漢下等的且把本參頭在面前有日悟去也未知餘句不錄

上堂今朝十月十七錯認彌陀誕辰若能將錯就錯諸佛時時降生豎拂子召大衆云諸佛降生也還會麼會即便會莫落意地擬議思量即已不是擊禪床云還聞麼聞即便聞非是休分直下領略磕碎崑崙大衆若向山僧二轉語明得則山僧辜負諸兄弟不少若也不明則諸兄弟辜負山僧也多還有不辜負者麼要得不辜負須看他古德始得現成受用也昔華嚴隆從石門遊後嗣廣慧或問曰和尚隨石門爲什麼却嗣廣慧答曰我聞他欖子詩所以便肯他曰欖子詩若何乞爲我舉答曰我當時行脚到彼和尚令我剃我頭時拏欖子至和尚曰道者我有欖子詩

你爲我和我曰願聞和尙曰放下便安穩我時深肯他是以嗣他大衆祇個放下便安穩三歲孩子也解得及其至也八十歲老人行不得且道作麼生是行得的時節如有擔千百斤擔子已經千萬里路一念放下其間無有用心亦非計較自然慶快平生若是如今兄弟聞恁麼擧便欲用心過捺怒眼撐睛喚作放下所謂將心用心豈非大錯兄弟山僧不會說法祇記得古人現成偈擧似也撮得髻根牢便休何須一日三梳頭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下座

上堂朔風凜凜正降冬葉落園林露本容凋盡繁柯眞實在何必殷勤問主翁物理循復枯必然榮目下雖然窮徹骨來年依舊笑春風大衆你們若作冬景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打碎你頭未快山僧意且道何故如此蓋這一著子亘今亘古非去非來饒他四序循環這個曾無變易你諸人現前日用現成具足所以山僧不敢將個佛法二字礙你心田你諸人還肯山僧恁麼擧揚麼若也不肯你須自看要見利害在什麼處爲復山僧擧揚不當耶爲復你自己未會耶若是山僧擧揚不當諸方自有具眼者簡點若是你自己未會必須微細勘驗始得祇如這一著子我今爲甚麼不明爲是昏沉所奪耶爲是妄想所間耶爲是求玄覓妙而向外馳求耶爲是不信自己而別求成佛耶如是等無量因緣時時簡覺簡到無可簡處驀忽回頭便同本得始知從前不曾移易一絲毫祇是自迷也昔者靈雲和尙於深山中默究三十年忽然大悟乃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番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兄弟將謂古人有多少奇特原來無多子祇說個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下座

阿彌陀佛誕辰上堂淨土周沙界云何獨指西但能從此入觸處是菩提豎拂子召大衆云見麼阿彌陀佛在山僧拂子頭上示現降生也於世自在王如來前發四十八種大願一一願中必云十方世界若有衆生聞我名號乃至蠢動含靈不生我國誓不成佛繇是卽於此拂子頭上示現成道坐金剛寶華王座

放頂上肉髻光明炤無邊佛刹極微塵數世界復於光中現無數化佛及化菩薩異口同音說不二圓滿修多羅一一修多羅有無量差別乃至或說四諦或說十二因緣或說六度萬行或現神通或入三昧作如是等無量無邊佛事已師喝一喝云被山僧一喝渾如夢覺直下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色空明暗事事仍舊且道阿彌陀佛在什麼處莫是山僧誑謼人麼莫是你自己不會麼且莫草草也要著些筋力然後不被諸方所瞞餘句不錄

上堂雲門舊公案山僧重與斷要識一千文兩個五百貫雖然公案現成也不得丟在無事甲裏須知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有權有實有炤有用始得不負己宗若不如是盡是墮身死漢還會麼若也不會山僧有個三玄三要句布施大衆去也良久云玄沙謝三郎元是釣魚漢

天啓癸亥十月衆請師開法於會稽雲門顯聖禪寺

上堂拈香舉乃云放下貪嗔癡露出本來事修學戒定慧埋沒天眞佛所以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老漢不會解說還依古人說頌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看他一經一頌不曾加減半個字極是現成爲甚麼不解蓋緣這一著子無你著力處無你安排處無你用功處無你計較處故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既不許思量有甚麼不是爾今諸方例云定要坐禪用功定要起疑參究如斯等類皆名顚倒隨語生解有甚麼了日若是眞正道流不教你經典上留心不教你昏散上著脚但教冷氷氷地一切是非思量恩愛名利攀緣一齊放下亦不住定亦不散亂亦不厭凡亦不忻聖除了著衣喫飯阿屎放尿若加一毫伎倆總名魔業兄弟老僧不甚解道但以小知見記得古人現成話學似大衆若是上根之人見鞭影便行若是中下之根直饒說盡山雲海月情依然不會徒惆悵下座

上堂舉拂子召大衆云會麼阿彌陀佛在山僧拂子頭上現普覆法界身放大光明網發四十八種大願

舒金色兜羅綿手接引衆生同歸淨土重舉拂子云汝等還見麼諒有眼的定見不是盲的雖然見則定見但是普覆法界身未必是個拂子若喚作拂子則不見矣且道有何憑據不見經云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且一毫兩目已佔許多世界你諸人各各都在阿彌陀佛眼睛裏阿彌陀佛普遍法界身穿入你諸人眼睛內彼非縮大入小此非張小含大一人如是多人亦然重重涉入小大該羅此實法爾如是非是強言因甚麼拈來諸人面前皆云不會喝一喝云爾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香爐几案色色現前且道阿彌陀佛在什麼處良久云雪裏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上堂師纔就坐忽聞鷄鳴乃云呀金雞上座先為汝等轉第一義諦根本法輪了也更要討什麼消息若也不會重新再舉揮一尺云這個是聲有耳皆聞定非聾漢舉拂子云這個是色有眼皆見定非瞎漢更無絲毫瞞昧不見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便下座

上堂老僧不識元字脚強出人前要說法錯讀曾參作曾參合堂大衆皆笑殺這一笑中有妙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頭這一竅大衆如何是這一竅良久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下座

上堂天際日出月沒檻前山深水寒光景分明說破無有半字相瞞大衆常不輕菩薩來也且道向你諸人道個什麼他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雖然巧妙還未道盡山僧則不然改換一字直言汝等皆已成佛到此田地當不因山僧鼓臭舌頭皮而便歡喜何以故是你諸人自己的歡喜甚麼亦不因不得而生憂惱何以故曠劫不曾失却憂惱甚麼諸人若也不會還有末後句舉似大衆拈拄杖云徒見六龍爭鬪舞豈知丹鳳入青霄下座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二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三

門人　明凡　錄
吳興　丁元公
山陰　祁駿佳　編

提語

提楞嚴經

把住也黃金失色。放開也瓦礫生光。釋迦老子無端被你諸人勘破。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却是饅頭。你諸兄弟若也不會。老僧禮你三拜。若也會得。我有三十棒。領出門外自打。爲甚如此。正令欲行明賞罰。龍蛇場內決輸贏。

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起拂子云。雲門大師來也。還見麼。見即便見。不得回頭轉腦。揮一尺云。還聞麼。聞即便聞。不得停思卜度。良久云。會麼。若會出來與老僧相見。若不會則老僧當面瞞諸人去也。

正月又過今二月。衲衣下事猶未曾。杜鵑忽向上林啄。一聲兩聲都漏泄。不漏泄。踏著秤鎚硬似鐵。靈利衲僧不消老僧一捏。捏不捏。放一著。向第二門頭慢慢與你解說。

宿雨連綿落不休。途人若個不懷愁。老僧室內無閑處。只看韶陽六不收。召大衆云。且道韶陽老人道個六不收的意落在甚麼處。莫是一六俱忘麼。莫是六合不收麼。莫是無事生事閑言剩語麼。咄。且莫錯會好。須知玄關一路千聖不傳。直須自己悟去。方始歎君不得。

昨夜雨霶烹。打倒蒲桃棚。諸行人力。撐的撐。拄的拄。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召大衆云。此圓通訥和尙示衆語。當時咸謂其說平實頭禪。因此舉時大衆攸觀。山僧效顰也有一偈舉似大衆。昨夜雨乒乓。雷霹天地鳴。幸無虧心事。所以不喫驚。不敢望你皈觀。只要應個時節。且道應時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未過驚蟄一聲雷。四十九日雪花飛。可憐蛇蟲窮性命。不知幾個受災危。

佛手驢脚生緣。對衆舉猶未全。石女呵呵大笑。北斗却向南看。召大衆云。黃龍和尙在山僧拂子頭上坐寶華王座。善動于頭。乃云。此三關語老僧三十年勘

驗學者未有可意經今一千餘年無人舉著你見個什麼敢爾相舉山僧對云只曉得頭頂是天脚踏是地日間三頓飯夜來一覺眠中間不曉得什麼這老漢見我恁麼抵對懡㦬而退兄弟還有分得失的麼如有不妨伶俐如無也不得放過

今朝過了有明日明朝又有明日在自從曠劫被他瞞直下覷明始痛快不痛快不可央庠作麼休須怕

開[illegible]年飯債

熏風時至解寒襟滑滑山禽啼上林好個圓通消息至只是時人不解聽

山僧不會說法只好麼個時節無端抹過那頭一切聖賢都殺曾記得[illegible]又和尚無多言句時中只持一條木叉道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一日被人藏過便以雙手托空張口㘞地這老漢將謂多少奇特元來離却叉子便伎倆已盡山僧即不然借得人一把拂子東拈西弄今日已被討去了遂豎起指云幸有這個不從人借的甚是現成而復人人有分未證的證取去好

小參[illegible]作生

九九八十一犂耙一齊出一年春計在此時不論貧富貴賤大家齊著力召大衆云且道著力句作麼生道不見道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步金鎖網鞔鞔還有竿頭進步簾外翻身者也無如無且聽楞嚴經

今朝二月十五個個成佛作祖釋迦老子唱言涅槃一切人天以樂爲苦傍邊有個漢呵呵大笑且道笑個什麼

自地登空易從空放下難此中須著眼莫作等閑看已過關者掉臂便行未過關者看看

殺活縱奪把住放行威風岸岸有必行之令氣宇堂堂有莫犯之威或時呵佛罵祖不怕天雷霹靂或時較因論果却懼閻羅大王且道托膽的是小心的是有定當得的麼如無老僧定去也戴角披毛扶正令渾身泥水有誰知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即五陰六入是有句非五陰六入是無句離此兩途作麼生喚作五陰六入

今朝二月十九處處堤垂綠柳春禽漏泄圓通令人各各知有召大衆云觀世音菩薩遠辭普陀洛伽來我拂子頭上示現降生放大光明炤耀天地一處如是一切處亦如是一世界如是一切世界亦如是豎拂子云還見麽擊卓云還聞麽旣見且聞且道觀世音菩薩在甚麽處良久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提燈籠入山門來移山門向佛殿裏雲門恁麽道奇特甚奇特太煞費功夫爭似我這裏將禪堂安在大殿上喚作禪堂却是大殿喚作大殿却是禪堂可謂一舉兩得極是現成還有共相證明者麽

盡十方世界拈來只是個拂子海神以萬斛眞珠相酬不起古今未有一人酬價獨有韶陽乾屎橛猶較些子山僧另討便宜只這個拂子從人借得的若被討去則光赤赤圓陀陀髑體無依滿盤托出還有人酬價也無如無則賤貨自收去也良久云運退黃金失色時來瓦礫生光

喚二作一指七爲八手秉太阿聖凡盡殺却憶東村黃大姐倒戴西村李公禮無論貧富貴賤見者聞者都笑殺且道山僧今日解何宗噫嘻嚨阿喇喇

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眞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出生死召大衆云要見聖王子麽這拂子便是要見眞如靈覺麽香鑪燭臺是且如拂子是借得的香鑪燭臺是常住的儼然物各有主不可把他的認作自已還識自已麽山僧與你添些註脚萬代金輪聖王子夜半花貓趕老鼠只遮眞如靈覺是曠劫至今不移此菩提樹下度衆生海底泥牛睡正濃度盡衆生出生死赤脚趕過三千里分付諸人切須珍重逢人不得錯舉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不信女媧氏天缺煉石補召大衆云且道山僧今日登此寶座有何所補良久云學意碎鐵鉢無心射石虎

正月二月又三月一年四季佔一截饒他暗裏流年換惟有眞心不生滅大衆正當生滅時還有不生滅者麽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

入荒田不揀草信手拈來不値乾撒橐召大衆云只

如進强即弱遇賤即貴時又作麼生良久云踏破鐵
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陽和布澤大地春子規啼處是深林聲聲勸道歸去
好不識渠儂何處人召大衆云你諸人曠劫來主人
公喚甚麼名字
宿雨連綿奈若何滿堂僧衆念摩訶老天若肯生慈
愍憐散浮雲見大羅召大衆云且如紅日麗天時作
麼生道草木逢生花發笑村庄是處唱堯歌
雲居不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
雖則奇特太煞露鋒芒山僧也敢效顰輒呈一偈非
敢與古人鬬勝秖要兩般一齊散木不會禪人說只
要錢要飽白米飯百事無可言
工部陳靜臺居士至師云春光蕩漾春風和堤柳開
顏鳥唱歌紛蝶翩翩過墻去祖師心印事如何召大
衆云只如楞嚴會啓龍象筵開國士登臨如何舉唱
昔日不忘親付囑今朝猶向此中來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
召大衆云只如阿難遭淫術而生恍怖見勝相而即

心舊云歷作上堂看

修行且道這個是心不是心若道是何故如來咄云
此非汝心若道不是一切惟心壽還有定當得的麼
如無山僧自道去也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
陷墮咄
學不顧即差過擬思量何劫悟雲門大師拈山門入
佛殿裏即且置還知移須彌納芥子中的且道是甚
麼人
禹門三級桃花浪神魚莫教遭點額一躍直須萬丈
高自有風雲鬭霹靂召大衆云且道透龍門句作麼
生道三級頓超逞奇特一生方顯自英豪
隨緣成辦事如何赤脚波斯渡汨羅三閭大夫施一
問直教石女眼矇矓召大衆云且道問個甚麼老僧
眉毛長多少
春風吹遍園林好一夜殘紅落多少真個光陰暗裏
去時人聞者皆懊惱休懊惱但聽子規無別語聲聲
勸道歸家好且道家在什麼處
湛然老精瞎禿倒挂三千年何曾傾出一點墨雖然
如此尋常無半個低錢要稱敵國富路中拾得乾屎

槪對人說是返魂香是這等討便宜漢誰能如之不似雲居羅漢披襟處且做罋縣茶瓶接嘴時

綠滿園林翠欲流子規啼血正綢繆紙灰堆滿三千塚哭到斜陽恨未休召大衆云爲人一世收成結果不過如是而已何似大千世界爲丘塚去來生死總在裏許直教長河爲酥酪祭獻此人他亦不受且道是甚麼人

召大衆云拂子昨夜作怪化作龍呑却三千大千世界許多六道四生都向什麼處安身立命還知落處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前山頭鴉鳴後山頭鵲噪祇這是圓通沉思卽不妙妙不妙啞子喫黃連有口不解道

毗盧遮那佛願力遍沙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所以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山河大地一齊說如此更教山僧說個什麼卽得良久云一般奇特處料得少人知

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打鼓普請看漆桶都不會雪峰老人眼界忒窄人爭似我這裏盡雖斷地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乃至鶯啼鵲噪色色了然要個不會的也難得

若論此事三乘膽喪十地魂驚直饒等覺菩薩見性如同羅月召大衆云且道衲僧有甚過人處敢衛大言不見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非常之旨人焉廋哉

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巳分別卽不生召大衆云卽如現前山明水綠鵲噪鴉鳴是分別不是分別試斷看

燈籠昨夜笑哈哈云何露柱也懷胎天明生個白頭子至今遊蕩不歸來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栽古人道處雖則尖新未似我這裏明明擧似大衆且道作麼生是明明擧似長長一個矮子光下頜一個鬍嘴

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天下平只是衲僧分上用不著何也不見道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三十顆頂紋生定同顋子五十子宮肉滿難學商瞿纔謂澄長老是個人天法師原來是個設帳先生只如五行具足四大完全則從汝說富說貴說貧說賤

倘有無面目漢且道是凡是聖
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
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山僧舉揚的是第三句拂子
是第二句作麼生是第一句有人緇素得出管取一
念無生前後際斷自然超彼魔境其或未然且來聽

楞嚴經

恁麼也不得拈過一邊不恁麼也不得放過一著恁
麼不恁麼總不得且道作麼生如有人定斷得出管
取五十種陰魔一念頓超如未能得且看作麼生分
解

諸佛不曾說法汾陽略宣一字不是紙墨文章亦非
維摩默地汾陽太煞孤硬只如山僧今日上堂對衆
舉揚還是維摩默地耶且道還是紙墨文章耶咄都
盧是個辯魔篇

一念不生挺露堂堂直下頓了非是不及明歷歷常
的的祇在當人日用中要且日用收不得大丈夫應
須目下自成現莫待當來問彌勒大衆會麼如或未
會但看石頭問六祖教你只好尋思去

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是衲僧本分尋文摘妙依疏解
經乃座主家風雖則頓漸成差要且同歸一致爾來
宗教相攻彼此矛盾者是不達本也所以山僧二邊
一齊拈出是耶非耶任他諸方卜度

提思益經

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這不得那
不得且道如何通個消息良久云香從花裏來水從
石中出

召大衆云雲門大師來也向你諸人道什麼但說拂
子昨夜變作龍吞却三千大千世界去也你諸人向
那裏存住知麼如或不知山僧代他通個消息良久
云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

大衆見麼釋迦牟尼佛在山僧拂子頭上坐寶華座
轉大法輪說光明種種名號力用上根利智者見則
頓證自心立地成佛若是中下之根莫謂山僧一例
說夢好

昨夜泥牛耕破月波斯怒眼恨不徹石人撫掌笑呵
呵木女傍惶淚成血且道是何宗旨我亦不識只要

拈來應個時節且如應時節句作麼生道薰風醉倒
西湖客莫把杭州作卞州
陽和布滿上林春艸色青青柳眼萌要識本來眞面
目東風偏意醉遊人大衆山僧學來只要作個山門
標榜若作佛法商量三十棒打碎你頭也怪他不得
直下承當猶名鈍滯如何若何堪作甚麼若向山僧
未出法堂諸人未生一念時會得略較些子其或不
然且聽思益經
儒者秉燭苦讀田者帶雨耕鋤雖則勞逸有異要且
同是功夫只如沙門輩仗佛光明不田而食不蠶而
衣畢竟成得個什麼事還知報恩句麼良久云雨滋
三草秀是處唱堯歌
春風淡蕩春氣和擲柳黃鶯弄錦梭造化織成何所
用不如靜念薩婆訶大衆若作世俗會許你具一隻
眼若作佛法會帶累老僧入地獄如箭
老僧沒能奈行動少自在缺齒不關風心直衆口快
昨夜撞倒須彌山直得帝釋天尊龍床寶座去了半
塊大衆且道山僧恁麼舉揚是何道理良久云我亦
不知是何道理祇似三江人唱曲
綽約桃花映水紅靈雲綠此顯家風年年一度常如
此何必從他問主翁大衆這是山僧直下學來祇要
應個時節你諸人莫作春意會好
噫唏噓阿喇喇提不起這一著放得下快活殺昨夜
觀世音菩薩化作夜叉閻羅大王化作菩薩且道何
以如此不見道善人無惡心惡人無善念善惡不相
到祇如前後步若向這裏會得倜儻分明如或未會
且聽下文分解

衆宰官請提法華經

拈來無不是用處莫生疑昨夜泥牛鬪踏殺老波斯
大衆衆中還有證明者也無如無且聽山僧講弘傳
序
海底泥牛含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
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
縱能奪若人簡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噫古人奇特
甚奇特只是太顢頇生爭似我這裏直截無可瞞昧
諸人還樂聞麼良久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

一光東照智境全彰半句未吐真心斯在釋迦老子
竭力提持祇得一半若要完全道得南山起雲北山
下雨石女懷胎木人撫掌略較些子衆中還有會得
的麼良久云會得的端坐念實相若也未會聽老僧
下文分解
老僧不識字錯讀己巳已去問大大人答道彌是禰
且道識字的是不識字的是良久云若是獅子終不
逐塊
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老僧胡亂且拈來
上一橫下兩直任君持去問達磨達磨只好道不識
何以故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豎起拂子
云大衆看看老僧拂子放眉間白毫相光十方各照
萬八千土具大神通有大利害你等諸人擧眼則瞎
却汝眼若欲側耳塞却汝耳若欲起念則觸碎汝心
直欲眼不得而見耳不得而聞心不得而念正當恁
麼時老僧與你通個消息良久云黃鸝上樹一枝金
白鷺下田千點雪
對一說倒一說拂子大轉廣長舌遍覆三千大千世
界超度百億須彌日月直得塵說刹說無間歇山河
大地一時說甚至釋迦老子種種譬喩種種因緣無
數方便廣演言教未得這個老漢一截大衆且道這
漢有甚長處敢爾如是大口只爲他說法不容思量
分別
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境一如衆中還有
知時識節者麼若無不得鼻鼻放過大家時中斷點
看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以方便力故爲五比丘說
豎起拂子云看看這個是方便撫尺一下云這個也
是方便何以故不見古人道向聲色裏透過始是實
際只如離却方便作麼通個消息良久云不因柳毅
通消息怎得家音到洞庭
一拽石二搬磚日用云爲莫蹉過玄沙本是謝三郎
休向前村覓李大大衆如何是不蹉過的事良久云
只見六龍爭鬪舞豈知丹鳳入青霄
春夏秋冬迭相遷個中眞實不堪言若教悟得空王

旨顛足搥胸叫阿天大衆衆中還有悟得空王旨者也無若無老僧與你說破良久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到百花香黃鶯啼柳上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何以故爭奈冬行春令老僧今日拈來也改頭換面作一偈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冬至朔風寒獸爐添白炭不敢與古人鬭巧也只好應個時節

秋老園林盡蕭索朔風何似偏獰惡爛紅吹盡樹頭空這個錄來不凋落都道枯不如榮豈知法華會上恰用得著何以故不見道此衆無枝葉惟有諸貞實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若知出要當下心息絕承當處無煩氣力老僧說破任汝自擇

須知火宅內總是長者兒逐愛隨憎嫉所以自成擬豎拂子云還會麼若也會得饒他羊車鹿車大牛之車都是閑家具

擬子漫奔波臺山即土坡文殊祗這是何處覓彌陀古人太殺慈悲分明道了也若也會得更復何圖所以道但向家中自合轍何愁門外不通車

西風正威惡萬籟俱蕭索枝葉盡凋零露出這一著大衆且道那個是這一著良久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一不得放過二不得住著三要著眼睛四要知下落若肯一念回光超然便出火宅咄如識得這個咄字管教十方剎海冷沉沉一切聖賢如電拂

門外踟躕子何意事閑遊家財無可付長者日添愁噫爭似酒樓聽歌妓你若無心我也休

要識長者子始踏路上徒甘為傭作客志氣一心無噫大丈夫漢頂天立地何不直下承當也省許多心力

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出生死般若又道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衆生壽者一佛一祖兩般拈出未免肴訛山僧特與他和會秋深山露骨天冷水交清覿面無回避噫他是何人我是何人

殺盡始安居護生須是殺盡大地拈來無有不是藥

無論心病身病服者見者斷盡命根十有七八且道何以如此良久云題目分明

知病不知藥羣生俱夭死知藥不知病神醫無治理藥病兩皆除可達無生旨大衆且道作麼生是無生旨良久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所以善人無惡心惡人無善眼只如藤蛇入口鄧通以之餓死香山還帶裴度位致三公且道還是授記使然還是因果致得未證據的分別看

西風何太惡園林盡蕭索非但江湖客商受禁持吹得室內禪師也七零八落雖然恁的無情也有爲人好處大衆且道如何是爲人的好處不見道此衆無枝葉惟有諸貞實

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直得圓陀陀光爍爍展轆轆活潑潑喚作大通智勝得麼良久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內外絕行蹤通身無影像闔內不聞名深宮不標嫡未會者參大通智勝去

有向無中得無向有中求要識其中意韶陽六不收聲和自然響順形直必也影端什麼成佛不成佛授記不授記都是閑話柄古人道拾得一文錢買個饆饠喫當下不肚饑

鼓寂鍾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從他授記來此是張天覺一夜不眠渾如夢醒當場掇出堪於人天衆前作個標榜且道作麼是標榜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未是性燥漢直得棒如雨點喝似雷奔始有參學分大衆且道如何是參學的句良久云若知燈是火拍手哭蒼天

寂寂直言寂寂惺惺真是惺惺泥牛空裏翻筋斗木女崖前也喫驚且道是何宗旨我亦不識是何宗旨祇是安樂行

不懼子湖狗好顧曹山酒撞著劉鐵磨顛倒兩頭走若向這裏會得可與論安樂行

從天降下貧窮從地湧出富貴中間有個漢無國土可居無世界可立還是貧窮耶富貴耶看看

不了於自心云何知正道彼餘顛倒慧增長一切惡
大衆且道如何是自心未會的且聽壽量品
未達法惟心起種種分別達法惟心巳分別即不生
只如此經分因別果較量功德且道是分別不是分
別請論量看
一念信解價勝七珍須臾受持功超沙劫云何得恁
麼尊貴也豈不見勇士迷之而轉鬬龍女獻之而成
佛
連朝宿雨窩拔途人無不攢眉老僧無別剩語畏寒
更欲添衣大衆若會玄中的須明上上機
毛端現刹塵轉法輪芥內須彌聚藏世界冷眼看來
未是本分事且道如何是本分事良久云惟獨自明
了餘人所不見
含珠報德按劍者自癡抱璞呈君刖足者不智衆中
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不得辜負常不輕菩薩
拂子昨夜逞神通毫光直透三千界其間鐵圍大海
諸佛衆生共轉法輪各證解脫天明起來都是一場
大夢且道是何境界良久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

心了應作等

空空無大千
老僧室內猶嫌冷路上行人奈若何莫道釋門多澹
泊須知檀信受奔波衆中還有知恩報恩者也無良
久云挺起脊梁休放過靜中須念薩婆訶
貪嗔煩惱病定慧力解脫二者正相等拈來都是藥
無論心病身病二乘病服者與者皆安樂只恐不解
忌口大衆且道如何是解忌口良久云寧可截舌不
犯國諱
洪音大轉沙界同聞一語發揮羣生了解既然如此
新羅不打鼓此間不上堂又作麼生
金風似箭撲頭撲面好個圓通時人不薦且道薦後
如何直如急水打毛毬著眼看時尋不見
老僧畏寒懶向火衲被幪頭背風坐曝日開懷摸個
虱私謂宰相不如我雖然恁地風光也要捱過五九
四十五大衆且道四十五日後如何東風齊至蟄草
萌陽和運轉大地春
性本具足聖凡無差一念回光便同本得衆中還知
一捨邪心即登正覺者且道是什麼人

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收來太促放去較縣若向個中明解得何須門外覓三車

撒幔天羅綱布遍地葛藤收羅四海英豪接引諸方作者冷眼看來是大不得已作死馬醫爭似如今揭却羅網收起葛藤使有目皆見有耳皆聞更無藏躲處諸人還知麼若不知且聽第二場

＊藏下疑有[illegible]字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三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四

門人 明凡 錄
吳興 丁元公
山陰 祁駿佳 編

小參

冬至小參夏至至日短冬至至日長否極還泰來陰消復陽長大衆此天地自然之化情與無情莫能逃其一齊之令所以道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事古今物理今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去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前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如是乃至窮盡過去劫也只有十二個時辰增一毫不得復窮來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來來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如是乃至未來無數劫也只有十二個時辰減一毫不得兄弟汝等與他古人差別在什麼處各各不自成褫而欲好肉挖瘡起模打樣殊不知動念便差了也我大覺老人於悟道時便云奇哉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繇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繇是以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無別有旨人根鈍滯將謂有著可離石霜大師又與打破道一念萬年去寒灰槁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這等說話雖則作死馬醫依而行之大有好處在餘句不錄

小參雲門大師來也道什麼他道拄杖子化龍吞却三千大千世界你諸人向什麼處蹲坐雲門老人忒煞無情直下教人無立地處山僧拄杖子即不然坐便倚壁行便扶持亦不變作龍亦不吞三千大千世界你諸人坐立儼然且道向甚麼處著眼還會麼若

也不曾更與你添些註脚只這拄杖子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不得轉機不得著語正當恁麽時且道作麽通個消息爲復奪却拋向地下得麽爲復折作兩橛得麽爲復竪一拳喝一聲得麽爲復禮三拜拂袖東行西行得麽若如此弄閑伎倆被拄杖子收却了也所謂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大衆這個諸方爲之畢話你諸兄弟進堂半期諒必知其落處定不爲拄杖子瞞却若也不知也須著些精彩不可今日明日只麽度時以當平生行脚須知光陰易度歲月難留恍惚之間便成蹉過禪和家用工夫大似行路一日一日要知程途若也不知將何所教於後人也兄弟你們時中應自簡覺我自進堂已來昏沉得漸輕不妄想得泯絕不用功覺得力不見地覺明白不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若不得恁麽地大丈夫何得自欺因山僧舉從今日爲始既往不咎以後決不可如此差過決定要知落處誠有如是決志有如是猛烈可謂彼此不相辜負如不相悉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度殘年

小參烟雨盜將山色去溪風送得水聲來本來法法皆如此莫教心識強安排兄弟衆中若作境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打碎你頭何故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雖然如此要了世法向佛法中會要了佛法向世法中辯蓋佛法世法文字詮表有二其實性則無二也無二之性即是佛性苟悟如是佛性則古今人事古今佛理古今世界古今日月曾不教你起心動念然後得也近有不識方便者疑欲驅昏散遣妄求眞或取靜功學死灰禪看話頭覓義解取捨既經於心是非定干於念可謂唐喪光陰於理何益珍重

小參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大衆既非耳目所到何有是非逆順之可得也然則雖非目前要在目前以驗其實經中所謂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何爲非道即目前一切逆順中肆身而過無障無礙是故提婆達多是佛積劫惡友而云我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疾得阿耨菩提乃至證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又云一切衆生聞提婆達多

品受持讀誦不復墮於三惡道也如此則豈非觀逆成順繇非道而通達佛道耶而今多見兄弟發心坐禪因師友警策昏沉勃然動其嗔心以致諍論似不如無情之木頭也何則木頭者爲良匠多方彈削始成梁棟如彼木頭忽作嗔云我在山中大塊載我雨露滋我何等自在爾無端取我回來多方薄我如是則非惟不能成器抑且爲怪物矣故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友假如衣冠不正者即路人亦須相勸何況僧稱和合和合則無諍論既已結制坐禪則和中最和者同結其心共期出於生死彼得即如我得我失即如彼失欲不使一人警策可乎不可乎

徑山小參坐禪已一月那事會未徹不肯自承當從教眼出血且道何故如此不見道佛爲你不得天爲你不得人爲你不得父母爲你不得師友爲你不得必須自已解作活計乃得有等兄弟見恁麼理論便不信有妙悟不肯做功夫向册子上學些現成話湊合幾轉語以當自已平生事豈不云大錯也何也古人等閒出一語句擲地作金聲透過一切聲色關竅一切文字義理皆洞根源不爲障礙七通八達羅籠不住了也你這一轉語果得恁麼地相應麼於生死中眞得解脫麼若也未得且不可掠虛須要老實做功夫始得又有一等兄弟更作種種計較乃云必須做靜功靜功做不去乃云動亦何嘗不是或云念佛自然心靜或云念佛巔頂不若參禪簡點昏妄根源根源披露自然昏妄自除或云參禪儱侗不若看教有文字可則有義理可憑豈彼無義味話頭而能自了或云教惟文字互立互破曾無實義若不參禪了悟自心終不濟事作如是等種種計較可謂徒喪光陰於理何益徑山不會譚禪祇可點病是病非病諸兄弟各自知時若還點著痛處各各自求對治若也無病切勿好肉挖瘡珍重

小參秋雨足年穀熟處處唱堯歌人人咸鼓腹大衆只如太平無象八表歸降直得銷兵器爲農器改旌旗爲酒旗不動干戈而坐見勝負者且道是什麼人曾恁麼來昔者鼓山赴閩王請雪峰云雪峰門下好一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孚上座云不然待某

甲勘過始得乃自趕至中途問云師兄向什麼處去答曰九重城裏去問曰忽然三軍圍繞時如何答曰他家自有通霄路曰恁麼則離宮失殿也答曰何處不稱尊孚即拂袖便回舉似雪峰峰云他有語在孚云這老凍儂猶有鄉情在峰便休去這公案諸方少有定斷徑山不惜眉毛為你諸人作口業去也一人死中得活好手手中呈好手一人半路抽身得便宜處失便宜雪峰道好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也不知早是拋鉤擲釣孚云待某甲勘過始得豈知盲龜跛鱉已納敗闕了也回來舉似大如把髻投衙峰云他有語在須知也不是好心孚云老凍儂猶有鄉情在祇識貪前不覺錯後他也未必要顯勝負只為圓成前話豈知家賊難防所以祇似個赤土塗牛奶是伊雪老無齒大蟲傷人不知痛所以便休去若是龐公少這一句不得大眾徑山恁麼批判你諸兄弟還肯麼若是久參上士是伊定知雪峰做賊處若是新學初機切不得一向在他三人分上著脚直須自己打開胸襟方始知他落處今日徑山不會譚禪一向依門傍戶布滿地葛藤我今還以古人現成偈句舉似良久云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

小參俱胝和尚一指禪三十年來用不殘冷眼看來猶未是後人不可被顢頇大眾諸方盡傳俱胝和尚初住山持呪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事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菴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竪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惟舉一指別無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竪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竪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竪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子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子舉手不見指頭豁

然大悟大衆這一著子若在指頭上爲什麼童子斷去指頭纔悟若不在指頭上爲什麼和尚豎一指更無別語你們若能眞實悟去則知山僧所云不可被顢頇非爲故抑也餘句不錄

爲刑部陸西源對靈小參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大衆且道般若有什麼奇特得恁麼猛利不見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且道如是作麼生觀所以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是知一切色聲到般若分上都用不著故曰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且道有什麼憑據不見世尊敷座而坐未嘗開口說個元字脚而空生便云希有世尊古人所謂待他開口成得個甚麼只這個讚歎處便見他父子共秉金剛王寶劍當頭一揮直下無你用心處無你思惟處無你分別處無你計較處囫圇無一些縫隙可得天魔外道欲何爲耶空生見此奇特一切無敢近傍而未審如來以何爲護念以何爲付囑後世發菩提心者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而世尊無他辭但曰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如水注水似空合空一部般若六百卷不消如是二字已週足了也昔者空生於巖中打坐釋梵散花問曰散花者誰答曰天曰何以散花答曰尊者善說般若故我散花曰我無言語何爲善說答曰尊者無說我等無聽惟無說無聽是名眞說般若噫帝釋大似以賊枉誣而不知空生反受其益既親從此中來見世尊默然便云希有所謂曾爲浪子偏憐客大凡處世有所作爲者未有不本過去曾向個中來者矣茲者吏部尚書五臺陸公受佛付囑秉護法心現宰官相遊娑婆界所以嘗聞往阿育禮舍利而舍利放光若五車輪故浙西東一帶佛法莫有不蒙其力者其子刑部西源居士克肖乃父稟性仁慈爲人心切日持金剛一生不易敢於有爲惟善是從所以朝野莫不稱其爲善人也若非眞正克家之子安能不違乃父所教如是切耶茲者捐館以來已及一年乃弟季君請山僧對靈敷揚法旨山僧自愧無能且將就依經傍教引一二句用赴所懷經云妄認

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善男子空實無花病者妄執世人聞此莫不驚疑未能即信惟我西源居士即今四大分離六根不有於大寂定中親證這個境界回顧舊日所爲一一不然還肯麼若能自肯便乃優游亦華藏世界出入於寂滅場中見聞覺知旃檀林裏見如來俯仰折旋菡萏花中瞻聖像仰煩大衆念彌陀經送他一程

爲太守楊五參夫人吳氏對靈小參一念普觀無量劫非去非來亦非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大衆此是華嚴經三天偈文蓋此經顯彰法界圓演妙性直下無生死可出無涅槃可證無聖凡可分無輪迴可免性眞如是非爲强言若能契旨生不足忻何以故生如寄故死不足畏何以故死如歸故今人不了忻生畏死是不知生死也有一等强作主宰便云死不足畏此又不然是他聖賢了達無生無死的道理乃可如是今人於一毫利害便覺觸心可不畏乎茲者五參居士特爲責楊夫人吳氏五七之辰請山僧對靈說法山僧自揣道非眞悟學失師宗於人天衆前說個甚麼即得雖然法本無法遇緣即起山僧據古驗今略爲較量昔者舍利弗問天女曰汝何不轉女身天女答曰我十二年來求女身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於是天女以神力化舍利弗爲女身自己化爲舍利弗問曰汝何不轉女身答曰我亦不知當何所轉是知佛性無差見處有異譬如黎園本一男子以女飾裝之而見者聞者咸謂女人本一女人以男人衣服飾之而見者聞者咸謂男人一身無異衣服成差肉眼好瞞聖心非昧若能這裏著眼男也女也生也死也眞如幻影未能如此聖人有現量凡夫可比知何謂比知即如吳夫人在世之日也有恩愛也有是非廣大家財衆多眷屬件件是放不下捨不得的到爾今來恩愛割斷家財不顧眷屬相抛單單有個色身尚不相保除此之外更有何物而不修省大凡死者爲生人之鑑生人當越此色力强健將彼比我彼既抛之我此四大爲同金剛常住不朽耶爲復變壞不常耶若復變壞不常急須猛省萬

心書一作靈

緣放下只將生從何來死向何處頓在目前日也如是參夜也如是參參來參去一念妙悟則知楊夫人不曾死我等不曾生出出沒沒同在太虛空中如大圓鏡照了萬有都如夢幻也山僧更有末後句舉似大衆鴛鴦夢斷錦床空四大分時却好會若能於此發明心便見彌陀親授記

○故下應有須字

夜參

夜參舉拂子云會麽不見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當初謬向途中覔今日方知火裏氷大衆要知萬象之中獨露的身麽若也未知山僧與你說個譬喻譬如剝筍剝一層又一層剝至無可剝處可爲獨露得麽經云如是八種諸變化相各有所還汝見八種見精明元當欲誰還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卽如剝筍諸可剝者自然非肉不可剝者非肉而何似則也似是則未是祇可信他一半那一半是衆人自家分上比也比不著喻也喻不及經云是法無比離對待故自家體究始得山僧以慈悲故有落艸談權引佛祖言教與你商量若諸方具眼者聞此必惡心嘔吐眞正參學人決定不向這裏死却須是向上人參向上事不見石鞏和尙初爲獵人路經馬祖菴過問祖曰和尙見鹿過去麽祖曰汝是什麽人曰獵人祖曰旣是獵人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多少曰一箭射一個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尙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多少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都是性命何必一箭便射他一羣祖曰汝旣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得無下手處祖曰此子曠劫無明從此斷盡大衆這個獵人看他本不參禪亦不念佛初不做工夫亦不看話頭一聞恁麽舉便云無下手處這豈不是直截的樣子若這裏搆不及且將個本參話頭左看右看一看看破與古人契合也未知無事珍重

○看他二字似剩

夜參長沙老虎咬殺紫湖狗臨濟饅頭可配曹山酒古人各各顯家風不意聞者皆奔走休奔走這裏雖則難傾却也省力若能擔荷管取與古人把手踏碎毗盧頂顯其或未然且胡亂說些家風大衆進堂一月有餘於中或得或失或進或退當自知分齊不可

央央庠庠只麼度時便當參禪也兄弟既到這裏須生難遭想難遇想此事在上古雖則爲難尙可云易何也彼時叢林多知識多同心兄弟亦多所以動輙是一千五百這邊參請那邊求問時中商量浩浩地頗有發明亦云間世有者今則不然予走徧天下叢林所見知識也多其間上等教人念佛求生西方其次聽經學嚼頭其次誦經作福這一著子罕有提持者間有提持不過商量古人舊公案去古轉遠可謂自救不了古人所棄今時喚作極則事爲可惜者也卽如越中冬間坐禪頗多要眞正悟明我三十年來未見一人做首座的不過辦幾堂齋持念佛喚作話頭不語抵作口實無甚開示學人進堂並不請問如小豬擂乳相似擂過一冬喚作坐禪這個都是薄福事有甚利益兄弟我忖已也不當弄鬼眼睛但惜佛法滅在此時故不懼地獄呈此笑具衆中還有問話的麼

夜參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此古所謂料揀語似有句祇是兩種所謂藥病今人不善方便莫有不中其病者不知向背猶且可知而故犯堅執不捨乃云豈有二心然則惟聖與凡無可分別矣殊不知亂想乃狂無記乃愚總是無明別號也諸佛破無明故出生死凡夫著無明故受輪迴可不辯乎今時有等稱悟道者纔上單做不得主了祇這昏沉尙做不得主臨命終時這個大昏沉如何作主既做不得主你所言悟道者豈不自誤也大凡做功夫自已不能所以入禪堂結大衆併力排遣默默分付昏沉哥哥你且暫退人面前讓我些他日出堂來與你敘舊情也此是第一等識廉恥的好漢子復有一等不懼大衆見笑不欲與他惡識無論坐時臥時常在一處斯須不離欲望悟道其可得哉若是皮下有血的漢見山僧恁麼舉便冷地裏自已箇點痛處猛著精彩把個話頭一提提起直下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驀忽醒去也未可知不爾則休得暗箭傷人背地念大悲呪好

夜參安思危樂思苦此古人之至言所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爾今兄弟家共住此一會實非小緣

此事在古猶難不悟且置即如大悟之後尚依叢林三二十年今時人纔出家便住小院或守山坐關或住庵堂廟宇規矩有所不聞道業曾不之辦縱自在貪饕千名覓利光陰暗去曾不知覺無常卒來曾何得知除有智慧之人密密觀察念念提撕始不為其所瞞此外更無出得者兄弟我輩學道多為衣食所忙不能成辦今此雲門雖非大廈頗可容身雖無美供粥飯麤足正好猛利修行夏間酷熱首座規矩稍縱你等自宜簡點不可依例度時當如父子上山各自努力以求決了若只恁麼度時竊恐臨命終時眼光落地無可把柄終是一端大患也故余謂安思危樂思苦正今日之要語矣

夜參喫一交長一智經一事識一敝世間事尚且如此豈有坐禪不知分齊耶譬如行路出門一步要知一步境界出門十里要知十里境界如是乃至百里千里亦復如是兄弟家進堂已經三日了其間還有識進退好惡的麼不可儱侗度時虛閑歲月有甚麼益大抵修行人最初要知所擇以佛性乃無為之法用有為身心湊泊其事大似方木投於圓竅轉見其乖矣必須外絕攀緣所謂名利好惡是非得失一切斬斷內泯心識直使如虛空寬廓無一物可寄放教閑閑地如有氣死人相似或可當其少分若也心標二境發心坐禪早是差了何況更要驅昏散取是捨非離動求靜欲返無為之鄉不亦難乎故祖師云非是相爭是為心病兄弟家於中還有識利害的麼有則出來說個明白

夜參道遠乎哉觸物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所以古人道開口成雙撅揚眉落二三舉心爭萬里動念隔千山兄弟為什麼此事這樣難為人蓋這一著子在人本分上親切得緊所以動念便乖也不見瑞巖問巖頭云如何是本常理答曰動也曰動時如何答曰不是本常理巖繇是豁然大悟後每自喚自應云主人公惺惺著以後莫被人瞞諾諸方謂其弄精魂以東塔長老即不然祇這個瞞字有許多喫緊為人處盡大地莫有逃得兄弟還知麼若也不知山僧為你們說破所謂一切聲

色是瞞人處一切語言是瞞人處一切文字是瞞人處如是乃至世間一切是非物欲利名恩愛總是被瞞處而我出家之徒既已跳出復有生死可出涅槃可證如是乃至神通三昧禪定解脫光明相好凡有名相礙於胸中總被其瞞也直得灑落落地虛廓廓地無一物挂於胸中然後時節因緣到來一念發明疑情頓斷始不受其瞞也兄弟還有問話者出來衆無出者師曰如此則你等都是佛長老瞞不得也下座

夜參秋老園林全體露朔風猶與贈寒威頻添榾柮團圞坐黃獨權將糞火煨食既足不愁衣心不負人樂有餘寒涕交頤君莫笑詔書何必苦相催大衆山僧不會談禪且說篇鷓鴣辭爲供養也若是本分禪流且學他上流如懶贊和尚住南嶽唐太宗欽其名遣中使入山請之詔書三宣始起撥糞火捉煨芋寒涕交頤曾不之顧天使笑曰請和尚拭寒涕贊曰那有功夫與俗人拭涕耶使學似帝益加欽敬兄弟他古人不說什麼坐功參禪而日用中事事合道爾今兄弟誠有這等操略有這等履踐可謂不動干戈而坐致太平也

今此字疑剩

夜參曹山白酒紫湖狗臨濟餵頭趙州茶自來門風各各別會而歸之總一家大衆既是各別爲什麼又云一家衆中還有具通方眼分緇素辨得失的出來商量看僧問古人道離心意識參只如心意識作麼生離師曰把將心意識來我爲汝離曰不知師曰要離作麼僧問文殊出女子定不得網明出得未審文殊過在甚麼處師曰文殊且置卽如網明還出得也未僧無語師抽身入方丈

夜參大衆急須會取好莫教山僧開口若開口後便奔流度刃過捺不住了也所以古人道開口神氣散舌動是非生若未開口已前這一著子在你諸人分上甚是省力甚是現成你等還肯麼若肯出來商量看

燃塔燈夜參是燈不自炤非燈不炤他是非都去了皎潔永無差大衆此人人頂門上這一著子大事輝今耀古無欠無餘本來現成的爲甚麼都云不會爭

轉麼作展

似性泉等一班居士各出已貲共轉大用。來此福城寺燃點塔燈。直得巍巍乎若須彌之峙。大海惶惶然若火樹之開。鰲山自一燈而至千萬燈。燈燈無盡。與星斗奪其光輝。從一級而至六七級。級級騰空。與太虛為其伴侶。此不礙彼。彼不礙此。復能周遍互融。彼即是此。此即是彼。故得重重無盡。孤明朗炤。毋論人類鬼類地獄類畜生類。一念便超諸佛地。爍破昏衢。不管事障理障所知障煩惱障。剎那消入妙菩提。如斯勝利。讚莫能窮。簡點將來。猶是莊嚴邊事。若論人人本具。又且本然。這一著子。非明非暗。非色非空。實謂千日不足並其耀。萬聖不能掩其輝。亙古亙今。曾無間然。苟能一念知歸。便同三世諸佛。較前功德。百分千分萬億分。百千萬億分。算數譬喻。皆所不及。汝等兄弟還肯承當麼。若也不肯。山僧引咎自歸也。良久云。祗這無明種。高明朗太虛。

夜參。吾心似秋月。圓滿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噫。大小寒山。徒為文殊後身。口門窄。說不出。老朽又且不然。吾心似秋月。圓滿光皎潔。無物堪比倫。

雲門已漏泄。大眾。且道雲門大師作麼漏泄。良久云。胡餅也不記得。

夜參。未明出世。潑天豪富總虛花。若了自心。赤骨貧窮也快樂。大丈夫須猛煎。割世網。斷狂業。急省取。牢把捉。胷中蕩蕩地。時內惺惺著。見聞與覺知。及早尋下落。天堂與地獄。皆是自心作。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

夜參。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所以菴提遮女問文殊師利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什麼卻被生之所縛。答曰。其力未充。昔者進山主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什麼卻為生之所縛。答曰。筍畢竟成竹。爾今作筏使得麼。進曰。將謂你是個人。見解如此。修曰。某甲祇如此。老兄又如何。進曰。此是監院房。彼是廚庫房。修不肯。問地藏。藏答曰。此是知事房。彼是常住房。二人禮謝。大眾。修山主參得文殊禪。不依經。不離經。如同一模脫出。為什麼地藏父子不肯。他須知祖師門下別有長處。眾中還有人道得出來。伸氣如無。老漢自道去也。良久云。壺中有

世界別是一乾坤

夜參學道無他術只要心眞實遠離虛妄緣與佛爲等匹若也指東不著西喚南却作北如此修行者云何免地獄諸佛與菩薩扪心常痛哭呼喚不回頭悵然摩胸腹若得一個肯千足與萬足

夜參千兵易得一將難求斬將破關立地封侯立地封侯即不問還有斬將破關者麼若有絲毫瞞你不得若無不妨瞞你諸人去也今日維那頻請老朽上堂我道不上堂即上堂義何以故若待老漢登曲彔木床鼓兩片唇皮弄鬼眼睛成得什麼邊事所以古人道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嚬呻曲爲中下今日有僧舉黃侍郎問雲棲大師昨夜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雲棲云猫兒突出時如何黃無語雲棲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我聞堂中有僧著語云拄杖頭上灰厚一寸是何言歟未審這一轉語點黃侍郎點雲棲耶凡所發言須與公案合轍豈可儱侗若問山僧即不然猫兒突出時如何直向他道這畜生老僧不識佛法但爲諸方點病而已

普說

佛涅槃日普說今朝二月十五處處敲鑼擊鼓報道釋迦如來今日涅槃一切人天以樂爲苦何故如此不見經云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若能志心聽當得無量樂且道作麼始得古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佛所以異衆生者洞知生死根元無生死可斷故稱永斷衆生所以異於佛者爲生死所轉枉受輪迴是以六道全不知有生死可出二乘執有生死可出有涅槃可證於無取捨中妄興取捨爲佛所訶惟有諸佛生死涅槃平等勘破是稱世尊無與等者噫大丈夫漢這一坐具地阿誰無分讓他古人不見世尊初生便乃指天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兄弟將個惟我獨尊貼在額角上看看還推得到世尊分上麼雖然也不得草草即如如來捨王宮往雪嶺修行苦行豈不爲垂範後昆耶不知今時兄弟一出家來不行一日行不看一句經不見一個知識不參一日禪不用一時工夫便乃現成受用自稱悟道誑嚇男女作地獄業新雲門敢曰你所悟

的從何因緣是何道理從誰印許世尊成道於塵點劫前尙藉悟緣乃云奇哉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緣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是後東西兩土祖師證悟分明授受不亂各有源流莫不爲闢除邪慢使眞燈不斷者也兄弟若欲眞正期脫生死繼彼慧命不消別求方便只將永斷於生死話頭頓在面前但看父母未生前是何面目從何處來以不知來故名生是一大事此身敗壞向那裏安身立命從何處去以不知去故名死是一大事卽此一大事目爲佛知見如來以之開示衆生以之悟入悟入卽是永斷生死不悟卽是枉受輪迴其間有個兄弟出云澄長老將謂別有長處元來依經教引葛藤繫縛人只如眞實分上曾有所謂生死涅槃耶老兄你且說得極是眞實分上元無這話經云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身心既是妄認何處更有生死涅槃耶又云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眞得恁麼地也無且如夢中所見山河大地草芥人畜喜怒哀樂乃至身心與覺何異譬如夢中殺人事露被捉

中似麼作是

拷逼萬端求脫無計苟得一醒了不可得非遣之不可得非用功不可得是畢竟不可得非惟苦樂之境不可得乃至夢中身心亦不可得兄弟如今覺時能如夢覺否若不如是切不得言語抵釋好古云毋自欺也實是個自欺不得無常到來無人相替如相委悉直下提持如未卽信山僧有末後句舉似大衆拈拄杖云會麼會卽便會不會到方丈來問

雲岫菴回泉師請普說通玄峰頂不似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韶國師不妨爲一代宗師發言吐氣盡事盡理合宗合教萬古之下莫有繼其跡者山僧到此雲岫菴中事事有別何也羣峰環拱大海汪洋城市烟村盡目所收森羅萬象一印無異水現琉璃之色山呈金碧之輝黃龍現於畎畝白米堆於倉廩堯風蕩蕩村落聞擊壤之聲舜日輝輝稚子鼓謳歌之舞太平之治無可加焉何須更覓玄妙互相是非以心逐心是爲心病還有不動干戈而坐致太平者麼若有則四恩三有一齊報足若無出家兒父母甘旨不供國王差役不及恰好遯此無事之秋把個父母

未生前這一著子。頓在目前。朝參暮扣。肩膊上擔子折。脚跟下紅線斷。作灑灑落落的衲子。也不枉此娑婆世界裏走一遭。亦不枉離親割愛出家行脚。志氣雖然。此是世間第一等好事。須是好漢得而爲之。學大明國僅得一二而已。其次則根機未逮。力量未充。不若向萬行門中老實行將去。所謂人所不能學。我當學。人所不能行。我當行。人所不能忍。我當忍。人所不能捨。我當捨。更把一句阿彌陀佛牢牢。把住不令斯須放空。時節到來。功夫純熟。導師爲你說破也。未知山僧本爲遊山至此。而回泉老師挽我登此寶座。演揚法要。山僧自忖無甚奇能。只可借他古人現成語句。代爲學揚。若論本分上事。你諸人只好自參。全靠山僧不得。還有自解承當的麼。若無。不妨我遊山好。更有一偈。舉似大衆。山海田園一目呈。不教心外覓無生。圓通自是超聲色。忽聽鵶鳴三四聲。

普說。兄弟山僧無甚長處。但以强記。祇記得古人現成話。你諸人或曾看教。或參公案。記得些閑言剩語。人前問答時便有。閑居靜坐時便無。是名活了不得死。此病最重。若欲治者。必須把從前惡知惡見。盡情放下。把個死話頭。頓在面前。直待冷灰荳爆。方始痛快。或有一等漢。終日死堆堆地坐。恰似三家村裏土地相似。動也動不得。古人目爲黑山鬼窟。這個喚做死了不得活。此病亦難治。若欲治者。必須把個話頭玲玲瓏瓏提將起來。左看右看。一念看破。始知從前都是錯用心。或一等不死不活的。却無病痛。正好用工。如廣額屠兒。文殊石鞏之輩。一聞便悟。蓋其無病故也。大衆。山僧所學。並是真實。如能相委。決不相賺。

普說。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離方便太無端。大衆。遣情猶易。惟做長老爲是非主人。更覺其難。所以智者大師云。我不匡徒領衆。位在六根清淨。以領衆故。祇在五品。噫。聖人猶有此言。況凡夫乎。只如我此一狂弟子。甚爲不作法。動大衆念。欲留之有違大衆。欲遣之有缺慈悲。倘彼失志還俗。即我損其善根也。故我世尊攝授調達善星出家者。恐其爲輪王。衆受害。故方便護持耳。此事在長老分上。極爲難。在衆兄弟分上。亦是一樁良緣

也何則若是眞正用工的凡於善惡境上少形念慮已覺白雲萬里何況於中論是別非說好說惡然這等說話猶是初心分上事若是大乘人見處又且不然煩惱現前則菩提成觀逆常順猶如蓮花故云高原陸地不生此花淤濕汙泥乃生此花所以菩薩自敘我五百劫修此忍辱未知忍辱爲王割截心無嗔恨乃知忍辱我成佛時當先度汝豈非因逆而成順也提婆達多是佛積世惡友經云我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豈非因逆疾證也實猶亂世取封如反掌非太平之可比耳這個猶是佛對衆生說不對佛說若對佛說有所忍的境有能忍的心爲得名爲佛也昔者黃龍南公行脚至積翠爲書記慈明爲住持初見其少叢林心頗輕之聞其陞座呵貶諸方一一皆其病處係是投誠懇入室慈明辭之再三乃云汝是雲門下人必解雲門禪當時洞山參雲門三頓棒還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南曰有喫棒分明曰恁麼則終日鴉鳴鵲噪皆應有喫棒分南公禮拜退是後屢次請問前話必以詬罵南曰罵豈慈悲耶明曰爾作罵會耶南豁然大悟兄弟祇這是逆順一著子境界古人不作罵會作什麼會還有悟處也無看看未透關的人有甚麼閑工夫因他閑事長無明也更有一偈舉似大衆觸目不分人道蠢見機而作又言好不知那樣教人做爲人難做做人難也不難不見拄杖子無心到處閑拋下拄杖子云不得動著動著即打折你腰

一

普說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處長威獰從來乾道無私曲大地年年一度春大衆且道衲僧憑何節目便乃高挂鉢囊拗折拄杖笑傲雲山放心自在還知麼若也不知且不得草草須知生死是無大得大的一段大事上至人天下至蠢動皆同這一著子直須透金剛圈吞棘栗蓬始得恁麼豈不見阿㝹樓馱性好打眠世尊見而訶曰咄咄何爲睡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係是激發七日不眠失其雙目得半頭天眼噫古人有語云養子不教父之過訓導不嚴師之惰教而不受如之奈何觀他世尊父子一激便發獲益如是可謂嚴師賢弟矣昔者黃龍南

公與僧爲友其友好睡南公好坐其友反責云爾終日恰恰地像三家村裏土地相似學坐禪耶南公起身躬自謝過復坐如故識者知其爲美器以後南公名蓋天下後世聞者莫不敬畏而彼友絕不聞之佛說不放逸功德不如是乎如此則執坐非無益也故智者云四威儀中惟坐爲勝四祖一生脇不至席今人不然將個坐禪爲兒戲不得已隨例上單不散三寸香大似水搖笆樁相似有勸之者乃云昏沉又不是那苦哉苦哉如此見解欲期聖道不勝其難矣豈不謂教而不受者乎若是有氣魄的見恁麼舉便向單上挺起腰骨撐挂眼睛默默分付昏沉的嫡親哥哥你須迴避我斷不與你相狎也把個本參話頭頓在面前如靠須彌山相似不悟不休誠能如是縱不能如樓獄現成四果纔彼南公高蹈也不爲難苟不如此有歲月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他日閻羅大王算飯帳且道合哭不合哭

夏至日普說冬至至日長夏至至日短陰極則陽生陽消則陰長大衆此是天地一年去來增減是名生滅而虛空還有恁麼事麼然天地爲一大天地人爲一小天地既等天地寧有不等於生滅耶要見何者是人身中的生滅只如六根所對六塵不出見聞知覺繇見聞故於中緣塵分別作是非逆順得失取捨如是等種種名相皆名生滅若一念不生回觀常住眞心還有生滅也無所以古人目爲無陰陽地既非陰陽上至諸佛下及含靈等皆具足現前受用奈衆生爲無明所覆煩惱所纏雖然具足不獲受用所以勞他諸佛東西兩土諸大和尚出廣長舌運無礙辯以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辭種種方便調護衆生無非欲令衆生一念不生全體顯現而已兄弟發心出家心標二境祇欲離非取是捨動求靜牽纏意識擾動心海欲望其一念復歸圓覺其可得哉如是擾動不但不得靜功縱饒獲得非非想定猶名凡夫豈靜功之可得乎何也蓋此事非功行所至故佛云如我所說法定慧力莊嚴假如羅漢得八萬劫大定以及漏盡神通無不畢備猶未見性祇目小乘阿難積劫多聞以未見性不能免離摩登伽難是知見性

一著子定慧有所不及也兄弟還有見性者未若也未見則不得草草打哄度時以當平生從曠劫來不知有多少夏至去來增減勘有知者如今日不能了去乃至未來又不知有多少夏至猶未能解脫於中受不可說苦樂昇沉乃得到頭若眞正了得的於中求去來今生死了不可得旣知不可得則知古人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未過關者看看

普說大衆人信我不信非我不信不足信也我信人不信非彼不信信不及也憨山老人語句甚是尖新超今越古爭奈未曾註破祇可自知山僧今日不惜眉毛爲你諸人註破也人之所信信於世間所謂有我有人有身世有眷屬有田產有金帛有名利有恩愛如是之法皆名幻有有而不眞其猶水上之泡鏡中之像陸地之焰空中之花可見不可取而凡夫之人迷情所執妄信爲有以聖智所鑒了不可得故不足信道人所見不同了達眞空本無所有所謂無身世無是非無得失無寃親廓同法界纖毫不得故世人信不及也且聖賢有現量凡夫有比量世間之法若是有者何故一息不來便同隔世毫不可得何止奄息合眼入夢彼此不知如此則凡夫所信是假聖賢所信是眞然有四種料揀若信世間不信出世間者是凡夫信出世間不信世間者是二乘二俱不信者是愚人二者俱信是菩薩然於初心菩薩勢難兩兼當先務其急譬如攫金者不見人探珠者不見水一直勇進得其金珠然後可以利已利人苟顧危亡較利害忖得失思前後則終莫可得也修行之人亦復如是家鄉名利得失恩愛必須一劄劄斷危亡利害一切不顧斯可直進復須識病所謂捨動求靜驅昏散厭事忻理乃至六度萬行禪定解脫以及佛之阿耨菩提凡有大小名相纖悉有重於心者皆名障礙故須一切斬斷直使胸中常閑閑地像個有氣死人相似管教有日保任去在不能如此將個生死二事頓在面前如手握太阿寶劍相似毋論是非好惡提起一揮莫留朕跡自然有入頭日也除不瑣瑣各各珍重

普說今人猶如螻蟻入穴疑爲不是又走出了善知識說言此原不是何時得到穴中去

普說今人胡喝亂喝殊不知古人下一喝時如擧烽火諸侯皆至如放號炮伏兵齊起不是容易的若是紂王因媚妲己喜笑漫擧烽火後來眞正有事所擧烽火諸侯亦皆謂是妄作而不至矣

茶話

雲門結制茶話大衆大凡衲子一動一靜一出一入俱要辨明題目題目分明則修道不致混濫何名題目只如辦茶名爲結制夫結者結同志之友制者制伏狂心假如在家之士無論善良緇素有異非在所結之內便如出家師友攀緣名利涉獵俗務者亦非所結之內惟有發上上志同期出世以生死爲苦以道德爲懷得失不動其心名利不干其慮如是千萬中難得一二者與其結之是爲生死之友也其猶亂世結盟以拒羣盜者一苟得其友矣若不立誓制伏其心雖結奚爲故須制其貪心嗔心癡心名利心是非心得失心罣礙心疑惑心狂亂心一切制伏不令再起如一刀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更無不斷者如是用心不假功程便同本得天然自性豈假强求求得之者得亦不眞說個用功早遲八刻苟無如是利根且把本參話頭頓在面前晝夜挨拶以悟爲期忽爾開明不枉今日之結友也故茶猶齋齋者齊也齊心辦道以茶爲制春秋歃血立盟實有做於道人之意耳

茶話凡學道者猶如種禾日日要見工程以至收割已竟方始放心若是應種不種當耘不耘失其時序欲望其收蕰亦難矣今時兄弟家徒見古人一語之下心地開通牛軸之中義天朗曜便向門頭戶底學一轉兩轉語句以當平生參學便乃放心自在笑傲雲山更不加功謫法不亦難乎未悟之人且置而勿論只如已悟之人豈肯便放其心故曰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故有牧牛之說所言尋牛者卽參扣話頭也見跡者初見靜功也見牛者卽開悟見性也放牛者斷習也牛馴者習氣薄熟也牛睡者忘功也忘牛忘人者證二空也返本還源者得正位也經云十劫坐

道[illegible]佛法不現前卽此位也此乃猶是因心法身未說報身若論報身歷劫熏修相好方乃成佛故梵語盧舍那此云福智圓滿所以南泉石鞏等諸大老有牧牛之說豈是如今這等容易經敎不明一卷公案不透一則出語大似醉人一任便宜自在規矩不循威儀不整於止靜時强坐一炷香坐香纔罷便乃出外閑遊乃云無罣無礙纔上單來便被昏沉及與散亂遞相汨擾却不奈何卽起寄心放逸不知不覺把好光陰差過了也山僧不解佛法所說的都是老實事若肯相悉不枉同住若不相信莫謂山僧不說好茶話古人於朔望前一白住持備茶者謂之普茶普會大衆敘半月之程用考功績也今時叢林徒有備茶之禮曾無考績之說徒費檀信供奉之心住持普辦之念於事何益且天下億萬之中曾得一二出家旣出家已千萬之中得一二發心修行旣發心已千萬之中得一二坐禪我等旣已坐禪不可因循度日昨日已是差過今日不可更踏其穽須猛著精彩此生決要了辦不爾則誓不休也堂外者自作念云佛

會難逢福田難遇大衆難値我等盡心供給不令乏少倘彼得道我等可作得度因緣此只是中根所見若是上根卽不然觀他潙山典座雪峰飯頭百丈開田雲峰化主皆不壞日用而心契眞乘彼旣丈夫我亦爾好事豈可都讓別人做了我等亦當晝夜竭力參扣倘或發明不空出家也大衆山僧不解說法但所擧的俱是眞實如肯依行必不相賺

徑山馮秀才請茶話念地獄苦發菩提心不知者以爲離地獄別有菩提安知菩提云覺覺知爲苦發心求道是名菩提無別有也如世人無知五欲所繫名利所拘恩愛所纒寃憎所縛無繇出期蓋不知爲苦不求出離是則爲迷苟一念覺知發心解脫便乃棄恩愛遠名利斷五欲離寃憎撇家鄉拋妻子抖擻塵勞逕身獨脫可謂菩薩一念發心便登正覺也不意到出家地位反認菴堂廓宇爲家以施主爲親以徒弟爲子多方繫縛如欲坐禪參學不勝其難是昧其初心也更有一等兄弟發心參學爲惡知識所誤或自緣經敎心標二境秖欲離動求靜捨妄取眞除昏

敵散。致使終其身而不能見道者。無他。蒸錄心緣二法故也。豈不聞經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故號沙門。豈無爲法中。有如是等閑名相耶。故我本師爲斷如是過。故說常樂涅槃。故曰。一切法趣涅槃。是趣不過者。夫涅槃者。安樂也。惟安與樂。是人所欲。然有大小。佛及菩薩永捨二死。是大安樂。聲聞緣覺已盡分段。更不受生。是小安樂。譬如世人負千百觔擔。不勝勞苦。一念放下。便覺慶快。是名安樂也。如此則佛及菩薩如擔擔到家者。聲聞緣覺如中路放下者。小大雖異。安樂是同。故山僧常教人放下。諸兄弟猶以爲未盡。反致狐疑者。無他。但求道不眞。厭苦未切耳。若兄弟家或看教著名相。煩心葛藤纏繞。或坐禪者昏散作對。非是成敵。一念放下。便覺痛快也。譬如世間人有極苦事。一念解釋。便知安樂。如不苦不樂人。雖終其身不能自知。修行人亦復如是。有極難。故然後知其爲易。若疑信相半。悠悠自適。莫知所反。望其安樂不亦難乎

天寧寺茶話。世亂始知烈士。志事難方顯丈夫。心所以此法華經。如來在世猶難。況濁惡世中受持演說耶。然受持演說不以爲難。施主捨所難捨。常住辦所難辦。是爲甚難。然施主割其餘分。其難猶易。常住求人之難求。又覺爲難矣。況三五百衆同居。無分田寸土。皆出心力經略而得之。寧非難之至難耶。初非爲已先欲成人。念佛法之將湮。痛慧命之斯絕。故不憚勤勞。建茲勝會。眞菩薩之運心也。然我在堂安享大衆。當思報恩。可爾所謂恩有多種。諸佛捨淨妙土而示生惡國之恩。諸聖賢輔佐助宣之恩。諸祖捨萬死一生求教翻譯之恩。國王大臣匡護之恩。檀那捨所難捨供養之恩。會首常住辦所難辦之恩。恩德極多。不能備述。欲報無他。惟在精勤學道而已。兄弟家進堂兩月餘矣。未審有解報恩者也。未若有則無論佛恩君恩親恩施主常住。一齊報足。所謂一念歸眞日用斗金非分外。若未報得。實謂時飡粒米也難消。然根基利鈍。亦有不等。未可緊言。但不可少其退省。假如今日常住辦茶。是爲考功茶也。老其半月中間得何功業。解得幾句佛法。麼誦得幾部經。麼作得幾件

好事麼。或豁然開悟麼。或念佛純熟麼。有則自生歡喜。無則痛加鞭策。前半月已差過矣。向後不可仍前差過也。若如是者。亦可云報恩也。已若是喫閑飯。鬭是非。造謗書。揭惡欵。損行止。如此修行。實爲魔業。所謂滴水難消。尙不免於地獄。何能望成聖道哉。何也儒門有隱惡揚善之句。佛氏有護善遮惡之戒。若彼有過而謗者。律名有根波羅夷。若彼無過而謗者。律名無根波羅夷。波羅夷是梵語。此云棄。有犯此者。永棄佛法邊外。不復更有沙門名字。夫有根無根謗人皆得波羅夷罪。今時學者。思不及此。無論師徒道友。一有觸忤。便寫揭帖。揑造惡欵。曲盡小心。沿門投遞。縱彼有過。寧不思梵網經云。說四衆過戒。謗三寶戒。學者豈不讀耶。諸方惟尙玄解。而論不及此。余一有聞。不覺痛心切齒。所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非餘外蟲而能食者。緣是而推。佛法皆因自破。豈三武而能破耶。我輩受施主供養。負大衆殷勤。所圖何事。作此行徑。既往不咎。向後切不得如此。若不循諸佛之誡。有歲月夺促君壽。有閻王夺姤君福。甚可寒心。珍重。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四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五

門人　明凡　錄

吳興　丁元公
山陰　祁駿佳　編

頌古

世尊初生

獅子初生便異羣。等閒哮吼好驚人。韶陽冷眼難瞞過。打殺擬圖天下平。

世尊陞座

坐臥行藏本自然。文殊特地逞顢頇。阿誰日用不如此。何故人人作話參。須領略。有交關。山河莫向鏡中看。

世尊拈花

拈起人天盡失措。頭陀解笑樂爲苦。承虛接響謾流

[illegible]作動

傳賺殺兒孫無盡數

女子出定

相逢不拈出學意便知有更欲問如何金毛變作狗

南泉斬猫

是彼是此起論端幸有公心鹽鐵官提起利刀這一剎不知此外幾何般欲顯克家子公案要伊圓豈識

趙州解㩳變草鞋頭戴把人瞞

狗子佛性

佛性有佛性無不許重重唱鷓鴣脚底若教紅線斷達摩元是老臊胡

臨濟參大愚

牛身突跌馬身[illegible]始信婆心丼等閒多口自招三簍

臨風顚鎍是弄韻頇

曹山好顚酒

獅子出窟恣游戲自在縱橫絕諱忌野干狐狠漫歆

隨等閒哮吼驚天地

北斗藏身

罔得希奇答亦巧言前[illegible]得猶遲了人皆愛月夜眠

遲我獨惜花春起早

雲門對一說

對一說休辯別踏著秤鎚原是鐵韶陽靴裏動脚指

宗門教門同話月

雲門倒一說

倒一說六月紅爐飛片雪昨夜海神怒不已一鞭擊碎珊瑚月

法眼指簾

當場擾出膠盆子沒眼韓獹逐塊來若解言前這一著清凉無地可藏埋

德山托鉢

無言音韻語如雷逼塞胸襟祇自迷已得巖頭傍著眼得便宜處失便宜密啓意絕施爲攔頭把[illegible]共維持後來祇得三年活引得兒孫逐隊疑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

愁腸百結事難別啞子喫苦向誰說有語只可訴東風相知爭解心中屈

洛浦云雖在寰閴裏要且無人識

大隱居廛小隱山休將心識欲逃難天書天子簡點
作謎識簡點趙大郎

臨濟云我當時得黃蘗三頓痛棒爾今更思
一頓又安得

三頓直如蒿子拂一喝從教三日聾黃河水是源頭
濁此道方知異別宗

善財參德雲比丘

渺然雲水路途窮進退無尋沒影踪依稀似曲方堪
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宋太祖問僧如來六年成道成得箇什麼僧
無語雪竇著語云將謂陛下忘却

皇帝面前不造次權將狮絮喚狐裘豈知逐語尋言
者輸墨從教入御樓

京寺回祿太宗問僧白馬壇上放光爲什麼
這裏却遭回祿僧不對後有著語云陛下不
忘付囑

寶壇放光京寺火爍正眼看來兩皆是錯只有金輪
聖天子不昧靈山親付托

瑞巖主人公

容谷步虛聲一問還一答覓之無形影音聲又非別
求之不可求撒之不可撒思量惱殺人閑閑彊自歇

婆子燒庵

撲面來時無一物明眼衲僧莫輕忽髑髏一喝三日
聾直下須彌踏出骨

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

一尺水一丈波知恩方解報恩多法堂高叫悔悔悔
恨不當時兩踏何

罽賓國王斬尊者首因緣雪竇著語云作家
君王天然猶在黃龍新和尚云既是作家君
王因甚臂落大慧和尚云孟八郎漢又恁麼
去也

公案參差較不多擬思量處轉譊訛老僧無力資譚
柄只向人前念佛陀

臺山婆子

一指點二勘破彼彼商量都話墮鍈牛自是烱雙眸
擬意思量却差過

皷山赴請

中途折箭有因緣不是安排非偶然。句裏若知虛實意。豈尤雖勇怯軒轅

黃龍參慈明

若有喫棒分慈明不合恁麼道。若無喫棒分雲門不合恁麼道。兩頭如不解。中間空懊惱。若人認得聱哩哩蓮花落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有口道不得。有眼見不及。報汝解空者。不許離聲色

五位正偏

正中偏。啞子喫苦向誰言。開口已招人貶。笑祇應肚裏哭蒼天

偏中正。物物頭頭行正令。信手拈來用得親。擬欲求玄俱是病

正中來。云何石女也懷胎。天明生箇白頭子。九月楊花遍地開

偏中至。狹路相逢不須避。線去針來本自然。目擊道存兩會意

兼中到。動靜不分眞箇妙。著衣喫飰本尋常。却似大蟲裹紙帽

靈雲見桃花 以下四則俱無擇師請

幸哉尋劍客。眼睛淸且直。手捉炤妖鏡。識破玄沙賊

臺山婆子

青草當路出。特地成荊棘。覿面有何故。却云好不識

三玄三要

老儂不識字。錯讀已巳巳。去問大大人。答我渠似你

猫兒偏愛捉老鼠

磁石不吸鐵。眼見水晶瑕。彼彼不相到。和尚是僧家

黃龍三關

佛手驢脚生緣。虛實兩般誰拈。不教徐六擔板。各自看做一邊。昨日前村下雨。今朝火內生蓮。石女呵呵大笑。說破値甚低錢

高峯無夢無想

四大無我心如風。箇中誰是主人公。廓然撲落元無物。始悔從前錯用功

師示衆云。天童和尚頌臺山婆子。可謂只解

推倒不會扶起乃作三頌

趙州婆子作用通天用而不用談而不談聖莫能測鬼莫能宣便是諸佛口掛壁間且道何以如此若知燈是火拍手哭蒼天

同道方知路坦夷莫教脚下意遲疑欲從舌底求消息辜負先賢不借機

是賊識賊當行識行傍觀者咽知味者甜臺山路直何用商量欲問如何北斗南看

世尊陞座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既有知音者下座脫袈裟

大顚扣齒

寰中端坐定龍蛇扣齒一般兩樣價半是文公半座元一賽拈來同一賽

孚上座勘鼓山

口行人事探頭過便乃翻身入賊窩不是雪峯知的確雙雙跳入是非窠

德山托鉢

托鉢無言方丈去諸方慢謂失便宜不是巖頭傍著眼從教後代逐狐疑

九峯侍者不肯泰首座

元座功成一炷香豁然脫去現空王九峯縱有渾身口欲問無門論短長

婆子燒庵 刻城周九賓求頌

撲面來時無一物明眼衲僧莫輕忽屈屈若是臨濟擒出骨

德山棒臨濟喝這箇婆子與並列堪笑韓獹逐塊徒浩浩商量無盡歇

明得目前事老婆賊已敗打出虛空髓莫教尋內外

撲頭撲面機如閃電擬欲相酬郎已不便

長水問瑯琊清淨本然話頌

騎賊馬奪賊鎗於中無事可商量不知長水何緣故留得淸名萬古揚

瑯琊不曾言長水無可悟八字如打開兩手相分付

宋太祖托鉢問丞相王隨曰大庾嶺頭提不起今日爲甚麼在朕手裏王無語

貧人思舊債美曲換新聲切勿隨他語休論鉢重輕

臥雲深處不朝天

一眞法界本無方。南北東西個裏圓。學意已知千里隔。若欲凝然墮聖顚

漢月問再參馬祖因緣。黃蘗云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又仰山云。此是顯大機大用。請問如何是大機之用。師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 以下十七頌俱漢月請

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語下便知人。看孔方著楔

如何是大機大用。師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

句裏藏機作者知。不教野干逐狐疑。三日耳聾猶是鈍。饒他吐舌也名遲

機用則不問。如何是大的道理。師云石女兒生子。卽向你道

擧意便令三界窄。無心凡聖總包含。泥牛昨夜狂心起。觸碎須彌跳出欄

旣有大機之用。如何是大用之機。師云入門便棒。不名性躁

霸陵橋斷數張飛。百萬曹兵箇箇疑。多智張遼雖識破。劉君早已渡江西

進云更有問頭。今世所略。請和尚慈悲具答

問馬祖而下賓主句具在再參公案中。請問何處是賓中主。師云擬欲買草鞋

隨流認得性。何喜復何憂。逢場去作戲。不必起閑愁

何處是主中賓。師云著衣喫飯

使婢呼奴出現成。隨緣成辦任天眞。若人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何處是主中主。師云舌頭短三寸

朝堂獨坐無人問。四海馳名天下歸。善理萬機隨意轉。龍牀穩臥許誰知

主中主從那裏得來。師云嘗年不出戶

本是深宮養聖軀。自始緣終步不移。當處湛然來去絕。欲求解會喪全機

興化悟契棒因緣

觸著磕著知痛癢。爺死娘埋全無伎倆

雪峰是什麼

有語無語總是關捩思量處隔千山同生同死繇他說漢語胡言當等閑

有句無句

開口咬著舌不待他人說擧意便知親活驚殺好笑殺

道吾捺倒

逐他言句覓疎親電光石火解翻身記得古人曾有語不知誰是我般人

鐵牛過關

千斤擔子人嘗放這箇疑情脫下難若解竿頭重進步脫盡廉纖方始閑

華嚴上堂

說過單刀直入何緣賊來不識若知諸法如夢於中何有得失

鹿門問楚和尚

解收不解放就地轉身難若識其間意前三三與後三三

婆生七子

呈橈舞棹出蘆叢活計扁舟送順風不識老婆何似者聖凡直使兩無踪

疎山造塔

旱地雷聲靑天霹靂兩箇古錐都來是賊

工部石帆岳居士室中四壁皆書太極圖師與一頌云

六九繇來別兩儀分形設象示羣迷爭知太極前前事尼父猶云莫我知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五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六

門人 明凡 錄

吳興 丁元公
山陰 祁駿佳 編

問答

僧參師問你行脚事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畫破圓相僧敲卓三下師畫一圓相僧又敲卓二下師又重

畫三圓相。僧以手抹却。師云離此之外別道一句。僧擬議。師便喝。

僧問如何是差別一著。師云當斷不斷。僧無語。傍僧云某甲斷得。師云作麼生斷。僧云適來肚饑喫飯。如今甚飽。師云亦未斷得。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笑之。

雲棲大師舉高峯海底泥牛話問師。師將傍僧推出。乃云大衆證盟。

師問雲棲大師。婆子燒庵。這僧何不將錯就錯。大師云將錯就錯。豈非大錯。

鶴林詣五臺參達觀大師。盤桓夜深。大師云你信得及麼。林云信得及。大師云既信得及。可將法華經抛入尿桶內去。林如所言。諸方疑駭。後師特往問林有此事否。林云實有此事。師曰你當時見何道理。便恁麼來。林曰我當時聞大師語。忽憶善財參勝熱婆羅門因緣。便乃如此。師曰如今還有疑否。林曰此是地獄之因。豈得無疑。師曰我今問你。你須實答。汝信得及否。林曰信得及。師曰汝眞信得及否。林曰眞信得及。師曰既信得及。劄取頭來。林不知所措。師便喝。後舉似達大師。大師驚云阿耶阿耶。鶴林萬劫地獄。湛然一轉語已出之矣。大司馬吳本如云不然。如荊軻刺秦王。須得樊將軍頭。將軍與之。倘鶴林與之。師作麼生。師曰誰是其人。本如罔措。大師云司馬又輸却了也。

雲棲大師問衆。亡僧遷化後向什麼處去。衆下語皆不契。師云多謝和尚壐念。一衆改容。

若虛問百丈在扭鼻處已領自己。云何後來耳聾三日。師曰末後一著始到牢關。曰請師落草。師曰此是他家極妙處。今時人多只認自己爲極則。不信向上一著子。語次偶聞雷。若虛指鉢盂。師云如何是末後一著始到牢關。曰不會。師曰不但降龍亦能伏鬼。

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師曰輕打我輕打我。一客云我會也我會也。師云你作麼會。客作驢鳴。師休去。

喫芋次問客。天是禪地是禪。且道芋頭是禪不。客拈起芋頭。師曰未在。客云師意如何。師拈起芋頭擘面便擲。

禪衆參問。不恁麼問時如何。師曰是戲論。問恁麼問

時如何師曰也是戲論問恁麼不恁麼問時如何師曰亦是戲論問不恁麼恁麼問時如何師曰總是戲論曰還有不戲論事否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戲論句師曰這箇是戲論曰和尚忒欺壓人師曰也有恁麼人肯恁麼來

神珠問即此用離此用某甲極看得妙師曰此是甚麼人語曰是百丈師一喝珠曰師是曹洞宗何以如此師便打趂出

僧問萬法皆我爲什麼轉得轉不得師云牆外是什麼僧擬議師曰又道萬法皆我

師同大司成陶石簣無念師向火次石簣曰無念師在阿師得力句乞爲舉似師曰向火背猶寒

李次公問老師還驗得某甲麼師曰你是箇無主孤魂陶石簣曰他是有主的師不答次公云老師安知某甲無主師曰好箇有主的

麥浪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檀越人家作頭水牯牛去曰只恐不能拖犂拽耙師曰你肯承當我使休曰帶得這些人去麼師曰帶得曰作麼生帶得師曰大家銜取一莖草

麥浪舉黃中丞訪少林和尚未下轎便問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雲門大師云若被老僧看見一棒打殺餧却趙州狗子貴圖天下太平我今日要一棒打殺和尚和尚還作麼生少林無對彼時若問和尚和尚作麼生道師云待中丞脚跟點地却向他道

問古人道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三乘十二分教一千七百公案俱是鴛鴦如何是金針師拈起淨瓶云這箇是淨瓶云這箇亦是鴛鴦不是金針師云却被汝道著

六禺問和尚未到此間大衆未集法會是何境界師曰門對陶公嶺如何是法身師曰背倚秦望山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開口道不得曰道了也師曰好狗不逐塊又問世尊拈花是敗闕和尚上堂不惟拈槌竪拂抑且說長道短是敗闕不師曰被汝勘破曰如何得無敗闕師曰喫三頓飯曰猶是敗闕師曰喫飯又恁麼去也乃曰師僧家不解歇心只管於自心起種種異見若是坐得斷的佛來也三十棒魔來也

心 趙州疑南泉

三十棒進曰既云坐斷爲什麼佛來也打魔來也打
師曰只爲喚作佛喚作魔所以不得不打
師至杭州聞谷師慧聞師等諸知識法師及緇紳護
法各命侍者持柬迎師慧聞法師柬內云今日大衆
欲與和尚作家相見和尚若來巳塵情識和尚不來
爲缺慈悲師閱畢即將柬簡一齊扯碎正色厲聲云
這些客作漢敢於老僧處納敗闕耶師至即陞堂正
立慧云和尚莫要般門弄斧師與一掌云速道速道
慧面赤無語師云死漢聞谷師遂率衆作禮
師同達觀大師月川和尚大司成陶石簣大中丞左
心源內翰黃愼軒中允曾仲水朱友石嘉興寺玩月
次愼軒問馬祖南泉百丈玩月因緣乞師一語師曰
你睡我立不得爲說愼軒亟起謝過二師皆云吾下
語不如此人
吏部袁六休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曰莫謗趙州
曰如何是謗師曰蒼天蒼天
巡漕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如何是金針師曰我在京都走一遭未曾遇著一個
人蘇擬進言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僧問禮拜是問訊是師云隨汝顛倒僧便喝師曰成
個什麼僧禮拜
推府黃橋海問梵志與世尊論議梵志拂袖而去中
途有省謂弟子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墮處
麤是見不受負墮處細如何是負墮處麤負墮處細
師曰連我也不會黃無語
推府李九疑問何故衆中無一人發問師云他們都
是佛曰何謂也師曰問即落第二門僧問曰除却門
風方便外別有爲人處麼師曰我不如一切人曰何
故不如師曰他無方便
進士黃石思問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布鼓當軒誰敢
擊曰如何是活人劍師曰雖然後學也堪爲又問教
中云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且如中間事作
麼生師曰只可自知又因福城寺山門回祿問曰盡
道金剛不壞身這四個漢那裏去了師曰壞者不是
金剛曰這個聻師曰不可以色相見如來
海眼問和尚到城中穿得幾個髑髏師曰兩三個海

伸手索云將來與某甲看師曰從人索者不是好手」
僧問某甲二六時中不念佛不參禪不看教不斷妄
想不取眞如但饑來喫飦困來打眠任性自在可合
道否師曰彼圓覺性非任有故說名爲病曰如此則
一切皆出四病不得如何修行師曰一切衆生皆證
圓覺

問有情化無情佛性甚麼處去也師曰有情化無情
曰佛性覺師云什麼處去也曰有情化有情因什麼
爲變化師曰有情化有情

問佛法卽不問和尙作麼歸方丈師曰不歸方丈曰
爲什麼不歸曰衆生病故

方伯沈東華問宗作麼生講師曰山僧從來不會舉
口曰這句就是宗了師曰我也不知

問乍會時有賓主否師曰賓主歷然問還分別否師
曰兩眼對兩眼

問性宗與相宗是同是別師曰番手覆手

問睡快活講經快活師曰都快活曰快活在內在外

師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曰不要把我們

儒書用師曰我是尋嘗語居士自作書會

問性宗內緊要處乞示一二師曰性宗無甚麼緊要
處

問周海門相會否師曰嘗會曰他是道學耶禪宗耶
師曰道學曰恁麼則不合也師曰在天而天在人而
人

晉陽張翰林問世尊幾時陞座師曰未審居士什麼
處聞世尊陞座來居士擬議師曰處尙不知要問幾
時

師與王進士持論金剛不壞身傍僧曰恁麼學唱則
佛法掃地而盡師曰若是師子定不恁麼曰亦有野
干肯恁麼唱師曰正是正是曰肯承當好師曰你承
當我承當速道速道僧擬議師喝出

問脚不踏枝口含樹枝下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
答他則未免喪身失命未審和尙有何方便通個消
息師曰我定是無命的

問央掘摩羅持佛語云我從無數劫來未曾殺生女
子爲什麼便生下師曰你曾生下曰恁麼則在腹中

好沒奈何師曰生下則不復更恁麼也

師一日嘆曰處世若探湯不如歸去好僧曰到什麼處去師曰知得的是我同參

僧問祖師禪如來禪是同是別師云古越是杭州曰恁麼則同也師曰長江分彼此

僧問此身敗壞後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曰問這等大事更禮三拜不與你說僧禮拜師云止止是什麼處安身僧擬議師咄之僧復跪求示師云去佛也奈何你不得

僧問門外人還許入否師曰你幾時在門裏僧禮拜師曰好話問不盡

僧問本來面目作麼生得見師曰你是無面目漢曰某甲何獨無面目師曰若有面目何更求見

火頭問灰塵滿天何時得清淨去師云且燒火

抱朴參禮拜起便問此間多衆不知有幾個師子師云人人都是佛抱擬進語師搖手止之

南明求作不靈務侍者師曰老僧這裏無卓錐之地南擬議師搖手止之

麥浪指南侍次師召指南老僧四大不和汝能療之乎南云蒼天蒼天召麥浪汝能療之乎麥云噜語作麼師云不如這個不識字的

雪庭參禮拜起便問和尚在此作麼師云殺人雪云有這等手段師云五六年不見只道你鼻孔向上了元來猶作這般去就出去

問如何是吾無隱乎爾師翹足云你看我脚底下有多少紋路

問如何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拈絲縧云此是杭州六分銀買得的

師與俗人言論次有居士云和尚如何恁般說師曰他不要佛法的他若要時以手插入襟內勢云便恁麼了

師輪數珠言論次問曰師手輪數珠口與人說爲是念佛爲是說話師拈起數珠云手中若是一把刀你便道我殺人也

弋陽張弘所居士問如何是放過一著師曰且請餅曰猶在這裏師曰山僧自來不恁麼曰如是則超越

令師乾師曰居士莫塗汚人好
問虎生七子第幾個無尾巴師曰祇這無尾巴僧求頌師頌曰問答總無差如將扇子遮來人須覿面莫看扇中花
僧問如何是一老師云昔人猶在非昔人自是兒童見不眞問如何一不老師云除却幻身見端的不知誰是白頭翁問如何是親人不得度師云一念生心成聖礙問如何是渠不序親人師云全身放下孰爲親問如何是不借別人家裏物師云有語還成妄無言未是眞擬欲求玄旨直是眼中塵復有一偈總答云去年此日見荷花此日今年入事別總是自心生巧計欲分兩人無一舌
學九峰勘首座因緣問僧休去歇去則且置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僧云錫杖掛牛頭袈裟包狗骨師云不然他若問我我便喚他禮拜著待他禮拜起向他道你作得我侍者
柳鴈田居士舉張天覺頌本因緣師問曰如何是頌本士復舉頌師應聲一喝云喚作頌本得麼

問和尚要作菩薩麼師云不要進云爲甚麼不要師云你若要頭目髓腦我將個什麼與你
同麓亭居士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意旨如何麓云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師曰此是文言要會古人意未在傍客曰克己復禮是物格否師搖手
問僧如何是劫火吹海底山鼓風相擊僧掀倒禪床師呵呵大笑
僧問路途之樂終非到家如何是途路之樂師云開口成雙撅揚眉落二三如何是到家之事師云要頭截取去
問大千沙界海中漚離却水如何是漚師云如何是你離的水
師輪數珠次僧問和尚何不放開猶乃捏聚師曰騎馬用拐拄問如何是遙途挾帶師舉數珠示之問如何是妙挾遙宗師亦舉數珠問挾帶妙挾是同是別師亦舉數珠問莫遮個便是麼師曰是則斬取去問如何是圓相師曰大燒餅問如何是暗機師曰瓷骨峰問如何是義海師曰半山亭問字海與義海是同

是別師曰別則兩箇不別一雙問如何是意語師曰
啞子呪人問如何是默論師曰溫伯見孔子問如何
是回互師曰孝子諱爺
師乘凉次嘆云如今祖師禪却被諸方混亂我今只
說如來禪僧問祖師禪如來禪是同是別師云一點
水墨進云意旨如何師云兩處成龍
問德雲常住妙高峰善財如河參不見師云對面不
相識進云如何別峰又見師云學意便知有
問如何是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師云若要我說滿面慚惶云某甲不會請和尚落草
師云莫向聲色上會
僧問情與無情同一體如何是一體師云併却咽喉
唇吻你道將無情的來看
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云有口不能道
問如何是生死中不生死的道理師云舌頭短三寸
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穿衣喫飯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正色厲聲數其往事僧作
瞋告辭師曰汝問未磨時如何且磨此一點僧復住

僧問明知生死是不生之法爲什麼却被生死之所
流轉師云只個是數珠曰某甲不會師云不會却好
僧學鶴林素因僧敲門素云是誰云是僧素云非但
是僧佛來也不著今問和尚爲什麼不著師云當面
被瞞又云我當時若在但云謝和尚慈悲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一輪明月炤姑蘇
僧問古云我若一向舉揚宗乘則法堂前草深一丈
和尚又如何教人師良久曰道什麼傍僧復理前問
師曰我若一向舉揚宗乘則法堂前草深一丈
僧問一路涅槃門乞指個路頭師曰那個是御愛峰
僧問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如何是
不取無非幻師不答別與傍僧言訖却問汝適來問
甚麼僧學前問師云你欠伶俐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稍覺純熟但不能廓爾無
礙未審如何進向師曰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
重七斤你作麼生會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
師至半堂訪無念師問云古人道如紅鑪上飛片雪
相似且道古人還具透關眼也未念曰我不見有什

麼古人師急指曰背後灪念休去

僧問維摩與文殊譚不二法門是默然不是默然若是默然文殊則爲剩語若不是默然則維摩一場空設意旨如何師云他與你做奴也不彀

僧云念佛不斷頭了師云放進云教某甲如何放師云再放僧再求方便師揭起裙云夘在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是你這聲問

問諸法如義乞師一講師云講的不如

師入堂勸衆一僧以手指作二圈相置眼上師搖手云不是一僧彈指師搖手云不是一僧出未開口師搖手云不是一僧近前師搖手云不是不是僧即禮拜起師云我與你說甚麼你便禮拜時有病僧拋出蒲團師作驚駭勢云一堂人不如這個病僧

有瞽者求開示師拽其手指云此是椅此是桌瞽即禮拜師云一堂人不如這瞽者

一時雷擊八人僧問八人被雷擊意旨如何師曰大作用進云天不蓋地不載造什麼罪師云大地黑沈沈

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師顧傍僧云他悟了也進云畢竟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師云化緣進云化緣後如何師曰獃呆去

僧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體露金風進云如何是向下事師云驢前馬後進云如何是驢前馬後師云奴見婢殷勤進云如何奴見婢殷勤師云拖泥帶水進云如何是拖泥帶水師云七手八脚進云七手八脚如何師云三十痛棒

師入城見一瞽目僧端坐街側師向僧禮數十拜復撫其背云莫忘却僧合掌云阿彌陀佛時市衆圍繞問曰此是何人師曰此是一尊古佛

陶石簣遺師犀帶有俗士擬騙試問云和尚是大修行菩薩當受我禮拜師云我不是修行菩薩不必禮拜進云和尚豈不是修行菩薩師云我若是修行菩薩汝等魔王皆來割肉士皆慚色而去

居士問父母未生前請師道一句師曰不可全靠老僧又問如何是直下見性師曰這問也不少日不少

個甚麼師曰問我即不得

麥浪問如何是善財參遍處黑豆未生芽師曰不答曰何故不答師曰答即芽生

僧問如何是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拈拄杖云這個喚做什麼曰拄杖子師曰又道離諸名相

僧問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曰拈鎚豎拂言談語句都是智如何是不到處師曰此是甚麼人語我不記得汝試舉看曰此是智如何是不到處師曰汝欠伶俐何不審他來歷良久曰汝更欲問那僧擬進語師推開入室

僧問既是獅子兒爲什麼却遭狐狸咬師曰被汝一問直得口塞曰爲甚如此師曰若是獅子決不逐塊

寶林講法華經師偶入寺衆請師講金剛經師曰你們已講法華經了又要我講金剛經那衆再三請師曰你們走開乃打一筋斗衆大笑問云老老大大如何打筋斗師云我只要你們笑一面

明翮問亘古亘今我信無有第二人爲甚麼公案透不得師云汝有甚麼公案透不得舉來看翮擬開口師云去去汝不是好人

周華頂居士問今日別去後何處相見師曰途路要珍重

僧問頻呼小玉原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如何是聲師曰這個不是聲

僧問不落生滅時如何師曰不答曰豈無方便師曰方便即生滅也

問僧南泉斬猫意旨如何一僧呼名一僧推蒲團下地一僧云二人已道了教我道個什麼師曰可惜許曰何謂也師曰一語下徐州

僧問馬師一喝百丈三日耳聾爲復明大機爲復明大用師曰一般米麵曰意旨如何師曰緣人造作

僧問某甲看個無字話頭不曾得個入處乞和尚方便師曰難得個不入頭的

僧問某甲昨日洗浴得個境界祇是說不出師指童子曰是伊也知得麼曰他也知得師曰若是知得決定不隨人所轉

僧問無夢無想處如何是某甲主人師云你名什麼

僧云大化師曰你且去

僧問木叉和尙道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當時若問和尙作麼生師云這野狐精又云我定是沒有性命的

僧問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且如心意識作麼生離師曰將心意識來我爲汝離曰將不得來師曰旣將不得來要離作麼

僧問無夢無想時主人公在什麼處師曰即今主人公在什麼處僧擬議師喝僧禮拜師曰這一喝本該你喝

僧問如何是超然不借借師曰我聽不淸你再問看曰學人不肯在師曰這個是借僧喝師曰猶是借僧又喝師曰猶是借僧曰蒼天蒼天師曰百喝後作麼生僧禮拜云推散大衆去也便歸衆師曰伎倆祇如此

首座問未有之言請和尙道師曰寧犯國諱不可斷舌

僧問如何是大用師曰打殺千萬人不名性燥漢

麥浪問如何是無住本師舉起拂子麥云無住還有本麼師云汝適纔問甚麼麥云無住本師云還有本麼麥禮拜

麥浪問如何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云汝年多少麥云與和尙同條生不同條死師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童秀才問弟子心中如有一件道理只是說不出師曰是說不出那曰說不出師曰瞞我耳聾

僧問四大脫落更有何物師曰我聽不淸再舉看僧擬再舉師曰是無那

鮑性泉問如何是脫生死的句師云兩眼對兩眼曰兩眼對兩眼後如何師云你不說我不問曰不說不問怎麼脫得生死師曰正恁麼時把將生死來與汝脫

方浪如問如何得不以緣心聽法而得法性師曰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方乃蓋天蓋地曰如何是自己胸中流出句師曰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斟不濕羹

僧問明知遮一著子却又承當不來病在何處師曰擬欲求玄旨還如値木盲

僧問達大師問雙寺住持遍大地是佛身且道佛身在什麼處住持無語意旨如何師曰却被住持靠倒曰爲甚麼大師打住持師曰這個是屈棒曰何謂也師曰合是大師自喫

師覲水次麥浪問天人見爲瑠璃魚龍覩爲窟宅和尚見作甚麼師云水麥云恁麼落在人見中師云好聰明

僧問從緣薦得相應疾古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如何得相應師云豈不聞從門入者永無退失問就體消停得力遲若消停云何不得力師云擬尋思處轉看訛問嚮起本來無處所既是無處所向什麼處嚮起師云你也問不到我也答不到問吾師暫說不思議既不思議將何暫說師云因不思議故問南泉云還鄉自是兒孫事大慧云末後輸他弄一場如何師云憐兒不覺醜問南泉大慧是同是別師云一條柱杖兩人舁

問三世諸佛爲什麼不知有師云太尊貴生問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云太貧賤生

僧問云乞和尚指示心要出離生死眞實的義師曰從來無一字與人僧禮拜

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師竪一指僧云此是境師曰又被雲遮却了也

僧問因正果正爲甚麼調達於地獄中受三禪天樂師云這個不屬因果僧求頌師云這個不屬因果鑊湯爐炭裏坐剛道衆苦不到佛眼何曾識我

曹源與淩虛自金粟來師問曰昔者三佛辭五祖祖曰汝去向後患一場熱病始憶老僧在後果病自知從前所用不得力還復祖山汝病中作麼生源曰我祇是病無作麼師曰我卽不然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祇看不病的源曰蝦跳不出斗師曰你要藥與你一帖大黃源曰蒼天蒼天師曰芭豆最好

僧問弟子遠來訪道求和尚開示師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得僧曰見人訪道我亦學訪師曰不可隨人脚根轉好僧禮拜

馮居士問南宗鐘聲有相無相宗答東風東響西風西響宗說問和尚鐘聲是有相的是無相的師云鐘已鳴矣風已過矣說甚有相無相進云鐘正鳴風正生時如何師云徒勞側耳

雲南僧圓明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意旨如何師云總不繇別人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以肉還母然後於虛空中現身爲父母說法如何是那吒本身師云休認娘生皮袋子問劫火洞然大千沙界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壞即不問如何是不壞的道理師云四大問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樹上一枝金是何境相師云莫作境會問境繇能境境逐能沉能境俱忘復是何物師云不得喚作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且道須彌山如何轉師云喚作須彌山即不得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如何是經師云如是我聞問六祖明鏡非臺之語透關久矣三更遮回不令人見此必有所授受之事非謂說經學者可以默驗且道授個甚麼師云之子相逢處不許外人知

師問石雨如何是一口道不盡的句雨云早晚禮拜和尚也是尋常事

復問石雨趙州道無字意作麼生雨云和尚喜著棋某甲粗知師曰道有又作麼生雨即頌家家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擲却頭巾頂却褌師復問三宜宜呈偈佛性無佛性無秤槌落水不曾浮知得趙州端的意拍手終朝唱鷓鴣

漢月問興化在三聖爲首座嘗云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聖云具個什麼眼便恁麼道化便喝聖云須是你始得後到大覺覺問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你憑個什麼道理便恁麼道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相逢覺云我昨日疑你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再喝覺亦打化云我在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云這瞎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化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請問如何是三度痛棒的道理師云觸

著不知疼問雪峰見僧來雙手托門放身出云是甚麼僧云是甚麼峰低頭歸庵僧到嵓頭過夏後問頭頭曰雪峰與我同條生不同條死欲識末後句祇這是請問同生同死與同生不同死長處何在師云翳張三黑李四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問悟曰相隨來也請問如何是相隨來也的道理師云爾今口雖不言文字已形問道吾捺倒爛泥裏有判者云也只是館驛裏撮馬糞漢請問如何是馬糞師云不可咬名嚼字問古人云鐵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惟有尾巴過不得頭角前蹄俱不問如何是後蹄如何是尾巴如何過不得師云過問守廓侍者到華嚴值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廓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廓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請問華嚴敗闕在甚處師云杓卜聽虛聲前言何在問守廓到鹿門見楚和尚與僧話次門問楚曰你終日披披搭搭作麼楚曰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各休去廓云你看這兩個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請廓問云老僧適來與楚闍黎賓主相見甚處敗闕廓曰轉見病深門曰老僧自見興化來便會也廓云和尚到興化某甲爲侍者記得與麼時語門云請舉看廓遂舉興化問和尚甚麼處來尚云五臺云還見文殊麼尚便喝化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作麼尚又喝化不語和尚作禮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尚和尚早去也化上堂云你看這個漢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來廓云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門云興化當時因甚無語廓曰見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已去也門特煎茶告衆曰參學龍象直須仔細請問如何是斷貫索如何是不會賓主處師云羚羊掛角處獵人徒自疲復總答以偈曰佛祖機關無一言擬存迷悟隔千山爾今大地舒長舌石女拋梭最後關

僧問法華經中光明普遍炤河沙如何眉間白毫相光單輝東方萬八千土師云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問日月燈明佛還入暗黑地獄也無師云入
問知法嘗無性佛種從緣起既是嘗爲什麽又道個
無既無性爲什麽道個從緣師云開口成雙槪
問惟有一門而復狹小門在什麽處師云天無二日
人無兩心
問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如何是法華經藏
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問多寶佛塔云何容二如來師云開口便覺多
問佛塔示現何必化身遂集師云脫蠹廉纖始到不
知
問諸佛問訊何以獨遣侍者師云也須得傍人著眼
問龍宮示化畢竟女子意旨如何師云爲他閑事長
無明
問龍女具什麽巴鼻便解獻珠師云那裏聞他消息
問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古人謂回互不回互之
旨作麽生會師云要會去轉遠
僧問楞嚴奢摩他三摩禪那則不問如何是妙師云
不妙

問學金色臂不知此臂是三觀中那一觀攝師曰逐
物生心
問維摩經云惟留一床寢疾而臥未審是何疾症師
云學心隔千里
問文殊普賢還落諸業習氣也無師云豐
問金剛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未審諸相與非
相是同是別師云是
問香水海中還容乾屎橛也無師云却是微塵內世
界
問維摩默然不知正恁麽時侍者在什麽處師云隨
來也
問如何是曹洞門下賓句師云走盡千山及萬山問
如何是主句師云獨坐壺中無伴侶
問起信論云不依形色不依氣息不依於空不依水
火風不依見聞覺知畢竟依箇什麽師云三個胡孫
弄播箕
僧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云四季皆有月秋來分
外明

問婆子燒菴已後三年復造悟得個什麼師云清風度竹林

問前三三與後三三請問和尚多少數師云膫子長三尺

問海底泥牛啣月走岩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其中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未審那一句是師云你自領去也

有僧問某甲從五臺來求和尚開示師云五臺山寒冷冷老僧不敢觸脚進云某甲離五臺已久師云各自領出去僧禮拜云和尚亦如是

僧問某甲從淮安來求和尚開示師問云汝鎮江來麼僧云是又問汝從蘇州來麼僧云是師云一路說得分明如何又求開示僧云不會師云好個不會僧又問參禪與念佛是同是異師云自已尙不會管他閑事僧無對

師問僧日嘗用心處僧曰若問用心只得無開口處師云你瞞我僧曰終不敢誑和尚師云好你且這等去師復云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塵說剎說熾然說無

問歇何處不是開口處你又道無處開口進云和尚又恁麼道過也師云你若是啞的便不與說僧無語

僧問兩口一無舌意旨如何師云與汝說破了也進云求和尚再通方便師云方便已竟

問如何是鎮海明珠師云昨日被人索去了也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

問如何黑月即現白月即隱師云汝即認得一半

僧問學人信得自已本來是佛不假造作不用安排為何不得轉身吐氣師云汝信得自已作麼生信得僧無語師云還是不曾信得及在所以經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僧云和尚教人放下學人於放下處有省師云汝作麼生放下進云大地無寸土師云汝還未識放下在

僧問白刃劈面來時如何師便掌云這是劈面來時的事僧無語

（白刃或作學人）

僧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有言句俱名揀擇未知和尚以何示人師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

僧問恁麼也不得悉唎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蘇羅

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嚧唎蘇嚕娑婆訶和尚教學人放下個甚麼師云優鉢羅花三千年開一遍僧禮拜問云古德說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和尚如何教人放下師云古人教人疑老僧教人放下僧云本來無有放下個什麼師云放不下擔了去僧問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和尚在這裏又說什麼法師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僧問古人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如何得道師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僧云和尚也不道師咄之僧禮拜

僧問某甲欲識佛未審佛在何處師云遠天下問其僧速禮一拜師云你這一拜被人家活埜了也進云一向聞名今日覩相師云還是聞名好進云也須親見始得師云不得以色見我不得以音聲求我你作麼生見僧一喝師云是聲僧又喝師云是聲僧云和尚作麼生師默然僧便禮拜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進云老老大大說這個話師云你見我說個什麼僧便出師云你却會迯走

僧問如何是靑州女三棒鼓師云趙州膫子如驢大僧禮退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離了古人言句請和尚別道師云韓文公進云如何是韓文公意旨師云晝夜一百八

僧問本來無迷亦無可悟不落言詮法爾如是和尚如何開示人師云你費多氣力作麼

僧問亦不惺惺亦不寂寂求和尚開示師云如何是你主人公僧默然良久師云死水不藏龍傍僧出問如何是活水裏的龍師云正是時僧禮拜

僧問父母未生時有十八個兄弟阿那個是主人公師云你是無主孤魂進云作麼見得無主師云有主不須問

師茶話次有僧禮拜了起云昨日偏衆解制了特來謝和尚師合掌云恭喜恭喜進云和尚不得謗某甲師云如何是解制的道理曰仲冬嚴寒請和尚萬福師云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再道一句來曰請和尚且喫茶師云不是不是進云大衆散去遂和聲歸衆師

乃笑
又僧就卓拈碗問曰放下個恁麼師云擎起來僧擧
起師云又道放下
又僧伸手問曰放下個與我看看師云擔取去僧擧
手示之師云放下
僧問古人不出山門向莊上喫油餈爲是神通三昧
爲是法爾如然師云你那裏見古人進云今日見和
尚爲人師云若是獅子決不逐塊進云恁麼則撮土
焚香去也師云老僧無骨頭軟妥妥憑你咬嚼僧無
語
傍僧出云一堂大衆被你老漢弄得七顚八倒將爲
別有長處元來只如此師云什麼如此進云明日上
堂擧似師云何不現前拈出僧即吹滅燈火師云吓
見鬼僧擬對師便打云你若向古人一切公案三藏
十二部教與隨擧則劈口頌得覿面轉得我也許你
進云某甲不曾看過語錄師即擧孚上座勘鼓山折
箭因緣你頌看僧無語師叱僧退即頌曰口行人事
探頭過便乃翻身入賊窩不是雪峰知的確雙雙跳
入是非窠
僧云承和尚賜我寶劍已得天下太平特來禮謝和
尚師云如何是太平的句僧云如金鐘相似師云不
是不是僧無語師云你問我僧理前問師云石女生
兒僧禮拜
僧問祖師遞代相承還別有麼師云有進云如何是
別有師云得我檀越人家作水牯牛即向汝道進云
某甲亦同異類中去也師云又向古人舌頭上咬嚼
僧無語
師輪數珠次僧問即此用離此用如何師云馬祖來
也進云馬祖來作麼師云直得你三日耳聾
僧問奄提遮女問文殊云明知生不生義如何又被
生之所轉殊曰其力未充此語還是義路麼師云義
路進曰請和尚道師云那是禪堂此是方丈僧禮拜
僧問有一物明歷歷佛祖覷不破大地無人識常在
舌頭尖盡力吐不出請問和尚吐出也未師云你吐
出了也進云百年三萬六千朝翻覆元來是這漢如
何是這漢師云欲問這樣道理也須禮拜始得僧便

令堂堂應作瓊瓌

拜師笑曰正是這漢
僧問金殿堂堂卽不問驢胎馬腹事如何師云你是其人進云恁麼則任物逍遙去也師云切莫強作主宰僧禮退
西堂瑞白問大衆齊齊燈燭輝煌請和尙指示師云有眼皆見進云恁麼則個個成佛去也師云你眼不瞎又問萬竹林中事卽不問石傘峰頭意旨若何師默然瑞禮拜又問祇如萬竹林中事又作麼生師云三莖四莖斜七莖八莖曲瑞云萬竹林中與石傘峰頭是同是別師云三莖四莖斜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七莖八莖曲瑞禮拜起云佛法已蒙師指示正偏不落有無機師云不落正偏你作麼生道瑞便問訊歸位師云去
僧問疎山恁麼道意在什麼處師曰龜毛長數丈進云羅山恁麼答意在什麼處師曰錯過撐天柱
僧問云黃龍南禪師三關語隆慶問答後再無人轉語請和尙再轉一語師曰天下無一人答不得進云某甲不會請和尙方便師云萬兩黃金雖買個不會若將個不會答他無有不是僧曰眞個不會望和尙答師曰若如此一一問將來我爲汝答問云人人有個生緣上座生緣在什麼處師曰我是越州人問我手何似佛手師云草枯鷹眼疾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人老不知心（有頭錄古卷中）
僧問父母未生前本來無有色身山河大地爲什麼忽生色身山河大地師曰卽今那個是你色身僧擬再擧師咄之僧禮拜
師問六休袁居士云德山托盋因緣張無盡居士頌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既不因授記爲什麼只得三年活居士還有疑不士曰有疑師又擧疎山造塔完問院主云爲復將一錢與匠人爲復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三錢與匠人衆不能對羅山代云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尙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尙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一錢與匠人帶累匠人眉鬚墮落居士又作麼生士云如此則公案所疑甚多師曰譬如盡大地都做了個問頭來問時你又如何

對士拍掌兩下師曰適來的㸔居士有省
客問壇經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且道此
心爲是眞心爲是妄心師云汝還識心麼客無語師
云心尙不識說甚麼眞心妄心客又問如何是極則
師云却被汝道著
又問五識相分色師云色聲香味觸眼耳鼻舌身寬
家自有對何須問別人又問仁者心動因緣師云風
動與旛動休言未是眞不識心何物於中有主人又
問黃蘗吐舌因緣師云聞時富貴見面貧窮纔聞吐
舌三日耳聾問悟之境界師可方便否師云姑姑問
嫂嫂哥哥偏汝親嫂答姑娘道他時自識眞又問讓
公答馬祖打車打牛因緣師云打車與打牛親疎自
須辯錯認四大者更須著方便又問梁主問誌公安
樂禁師云渾身是病疑求藥驀口塞個熱鐵丸吞吐
未能心痛快全身跳入裏頭看又問大通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因緣師云權時得個破帽子貶眼須知用
掉却若還守住不解放錦繡夜行誰省著又問有大
力人爲什麼擡脚不起師云那羅自謂力無敵百戰
場中逞奇特眉毛眼上無多子盡力䆠云道不識
僧問潙山仰山摘茶次一日得體一日得用爲是誵
虛爲是論實師曰擔板漢僧問如何全體大用師默
然良久曰我欲與你說恐失妙用僧禮拜
僧問和尙嘗教人識取頭請問如何是頭師云你且
知有問如何是尾師云知有到不知有問有頭無尾
時如何師云大虫變老鼠問有尾無頭時如何師云
乞兒誇富貴問頭尾相稱時如何師云國王修布施
問無尾無頭時如何師云盲人爲導師
師在雲棲代講戒疏發隱至不敬師友戒引韓退之
見大顚因緣時有座主聞之斥曰爾江南禪和子專
要弄嘴頭講甚麼宗前者勝期如此我已斥令不敢
爾何等人輙敢爾耶師曰汝乃雲棲堂上法師耶我
有一問若道得則可若道不得莫道我講宗好經云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汝適來見我講宗者謂復言談語句是講宗耶謂復
拈槌豎拂是講宗耶若以言談語句是宗者則汝以
聲見如來若以拈槌豎拂是宗者則汝以色見如來

於此二處見如來則汝是邪道離此二途則何處見我講宗來座主不能對傍僧云請上座代轉一語師徐步入禪堂衆云原來只學得問人自已也道不得西堂云他向汝道了也師拍掌云原來有人在

有僧誤將七佛偈爲厠紙求懺悔師曰此不須懺料汝再無第二紙只將你早間懺了晚間又作的來懺懺僧慚色而退

有僧觸怒師師持杖趂逐至僧床前僧倒臥叫喚云病痛鐃鐃師云你將手來我看看脉看隨與贖藥衆俱失笑

俗人問色欲難戒奈何師云你戒酒否云已戒多年師云戒後曾犯否云不曾少犯師云如是則戒色亦當如戒酒這等戒去

一日師入菜園捉菜蟲一握傍僧問云是甚麼師即兩手𢫬殺蟲云這業障這業障進云和尙爲何殺生師云你償命你償命

僧問如何八幅羅裙著地拖師云只因他脚長

師入堂示衆若論此事如糞堆裏一顆夜明珠相似首座進云只如不識明珠者當作麼生師云是汝不識座云謝師印證師云莫塗汚老僧

僧問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問這等大事也須禮拜僧禮拜起欲問師曰是汝不知安身處那僧欲再問師低頭隱几

僧問殃掘摩羅救產難意旨如何師曰佛也不曾爲人生得下僧云某甲不會請師一頌頌曰陽和無意轉人間萬卉千花盡放顚不識文殊何所謂前三三與後三三

幻有學古人須將惡知惡覺弁奇言妙句一切放下空空然放一話頭參取問師師聞擧至一切放下句處便連聲云好阿好阿及擧至放一話頭句未竟時便應聲云又被風吹別調中

博山僧道開問云世尊拈起迦葉微笑笑個什麼師云且喫茶僧云喫茶後如何師云逼殺人僧云龐谷參章敬道是是處如何師云拈一放一不是好手僧云南陽道身心一如心外無餘在和尙分上如何師云心外無餘僧云此是忠國師的與和尙何干師云

旣是忠國師的因甚麼在我口中出僧云和尚可布施學人師云我耳聾僧云趙州道狗子無佛性當眞是有是無師云趙州止得一個牙齒僧云當時這僧巳到什麼田地十二類衆生都不問緣何只問個狗子師云汝作奇特會麼僧云此事在和尚分上如何師云我比趙州多兩個牙齒僧云和尚今日著賊也師云筭家事漢有什麼長處僧云適來南陽公案請和尚頌師云擡頭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前之後之左之右之噫對面無他語你是何人我是誰次早進方丈師云博山開堂示衆試擧似看僧云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師云此是他本分爲人處僧云誰的是和尚師云我這裏教人化緣僧云德山臨濟都拈却子胡家風試道看師云不必重宣此義僧云請和尚道師云道過了也僧云再道師云挐繩來僧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全眞法界作麼生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柳膶田居士問世尊上堂意旨爲復是陞座處爲復白槌處師應聲與一掌士云分明拘賊破家師曰還要第二頓棒

柳居士呈偈曰是什麼是什麼對著家尊莫問爺金不換金隨處使從來常御白牛車師覽畢問曰且道趙州勘破婆子甚麼處是勘破處士曰壁外蓋茅屋師曰不是更道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六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七

門人　明凡　錄

吳興　丁元公
山陰　祁駿佳　編

請示

僧參云求和尚開示師曰菩薩初發心便登正覺汝發足處早巳開示更教我說個甚麼

翰林王聚洲居士問曰某亦嘗於楞嚴留心頗有透處但於一人發眞歸元十方世界悉皆消殞未能痛快比如如來豈非發眞歸元者乎旣發眞巳世界何

不消殞若消殞則大地衆生無立脚處何更云如來與諸天人同在祇桓精舍而說法乎若不消殞則如來誠實之語豈有不足信耶師曰如來且置只如公於大明之下驟然走入暗室之中還能見有許多世界也無曰若驟然走入惟見暗黑別無可見師曰若諸不入者還見世界否曰見師曰何以彼見而公獨不見乎曰緣明入暗暗生明滅故惟見黑暗而不見山河大地彼不入者明相宛然故無不見耳師曰一人發眞例如一人入暗與相類否曰是正相類師曰如此則何疑一人發眞而世界不消殞乎又如十人同作一夢間或一人獲醒一人世界全消彼中九人受用如故十人同醒則十人世界全消不可以一人之醒而撥九人之有亦不可以九人之寐而疑一人之無惟證乃知難可測也曰如師所論理固頗通何以世尊亦倚靈山說法耶豈有如來未曾發眞者乎師曰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也住靈山者逗應羣機猶水中之月豈實有耶狂猿無知妄心欲取而且不知水中無月耳衆生以肉眼觀佛以爲佛住靈山若以慧眼觀則證諸法如義不知何者是佛何者非佛也雖然又般若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三者既無則自己尚無處所何處得有世界山河大地故云十方世界猶如手中所持一物返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空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以此而觀明若日星而公於此處豈不爲痛快哉所以不能痛快者但於文字著脚而不返炤自心致使分別成謬也故肇法師云會萬法歸於自己者其惟聖人乎

僧問某甲用功似有箇見處祇是有疑師曰見箇甚麼僧云見自心包含世界師曰自身聻僧云亦在自心中師曰若恁麼見我顯聖寺即今做甚麼僧云身中總一片無所隔礙師曰還見隔壁事麼

僧問見聞知覺是心不是心師曰若是心云何呌做見聞覺知若不是心應同外物云何知是見聞覺知而終不云他見他聞於此正好著力參久自有悟處

師復云一不得別求玄妙二不得希望證聖三不得怕怖生死四不得撥無因果

僧問和尚教人不思善不思惡只恁麼去三十年不出山我稱是人眞善知識學人一聞此語疑信相半信者信今誠實之言疑者古云草衣木食若不思玄異於深山野人者幾希又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何故和尚教人不思善不思惡只恁麼叅不惟不敢承當亦難使人信受師云汝信我言不能盡記古語疑信不能不半耳昔者能大師向道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繇是明公豁然大悟汗流浹背既悟便不同於深山野人吾言非爲謬矣如云大事已明未明皆如喪考妣者艮繇道力未充命根未斷故於已明未明生疑若向父母未生前看破則無此問矣

僧問和尚嘗言昏沉卽解脫散亂卽清淨但於學人分上恰有不相應處昏則忘懷散則淈蕩既昏散不妨於道何故經云除睡嘗攝心能生諸禪定師云風雲雷雨天之妙用昏散運用人之嘗情執風雲而昧天體執昏散以迷眞心自成顚倒若悟本心一切皆名妙用教有明文非吾臆語苟未見性妄認假名自成迷背所以勞他古人多方抑揚隨時破立故曰無有定名阿耨菩提汝眞有意於此當力窮見性一念開明但有言說俱無實義思之勉之

問悟道之人還假修行否師云正好修行何也法身乃證得報身從修得曰恁麼有兩個耶師曰我不說有兩個亦不說一個法身者卽自已也經云譬如有人百骸調適忽忘我身微加針艾卽知有我是知證義報身者猶如衣服實從辦得若說是我身如何又脫得著得若非我者被人盜去云何又云被人盜去

僧問某甲卽今如何用心則是師云無所用心處是汝用心以無所用心是眞用心義又云汝是讀書人豈不聞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比如行路人有拄杖子則不得自在若有所擔負則不得自在要自在者豈不是空手行也又云無言是天地之至言故曰天何言哉春到則普天匝地皆春可不信乎

僧問某甲欲修行不知把柄求和尚開示師云汝要把柄做甚麼譬如人之眼睛可外求得麼縱汝外求可得的卽是可失的

岳石帆居士云雲棲和尚雖度許多好和尚好秀才在會下我所以不肯他師曰聖賢嘗受屈士云何謂也師曰莫我知也夫予欲無言蓋因無當機之人自摩其胷發此長嘆耳士曰此是方便遮護語師曰是非相諍他總不起須是我為後學者發其蘊奧士云我非强抑昔時曾親與他諍論師曰昔時諍論今須讚嘆始見居士有天神不測之妙士云你是雲棲和尚那師曰我是弟子士云讚嘆你即是讚嘆雲棲也師曰居士莫塗糊人好士又指大衆云你等當看這個和尚師曰他終是不信你祇是看自家士云當今佛法寥落須盡力為之師曰天地間自有時節因緣非某能為也居士唯唯

問西方是有是無師曰無曰經云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既有方所那得言無甚違經意師曰不道事中無祇是理上實無經文分明是你錯解佛者覺也土者覺知之地也十者圓足之數也今言十萬億佛土者蓋言超數量覺炤之地有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也然何以要超數量覺炤耶蓋纔有動念便屬數量纔有數量即受煩惱不名極樂矣纔有覺炤即屬取捨有取捨即受生死不名本性無量壽佛矣是故禪門直指一念未生前又云父母未生前乾坤混沌時洪濛未判時也只說得數量覺炤不及之地豈別有旨也法華經曰塵點佛剎前有佛號大通智勝如來且塵點佛剎豈容思議哉苟容思議惡得名為大通智勝乎如是一大藏教中莫不指歸數量覺炤不及處是自性天眞之佛無別有佛待你成也故或曰不可說不可說劫前有佛號某或恒河沙劫或不可思議劫或無量阿僧祇劫前有佛號某一皆以超數越量離覺泯炤為是也汝何得循文背旨失佛本懷是則為滅佛種也曰然則超數越量離覺泯炤何者是本性無量壽佛師曰恩大難酬速禮三拜曰若然者則古人例有證驗豈虛說耶或天樂迎空或異香滿室或化佛現前或蓮標姓字將謂邪魔所作乎師曰非謂虛說亦非邪魔此乃慈父勝方便門中之事也蓋謂三乘厭苦菩薩說此淨土之門實為權誘漸漸引歸一乘故有佛來迎有我生去

彼此歷然淨穢迴異是佛權門豈爲實教故法華經云是諸佛世尊更有異方便助顯第一義異方便者卽淨土三乘等教是也第一義者卽一乘實教是也故經云十方世界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既云一乘豈有去來淨穢之可間耶故華嚴經始終一際因果同融微塵刹土總一法界會六道四生同入佛乘故論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信實則善財一生頓證滯權則身子多劫難成故予前所論者非爲杜撰出是實宗子所難者亦非謬問依佛權設然予非實人但知教道可宗與子稱性而論也

雲錫居士問念佛得生西方否師曰得曰何以得生乎師曰予亦不知何以得生汝但念佛不患不生也佛如最上醫王撮略羣書合就靈丹誠能服之自然療病不必究其方之是非也曰卽如丹藥修合必有原繇念佛豈無因耶師曰譬如甘草解毒大黃發瀉或有人問大黃何以發瀉雖醫王有所不知而大黃實能發瀉故予亦曰念佛不知何以得生西方而念佛實能往生西方雖教中云阿彌陀佛因中願力所致亦三乘權誘之言要非大乘稱性之語何也譬如箭穿石虎筝發寒林未審誰假願力使之然也若無自心之誠感而欲究其所以然吾不知其然而然矣

鷹田瓶子問經云如來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爲是身變耶爲是語變耶若是身變者則如來應默然如不默然何繇得解如牛犬之有聲如來亦應具嘷吠之聲如不嘷吠何繇得解如其不然何以稱隨類也師曰如來非身變身相如故亦非語變語相如故以其不變故能隨類各解也何也如其有變則在天非人在人非天豈能各應也哉譬如世之演戲者豈有變也然羣聚而觀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風流者見之謂之風流鬬諍者見之謂之鬬諍乃至禮義廉耻孝悌忠信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各適其適莫不稱益退謂人曰此戲唯孝唯悌乃至惟風流惟鬬諍不仁不義豈戲者有異乎實乃觀者各解其自心耳雖然須知有不變而變變而不變何也卽如戲之於戲也謂其有變則戲者安有二心

謂其無變則觀者何能各解一幻戲如是法法亦復然而況於佛乎是以耳聰者善聞琴瑟之妙眼明者特辨玄黃之精然琴瑟不爲聾者所移玄黃不爲盲者所惑而聾盲自異其猶大海汪洋人莫能窮隨力大小取之有多寡而海不爲之增減佛法浩翰終不能以利鈍解之淺深而法不爲之是非各解繇人佛豈爲親疎哉

居士又問眞卽是妄妄卽是眞眞妄旣不有二何以令人除昏遣妄而集於定慧也譬如水不離波波不離水寧有離波之水不濕之波乎今云斷妄證眞便同離波求水非惟不能證眞愈且增其虛妄故曰斷除妄想重增病也若認妄想卽眞不必斷除經又云妄盡覺圓又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繇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楞嚴經中十因六交莫不皆繇妄想而受輪廻斷者不是縱者亦非如是難明之義惟師決之師曰眞本不有因妄顯眞妄本不生依眞而起故曰因迷迷覺覺不生迷凡聖人設教猶良醫用藥豈執其方先欲破妄而眞妄對破故曰妄盡覺圓次欲破執眞妄俱卽而亦妄眞俱非故曰斷除增病也蓋欲自契本心耳如能悟旨則非是勿經於口眞妄空自有名矣今時儱侗之師强欲以名言自得執此卽妄卽眞而自負不知擧意卽乖其宗矣而人或詰之復引卽水卽波之句以强釋是豈達方便之門乎且如水果是波也耶水果非波也耶夫水本無波繇風所作狂風所吹曰濤大風所吹曰浪嘗風所吹曰波微風所吹曰紋其悠悠漾漾千名萬狀莫不皆繇風使之然也水果是波則無風之時恬然淸淨波相不有波相不有應非有水水果非波則陸地無波之處凝然不動不動皆應是水如此則水陸無分世界不成安立夫眞本無妄繇境所作順境所感曰喜逆境所感曰怒違境所感曰哀美境所感曰樂其紛紛紜紜莫不皆繇境使之然也眞果是妄六根不到之處泯然無知境相不有境相不有應非有眞眞果非妄則日用交錯之際杳然忘返念相遷流念相遷流眞應是斷今推其波有時有繇乎風作有時無繇乎風息作息旣繇其風則水體凝然不動矣如其有動

則水具心識如其有心則水應自言我能動耶我能靜耶我能生波耶波非我是耶波即是我而我即是波耶而水不能自言者以其無情耳無情則無動無動則無所不動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也吾心與眞妄雜出而不能辨者亦猶波之作息濫於水而不能分者也波既作息繇風非關於水則此眞妄亦皆繇境而豈關於心乎然則波耶水耶眞耶妄耶不分而分分而不分惟宛轉消歸自已而已矣不然則不能免其隨言生執又安能自了哉

問無明即佛性何謂也師曰無明佛性同出根本知中各無自體以佛性無體迷爲無明無明無體悟爲佛性非佛性外有無明亦非無明外有佛性惟迷悟使之然耳猶如日明夜暗同住虛空循環往復各無自體苟知無體則無明即明若執有佛性則明即無明不著不拒則超然自得也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取義可泮然矣又問煩惱即菩提何謂也師曰梵語菩提此云知覺若煩惱異於菩提則煩惱菩提各不相知若菩提異於煩惱則菩提煩惱各住一際各住一際則菩提自菩提誰住菩提各不相知則煩惱自煩惱誰知煩惱以菩提不異煩惱迷菩提爲煩惱以煩惱不異菩提知煩惱即菩提蓋知之爲言覺也故曰知則不爲寃雖然若將個知即菩提蘊在懷中便名煩惱故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直饒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猶未夢略何也蓋此事直須妙悟自心不在言宣耳

陶石賁居士問師在此作麼答曰看華嚴合論曰師在室中著此小小境界當看是論曰不然却是室外者更當看也曰何謂也曰居室者必知室外有空空外更有空可謂小不迷小大不著大內外該融小大相入只恐在室外者迷此六合一總之空不復知空外有空界外有界豈知華嚴法界中十方各具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外更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耶故當看也居士曰多知多知

太史又問曰師於禪門用力久矣而夢昧爲有無耶如或有之何方以制之師曰世稱無夢者有三焉一者七住已還想陰已盡此乃定力所持故得無夢證

者之事經云想陰盡者夢昧俱息猶如晴空二者用功眞切寤寐恒一信力所持故得無夢初心之事如服丹藥壽千萬年非是本有三者倦勞之極或無明濃厚失憶爲忘妄謂無夢非實是無深成不覺愚著之事予於三者未有取焉何則世之人徒以夢爲夢覺爲覺而不知覺卽夢夢卽覺也若覺是實則無入夢若夢是實應無有覺居覺非夢居夢非覺猶明暗相傾何有自性別有國土夢五十日乃得一覺彼得不爲夢是而覺非者乎如是則我世界中曷嘗非夢而曷嘗非覺乎以此而推則彼定力所持是名假惺惺信力持者是名强作主諸佛成就夢中佛事所謂說夢法度夢衆生開夢方便坐夢道場現夢神通入夢涅槃菩薩修夢萬行獻夢供養聲聞緣覺得夢解脫入夢禪定人天三途夢受果報入夢生死爭夢人我說夢是非造夢惡業轉夢輪迴居士與夢問山僧起夢答縱之亦夢制之亦夢止之亦夢作之亦夢說到此間忽見那吒太子執降魔杵當頭一揮雖覺腦門磕碎猶未醒在

魯據梧朱交蘆諸子過訪問曰經云世界山河大地皆因妄想結成是否師曰然曰和尙爲我想得一錠金否師曰得曰何不與我一見師曰子嘗於閒寂之時也想杭城否曰想曰正當想時彼處樓臺殿閣人物街道皆儼然否曰然曰既然如是何不拈出來與山僧一看曰然則然矣只是拈不出曰若然者子尙拈不出爭教山僧又能拈出與子看子如一想則有一城景致儼然在目若千想萬想則有千城萬城景致各各儼然在目彼亦不來此亦不去不來故彼城非無不去故此想非有以非有非無故各住一際各住一際故一人想則城現一人想中若千人萬人想則城現千人萬人想中曾無定體不因一人想而城爲之一不因多人想而城爲之多故曰非如非異非實非虛非如故非一非異故非多非虛故隨想成辦非實故想處不眞子如一念不生山河大地當下泯絕何處更有山河大地來是知一切皆隨想念建立故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豈虛語哉

有新戒欲募緣造寺謁師師誡之曰大抵出家人要

以生死爲本。福緣次之也。昔者楊岐老人親總十年院事。及往楊岐。屋頹壁敗。門人欲修飾之。老人誡却之。葢老人親從此中過來。艱辛備歷。乃有此語。可謂曾爲浪子偏憐客矣。今之人不聞如是之訓。纔出家來。把個脚跟未穩。話丟向一邊。祇欲幹辦緣事。以消歲月。倘因果一差。失脚三途。經劫罔返。此事且置。祇如因正果正。福享人天。何曾不云迷中倍人。何也。大凡人都被善惡二種因果輪迴六道。自己佛性終成迷背。故曰作善則善現。作惡則惡現。眞心則隱沒。豈不見梁武帝問達磨云。弟子造寺度僧有功德否。磨云。實無功德。功德在自性中求。豈外求耶。如此則我出家人不以生死爲念。向自性中求可乎。曰然。福德亦不可少耳。如某某修營寺宇。嗔怒無當。人不爲過。豈非福力所持耶。師曰。實非福力。乃魔持耳。棗柏曰。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修菩薩行者。愼勿起嗔。苟有一毫嗔念。則有一分嗔怒。魔增其勢力。捨命之後。縱有福德。報爲大力鬼王。幷修羅夜叉之類。福消報盡。還墮三途。曰起嗔如是。未審修道還有加勢力也無。師曰。有。華嚴經十住十行十向十地菩薩。各有如來威力加被。說當位法門。是其義也。曰若然者。佛與魔果何物耶。而能與人勢力若是。師曰。本非外物。皆自心之力。法爾如然故也。譬如世人燔燒屋宅亦用火。蒸煑飯食亦用火。燒煉丹藥亦用火。凡用火之時。各有一分自然風力與之俱發。成熟其事。燔屋邪也。煑飯正也。煉丹道也。風火皆無分別。而能隨事得失。亦猶佛魔無有分別。而能隨心是非。藉風發火。因心成事。皆不得而異也。良繇眞如不守自性。隨緣成熟。今人不了自心。嘗隨境轉。魔得其便。牽入惡道。皆繇未明佛性。自無作主使之然也。豈魔佛云乎哉。如此則子所言福德亦不可少。其可信諸。不可信諸。

一

有客游禹陵過訪。問曰。彼中有窆石甚異焉。師曰。何謂也。曰始吾於無心之際推之則動。其後著意推之則不動。其故何也。師曰。破色心論云。佛說心力最大。水無香故動作勝地。火無香味故動作勝水。風無色香味故動作勝於三大。心非四大故動作勝於諸大。是知無心之力無有限量。其量能轉天爲地。轉地爲

天大中現小小中現大一爲無量無量爲一故淨名以不思議目之夫不思議豈容有心乎心思一萌則屬分限矣昔者鳩摩羅什年七歲時隨母往燒香寺中有鐵鉢可受石餘什卽置之於頂乃作念云鉢甚大我年甚小得無重耶不覺失聲鉢尋墮地母問曰何也什曰我始無心置鉢於頂不覺其爲重無端分別鉢大我小寧無重乎卽覺甚重力不能戴故失聲耳是時羅什卽悟萬法皆推自心無有他物以此而推子之始也無心故能動石次也有意故不能動耳是以箭穿石虎非人力之能爲酒勞三軍豈麴蘖之成就是皆本乎無心神而應之略著思惟卽已不堪也吾知諸佛凡夫本不相隔但十二時中其神機注發不能自知耳

只玄居士問格物物格意旨如何師彈指三下曰某甲特來禮拜求脫生死師云居士未發足之前會得方脫得生死於今開口已錯了也不見古人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一念發心是汝脫生死處一路而來是汝脫生死處士禮拜而出師喚云來來我再向汝道士回首師云我向汝道了也士擬議師云去明日來

僧問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某甲無奈心意識混擾不能直進乞師方便師云還識心意識麽曰不識師曰識尚不識欲離何物譬如世人結冤而欲遠離必先知其結冤之繇然後與之遠離

僧問古人道離却心意識絕却凡聖路然後有參學分某甲欲離心意識未能何也師曰心意識作何形狀有甚冤尤汝欲離他送至何方僧曰恁麽則無心意識耶師曰汝適來要離心意識如今又怕他無那汝知之乎夫心意識者聿起名心思惟曰意分別曰識名雖有三其體惟一惟一之體其性無生無生之性應用有別故立三名能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尚不名一何況有三學者循言背旨起心動念皆歸迷悶若不妙悟眞源終無自濟之日故古人多方提唱無非欲令人忘心頓證誰知反起心識牽動前塵致使醍醐翻成毒藥可悲也夫

明翾尚某甲看個拂子放下因緣只是教人休歇去

莫是化城事否師曰不是你看他古人問如何是法身。堅起拂子。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放下拂子。豈可作放下論耶。若眞正悟明放下不放下。總是閒話。所以道末後一著。始到牢關。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僧舉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某甲看經數年並無入處未審和尚有何方便師云汝疑向有無處著脚那。曰某甲不向有無處著脚師曰你豈不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狗子何謂無佛性耶作此疑否曰然師曰不然。要會這些須向此老未開口已前會得始獲安樂。若向他舌頭下會取。直饒千萬劫並無會時何以故此事不在語言上故也

僧問丹霞劈佛。和尚歸佛。是同是別師曰丹霞劈佛和尚歸佛僧擬再問師曰似欠伶俐首座曰是便是只是與古人相違。師曰前人已納敗闕。你不可復踏故轍。若要安樂。直似嬰兒相似。始得恁麼所以寶鏡三昧云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哆哆啝啝。有句無句。終必得物語未正。故到恁麼地。始獲大體更得大用。始可爲人

內翰黃愼軒侍御左心源給諫蕭九生尙寶劉自明同會於白雲觀。愼軒問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只如眞與識神作麼生分別。師曰此極易耳但未獲一番妙悟似難辯白且如教中云有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卽此一語得失相半。何則蓋所謂但落言思。早已不是實惟親到一番爲妙耳只如山僧在越之時有人問予上京之程予嘗答之。所謂北關而至於蘇州鎭江淮安濟寧臨淸以及張家灣進海岱門雖與人說。實未曾到而心中未免惶惑今也既已來此。始知前之所說不謬惶惑之心不待制而除之矣人或問之所答如前祇我一人名同境同言同句同其間一眞一假不待辯而明矣是知前之所說似是而非所以不能自盡其疑也今之所說親到了然所以是非不能及也故古人石火電光之機接於人者蓋欲其親證之也苟能親證所謂眞耶識耶亦不待辯而明矣

司業傅商槃問曰某於禪門用力久矣。亦嘗有悟。對

機問辨之文未能痛快不知過在何處師曰公之所難難在爲人而獨不知難於自爲也故吾嘗以二事驗人而未見有透之者何爲二事一者驗於文字夫文字卽諸佛言說法身也汝云曾悟者悟自心也自心卽是佛心既悟佛心當解佛語既解佛語便能於諸佛所說經教諸祖差別機緣一見了然無有疑惑如或有疑則所言悟者未必然矣二者驗於自心於日用應酧之際似有一分作主爲物所寄是誠不覺此且置只如離物寂靜之時跏趺坐禪之際中間似有一物上下往還所謂是非非得得失失疑疑惑惑取取捨捨還得安帖否如或安帖則盡世間所有草木盡化作人一一人具無量舌一一舌具無量問難一一問難具無量差別非前非後一時問來只消彈指一下悉皆答之矣可謂得大無畏具大自在間或未得安帖何必云對機應酧之際未能痛快當寂然無事之時早已諳訖了也故曰人許我易我自許難又曰惟人自肯乃方親公宜勉諸

太常趙石梁問曰吾家新喪二孫不覺心動欲歸一

心非爲一作
是非

採師曰公有靜功可持云何心動曰雖有靜功遇境不能不動未知過在何處師曰譬如琉璃乃世間之至寶有人持之不捨孜孜護惜是人豈無食時睡時屙時屙時當是時也釋之不可持之不可何也持之妨事釋之防碎於是取捨惶惑有不勝言者爭如不貴琉璃手不持物於一切時縱橫自在任運施爲無往不可較彼寶琉璃者又何如耶所以諸佛拔凡夫五欲亂心但以方便言說而教導之使之發心拔二乘偏空定心必以不思議神力而激動之然後發心故迦葉云五欲凡夫於無上道而有返復我等皆無又云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我等何爲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以此而觀則知公有靜而有不靜若凡夫者無靜則無不靜故曰一切凡夫本來圓覺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莫不皆言本來如是擬心趣向則非是相乖矣太常曰這個意趣畢竟如何師曰如來臨滅度時大衆不勝其哀是諸菩薩天人國王後宮夫人并婆羅門各各以上妙供倍倍增勝持以上佛而

皆不受純陀者工巧之子無一物將來何以如來受其最後供養記彼滿足檀波羅蜜蓋如來極唱最後之微意耳且如來入滅度者根身器界正報依報一切盡捨乃名滅度而諸菩薩旣有以持來如來欲何受乎設有受之欲置何所故純陀無物將來正適如來無受爲正受矣般若云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燃燈佛卽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此類彼如合符節故香嚴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連錐也無類而推之則知香嚴老人非無原矣

嚴印持居士問曰今人參禪嘗有錯認者過在何處師云如人失却一包銀子左尋右尋忽然尋著一包珠子也不認尋著一包金子也不認畢竟尋著自已這一包方纔說是了士云倘渠尋著金珠時便認了如何師云除非是渠欺心要他的纔認

書問

答德王

客歲重蒙頒賜垂念山衲何以克當又承下問愧不能深慰聖懷聊裁寸忱諒大王巳洞鑒之矣山僧向欲上京請藏特謁聖顏面陳衷曲余爲南北衆友苦留兼聞邊警故中止耳玆者蘊眞來重蒙慈賜感荷無巳惟炷香佛前祈祝洪福萬安壽固天地道德彌高等泰山之聳巃見知朗豁似滄海之淵深位齊不退心契眞如總法界以爲家視四生若親子此卽山僧之所禱也蘊眞回先肅此啓餘容面報

承問生死到來如何預知時至此則不難若能念念了達目前生滅凡起一念凡滅一念俱要了知則生死不待預期自然瞞不得矣故古人有言死時應盡終須盡坐脫立亡嘑小兒酪出乳中無別法死而何苦欲先知但時中不可差過也二問死後杳無踪跡者譬如大王睡熟時亦嘗做夢不四體調適不動與死何異然則夢中所有善惡是非苦樂得失了了不昧豈盡無踪跡耶但他人不見以之爲無自已則未

嘗無也三問善知識臨終有病者此所謂異熟業也夫知識秖此一生則永出三界所有曠劫積集業債於此畢酧不待再來也如人遠去不返所有陳債俱要索還如不遠去債主不急索此必然之理矣凡夫無病而有預知者有二種一謂多生所積戒殺功成二爲報其現生無事眞實必非詐謀多事者能之也四問枯骨埋葬有吉凶者教中所謂名言習氣也諺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况人身四大共稟五行順則爲吉逆則爲凶豈特枯骨爲然架屋造船皆有休咎分爲五問坐禪開眼閉眼皆不論秖要念念不昧了了當知自然寂不失照作得主宰故曰不論禪定解脫秖要見性此之謂也六問雜念紛飛如何作觀古人有言以紛飛之心窮彼紛飛之念窮之無處彼紛飛之念自然無矣此乃還源之妙觀非彼觀動觀靜觀彼觀此之可比也七問身中果有三魂七魄不知有魂管尸骨不此皆聖賢指凡夫迷一眞性枉受輪迴不了自心作一多解故曰原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如能獲悟則一根若返源六用成解脫又云倘非其一何處有六一六既非三七何有不可以迷爲解自起深疑也八問身中十二宮辰此本玄門外道執色身爲自己者作此說也不聞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若能了悟能依之色身不有則所依之十二宮辰何在亦不可執無有身落於斷見何則人人有法身常住不生不滅備之在我終不繇他儒云未知生焉知死又云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究之於未分已前混沌已後惟一虛空何有十二宮辰天地可譬人身虛空可譬法身迷成兩途悟惟一致所謂三魂七魄十二宮辰不可執其定有定無也拙衲管見如此惟大王鑒之於文字語言之前自知曠劫已來無有一物一名可稱外有直下孤明獨立無物當情縱橫去住豈讓於佛諒大王早見及此爲愍末世衆生故作此問發明向上大事示彼苦海舟航眞菩薩之再來也柰貧道智淺才疎不能少副所問爲慚爾

再答德王（此在初答）

丙辰之秋藴眞過訪於嘉禾之福城備道大王歸向

三寶。廣修福德。山僧已知非今世之事。皆繇曩劫修來。不則皆爲富貴所迷。五欲所戀。罔知返本矣。今即此不忘之心。便是大王本來面目。自己主人公也。山僧特以拙刻并書數語。呈覽諒大王亦已悉知。今者復蒙施金。顧問意欲辨明眞僞。山僧讀之汗顏。未敢加答。然亦不敢違背聖意。但以平日所學所見者。少欵數辭。以慰來問。念佛不能開發聰慧者。第恐心不誠。誠則明矣。譬如水濁失鑒。清則毫髮不可昧也。然大王心志勇猛。直欲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奪驪龍之珠。截犀兕之角。故以明心見性爲問耳。所言心性者。一身之主。謂之心。心能變化。謂之性。以心能成佛。心能成凡。心能造善。心能造惡。造善者則生天堂。造惡者則墮地獄。心起邪見。則落外道天魔。心修四諦十二緣。乃至六度萬行。則名三乘。若能圓見自心。則法界皆我自心。曾非他有。故謂之佛。以覺自心故也。昔者異見王欲滅佛法。宗勝往勸不能。波羅提救之。乘雲而至。時王愕然問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又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在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以是而推。則知大王從曩劫來。出生入死。不知其幾千萬也。而大王之佛性。未嘗有生滅去來。大王之色身。又何嘗有生滅去來。能知於此。則是大王本來面目。亦即大王之佛性也。以人不能直下自信。故如來權說三乘。修有爲行。善根調熟。信心自許。然後直下承當。是知三乘曾非別旨也。所言有爲虛妄者。其猶渡河用筏。非筏則不能渡。到岸則筏成棄具矣。人之欲渡生死此岸河者。必假有爲有相之法。以渡涅槃彼岸。非此則不能渡。渡至彼岸。則有爲之法皆虛妄。

非未渡者可以棄之也別有一等不自信自佛自淨自土故如來別開勝方便門令人念佛求生淨土見佛則見自心自佛晉無別佛所以教載佛語禪示佛心實無別法不識後代之徒宗教相非過於水火所以古人於方便門中更開方便令人用功參扣久久純熟自信自心自知下落處也如云一靜之中無人無我而不知一靜之中無文無字無聖凡無用工無參扣無西方無東土何處更有許多疑情也故曰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又曰文言道斷心行處滅而大王之背心自許則羣疑自釋不必賛僧叨咀也所問不知何為性命者此不知自性本然之理謬執色身妄心以為自已故有此論山僧逐一配明心猶大海之水性猶水之能成泡者也色身如水結之泡命猶幻泡所住之時也水因風擊而成幻泡心隨境轉而就色身泡之不能久住猶身之不能久住也而彼外道欲使色身常住謂之曰修命曰日長生猶欲使幻泡之不滅烏可得哉如或可得彼修長生者今在何處彼既不能長生而人之冀長生雙修性命者不亦謬

乎故我佛示人本有之心此心不生不滅非去來今實不同於戲論也若悟自心則一亦不有故經云實無少法可得名阿耨菩提豈三魂七魄十二元辰之有也彼等亦依無常色身作此邪說耳如不能即信惟大王所云一靜之中人我俱無何處更有魂魄可得耶又有道與無道異者其猶二人同睡其一人心淸昏薄安然穩睡逍遙自適其一人心亂昏重魂夢顚倒叫喚狂亂所睡是同受用各異有道無道受用亦復如是要知身後模樣須知見前作略若現前作得主則身後亦作得主無別模樣也所言老子教無為教默養冀生於天而後有陰陽煉度閨房戰勝等術七十二家彼呼為傍門皆昧自身心外求道總名外道圓頓教者即吾教諸大乘經是達磨教即禪門直指自心見性成佛者是二祖三祖代代相承源流有據非彼外道僭稱者也金光教乃玄門圖報禍福冀求衣食者也淨空無為俱是俗人口說空無身染俗累妻子產業與人無異言行相乖撥無因果即如羅道人現受天牢之報甚非可信歸家認祖偈都是

邪人謬造除明自心之外更有何加以不能自明其心故勸方便念佛功成見佛引歸西方佛當開示邪正自知分齊也山僧所見如此特以進答惟大王詳鑒之

答德王

承問身性之異者雖則常所知實非常所盡全弄不證也蓋以自背故謂之迷豈其皆無而修得之也貧道即以現前指出可使日用親證焉身猶萬象性猶虛空萬象去來生滅不停皆爲虛空之所容受而虛空亘古亘今凝然不變也身之動靜生滅莫不皆現自性之中而自性能知去來動靜生滅寧不如虛空亘古亘今不受生死者乎若能一念不生身心當下無有處所何處見有生死來所以貧道[illegible]人常住無念自然前後泯淨即此無念頓入大光明藏總法界都是個自己法性從上佛祖都向此中安住何必臨終求驗也昔者有鬼逼禪師橋上打坐遙聞衆鬼相語云今日有替代來也他鬼問曰替代者何人曰戴鐵帽者即替身也至晩天雨岸上人頂鐵鍋入河灘足禪師急止之語其故其人即回鬼嗔曰何等禿物敗吾好事我當報之繇是鬼皆圍遶欲害僧僧即斂念不動鬼曰好一座塔人從那裏去了少時鬼散僧作念云鬼去也鬼復聚云來也來也僧復斂念鬼云又不見了如是者三豁然大悟時人號爲鬼逼禪師當其念動鬼得以見之此即生死宛然念斂則鬼尙不見更何能害之鬼所得見者皆繇我心生滅故或有或無然我自性若存若滅若去若來皆現知中湛然常住更求方所似差一著也敢問大王此中用力已久亦有片時入寂不倘亦有入寂時還見有身心不若有身心不名禪寂若有禪寂畢竟沒有身心既無身心寧有方所歸乎此時無身可得無心可起臨終有何異焉若無異者何不當下使其無心而乃俟臨終求驗耶

答方眉子法名大瀛歙縣人

足下所述甚有來歷但學道之人一人所在也要到半人所在也要到此語雖淺近於今時極有好處何也蓋凡事最初佛出世時莫大聖流尙懷畏怯而佛

猶秘之四十餘年末後拈花始露消息是知弄易易言者矣故如來於一乘而開作三乘展轉調護苟得開悟者世出世間宗乘教乘廣大差別悉皆通達辯才如海問一知十承當此事可謂如水注一瓶水更無少欠非惟人信抑且自許者也邇來諸方大有不然於教乘中一無所據但於古人機緣暗地湊插或下一轉語或作一偈頌以當平生直恐爛泥裏有刺極須簡點予觀足下偈頌極有相應但不知足下於三乘十二分教展卷釋然無惑不祖師機緣一一識其來處意不行住坐臥之間得坦然無罣礙不觸境逢緣一一自在不所謂自在者非謂於善惡不動爲自在要即惡以成利益始名自在也若不得恁麼地極須仔細不得草草若得恁麼地而足下云人嘉禾恐熟識踪跡之即爲有礙矣故古人云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光不透脫此亦是病大丈夫漢頂天立地直須竪起金剛脊放下鐵面皮初無畏怯始稱得無礙道人也山僧一無所知以足下問及故以實語相覆惟足下一一自己評勘是非皎然如欲深造將如來了義大乘頓在目前如臨寶鏡妍醜自彰切不可以古人語爲病棄置佛語而一味弄無義味話頭是棄其師而重其徒諸方病患皆在於此當時藥山大溈百丈諸大老凡所出言與修多羅合皆繇宗教彙暢故得光垂萬古而不泯也今足下眞正要擔當此事所謂一人所在也要到半人所在也要到當盡心焉

答李借假居士名化龍粵東南海人

三復來書知老居士宿承願力來此末世現宰官身求出世道爲衆生作軌範也不則妙年何能不爲富貴所沈而知有此事耶相似知解或者有之何能決然長齋若曰非再來人吾必不信矣蒙示依疏論淨土話頭等語皆是途徑之說可信不可執何以故無眞實立故徒使人終日取捨勞心費力無益也公何不體取六祖之言不思善不思惡只恁麼參自然心入無生湛然常寂此語何等徑直遠離途徑直下自信所謂成佛無尙於此矣貧道自慚無德空爲海內所知荷蒙玉翰遙頒下情愧汗不敢以繁詞穢耳僅

以所知錄呈若能擔當則一念相應卽一念佛百念千念亦復如是切勿墮隨言執見說有禪可參便作禪解見說有淨土便作淨土解說有經論便作經論解說有戒律便作戒律解如是等皆是隨言作計被他所轉迷背自心終無了日如云未悟者公初不知有出世事緣經論乃知知卽悟也若云不能修行此一念長齋已是修行若推以廣之則萬德萬行作福方便皆從此一念發起也若云未明大事但看不思善不思惡兩頭坐斷中間自虛此祖師之言公能不信乎若信則大事已明不須更明貧道所知如是而已

答推府王橋海

來翰云悟了還同未悟實如所論但此事非懸料可了必須實到這個田地始得如某昔讀荔枝賦時中遙想滋味或人問之亦與彊說終不得無疑前歲雖則已嘗猶未知其深趣玆者備悉種類滋味盡嘗較前看書與略得滋味時豈不天淵乎是故若能眞正向這裏歇心自然無邊差別一念頓斷更要覓個疑

(問或作承)

處了不可得諒居士已到這個境界非下情所知今且問父母未生前阿那個是居士本來面目乞通個消息

又

問儒釋不壞權實者凡有施爲皆不出權將謂實者離一切施爲也三乘人所見皆如此惟大乘人所見不同斬猫刈蛇皆是滿盤托出非常境界全體昭然但人不能解耳雖然未到這箇田地切不可妄擬昔玉泉皓禪師嘗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乃云惟有文殊普賢略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裩有鄕僧亦效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嘔血無及也其僧竟如所記故吾謂不可妄擬昔者丹霞燒木佛院主呵之而鬚眉墮落所以不識此境界斥之亦不可故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以是故知南泉歸宗之輩高提祖印直示向上機關非撥無也若不是他說破沒世之人安知有這箇時節惟居士明知此事假與諸問作末世法眼奈某智短不副所問爲慚耳

又

居士垂問二段直如銀山鐵壁山僧不知所措苟非日用眞正留心個中安能造詣如是之細也然欲通其難不外自己捨己而別求是不得其計矣何則佛說如幻六祖云不思善惡皆所謂撥塵見佛譬如有人流浪他鄉知識教其回家必曰路中不可游蕩莫管是非一直到家既到家已不妨治生產業皆要用幻與非幻不必言矣如此則在路不顧閒非實爲歸家之正法何無記之有到家自有分外消息不必預防無記而生疑也又極樂人壽無量佛壽亦無量云何彌陀觀音有泥洹此有二義一者佛對衆生說不對佛說故曰衆生病故菩薩亦病若衆生病愈菩薩亦愈二者佛有二身一者法身不屬生滅二者報身修因報得衆生之壽無量者對此方百年之說如玄門稱千萬年爲長生者對短說長故報身之無量非同法身之無量也要而言之佛爲度衆生故示生三界既有所度之機機盡則應亡是爲泥洹夫泥洹者不生不滅之謂非永滅不生也又娑婆與極樂無垢短長較量者此皆約報境而言非眞境也境既屬報其長短自不能同矣吾以義推之娑婆之名堪忍以能忍苦故極樂反此總名對待而不若無垢者以其苦樂兩忘故也又云勢至不泥洹者彼大菩薩願力持故若云彌陀滅後觀音勢至相次紹位亦未有不般泥洹之說但後後耳所言彌陀化身多者亦衆生心數念念出生有何數量如此則三十六萬億猶是對機之數況藏中無文故雲棲大師斥之吾謂但恐不能實悟耳如能眞悟則佛及衆生大小數量此界他方皆是迷頑妄想安立若悟菩提本無所有故曰但有言說都無實義管見如此諒居士有格外之識非下情所知爾

○正法或作受

○後後或作長久

答張少尹

承示未有佛時先有某甲此言雖則近理恐未盡善不見道聖名凡號總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又云用棒用喝時皆是以無情劒斬斷是非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不可背地裏說兵書也且如現前尊夫人有病而足下便云累不能脫此豈不是德山棒臨濟

喝耶正恁麼時不知作麼生斬況日用縱橫是非關鎖總是個德山臨濟大須著眼不可說了便休至囑至囑

答陳麓亭居士

接手書知足下用心非泛泛者比但此事極易日用現前舉心動念便覺雲山萬里苟非眞得一回汗出要脫生死恐未能耳何也蓋此乃不思議境界略涉思惟則已不是了也其過在乎當人不貴妙悟秖欲將文字湊合容易明白不知這個容易却是大病若眞正發明一切差別因緣當念氷消更無疑滯猶演若之得頭狂怖頓除何處更容疑惑如欲更問于人是我頭耶非我頭耶其狂未省耳繇是而推敢問足下只此一偈之外一切差別公案得釋然無疑否於生死分上得脫然否如或未能則此偈未必然矣愚末無知敢爾直言諒居士個中人必不我罪

佛事

雪夜爲達觀大師荼毗

達大師達大師生前好惡相半滅後是非兩忘天人已失依怙四衆永沒舟航大地一時變白松濤徹夜顚狂吹散許多障礙竪起無上法幢大師來也在什麼處却在山僧筆尖頭上放光那知音的搥胸叫屈那不知音的徒自悲傷偈曰石火光中著脚電光影裏翻身當場燒却皮袋踏碎毗盧頂顊露出本來面目千聖莫有知名只解自問自諾休言無臭無聲

爲瀾日華侍者擧火

秖望晉參養晉晢誰知顚路泣顚淵他日音書報慈母哭聲兒子叫聲天華侍者聽我宣若欲脚下承當須悟父母生前大衆父母生前卽且置只如四大敗壞後你一靈眞性向什麼處安身立命還會麼若也不會須得山僧痛下毒手與汝搥樓不比臨濟棒德山喝直下要與諸方別提起一把無明火燒得髑髏頂門裂頂門裂露出當先那一著擲火把云猶如大夢獲醒時心縱精明向誰說

爲信侍者封關

揭却拄杖頭封却布袋口分付主人公心猿莫外走信侍者還肯麼匙鑰在山僧手裏繇不得汝也直教

一千日後與汝相見封竟乃云鎖則鎖矣封則封矣未審還有人解得轉身通氣句也無若無山僧自道去也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妙峰和尚舉龕

寶棺說法特為末世不孝兒孫金槨雙趺示彼將來可信之法世尊一片婆心現此未曾有事爭似我今日先師大和尚放下身心一切不管慨此大衆喧繁忻彼青山空寂所謂此處不安身自有安身處

為松巢林上座舉火

萬里神光頂後相著眼看時看不見若教火內翻身後打破虛空無兩樣林上座還會麼須領略放四大莫把捉你須證你須覺忽然踏著來時路始信從前都是錯須知淨土有蓮胎不戀娘生這軀殼這軀殼與燒却若也會得當下安樂其或不信老僧與你下個毒手毒脚全憑一把無明火燒得大千無好惡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七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之八

門人　明凡　錄
吳興　丁元公
山陰　祁駿佳　編

讚

釋迦佛

蒲團箕踞默有所思佛不念佛如意施為伴閑度日審衆生機

出山釋迦佛

舉足下足無非道場指真自語不許思量森羅萬象全無伎倆這個如是莫論青黃

雪山修道

撇却王宮甘守空寂食柏飡松一麻一麥歷盡艱辛大事了畢雲月溪山共轉十力

自在觀音

巍巍獨坐默無言聲色場中展妙玄覿面不教覷自在反聞聞性却安然

水月觀音

明月波心寧有意寂然不動兩相容去來自在如如體略著思惟墮幾宗

矮彌勒

肚皮寬濶沒星星拄杖橫肩大步行三十丈身三尺相不知那個是眞眞

睡彌勒

放憨肚皮提個布袋榮辱不驚安然忍耐笑臉難買人不嗔閉眼方名觀自在

浴彌勒

世人不識背後眼這漢因拋一片心枕子夜間曾摸著誰論通身與遍身

觀音

大蟲被犬咬驚人又好笑覿面別無嗔沉思卽不妙

觀音 達觀大師索頌

滿耳非聲何音可觀滿眼非色若個自在非色非聲不內不外片月長空落大千界孰是圓通須彌內芥落盡皮膚這個不壞

又

細草蒲團終日坐覿面相呈祗這個神筆僧繇道不會不會應問破竈墮

又

東一筆西一筆幻出色相稱奇特若言此是觀世音莫怪達磨道不識

又

儀容挺特端嚴自在踏瓣蓮花風流體態金沙灘上度馬郎至今還不盡慈悲債

又

不是聲不是色聲色叢中現奇特若人逼迫求救者勸君但念觀音力

又

水墨逞神通良工略施巧何者是觀音大蟲被犬咬

觀音 陶石簣請頌

抽却腦楔拔却眼釘歷歷明鑑不餘前塵六根圓泯孰是觀音綠水青山此淸淨身

又

百花叢裏現神通徹底掀翻處處同不解鷓鴣鳴底

事幾番錯恨五更風

跋陀婆羅沐浴圖 達觀大師索頌

四大無主蕩法無性塵不因洗體非染淨觸著便知了無遺剩是十六人同行同證

達磨

熊耳山前客相看過我廬久思甘露味何故一言無莫宣無天花滿地鋪不知春到何言語萬姓咸皆換舊符

又

坐破蒲團圖個什麼斷臂安心始酬其價

準高僧事蹟

離思神力實非凡一衲無多蓋九山滾滾木從水底出喧喧人作異端傳皆從曠劫修行得豈是尋常容易看試問準公何所爲引臂長舒過剎竿

楚石琦禪師衣盂

衣蓋八百里盂覆三千界毒龍業火滅清涼得自在羅剎盡其力莫能揭其蓋舉心重若山忘念輕如芥佛佛相授受祖祖曾無外隨身三百畝得者不窮敗遇賊不爲劫入火不爲壞遺作子孫計永教紹饑餒

達觀尊者舍利

緣生之法無有因無因又因白業生衆生緣熟舍利現無緣對面如目盲非色非心亦非我無形無相無方所堅剛一片虛空身擬涉思惟郎話墮五色新鮮眞靈異八斛四斗無窮計或得灰壞或雨烟隨所知量不思議老人行履無他方一味時中毗舍偈了得身心本性空歷諸患難如平地往往勸人受持者坐脫立亡等兒戲亦當限數脫狴牢自利利他終不二舍利舍利曠劫修豈比尋常好容易若得見聞供養者卽時布種無生位

鷹窠頂雲岫菴無壞塔主 迴泉師請

昔日聞名未見伊今朝容貌尙依稀天涯海角尋相似若個眉毛不下垂眞衆生父爲人天師凜然風彩仍如舊留與諸方作範儀

雲棲和尙

五雲山下壁觀峰前規模如在此話未圓噫玄音落落兮寂若不聞妙相巍巍兮光被大千

無瑕上座

磊落大人相威嚴不可測求之不可求識之不可識靄靄扇慈風沛然破八極形超象數先名載無生籍末後一著子文言收不得淨名高舉不二門空生巖畔花狼藉

古卓和尚

一個蒲團一罏寶香兀然而坐無可思量謂其是也頭上添頭謂其非也何曾兩樣他年欲問和尚眞祇這刦堪留供養

月軒旻禪人

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堂堂如在默默無言是歟非歟俱休問到底輸他一著先

靜峰初禪師

千年常在偶爾不識恐昧將來記之於筆古今歲月常如此落花滿地無人拾

會慶寺血書經

大千經卷藏一微塵破而出之用示羣萌至人妙解善運其神瀝乾十指書此一乘語言文字共露全身一點一畫與華藏等其深敬之讚之盡吾力莫能竭其誠

吏部袁六休居士

提不動的拄杖舉不起的拂子鐵似硬的脊梁雞皮樣的臉觜我今一一拈來試問大衆且道是伊不是伊

自題畫像

似我又非我開口便話墮畢竟是阿誰六月火邊坐

又

對面不相識莫是山中客依稀似欲言又覺長年默

又

倚巖打坐傍家行脚窮年失伴堪寂寞一段身心絕逗留長嘯孤雲與野鶴

又

揮麈獨坐欲譚何事終日無言示第一義

又

數竿修竹下一片鷹石間獨坐思前古忘懷祇面山

又

榔檁橫擔鋴鞋踏破以心取心圖個什麼逢人尋覓走徧天下眉毛眼上鼻孔下大喫粥喫飯休更差過

又

難入頭好相識易見面認不得微塵有剩虛空逼塞這個無知老漢只好拈來挂東壁

記

四明鄮山阿育王寺舍利塔記

聞之古德云欲滅罪愆無如親近舍利欲集福樂無如舍利欲成妙道無如舍利昔如來入城時有童子聚石爲塔以供養佛佛爲授記此童子者我滅百年當作輪王而有神力大興我教于是阿育王應記而生獲佛舍利八分之一造塔八萬四千維時耶舍尊者五指放光召飛羽鬼遝四天下一時安布晉太康三年獵人劉薩訶者幷州離石人也死見閻王閻王告曰汝乃智積菩薩一迷至此造極重業罪當地獄我憫汝愚示汝出罪之方凡汝中國舍利寶塔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汝能求現舍利汝罪可滅蘇是獲返陽世徧禮一十二年南行會稽海畔山陬莫能得忽聞天樂隱隱從地底發標剎爲識曰舍利不遠矣竭誠七日夜寶塔涌出今寧波鄮山所稱阿育王寺卽此舍利塔所藏八吉祥地也薩訶從茲出家尋復得道號慧達國師塔紺青色高一尺四寸方廣七寸而有四檷舍利中懸金鐘覆之旋轉不定窻楞雕刻殆非目力所及四方觀者或見如珠五色不同一多大小莫識分齊或現光明或現聖像或現金銀琉璃世界或現宮殿樓臺隨所見心應所見量其眞神物不可思議也耶嘗聞 國初三請大內三度飛回是知佛于東南緣復不淺我東南人泯然不知此豈善信之過實爲僧者不善讚揚之過也夫薩訶獵人以舍利故非惟宿業頓消抑且現生證果何況具有福德之人以石壘塔尚得轉輪王位何況廣厦大木以覆此塔木雕漆布一瞻一禮尚獲福利何況舍利眞身老朽近見大殿將頹發願修理所費不貲自越入閩廣此勝因述茲緣起告諸來者

重興顯聖寺碑記

茲山者玉笥山也茲寺者雲門寺也以馬祖高弟大

珠和尙於此住持故有是額樂天有石路雲門裏花宮玉笥前之句寺廢後周顯德間僧重耀建顯聖懺院于雲門之故址宋乾德元年勑改今額理宗皇帝祖吳宣憲王陵寢在寺後勑改顯聖陵院隣有六寺二菴謂淳化雍熙長慶壽聖淨聖餘皆廢惟茲寺獨存陵爲胡元所毁寺僧維之僅存故蹟而術士家傳有佳穴好事者多垂涎屢興訟嘉靖間住僧景詮上本克復萬曆間復訟縣姑蘇翁公愈祥宰其事獲安太史陶君石簣太學張君濬元請予住持寺產舊頗多今皆廢僅頹屋三楹田四畝山五畝地十二畝予用價二十九兩從龍華贖回協力二十餘年始得大殿禪堂僧室一新幾五十餘間復置田四十餘畝予朽矣年逼風火恐後來者不知前人艱苦認爲己物恣意盜賣故備述往事以爲求鑑云爾

濟溺記

人之難遠者好色亦復難行者仁義也古曰如好好色是知好色者不易易言其遠離矣而又安知有過者焉嘗聞光祿顧君客吳門有程氏二女爲仲姬所逼欲自溺舟子得之以售商人商人將轉鬻於妓顧君怒曰良家女致爾耶遂白巡司程覺欲贖以歸二女有難色顧君卒然憫念乃云本欲活之反致死地是豈得計耶遂捐金以贖此人所難能者一也當其艾年同載以歸而心不迷亂人所難能者二也倍與奩資擇婿以嫁人所難能者三也人有三難君得幷之不期仁義而仁義著焉寧不爲丈夫所爲皆出人一頭地非耶余遊歷諸省未見好德濟艱者若顧君矣惡世荒淫能凜然卓然屈指曾有幾人乎故余筆記永貽云爾

白蓮寺放生社記

夫地水火風乃人物共稟之體也見聞知覺亦人物等具之性也性體既等寧有好生惡死之心而不等乎宋儒以爲人靈物蠢當供人享此逆天理損仁德之語也莊周有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答云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魚之樂如此則人尙不知人又安知物蠢蠢而當供人之享耶若以宋人之言爲然則惻隱之心體物之念又何施焉上古之世未有五穀飲血

茹毛習以成俗。春秋之時。君臣父子。尚不相保。況及于物。故於賓朋交際。禴祭之禮。未能盡絕。而聖賢何嘗不痛心哉。觀夫聖人却子路之禱。大賢創聞聲之誡。寧不為啓人之微意也。惟佛大聖人。為四生慈父。恩沾沙界。澤及昆蟲。使人明罪福。識因果。彰報應。殆盡體無遺之道也。然人黠慧。籍宋人之言。資充饞口。非特來生之冤對難逃。抑且惻隱之心喪盡矣。茲者許居士與白蓮寺諸師友。共結放生社於寺。首每人日出錢一文。無繁費也。遇生即放。不定時日。無濫殺也。所用微而所積大。實得聖賢之深意矣。余嘉其德而立之記。若夫先聖賢好生之德。憫物之情。余不得而盡知之。但請考諸方册。可以備矣。

梁湖卜士記

西域大耳三藏至。稱得他心通。帝詔南陽忠國師勘之。國師曰。你得他心通是否。曰。是。國師良久問曰。且道老僧即今向什麼處去來。藏曰。和尚是大善知識。何得向西川看競渡。國師復良久問曰。且道老僧即今向什麼處去來。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看弄猢猻。師復良久又問曰。且道老僧即今向甚處去來。藏罔措不能答。古今商量者云。國師前二度現他受用身三昧。以心緣物。故藏得而知之。後一度現自受用三昧。以心不緣。非惟三處不可得而知之。便是三世諸佛。無摸索處。昔有隣人陳姓者語予曰。梁湖有一術士。凡買卜者至。但執其課筒。對天禱祝。不必顯言其事。術士一一知之。予往試問。執課筒對天空祝。不言某事。術士曰。汝尚未禱教我斷個什麼。今之人例云。自受用三昧。皆在聖賢分上所具。不知塵勞凡夫。悉皆具足。何也。彼陳姓者。乃塵俗中人。豈知為自受用三昧。他受用三昧耶。但心不緣物。則彼鬼眼睛不能覷耳。聖人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良可悲夫。

隱嶺祟記

溈山偈曰。未達法惟心。起種種分別。達法惟心。已分別即不生。吾推惟心之旨。百姓於日用之中。猶空之涵物。而無物非空矣。惜乎擬狂之輩。或擎空遠餉。或掘地討天。或遠趨問覺。安知循身上下。內外四方無

非空乎夫云惟心非有外物則眼之所見耳之所聞鼻之所齅舌之所辯身之所觸意之所思莫不皆心然猶無明所辭而執爲色聲香味觸法焉昔嘉靖間倭寇作業上虞之隱嶺有人被賊所殺者日出作祟來往之人皆苦之有識者云此必賊所殺者以後若見之但云倭來矣彼當自退其人一依言者祟不復現魏將張遼唐時王彦章皆有威名村裏有小兒啼不止者其母曰王將軍來矣兒啼卽止吾謂啼兒得非爲其所殺者耶夫六根爲六塵所寓今已四大敗壞而猶能作祟豈六根之所及也六根尙無六塵何有非惟心而何物使之然也況隔世而猶怖威名是知惟心之妙豈身世之可隔耶

銘

龍居菴普同塔銘

夫莊周以天下無藏特據器界肇公了四大本空別示根身雖則各就其長未若雲居有言靑山有限白骨無窮吾生不離大衆而死豈能異乎繇是造普同塔而處十方師友非惟根身器界兩相混融抑且生死去來曾非離背是眞得佛之心者矣所以諸方梵刹咸倣其範以行之玆者皐亭山之東黃鶴峰之下古有永慶寺爲元兵燹廢故址已屬民間一濂愼公訪求復得謀於文谷印師里人共相畫計改寺爲菴署曰龍居蓋取龍象共居之意也愼公辭世餘願未果囑諸弟子曰此菴當與十方共選有德者主之毋令甲乙相承於是共議擇一江湘公代領其事弘廣愼公之業前後一新內外肅如衆盈百數勝出他刹矣復於東崗之下建普同塔三其中則本山眷屬東十方雲水西諸優婆塞使生死不相離親踈不相混是眞得佛祖之遺意也予繇東魯囘湘公迎余至龍居再三誠懇屬余以銘因序其事而爲之銘曰空生大覺大覺依身身依器界器界依空各不相到彼此互容本無生死何有始終法性法爾事理融通繇迷眞性成此妄計五行相克分彼同異猶如水泡大小成勢消泡復水非一非二若色身者自他一隱惟有智人了法如是會彼同異入無生地

序

般若經敍品偈論都敍序

夫般若無知而無所不知。雖無所不知究其所以知則未嘗知也。般若無爲而無所不爲。雖無所不爲究其所以爲則未嘗爲也。蓋繇般若淵深若海。窮之莫究其底。巍巍如山。登之莫達其頂。故云不可以知知不可識識。諸佛之慧命。諸菩薩之達道。諸衆生之安宅。實乃十界之棲托。莫不繇之也。故知是經。以常見論之。三乘二時所說。大根會通融九會。皆是初成而後世有聞。此不生信心者。皆繇宿世不種靈根故也。或曰般若乃方等之後。佛欲帶小說大。而諸子未明父旨。雖云領知衆物。猶住門外。止宿草庵。不敢希取一飡。豈同法華面付家財。聞成佛記。何得順類大乘而過贊若此耶。答曰旣云帶小轉大。寧不欲付家財。若曰廢權入實成佛。何非前法。聲聞不悟。徒自惑礙。落後發明方知本有。蓋得失在人。豈法有大小耶。所以法華會三歸一。實乃即小之大。無別有大。涅槃義一名五晉非一。外別有五名。故曰般若涅槃佛性金剛三昧首楞嚴定。皆一義也。是知般若一法。徹始徹終。盡凡盡聖。皆繇此一門。成其出入階降之差。諸佛之所以諄諄教誡。學者當深窮其旨趣矣。奈六百卷浩瀚之文。小聖尚非其分。豈凡下之能易窺哉。所以古人深慨未來根鈍難堪。刪削定制放光光贊摩訶等經。雖多少不同。莫不皆繇大經之所流出。而龍樹菩薩內懷祖印。秉闡教乘。因念後世於諸部般若。彼此不能會歸小大。不能通貫。繇是註大智度論若干卷。冀開其迷。惜乎經簡論繁。猶莊子之註。郭象亡羊泣岐。開悟須得其要門。何幸時當末季。老人再來。有大沙門蘊空曉禪師者。慨大藏之重繁。參考再四。較南北之本類。明重單之譯。撮其大意緊要之言。會成一部。題曰彙目。削智論之餘文。錄其最要。名曰箋釋。前代哲人如生肇慧遠等諸大法師所作放光光贊般若等經之序文大經五十五卷九十品之題目。撮彼品內之大意。註於題下。稱曰撮錄。使後來見者一藏之奧典。示如指掌。六百卷之大義。曉若日星。嘔心血二十餘年。成部帙數十餘卷。撮大經入於微塵一多並現。擲須彌於芥內。小大何妨。圓融無礙。自在縱

橫此恩此德世莫加焉苟非龍樹之再來必是靈山之受囑者矣不爾則何能忘疲倦入藏海處龍宮搜至寶删繁文撮要義無非皆爲佛之慧命也可謂道越羣情思超過半其猶獅子之哮吼無畏勇猛作決定說亦如象王之遊步縱涉恒河直窮其底如是作略如是大用欲知其深奧者請觀數帙之文則知如來一代之教如探囊取寶使大小是非倏然莫隱邪僻戲論難逃其跡眞所謂擲大千於界外移妙喜於此方若非淨名之流應居童壽之亞功侔上古利及將來經云足動大千草入刼火未是爲難如來滅後能持此經是則爲難此如來之明證故予無得而賛焉天啓六年丙寅仲春日序

受生幻智二法門序

夫道無方也行無門也無方則隨時破立無門則惟利是從此古今不刋之格也世有無知者不善所擇多諸僞濫惟智者之所慨焉且時人作預修還受生錢者經教無文不根若此若云人之受生必於曹案假借使用閻君豈贓濫之徒耶若云死後無可使用必須預寄獄庫吾未見世人先將財帛寄司獄以備入監之費恐智者弗爲爾人能修德則天人欽仰心希聖賢則國家褒寵刑憲地獄豈有二焉復謂婦人生産必入血湖遙指目連爲證且地獄者幽冥也幽冥也者無識無知無識無知而云羽州追陽縣不知何省所屬矣夫有陰陽則有夫婦有夫婦則有産育産育者必入血湖豈閻君不繇産育而生于木石耶如亦繇之則伊母在獄而子何治乎曰若然則血湖之說不足信也曰非不足信間爲一種婦人不生敬愼者之所設非施之一槩也予每私議如此豈知有同音者焉嘉禾鹿園居士棗君儒門白足藝苑高奎初則淹貫六經今也闇閑釋典慨此二謬刻此二門望轉其習一曰妙德夜神說菩薩受生藏二曰摩耶夫人說大願幻智解脫門懇予作序余愧幼不讀書又兼學淺安能與大方鬪巧然其用心正合愚意聊爲解說夫受生者以法界無礙自在力於一切處受生非一人道其猶月行霄漢影落百川然非心意思議所及豈錢帛囑託使之然乎誕育者以眞心無性

三昧門於一切處誕育非一如來其猶虛空體非萬象而不拒萬象發揮尙非鐵圍石壁所障豈血湖地獄使之可拘乎統三世爲一際生卽不生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閻君云乎哉徧十方爲幻腹無生卽生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血湖云乎哉苟能如是則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直下承當卽名佛子信心一念已越諸流如斯妙利非龔君其孰能知之

金剛三昧經註解序

夫眞心獨露若皓月之朗於太虛法性無斷似驪珠之耀於滄海了了不昧日用明明無生卽生以眞如不守自性而變現隨緣生卽無生以實相本來無物而一塵不受求之叵得如木中火決定是有而方處無憑體之卽禪比鏡內花儼然可見而取不能得無方妙用猶映色之摩尼影雖移而體實不變具足本來若迷家之貧子身雖困而寶未嘗無嗟夫我輩沉埋曠劫迷背日深本有家財致生難認良繇不逢善友開悟何從故我如來離兜率降王宮捨富貴逃雪嶺苦行六年覩明星成道作衆生之慈父爲九界之師宗三七思惟法輪大轉蓋爲利鈍難齊所以敎分漸頓四十餘年欲說不能說權實互覆涅槃時近欲休不能休罄示一心其猶握金剛劍用斬羣疑竪正法幢破諸邪惑革小乘而純入一乘會百川而同歸大海眞救病之良藥運寶筏以濟人是故世尊無問自說旣甘露而普救沉痾伽陀說偈贊揚鼓琵琶而相席打令解脫發廣問之端知六度皆歸無相心王間無生之義識三行惟一自心無住示法身非來非去大力啓果德有證有修身子重聞一偈之因緣達眞空具含四德梵行守眞修之一味卽俗諦頓具四緣地藏騰七品之餘疑阿難請一經之名字始末究竟祇是一心前後辨明寧逃法性惜乎澆漓末世妙典難逢玆得無瑕師夢祈神授刻此流通旨奧文奇讀者彷彿繇是不揣愚庸伸此管見若夫昔人片言而擲地金聲一語而大千廣被余何敢言但心慕大乘鄉希贊嘆奈聖言莫測凡智叵思倘或謬訛願施懺悔

玄沙備禪師語錄序

聞夫不落階級囑云好去尋思洞貫金剛不意中途折擔布單纔展乃云不敢自欺凡聖剷除方向胸中流出磕著足指處頓悟苦樂無生當場盤詰時報道非干西土自知宗乘有據血脈相傳所謂黃河水從源頭上濁來也近來多見諸方唱導者師法無憑談禪者出世無准自稱悟道妄意爲人詰其來源無可指的豈能如玄沙大師遠傳鷲嶺近接曹溪爲石頭之親孫作雪峰之眞子心印列祖教貫楞嚴對境無心遇虎恰似家猫現前大用斷蛇猶如握土故諸碩德多就決疑余生末世恨不能面稟嘉猷法道澆漓無繇見其全錄昔年入閩特訪故踪牌坊如昔石圈尙存奈大殿墾作山田僧房改爲民舍捫心無地欲住焉能茲得林居士萬容聿與此志重建寶坊偶得全錄如獲衣珠念此將來卽已付梓專人走越乞余題辭自推膚學何敢與大方鬪巧博地凡愚未能與聖賢接語少伸大槩用慰遠來其玄風妙旨盡在錄中若能入目便知昔人如在其或循文背義覿面猶迷雖得之在我何關文字然悟必繇緣少他不可凡具通方眼者諒必不以文字爲病爾

趙州語錄序

竊惟破家蕩產於十八上而善舞太阿縱賓奪主於聖賢前而逢場作戲一物不將來直教放下著不起一念時向道須彌山鎭州蘿蔔頭諸方謾云卽是師承靑州布衫子學者休向言中取實拈一莖艸而作丈六金身惟一個齒而盡知滋味時常老實頭殺活臨機頓超他用棒用喝三寸綿軟舌縱橫自在未嘗用怪語奇辭其猶水上按葫蘆看他東捺西轉室中懸寶鏡任教凡來聖來南泉之眞子馬祖之嫡孫拈提向上宗乘善解拖泥帶水其惟趙州一人而已惜其語不能盡傳僅獲一帙學者如逢至寶眞如嘗御鼎一臠而盡知衆味飮大海一滴而備諳百川但舊刻不佳亦且板殘字滅今發心重刻利益將來深恰老朽之心聊題數語以冠篇首云爾

天宮寺放生會序

夫生生爲不生勿謂不生爲不生須知生是不生之

生不生乃是生之不生達此者可以語無生之道也流水長者深知及此所以見十千游魚水涸命盡爲誦金光明經諸魚是夜盡脫魚報生帝天靈山會上皆授佛記故余謂欲度生者必先自得無生然後利生接物無不如願若流水長者可爲放生之良範也吳中天宮寺禪者身住應門不爲常習所障志結二十餘輩聚放生會繼長者風請余決疑故以生不生之意語之令彼先於自度然後度生此萬古不易之規也譬夫救溺者先自備船筏及竿索之類然後自他可以並濟若不知方便自無所仗赤身入水自他俱溺此必然之勢也子當以是語告諸同會須知自已生死爲重若能自出生死不憂衆生不能度也至囑

序祖師來原序

諸方各祖其祖宗教相攻過於水火而祖師堂唯以達磨配享不列教祖者似忘其本也或曰非忘本也達磨以代代相承教祖則瀚漫無據故唯設達磨耳此語未盡善也苟非摩騰竺法先以白馬西來登空說法降伏五嶽道士四衆發心達磨雖祖突來東土有何憑據孰解信受予知達磨所指指彼二人所傳之經意豈有他哉是知功亞於佛而不設享者忘其本也若別論之則禪不忘其祖而教忘之也合而論之則兩家皆忘之矣故予向年設祖師位初曰東土傳經第一代摩騰尊者次曰東土弘宗第一代達磨尊者三曰建立叢林規矩百丈大智禪師四則本山開山和尙未知是否伏望四方尊宿不廢公論者有以敎之云爾

心經大意序

眉毛挂劍血濺梵天水按葫蘆略著便轉圓融活潑巧發機宜無出般若心經敷所以非文字而卽文字何妨四六鋪舒卽語言而非語言豈礙熾然言說故曰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般若如淸涼池四面皆可入非偶然之語也經標智慧渡彼岸者非謂菩薩更渡彼岸也觀自在者欲令衆生自觀自在也以自在故於一空中雙遮則非空非色非根非塵乃至無智無得雙照則卽色卽空不增不減以及不滅不

※語疑作辭

生誠能如是何苦厄之不度涅槃之不究竟乎友谷師深得般若旨趣言文之表註釋此經題曰大意與旅泊居士過訪出以示余片時數過不忍釋手屬余著辭自愧識淺何敢措語但師爲雲棲白足叨忝同參不可無片言隻字代資鞭影云爾

涅槃經會疏序

夫大般涅槃經者乃如來顧命之言也蘊成曠刧而久祕不談方便調機而待時方說所以大小對帶半滿開宗頓漸偏圓初中後唱唯此奧旨最後極談猶庫內之珍財臨終始付海中之神寶刼盡乃亡大哉世尊慈悲莫並精求竭力等救沉淪伺機四十九年本懷未罄唱滅二月十五盡吐肝腸故得十外皈依闡提亦悟昆蟲草木悉以沾恩象馬蛇虺咸皆被澤內凡外凡而功超曠刼天類人類而果證無生能事既畢卽告涅槃於是日月無光山林變白大地震動鳥獸哀鳴是凡是聖盡失所天情與無情誰非號泣是知此經一唱無復遺餘至矣盡矣他莫能尙舊經四十卷譯辭繁贅靈運刪削言理簡直開宗判教五七八家灌頂精詳互存得失繇是重參至理註此玄文楷乎陳隋兵亂疏未入經彼此分張勢同吳越況復藏中久匿學者尠窺末世澆漓盡疲至道致使法眼朦垢佛日沉埋哀哉痛哉實傷心腑故予不揣愚庸而輒敢效顰欲會此經而發心有日再三披閱宗趣靈知奈旨奧文深有倣郢家錯綜前後多苦亡羊於是不懼闡提之罪甘負謗法之愆芟繁錄實貴在貫通罪□福敷並伸懺悔

重刻正法眼藏序

正法眼藏者難言也請以喩明譬如眼之洞見森羅萬象取之無窮用之無盡故名曰藏夫藏者含藏最廣邪正相襍涇渭難辯甚至邪能奪正正反爲邪故泉眼不通泥沙立壅法眼不正邪見層出剔抉泥沙而泉眼通剪除邪見而法眼正自非至人其何擇焉昔竺乾有九十六種背正趨邪二十八人摧邪持正逮我東土白馬西來正教始興於濁世名相尋陷於邪宗繇是達磨大師掃除繁蔞直示本心嗣後五宗分派各別門風會其樞要卓乎純正詎意人根寖劣

法髓疑作衣法

法久弊生或承虛接響以瞎枷盲棒妄號通宗或守拙抱愚以一味不言目爲本分彷彿依稀自稱了悟或搖唇鼓舌以當平生如是有百二十家癡禪自瞎眼人淪溺狂邪故我大慧老人承悲願力選無畏心決擇五家提挈最正者凡百餘人裒以成帙目曰正法眼藏是書也如懸白澤裘精妖喪魄秉金剛劍魔外潛踪四七古錐宗眼二三老漢家珍不涉程途一覽具足知爲後學指南無加此矣時有普善菴沙門慧悅居士春門徐弘澤自慶奇遇嗟彼未聞冀報佛恩募資重刻屬余爲序以貽同志而參學者即使游法界無邊之門融古今剎那之念猶是功勳邊事若能了悟則自心何知自眼何見非見非知是眞得正法眼藏者矣

無趣禪師語錄序

夫祖道不可絕繼風穴於法堂痛哭克家之子難得仰山自記再來莫不以諸佛慧命爲懷度生爲急務者也所以獅子有羅難之憂預傳法髓達磨忍服毒之苦得嗣方休是皆深體祖佛授受之志矣惟無趣老人幼專魯語壯博禪宗道聞雞聲而悟學得野老傳心開托臨濟棒喝之宗光揚馬祖磨磚之用慈悲密用權實並施承接從上正源流成就克家眞師子實爲人天大樹末世津梁寧不爲仰山再來之儔乎某自恨生此象季不遇至人每嘆前朝豪盛近代絕聞茲得南明禪者持老人語錄相示不覺忻喜何期濁世遇此希聲片言隻字盡吐諸佛肝腸豎拂拈槌極唱諸祖骨髓開卷則疑惑潛消再玩則勇猛頓發實爲明時之盛典釋氏之法幢將來學者體而行之非惟已事可辦抑且佛祖之慧命有望矣

車溪禪師語錄序

聞夫一光東亘五葉花開密運璽機千差競入所以諸方各宗其宗門風自是不同共學所學知見會何有二車溪禪師乃臨濟直下兒孫實無趣克家之子默籌七事妙協三玄播黃檗吐舌之風顯高安壓拳之用掌殺活機權衡學者秉吹毛劍勘驗諸方遐邇咸推獨步古今屈指一人苟非承夙願之再來寧不爲多生之根熟耶某生不遇時學無所附福輕罪重

不能面稟嘉猷道聽途傳歲月徒增渴想茲因南明禪者持錄相示焚香頂讀自覺習神再玩淵微初心頗愜何期不出蝸居而聞所未聞生逢斯世而遇此難遇如展智囊始知己見之朦朧似入大海方信江河之淺淺自慚無德莫可讚揚略敘數辭聊申翹致

跋

重刻華嚴經跋

一葉落天下秋不言而信一陽復大地春不令而行故能無量為一若百川之歸大海一為無量似皓月之印百川圓融自在活潑難思其惟大方廣佛華嚴經歟是經也如來指明衆生自性日用具足非因修得而衆生為無明所蔽迷背自心故於初成正覺之時乃云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艮繇妄想執著而不證得繇是頓嚮華嚴圓示一乘無外之法指明法界發揮凡聖不二之宗淨穢交徹非是該羅重重相映猶帝網之傳輝彼彼互融若千燈之合影內外無礙如芥子之納於珍瓶大小相收如微塵之遍含大地既非思議之境寧容意識所到嘗聞翻譯則

○一陽復或作花開

○嚮或作闡

天童爇香誦持則修羅敗衂註疏則夢感金像造論則齒放白光蓋以是經不可思議故其利益亦不可思議也中菴鶴林二師自念時當末季恐或堙沒發心重刻欲冀遠傳不意泥洹時至中道而止茲得紹雙融法無說諸友繼起罄心竭力逼募四方克成其事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予主福城目覩其績心竊嘉焉故書數字誌於部末云爾

疏

興善寺重修大殿舍利塔疏

夫佛法有三時焉謂正法像法末法也正法者如來現在面稟嘉言一念發心便證果也像法者如來滅後碎身舍利流布十方造寺建塔也末法者稟前二法薄與供養而信心去古遠矣茲者興善寺去嘉禾東南治三十里後周坦法師所建法師道行精嚴華夷所重寺建二舍利塔得航海乞二鍮石以為其頂至　國朝千有餘載殿宇幾經興廢而二塔儼然獨峙人因異之故興復之不難者咸塔之力也余於今春過石佛主期學徒鶖羅峰乃房僧也邀余登覽

見大殿狠籍二塔將圮乃語衆曰大殿工繁殊難修理今此二塔若或不修則塔頂毁墮欲再復之不亦難乎答曰村居荒僻鶖等德薄人不取信雖欲修葺不勝難甚余領之回東塔有善人廣恩余勸之卽施十金爲發心始倘有見聞生信則衆手可成山也因記本末告諸來者且遠方既施而近境不可無心凡往來隨喜者但百十分文隨力隨量共成勝事福攸歸矣

徑山古千僧閣募造禪堂疏

夫無佛作佛無法說法是諸佛之常儀諸菩薩之弘願也自我佛滅後千年正法始來其時也宗於理行昧於自心競執言教多陷牛跡繇是達磨得遠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道至六傳宗風大振廣播四方其間得旨者不可數記其叢林哄然當時若論綿亘流遠唯我雙徑爲天下魁所以國一開山之後代八十人其爲王侯所重者如護國法濟等班班有之大慧杲公高廟所重衆盈三千道冠天下於大殿之北建千僧之閣以延之至我　國朝寺改古向以故賢能隱避寥落難言先年得無邊師僉同衆議改復古向繇是四方羣集賢者復來茲磬峰院主與衆禪友得得過越邀余入山建立長期安禪集衆益望祖道之重興也奈久廢難以卒興衆廣無以安措於是禪友處含聿起大心欲於千僧閣後別建禪堂五間傍增僧舍工程浩大僧力難爲遍叩大檀方能了事伏惟運神於揷標之頃梵剎巳竟垂手於布金之際寶殿完成大心承紹功不浪施但肯相悉使請標名

募刻淨諸業障經疏

余聞福事雖多要知所擇是以十善修行報感生天半偈隨喜功超沙界其優劣如此能無擇乎故善勝則福勝緣輕則福輕此必然之事也假如造橋砌路究竟果報利益人天供佛齋僧較量功德祇完一已孰若價踰七寶功勝小乘直使片言隻字四方流聞萬世廣播以大乘經書刻流通用廣其傳未聞者聞未見者見非惟佛慧無窮抑且令受持者斷輪迴出生死證涅槃成菩提未有不本於此者矣若以其功德較量直以虛空喻之而勿能齊焉向余簡閱大乘

律部見淨諸業障經菩薩戒本經并揭磨儀軌眞後學之津梁渡世之寶筏也是以抄錄佩帶日課有年矣禪友徹泉過石佛見予朗讀欣然發願募諸四方刻以流通余時合掌加額曰豈期濁世有知音若是禪友者因喜而授之其間文旨精妙功德淵深如來自讚展卷當見能遵此志必會龍華少助片緣非同泛施謹疏

徑山千佛閣募齋僧米疏

華嚴經曰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爲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夫所謂報恩者非特山僧登曲彔木床揮麈擧論爲然卽檀那捨供大衆輔翼以及負勞運力者皆名傳法也所言報恩者非特大士捨身比丘成道者爲然卽衆信修檀叟學忍辱以及持戒精進莫不皆名報恩也猶如幻戲登場缺一則不能成其戲矣邇來末世諸方教乘頗演直旨勘鬧惟雙徑國一開山相傳八十代代不乏人自月林禪師歸寂之後經百有十載宗風堙沒智者泣途里境相傳謂寺敗其向以致寥落近得髻峰廓菴二上人僉同衆議復其初向自戊申創起今始落成於是四海英賢爭赴稍覩舊規可謂弘法報恩兩兼其美矣奈因衆廣日給難敷特持短疏偏告十方惟冀體同體之仁秉護法之念捨庫藏中有餘貫粟成出世間無盡福田實爲福慧兩全共成勝事謹疏

徑山大殿募米齋僧疏

夫西方遠十萬億刹土以念佛爲資糧雙徑高三千六百丈以粥飯爲要事若也棄靜入繼未免牽於塵累歸山遠市將何度於饑倉雖欲笑傲雲山超然自適寧能日吸於淸風如欲安心在道四事無斷必仰資於檀信今我雙徑兩浙名山四海所宗巍然獨峙於羣峰傑兮道魁於天下御墨屢頒高宗以之駐驛名人時詠蘇老以之題碑莊嚴壯麗有誇於兜率無爲寂靜迥出於人間所以昔人有言曰百萬松杉雙徑杳三千樓閣五峰含邇來寥落迥異昔時騷人弔古過客興悲幾月綿延難以復振向得無邊師重新大殿繼有觀院主復搆禪堂於是雲水絡繹不斷龍象濟濟來歸一時失欵有缺賓主之情欲待無能必

藉檀那之力因佳其事代爲疏言

重修阿育王大殿緣疏

夫關係緣起緣因境就境得人成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所以緣興在乎境勝地傑然後人靈惟阿育王寺神乃天中聖人也地擅吉祥之號兼此二美爲天下冠實勝功德處也夫阿育王者昔爲童子見佛入滅聚石爲塔以爲供養佛即記云過後百年當作輪王大興我教果符佛記得佛舍利八分之一碎七寶以造塔八萬四千遣飛羽鬼送四天下有八吉祥地可以置之所以大明境內有十九處此當其一餘皆貯塔莫睹真蹟此居塔外人皆可以手持目見夫劉薩訶者西川之獵戶也死至陰司閻王告曰汝乃智積菩薩何故造業如此當墮地獄吾憫汝故示出罪之處若能求見舍利汝罪可滅係是得返陽世禮拜一十二年至于甬東鄮山天樂鏘鏗七日不歇舍利從地涌出非惟滅罪抑且現世成道號慧達國師　國初三取三度飛回是知此地名八吉祥我信之矣邇來年久大殿幾頹故予發心修理係是特持短疏徧告信施大檀善男信女各發誠心共成勝事所謂衆手移山不難成就獨力撐天諒可得哉是疏

募刻華嚴經疏鈔疏

夫心源湛寂智海汪洋攝凡聖以同歸融事理而莫剩者其惟大方廣佛華嚴經歟此經上中下三部義趣淵深信住向五位後先並入其猶芥納珍瓶而內外歷然塵含法界而大小齊至者無礙自在之謂矣具斯妙利憫世絕聞係是龍樹於龍宮簡閱知凡輩何堪特簡下部十兆餘言傳流西竺舉世稱奇目如意寶流我東土十分之一賢首竭苦行幾載遇文殊而勸讀發明清涼秉宿願多生作疏鈔而廣伸妙義復得圭峰繼弘斯道聞之者焚身捨臂思報佛恩吾觀古人之用心精誠竭力遞相傳持無非爲慶已之奇逢恐後世之絕續爾邇來末學鬬諍堅固俗家以安適自居公府以左道爲禁舉世不聞名字何能少解真乘佛祖于大寂定中寧無悲愍哉茲者嘉禾鹿園居士葉君少游秋苑爲黌門之白足晩究心宗典義學之參頭閱大小之教探性相之微還源復性惟

○繼或作留
○黠或作小
○父或作文

尙華嚴義博文。豐無出大鈔。慨古板之將湮。欲新刻
而繼世。奈何刻資須假衆緣。予美其誠。讚歎不已。聊
書數字用題薄首。少助影響之功。共成莫大之德。凡
我同志。各出隻手

引

募刻涅槃經會疏引

大涅槃經者。乃世出世莫大之妙典。實如來最後之
極談。所以四十九年不聞。盡迷佛性。二月十五特唱
一衆知皈六念三修。直趨菩提之路。五行十德頓超
方便之門。十外歸依。二子攝伏。若凡若聖安住祕密
藏中。情與無情總收大涅槃內。功超日月。德勝乾坤
炤大地以無虧。育群有而不剩者也。所以如來顧命
之際。天人魔外之儔。偪僵無雙。尙悔心而戀慕。蜂蠆
蠢蛇之類。愚擬無比。亦含淚而歸依。無情若大地山
林。亦已變白。蠢動如蛣蜣。白蛵悉以悲鳴。蟲獸尙知
報德。爲人豈無深恩。奈是經緣奧。黠慧何知。故灌頂
老人。雖歷百城。運神思而註疏。荊溪尊者。深體父意。
再精治以完文。惜乎經疏兩處。致使學者探畟而失

越。余故鳩會庶挈領以知綱。起筆於辛亥之春。告成
於壬子之夏。不能刻聚。未遂初心。茲遇定凡居士。曾
首化諸同志。冀今世以及後世。一燈而傳萬燈。法身
何限。慧命無窮。可謂眞報佛恩。不忘付囑者矣

募造東塔天王殿引

聞夫四十八願而願願度生。五十三參而參參見佛。
所以清涼大師演華嚴性海。於此地闡法界一乘。於
多門福慧雙修。廼星天之行布。禪教兩學。若萬派之
歸宗。圓融自在。大小共繇。故茲山爲嘉禾生福之地。
行善之場也。近因山門回祿。四天王無處安身。發願
重營。老比丘無能幹辦。繇是置簿五十三冊。人領一
冊。冊化五十三人。人出一錢。合計五兩三錢。或一人
獨出。或鳩衆共成。隨緣皆可。積少成多。猶爲山之始
于一簣。合力共謀。若掬水可爲巨海。勝會難逢。良緣
休蹉。予言如是。各出隻手

募造鏡臺山大師菴引

事逢時會。緣得因成。非偶然者也。鏡臺山大師菴者
卽高峰大師藏衣鉢處也。吾徒麥滇。隨予雲門[illegible]。夏

箇禪宗或問後見雲棲大師以高峰海底泥牛話相詰予時以傍僧推出乃云大衆證盟麥浪一見似有所得至今十餘年矣入君溪爲卓海幢居士所知識就武康開向上事感徒衆剖心以訓法恩道士捨邪而趨正見使狂沓獲醒惡者從善緣是遠近歸依競思甘露故卓君等爲卜古址以彰大師之遺踪建禪室以棲十方之龍象刀耕火種鑿石栽蓮池中得二龕一藏佛影一藏衣鉢體質雖朽而顏色尚鮮時節雖遐而因緣不爽昔雲棲舉話麥浪傳虛居士結菴遺踪復證此因緣會遇不謀而然者也凡我在會之衆寧非大師之遺塵乎故根椽片瓦各發自心粒米文錢隨力喜捨可謂良會難逢爭先莫讓

偈

淨土偈

西方元不遠眼底盡黃金白鳥鳴峰頂頻伽繞樹林
拈來非逆順用處莫沉吟但見彌陀佛華開自在心

又

欲觀琉璃地須看心境微風聲鳴雅樂雲動散天衣
鳥寶如來德花開大士機學頭紅日近元是住居西

又

塵念氷消處心珠自放光洞明今古事了證法中王

又

有物元非物無常却是常彌陀若個是開口便成雙

又

西方好西方無煩惱衣食自然來珍寶砌街道平等
無貴賤長生無老少彌陀寄信來勸我歸去早

又

西方好蓮池側瑪瑙鸚哥宣佛法行樹嚴七寶勢至
時彈壓觀音偏懷抱衆生不肯去何其自迷倒

又

西方好襯足皆瑤草念佛與念法念僧皆仙鳥六時
聞其聲合掌共行道勸我須早去免受閻王拷

又

西方好得到自然了身冷散天衣肚饑有神棗浴池
純寶砌羅網行樹繞脫此煩惱服著彼無生襖

又

百行無如念佛好念佛之人少煩惱忙閑不廢用工

夫他日免受閻王拷行也念住也念行住之中著方便法法頭頭本現成何須更問娘生面坐也念臥也念散亂昏沉打一片圓淨明珠焰大千此界他方都踏遍我歎世人不少省念念常逐塵勞境守財虜妻子奴役役那能一念靜我嘆世人纏五欲身心日夜事勞碌到頭萬事總成空若個能生極樂國極樂國去不遙目前一念可頓超落花流水演空色有情妄謂隔雲霄七寶樹寶間錯琉璃爲地黃金閣香風吹體適溫和飯食訖已作天樂我將極樂比娑婆娑婆世界有八苦世人不信聽我宣一一爲君從頭數一生二老三多病愛別離兮不長命寃憎會兮人怎逃求不得兮五陰盛此之八苦亘古今欲免除是悟無生不爾饒住非非想那能逃得生死侵我將娑婆比極樂二者相較眞不若此土事事屬無常彼方法法皆正覺九品蓮黃金臺曠劫彌陀發願來若有衆生稱我字一念花中長聖胎生極樂無他方彌陀切勿論閑忙工夫純熟心華發大地山河盡放光念佛好須及早勿使光陰暗棄了屈指低頭論古今英雄多少埋青草君不見居士王龍舒一生爲人念阿彌臨終立化顯靈驗筆尖頭上產神珠又不見荊夫人時同婢妾誦眞經身雖不出娑婆界上品蓮中標姓名

自號沒用

溪邊一腐塊其形若沉檀取之無所用刻之無所長棄水不之去付火不之然能死盜賊心誇却世人貪日夕三光下優游天地間都云沒用物我道得安閑

又號散木

商丘有喬木其木濶百圍其頂冲霄漢其年不可知全身佩荊刺到底皆虬枝嗅氣令人狂嚼味爛唇皮世人不之諳識爾者子期多能復多役致我長相思

示朱交庵

山河大地廣長舌明暗色空熾然說瘖瘂盲聾最便宜聰明靈利反成拙一言要勸老維摩三個證龜喚作鱉欲識西來眞實旨踏著稱錘元是鐵

緣生偈

法從緣生法從緣滅生滅皆緣自性直截不了直截

認彼問答問答不遇刹那遷流爾問我答爾默我休無住之者一二不收一本不二一亦非一二二既非緣豈爲實以其不實萬法所出晝夜迭興互成竊窠二者相違何辨眞僞當其覺時了知夢非當其夢時安知覺是既不相知胡可憑據見覺聞知其義相交不了幻與執成迷昧苟能達此到如來地

詩

述懷

道人一意學癡憨世事空空無所關權製荷衣遮病體傍家行脚傲雲山腰包未解心先唯拄杖纔拋意自閑枕石溪邊時假睡靜聞流水響潺潺

途中

爲客千里出渺然萍藻心回頭綠樹隔問路白雲深驀直無容議狐疑似欲尋夕陽也投宿淡影隱疎林

舊路嶺

屹崒陟雲磴迢迢翠影低山城隣古寺天漢接前谿怪石玲瓏處奇松俯仰西隔林清磬響知是近招提

途中二首

辭京已半月客路幾盤桓谿峻混花逆山高風色寒馬蹄輪石磴鳥道渡雲端絕頂如窮到方知身世寬

其二

屈曲臺山路崢嶸霄漢齊谿聲近聽好山色遠看低旅況隨時度風塵逐馬蹄日闌嵐氣擁設宿問招提

山行口占

坐久忽勞生携節門外行好花山徑滿細草暮烟輕虎蹟新泥印風聲襍雨淸遙看猿落澗著意抱枯莖

登西臺

覓險尋奇不覺勞層層石磴響風飈懸崖萬仞鳥不度峭壁千重雲卷濤回首却教群岫小擡眸又見遠山高幽林獨坐疑求伴忽見猿猴挂樹梢

古清涼

積藍恰近碧溪邊聽得谿聲日夜傳數鳥群呼隔林去兩山排出白雲前厨中熟菜連根菜室內唯參五味禪倚檻漫吟詩興遠仰看只剩一絲天

上西臺過淸涼橋

西崻將隣頂崎嶇路轉彎人行彩雲裏心入畫圖間

谿水穿空去石橋依寺還。松前暫箕踞。消得半時閒

中臺

萬山寂寂護高臺。四顧風情面面開。一路天河憑隨渡。幾行秋雁傍時來。太華有意留星斗。淋雨無心長石苔。直是道人生計少。破衣曾把白雲裁

北臺

芳前高巖馬不前。委蛇散步入霞巔。凌虛乍識無多地。仰面唯餘尺五天。星月傍簾疑散雪。風雲渡檻似鋪綿。渾忘身世知何處。唯見臺山幾朶蓮

東臺

望海峰前望轉遙。擬從海外駕雲飄。狂心不識高千里。癡眼猶疑上九霄。匍匐江山如有意。低昂草木似相招。紅霓應是文殊遣。雨過山腰布錦橋

那羅洞

鐵壁崖心通小竇。聖賢居護宅神龍。五王寺伴天城跡。望海峰前笠蹤。有意漫勞窺縫隙。無心何所不從容。文殊滿目君知否。變化林邊幾處逢

再登北臺

崔嵬復崔嵬。再登此高臺。五月名花發。六月寒冰開。忽爾烟雲合。凜然風雪來。長年無暑色。爽彼幽人懷

與普門社三際

青嶂有餘堪憩足。白雲是處可藏身。道人放意驅麋鹿。眠擁衲衣枕石根

其二

白雲與我最相知。我住山時他亦隨。侵早和風辭嶂外。晚來依舊護柴扉

其三

山中潦倒事尋常。明月憑他自轉廊。獨坐夜深隨去住。却來爐畔芋頭嘗

其四

黃葉隨風度竹籬。看看堆積滿增墀。呼童旋掃烹黃獨。瓦竈强將糞火煨

其五

風來吹我竹籬響。錯謂飛流叩草蓬。起坐相迎看端的。數堆黃葉聚庭中

同春坊傅商盤過滹沱河訪戒菴

鍾山界白練沱水邊僧家危閣一吟眺長空見落霞
淒淒兩岸草德德數聲蛙南畝禾時熟應知足歲華

雲印老人千佛寺講法華經

如來有使者千佛與相儔學念天華落聞言石點頭
眞空無一字權說有三週門外亡家客跉竮亦自繇

有感

孰謂蒼天不負賢幾多豪傑困林泉稽劉豈是無知
者沒世村庄學種田

又

有學何如有福彊蠢然却得坐高堂詩書滿腹成何
事空抱琵琶對月光

示遊客

客來索我詩迅筆敘衷曲說與行路難歸家無榮辱

端陽即事

堪笑世間人物命當人事祇識我取歡安知命所係
現前眷屬和去後寃家對我勸急省取三途莫兒戲

思鄉

辭越三千里思鄉十二時逢人問豐熟敘話多別離

朝起請雲下暮觀玄斗移羈身無所事歸去故人疑

上元後日與馬中丞誠所過蓮花菴

春風吹上苑草色青階除楊柳萌金穀梅花綻玉精
愛蓮因鑿沼結社搆深居索偈應無說談心論有餘

季春同錢月童朱劍石諸友遊安化寺登眺

盧閣望白家庄義塚

平明出東郭勒馬訪幽居綠樹遮鶯語薰風解客裾
登高一眺望千古恨無餘彼此離鄉客空教記玉魚

送傅司業商盤歸定襄四首之一

若過臺山路休參無著禪粥鍋獅子現拍手哭蒼天

送黃庶子愼軒歸蜀

相逢不久話離別正值中秋月皦潔把盞問君蜀道
難吟詩惠我西來訣旨深不識論入微夢惺應知口
莫說脫履歸山雖是樂朝廷有念君當出

贈陶鶴洲

不作千年松頂夢却來洲上事春潮他時沖翮飛空
外任意搏風度丸霄

寒食弔古

土堆做就肉饅餃不到渠邊誓不休一陌紙錢酧志極問君此外復何求

贈王新建越衛

種性天然貴生成獅子身應隨龍作伴不與兕為儔畫戟懸雙日轅門祇一人治衛明世界閒爾靜邊塵

初夏思鄉

攸攸夏日長讀易在北窓窓外千行柳陰陰生微凉默然觀造化評論知其詳樹上有黃鶯聲聲似有情以其忘彼此向我分外鳴我有離鄉念彼將天地輕豈曰不如物祇為各有因廢剎我受托難辜檀越心身雖住北地夢遶南山岑

自警

今日期明日恍然誤白頭道心在疑惑世事空悠悠名讀聖賢數行同凡夫儔高談與濶論返省自生愁

苦熱

盛夏日作威行人汗如浴林間鳥不飛室內僧知足但念盤中飧農夫何極梏能消五熱煩惟有六月六

過安化寺望白家庄義塚

君是離鄉客我亦背井人彼此既相關其誰不動神姓名詮竹簡白骨露風塵日望鄉關信愁聞歲月新紙錢孰為送來往唯浮雲兎死狐何悲亦知為同羣同鄉無異士傷悼何殷勤屈指祇自知衷腸難訴君

行路難

行路難路難不在登高山愚癡盡道無用靈利猶嫌心事奸上古人皆重淳樸而今一味尚輕薄事人直道還見疑素性那堪更雕琢藍縷衣稀稀粥意無非是樂有餘心不求人便是福因把往事細思量思量往事空勞碌數卷書一林竹園蔬野果皆天祿不求榮不招辱出入無拘覊麋鹿有時拽杖傍溪遊自覺身心無所求倦依芳草睡一覺浮雲流水兩悠悠醒來抖擻疑歸家夢眼摩沙見藤花因採藤花入深塢蕨芽仙草無窮數只知富貴在眼前那識人間有萬戶旋轉松門遇佳客話濃就地坐磐石凉風率至滌我襟爽然自愜汗乾頷問我懷中是何物報言世上不之識道人懶意撣精蟲一一拈來皆可食客又問我行路難路難不在登高山

送陶鶴洲還越

君同越中去寄我越中思徂歲曾栽柏今春活幾枝
水田當小滿僧衆値忙時致問吾徒輩艱辛知不知

越中書至

纔接越中信思鄉轉覺深開書識遠意問客知近音
欲往恐無事要回似有心躊躇兩難便所以自沈吟

和邢秋部乾陽臥佛

赴緣已訖守林泉無事攤書白晝眠百萬人天呼不
起懶將名利涉人間

顯聖寺二首

幽興憑誰寄携笻傍竹吟徑苔留虎跡溪水雜人音
怪石藏深曲飛禽度水岑野僧無活計獨坐自披襟

其二

獨坐竹林幽超然得自繇微風聲瑟瑟雛鳥語啾啾
士列箏頭出苔斑石汗流祇知林下樂安識有王侯

和白法齋

一段身心鐵石堅連城價重未爲姸爭如與世無爲
者種得西方幾朶蓮

又

十里方圓一掩關聊將钁斲青山白雲欲護幽人
意帶鶴和風傍夜還

又

懶僧終日懶擡眸與世浮沉過了休一個話頭忘記
却任他柳絮換狐裘

又

竹林有精舍愧無賢者居殘僧六七輩琪樹兩三株
伴座頭頭石聞經乞命魚飛飛庭際鳥頻索飯厨餘

又

奇哉焦冥虫其體若隣虛肉眼不可見天眼始知渠
肚子涵滄海眉角納須彌以其最小故包含無有餘

同陶石簣伯仲諸友夜遊

霜夜月明白如晝清酣乘興遊山曲小橋溪涑水無
聲遠岫雲迷峰不繇徐步相邀覓上方遥指精藍似
朝旭漫同學士話無生無奈更闌寒更促

又

我詩無奇特一味老實頭下得一籮種秋成三擔收

客來分羹粥米少熟煞油清澹雖云苦人前省告求

又

我詩無造作素性懶穿鑿有漏即箕籬大乘是井索

又

吉凶可判然何用求龜灼問我西來意橊槌研木杓

熏風度竹林戛戛吹我襟閑坐無所事靜聽流水音

又

踑踞不循禮放蕩空人心異鳥莫能辯來我頭上吟

門前一溪水屋後一林竹三莖四莖斜七莖八莖曲

白日無空閑淸風常自足老僧俗氣多糞火煨蘿蔔

訪古雲門

尋幽陟雲際深處萬峰連弔古興長歎吟詩借舊聯

烟炊香米飯石瀉響山泉贏得雲遊鶴赤松時往還

其二

乘興訪古寺貪流憶舊遊花香迷去路鳥語勸歸休

溪淺時閒釣林深分外幽渾忘來處樂祇意守林丘

和陶石簣遊雲門

若耶溪源似天墮片片鱗紋孰爲剗溪上翁眼空四

海窮年適足釣磯坐水心灧澦何堅剛一任古今風

雨磨西子漫誇傾國姿從來贏得虛名大

和徐霍桐

閒伴二三子時同造物遊雲過山錦繡松引徑淸幽

碑古停殘炤節聲渡碧流當年全盛日應不讓瀛洲

仲春寫懷

戛戛竹有聲熏風滌我襟罷書北窓下閒步南山岑

問彼名利客誰思泉石心仙禽解隨後聽我逍遙吟

又

淋淋三月雨颼颼東北風落梅堆滿地凍木長新容

最苦畬田父開懷思蟄龍老儂何所似衲被煖烘烘

又

雲門六座寺幾個無事僧拽杖勤登眺狂心懶誦經

前村梅吐蕚北嶺鹿羣行拍手供長嘯眇然天地輕

咏大參朱雲嵘居士玉炤樓

越王城伴山水佳大夫求靜厭喧譁買園構室遠朝

市采藥尋薇却驕奢三徑種菊復種柳一泓（鑿）石栽

蓮花東皐西峙分突屼蒼松茂竹兩相誇竹聲奏瑟

下蔡女松韻鳴琴擬伯牙路僻不堪受車馬溪深亦
頗通輕艇耶溪邊砌傍樓出古蹟人傳謝敷家山水
豈減晉時美文章獨顯明世華不慚東坡賦赤壁嘗
惜太守咏瑯琊瑯琊若耶一山水淸濁高低不相似
秦望嵯峨鑑水淸白泉涓涓流石藥溪嵐多半香爐
烟歌聲應是采蓮女蓮女妖嬈無比並纖手摘菱弄
淸泚澄潭皓月兩相涵麗珠走入晶盤裏魚龍不知
水爲命誤隨老儂踏山徑山徑迂迴轉若邪透迤偶
到長者家朱門白壁天地別云是朱君開別業架上
詩書幾千卷樓上靑山有萬疊修竹陰陰圍百畝羣
峰磊磊座之右主人好俠不倦客金杯滿斟對飲酒
不學池飲樹飲與席飲只要吟詩一首酒一斗酩酊
不覺月吐輝笑尋歸路始分手

過范雨亭別館

携節信步出東郭正當日午度樵風范君別業在何
處人指傜杓淸溪東芙蓉燦燦兩岸映籬槿叢叢覆
幽徑金菊正肥長霜葩芰荷消瘦老秋莖轉入池亭
興展賒洞天深處野人家四山排闥非裝點萬嶂千
巖若正邪迤運次第登高樓凭空一眺豁胸胖野田
千片飛白鷺耶溪數道繞淸流至人能覓佳山水臥
龍金谷豈相似一一皆堪入畫圖村庄處處淸烟起
金風陣陣響林麓盡是蒼松與茂竹下彼衛樂賽天
韶大者鳴鳴小嘘嘘主人好飲懶用杯酒缸對酌醉
如泥狠藉杯盤三灶烹石牀斜臥如箕踞夕陽西去
尋歸路兩手扶節懶擡步路人笑我何猖狂我笑路
人你不悟

登香罏峰

短節獨上香罏峰逍遙不與人世同壯哉天地一芥
子廓落孤身等太空逸翮如飛上霄漢顚狂誤謂游
崆峒倦行趺坐就磐石玉樹奇花多玲瓏石崖萬丈
不見底蒼薜磷磷淸風起小禽羊角入雲端老儂衣
薄寒毛竪烟嵐忽爾滿山谷四面平鋪擬裀褥仰看
紅日還天心人說雷雨過山腹濃雲乍散續還斷翠
靄欲流芳草綠瀑布飛飛簾幕珠山禽滑滑啼林麓
鹿麋知我忘機者馴邊左右伴幽獨伴幽獨呀呀如
訴還如哭中心要見出世因可惜時人不知福

月夜卽事

明月白如晝。偏爽幽人懷。朗然一吟賞。整衲幾徘徊。
溪聲淸且寂。松影合還開。列坐靑山伴。當空瀑布來。
石橋拳枕睡。游夢入天台。時逢二三叟。形古貌恢偉。
談玄洞脏腑。開我積生迷。攜手道宿契。徐往不思回。
持笻渡石澗。點破溪中苔。直上絕峰頂。頂上有瓊臺。
名花與茂竹。玉樹珊瑚柴。珍寶砌樓閣。瑤池珠翠培。
仙桃大如斗。神棗尺一枚。異味世無識。瓊漿琥珀杯。
高歌復長嘯。其樂眞奇哉。欲別不忍去。又被鳥聲催。
醒來在橋上。再四自疑猜。不意此是夢。依依空抱腮。
尋思不可再。遐想何崔嵬。人事亦如此。得喪胡欣哀。

題石女峰

壁立無情似有情。不嫌風雨妬紅裙。從來無限風流趣。豈肯輕身托與人。

老僧崖

補衲崖前立。縧來不計年。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傳。

聞吹桐

昨爲尋梅出。今來採白蓂。草生鋪綠砌。花發滿空庭。
應律灰猶在。吹桐聲已聽。春情何太薄。不肯片時停。

山居雜咏

山居無長物。淸風四時有。繩床和衲睡。不讓華山叟。

又

我詩有便宜。終不費心機。信口道長短。適意無是非。

又

如來釋迦老。孔子是仲尼。問我如何者。回他囉囉哩。

又

捫虱茅簷下。昏昏不擧頭。披衣仍曝日。白眼看王侯。

又

山居有何趣。幽獨勝塵寰。麋鹿常爲伴。龍蛇辨不難。

又

舉槌呈覿面。搖拂過千山。問我西來意。嗔他只指彈。

又

春到梅知早。因開隔歲花。暗香和月白。淸影弄窓紗。

又

枯幹瓊枝發。蘢人國色誇。此心無外慕。素質厭繁華。

又

東隣誰喧嘩。云是王大宅。昨夜生個兒。邀朋廣設席。

又

家私數百萬。靠托有所得。初觀似恩主。細看還是賊。

聞有烏先生狀元十七八翰林排位次門第書科甲
四十登三公閣王已發帖窮通在眼中富貴如電爍

又

西隣動哭聲謂是母哭兒兒方念三四母已六十餘
徒以兒可惜安識自已凝少年旣已逝老大欲何爲

又

丈夫志氣欲沖虛纔有施爲便不如祗有山田堪屈
節不妨腰膝軟如泥

又

山居何所有貧病老俱全白髮嫌頻剃緇衣恨易穿
鍋炊無米粥竹覓自來泉抱病未爲苦淸閑卽是仙

又

老儂一味懶去住總無心著襪不知倒披衣失整襟
閒來陟峰頂足倦坐松陰世事渾如夢憑高望遠岑

又

題詩寄寥寂乘興步前廊明月如有意篩金落草堂

又

欲入雲門路沿谿一徑通休教傍顧問指點亂峰中

又

芟草街除下閒吟幾句詩看心當動處著意在忙時
惜菊勤澆水梳花摘故枝子規聲太切連叫我何如

又

去古何其遠山僧事送迎淸貧猶有辱濁富且無驚
佛祖尊王位公卿重世名先生五斗粟下我水雲情

又

開池不待月畜水備澆蔬抱甕雖云拙消閒不可無
天緣隨分足物欲自相疎不意夜來月如同信使符

又

我詩無巧句摸寫實功夫鑁得一段地種成兩樣蔬
不栽葱與韭多半是葫蘆擬學趙州老譚禪只說無

又

豬羊當用食不食無寃債咂骨祭其味潛心觀所繇
昔時食我肉今世以身酬兩足不肯避四足欲何修

又

自身如泡幻常懷千載憂安心不能足日夜思經求
起屋七八透買田千萬坵神枯心思竭病作臥床頭

兒女滿堂屋誰爲展憐眸分分皆力置件件安可休。雖死不能捨願作護家狗趨富拒貧賤波波顧前後。一朝筋力竭猒我已老朽將我烹之食辜恩世無有。隔生不復認對面如千秋父子情義絶徒增兒女仇。

又

金風乍作征人悲野老朝陽補破衣剪得浮雲修直裰袈裟又半逐雲飛。

又

簷前卒卒墮黃葉窓裏貧僧愁更切寒暑催遷不暫停未明大事空叨咀。

又

水面優游意興多何方漁曲暢婆娑移舟棹打天邊月品笛聲沈水底歌失宿江雛空露脛逃鈎燒尾背浮波形容萬一無能補難把餘情仔細哦。

又

聞道春郊多秀色山翁拽杖印蒼苔住觀繞岸楊初綠忽見平江鳥夜來風捲濤頭珠散雪山浮水面碧莊臺龍魚跳躍烟波外風雨相從笑滿腮。

又

野老山中但學孩柴門終日未嘗開地爐火盡重增炭瓦礶糧疎間雜䆉軒臥夢魂常自在忘緣名利已成灰破衣懶向朝陽補每把浮雲漫剪裁。

幽燕懷山中

山中多樂事逈然異城郭長年少閒事白日多寂寞所樂無他伎所貴無拘束散步時獨吟縱曠絶稜角爲客樂不少何意生煩惱受用勝常時未似山中好不見寒山子願言寒山老永無塵累牽自謂可長保菓熟猿摘多山深客過少水淸茶有味葉墮風自掃携手招拾得共返來時道。

偶述

獨住孤庵野水邊頽儂爛倒一枯禪身貧無衲爲寒計亦體難遮却自然。

汎舟

獨向滄溟汎小舟飄飖頭舞類狂鷗道人活計隨時度那得塵寰萬斛愁數聲漁笛蓼花洲撲面波瀾不自繇唯我乍同蘋草

白眈尋佳句滯中流

漁家樂

家計一生非別有孤身隨處甚逍遙江魚村酒無餘味酣醉橫眠待日高

絲楊蔭下攬孤舟拳枕斬眠萬慮休醉醒移橈隨分去更無名利惑心頭

柳絲桃紅映碧波淸閑無事且高歌光陰有限休虛度慢酌寬懷學護鷺

夜宿蘆汀晝出湘人間浮利懶思量直鉤不釣貪生者負命希求度渴腸

虛利浮名久已休禦寒不巳蓋羊裘時人不識漁家樂却謂呈身銜漢侯

龍山

偶然無事步高峰極目雲山千萬重隱隱村歌深樹裏漂漂漁泊瀞波中苔莊恠石龍形古露滴蒼松鶴髮濃爲笑皤翁活計少窮崖獨坐究心宗

懷白公故墓

夕陽西下水茫然流落江湖不記年旅雁年來垂弔淚游人時至問先賢新碑有字應難識荒草無端到處延不是聖朝留寵錫幾無寒食掛飄錢

村暮

牧童吹角過前溪已覺殘陽墜隴西野霧橫郊籠樹色哀猿尋穴遶山啼滄浪漁曲沉波底霄漢游禽歸路迷我向村墟閑步裏却將天氣晚來題

題盧山池寺四仙亭

撒手懸崖上崢嶸似接天逈然名利外不與世相連

題虎谿橋

昔年曾慕虎谿橋千里驅馳不憚勞莫謂靜修能却死也輪溪水到今朝

辭

擬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未知曠劫之何依恨無始之不悟失善友之提携認色身爲自己執幻世爲安居虛生浪死枉受輪迴縱貪嗔而造業逐名利而空馳苟悟榮華之不實兮棄朝堂而早歸未諳身世之非眞兮猶繫縛於子妻縱逍遙以自適樂田園兮娛嬉豈其無常之

卒不歲月之相催殘紛紛兮霜雪堆身漸漸兮容顏頹不覺五陰之前逝豈識四大之分離業識紛紛兮不可得而主持泉路茫茫兮知何處可依棲家財縱有兮焉帶兒女雖孝兮何知業隨身而自受魂獨逝以孤悽胡爲乎而不預覺急發心而歸依悟眞如之不變何身世之可羈識妄心之不有了夢境之原虛達法界平等兮豈聖凡之可間觀眞性無生兮寧自他之有殊不去不來兮涅槃卽是生死不垢不淨兮煩惱胡非菩提如是乎若菱花之瀉影歸去來猶日月之東西吾何知焉惟知是而無疑

歌

眞知歌

眞知非是有知知眞知亦非無知知知得有無知斯在直向有無中薦取若謂有知見不圓執著無知又一偏有無疊成六十二欲了除是悟言前悟言前透心法日用了了惺惺著待客迎賓出現成何須百計求方略入斯門得自在神通應現遍沙界縱橫妙用總無方答話不須揀內外饑便飡睡便臥行住坐臥祇這箇柳綠花紅三月天世界拈來如許大有等道人彊作主只管人前弄死語顚拈倒用總不知徒把眞知作規矩有等道人恣彊辯何曾夢見娘生面出語茫然混正邪徒事規模執方便不知性迷自心無始劫來認識神若教火內翻身後未審那個是天眞解天眞識通變入門便討公文驗虛懸寶鑑定龍蛇慧劍高提光焰焰不用思不用算鳶飛魚躍道一貫眞知眞知若個知知得眞知金不換

溺女歌王雲萊請

人間溺女自有因非謂性僻殘親生張家有女貌如神自幼護惜如珠珍長大嫁與李家去金箱連步珠裝身閙閙只嫌嫁資少兄弟相看猶生嗔歸來日夜惟啼哭父母不安倍珠玉餘財使盡又無多賣田賣地兼賣僕只要女心生歡喜賣僕又恐女不足嫁得女家如石崇不識自己已賣屋滿得女意自身空家中大小吸淸風大怨小怨無日了擬向女家養身老冷眼相看冷面打茶飯三飡不甚飽思量往日錯用心還是兒子是眞親天下無有不是父兒子雖嗔不

一或作[illegible]

睡或作倦

甚怒溺女還是溺女招天神宜懲溺女過前人墮穽後人防致使溺女無控訴

補孝歌有序

余曾祖千身長九尺父爲虎擒隣人報知驚往救父打虎三拳虎怒爪傷祖面去時陶君世芳聞於府縣幾旌表有隣人王姓者爲府吏索銀于祖祖曰有銀買孝子不若買田遺子孫繇是吏隱匿不行陶君有孝子歌隣人徧誦年久稿遺不可得予因作補孝歌以誌其事

聖世天下平人物忘彼此白晝虎臨村咆哮喧天地虎無傷人心人起逐虎意人驚虎亦慌吾祖不知避子聞父危難竭誠忘生死見父不見虎顧親不顧己猛力石虎拳怒爪傷身體逐虎出墻外負親歸家裏祇知父可救不識膚露齒服藥未有方殷勤拜天地心誠佛亦靈此際有神明天賜父子全共享有餘齡時有陶長者具聞乞旌表司府胥申文吏弊不消繳長者歌徧傳年久無尋討我生何其晩竟不得覓稿因作補孝歌後代因我識若有知我心續之不可失

旅泊歌贈沈定凡號旅泊居士

君不見身心如幻復如電蜉蝣天地若寄居旅泊人間無拘戀明識娑婆不我家安身自有空王殿空王殿拈來一一有方便縱橫逆順任施爲見聞知覺本成現兀兀騰騰總自然好惡是非都不辨天眞自是絕安排略審思惟不可見承願力受付囑示身此界混愚俗有財布施不憂貧無事牽心便是富貴處之如浮雲妻拏爭礙空王腹直將煩惱當菩提誰羨無生極樂國行便吟倦便坐醉飽齁齁只貪臥懶將名利掛胷襟夢中猶想隨搏做脫巾露頂絕嫌疑跣足蓬頭無禮數或時白眼空四海或時摩腹誇高大拄杖橫挑日月肩眉毛牢把虛空鎖乾坤撮來芥子安倒用顚拈無不可嗟世人識不破橫搏四大成自隨夢眼睁開仔細看父母未生誰是我若教火內再翻身試問其間是甚麼我將天地比此身去來長短無定眞或時一夢更三世或時七日已千春似有似無似恍惚誰生誰死誰昇沉優游三界如旅泊世間若箇是知音

卷之八終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塔銘

曹洞二十六世傳至慈舟舟得一人曰澄公是爲湛然和尚師生有異徵長而大目哆脣直腸信口顯悟無礙志求無上初投玉峰郎徹勵晝夕期參悟大事復見隱峰峰示行住坐臥但參念佛的是誰三日夜有省而師自念彌勤一切處精苦疑嘿時年二十矣及往妙峰剃染諮決心要脅不就席者三年而難行苦行實於此時行之乙酉偶聞僧論傳大士法身偈便能記持經書始解一切義理然或數日不粒而坐參不倦自誓必得乃已因閱雪竇與僧論柏樹子話有行者頌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師便能對機著語及憶乾峰舉一不得舉二話乃大發明從此於一切公案了了出語縱橫不存軌則而猶自謂所詣未極又三年庚寅夜坐凝寂忽若虛空震絕須臾而甦師時年已三十矣性根洞朗言語契機拈經示人源派洋溢於諸佛事不思而應世共推之以爲大辯才焉慈舟說法於止風塗師至舟曰止風塗向靑山近越王城伴滄海遙時如何師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展眉舟又問洞上宗旨師呈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個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霧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舟曰語句綿密不落終始眞當家種草也遂付法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峰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個兒師之授受若此師嘗歎末世佛法大乘旨趣無聞著書若干篇曰宗門或問曰慨古錄復著楞嚴臆說法華意語金剛三昧經注涅槃會疏思益梵天所問經解語錄八卷盛行於世山東德王刺血寫書請師至府問道受戒讚歎敬服初時師詣雲棲蓮池授具池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師傍推出一僧云大衆證明池頷之其機用電捷若此壬寅至都中隨達觀應劫禪林有嚴色師以平易簡亮傾重一時嵊縣汝登周公初請師就剡谿明心寺說法翰林輝黃公用先吳公魯唯張公諸達官皆執弟子禮請問法意翰林望齡陶公舜鼎王公奭齡陶公承㸁祁公承事

尤加敬切。時月川澄、達觀可、憨山淸、聞谷印諸知識。皆修敬讓。諸宰官請師重修阿育王殿。市木閩還。航海遇寇。聞師名。尋即懺罪。且授號矢護送。蒞築江塘。而相力音聲。悉稱佛號。夷夏感悅。皆篤信禪宗云。時人共爲之語云。師現肉身。渡生方便。善巧應物。時宜隨機。暎徹無上摩尼。全體直示。解與行符。名聞益不虛也。師名圓澄。嘉靖辛酉生。會稽姓夏氏。年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三。天啓丙寅臘月初四日。化于紹興府之天華寺。門人及遠近來者。哭師甚哀。山林震動。奉全身葬于顯聖寺南鉢盂山之陰而塔焉。後十年崇禎丙子春正月。居士丁元公。持師行狀。見懿典。求銘刻之山中。懿典拜而言曰。

聖朝尊尙佛法至矣。而禪學之弊。今且以合頭棒喝爲佛事。而視理義文節爲不足爲。以支離偏見爲無上悟門。而視三藏大典爲麤淺。言句以杜撰無理語錄爲向上眞詮。而視天下古今爲可欺誑。以私通賄賂爲師資道合。而等授受於販漁。以貪緣達官爲門庭。而列寶座于權位。唯師嗣佛正傳。末法標榜。大振洞宗綱維。後學其卓絕不羣。遇人本色。實德實行。化理嘉猷。東南一人而已。銘曰

明星在宮　山中大雄　有口無舌　三際眞空
嵩嚴雪月　震塞儵忽　惟茲宗乘　香雲地窣
大哉慈舟　廣運海秋　龍搏金鳥　截纜泥牛
湛然淸天　旃檀布烟　絶學無學　駁航即安
波風浩浩　注溢匪造　深壑委冥　毒鼓震焯
惟月之明　枯木華芳　亦如鍊師　金成火忘
弘願所現　大覺如起　肉身利行　慈雲若水
若水在天　是爲澤美　和風

帝前　來師峙年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協理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右春坊諭德中允贊善兼本院侍講修簡討直起居注纂輯章奏管理文官誥敕正史纂修官陳懿典薰沐頓首拜撰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塔銘

師名圓澄字湛然別號散木道人會稽東關夏氏子祖千打虎拯父邑中推爲孝子師生而穎悟具辯才觸事解了性不羈雖人所苦難賤簡事率躬親無所諱憚父時產落徙居蔣家山爲郵卒自活老且病師年纔十一二即代其役持檄往來數十里間不避風雨寒暑夜穿虎豹之羣亦不懾也親沒乃求度世往臥僧寮中有鬼撼其床榦累囑之不肯去師曰山鬼伎倆止此矣遂鼾睡達旦去依玉峰師始習文義次依隱峰師時祖庭荒寂越中衲子初未有問祖師西來意云何者峰稍通其旨見師應對敏捷乃曰是兒似可參禪師忽聞參禪字如逃虛人聆親舊謦欬其側身心踴躍不能自已每欲置問而苦無下口恍惚經七日猛入室叩請峰曰但看取念佛是誰師於是刻刻提持寢食俱廢經三日方禮經次頓覺有省趨似峰峰曰似則似是則未是師懡㦬而退一似有物凝膺茹吐不得者行坐惝怳衆謂其癡如是者三年萬曆甲申時年二十四乃詣天荒山投妙峰師峰爲祝髮圓僧相時冬月寒甚體無複裩而適昔參叩未嘗就枕明年採茶於葉家山聞僧誦傅大士法身偈於是凝膺之物爲之豁然能茹之不能吐也入郡城分衛受戒於雲棲還以高峰海底泥牛話叩南宗師宗越所推爲宗門老宿也舉未竟宗厲聲一喝師點頭而已掩關於天妃宮三年閱雪竇與僧論柏樹子因緣自是始解下語又掩關寶林寺三年憶與錦堂師論乾峰舉一不得舉二話始豁然無復疑滯乃頌曰舉一舉二別端倪個裏曾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意鷂過新羅刻舟求劍原迷又頌雲門十五日話自是出語皆能脫去窠臼不存軌則矣住止風庵與南宗晨夕究竟時慈舟師自少林來爲南宗同門友因請憩錫師以所悟求證衆聞洞下宗旨呈偈相印可遂定師資之禮焉至京師與達觀月川諸大老分道揚鑣未嘗少讓諸師亦歛袵稱歎生平不爲律縛脫略軌儀從前所爲一不覆藏腸直如弦舌快如矢遇人無貴賤新故皆以本色語相鉗鎚雜以諧

謂未甞有所揀擇諸方頗有少叢林之譏然識者自貴尚之不以率故貶其道價也中年以來耳根幾斷而應機迅捷受命如響所交縉紳皆當代名士而與余兄弟特善所以獲管窺茲事得師力爲多得法後踞講席者凡四十餘開堂說法凡六其嗣法者六人爲明懷明盂明方明澓明有明雩皆能舉揚宗乘爲後來眼目所著有宗門或問慨古錄若干卷思益簡註楞嚴聽說法華意語若干卷會涅槃疏金剛三昧註若干卷及門人所記法語若干卷皆行於世晚年頗崇有爲見人卽勸行施曰吾將究竟檀波羅蜜具足功德法財然後已余見每謂之師厲聲曰子一毛尙不肯落乃欲開大口瞞人天耶余笑曰昔黃龍設三關不若吾師一關之難度也所修大刹凡五治石塘自西陵至[illegible]曹二壩爲里凡一百六十建亭橋凡幾凡可利濟有情無不從事末復欲修鄮山阿育王寺貲已具屬順世乃已弟子明敬始克成之師於嘉靖辛酉八月五日生於東關兒時常游戲天華寺之廢址時其地已歸勢人師每發願恢復既得法已游行於四方未暇及也余兄女女章氏者早娶捐貲贖以爲寺寺成以奉師天啓丙寅秋講法華於華嚴寺十二月四日期畢至天華爲衆小參因示微疾遂逝豈昔人所稱葉落歸根者耶享年六十有六僧臘四十三門人迎遺蛻塔于顯聖寺南山師手所定也其弟子明懷諳師遺事請銘於奭齡會奭齡方宦游嶺南久未屬草洎歸而懷亦順世適明方繼主天華法席明雩分化弁山復以塔銘爲請因以平昔所聞攷諸年譜敘而銘之銘曰

森羅萬象　一法所印　孰佩其符　以揚正令
大末緣火　蟭螟巢空　往寧有至　來亦無從
曹源一滴　巨浪滔天　卽心卽佛　語直而圓
窮其變相　千七百則　如開武庫　滿貯矛戟
試拈寸刃　便可殺人　束而不御　徒手逡巡
堂堂澄師　隆頂秀目　周雲四垂　詎階尺木
曹溪耶溪　異流同源　寄跡洞下　非有專門
跋難陀龍　無耳而聽　師之圓通　於是乎證
玉笥叢叢　花宮四敞　逶夷南岡　吉祥所儲

慧日既匿　靈炬俄隕　庸庸攸灼　緒弗其燼

後千萬年　不替引之

崇禎癸酉歲佛成道日柴桑居士陶奭齡謹識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行狀

師名圓澄字湛然別號散木道人會稽夏氏子也父名世瑞號鏡軒母顧氏宋英公竦之裔南渡有安奇駙馬者所自祖也母夢僧而娠十有四月生七日啼不止有僧過之囑云自誓不昧止宿於此啼作麼遂不復啼長而大目昂鼻哆脣露齒直腸信口年十七喪父十九喪母窶甚充郵卒因錯投公牒被攝懼辱自投于江漂流數里漁者救行澤中遇一僧目之云是能出家有大用師即求度出世往臥僧寮中有多鬼撼其牀餘屢囑之不肯去師謂山鬼伎倆止此竟鼾睡且去投玉峰師无聞頭始習文義一日入方丈求授經玉叱曰丁字不識不作苦行求甚麼經師曰尚求參悟大事何況區區文字玉異之付法華經曰此諸佛骨髓珍重熟讀自有得隨訪隱峰師隱器之對衆云此子可參禪師遂求示隱曰行住坐臥但參念佛的是誰三日夜有省知法不假他求趨似隱隱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且一切處疑嘿著時年二十矣壬午往天荒山妙峰和尚處剃染懇求要訣峰唯指念佛多無復視而通宵參究未嘗就枕三年无聞頭行難行苦行乙酉葉家山聞二僧論傅大士法身偈便能記持經書解一切道理往北塔寺不納遂居荒廟中五日不粒坐參不倦詣雲棲求蓮池大師授具還訪南宗師入門便問曰海底泥牛啣月走是甚麼意宗一喝師不能答遂憤然曰不悟不休即於天妃宮掩關三年不發一語偶閱語錄至雪竇與僧論柏樹子話有行者頌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師便能轉機著語又因燈滅隔窗取火有省隨頌一首令呈南南曰我道他是個人猶作如是去就耶師聞復令請益南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參師於此漸入一日憶乾峰和尚舉一不得舉二話遂豁然無疑頌曰舉一舉二別端倪個裏元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

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淈自攢眉。擬議鷂過新羅。刻舟求劍元迷。又須雲門十五日話。曰日日犯土黃日。日日是好日。鐵蒺藜兮無孔笛。分付禪和莫近前。擬議須教性命失。從此于海底泥牛話。及諸請訛公案。一切了了。出語皆脫窠臼。不存軌則矣。啓關參錦堂和尚。錦大賞曰。宗門寥落極矣。再振之者非子而誰。時戊子歲也。又二年。一夜靜坐凝寂。忽若虛空霹靂。聲震大地。須臾而甦。遍體汗釋。如脫重擔。此庚寅七月二十一日也。時師年已三十矣。性根洞朗。言語契機。於諸佛事不思議。應於諸經旨玄會徹微。詣雲棲蓮池大師。一日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師推出傍僧曰。大衆證明。大師頷之。又火浴僧回。大師問。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衆著語皆不契。師出云。謝和尚罣念。大師休去。既還越。日乞食暮宿塔山金剛神脚下。時大學士金庭朱公。太史石簣陶公。太學濬元張公同游應天塔下寶林寺。至天王殿。聞鼾齁聲。使覺之。問曰何人。師曰無事僧也。諸公與醻問數語相謂曰。語淡而味永。高人也。揖師問依止何所。

師曰。饑則化飯。喫倦則此地打眠耳。諸公共葺靜室以居師。一日靜坐。忽如冷水潑身。詩偈如泉涌。自念曰。此聰明境耳。時己丑春也。自此囊錐漸露。賢士大夫爭重之。萬曆十九年辛卯。慈舟和尚謁普陀。回至紹興憩大善寺。幻休和尚子。洞宗嫡嗣也。黃兩高居士請於止風塗說法。師趨座呈所見。求證。舟問曰。止風塗向甚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邊時如何。師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轉眉。舟又問。洞上宗旨。師呈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個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鍼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舟曰。語句綿密。不落終始。眞當家種草也。遂召入室。印證。復曰。汝後鼓兩片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即付法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峰前無鏃箭。射得南方半個兒。師始匡徒說法。稱人天師也。師生而穎悟。具大辯才。觸事了了。性不羈滯。雖人所苦難賤簡事。率躬親無所諱憚。生平所爲。一不覆藏。遇人無貴賤親。故皆以本色語相

鉗鎚中年以來病患耳根幾斷而應機迅捷受命如響壬寅入京值達觀大師應劫禪林有嚴色師以平易簡亮推重一時黃袁陶諸公卿皆及門請教冠蓋傾都市而師絕不以爲意一日達觀大師同月川法師陶石簣黃愼軒兩太史左心源曾仲水米友石諸公嘉熙寺翫月次愼軒臥問馬祖翫月因緣師曰汝臥我立不得爲汝說法愼軒亟起謝過月師云內翰錯過了也達師云我下語不及此公又僧鶴林參達觀大師大師曰你信得及麼林曰信得及大師云旣信得及可將法華經拋在尿桶內得麼林如所言諸方疑駭後師特往問林林云實有此事師曰你當時見何道理便恁麼來林曰我忽憶善財參勝熱婆羅門因緣便乃如此師云如今還有疑否林曰此是地獄之因豈得無疑師曰我今問你你須實答汝信得及否林曰信得及師曰汝眞信得及否林曰眞信得及師曰眞信得及割取頭來林不知所措師便喝尋還越請開法者日盛己未山東德王刺血寫書請師至府殷勤修敬問道受戒師至杭州聞谷師慧聞

師等數員知識法師及諸縉紳護法各命侍者持柬迎師慧聞法師柬內云今日大衆要與和尚作家相見和尚若來已墮情識和尚不來猶缺慈悲師閱畢卽將衆柬一齊扯碎正色厲聲云這些客作漢敢於老僧處納敗闕耶師至卽陞堂正立慧云和尚莫要般門弄斧師與一掌云速道速道慧無語師曰死漢聞谷師遂率衆作禮丙寅臘月於顯聖寺呼大衆前作付囑語初四日至天華寺上堂明智出衆禮師白往九華師曰汝去老僧卽今起程語畢復爲衆語至夜分丑時右脇示寂門人迎全身至顯聖寺龕三年丁卯塔於寺南鉢盂山之陰師生於嘉靖辛酉歲八月五日寅時住世六十有六臘四十有三上堂開法會六初壽興寺次雲門廣孝寺次徑山觀音殿卽古千僧閣次嘉興東塔寺次雲門顯聖寺次紹興天華寺講演經論會四十餘初周海門居士請於剡谿明心寺次顯聖寺次張太學宅中次山陰壽聖寺次梅墅彌陀庵次上虞百官陽草偃次下心墉次寶林寺次秀水石佛寺次海鹽天寧寺次嘉興東塔寺次顯

聖寺次蕭山關王廟次顯聖寺次紹興大善寺次顯聖寺次顯聖寺次南京圓覺禪院次延壽寺次崑山一宿庵次紹興天華寺次湖州道場山次紹興華嚴寺等處師頌五位偏正曰正中偏啞子喫苦向誰言開口已招人貶笑祇應肚裏哭蒼天偏中正物物頭頭行正令信手拈來用得親擬欲求玄俱是病正中來云何石女也懷胎天明生個白頭子九月楊花遍地開偏中至狹路相逢不須避線去鍼來本自然目擊道存兩會意兼中到動靜不分眞個妙著衣喫飯本尋常却似大蟲裹紙帽又三玄三要頌曰老儂不識字錯讀已已已去問大大人答我渠似你師嘗歎末世佛法大乘旨趣無聞著楞嚴隨說法華意語金剛三昧經注涅槃會疏思益梵天所問經解陶太史請注又宗門或問慨古錄等語錄八卷行世付法弟子指南明徹麥浪明懷石雨明方三宜明盂爾密明漩曇茂李黃葉具足明有瑞白明雪無學能幻居士雁田柳湞參學如天倪明聞香幢明海柱石明梁等其餘印心者林下水邊繼起未艾洞上逆流汪洋無

既復有久依法席去而嗣臨濟稱雄彼宗者亦皆受法乳恩知所報者也師于一切利益之事無不具行若築石塘自西興抵曹娥二百餘里若剡谿南下至濠而勢逼流沙停漲水勢日西罄會稽日受築塘之苦師白當事者令剷去沙洲水乃漸伏若修阿育王殿市木閩還航海遇寇聞師名即懺罪且授號矢護送若越城戒珠寺鐵鑄佛像葺前殿若徑山造彌陀佛若山陰修柯橋融光寺幷佛菩薩像若修東關大石佛殿若長慶寺造羅漢像若錢塘江滑建茶亭幷渡船若餤口施食水陸放救生命又若爲夏氏置饗祀田等不可悉紀不肖丁元公奉教有年備聞行事敢述斯錄冀名達手銘筆傳馨謹狀



天眞毒峰善禪師要語

明・毒峰本善 撰

悟眞 編



天眞毒峯善禪師要語

叅學門人悟深編集

上堂

諸大德旣來這裡相從貧道叅禪究明生死須依貧道家風行持他後決不相賺各各俱要屏息身心諸緣一心向道追復百丈已前釋迦老子所行頭陀之行是謂家風此之苦行頭陀經中具載請自檢看然雖今人難比古人且請於中行得一半麽亦得沾頭陀苦行之少分矣不可似今時學者全不問着什作無慚愧人佛法驢年會得只如世尊當時儀則領衆持鉢入城乞食歸則各處岩穴之間後趙州諗和尚三十年不開口告人不雜用心隔擔山和尚唯食橡栗過日丹霞然和尚一生只個布衲更看芙蓉楷和尚不發疏簿不請化主一生唯事澹泊此諸尊宿俱是行頭陀行家風所以一箇箇魁壘秀出於當時而千古之下爲世所尊諸大德若依此苦行行持久之不移不易則僧問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橛管取呵呵大笑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荅曰前江潮急魚行澁後嶺松高鳥泊難下座

上堂僧問昔高峯和尚示衆云海底泥牛啣月走岩前石虎抱兒眼[illegible]人金剛眼[illegible]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得出許你一生叅學事畢不知是那一句師云待你即向你道會麽僧云不會師云不見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下座

普說

徒悟權等焚香拜跪云弟子德深等實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特來禮拜和尚請益如何修行得脫生死輪廻師云諸大德旣來相從惟我此間又非明道之師建立門户爲人處無非平實商量做工夫捷徑處彼此相依於三間茅屋之下草衣木食追慕百丈已前眞風不學今時體態只貴眞叅實究逕到古人田地而後已捨此非吾之所爲也今日事不獲已只得將自已昔年親證底一則無字公案開示諸大德子果欲脫生死輪廻先須發大信心立弘誓願拚從今身未悟之先莫退菩提道心莫改修行節操若不打破這則所叅公案洞見父母未生已前面目坐斷微細現行生死誓不中途而廢放捨本叅話頭遠離與善知識若故違此願當墮惡道受無量苦證此大願防護其心然後領荷公案昔日東普師翁并先

師和尚初發心時俱發大誓願云若我退失道心遠離話頭生害駝皮癩現諸人眼目死墮無間地獄受無量苦因作此願勉勵身心精進不怠所以到得這般地位現前大衆還肯發願麼衆發願已乃付公案云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疑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因甚狗子無佛性因甚道無趙州意作麼生無吽若是宿有靈骨者聞此開發便是撞着生死冤家相似就與眉毛厮結憤憤不休直下便明自作所識有如是操畧於此九旬之內必定被你捉敗趙州有破他家好惡處則是入門端的也此則公

案話

條古人喻如倚天長劍塗毒鼓捽錮之則屍橫萬里聞之則鬼散九霄雖佛祖到來亦不敢以正眼覷着五祖演云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兩段于昔聞此語便疑三十年不敢開口乃有聞示衆云寶劍令提日用中高擢大旗肯從容卷分鬼驚起風喪舒也獨櫻偏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鋒一戰便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刃參天不露鋒雖然如是猶是半途在若以少爲足決定不得到他佛祖大休大歇田地諸大德既爲生死事大豈是說了便休亦非知了便休須是始終切切拳拳兢兢業業如喪考妣廢寢忘餐提持此事方有少分做功夫氣象所謂生死大事者自我山僧知有此事行脚已來目擊耳聞無數箇爲人天師範說法如雲如雨臨終末後一着脚忙手亂如落湯螃蟹不曾見一箇半箇似古人出生入死之自由者豈非生死事大而何縱饒精通三藏教背讀五車書到這裡都用不着也山僧雖說到此猶恐滑在可畏可畏有志之士得聞此說便着精彩看他古人做功夫得何三昧臨行如是自由自在不可只似鴨聽雷鳴而已山僧從初學道以至於今三十餘年單單在此事上用心尋常東

考西究窮盡幽微深知弊病乃吾苦口叮嚀汝等後來若得入頭處切忌草草便去弄虛頭爲人之師誤已誤人爲害非小須效古人且向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時龍天推出方可爲人則自利利人無往不可也至囑至囑且做工夫提話頭一着或看無字要緊在因甚狗子無佛性因甚道無趙州意作麼生無畢竟意作麼生無吽這兩句子上着力或看萬法歸一要緊在一歸何處一歸何處畢竟一歸何處吽這兩三句子上着力或參究念佛要緊在念佛底是誰念佛底是誰畢竟念佛底是誰吽這兩三句子上着力

回光返照槃下疑情惺惺中却須寂寂寂寂中却須
歷歷若能如是用心不墮昏沉掉舉四魔之中而有
日益日損之效也或若話頭間斷不得力須抖擻精
神還提前公案以至末後句子使首尾一貫方始有
頭緒可致疑也若得疑情不斷便好切切用心如猫
捕鼠四肢順向首尾一直則不怕甕中走却鱉也初
做工夫之人若非做工夫警策語言一切佛祖玄妙
機緣文字且未可看古人謂滲漏工夫不得成片非
學道正因所以道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又不許
向意根下卜度又不許向舉起處承當又不許作有

無之理和會又不許作世法佛法之義摶量又不許
向一切文字中尋討等閒唐喪光陰到老不得成辦
唯貴棄捨身世向所叅話頭上厮挨立身於萬仞崖
巔着脚於千尺竿上不覺舉步翻身打個懸空筋斗
歸來呵呵大笑那時方可再來喫山僧痛棒久立珍
重

示五羊深禪人

若了自心本來是佛者一切惟假名況復諸三有倘
爾於斯直下不能領畧別無方便但將吾所付之念
佛公案用心提撕單單叅究以期徹悟精進不懈勇

猛無怯務要討個明白而後已欲上叅時先須捧捨
世間恩愛利名等事使身心灑落虛融澹泊切切以
了生死大事爲己重任抖擻精神看這念佛底是誰
要在這誰字上着倒深下疑情疑這念佛底是誰故
謂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良哉言也你若纔
有切切之心疑情重也話頭自然現前綿綿密密淨
念相繼凝定身心回光返照執而持之勿令間斷一
念不生前後際斷目前空牢牢地胸中虛逼逼地澄
澄湛湛卓卓巍巍到此喚作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正
好再見眞善知識掃除悟跡別立生涯不受天下老

和尚舌頭瞞然後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時天龍推
出方可爲人也

示本空禪人

夫欲免生死輪迴須是成佛若不成佛欲免生死輪
迴無有是處汝若成佛閻家老子尚無奈你何生死
輪迴云何哉誠有如是操志先與汝等傳授菩薩戒
法此爲成佛之基本然後付與一則叅究念佛公案
須知因戒生定因定生慧禪定智慧持戒爲本故戒
經云衆生受佛戒卽入諸佛位諸佛位者卽戒定慧
也誠能全身放 52冊 體承當得去成佛卽不難也不

見道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誠哉斯言盡之矣但將無始刼來習熟底世間之事放教生疎却將出世間未閒之事行持得純熟自然成就向一切時中提起所參話頭念佛三五七聲却返問念佛底是誰念佛底是誰畢竟念佛底是誰咋前問念佛底是誰徹骨徹髓見膽見心正是就窠打刼當處發機又問畢竟念佛底是誰却似痛上加鞭一如喉下一捏便要斷人命根若是命根不斷則見理不明須是深下疑情疑這念佛底是誰綿綿密密挨拶將去如撞着生冤家相似直下不能解交憤憤地逼拶得他情窮理

極意識不行却似老鼠入牛角底時節一念不生全體是佛雖然亦是暫時岐路相逢若便認着則與昨日之迷無有異也直待久久純熟打成一片行亦如是坐亦如是東西不分南北不辨通宵不寐寢食俱忘做到這裡只喚作塵勞暫息寂靜輕安之境亦名歡喜無量自不知是定力現前工夫亦是前塵喪偶解脫深坑未爲極則切忌認着山僧昔年做到這裡境界雖得此定而慧光未發故於佛祖無義路話都不曉得故古德誡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乃自知非發願云若我得悟之後誓不以少爲足不

求寂滅安樂不求生天富貴求佛智慧求佛辯才求佛知見深知法界打破諸祖重關事理貫通法法圓融妙用自在然後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時龍天推出扶持末運接續祖燈自然從空放下於無下手處垂下手驀然信手摸着鼻孔囫地一聲元來秪是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似這般說話未曾悟道的人但看得教典熟箇箇說得只是畫餅不能充饑說衣不能禦寒亦不能爲人解粘去縛到這裡正好順性增修潛行密用廣行萬行興大悲心遇愚癡邪見者痛心哀愍勸令修行正法不犯條章陰翊王度報荅國

恩邇來僧俗中有等邪見魔種末學道先要知道未參禪先要會禪蓋是夙無修行正因所以今生不具正知正見遇着一等邪魔外道不能辨擇便去拜他爲師聽他謬說念佛底便是我便是自己佛性又無入道悟由又不敢去見明眼宗師妄稱善知識誑惑愚癡要人恭敬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苦哉苦哉正是無始時來生死根本却乃認爲自己佛性昔有竺尚書謁長沙岑禪師師喚尚書竺應諾師云不是尚書本命竺云不可離却卽今秖對底別有第二箇主人公也師云喚尚書作至尊得麼竺云與麼不秖

對時莫不是弟子主人公否師云非但秖對不秖對時從無始刼來是箇生死根本汝等於此句下知得着落許你具得一分擇法眼長沙乃示偈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始刼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自有佛祖以來便有四衆弟子在家男女二衆持齋念佛亦不抛家失業乘戒俱急者臨終化佛接引往生淨土蒙佛授記永不退轉乘戒俱緩者亦不失人天福報又有一等邪魔外道自巳妻子火坑未脫業識忙忙爲貪財色故妄言見性悟道更不禮佛敬僧撥無因果夜聚曉散暗傳邪法謬言七

日悟道教他一類無識男女隨類認自巳是佛不用燒香禮佛修行懺悔此等喫鐵棒邪魔今時極多汝等宿有正因今遇老僧特爲苦口說破汝等倘或不幸逢着速便知非不可親近楞嚴經佛授記云徒弟與師俱陷王難死墮無間地獄受無量苦無有出期又云如素平人妄稱國王自取誅戮汝還知否古今師德無柰學者之迷何不得巳而教他看則公案以楔出楔相似你看中峯祖師偈云心中有佛將心念念得心空佛也空撒手歸來重檢點花開赤白間青紅至其究竟處實無能念之人亦無所念之佛汝還

知否妄計有念即是能所那得不迷亦名邪見隨見生解即隨生死明見之人則不然雖終日念佛而未嘗有念求其念處體相了不可得只待數珠墮地之時則知惟心淨土自性彌陀非外物也珍重

示徒悟玄

誠哉此事見則便見擬思則白雲萬里況如之若何汝欲決要明此一件大事須着做直捷工夫能向一毫頭上安身立命做教久久則便得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矣若得眞到此地則曠刼不明之事當下分明猶如啞子夢見親娘與人說不得亦從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方可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時天龍推出扶持未運接續祖燈廣化衆生同成正覺其或未然只將我所付念佛公案貼在鼻端上不許放在一邊須向一切處常目在之勿使須臾失其照顧疑箇念佛底是誰於這一句上綿綿密密直教首尾一貫逼拶將去如不得力再加箇畢竟念佛底是誰倘被散亂昏沉之魔攪擾或有間斷莫容滯久如雞抱卵若冷却其窠子無出頭期矣工夫綿密之際無加此也倘宿有靈骨得箇覺觸處切不可自許須見本色宗匠入他爐鞴受他[illegible]出來眞僞淺深一一得知更[illegible]

存其悟跡做箇無事無爲底自在道人所以道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已靈猶不重佛祖是何人到這裡但有纖毫悟理未忘佛法玄微去之未盡皆墮法塵見剌之圈圚誠哉此事乃無大極大底大事眞能欺賢壓聖豈可輒作容易想而不愼乎至囑至囑

囑大川開主

欲作吾家眞種草要須直下坐斷聖凡情量不守靈鑑虛明廓亡自他當體不顧亦不作無巳知解自然本體露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無處不照正恁麼時若有箇承當底人則不能與那事相應此是佛祖自證三昧比比不相知各各不相到喚作大事因緣空生身子畢脫不着三賢十聖只爲聖心未忘見性如隔羅縠饒你才並馬鳴解齊龍樹亦只得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此是根思夙淨聞之卽解去道逾遠況小智薄德浮淺之學者乎又如慧可大師無書不解無經不通到初祖面前一詞不措方覓安心從斯一切放下心如牆壁至於立雪斷臂猶不肯可及乎曾地一下則禮三拜依位而立始曰汝得吾髓此豈造次近世學者心粗認指爲月天地懸殊自既錯解將此印證後昆一盲引衆盲爲害非細或者謂我已坐禪得箇安樂處身心輕安更無異念直是靈靈不昧了了常知於生死岸頭巳得不疑只未會古今差別公案是何言歟蓋因邪師法眼未明妄據師位以方便爲眞實是非不辨認箇湛不搖處作空刼那邊事豈非認奴作郎殊不知湛入合湛是識邊際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繇斯心意識古德云諸佛說心爲破心相今知心相元是虛妄今人認心是道深違佛意又增戲論殊乖大體或者云一切皆空有甚正悟處此是斷見外道或者云一切無着自然無礙此是掩耳偷鈴自昧不覺臭或者云齋戒明白淸淨無染自然不墮惡趣此是住相布施三途業因或者云大悟不拘於小節任意浮沉隨處騰騰便是快活道人此是常見外道闡提癡漢或者云但一切時如死人去更有甚事此是白日寐語誇談馬角豈不見道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或者云某人雖不會道奈何死得好有堅固子此是夢中說夢僧問古德云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荅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無你用心處你若古今見盡迷悟情消則常轉法輪一切時出生一切時滅度貧道痛以慧命危甚若一綫九鼎覲令玄紹之徒槩似兒戲之所爲耳但要誑得入

手則已豈知吾祖有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之誡乎亦是爲師不審學者之才器堪否而苟圖收拾門人之私致招法門之辱累也如子順大川禪人自捨緣入道於眞定金臺二處掩關下得定力之功而本地風光未發故南詢師匠決擇懷香禮余呈似功夫次第余知做到湛不搖處猶未出他識陰區宇此是靜想不脫所以巳見不明殊知勞慮永斷得法界靜卽彼靜解爲自障礙要知得在神靜失在物虛錯認定盤星且喜沒交涉此是太解脫門自在三昧須是塵勞不染靜妙不收步步活鱍鱍地宛轉無窮闊浩浩處

識得方始八面玲瓏七穿八穴子更下郍一步功夫一日如桶底脫則知如上葛藤盡是爲蛇畫足雖然要作大法器建立門庭直須久依我住再向那邊更郍邊打數百箇懸空觔斗歸來始得智過於師方堪傳授豈不見道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普說行脚

僧成凱等請益云某等實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特望和尚大慈開示修行之訣我等依師修行脫生死苦師云余聞諸佛未曾出世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業根都無實事靈利之士纔聞舉起便知下落任運隨緣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更有甚麼禪道可參可學而謂生死無常者是甚麼碗鳴聲不特正令當行抑且宗風未墜所以先德只教人自信得及便了不教人信佛信祖故云昔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諸佛

亦然汝等衆中莫有知者麼知則出來舉似老僧爲汝證據其或不然須當諦聽老僧拄杖子爲汝指示端的拈拄杖云適來據汝口款旣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誠非說了便休直須明明白白得知這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從無始劫來隨業升沉輪廻六趣今生若不參教徹去決無自了之理然亦不是恁麼知了便休直須辦箇眞眞實實決要了這生死無常之斤心憤箇勇猛精進之大志拚捨身心不顧得失今生不了決定不休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誠有如是操略方可領取公案 如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

云無疑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因甚狗子無佛性因甚道無趙州意作麼生無吽畢竟意作麼生無吽倘爾先受萬法歸一要在一歸何處上深下疑情或自肯信心念佛者須看念佛底是誰要在誰字上着倒此是話頭也自此領去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念念不忘心心無間孜孜而叅兀兀而究如雞抱卵常令暖氣相接發大誓願莫退初心抖擻精神勿使偏途成滯苟有如是志氣不患其不發明也假饒宿業障重根器狹劣今生不發明猶勝人天有漏之因只貴直下大起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先要堅

持禁戒是以尸羅清淨佛境現前亦是因戒生定因定發慧若無戒定慧甘伏生死門然須知工夫做到極則處於自身心必有種種諸魔境界若得戒定慧力及志願力更得話頭純熟力或得一時一霎之間靜相現前之力則魔軍易遣出身有路也此余三十年前經過險路故以告報汝等好自提持勉慎護念無自易也成凱等再展拜云惟願將師生緣出處及昔年發心行脚做工夫次第得力處說示我等我等依師修行必不辜負平生師曰本善祖貫鳳陽人隨任生於廣東之雷陽父吳姓母鍾氏稚小好以佛事

為兒戲性惡腥羶幼時入學四箇月日至今猶不甚識字但稟得箇誠信決烈孤硬之資心意質直作事忽畧似無思算計較之執情十七歲幸得出家因我天稟頗異根性雖鈍聞皆信解初遇源明和尚即辦虔誠渴仰請益話頭蒙師開示無字公案當夜便學上叅提起無字迴光返照下疑之間便就理會得疑箇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因甚狗子無佛性趙州意作麼生無吽於此反覆而疑便覺有些些頭緒可致疑也其時即覺這老趙州似無迴避處也次日舉似源明和尚和尚云你也奇怪我二十餘年看箇無字也如

蚊子叮鐵牛相似並無下嘴處你今纔方學做工夫便有許多知解快便掃却不許卒便開口無受用也良哉言乎臨別囑云觀你根器有異於人他日後必有悟道之日切莫中途被人哄去做長老棄却修行誤你生死大事須發大願以自護持我便發願若我生死未了大事不明輒便拋棄修行貪着名利當墮阿鼻大地獄中受無量苦有時坐禪常有雜念紛飛不可遏捺無計柰何一日忽然檢點將來原是自己無始染習成性底一切世間五陰乃至親里等事執為我所直下知非生大慚愧乃舉起金剛王寶劍如

斬一握絲盡情一斬一切俱斷更不存一毫頭許於其間自此以來話頭自然省力時中覺得胸次中空、蕩蕩地正如發船開岸至大海洋相似無罣無礙忽爾前塵熟境現前之時卽覺了不可得縱要思量亦不及矣一坐便有靜相現前話頭綿綿密密不見間斷鼻息微細不見出入身心輕淸脊梁挺直目不交睫只是憎喧愛靜到處只要尋閒靜處住凡見經教中義理便有信解如獲舊物一一會歸自己不作他解因無際老師初學做工夫四措大帖見也不願看只是拍盲做鈍工夫後來乃得大徹大悟我卽深信

其說亦不願看經教念念只要做箇出世好人　正統八年入川參見無際老師從貴州至四川途中見數輩修行老僧其時我自有箇主宰了見其說得是處則信而不忽其不是處則執而不讓其年二十五歲矣自要習學好人行止於四威儀中不因勉强而自然超卓傑立不隨時流轉動雖未登壇受具其習性信樂毘尼一切時處專以坐禪爲先嘗於坐中正看話頭定相自然現前澄澄湛湛空空牢牢兩耳寂寂恰似蛩鳴脊梁挺直骨節相拄自不動搖身心洒落一念不生坐不知勞行不知倦眞光孤迥六門齊

應萬行同敷在我得之矣雖然只得一日或半日之間又間斷了但用力提撕便有不提撕卽無逆順境界不止萬端不及盡舉蓋其定力畧不現前種種之魔便就乘隙而入　正統九年無際老師奉詔起程我卽隨追沿路發願加起精進務要工夫入手到京印證至荊門州其時暄熱看定話頭行路身輕不覺如飛徒衆趕我不上遇陰凉處歇下一坐便定卽覺渾身骨頭疼痛如火燒熱便覺得盡虛空徧法界總是一箇無字無內無外無自無他東西南北都無分辨混然成片起身便行不覺忘却腰胞拄杖

至晚到僧正司投歇僧官一見如法安頓溫顧僧官夜起添馬草三次見我巍巍坐定不倒身乃異之天明辦齋款待留住三日寫書差人送至當陽縣淸溪寺入關於路亦似這等忘却身體節次過水遺却草鞋腰包等物如今乃知前塵喪偶得盡身相離徧計執證人空智之境界也善念長老原是先師維那雖無工夫却曉邪正及堂中有普無方道極中寶金山數輩衲子都是無際師翁會下來皆具正眼見我形儀落魄乃爭問緣由我舉似這般境界彼皆讚云你工夫做得甚諦當了只欠悟在我當時聞說如龍得

水似虎靠山心安無量普無方便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我聞他說全無畏怯直言道盡大地是箇祖師意奈何末悟答你不得縱使錯口道着你亦不知問他作甚麼方即無言一日寶金山來問如人上樹口啣一枝手無所攀脚無所踏樹下有人問西來意開口卽喪身失命不荅違他所問你作麼生我亦直言道若不悟道開口問荅俱不免喪身失命你我只貴做拍盲工夫一日悟了道自然會得開口如今乃知是內懷聖胎發言殊異也我當時便求關房入關蒙念長老便送入關當卽發願奮起勇猛精進之志

壁立萬仭無少寬容關中不設臥床唯安一櫈而坐晝夜禮佛一千二百拜哀求懺悔先罪每至中夜必然臂香一炷克行自立打七煉磨誓不倒身以悟爲則因晝夜眠睡魔沉重忽垂頭睡着不覺半夜醒來惶愧知非懺悔待到天明除去坐櫈立誓不坐以悟爲期晝夜只是經行倚立一夜靠着屋柱睡着覺來恐懼知非懺悔又發願不近牆壁遶空經行勞倦之甚昏睡愈加沉重乃對佛前號泣懺悔發願務要發明這件大事誓不退轉身心捨捨性命盡將所有衣鉢之物罄散與僧堂大衆止留一箇空身在關房中

卽請堂中十數僧會茶相助打七當時卽告大衆曰不勞諸公手扶但煩看顧倘我昏沉重來煩舉話頭云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或不醒則任從打罵不敢生嗔若生嗔當墮地獄於是逼拶捱過二七日了衆人因憐我亦不要勞煩於人唯自行自立後覺輕清仍坐而參凝定身心惺惺歷歷只在這箇無字上着倒一日忽猛力盡這口氣逼拶去豁然却似鑽入這無字裡相似覺得從下身麻木起至上身乃過頭頂如脫去一重皮相似當下身心如坐一箇大圓寂光中話頭純純不間目前空牢牢地了無一法當情卓卓

巍巍脊梁狀如鐵橛鼻息全無出入坐之甚久孤迥迥地無意無思乃放參經行輕清又加百倍到此一切時中絕思絕慮無念無爲如在一條頭上安身立命相似古人喻如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亦在我得之也如是約十數日間通宵不寐寢食俱忘眼睚瞪得酸酸地眼睛乾曝曝地不肯交睫其時喜懼交懷忽起念云這般境界唯我自知無人與我證據亦不知是邪是正恐做箇精靈鬼神去也因萌此念放身閉目而睡睡中亦不知此身着於床上似醒不醒之間如淨琉璃中含寶月

光相似內外明徹了無一點塵翳其塵勞妄想都無影響矣正是身心客塵透漏無門我又得之矣常於睡中寂光之境忽自觸覺似醒不醒湛湛寂寂如在大寂光中圓陀陀光爍爍不覺有身心及其處所凡一切聲響雖聞而不分辨但有一箇靈知而已覺來歡喜舉似道極中他舉手加額讚嘆不及即令我說箇頌子看我連說數首無乎反頌一曰心空法界寬圓明非內外蕩蕩絕縱橫騰騰無罣礙衆僧看了皆讚歎不已我恐障礙工夫盡情掃却忽一夜睡着又被熟境牽轉作不得主宰覺來痛自責云還有這箇

在耶即抖擻精神兢兢業業務要決斷切切用心勤勤佛前懺悔坐中看箇話頭還似這等綿綿密密看時也不有不看時也不無既無能舉之人亦無所舉之法騰騰任運似箇養熟狗子左右相隨還尚有些憒喧愛靜之病時時着驚一夜坐中話頭自然現前密密久之微微細細不覺寂然定了半夜時分忽地如霹靂響喇喇之聲這四大色身如分散了忽即返照內外瑩徹幽幽隱隱靈靈不昧了了常知不見一法當情唯是一箇自知而已非世間境界可比直下前後際斷縱觀虛空萬象有情無情等觀體混融欲

覓一毫自他之相了不可得自亦不知是何境界因聞長沙岑僧偈云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眞乃豁然悟其旨今乃知是得離依他執證法空智之相我又得入手了也那時元來晝夜放光動地常在面門出入柰何自家不知從此一切響動之聲俱無礙矣常處那伽大定其輕安寂靜之境非言可述一日見高峯禪要曰到得這箇田地只喚作生死岸頭得大自在之一步爾若曰生死向上事須知更在靑山外我當下得家鄉實信了也我彼時常發般若禪師四願若我得悟之後誓不以少

爲足不求寂滅安樂不求生天富貴求佛智慧求佛辯才求佛知見深入法界打破諸祖重關事理貫通法法圓融妙用自在然後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龍天推出扶持末運接續祖燈廣度衆生同成正覺一一檢點將來雖有契悟未全出手正如楞嚴經云窮諸行空於識還源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生住着背涅槃城迷佛菩提忘失知見所以參禪須求妙悟乃又知非不躭此輕安寂靜之樂念念發憤向無下手中重下手無進步處更進步精進研窮以求妙悟一朝聞鐘聲不由說一偈云沉沉寂寂絕施

爲觸着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麼初回到此氷消瓦解凡見一切經書文字義理如推門落臼始得頭頭上顯物物上明古人喚作無師智自然智如今看來彼時雖得如此宗門還只喚作如來禪亦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果於宗門無義路話衲僧沒巴鼻句子又卻不全曉會其時因聞荊州府有箇蒙隱和尚是妙峯門人越關去見行至豪林寺投宿夜坐不倒睡着忽看見天上星月及寺中殿宇竹木等物覺來且驚且喜不知是何異境如今乃知是神光湧出之相蒙隱一見便問曾見何人看

甚話頭我舉似了隱云如何是無字答云即心是隱云你喚甚麼作心答云我滿口是語卻道不得隱云如何道不得答云我若道得則靈山當時不祇微笑而已連問數語答了卻云你做底工夫也不差你所見處也的當只是還欠懸崖撒手一步在若得絕後再甦四天下人奈何你不得留住盤桓數日臨別囑曰再去精進做那步工夫始得大了大當汝還知否那一步工夫從來不屬第二人知如人到家自會做家裡活計我即點頭而別我請念長老商量要去北京見無際月溪二老師印證工夫念云你要出關我

且問你兩轉語答得容你出關不然且在關中保養只如靈雲見桃花悟道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廻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你道是許他不許他答云不知念云如何不知答云知則不許也念云只如世尊初出母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道我當時若在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你道是謗佛耶報恩耶答云不可以智知念云且畢竟作麼生答云你我俱未徹悟不許開口大家且信雲門去念

云如是則任你出關去逕造北京不期無際老師方示寂遂到廣恩寺見月溪老師我先聞老師門風陡峻禮拜了不敢開口便執弟子禮侍立於傍老師見我這等動靜只以平實問我來歷了便教領下安歇了雖然如是不得呈似工夫心中放不落至晚對通衣鉢說本善實爲生死事大初學做得有些工夫自不能決不遠數千里路特特來求印證通覆云今日新到關主要求印證工夫老師云憨子他今日入門來我便識他了何用他來說工夫且去佛法不是鮮魚那怕爛卻於是時中雖得親近侍立常感東蔵西

擊暗垂勘驗之機我亦見機而作不墮悄然之壍一
日遍衣鉢見我欣然滿面喜曰老師昨夜在室中多
讚老兄好箇眞實的當衲子堪紹宗乘恭喜恭喜我
等他日都來你會下喫飯也我道本善福薄何敢當
也一日老師在園中乘涼而坐我侍立次問你原來
看甚麼話頭答云無字云如何是無字答云弟子一
向只隨人道是箇無字今日看來是口金剛王寶劒
云如何是金剛王寶劒答云寒霜熖熖耀古騰今云
還我劒來答云擬動即犯他鋒鋩云橫按當軒時如
何答云佛來也殺祖來也殺云老僧來聻答云亦不

相饒云殺敗後如何答云且喜天下太平云如何是
無字義答云賊賊分明云賊且置還我賊來答云六
六三十六云未是再道答云夜短眠不足日長饑有
餘師云古人有鐵牛過窓櫺之喻且頭角四足都過
了因甚尾巴過不得答云弟子看來只是他習氣難
忘云此是微見未脫在答曰了無一法當情瞥爾通
身露地云你即今在甚處安身立命答曰何處不稱
尊師驀喚侍者請出祖衣展今隨喜看了乃云此衣
是唐朝宮主所置今八百餘年矣白雲度老祖付與
古拙師祖祖付與東普先師師付與我老僧若是克

家種子方堪紹荷狐假虎威焉敢希冀我即禮拜謝
師云侍者且收起待行則付與他去表信歸山涵養
我又再拜蒙師正擊傍敲明抽暗換方便提攜嘗舉
百丈侍馬祖祖侍南嶽讓讓侍曹溪六祖皆是久久
親炙磨光剗鈌乃能豁徹重關羃鎖掃盡玄微寘曰
然後乃能深得大機大用爲人天眼目你今依我久
住一會方去決不負你我即拜諾一日因事不獲已
而回杭州登壇受戒畢思古德云但有纖疑在不到
絕學安能七縱八橫天迴地轉乃上天目萬峯菴掩
關至　景泰三年先師蒙

上賜回南京太崗輙遣可信賫書來取行李至蘇州
遇楚山長老問云久聞杭州有箇善菩薩是公否答
云不敢又問蒙山三關語有連湖橋爲一切人直指
你道如何是直指答云不知云如何不知答云知則
出了也師云我也不會又問中峯頌兜率悅第三關
眼光落地向甚麼處去偈云鐵狗銅蛇正奮嗔風刀
火鋸肉成塵茫茫大夜幾經劫舉眼無親怕殺人你
道中峯如何這等頌出耶答云中峯太煞老婆相爲
人爭奈錯會者多云我到這裡都不會答云師叔莫
瞞人好云善首座你今到太崗去我且未與你向紫

至不思議處能觀之人所觀之佛雙忘雙泯伏地艮
久身心寂滅即契無生法忍到這裡始知大地無寸
土矣因看法華經至無上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
從緣起是故說一乘遂留心於中反復沉潛默體其
甚深祕要之處誠有日益日損之感正是一句當機
八萬法門生死路絕余平生所欲知其佛法細大處
總在茲而得矣今日始知脚跟點地也正是我放身
命處了也有法因山居降菩薩請益空谷隆和尚教
他空心靜坐認箇無生久久自然悟去切莫依今時
人看死話頭乃依他空坐數年一切處俱無住着只
空心莽莽蕩蕩一日着風魔了救得醒來到底秖是
箇癡癡呆呆底苦哉苦哉法屬演公等請余上山究
竟余問其故隆所舉開示之做法余迅指云謬之甚
矣即從頭舉古驗今開發一遍隆等及衆聞說所示
皆號慟震於山谷俱云未曾聞也遂留余山中掩關
隆執弟子禮請余爲衆普說其畧曰寶劍全提日用
中高揮大秣肯從容卷兮魂膽迎風喪舒也髑髏徧
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鎗一戟便收功趙州性命
分明也血刃彌天不露鋒拂一拂云虛空廓徹無消
息萬里無雲天碧碧撥得須彌入藕絲彌勒釋迦齊

羅帳裡撥琢珠甚不易你到這地位只是你未脫得
情見在峇云師家無閑語云你不見潙山道凡聖情
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如今始知悟跡除
之不盡即屬情見皆名理障礙正知見畢竟悟理不
圓既到太崗拜起先師云往往人來皆說你在杭州
大開爐鞴好施惡辣鉗鎚你豈知他人盡作無明會
也盤桓月餘每入室但說火爐頭話先師以大衣拂
子法語寫畢將及發行彼可洪長老禀先師務必請
我上廣東化漆用漆佛殿供桌等我即堅却不肯去
被他將衣拂藏却我不辭先師下山先師臨委息時
遺囑可權云你速遣人送衣拂到杭州與本善雖蒙
送來私謂傳佛心印豈細職哉但到處唯掩室思所
以稱其職也余在蘇杭泊天目山等四十餘年曾住
十餘處所皆幻居而已嘗放古人雲行鳥飛初無留
礙但視其有理便住更不躊躇可否無理便行再不
回頭顧戀佛法世法打成一片今憶四十餘年之間
於其觸着磕着大小省悟及其潛通暗證之效不計
其數雖不甚識字隨自胸襟流出所成文句義理聯
屬自然有法文人見之而皆讚美一夜禮佛作觀云
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當下隨觀血入

叫屈倒騎鐵馬逐西風驚得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作奇特勝妙會正是辜負巳靈不作奇特勝妙會又是抱贓叫屈且作麼生會不見道解藏天下於天下始見林稍掛角羊古庭老師到杭州因見普說全章乃問紫雲義菴主云善公端的是何人法嗣義云太崗臨終遣徒送衣拂來師云若如受者秖與作承虛接響他後如何壓得天下人舌頭一日相看一見針芥相投遂以大衣牙拂重付偈曰祖祖相承豈再疑不存元字果堪奇緘唇豎脊寒岩下便使人間十二時命義菴主領衆送來余再三不受義等僉曰古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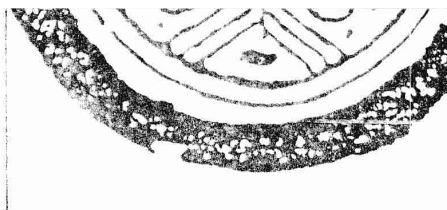
老師曰祖命在躬不可固讓余卽受之每思初祖偈云悟佛心宗等無差互行解相應名之曰祖歷觀古人皆是秘重大法深自韜晦余又何人每每痛念祖道不振乃潜行密用積功累德隨處掩關常處那伽大定不盡有爲不住無爲因行掉臂兼修淨業常行法華三昧懺法以資淨行常自思曰今幸到此地位如人常在家愁甚家中事不辦也茲爲汝等要聞我做工夫次第得力驗效處不覺說盡四十年前錯用其心之許多露布以示汝等汝等果能依我修行須要具我如是誠信決烈如是守戒行持如是勇猛精進如是打七煉磨如是尅期取證如是禪定解脫如是次第覺觸如是信解悟入如是尋師印可如是涵養淘汰如是待時爲人還有一重如是直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卽今案山點頭也未速道速道誠有如是修行正因萬一可中紹繼門風若不如是下死工夫做得來縱饒說得簇花簇錦到我這裡都無用處今雖一期事不獲巳稱實方便而說猶增我法之罪不許汝等作實法解會故謂若將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雖信其說嘗聞古德云與人實法土難消道火何曾口被燒拋出秦時轆轢鑽突齒如斗兩頭搖余

亦以之耳珍重

吳門兜率園比丘明聞校

嘉興府秀水縣報忠寺比丘道恒同徒孫法霖
捐資授刻
毒峯善禪師要錄一卷 丘淨亨助板
金陵陳 起書 自文道人蔣成榮刻
崇禎元年 佛誕生日姑蘇兜率園梓

天真毒峯善禪師要語終



松隱唯菴然和尚語錄

明・唯菴德然 撰
慧 省 編



唯菴然和尚語錄序

余所居隣縣有五雲山山勢回環若青蓮華然中聖壽禪寺其癈已久大善知識日千嵓長公居焉四方學者雲臻川赴遂化榴翳之場以爲金碧之區當時叅扣道要者座下恒數百人其入室弟子唯菴禪師蓋傑然者也禪師早歲入道力抵諸方未有所契及謁千嵓聞其提唱豁然有所悟入舉目之頃日月星辰風霆雨露飛潛動蟄皆演如來大乘妙法於是聲光聳起叢林間遂補千巖故處說法度人逾年退歸華亭之松隱其信向者益衆雖自被衲袍日食糗飯

不啻天厨之珍錦綺之華也或人之稱但見其杜德機爾忽學子童徵持其語一編來徵余序凡讀之數過頷與二三子曰唯菴真誠有道之士哉觀其語言峭拔如銅關鐵壁利劍長矛豈唯不可湊泊亦無罅隙之可乘吁可畏哉余素與千巖游旣序其語欽梓行世今觀唯菴斯錄又獲廁名編端豈般若之緣實有在於父子間乎然而大圓覺海無物不照亦無一法可得此心若萌卽墮第二義禪師諱德然字唯菴生雲間張氏其行業備著於松隱菴記茲不復贅

洪武丙辰翰林學士金華宋濂序

松隱唯菴然和尚語錄卷之一

徒弟比丘　慧省　編次

金華聖壽寺語錄

山門未跨龍門脚踏實地已跨龍門脚踏實地驟步云一聲霹靂風雲起

佛殿法報化身總是這箇畢竟以何爲驗泥多佛大便禮拜

土地堂正直聰明聰明正直顯正摧邪憑誰之力喝一喝

祖堂你者一隊全無巴鼻六耳同謀有甚良計

據室拈拄杖云縱也在我奪也在我鐵額銅頭也須按過卓拄杖

拈法座云進一步高一步踏到上頭全身獨露掣手云須彌燈王過那邊去遂陞座拈香云此香爇向爐中端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大衆還知來處麼今日不惜眉毛爇向爐中奉爲開山佛慧圓鑑普濟禪師千巖大和尚不圖酬恩報德且要遞相熱瞞遂就座東白和尚白槌罷師云垂鈎四海慣

釣鯨鰲衆中莫有不顧性命者麼出來道一句看時有僧問云遠離松水來據龍峰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云萬年松在祝融峰進云祝聖已蒙師指示列祖宗風事若何師云冬冬到寒食一百五進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斧頭是鐵做進云恁麼則龍門無宿客也師云早巳點額進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云你道老僧眉毛有幾莖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蹉過不少進云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云何處得這消息來進云貴金須遇買金人師喝一喝進云金屑雖貴落眼

成翳又作麼生師云好向繡湖湖上看月明夜夜散金波進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拜

師乃云第一義諦巳被東白和尚一槌擊碎了也末後向第二義門露箇消息山僧數年撓得一條龜毛索了今日拈來將三世諸佛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却了也且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有情無情甚處得來良久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師云這二老漢同門出入風世態家一人向孤峰頂上臥月眠雲一人向十字街頭揚塵簸土點撿將來二俱漏逗各與三十拄杖且道龍峰與麼提持是賞伊是罰伊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當晚小參二十年在吳淞江上冒雨衝風拋綸擲釣雖無躍浪錦鱗且得去留自在今日被業風吹向千峰頂上隈巖傍壑直得四顧寥寥清風滿座見前莫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出來相見如無然上座自起自倒去也乃拈拄杖云山僧拄杖子無端變作智者

樓約國師走入玻璃瓶裏澡浴驚得雙林傅大士擲下擊門槌乃說偈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不妨橫行海上獨步乾坤其或未然拄杖子依前還作拄杖子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上是天下是地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乃卓一下

復舉西天異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性者云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者云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者云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不者云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不作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

作用何處出現者云若作用時當有其八在胎曰身在世曰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喚作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是言心卽開悟後來大慧和尚拈云若道在八處卽是精魂若道離八處却喚甚麼作佛性師云諸方盡道異見王問法開悟殊不知波羅提尊者被王一拶直得伎窮力盡進退無門妙喜老人盡平生力也救他不得龍峰今日路見不平敢爲古人出手去也乃喝一喝云適來異見王波羅提尊者老妙喜盡向這裏掃蹤滅跡了

也更說甚麼佛性精魂作用見聞盡是陽燄空花不勞把捉且歸家穩坐一句作麼生道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有來由無途轍六月炎炎撒氷雪文殊無處著渾身普賢特地呈醜拙是眞說非眞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開山和尚忌日拈香云巴陵三轉語未足酬恩揚岐作女人拜深爲負德然上座總不恁麼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歲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驀拈拄杖云拄杖子昨夜拈條今朝吐蘂花開五葉香徧大千且道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卓拄杖喝一喝

官員至上堂舉昔日朗州刺史李翺慕藥山和尚道風屢請不赴乃齎衆客禮直造座前山默然殊不顧視李乃云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行山召李李回首山云何得貴耳賤目李遂禮拜起問云如何是道山以手指天復指淨瓶云會麼李云不會山云雲在青霄水在瓶李因有省乃呈偈云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霄水在瓶

師云我這裏則不然今日若問龍峰如何是道但云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且道與藥山還有優劣也無靠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九十日包三大劫諸人直要徹根源會須掀轉當頭柁覺海乘風駕鐵船驀拈拄杖云柁根在這裏鐵船在甚麼處喝一喝

謝藏主維那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俊快衲僧一任來去藏裏摩尼照徹十方洞裏桃花千葩競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神夜半看鮫珠眼光掛在扶桑樹喝一喝

開爐上堂煖氣相接正在斯時深深冷灰裏撥着星兒之火向死柴頭上發機燎起亘天烈燄燒却舜若多神面皮敢問諸人作麼生回避擲拄杖下座

臘八上堂明星一見出山來剛道娘生已眼開不是髑髏乾得徹爭知春色上桃腮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什麼道得天下橫行便下座

結制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金剛捏出秤鎚汁七六五四三二一扶桑枝上懸紅日鷺鷥牽動鐵崑崙挨得虛空半邊側碧眼黃頭膽喪魂驚走入大圓覺海

藏蹤遁跡浸爛鼻孔要且齩氣不得個事且止只如諸人日用二六時中畢竟作麼生履踐良久云不因樵子逕爭到葛洪家

上堂今朝是初一龍象如稻麻有事與無事歸堂去喫茶

上堂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衆作麼生說個見性成佛底道理良久云幸自無瘡勿傷之也

上堂眞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原不着一性如來體共同驀拈拄杖云只者拄杖子你

諸人若不喚作一性如來便喚作二十空門直饒總不恁麼也是埰根漢擲拄杖下座

端午上堂黃米粽喫一鉢菖蒲茶喫半甌個是衲僧好時節大家相見飽齁齁縱橫自在自樂自由說甚仰山開畬溈山牯牛禾山打鼓雪峰輥毬總是小兒禖劇且非先德宗猷只如端午掩殃一句又作麼生目前無恠異不用帖鍾馗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諸人脚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劃一劃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解制上堂舉翠巖夏末示衆云一夏已來與兄弟說話看翠巖眉毛在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師云好事不出門長慶云生也師云惡事傳千里雲門云關師云錯者一隊漢只解護惜眉毛不知打失鼻孔龍峰今日直要與伊據欵結案大衆還委悉麼暑氣盡隨雲雨去淸風透入戶庭來喝一喝

上堂舉瑯琊覺和尚僧問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云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於言下有悟師云騎賊馬趕賊瑯琊固是作家者僧如珠走盤一撥便轉可謂主賓互換箭鋒相拄雖然如此

撿點將來猶欠淘汰在今日或有人問龍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劈脊便棒且道與瑯琊是同是別有眼衲子試辨看

松隱上塔頂寶索上堂鉤鎖連環連環鉤鎖覿體全彰眼眼相覷其橫也穿却虛空鼻頭其竪也鎖住須彌鐵柱親從惡辣鉗上煆煉得來豈比尋常麻纏紙裹個是谷瑞居士壯觀浮圖騰今亘古底作也雖然如是且道高懸倒掛一句如何舉似四簷平定香雲繞萬世光華佛日長

上堂衆集師顧左右云分明記取便下座

上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拈拄杖云這個是深心那個是佛恩喝一喝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永嘉大師滿口道了也大衆還知落處麼卓拄杖云劫石有消日黃金無壞時

端午上堂諸方盡喫菖蒲茶唯我自酌青原酒儱儱閧閧發顛狂打落南辰連北斗擲拄杖下座

開爐上堂十月風高作寒色今朝正值開爐日長途多少未歸人祖父田園俱喪失何如白鷺鷥翹足溪邊立毛長骨瘦歷風波那論有食與無食諸兄弟也

要大家知此消息且道是甚麼消息歸堂喫茶

上堂舉僧問投子同禪師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同云者箇殺業底師僧師云真不掩偽後問國清機和尚機劈脊便打師云曲不藏直投子只解裁長不能補短國清只解補短不能裁長今日忽有人問龍峰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只對他道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靠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驥人為驗始於今日九十日終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恁麼以手作搖櫓勢云山僧即今駕無底

鐵船普請大衆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云看取定南針

冬至小參羣陰剝盡一線新添祖令當行十方坐斷拈拄杖云拄杖子得者體用臨機縱奪殺活自由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以此點鐵成金以此超凡越聖以此恢拓宗綱以此續佛慧命乃喝一喝云山僧盡情撒向諸人面前了也個中直饒有個皮下有血頂門有眼底出來撥倒禪牀喝散大衆也只作得半個衲僧且佛祖向上一句作麼生道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

不易騎卓拄杖喝一喝
復舉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師云你諸人且道者僧合喫棒不合喫棒若道合喫棒者僧過在甚麼處若道不合喫棒爭奈德山令不虛行要會麼良久云不是李將軍徒勞射石虎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大慧和尚拈云雲門直是好一枚餬餅要且無超佛越祖底道理師云大慧和尚一手擡一手搦未免話作兩橛既是好一枚餬餅又道無超佛越祖底道理諸禪德且道大慧和尚還有爲人處也無叅

法語

示生禪人

古者道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又道切忌生心動念纔生心動念便不是了也先德發一言半語如利劍長矛動着便傷鋒犯手擬議則斷却命根直是無你迴避處無你湊泊處若是個漢那肯承虛接響滯殼迷封要須直截根源脚踏實地盡力捐將去日久月深打成一片也無生的心也無滅的心生滅一如動靜無二到這裏不覺不知打失眼睛鼻孔在大洋海底及乎撈摝歸來眼睛依然是眼睛鼻孔依然是鼻孔到此始可上人門戶剖露眞情求大宗匠決擇明白方名眞叅學者却於四威儀中隨緣飲啄不失其宜或孤峰獨宿或隱逸林泉或垂手入鄽作饒益事三二十年保養充足忽出一言半語聲名腥香文彩發露天龍推出模範後昆不爲分外古之學道之士叅到大休大歇大安樂地方爲了當嗟今時輩行脚纔趕得些野狐涎唾相似語言便去眩惑他人堪作甚麼有一般底將古人公案向情識上卜度文字上引證蘊在胸中便爲了事結半間茅屋以爲死關滯寂沉空味於安逸開大口說大話弄虛頭惑其後學

誠可憐愍驀然撞着個本色宗師漆桶依然不快豈不念雪山大沙門棄王宮夜半逾城六年苦行臘月八夜覩明星豁然大悟只如二祖可大師少室山前立雪斷臂得安心竟方堪為人榜樣生禪人你既居關理合大忘人世力進此道空一切相何以又起佛見法見瞥興妄念遠遠賫香求我無義味語以為居關之談柄此之見解大不唧嚁古云眞淨界中纔一念閙浮早已八千年豈虛語哉你且道我這一絡索是發揚關中事關外事若撿點得出不妨廓大千沙界為一關一關容納大千沙界那時始好扶豎濟北三玄鑿開人天眼目激揚佛祖向上宗乘去也殊不知我天目佛日老祖避世逃名於萬峰之巔設個死關垂三轉語以為關鍵要斷學者偷心亦乃偶爾一期方便豈意靈龜曳尾欲隱彌露生禪人思之勉之

示眞禪人

眞禪人你叅乃師萬峰和尚父母未生已前那個是我本來面目一句子此是老盧在黃梅五祖會下夜半受衣法渡江至大庾嶺頭被明上座隨後趕逐無處躲避臨危設個脫身欵子乃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當時明上座只

知蜜甜豈知中了毒喪却一條窮性命縱使耆婆扁鵲亦乃救之不得此話流傳到今鈍置後學仍不知當人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本來面目未嘗少間自是根思遲鈍不能深領以致昏時散時靜時動時忘古人大安樂田地造之不得坐之不穩若欲決了此事便從脚跟下將平日所叅得底和個四大五蘊盡情放下然後併起勇猛志豎起精進幢瞠開兩眼緊捏雙拳如兩將爭鋒胸中憤憤舉起本叅話頭直向疑不到處起疑方是眞疑眞疑既發恰如急水灘頭坐在一葉舟中順轉逆行浮逼逼地如月華透水蕩之不散如毗嵐風卷海水直教徹底無涓滴到此之際自然塵消業謝靜極光通那時爬得搆也切莫移睛動目凝定身心善巧方便不知不覺一撥撥透豁開已眼方知本來面目不從他得若要作大法器建立門庭更須向那邊更那邊打數百個懸空筋斗却來喫我痛棒何故不見道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示明禪者

端的究明生死底人自然孤逈逈地不掛寸絲二十年三十年捩轉面皮討個分曉便是千手大悲也互

摃你不得此乃過量的人也若是隨漏轉漢喚東向東喚西向西脚跟下浮逼逼地豈肯向他古人眞實田地上行只管貪程那知爛泥中有刺轉得脚來未免通身泥水你且道孤迥迥地底是隨漏轉底是叅

示禪者

佛是衆生界中了事人衆生是佛界中不了事人若欲決了此事只消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折旋俯仰與人酬酢處看是甚麼道理忽爾妄想滅知見忘突出自家一段光明洞徹十虛無絲毫隔礙始知佛與衆生本性平等一身清淨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無一塵不是眞如境界無一剎不是解脫道場所以永嘉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斯言豈欺我哉

頌古

世尊成道

六載雪山空冷坐面如黃蠟骨如柴縱然親覩明星現也是街頭破草鞋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出得驢胎入馬腹六六依然三十六淵明固是不知歸重陽猶着籬邊菊

達磨大師初至金陵見梁武帝帝問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師云不識帝不領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帝云不識誌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遣使詔之誌云莫道陛下召闔國人去他亦不迴

脚頭未跨帝皇畿早已全身陷鐵圍漁父只拚鉤上餌不知簑笠墮魚磯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

秋林落葉擁闌干砌下蛩聲枕上寒最是月明風定夜溥溥玉露滴金盤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出匣吹毛光灕灕一番用了一番磨鋒頭削落三斤
鐵始信將軍血戰多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萬法歸一一何歸正是冰枯雪老時葭管灰飛消息
好隴梅開徧向南枝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
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

一度拈來一度愁風前月下幾時休絲來線去渾閑
事添得娘生兩鬢秋

高亭隔江見德山山以手中扇招之亭乃橫趨

而去

隔江招手橫趨去端的渠儂眼有筋打麪還他州土
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五祖演和尚云譬如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
了只是尾巴過不得

牛過窻櫺尾過難將軍活陷在重關當時不得雞傳
曉直至而今去不還

趙州因訪一菴主問云有麼有麼主豎起拳州
云水淺不是泊船處拽下簾子便行又訪一菴
主云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州云能縱能奪能

殺能活便作禮

賣扇婆子手遮日賣油婆子水搽頭大底還他肌骨
好不施紅粉也風流

倩女離魂

數聲羌笛最關情去路迢迢恨不勝彷彿暮雲歸未
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不生不滅

虛空一劈成兩片妙在逢緣不借中黑漆崑崙騎白
象藕絲竅裏舞春風

睦州示衆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

喪考妣

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
去祇有湖水無路行

有無俱遣

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南海波斯眉毛生
頷下

一花五葉

一花開自少林春五葉流芳徧剎塵無限香風吹不
斷紫金山聳玉崑崙

臨濟三玄

第一玄霹靂震堂前裂開露柱腹産下個奇男
第二玄陸地駕鐵船木人齊拍手解唱囉哩嗹
第三玄泥牛吼上天驚得虗空碎大地血滂滂

三要

第一要機先離用照一條折火叉打破嵩山竈
第二要石女呵呵笑拈起沒絃琴彈出無生調
第三要山門金剛𢥞努目嗔伽藍佛也難辨教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蝦蛦那能出斗金剛腦後拔丁不知
脫落兩肘

我脚何似驢脚動步早錯一着豈知昔日裏王倒被
坐山迷却
生緣畢竟人人有獨我從來道是無昨夜坑頭糞蛆
子無端咬落黃門鑷

長山弊[illegible]佛弟子[illegible]依[illegible]法名智嚴
[illegible]名淨妙[illegible]重之堆法名明虛捐資刻
[illegible]語錄[illegible]　余[illegible]拙書
[illegible]刻[illegible]　自閑道人蔣成榮刊
[illegible]年[illegible]巳[illegible]歲佛成道日姑蘇[illegible]識

松隱唯菴然和尚語錄卷之一　終

松隱唯菴然和尚語錄卷之二

徒弟比丘　慧省　編次

偈頌

送天界眞藏主

潛宮正脉出梅洲夜夜潮聲撼石頭以字不成八不
是護龍河上鐵船浮

送蓮禪人回武林

好山只在屋簷頭何必千巖萬壑遊十里湖光烟柳
外畫船不是採蓮舟

送整禪人歸揚州觀音閣　號藏中

功德山頭觀自在巍巍坐斷鐵牛機大人境界無人
到門外長江映落暉

次韻送天界玉藏主

颯颯西風撼樹庭飄飄桂子落黃金五千餘卷從頭
說滾倒瞿曇無二心

送道者叅萬峰和尚

你儂莫是盧行者還我新州柴擔來轉向洞庭那畔
看萬峰門戶潑天開

答觀維那　特在天目

寄來佳句玉玲瓏三復窮吟意萬重獅子巖前春日

睃伏猋獨立倚晴空

送圓藏主之靈隱

午夜白猿啼皎月重重華藏顯全機吾儂說話無憑
據去問靈山老古錐

送天禧深知客

繽紛花雨講經時上件機忘合化儀千古長干春意
在一瓯白雪漾玻瓈

送澤源深禪人歸少林

一派流來空劫前洗清魔佛見根源到家句子如何
舉熊耳峯頭浪拍天

送靈谷原維那

金槌影裏轉身來頂額堂堂正眼開二月皇州春似
海鍾山雨過碧崔嵬

送端藏主之靈隱

五千餘卷鉢羅娘潦倒東山舌欠長後夜鷲峯重揭
示猿啼松頂月蒼蒼

示慧玉范百戶

擲來三尺吹毛劍凜凜光芒射斗牛鐵額銅頭俱倒
退太平寰宇任遨遊

示龍興如禪人

乾坤函蓋有來由佛祖如何敢出頭萬疊淮山青倒
卓柱輪孤朗一天秋

示醫士朱慧覺

話頭一則者婆藥大藏諸經和劑方抹過二途開口
笑不勞針砭起膏肓

示洞庭玉禪人

現成句子没誵訛白玉無瑕底用磨極目太湖三萬
頃一回拈起一回新

示善哲女子

岌岌海山多秀麗風光別是一般春爪籬撈得湘江

月千古無生話又新

示慧慶道者

菩提無樹鏡非臺蕩蕩乾坤絕點埃一夜櫓聲搖落
月衣盂傳得嶺南來

示善實居士

風絮煙絲春復秋莫將情解混常流海門空闊銀濤
靜好看天垂月一鈎

次韻荅天目明長老

方處方兮圓處圓水光山色兩相便老來慵下蒼龍
窟萬仞峯頭泊釣船

寄醫士何慧芳

雪山大樹世醫王香氣纔沾病自忘溪月松風無限意不妨來與話宗綱

寄寶陀原長老

一曲絃調師子筋伯牙聞着膽魂驚子期不用黃金鑄小白花開滿四明

寄湧泉無證和尚

棺材頭畔行糧瓶我父臨行付與兄淚滿雙溪腸寸斷至今流水有哀聲

化燈油

劫初一點光明種猛烈工夫撥出來瀉入碧琉璃裏去百千諸佛笑顏開

送雲南榮侍者之萬壽

萬八千里雲南路鐵鞋踏破脚生胝鉢囊高挂北山寺對月長吟小艷詩

送禮藏主

少室門風運永衰西峯又見祖花開攜節別我驚秋暮黃葉庭前積滿堆

送靈隱源藏主回天龍

演出何妨還演入鷲峯口縫未嘗開家山只在錢塘上夜夜潮聲吼怒雷

雪澗

六出徧遮千嶂色翩翩釣艇竟忘歸夕陽影裏東風煖添得寒泉漲滿溪

雲菴

一片一片復一片重重疊疊覆青山有時飛入松關裏占我尖頭屋半間

曉堂

金雞拍翅闌干上六戶當陽盡豁開驚起階前石師子倒啣玉兎去投胎

示慧昭侍者

個事昭昭心目間盡情放下見何難南方五十三知識眼上眉毛八字安

上伏龍和尚

羊腸鳥道絕行蹤日出三竿睡正濃因憶祖翁田契券夢魂長繞伏龍峯

示天目禪人

翻身摸着虛空鼻信手推開佛祖關鴻鴈數聲秋色老西風黃葉滿千山

船居十首

拋散家私徹骨貧乾坤等是一閒身水深不必篙竿
探柁轉何妨手眼親千尺絲綸潭底意一輪明月眼
中塵掀飜櫓棹從頭看誰是船兮誰是人
船不踈兮我不親兩相交處兩無心水光碧處天光
碧帆影沉時月影沉隔岸藕花香冉冉傍溪楊柳綠
陰陰個中一段眞消息知有誰人會此音
船無定止柁無根船泊於吾若弟昆擧棹自然身有
影停舟依舊水無痕和雲宴坐閒神識對月高眠絕
夢魂任爾打頭風浪惡不妨左右自逢源
不問前程淺與深只憑一隻定南針飜篷掉搶皆由

我轉柂推扳總在心千頃浪飜千尺雪一枝櫓動一
江音滿懷風月難分付斜倚篷窓獨自吟
任從世諦自紛紜獨處舟中絕見聞順水行來船性
穩逆風撐出浪花分漏篷斜透波心月壞衲橫披浦
上雲千尺絲綸忘未得只緣潭底有金鱗
輕舟一葉樂無窮八面縱橫路路通不必湖中尋范
蠡却從灘畔訪誠翁櫓聲搖出輪迴轍帆葉搶歸逆
順風更有一般奇特處笓頭常浸水晶宮
梗跡萍踪任去留往來灘畔懶拋鈎帆修有漏還無
漏船逐邪流入正流四海煙波篷脚下五湖風月眼

晴頭當陽唱起胡家曲不染人間半點愁
一葉孤舟下激湍逆行順轉似龍蟠開逢未覺乾坤
闊打棹方知湖海寬兩岸柳拖金色線一江風戛玉
綸竿捲帆且泊斜陽外謾洗砂鍋煑月團
老來甘與世相違今古乾坤一釣磯晝槳一條全祖
意鐵篙三寸截流機飯炊芡實香偏好羹煮蓴絲味
更肥此樂祇應同道者莫教俗客等閑知
生涯隨分復何爲只個船兒自住持衝雨衝風青箬
笠禦寒禦暑綠簑衣煙汀破曉數聲笛月渚橫秋一
釣絲萬頃滄波眞活計天荒地老不知歸

送北平了禪人 時在天目

煙霞老我事如何覲侍獅巖窣堵波燁燁祖拳開石
鏬寥寥古月掛松蘿自吾東海來歸隱有子北平方
見過好把兩莖眉剔起看他烈焰發氷河

次韻答安藏主

老來懶打禾山鼓一榻巖房聽雨風謾有閒情思古
道且無餘力起先宗白雲鎖斷三關路碧澗分開兩
乳峰獨倚蘿牕宣妙偈瀑花飛雪灑空濛

送雲南歎西堂

三千九百丈天目秀色逶迤金馬峰錫杖六環鳴夜

月衲衣兩袖舞春風堂堂顯露半邊身着着全超向
上宗領下眉毛三尺雪莫將容易盖雙瞳
送雲南證西堂
合頭語是繫驢橛此話傳來非等閒風煖巴江開曉
凍梅香庾嶺露春顏海神撲碎黃金彈石女分開碧
玉環拈却劫初茅草令重來峰頂闢玄關
送大川順首座
道人何事下臺山惹得虛空展笑顏口縫未諵末後
句脚跟已踏上頭關大川浩浩春波闊少室寥寥夜
月寒重振宗綱當 聖世金毛師子大家看

送慧振郭百戶之江西葬母
劬勞欲報貴眞誠一顆心珠耿耿明陰鑿三冬抽石
筍長江六月結寒冰抱琴玉女朝天闕步月祥麟出
鳳城最是酬恩親切處楚天空闊曉風淸
示童福宗居士
二千年事至於今鷲嶺拈花示此心火在石中仍用
擊眉橫眼上不須尋珠還合浦風波靜鐘動玉樓星
斗沉莫謂空王無實相骨頭節節是黃金
送慧吉侍者徑山禮祖
凌霄秀拔羣峰外了欲登臨莫等閒胸次剗除元字

脚機先撥透上頭關劒痕床在腥風泯喝石巖高祖
道還千載欽師靈骨在巍巍一塔白雲間
送祖禪人之姑蘇
西來祖意本無傳自是當人見處偏可煞馬師無定
衆累他南岳苦磨磚春回澤國開冰鎻風轉松林奏
玉絃一吸太湖三萬頃却來叅我句中玄
送徒弟慧照叅雙林和尚
金華重疊皆靈境獨有雲黃山最高七級浮圖曆落
落兩條溪水浪滔滔天燈燦爛朝精舍花雨繽紛點
毳袍方丈老禪爲人處揭天棒喝起風濤

送四川琛長老
海寶千般先求如意琛也奇珍絕乎倫比了無瑕玷
來先天光華燁燁騰大千迥然超出萬象表當陽揭
示玄中玄個事明明誰辨的翻笑卞和徒費力只因
喪却目前機三獻由來仍受屈昔年地藏驗法眼塊
石發機何太爾函盖乾坤兮玉振金聲超越古今兮
裁長就短子若于斯見得親揚起眞風未爲晩
送性海眞長老
性海無風金波自湧撼倒須彌大千儱侗澄澄寂寂
涵青空森羅萬象難逃踪鐵船浮動不浮動總在一

莖毛孔中有時徹底無涓滴蓬塵輥起三千尺翳却
阿那律眼睛直至如今開不得

贈雲巢隱士隨所寓

隨所寓隨所寓任運騰騰無定處泛宅浮家老此身
水雲影裏無生路往來游戲一浮漚宛如碧玉壺中
住逆風駕上須彌巔背手拔得珊瑚樹咄哉玄真子
不識吾眞趣老倒鴟夷翁風月無今古輿來一口吞
長江金波洶湧充饑腸化作無邊香水海八萬四千
毛孔皆清涼或寓東西或南北傍梅待月無遲速片
帆不覺過滄洲欸乃一聲山水綠綠草爲衣狎鷗忘

機飯有雕胡羹有蓴絲唱紫芝於花汀月浦歌白雪
於蓮塘柳堤梗跡萍蹤無所依高風千古寄漁磯隨
所寓隨所寓煙波歷盡無寒暑老我乾坤雪一頭滿
懷風月難分付

示智戒主

戒如瓔珞珠亦如淨滿月汝當力堅持愼勿暫時暫
一念若遲疑生死無休歇光陰能幾何子自冝甄別
吾家種草不易做貶起眉毛須薦取百尺竿頭解轉
身脚底何妨草鞋破便甚麼會石女唱巴歌不甚麼
會跛驢拽鐵磨囉囉哩黃頭碧眼知不知玉兎踏折
珊瑚枝

送虎丘統藏主

拈得鉢囉娘一句絕毫絕釐沒巴鼻古木寒巖月色
新統攝大千歸自己蘇州有也常州有劒池夜半蒼
龍吼驪珠抉得本無心一任猛風翻石臼五臺山上
隔塵氛雲蒸飯熟香氤氳驚倒生公點頭石當機說
法教誰聞

送大龍興澤監寺

大用現前滿眼滿耳纔墮見聞埋沒自己石牕漏燈
盞爽盡宗猷楊岐三脚驢全彰玄旨似火燒冰道人

行履澤禪澤禪莫忘此理

送玉禪人歸天台

格外之機石中韞玉渾渾侖侖不受磨琢當陽忽剖
開光明照幽谷覩體絕瑕痕誰能强名邈得來不費
纖毫力翻笑卞和三度泣邁古超今也大奇驚倒豐
干與寒拾

示印禪人

文彩未施全彰寶印信手拈來頭正尾正印空印水
及印泥鼓聲咬折撞鍾槌羅睺羅也竟罔措聞根喪
盡洩眞機印水印泥還印空脚頭到處忘西東金毛

哮吼大千震身在蟭螟眼孔中印泥印空復印水高峯頂上波濤起撼倒上天三十三舜若多神汗如雨一二三兮三二一六合茲茲誰辨的筆描八臂那吒神倒把秤鎚捏出汁

送四川明禪人禮補陀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饒道得親猶是半途底此理灼然原自別海底泥牛嚼生鐵三峽銀河天上來夜深浸爛峨眉月明禪明禪知不知江南江北徒纍纍白華巖上頻伽語不是西川啼子規

大龍興由俊上人求語住山

一由一有一亦莫守俊快衲僧不存窠臼頂門正眼明如日轉轆轆兮明歷歷等閒照破刼空前不是心兮不是佛保福有願不撒沙古也今也徒矜誇第一山頭剖得脚何妨處處開曇華

示壽典座

佛祖向上事急着眼睛看機先見得真方堪救一半粟棘蓬金剛圈端的從來吞透難若是吾家真種草等閒一鏃破三關驗人自具驗人眼活路通身有何限淨瓶踢倒笑呵呵堪與後昆作師範

次韻示澤知客

脫略衲僧家動轉如飛豹不墮有無功自然離用照無星秤上沒諳訛半斤八兩何須較與麼也一盞清茶醉不醒不與麼也耆婆妙藥難求救驀直臺山路不差夜行不許投明到爛炒浮漚當飯噇切忌蠶却煎茶銚

示見禪人

現成公案不必提斯塵塵刹刹顯露真機脚尖踢出西來意泥團土塊生光輝寒山拾得擔枷過狀普化臨濟拚徇泥猪風流出當家還他師子兒忽地青天轟霹靂驚起洞庭湖水立光幅山頭浪拍天舜若多

神面皮澀

送山藏主

道由心悟理緣事有提起破沙盆打殺子湖狗抹過太虛空法身藏北斗扶桑人種陝西田鐵牛耕破崑崙巔夜行人自愛明月不知脚底芒鞋穿阿呵呵囉囉哩三春依舊鵓鳩啼

送日侍者禮補陀

機中有句句中有機不是圓通法門亦非向上提持盤陀金剛石大海碧琉璃紫竹旃檀林八面香風穴白衣仙人識不識見時須是超聲色拍天大浪撼潮

昔夜半團團紅日出

送在禪人

伶俐衲僧行藏自別在在處處頭頭合轍金鎖玄關信手開銀山鐵壁難遮截一機抛出絶商量碧眼黃頭俱結舌越山青兮吳水綠今古遊人觀不足觀得足六六依然三十六

次韻送晧首侍者

萬法本來空一心何悄悄石人打鐵彈迸破虛空腦血濺須彌盧腥風四邊䬸吹縱優曇花香噴苾芻草今古絶遮欄昭然明了了脚尾與脚頭總是長安道

一任山青黃誰管歲月老如意自家珍楚璧原非寶

送泥水

水泄不通那一着八臂那吒摸不着道人兩眼見得親正好虛空中着脚虛空着脚良可奇絶跡攀處猶坦夷脚底水泥無半點手中泥水何嘗離施爲動轉何超邁老蒼龍脊從空駕頭角崢嶸宇宙間縱使毗嵐吹不動轉身句子無滲漏逸量神機碎窠臼旁提正按常住磚片片先生絶塵垢個樣從來本現成未動手時功已辦丈六金身草一莖一莖草上黃金殿

示慧本居士

欲了生死因先淨心爲本一念若遲疑便落魔事弃直須提起話頭參於一切處休顢頇驀地黑漆桶底脫萬象森羅七什寒爪離拈向風前舞有口不說無生話一吸西江徹底乾瑞世優曇開鐵樹

吳江縣 佛弟子沈[illegible]法名大明
[illegible]法名大乘 董二酉法名净翰捐貲刻
[illegible]菴禪師語第二卷 金陵[illegible] 刊書
吳門七竟朱奕科稿 日開[illegible]氏榮刊
崇禎二年己巳歲佛成道日姑蘇[illegible]寺 識

松隱唯菴然和尚語錄卷之二 終

松隱唯菴然和尚語錄卷之三

徒弟比丘　慧省　編次

幻隱歌爲靈隱明長老賦

世間萬事付一幻道人依幻而自住百千三昧在其中只把茎眉以爲準幻隱那分優與劣隱幻何曾有生滅是幻全超曠劫前是隱不落今途轍有時依幻頭幻究同大海一漚發大千小千俱包括有時從隱入隱轉向蟭螟眼孔中一身多身潛無跡離幻身心自平等離隱全彰大圓鏡離無離處離復離繁興永處那伽定我歌幻隱荒無詞珍重靈山老古錐三百餘會說不盡於幻從頭闡化機

古音歌爲東陽諧長老賦

羲皇之先有一曲音韻豈落平平仄彈來不在十指端屋角松風相彷彿非絲竹兮非笙簧非角羽兮非宮商高山流水和不得鏗金戛玉聲琅琅極升沉之源徹離微之根衆樂百千徒勞競奏師子一絃聊□比倫有眼者覷之不見無耳者則乃親聞知音更有知音知知音何獨鍾子期

破屋歌爲華禪人賦

道人性僻無拘束好屋不住住破屋寥寥四壁蕩然空明月清風常自足其中棲泊知幾年頓空世慮忘生緣不撥萬象身獨露曲肱一枕恣高眠阿呵呵不弄乖生涯隨分絕安排豈是甘心受窮苦只圖賊不打貧家

托鉢吟

我有鉢盂一隻圓如日黑如漆瑩然內外絕纖塵口大向天吞八極大庾嶺頭笑翻身七百黃梅徒費力德山親手托將來代代相傳到今日有時獨弄春風前萬象森羅俱失色有時跨跳兆率天驚倒當來老彌勒有時降却老蒼龍總有神通逃不得有時滿給

上方香積飯三萬二千龍象饑腹皆充塞曾甚東山鐵酸餡子豈論楊岐金圈栗棘會須盡底盛將歸來一任衲僧横吞竪喫直得天台五百一十六位聲聞僧從定起來合掌念個摩訶般若波羅蜜

船居吟

我泛扁舟活鱍鱍四海五湖閒快活一篙撐出愛河來笑看漚生與漚滅漚生全體現其中漚滅是形如電掣漚生漚滅本來空自是道人心路絕三界茫茫底用休塵勞迴脫何干涉利名畢竟是虛花白玉黃金眼中屑南北東西任去來春夏秋冬無異別任他

寒任他熱道人自是心如鐵陋身逢底一天秋壞衲枕邊三尺雪黃蘆白鳥共忘機道人快活無可說碧潭深處放絲綸等閒一掣滄溟竭翻起銀濤似雪山極目江天無限闊這回不怕八風吹了然截斷輪迴轍一聲欸乃歸去來空船滿載千江月

月海歌

長空萬里無雲翳蕩蕩碧天竟如洗萬象森羅影莫逃一色洞然無彼此昨夜金風輕漏泄浪花翻作千尋雪氷輪輾折珊瑚枝大海總是白銀闕海兮海兮何其清月兮月兮何其明海月交光兮照古今寥寥

宇宙兮廓得其高名

洞玄歌

洞徹玄微歸至理刹刹塵塵無不是分明玄牝見端倪十二瓊樓眉睫裏蕩蕩乾坤闔還闢霜天青鳥無消息玉童倒跨天麒麟蹉脚踏折虛空脊窈兮冥兮精何精恍兮惚兮物何物廓開洞門三十六清虛一片凝寒碧眞汞眞鉛共一爐眞液眞精同一埒產出嬰兒姹女來綠鬢朱顏更殊絕三尺雲璈十二徽琅琅玉韻徹離微瞥然翻作無生曲白雪陽春和不齊我作洞玄歌寄與洞玄子記取洞玄時火龍動天地洞玄子知不知眼上何曾不帶眉碧玉壺中天地窄別有芥子藏須彌

懶菴歌

道者機關如木石此生不願循規則一物時中更不爲世上萬緣俱泯息頹然兀坐茅堂中灰頭土面何形容百鳥啣花無覓處天神獻供徒西東擁被看山兮簾不舒卷生苔撒地兮路任苔封一個蒲團閒靠壁從教兩耳吹松風

頭陀歌

碁直頭陀能脫略胸次蕩然古標格恰似明珠走玉

盤轉轆轆地無所着衲衣下事何足誇雲霞片片穿斷麻生苔不借春風力猶勝碓觜開天葩拄杖𣗳皴頭髮毿挫耳能着水眼能着沙終不拈長柄舀溪之杓換雪峰剃刀更不露傾湫倒嶽之機逕梁山袈裟笑俱胝受用天龍一指恠飲光微笑漏泄鷲嶺拈華一味落落魄魄𪘲𪘲齖齖自是風流出當家呵呵呵歸去來倒着一緉鐵鞋踏破千丈蒼苔東風西嶺謾徘徊

萬山歌送䇹維那之蜀

萬山道人嘗見過索我爲作萬山歌太虛從來沒涯

岸層峰疊嶂何其多眼力到處未極則秀色嵯峨鎖寒碧迢迢古澗來刼初源頭一派其中出青黃不改日月老屈指數到九千九百九十九朶之危峭別有一峰聳出縹渺煙雲間勢壓匡廬真絕倒道人從此而得名十分氣宇開懷抱鳥啼花笑自春風寥寥超出古皇道萬山萬山知不知見道忘山未是奇

坐禪銘

參禪的的非細事貴在當人發真志真志不發願不堅決定茫茫隨生死古德垂慈何太切教人參玄要直截話頭一則重千鈞盡力提持須猛烈進前退後知幾廻恰似氷爐煉生鐵氷爐煉鐵真個難竭盡精神豈容歇驀然一撥火星飛面皮迸破通身熱鉗鎚妙密始見真手分眼分用處親就中煉出吹毛利干將鏌鎁爭比倫耿耿寒光耀空碧在在處處與家國外道天魔盡喪魄鐵額銅頭俱失色古今庫藏無爾珍天上人間何處覓殷勤爲報參玄人趂此後生當努力

桂菴歌

颯颯西風動林麓炎歊散盡秋氣肅姮娥開却蟾宮門當陽散出黃金粟湯空積地盈四簷靈葩不許羣

芳妍道人久住忘處所直疑此境是先天昔年山谷不知此却恨晦堂無直指鼻端驀地來香風洞徹吾無隱乎爾子今桂菴兮爲名者我再歌兮奚憑畫寂寂兮花鳥無聲夜寥寥兮月落空庭

方竹杖歌

靈苗異種天然別豈與凡竹同途轍內則虛圓外則方四稜凛凛凌霜雪炎歊拂散露清標歲寒歷盡全高節昔年爲竿釣東海六鼇三山等閒掣今日以爲拄杖子動轉施爲活鱍鱍曉穿碧嶂雲夜鳴寒嶠月有時伴君行探深探淺同縱橫有時伴君住劃斷從前關露布有時伴君坐孤根一任莓苔裹有時伴君臥氷床石枕成清墮或向高高山頂相扶進一步或向萬仞崖頭通個轉身路這竹杖絕比倫君子林中何處尋雖然自家屋裏人相忘無如汝無心

送雲南妙書記

道人雲南來訪我於雲間脚頭未跨門一鏃破三關吾家種草師子兒翹尾全奮金毛威機奪機也放兩抛三全賓全主境奪境也添多減少無欠無餘百城煙水都抹過信口橫吞鐵蒺藜參方須具參方眼莫道吾儂太擔板看取精金躍冶時普利人天有何限

空處閒人歌爲清禪人賦

空處閒人閑趣多索我空處閒人歌我儂亦在空閒處聽他塵世徒奔波信知空處閒人好空處從來少人到個中別是一乾坤六月氷霜寒悄悄空處空空空四壁空處長年自空寂閒人偏愛空處居動轉施爲無朕跡個事明明觸處眞雙忘人法始方親閒人原不異空處了知空處卽閒人阿呵呵囉囉哩好把雲山舊衲衣拂乾滄溟直教徹底蓬塵飛

黃花翠竹歌爲空禪人賦

重陽九月霜花濃芳英堆金東籬東靈根不假陽和

力自是先天造化工四簷币地清風起林薄有聲來不已枝枝宛若老龍鬚葉葉渾同蒼鳳尾虛心耐歲寒兮衆木森森豈能比滿屋生清香兮群葩簇簇難同委一地所生二俱美宇宙寥寥自終始黃花翠竹誰辨的灼然不許淵明識却羨香巖老凍儂洞徹根源消一擊古也今也絕覆藏二三四七徒誇張眞知般若只者是知音何必重商量

十二時歌

十二時幾人知眼上何曾不帶眉一口吹毛無背面寒光凜凜七星飛

半夜子一忽覺來猶懶起湯婆子怒竹夫人一拳一脚打落地

雞鳴丑錯認南辰爲北斗採寶波斯去路長愁聞海底泥牛吼

平旦寅耳不聾兮眼不昏金烏拍翅天大曉畫角一聲消夢魂

日出卯目前總是長安道張三李四驀相逢一老元來一不老

食時辰活計從頭又斬新平地波濤千萬丈從教淹殺弄潮人

隅中巳成家須是敗家子寸絲不掛赤條條天地之間唯一巳

日南午香積鼕鼕打齋鼓大家飯飽肚膨脝坐看須彌盧作舞

日昳未三尺竹篦無向背鞭起生蛇作活龍崢嶸頭角青雲外

晡時申刹刹塵塵不用論阿修羅王鬬戰敗藕絲竅裏去藏身

日入酉伸出一雙窮相手當陽把定鬼門關灼然不許行人走

黃昏戌也無禪兮也無律萬派聲歸海上消大地湯湯黑如漆

人定亥閑却從前舊兵鎧寥寥宇宙古風淸皎皎寒蟾飛出海

讃跋

魚籃觀音

籃裏錦鱗鮮且活遶天索價孰商量拖泥帶水歸來晩添得馬郎愁斷腸

羅漢圖

人間天上無心住多在山邊與水邊彈指一聲龍虎伏脚跟不費草鞋錢

龐居士

慕富却忘貧苦日一時拋散了家私無端道個空諸有波及妻兒賣爪籬

達磨祖師

九年面壁接得神光一花五葉徧界流芳蘆葦悽悽瘖度江

天目山高峰和尚像

生羈死關入易出難千古萬古西天目山

禮高峰和尚塔

狗舐熱油鐺一句集雲峰下四藤條拈來擲向乾坤外贏得稜層塔影高

聖壽千嵒和尚

這個老大阿師太煞爲人能伺手揑黑漆竹篦打人

不知輕重二十年前在錢塘江上發無明火燒却慈雲嶺頭石佛兩道眉毛二十年後向伏龍峯頂涌智慧泉浸爛師子巖中幻翁半邊鼻孔個般麁糙得人憎大似白拈賊種

師子寺常住請贊師眞

有口若啞有耳若聾佛法不會世法不通握條㮶打雨敲風瞠雙目滯寂沉空且無巨靈手擘太華之峯豈布漫天網張蟭螟之蟲三十年枯坐船子釣灘之東如何起得西峯已墜之宗

丹陽吉祥菴雪澗淨長老請贊

面冷如霜口甜似蜜一味虛頭全無眞實胸襟曠蕩兮千山堆裏橫條雪澗生涯拙鈍兮九曲河邊栽蓬栗棘指東話西拗曲作直丹陽郭外吉祥菴那裏着得這個賊

福建振禪人請贊

這個瞎漢不屬造作撞着冤家將錯就錯三十年吳淞江上撑無底船賣明月買清風二三載伏龍山頭坐曲彔牀振金聲搖木鐸使盡福州人肚腸一任諸方貶剝

慧纖沈氏請贊

面皮凜氷霜佛祖也不識橫按黑竹篦虛空驚戰慄底臺山婆逢人道驀直未按指已前頓起膏肓疾縱使耆婆扁鵲那有這般奇特咄留與兒孫爲法則

慧本居士請贊

從來個漢無思算一住茅菴三十年白日打眠空過了如何有口會談玄

普首座請贊

揮黑竹篦掃空觸背雖不露師子咬人之機要且不是韓盧逐塊敲出金剛腦後釘顯發普光明三昧煙蓑擁膝坐漁磯等閒超出威音外

明首座請贊

誰向虛空添五彩分明覿面不相瞞蒲鞋踏破華亭月萬象森羅徹骨寒

金山百戶張慧忎請贊

妙在一機通身活路擒縱自由佛祖罔措吹毛影裏覺華開海上好山青朶朶

百戶龔慧衡請贊

手中三尺竹篦狀似吹毛利刃勦除邪見稠林蕩却佛病祖病一片眞風挽得廻千古倒行摩竭令

慧覺居士請贊

滿目青山一溪流水不是桃源古今天地兀坐茅廬
春晝長堂堂獨露自家底自家底綠樹重陰萬疊雲
金香爐下鐵崑崙

慧賢居士請贊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白雲重重紅日杲杲揭開不二
法門驚倒嵩山破竈一牀獨坐淨名老咄

慧銘居士請贊

竹篦黑漆漆眼睛明歷歷敲碎太虛空跂出金剛骨
咄抹過二三并四七

慧山居士請贊

者個老漢着甚來由蕓蕓苴苴豈識宗猷少年騎竹
馬恣意逞風流當場衝破龍蛇陣縱橫自任樂悠悠
長大牧水牯耕遍刼初疇疊疊高低風景好笑看黃
雲萬頃秋拈得龍峰飼猫器無端放在松溪頭止有
一條龜毛線釣盡江波卒未休

姑蘇兜率園比丘明聞閱

長洲縣佛弟子王時鸞捐資刻
陳元瑞　范以明
唯菴禪師語第三卷　吳門乞食朱奕對稿
金陵潘耕書　自開道人蔣成榮刊
崇禎二年己巳歲佛成道日姑蘇兜率園識

松隱唯菴然和尚語錄卷之三　終

松隱唯菴然和尚語錄後序

唯菴和尚語錄蓋直指單提一心上乘之法超出古
人蹊徑驚其若銀河瀉天莫知其極真所謂能繼千
巖之緒而大其家世者也何其偉哉覽是編者又豈
無如古塔主之讀雲門語而契其機者乎旹
洪武四年春三月南屏住山懷渭撰



愚菴智及禪師語錄

明・以中智及 撰

觀 通 等編



徑山和尙愚菴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於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
明者又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
也其與天地日月齊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
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
高山中[illegible]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下以至于恒河沙數
皆有窮也皆有止也此無他囿乎形者也若如來大
法則不然旣無形體又無方所吾不爲成孰能爲之
壞吾不爲後孰能爲之先吾不爲下孰能爲之上芒
乎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眞如獨露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
月之上大而至於不可象斯爲大矣明而至於不可
名斯爲明矣是故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
迷或覺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言之則水火土石
與彼草木或洪或纖佛法無乎不在也三乘十二分
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呼
假須彌山以爲筆香水海以爲墨書之以不可說不
可說阿僧祇數劫其能盡贊頌之美乎然而佛法固

孰疑熟

逃疑遠

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也萬劫雖遠不離當念一
念不立卽躋覺地亦在夫自勉之而已濂雖不敏每
遇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
間其意頗有見於斯也徑山住持愚菴禪師得法於
元叟端心四據名藍敷揚佛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
緇素相從如雲歸岫其弟子觀通等會稡成書介吾
友用堂楩公來徵文以題其首濂懸燈而孰讀之其
解人膠纒如鷹脫絛鏇摩雲而奮飛也其方便爲人
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其全機大用如大將臨
陳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
者歟雖然不二門中一法不立何況於言覽者當求
禪師言外之意使意見兩忘而忘忘亦忘方近道矣
嗚呼佛法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
人患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而書于此錄之端實欲
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則惑濂蓋無以逃其
責矣洪武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翰林侍講學士中
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
金華宋濂序

愚菴及禪師語錄總目

愚菴及禪師語錄總目 終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一

初住慶元路隆教禪寺語錄

門人　觀通　等編

師於至正壬午十月十日承行宣政院疏請入寺指山門云峯巒海湧樓閣天開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

祖堂祖祖相傳佛佛授手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

據室頭左右云這裏無密室傳授底法諸人簇簇上來討個什麼拍禪床便起

陞座拈香云此香天地萬物同體同根至尊至大本支百世無壞無雜彌高彌堅虔爇寶鑪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陛下欽願山如礪河如帶不萬世太平之基車同軌書同文廓四海無為之化次拈香云三世諸佛無傳授歷代祖師無傳授天下老和尚無傳授隆教今日此香爇向鑪中供養前住杭州路徑山興聖萬壽禪寺第四十八代慧文正辯佛日普照禪師元叟端和尚諸人且道畢竟

天或大歟

為個甚麼以香扣鑪三下便燒遂就坐吉祥和尚白椎罷僧問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和尚今日出世畢竟為什麼邊事師云蛇無頭不行進云既是釋迦不出世為甚四十九年說師云法久成弊進云達磨不西來爭奈少林有妙訣師云年老成魔進云佛法天下徧不徧談玄之口開不開則不問和尚為國開堂皇恩佛恩憑何報答師云有眼者見有耳者聞僧禮拜師乃云海日高明海天空闊峯巒海湧樓閣天開頭頭無上妙門在在金剛正體諸佛出世以訛傳訛祖師西來將錯就錯一大藏教誑謼閭閻明眼衲僧自救不了但能無心於事無事於心便見堯風蕩蕩舜日熙熙天清地寧民康物阜山僧道薄人微遠承院命三江九堰航海梯山為國開堂舉揚宗旨無一絲毫瞞諸人諸人亦無一絲毫瞞山僧冀各存誠共相委悉

復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師云大小百丈只解無佛處稱尊今日忽有問新隆教如何是奇特事只對他道汝等皆當

作佛他若禮拜更向道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上堂即心即佛兎馬有角非心非佛牛羊無角會麼
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下座
上堂師召大衆衆皆仰睎師云鷂子過新羅便下座
上堂擧臨濟道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一人論
劫在家舍不離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臨濟見處
徧枯果然只具一隻眼山僧昨抵昌國訪諸官寮從
東過西從西過東波波挈挈竟日只在途中且如何
說個不離家舍此日歸來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
穿僧堂入厨庫總是自家屋舍又如何說個不離途
中衲僧家只要據實而論若不據實而論謂之脫空
謾語漢爭受人天供養隆教與麼告報也是小脫空
且平實一句作麼生道乃云從來不唱脫空謌把火
燒山拾田螺白格樹頭魚扇子急水灘頭鳥作窠好
大哥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寶陀古鼎和尚至上堂僧問興化見同參打下法堂
意旨如何師云有甚共語處進云高亭訪德山隔江
見刹竿便回去又作麼生師云蟻子不食鐵進云寶
陀和尚今日入山相看和尚如何施設師云相逢自
有知音知何必淸風動天地僧禮拜師云敗將不斬
乃擧龍牙道雲居師兄得第二句我得第一句師云
大小龍牙只和開張大口不覺舌頭拖地山僧茲承
寶陀法兄和尚曲勞象駕枉賁空山但愧荒疎無伸
供養豈敢妄通消息觀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手
却是饅頭是第二句且如何是第一句喝一喝下座
上堂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
不識慈氏如來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
撒向諸人懷裏了也敢問諸人還識得也未若也識
得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卓拄杖此時若不究根
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上堂僧問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如何是
向上事師云胡孫上樹尾連顚進云向上一路千聖
不傳向上一路千聖不然畢竟如何則是師云向上
一路只在目前乃云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
賣牛買被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移易一絲毫不得東頭賣貴西頭賣賤三十年後破

草鞋向甚處著
上堂寒暑迭相催今朝臘月旦滴水一滴凍莫道且緩緩便下座
上堂舉玄沙因光侍者道師叔若参得禪小姪當打鐵船下海去沙住後令人持書問光去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後汾陽昭代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玄覺云玄沙也是貧兒思舊債師云大小玄沙光侍者人我未忘互揚家醜千載之下遭人點撿翠屏終不學他古人一切只是如常昨承靈隱天童侍者相訪寒温纔罷燒香喫茶茶罷送歸客位自然主賓道合叔姪情忘今日陞堂略此敘陳伏希道照
佛成道上堂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假趣向否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廓然蕩豁如太虚空豈可强是非耶師云王老師過犯彌天將釋迦世尊六年雪山千苦萬辛所得無上大道等閑花擘殆盡合與二十拄杖當時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面被熱瞞則且置今日衆中莫有爲世尊技本底麼如無隆教不是爲它閒事長無明忝爲遺教遠孫未免出隻手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趁散
眞泯二上座火眞如淨境界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擲火云泥捏金剛水底走筆描菩薩火中行
上堂舉東山演祖示衆云祖師說不著佛眼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線便下座師云若教頻下泪滄海也須乾
上堂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僧擬再問師云又要第二杓惡水在乃云時維三月節屆清明不寒不暖半陰半晴落花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穿却解空鼻孔截瞎達磨眼睛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層
師一日盥手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水洒之僧便走師喚來來古人水潑既逐不去汝因甚便走僧却以手作洒水勢師云汝作道理會也僧便喝師亦喝僧復喝師便打僧云和尚莫錯打某甲師云

◎擬度

汝但喫棒我要者話行
上堂舉古者道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
坑穽又道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聲拂子
喚作聲得麽豎拂子喚作色得麽離却分別心識意
度言句外道將一句來
佛誕上堂良久云釋迦老子生也蝦蟆蚯蚓同證法
身露柱燈籠共相慶賀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
棒打殺與狗子喫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擊拂子下座
上堂水母目鰕瑣珪腹蟹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下座
元太初藏主至上堂舉阿難尊者問大迦葉云世尊
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
倒却門前剎竿著師云阿難如是問迦葉如是答且
道世尊當時有所傳耶無所傳耶這裏著得隻眼一
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半滿偏圓權實空有無不透
頂透底拈拄杖卓一下打麪還他周土麥唱歌須是
帝鄉人
上堂顧大衆云老僧已爲諸人和盤托出了也飢逢
王饍不能湌莫錯恠人好便下座

上堂僧問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云不是
苦心人不知進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
蹤還得相應也未師云萬里望崖州乃舉洞山道五
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䭔子
三箇胡孫夜播錢石霜道風吹石臼爭哮吼泥揑金
剛水底走踏翻海月亂波生驚起土星犯南斗道吾
道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烟戴冠碧兎立
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保寧勇和尚云此三頌一頌
堪爲佛祖爲師一頌堪作人天榜樣一頌堪驗衲僧
眼目具眼者辨取師云保寧與麽道奴見婢殷勤翠
屛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解制謝都寺辦齋藏主秉拂上堂咬破鐵酸餡百味
具足演出大藏教一句該通三脚驢子弄蹄行萬里
無寸草下座
秋日示衆叨據名藍海上州慚無道福繼芳猷宗綱
委地方堪惘聖德如天未易酬好把靈符縣肘後莫
將閑事渷心頭金風昨夜飄梧葉地北天南又早秋
師一日入園見典座割瓜師問刈得幾个祖師頭座

云三十個師云那個皮下有血座云和尚何得重重
相戲師云好心不得好報
八月日開堂請監收幷謝雨上堂今朝八月初一天
外雲收日出夜來灌門龍王見大神變降注大雨盡
大地草木叢林稻禾菽粟皆得霑濟隆教寺裏曾請
監收個個得人一年三百六十日管取粥足飯足江
南兩浙春寒秋熱下座
育王石堂和尚遺書至幷入祖堂上堂五十三年弄
巧成拙踏破虗空赤脚行萬象森羅咲不徹大衆個
是育王石室和尚末後爲人底句子明如杲日寬若
太虛權實照用俱備擒縱殺活皆全可以津濟四生
可以梯航九有蚊子上鐵牛無你插觜處卓拄杖這
裏見得無一處不睹慈容無一時不聞說法苟或未
然少間下座普請諷經莊嚴品位香烟起處一任觀
瞻
師到千僊莊衆請覵海次師問大海不宿死尸魚以
水爲命因甚死在海中代云怕爛却那又云性海無
風金波自湧忽遇旋嵐偃嶽時如何代云湛湛地

回至莊中喫茶次師云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
害是惡龍塵勞是魚鱉諸人日用現行作麼生免得
有僧拈茶缾師前傾茶便行師云正是亂瀉僧回顧
師便喝出
九日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君向瀟湘我向
秦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常在途中不離家舍進
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常在家舍不離途中進云如
何是主中主師云橫按鏌耶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
頑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三
年一閏九日重陽復舉大茅示衆云欲識諸佛心但
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遷義但向萬物凋
落處會取師云古人言不虛發發心全眞衆生現行
無明煩惱業識茫茫作麼生說個諸佛心秋變冬凋
春生夏長萬物榮謝無有停息又如何說個不遷義
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
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拍禪床云汾陽和尚來也切忌
錯下註脚
上堂顧左右云千年田八百主郎當屋舍沒人修火

官頭上風車子咄

上堂二月仲春漸暄村村花柳爭妍唯有衲僧拄杖長時無變無遷卓拄杖云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恠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一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二

普慈禪寺語錄

門人 溥震 等編

師於至正乙酉十月初一日受請入寺

佛殿燒香云前三後三日面月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掌中扇

祖堂昆明池裏失却劍曲江江頭撈得鋸須彌峯頂浪滔天大洋海底蓬塵起大小祖師口門無窗

陞座祝讚罷僧出問云隆教適聞撾退鼓龍峯又見踞猊床出群標格天然別不比諸方孟八郎正恁麼時時節因緣則不問四衆臨筵願聞法要師云山僧剃頭五日一次進云和尚與麼答話莫不得麼師云好人不肯做直要屎裏臥進云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云枯葉知天風進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云海水知天寒進云和尚今日逢人則出出則為人豈不出它古人一頭地師云莫亂統進云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為甚麼不許學人讚嘆一句師云向汝道莫亂統僧禮拜歸衆師乃云道業無成愧昔賢行藏去住謾隨緣自憐宿債難逃避又向滄溟駕鐵船其奈大法陵遲時當象季新長老用壽神通又且如何施設敢請文殊普賢為普慈打當搖櫓勢至觀音張帆把柂見前勝流交相唱和但能同德同心自然無可不可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直教盡十方塵毛剎海愚癡下劣貧苦疲乏機惡不淨衆生任運流入薩婆若海為依為怙正與麼時且風恬浪靜共樂清平一句又作麼生道豎拂子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

上堂拈拄杖云十地驚心二乘聞測卓拄杖云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牽拄杖下座

上堂擧雲門道若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燒楓香供養你若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你歸依佛法僧下去師云雲門氣宇如王却作座主見解普慈道若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將黑豆換你眼睛若說佛說祖是將木槵子換你眼睛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將魚目換你眼睛歸依佛法僧下去

上堂僧問衆生爲解凝菩薩未離覺和尚作麼生師云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進云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雨寒乃云時節不相饒又逢臘月且昨日地搖六震今朝天雨四花你諸人只管瞌睡冬行春令則不問面南看北斗一句作麼商量

上堂僧問藥山示衆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未審是那一句師云千手大悲提不起進云時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只是和尚不道山喚侍者將燈來僧便抽身歸衆意旨如何師云一對鴛鴦畫不成乃云今朝正月十五開却千門萬戶斬新舊日風規掃蕩陳年露布良久云春暖畫堂多富貴夜深燈月兩相宜

上堂僧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付何人師云老僧打退鼓進云前無釋迦後無彌勒還有參學分也無師云風不來樹不動乃云目前無法心外無機皇風蕩蕩民物熙熙花霏霏日遲遲高下林巒錦綉圍却恠長時杜鵑子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燈都寺火擧火把云徧燈觥子照破歷劫生死昏衢盡十方世界是個大涅槃門顧左右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一日新到僧參師問甚處來僧云補陀禮拜觀音來師云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作麼生會僧云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慈悲指示師驀拈拄杖云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僧擬進語師便打云若到諸方不得錯擧

祈雨看經上堂擧睦州看華嚴經次有僧問是甚麼

經州云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那邊是甚麼雲僧云南邊是黑雲州云今日定有雨師云睦州將錯就錯瞞這僧則易瞞普慈則難山門今日看經設有僧問是甚麼經只向道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豐年野老謳歌甚在處嘉禾合穗生下座

上堂趙州道個洗鉢去其僧豁爾知歸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得旨阿呵呵囉囉哩達磨老臊胡打落當門齒

上堂舉南泉示衆云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些總不見得有僧舉似雲門門云南泉水牯牛隨處納些些且道在牛內納牛外納直饒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索牛在師云王老師道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只個水牯牛也不解牧得累他雲門騎牛覓牛普慈這裏自小牧一頭水牯牛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只是不曾犯人苗稼有時牽梨拽把有時臥月眠雲飢則加飡渴則就飲數十年來但恁麼過且道與南泉相去多少召衆云千頭萬頭但識取一頭

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斬頭覓活總不與麼無孔鐵鎚劃拄杖三邊不用安戈甲萬里歌謠賀太平

普請栽松上堂僧問記得臨濟在黃蘗栽松次蘗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以钁打地三下意旨如何師云今日普請栽松進云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云少神作麼進云黃蘗道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不知臨濟當時過在什麼處師云你道臨濟合喫棒不合喫棒進云喫棒且置濟以钁打地三下作噓噓聲畢竟明什麼邊事師云明钁頭邊事進云黃蘗道吾宗到汝大興於世還端的也無師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僧禮拜而退師復舉臨濟在黃蘗栽松公案乃云諸人要做臨濟兒孫則且置只如黃蘗道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且道臨濟當時過在什麼處應菴云養子之緣固當如是扶强不扶弱

濟以钁打地三下復作噓噓聲爲是啐啄同時爲復別有道理普慈向這裏擬著個眼也要諸人𦗟地卓拄杖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出莊歸請知客上堂昨日過南莊今朝又東郭動靜與去來何曾有間隔然則動則涉塵勞之境靜則沉昏醉之鄉動靜双泯則落空亡動靜双行則𥆧頇佛性七十三八十四途路之樂不如在家喝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上堂山田脫粟飯野菜澹黃虀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上堂僧問佛法禪道相去多少師擧手云展則成掌握則成拳僧禮拜師云狂狗趁塊乃擧保寧勇和尚示衆云風歸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鸎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個成群四個作隊嗗嗗嗗嗗飄飄搖搖向前村後村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師云右軍筆畫入石三分李杜文章光燄萬丈老保寧可謂盡善盡美點撿將來未免喪破衲僧鼻孔何故要且無佛法道理普慈又作麽生乃云

𥫗圞上端坐針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雲門乾矢橛洞山麻三斤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

上堂擧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麽處峯拈拄杖劃一劃云在者裏雲門拈起扇子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乾峯雲門雖則各資一路𥆧者僧卽得點撿將來等是行於邪道普慈今日設有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麽處只向道家家門首透長安

解夏進退兩序上堂有進有退有結有解左之右之風流儒雅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勝首座道猛虎當路坐卓拄杖一兩普滋三草二木

上堂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雲門道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師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便下座

中秋謝開口耆舊上堂。僧問百丈示衆云汝爲我開
田了我爲汝說大義。有僧開田了便問開田了也請
和尚說大義。丈展開兩手。且道是說不說。師云一擧
四十九。進云恁麼則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師云
汝分上作麼生。進云和尚今日開田功昭百世。學人
請和尚說大義畢竟如何展演。師云爛泥裏有刺。僧
禮拜。師乃云百丈開田說大義。大舒兩手。龍峯開田
謝主事。豈可空然。擊拂子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
三昧商那和脩不知。普慈三昧諸人不知。諸人三昧
各各不知。所以道。譬如河中水川流競奔逝各各不
相知。諸法亦如是。又如大火聚猛焰同時發各各不
相知。諸法亦如是。喝將謂合有與麼說話

上堂。僧問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
心。師云九秋黃葉亂飄金。進云和尚覓將境示人。師
云老僧罪過。乃云蹔時斂念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
財。分爾有心。土石山河瓦礫荊棘。不是神通妙用。亦
非法爾如然。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
年謾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喝一喝下座

上堂。擧藥山久不上堂。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
誨。山云打鐘著。主擊鐘衆集。山便歸方丈。主隨後云
和尚許爲衆說法。因甚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
有論師。又爭恠得老僧。師云藥山老漢當斷不斷。反
招其亂。當時待他道大衆久思和尚示誨。拽拄杖劈
脊便棒。非徒截斷衲僧舌頭。要且不失爲天下宗匠

請首座都監寺幷謝監收上堂。擧五祖和尚道。四五
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個休粮方。耆婆不得妙。五祖
老人等閑拈出無上命世真丹。拋向諸人面前。一任
橫吞竪嚥。可以起死回生。可以轉凡成聖。若不具人
天眼目。直是無下口處。何故明明百草頭。邊事不比
楊岐栗棘蓬

祖忌拈香。對梁王廓然無聖。此地無金二兩。坐少林
九年面壁。俗人沽酒三升。無影樹花敷五葉。無烟火
焰續千燈。太平本是將軍建。不許將軍見太平

上堂。擧教中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
量。亦復不能知。師驀拈拄杖云。釋迦老子與天帝釋

向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鬧各與二十拄杖貶向二鐵
圍山卓拄杖云好把一枝無孔笛夜深吹過汨羅灣
因雪上堂僧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峯不白師云別
是一乾坤進云九天垂瑞雪萬國盡權心師云片片
不落別處僧禮拜師拈拄杖卓一卓云乾坤大地一
時粉碎了也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直得
瓦解冰消獨有普賢菩薩具大神力見大神變歡喜
踴躍喃喃說偈云雪子落紛紛烏盋變白盋忽然日
頭出依舊是烏盋忽有個漢出來道長老長老此是
雪詩衲僧分上合作麼生只向道三冬多瑞雪鼓腹
樂堯年

涅槃上堂衆生畢竟無生死諸佛何曾有涅槃一把
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

上堂僧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還有過也
無師云有進云畢竟如何則是師云莫認自己清淨
法身乃云時節不相饒又逢三月旦拈却佛祖機與
君通一線棕櫚葉散夜叉頭芍藥花開菩薩面

上堂舉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
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峯從此有省有問
雪峯和尚見德山得箇什麼便休去峯云我當時空
手去空手回東山演祖拈云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
者有兩個人從東京來問他道甚處來他却道蘇州
來便問伊蘇州事如何他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瞞
白雲不過何故只爲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
伯藕師云老東山可謂長於譬喩詞不迫切雖然如
是要且只說得德山雪峯影子邊事若是齊眉共躅
並駕齊驅未敢相許何故閩蜀同風肚裏有蟲

結夏上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是眞實語是不
誑語喝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上堂顧左右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歸堂喫茶去

上堂臨濟喫六十拄杖高安灘上知歸與化於大覺
棒頭深明黃蘗意旨這般說話諸方喚作殘羹餿飯
然羹藜含糗者雖與道太牢之滋味是汝諸人合作
麼生不覺秋深夜又長

重陽上堂舉眞淨和尚云九日無白醪飽餐黃栗糕
十日有黃菊備人打禾穀五更鐘未鳴鄰雞巳數聲

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師云逸格風流通身文采老雲菴美則美矣若約衲僧分上猶欠勦絕在山僧劾顰亦有一偈舉似大衆非圖邁古超今且要應時應節九日無白醪煎茶滿椀澆十日有黃菊凉颸動林麓五更鍾未鳴過鴈兩三聲更欲求玄旨迢迢十萬程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屋裏坐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未免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畢竟如何覓佛不見佛討祖不見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譬如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唯有尾巴過不得且道誵訛在甚麼處良久虎咬大蟲蛇吞鼈鼻

上堂舉趙州和尚道老僧除二時上堂粥飯是雜用心處師云趙州有年無德錯下名言燒香禮拜是雜用心看經講教是雜用心參禪學道是雜用心了生達死是雜用心成佛作祖是雜用心唯二時上[illegible]飯是善用心何也不曾咬破一粒米

上堂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云斷跟草鞋進云如何是法身主師云尖簷席帽進云學人不會師云見成行貨有什麼不會僧擬議師便喝乃云春雨如膏春風如刀春光似箭斷不相饒卓拄杖龍峯拄杖無邊變又見鷄黃上柳條

上堂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明涅槃是一是二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上堂十五日已前覓甚文殊普賢十五日已後釋迦老子不知有正當十五日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時有僧躍出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師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解夏上堂四月十五日結却布袋頭十字縱橫底有甚數七月十五日解却布袋頭無繩自縛底有甚數喝結也不可得解亦何曾有解結二圓離面南看北斗下座

上堂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不揀擇時如何師云遇飯卽飯遇茶卽茶僧禮拜師云放汝三十棒乃云纔逢解夏又見中秋看看白盡少年頭驀拈拄杖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

日月歷天而不周卓拄杖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二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三

杭州路淨慈報恩禪寺語錄

門人　正除　等編

師於至正戊戌七月二十日承行宣政院領院官太尉丞相達識帖睦邇差宣使九曜奴馳驛於蘇州受業海雲院敦請入寺據室云刮龜毛於鐵牛背上朝打三千截兎角於石女腰邊莫打八百指東劃西鼓唇搖舌耳居門外擊石火閃電光冰稜上度過九院劍刃上拾得全身苕帚柄聊與三十總不與麽來時如何拈拄杖吽吽

指法座云盡十方世界是普光明藏師子之座諸佛衆生同起同坐因甚山僧今日特地高陞只恐諸人昧其所自便陞座斂衣就坐上首和尚白椎云法筵

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法筵未啓法鼓未鳴山僧未陞座已前薦得早落第二了也設使起模畫樣作意商量問一句來答一句去未免落七落八今日衆中莫有天然氣槩底麽不妨相見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意旨如何師云蚊子上鐵牛進云三聖道恁麽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又作麽生師云鷂子過新羅進云只如和尚今日開堂相君堅請湖海交歡四衆臨筵如何指示師云但把片心窮浩劫蕩雲深處祝堯年僧禮拜師乃云皇皇南宕勝覺場奕奕永明高廣座山僧才踈德薄豈敢躋板然遇緣郎宗難爲辭讓湖光瀲灩山色空濛廓示眞如境界宗鏡高懸慧日朗耀恢張少室風規一一騰今煥古頭頭玉轉珠回眞得釋迦彌勒共樂堯年文殊普賢同傾舜日雖然如是猶未撥動向上一竅在喝干戈才偃息四海樂昇平　復擧當山智覺禪師示衆云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吹波浪起師云諸人還見祖師麼卓拄杖要識是非面目見

在

開堂閱藏經上堂終日看經經頭一字因甚不識長年喫飯千粒萬粒從一粒生因甚不知卓拄杖云打破兩重關泗洲人見大聖

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細入無間大絕方所黃連甜甘草苦焦螟蟲吞却虎明眼衲僧休莽鹵

謝齋衆拂上堂擧五祖和尚示衆云結夏無可管顧諸人未免作一家宴遂擡手云邏囉招邏囉搖邏囉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南屏冬至叢席荒涼直是無可施設賴有庫司都寺與堂中首座前日作那一場佛事不同小小離四句絕百非攪酥酪醍醐爲一味鎔缾盤釵釧爲一金令我現前一衆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五百十六大阿羅漢均飽禪悅法喜眼裏也飽耳裏也飽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喜踴躍向宗鏡光中同聲贊歎云希有希有奇哉奇哉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於法等者於食亦等山僧只管端坐受供養且道與五祖相去多少良久云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

上堂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寒則普天普地寒進云出水後如何師云熱則普天普地熱進云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門前一湖水乃云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樹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時節不相饒朱顏日漸凋你衲僧家寒則向火熱則乘風各自照鏡看面皮厚多少

上堂擧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智門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門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爲什麼却無門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門云智門今日失利師云新年頭有佛法鏡清合喫二十拄杖新年頭無佛法智門合喫二十拄杖何故老老大大不合說有說無喝道無不是無道有不是有東望西耶尼面南看北斗

元宵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既是自己光明因甚看時不見驀拈拄杖敲燭臺云一燈發千光千光一燈見

佛出世上堂。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淨法界身無出沒。不須惆悵怨芳時

淸殿主火琉璃殿上。荊棘參天。勝熱門頭。淸風匝地

掄火云。郎當屋舍沒人修。火官頭上風車子

佛誕上堂。僧問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因甚釋迦老子今日降生。師云。知而故犯。進云。遵布衲浴佛次。藥山問你只浴得這個。還浴得那個麼。遵云。把將那個來如何是那個。師云。擔枷過狀。又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還端的也無。師云。的。進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云。不識。又僧問。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因甚有千百億化身。師豎拂子云。你道這個是第幾身。僧擬進語。師便喝。僧退後。師云。身口意淸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三文錢娶個黑老婆。頭不梳。面不洗。知他是凡是聖

一日供羅漢。達識帖穆爾丞相到寺。問師云。長老今日供羅漢。五百尊者俱來應供也無。師云。活佛降臨羅漢安得不至。相云。施主設齋。得何果報。師云。種穀不生豆。相云。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云。賴遇丞相證明。相云。三輪空寂。畢竟如何。師云。空。相云。功歸何所師不答。相云。長老何不轉語。師云。且請方丈喫茶丞相到方丈。又問。淨名丈室。容受三萬二千師子座淨慈丈室。容多少。師云。一塵不立。相云。得與麼覷體相違。師揭起簾云。請丞相鑑。相呵呵大笑云。作家宗師不勞再勘。師便供茶

上堂。教中道。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顧左右召大衆云。還見麼。一等共行山下路。眼頭各自看風煙

上堂。僧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豎起拂子。進云。畢竟意作麼生。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湖水。只向汝道。乃云。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橫按拄杖。以手作撫琴勢云。發則發了也諸人還聞麼。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不見祖師道。幽幽寒角發孤城。十里山頭漸杳冥。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

上堂。古德道。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兩處不通。觸途成滯。雲門舉了。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三世諸佛。盡在

拄杖頭上有甚滞礙一切衆生只被色空明暗隔礙使見有生滅之法師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吞却山河大地色空明暗何處有也生滅之法了不可得諸人每日著衣喫飯行住坐臥有甚麼滞有甚麼礙

上堂僧問眞空不壞有眞空不壞色作麼生是眞空師云山河大地進云治生産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如何是實相師云無明煩惱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笑破虛空乃云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處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什麼處去大衆不得孤負兒孫不得孤負老僧不得孤負自己

上堂何物苦求而不得何物不求而自來何物鐵椎打不破何物夜合而晝開滿地落花春已過綠陰空鎖舊莓苔

祖忌拈香双耳帶金環兩眼如墨突行脚不逢人九年空面壁破邪師六宗異見亂世英雄傳上乘一心之印太平奸賊隻履翩翩何處歸一花五葉成狼籍

顧左右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

嗣隆藏主火宗風欲嗣虎丘隆藏教掀翻氣吐虹二十七年全體現南山燒炭北山紅

千秋節冬至上堂千秋令節今朝是九九陽生第一爻四海陰霾俱解駁岩雲深處祝唐堯

平山林和尚入祖堂召大衆云亭亭石塔東峯上此老初來百神仰福源浩浩起當湖千歲岩頭飛白浪宗鏡高懸二十年不曾焰光高萬丈飜身靠倒靈鷲峰双樹悲風撼穹壤撲碎破砂盆滅却正法眼動靜絕行蹤去來無影象是謂眼空佛祖道重王臣年逾八秩五處住山平山老和尚指牌云湖光瀲灎山空濛觀體全彰大人相

上堂僧問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日日香花夜夜燈進云蒲團靜倚無餘事永日寥寥謝太平師云知恩方解報恩乃云元正啓祚須彌椎打虛空鼓萬物咸新嘗大和氣轉洪鈞恭惟首座大衆藍田美玉丹山鳳各各起居多福永日寥寥謝太平一湖春水當門漾

江浙省丞相達識帖穆爾脩設水陸普度大會陞座

拈香云此香毓乾坤之正氣眞柱國之長材擢幹舒光而祥芬於龍樓鳳閣分枝布葉騰瑞靄於栢府薇垣拈來價重連城爇處恩覃沙界奉爲某人虔爇寶爐供養十方常住三寶法界幽顯聖凡平等資熏普皆饒益出生功德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陛下欽願政教立而姦邪止八方銷兵革之憂陰陽調而風雨時萬姓樂耕桑之業遂就坐僧問大丞相揮金建會普濟群生名尊宿據令提綱顯闡極唱師云且喜天下太平進云與麼則八方銷兵革之憂萬姓樂耕桑之業師云重言不當吃進云教中道釋迦世尊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莫不便是者個道理麼師云休將鶴唳誤作鸎啼進云大丞相力而東南翊贊中外賡修勝會保國安民所獲福德其量幾何師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僧禮拜師乃云釋迦世尊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譬喩演說諸法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所以道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有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在所遊方勿妄宣傳敢問諸人且如何說個一大事因緣豎拂子云離却拂子道得則大丞相脩設水陸普度勝會一期事畢山僧不必高陞此座鼓兩片皮諸人不妨各自散去其或未然向第二義門與諸人打葛藤去也良久云譬如虛空具含衆象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又如虛空普遍一切於諸境界平等隨入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吹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諸佛出世以之成等正覺津濟四生梯航九有祖師西來以之建法幢立宗旨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當今聖主以之統御金輪調和玉燭九重端拱無爲萬國歸化故我大丞相以之方面東南股肱王室拯生民於水火保社稷於安危展皋夔稷卨之訏謨樹伊傅召周之大業見前勝流以之治生產業作諸佛事乃至今辰結集勝會同音僉誦法華妙典說戒放生熏修懺法悉使見聞莫不回三毒爲三聚淨戒轉六識爲六波羅蜜回煩惱爲菩提轉無明爲大智以之保國安民則國安民泰以之禳災弭盜則盜息災消以之懺

◎耳字更勘

罪則罪垢蠲除以之薦亡則亡設解脫以之普度水陸會內幽顯聖凡則同登覺岸可謂理無不徧事無不周殊勝中殊勝奇特中奇特如寶月之行空了無朕迹如蓮花之出水不染淤泥喝便以此爲一大事因緣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要耳未摸著他釋迦老子脚根下一莖毛在直饒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大似癡狂外邊走亦未夢見他釋迦老子腋下汗臭氣在擊石火閃電光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抱是蝦蟇窟裏作活計畢竟如何驀拈拄杖釋迦老子穿過諸人鼻孔卓一下云拄杖呑却釋迦老子又卓云釋迦老子呑却拄杖擧起云喚作拄杖又是釋迦老子喚作釋迦老子又是拄杖擲下云拄杖不可得釋迦老子不可得諸人鼻孔在什麽處且喚什麽作大事因緣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遂合掌顧左右云看看十字街頭石敢當醉中驚覺起來倒騎拱北樓奮身虛空歡喜踴躍普告大衆云日暖風和二月天同脩勝會結良緣黎民永息三災劫聖壽延鴻億萬年喝一喝

復舉天台智者大師昔居南嶽讀法華經至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敢問大衆智者自是陳隋時人與釋迦老子相去二千餘載因甚却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爲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這裏緇素得出便見大丞相卽今與智者大師釋迦老子把手並行不異靈山一會其或未然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更須仔細熟讀始得拍禪床下座

上堂顧視大衆云會麽山門前金剛是泥做便下座

上堂林泉凉夏日長頭頭顯露物物昭彰雨過六橋楊柳暗風來十里芰荷香

上堂今朝五月半學則舊公按普請諸禪流大家著眼看驀拈拄杖喚作南屛拄杖吹倒五百羅漢

乘提點火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劫火洞然世界俱壞唯金剛圈不壞覓不便是這箇法麽爆火把云道得也是火焰上添草

七月日請侍者請山客弁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法身須透關啾啾庭光金地遊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驀

喚侍者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且道與上來說話相去多少。良久。若也不會。問取諸山和尙

上堂。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不離闍梨所問。進云。如何保任。師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乃擧。僧問安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爲老僧過淨缾來。僧取淨缾與師。師云。却安舊處著。僧安舊處。又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雲門云。無眹迹。師云。雲門好個無眹跡。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乃云。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喝一喝

上堂。十方諸佛是個爛木橛。三賢十聖是個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總來者裏作麼。琅瑯與麼告報。可謂恩大難酬。諸人若也未知報恩。更爲頌出。十方諸佛爛木橛。十聖三賢茅溷籌。無事晚來湖上望。白蘋紅蓼滿汀洲

寂照忌拈香。今朝八月初四日。一句明明道不得。合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徑塢雲深。西湖水碧。爇蒼松古栢。作栴檀牛首之香。擷蘊藻蘋蘩。爲酥酪醍醐之食。聊旌遠諱。斯臨倍覺感懷。疇昔非關義重恩深。只貴眼橫鼻直。一度秋風一度愁。地久天長有何極

請昌國吉祥亨子元充首座上堂。臨濟建立黃檗宗旨。普化盡力成褫。無端仰山道此人有頭無尾有始無終。山僧昔年承乏海山。子元橫身輔佐。茲者備員宕寺。又荷分座說法。却不似仰山道此人有頭無尾有始無終也。諦觀佛祖各各出興。隨方化導。莫不全賓全主。全主全賓。大用齊彰。大機普應。流通正法眼藏。顯示涅槃妙心。直得雲行雨施。水到渠成。還他過量人。堪任過量事。卓拄杖。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開爐上堂。火爐頭話無賓主。無主無賓話亦無。潦倒丹霞燒木佛。却教院主墮眉須

赴徑山退院上堂。備員南宕恰三年。又向淩霄闡化權。了却先師舊公案。飢來喫飯困來眠。且先師公案作麼生。了。拍禪床下座

卷第三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四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門人 希顏 等編

師於至正辛丑十月十七日承奉行宣政院官疏請入寺指山門云天下徑山天下龍門吐吞日月函蓋乾坤

佛殿顧左右云挿一莖草建瓊樓玉殿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山上有鯉魚井底有塳塵

陞座祝贊問答罷乃云通上徹下迥絕羅籠匝地普天了無朕跡識不可識智莫能知一自拈花微笑面壁安心便見五葉流芳千燈續焰體究將來總是強生節目直饒上無扳仰下絕己躬常光見前壁立萬仞何異攔馬繫枯樁黑牛臥死水借使斬新日月逸格風規冰稜上度過九阬劍刃上拾得全身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須知更有全提時節雖然一向與麼去法堂上何啻草深一丈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二峯突兀双徑回環大覺國師願力宏深孚佑龍王淨緣際會維禪林之首剎實天下之名山不妨與諸人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直得八方寧謐萬姓歌謠鵶鳴鵲噪總契眞源風動塵飛皆明佛事揚不揚之正化報不報之深恩正與麼時且開堂祝聖一句如何舉似擊拂子黎元頓息三災劫睿算延洪億萬春

復舉僧問當山諲禪師掩息如灰時如何諲云猶是時人功幹僧云幹後如何諲云畊人田不種僧云畢竟如何諲云禾熟不臨場師云諲禪師與麼答話勞而無功這僧若是個漢決不依他作解後來應菴和尚道鳳閣香沈雪巢夜冷半窗明月和氣藹然正與麼時且道歸宗與徑山還有相見分也無喝直饒相見也是蝦蟆窟裏作活計要見四方八面逸格變通別著個眼始得新徑山莫有長處麼拍禪床云鼓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千古華山山脚下只應潘閬倒騎驢久立珍重

上堂舉睦州道揑聚也在我裂開也在我有僧便問

如何是裂開州云菩提涅槃眞如解脫三九二十七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與麼道州云觥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僧云如何是捏聚州乃斂手而坐師云大小睦州擬將織蒲鞋手籠罩古今自謂捏聚放開乾坤把斷要且無合殺者僧當時若是皮下有血見宅與麼道但低聲向宅耳邊下一轉語教他捏聚也不得放開也不得

瑞浴主火堅固法身膿滴滴地火不能燒水不能洗擲火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上堂僧問不起一念時如何師云道者合如是進云與麼則依而行之也師云虛生浪死漢又僧問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師云識得不爲寃進云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師云闍黎合自知僧擬議師便喝乃云今朝又是十一月卷地北風吹觱篥臘月三十便到來勸君各要知時節人漸老水長流君子可八知得便休

上堂拈拄杖冬至一陽生拄杖長丈二石筍暗抽條千花生確觜且衲僧分上成得個甚麼邊事莫有道得底麼有則不妨出來對衆道看若無徑山自道去也卓拄杖

上堂僧問臨濟道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如何是一句中具三玄師云萬仞峯頭駕鐵船進云如何是一玄中具三要師云眼裏瞳人吹木叫進云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進云學人不問這個風師云汝問甚麼風進云家風師云我這裏大功不竪賞乃舉仰山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諸人自己盡十方世界是諸人本有光明爲我拈針鋒許妄想麤識來看喝一喝下座

上堂庚申好日逢元旦四海歌謠樂太平聖德如天何以報卓拄杖云萬年松上一枝藤

上堂舉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怕爛却那僧又問睦州州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師云長慶放頑睦州擔板等

是有問有答要且未會無問無答底道理在今日忽
有問徑山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只
向道一曲自歌出自緣此情不與白雲知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四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五

再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門人　希顏　編

師至正甲辰二月十九日復住徑山
據方丈云釋迦掩室於摩竭瀨馬繫枯樁淨名杜口
於毗耶黑牛臥死水徑山終不學它古人畢竟如何
卓拄杖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
院劄拈起劄云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這裏凜然
如朽索之馭六馬危乎猶一髮之引千鈞若非大丞
相赤手提持全肩檐荷何處更有今日諸人還委悉
麼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陞座祝贊罷有僧出問云龍門岌岌倚天開妙喜今
朝喜再來坐斷十萬全正令森羅萬象舞三臺正與
麼時如何是祝聖一句師竪起拂子云萬歲萬歲萬
萬歲進云妙喜道十方世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
舌只馮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問歇未審與和尚
是同是別師云黃河如帶泰山如礪進云祝聖已聞
玄妙語祖師心印若爲論師云山上有鯉魚井底有
逢塵進云此是開山國一祖師道底和尚畢竟如何
指示師云井底有塳塵山上有鯉魚進云恁麼則今
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一任鑽龜打瓦又有僧
出問云記得昔日江西馬祖嘗令西堂智藏馳書到
當山國一禪師師開緘見一圓相索筆於圓相中點
一點意旨如何師云不因闍梨問老僧亦不知進云
後來南陽忠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遺端的也無
師云也端的也不端的僧禮拜歸衆師乃云山僧隨
緣受報濫此承乏坐嬰宿障誓欲投閑茲承監察御
史太尉杜國丞相不忘嶺山付囑協心劄牘復任住
持雖爲回避只得免循舊例陞于此座虔爇寶香祝

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皇后齊年太子千秋文武官
班同增祿筭欽願皇圖永固帝道遐昌武偃文脩河
清海晏風調雨順物阜民康便恁麼散去一期事畢
寧不盡善盡美更教山僧說個什麼卽得且山僧雖
離此山恰恰二年朝夕與諸人眉毛廝結行則與諸
人同行坐則與諸人同坐覔一絲毫隔礙底道理了
不可得此日歸來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
處所以道往復無際動靜一原去來不以象動靜不
以心覔一絲毫動靜去來之相了不可得若信得及
便好各各安家樂業恢張祖父田園吹無孔笛唱太
平歌驅逐文殊普賢走使觀音勢至於一毫端見寶
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任運優游隨緣自在雖然
如是若約衲僧分上要且未夢見他汗臭氣在豈不
見江西馬大師昔日令西堂智藏馳書到當山大覺
欽禪師大覺開緘見一圓相索筆於圓相中點一點
可謂龍驤虎驟玉轉珠回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
裏中紅心因甚南陽忠國師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
後來雪竇道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個

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敢謂天下老和尚各具金剛眼
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
知卽這馬師當時畫出早是惑了也耳道雪竇與麼
批判還能自免也無山僧今日因齋慶讚舉似諸人
以拂子打圓相云莫有不受惑者麼喝一喝
復舉應菴和尚再住歸宗上堂舉南禪師出城還山
有頌示衆云去日一溪流水送回時滿谷白雲迎一
身去住非去住二物無情似有情應菴道南禪師好
則好只是愛便宜歸宗亦有一頌舉似大衆去時冒
雨連宵去回時帶水又拖泥自恠一生無定力尋常
多被業風吹愚菴今日再住徑山亦有一頌舉似大
衆去日應須償宿債回時宿債本來空山上鯉魚打
踍跳一國之師展咲容
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如何是佛蔴三斤如何是
佛乾矢橛庭前栢樹子一夜風吹落
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深山藏毒虎
進云見後如何師云淺草露群蛇進云見與未見時
如何師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僧禮拜師乃云千波競

起是文殊家風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春光澹蕩鳥語綿蠻萬壑爭妍千嵓競秀且道是什麼人境界直下會得更須知有人境俱奪向上一路拈拄杖有時卓向千峯頂劃斷飛雲不放高

上堂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良久喝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上堂僧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未審知有個甚麼師云師姑元是女人做進云一大藏教是個切脚還親切也無師云切佁禮拜師乃云今朝五月一天晴日頭出林間梅子紅砌下泉聲急眼裏耳裏絕瀟洒無上菩提從此得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惺惺直須惺惺歷歷直須歷歷拍禪床云莫待當來問彌勒

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潦倒徑山無法說大家喫醱葛蒲茶一般滋味休分別分別則任汝諸人且道畢竟是何滋味良久云人情若好喫水也肥

因事上堂舉古德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點點無上菩提從此得慈受深和尚云會得此三種語了好個不快活漢師云老慈受錯下名言會得此三種語了好個沒量大人還委悉麼堯舜不彰民自化相逢何必動干戈

上堂舉子湖忽一夜於僧堂前叫捉賊大衆皆驚有一僧從堂中出子湖擒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不是某甲湖云是即是你不肯承當師云子湖好與三十棒何也只解捉賊不解殺賊

上堂僧問聲聞見性如夜見月菩薩見性如晝見日和尚見性時如何師云黃河九曲水出崐崙進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還端的也無師云問取達磨大師僧擬議師云鷂子過新羅乃舉黃蘗問百丈從上相承底和尚如何指示於人丈據坐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受丈云我將謂你是個漢便歸方丈師云百丈便歸方丈則且置且道從上相承底畢竟是個什麼驀拈拄杖卓一下云秋初夏末東去西去南天台北五臺走得遍還自知

上堂今朝又是八月一萬壑千岩假秋色牛帶寒鴉過別村善財何處尋彌勒

上堂今朝八月十五看取月圓當戶分明無欠無餘只恐諸人蹉過不蹉過兩箇拳頭一箇大

上堂擧白雲示衆云金蘂叢叢帶露新采來烹茗賞佳辰浮杯何必須宜酒但有淸香自醉人開福道白雲老人大似巧媳婦做出無麪餺飥惜乎知味者少開福効顰亦有一偈重陽黃菊未成花落帽無勞憶孟嘉但得靑山長在眼不妨流水去無涯師云白雲開福大似徐六擔板各見一邊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時移節換是尋常過了重陽又一陽人事自生今日意黃花只作去年香

一日新到僧參師問汝名甚麼僧云智通師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汝爲甚麼頭頭葉著處處繫絆僧云某甲參方過夏過夏逢冬過冬今日特來禮拜和尙並無繫絆師云汝因甚騰蛇纏足僧看脚下師云又道無繫絆便打

師又問僧汝名甚麼僧云慧徹師云年多少僧云四十師云四十而不惑汝還徹也未僧云某甲特來求和尙指迷師云眉在眼上僧擬議師亦打

衍書記赴普慶上堂僧問釋尊出世爲一大事因緣今日書記出世和尙陞座擧揚畢竟爲個甚麼師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進云與麼則古釋迦不先今彌勒不後師云一任卜度進云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且道是同是別師云一對無孔鐵鎚進云眞淨和尙道這兩個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又且如何師云鬬西子沒頭腦進云龍門無宿客龜鶴自成仙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豈不見馬祖問藥山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祖云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云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馬簸箕固是鰕爲子屈然則時節既至其理自彰正與麼時且如何說個自彰底理驀拈拄杖召大衆云來日普慶山中看取斯道長老爲一切人分明擧似

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舉安國問僧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我要個語具得失兩意僧竪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只為喚作拳頭雪竇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師云得又得個什麼失又失個什麼直饒得失兩忘未免無繩自縛更說什麼一語兩意遂竪起拳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舉僧問六祖黃梅衣鉢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麼祖云我不得僧云和尚因甚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大慧和尚拈云大衆還見祖師面目麼若也不見山僧為你指出乃云蕉芭蕉芭有葉無了忽然一陣秋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三十六院東廊下壁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飯堂喫茶師云妙喜恁麼提持正是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誤他後代兒孫隨例喚鍾作甕諸人要見祖師面目麼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上堂今朝十月初一門外寒風凜凓待歸暖處商量何似當陽拈出驀拈拄杖云火爐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

達磨忌拈香萬里西來九年面壁前無釋迦後無彌勒單單遺下履一隻等閑賣弄價重連城奇特商量分文不直一番拈起一番新千古令人轉相憶呈香云休相憶今朝十月初五日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開口見膽僧禮拜師便下座

上堂今朝十一月十四打鼓陞堂賀冬至南山雲起北山雲張公喫酒李公醉若論佛法兩字謝三娘賣銀」

上堂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盡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諸人每日上來下去也只是被些子聲色惑亂身心不安若是聲色名字不是佛法又疑伊作麼喝一喝」

上堂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見心法双忘性即真永嘉大師雖負曹溪正傳若

到徑山門下直須棒了連夜趕出何故諸方聞得將謂徑山與人說心說性

臘八上堂曠大劫來成正覺無端錯認定盤星徑山不是揚家醜只恐諸人昧已靈

上堂舉白雲端和尚示衆云此事如萬仞崖頭總知道放著手脚便一樸到底只是捨命不得山僧不動毫頭教諸人到底去乃擲下拄杖師驀拈拄杖擲下召大衆云還得到底麼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太虛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喝才有是非紛然失心

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新井底蓬塵蔽日山上鯉魚拏雲且不涉時緣一句作麼生道拈拄杖云拄杖今朝添一歲拈來依舊黑鄰皴

上堂十五日已前春雨如膏十五日已後春光似箭正當十五日管弦沸月宣和氣燈火燒空奪夜寒拈燈籠來佛殿裏將山門安燈籠上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驀拈拄杖云三歲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

上堂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覺所覺空空所空滅寂滅見前眼中添屑既是寂滅見前爲甚麼却眼中添屑咄咄咄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上堂僧問既是一眞法界爲甚麼却有萬別千差師云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進云祖師道卽心卽佛又道非心非佛學人如何趣向師云擬向卽乖乃舉圓悟與佛燈過溪次驀將佛燈推向水中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燈云潭深魚聚又問見後如何燈云樹高招風又問見與未見時如何燈云伸脚只在縮脚裏師云同行須好伴還他佛燈圓悟雖然山僧當時若見總推向死水裏浸却何故老老大大過溪也不依本分

上堂舉僧問虎丘隆禪師九旬禁足意旨如何隆云理長則就師云九夏安居就理長徑山無法可論量桑疇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香

上堂舉金峯和尚示衆云山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有僧便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

老婆心峯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如何是二十年後
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云路遙
知馬力歲久見人心還見金峯立地處麼截斷生死
根株超出聖凡途轍萬古乾坤一朝風月
顯藏主赴千頃上堂舉古德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
多時也我立地待你構去法眼道者一片田地分付
來多時也我坐地待你構去佛果道這一片田地分
付來多時也我今為汝當面變懺一郎三三郎一所
見不同互有得失徑山道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
也自是你搆不著今日分付用恩長老赤手提持祖
肩擔荷向千頃雲中放兩拋三深耕淺種栽荊棘林
開三毒花結無明果改禾莖為粟柄變瓦礫作黃金
直得釋迦彌勒拍手喜歡文殊普賢合掌贊歎追還
百代典刑振起一方叢席卓拄杖要識真金火裏看
棒頭有眼明如日
上堂翠岩示眾云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岩
眉毛在麼用盡自已心咲破宅人口保福云作賊人
心虛是精識精是賊識賊長慶云關一字入公門九

牛拽不出這一隊漢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有什麼罪
過只如洞山道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
寸草處去石霜云出門便是草諸人作麼商量若也
不會徑山道為頌出萬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大盡
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下座
上堂諸方今日開爐未免與諸人說些火爐頭話以
拂子作吹火勢云喚作火燒煞你不喚作火凍煞你
上堂四大本空佛依何住青青翠竹盡是法身若悟
無依佛亦無得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諸人信也好不
信也好三千里外遇著本色道流輒不得道徑山從
來柳下惠
上堂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云日出東方夜落西進
云如何是不壞身師云昨日生今日死進云如何領
會師云不快漆桶乃舉五祖和尚云有一物不屬凡
不屬聖不屬邪不屬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師云家
無白澤之圖豈有如是妖恠
上堂舉麻谷持錫到章敬繞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卓
然而立敬云是是又持錫到南泉繞禪床一匝振錫

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師云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菴人

上堂冬至前後砂飛石走草木叢林作師子吼羣陰剝盡一氣潛回一亦莫守萬法無咎驀拈拄杖云拄杖子吞却山河大地置而不問且道馬大師自從胡亂後因甚三十年不少鹽醬卓拄杖金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

上堂迦葉糞掃衣價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寶不直半分文常州草鹽一百文買一幅蘇州城裏泥孩兒三文錢買一對有利無利不離行市猫兒偏解捉老鼠

上堂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眼在鼻上進云來後如何師云脚在肚下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云脚板大如手掌進云如何是衲僧行脚事師云緊峭草鞋乃舉雲門問䟽山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椿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山云許門云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山云是門云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云是門云法身還該一切否山云爭得不該門指淨瓶云法身還該者個麼山云闍梨莫向淨瓶邊會門便禮拜師云二員尊宿一問一答一挨一拶如珠走盤縱橫無碍可謂善說法要雖然要且只說得法身邊事諸人要會法身向上事切忌向語脉裏轉却何也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

上堂今朝五月端午節徑山爲汝鼎眞訣赤口白舌盡消除百恠千妖俱殄滅黃鸝上樹一枝華白鷺下田千點雪參立流善甄別觀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手却是一塊生鉄擊拂子下座

上堂生佛已前有一段奇特因緣大家會取好便下座

上堂僧問德山入門便棒時如何師云寰中天子勅進云臨濟入門便喝時如何師云塞外將軍令進云一人行棒一人行喝總道是發大機顯大用還有優劣也無師云今日熱如昨日僧云謝師答話師乃云

今朝六月初一諸處栽田已畢炎炎火日當空大野流金鑠石衲僧搖扇取凉不費纖豪氣力不費力萬兩黃金亦消得

青苗上堂僧問藥山尋常不許人看經意旨如何師云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進云山一日看經次有問和尚不許人看經因甚却自看山云我只要遮眼又且如何師云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進云和尚今日普請看經畢竟功皈何所師云汗邪滿車甌窶滿篝乃擧教中道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言教皆名爲文離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說是名爲義又云若諸經中文句廣博能令衆生心意踴躍名不了義若能宣說文句及心皆同灰燼是名了義山中今日滿散青苗勝會見前大衆一七日中披宣大藏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一句一偈一字一義莫不格於天地感於神明悉使見聞心意踴躍且如何說個文句及心皆同灰燼底道理雲門大師道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山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忘知於覺覺即

佛性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且作麼生是向上一竅拈拄杖汗邪滿車甌窶滿篝

因監寺入塔因妄有生因生有滅寂滅見前髑髏眼活菡萏花開栗棘蓬無縫塔中雲匼匝

上堂擧保寧勇和尚示衆云祖師門下絕人行深險過於萬仞坑垂手不能空費力任教堂上綠苔生師云見義不爲何勇之有

寂照忌拈香巴陵酬雲門之恩只憑三轉語儉生不孝楊岐爲慈明設齋特作女人拜義出豐年徑山今日先師忌辰直是無可施設茗椀熏爐聊伸供養庶表不忘諸人且道不忘個什麼便燒香

善權通長老嗣書至上堂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雪後始知松栢操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事難方見丈夫心有底便道江西信息通也大梅梅子熟也善權方便固當如是只如石頭道書亦不達信亦不通諸人如何話會直下道得鈯斧子未到你在

圓悟大慧祖師同忌拈香隻手不獨拍單絲不成線

而個五百文關湊合一貫雞啼白晝認頻呼小玉總隨聲塵薰風南來證諸佛法身何曾夢見橫說竪說熾然說卷百億香水海於廣長舌本波瀾內空外空畢竟空攝有漏微塵國于專事無礙法界臭皮韈炙地熏天折竹篦鉤雷掣電獨瞎臨濟正法眼搣碎東山鉄酸餡陵滅宗風五逆孫終不隨他脚跟轉香蘇一爐茶傾三奠醱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火風空覺識拈來數目甚分明明眼衲僧數不出數得出也大奇烏龜鑽敗壁鷄向五更啼

十月旦上堂當爐不避火迸當言不避截舌騎驢入爾鼻孔裏牽牛入爾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若道不得老僧代諸人下一轉語擲拄杖下座

一提點入塔一人發眞皈元十方虛空消殞寶塔從地湧出正是平地骨堆撫骨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楊岐

元宵請藏主典座上堂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譬如暗中寶無燈不能見僧問睦州一氣還轉得一大

藏教也無州云有甚餺飥子快下將來是你諸人作麼生了作麼生見驀拈拄杖百般制造由人到底無過是麵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如何迦葉擎拳阿難合掌

上堂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个甚麼師云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進云謝和尙指示師云莫謗老僧好僧禮拜師乃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亦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東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尙亦如是左邊卓云如是則易不如是則難右邊卓云如是則難不如是則易中間卓云也不難也不易靠拄杖放在臥床頭急要打老鼠

請兩序上堂獨樹不成林兩手鳴摑摑老大小叢林各要知時節主事輔弼山門頭首贊揚佛法十方高人聚會究取當頭一著長老坐致太平手裏把個木杓驀拈拄杖諸人從朝至莫啾啾唧唧說黃道黑總在杓頭裏七出八沒且道杓柄長多少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葵花隨日轉芭蕉聞雷抽菩提煩惱循業發見
劃拄杖分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
行重建行春橋師召衆云大橋雄跨石湖濱捨舊圖
新喜落成萬國車書通遠道三吳城郭展脩程溪山
出色增佳勝簫鼓行春樂太平不動脚頭登彼岸十
方一路要分明好諸仁者還他力量人辨此奇特事
功夫妙密機用縱橫易深險成坦途架虛空爲平地
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仰之有餘可以津濟四生
可以梯航九有直得輝騰佛日慶衍
皇圖牧謳樵唱共履康莊馬載驢駝咸臻實際正與
麼時且平步丹霄高超物表一句作麼生道遂驟步
云塵塵刹刹無留礙直踏毗盧頂上行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五

愚菴和尚語錄卷六

小參

門人　忻悟　等編

解夏小參僧問德山小參不答話藥山小參不點燈
趙州小參要答話是法平等因甚三段不同師云舌
頭不出口進云溈山問仰山一夏作何功業仰云鉏
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還當宗乘也無師云曝曝論
寔事進云仰山却問溈山和尚一夏作何功業溈云
日中一餐夜後一寢又且如何師云渠儂得自由乃
云目前無法法法儼然心外無機機機相副豈不見
溈山問仰山子一夏在山作何功業仰云開得一片
畬種得一籮粟溈云恁麼則不空過一夏仰山却問
溈山和尚一夏在山作何功業溈云日中一飡夜後
一寢仰云恁麼亦不空過一夏看他從上尊宿又何
嘗有絲毫奇特道理一切只是尋常自然聲和響順
投子云諸人變見千般總是自擔帶將來趙州道喫
粥了也未喫粥了也洗盆盂去天高地厚海闊山遙

月白風淸蛩吟蟬噪行者擊鼓山僧小參諸人簇簇「上來討個什麼拈拄杖劃一劃云凉飇動寰宇一葉巳驚秋

除夜小參僧問錫狗吠時天地合木鷄啼後祖燈輝一年光景今宵盡萬里更無人未歸見前一衆盡是他鄕之客卽今歲盡年窮如何得便歸家去師云闍梨家在什麼處進云僧問藥山學人擬欲歸鄕時如何山云汝父母偏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意旨如何師云愁人莫向愁人說進云僧云恁麼則不歸去也山云切須歸去汝若歸去我示汝個休粮方僧便請山云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又且如何師云藥山老漢得恁麼老婆心切進云且那裏是他老婆心切處師云闍梨要問長老口啞那僧便退」師云錫狗吠時天地合木鷄啼後祖燈輝一年光景今宵盡萬里更無人未歸好大衆古人與麼道只要你直下識取自家城郭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壁被時人喚作郞久參先德不隔絲毫後學初機宜加審細豈不見僧問藥山學人擬欲歸鄕時如何山云汝父母偏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僧云恁麼則不歸去也山云却須歸去汝若歸鄕我示汝個休粮方僧便請山云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若喚作休粮方正是還鄕曲謂是還鄕曲又道休粮方老藥山赤心片片憫物垂慈其柰十個有五雙蹉過至竟不解知歸逗到彌勒下生轉見流離孤苦長沙和尙道我若擧揚宗教法堂上草深一丈事不獲巳向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雪峯又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到者裏不敢望汝別縣慧日獨振玄風但向古人鶻臭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朝昏十二時東廊上西廊下穿僧堂入佛殿總是到家時節轉山河國土歸自己轉自己歸山河國土如壯士展臂不假他力天上人間縱橫自在苟或未然烏飛兎走臘盡春回明朝慶賀新陽各各又添一歲莫將有事爲無事爭是爭非空白頭」復擧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師云洞山老漢與麼答話非唯

個眞如亦乃瞞頇佛性忽有問隆教寒暑到來如何回避也只答他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更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和聲便打若是識痛痒漢管取出離五行三界

淨慈入院小參僧問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如何是眞說師云風動塵飛鵶鳴鵲噪進云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拈却門前一湖水如何是永明旨師竪起拂子進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放下拂子又俗士問弟子欲出離生死如何用心即得師云無心可用即離生死進云即心是佛又且如何師云心空即是佛有心即非佛士擬議師便喝乃云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間寂寞之濱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爲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此晦堂不赴大潙之招而致斯語觀此則知住持之道那時已是不堪著眼了也更教看著今時做處也好慚惶煞人明教謂住持者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滅所以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永嘉道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世降俗末名存寔亡大法凋瘵無甚今日山僧道慚涼薄行愧荒疎誓欲深藏巖壑隱遯過時悞蒙柱國丞相不忘靈山付囑遠勞使命推輓來此住持是猶使蚊負山螳蜋怒臂以當車轍却不似法燈和尚道爲緣先師有未了公案出來爲他了却所謂王臣尊禮爲人天師建法幢立宗旨則吾豈敢雖然南屏勝地衲子淵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運垂秋宗綱委地冀諸勝衆戮力匡持弘贊法社驀拈拄杖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卓拄杖云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野塘水　復舉德山小參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後來法眼益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密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拈云二尊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師云這個公案諸方

老宿每至小參未嘗不拈出註解一上雖則各資一路未免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法眼云話作兩概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圓明云龍頭蛇尾只見波濤涌不見海龍宮雪竇道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正是扶强不扶弱殊不知大小德山當斷不斷自招其亂諸人要識這僧鷂子過新羅

解制小參舉東山和尚示衆云百鍊黃金鑄鐵牛十分高價與人酬庭前不有花含笑又是東山一夏休亦成一偈學似大衆鼻孔撩天水牯牛鐵鞭三百未輕酬溪東牧了溪西牧又是南屏一夏休

冬至小參僧問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如何是應機底法師云汝問我答進云生死交謝寒暑迭遷如何是不遷義師云冬至寒食一百五乃云群陰欲去未去之際一陽欲生未生之時伐貫鼓以考鴻鐘會人天而提祖令今夜不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不說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洞山掇退果卓祭鬼神茶飯阿誰肯喫慈明揭榜堂前弄胡孫家具笑殺傍觀叉手進前進前叉手奴見婢慇懃天寒人寒大家在這裏無孔鐵椎魯公臺上書雲漢女宮中測日知時識節却堪持論自餘立機立境行棒行喝全鋒敵勝同死同生正按傍提横來竪去和泥合水截鐵斬釘七十三八十四等是鬼家活計於諸人分上料掉沒交涉喝一年三百六十日四時八節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不覺不知過了三百六十日明朝便是冬至前來許多絡索既是總用不著自已分上合作麽生喝點鐵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靈隱平山林和尚對靈小參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廓三際以無去無來洞十虗而非中非外諸佛知之而獨用衆生日用而不知故我靈隱堂上平山和尚亦手提持祖肩擔荷權實照用俱備擒縱殺活皆全五處住山風行草偃王臣爲之斗仰魔外爲之冰消塵塵刹刹普見威權物物頭頭全彰奇特高超十地迴出三乘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出沒卷舒縱横自在以此穿三世諸佛鼻孔以此

換歷代祖師眼睛以此坐天下善知識舌頭以此斷叢林衲僧命脈以此造無間業鑊湯爐炭刀山劍樹碓擣磨磨爲一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以此開甘露門示甘露器令諸衆生入甘露室食甘露味機機透脫法法融通末後全提甚生光彩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插觜處直得飛來峯起舞三臺西子湖動搖六震正與麼時是汝諸人還知老和尚落處麼卓拄杖云煩惱海中爲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

復舉世尊涅槃會上摩胸告衆云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師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法如雲如雨大機大用千聖窺覷不及萬靈捫摸無由因甚逗到涅槃會上一個渾身不解作主直至摩胸告衆普請觀瞻當時衆中忽有個皮下有血出來道咄瞿曇瞿曇沒處去沒處去非唯進且無門退亦無路管取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淨慈今夜不是壓良爲賤撿點將來爭似我平山和尚五會說法高聳入天撒手去來斬釘截鐵拍禪床云踏碎虛空赤脚行十方世界阿剌剌

冬至因事小參千載南屏古道場目前無法可論量羣陰銷盡陽生也四海同諳化日長如是則鐘鼓山林依舊太平氣象維新人人脚跟下輝大寶光個個頂門上開正法眼鵲噪鴉鳴深談實相牧謳漁唱共演眞乘當頭坐斷八面玲瓏正令全提十方通暢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臨濟大師滿肚無明通身擔板要且費力不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釋迦老子釘樁搖櫓抱橋柱澡浴有什快活處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丁寧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老東山雖則熟處難忘却較些子忽有個衲僧出來道長老長老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喝和泥合水漢不見道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復喝一喝

復舉僧問古德萬境來侵時如何德云莫管他師云萬境來侵莫管他情塵瞥起便周遮大圓寶鑑明如日

漢現胡來等不差

除夜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今當極盡之夜諸人還猛省麼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眞淨和尚云唯二乘禪定寂滅爲樂是爲眞樂學般若菩薩法喜禪悅爲樂是爲眞樂三世諸佛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爲樂是爲眞樂石霜普會云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是謂二乘寂滅之樂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是謂法喜禪悅之樂德山棒臨濟喝是謂三世諸佛慈悲喜捨之樂除此三種樂外不爲樂也喝老雲菴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雖則扶他先作未免簧鼓後昆若是羅籠不住呼喚不回逸格變通底灼然別有生涯決不依他作解不見神鼎諲禪師道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有何不樂便恁麼去可殺省力教中謂之隨順覺性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眞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淫癡俱是梵行地獄天宮皆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喝淸平世界切忌訛言釋迦老子教壞人家男女合與二十拄杖放過則且寘若要依而行之直須寔到這個田地始得山僧從年頭至年尾未嘗不以此一著子爲汝諸人然終不敢錯誤諸人一毫許盡爲各各眼橫鼻直脚踏地頭頂天其奈誤生見解我執不同又爭怪得大凡小參謂之家教今夜不惜口業更爲諸人舉話普請大家證入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佛乾矢橛喝一喝　復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應菴和尚云香林恁麼道老鼠入牛角有問歸宗只向道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云潦倒香林錯下名言未免遭人點撿臘月火燒山與他衲衣下事有甚麼干涉直饒應菴道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也未夢見他衲衣下羶臭氣在

再住徑山小參僧問大慧和尚昔日再住此山有云去是住時因住是去時果去住與果因無可無不可且如何是去是住時因師云五九盡日定逢春進云如何是住是去時果師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進云去住與果因無可無不可還端的也無師云這裏是甚

麼所在說去說住說因說果又有僧問如何是眞如佛性師云徑山門下無這般閑家具進云鹽官道一切衆生有佛性潙山又道一切衆生無佛性未審有之與無孰是孰非師云是則總是非則總非進云和尙大善知識何得儱侗眞如瞞頇佛性師云老僧入院事煩乃云去是住時因住是去時果去住與果因無可無不可喝這裏是什麼所在說去說住說因說果說可說不可雖然如是這裏却有個好處且道好在甚麼處良久云再理舊詞連韻唱村歌社舞又重新驀拈拄杖大慧祖師來也大慧好處山僧與麼舉似彼此共知好則好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愚菴固是無些子好處忝爲大慧的孫也要與諸人露個消息去住休論果與因拈拄杖云一回拈起一回新卓拄杖若知撲落非他物擲下拄杖始信縱橫不是塵

復擧乾峯示衆云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云乾峯與麼道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

除夜小參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拈起少林無孔笛等閑吹出萬年歡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彫弓已挂狼煙息萬里謳謠賀太平進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進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進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如何是不屬陰陽消長一句師云待凌霄峯點頭卽向汝道乃云今歲今宵盡世事悠悠何時而盡明年明日催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寒隨一夜去去寔不去春逐五更來來寔不來既是寒隨一夜去且如何說個去去寔不去春逐五更來又如何說個來來寔不來合水和泥豈堪持論斬釘截鐵未稱全提北禪分歲烹露地白牛遭人追納皮角平地造妖揑怪徑山今夜小參與諸人聚集片時雖則尋常事例也是辭後添盃東山演祖云汝等諸人見山僧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作等閑殊不知礚礚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阿呵呵會也麼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達磨大師非是祖　復擧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

二十五僧云唱者如何門云且緩緩師云雲門一曲
村謌社舞足可施呈較之黃鍾大呂白雪陽春大欠
音律在今夜忽有問如何是徑山一曲只向道臘月
二十九唱者如何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
休且道與雲門祖去多少拍禪床下座
結夏小參僧問纔過中春又逢首夏依時及節句乞
師直指師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進云僧問雲
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圓悟道薰
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老妙喜因甚向這裏悟去師
云聽事不眞喚鐘作甕進云和尚今日擧揚學人何
不解悟師云汝迷來多少時也乃云九旬禁足魚投
網三月安居鳥入籠生殺叢時蠶作繭如何透得這
三重以拂子敲禪床三下云向這裏一時透取好白
雲端和尚云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
相似忽然一日覰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棒打石
人頭嚗嚗論寔事復敲三下云這裏透得徹去踏破
天關掀翻地軸肩橫日月背負須彌只恐不是玉是
玉也大奇又敲三下云這裏透不徹去亦能受用自
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
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任運流入薩婆若海這條通
天活路千聖共行雖不可以告人要且瞞諸人一點
不得然則功多業熟職到威成若是恁麼人方明恁
麼事喝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感慨多冷地看
他人富貴等閒無柰幞頭何　復擧太愚芝和尚示
衆云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
射大衆還知大愚爲人處麼聽取一頌有口不吞三
世佛大家相聚喫莖虀雖然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
萬劫饑
冬至小參僧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喚甚麼作眞師
云千年無影樹進云聖遠乎哉體之卽神喚甚麼作
神師云今時沒底靴進云羣陰欲去未去之際一陽
欲生未生之時還有佛法也無師云鐘作鐘鳴鼓作
鼓響進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莫眼花僧
禮拜師乃云恁麼恁麼獼猴弄黐膠不恁麼不恁麼
鰕跳不出斗恁麼中不恁麼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
星不恁麼中却恁麼捉得玉麒麟元是金師子驀拈

拄杖云還見麼又卓云還聞麼聞見分明是個什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釋迦掩室於摩竭耳朵兩片皮淨明杜口於毗耶牙齒一具骨冷水浸冬瓜大家斷髑突鬪耐個周金剛不識好惡見僧入門便棒臨濟小廝兒不分緇素見僧入門便喝諸佛出世以訛傳訛祖師西來將錯就錯各各分上誰不丈夫伶俐者聞與麼道笑破娘生鼻孔懵懂者轉見無繩自縛所以道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又如師子筋琴撫之則羣音頓絕山僧今夜坐地待你構取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喝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雖然如是莫舞太阿終不自傷其手放一線路有個商量劃拄杖云羣陰剝盡又劃云一陽復生五髻彩雲呈瑞九霄紅日添長隨緣自在任運徜徉會得山門朝佛殿定知廚庫對僧堂　復舉溈山示衆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叉手進前立溈云我情知你答者話不得却問香嚴嚴云某甲偏答得者話溈山理前問嚴進前叉手立溈云賴遇寂子不會師云叉手進前進前叉手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老溈山眞傑斗肯一不肯一舌頭不出口父子雖親妙不傳八角磨盤空裏走

除夜小參時節易過大年夜[illegible]齒到來心地未明諸仁者急著精彩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蘇武牧羊海畔長日欣然李陵望漢臺邊終朝笑發東村王老夜燒錢忙者自忙閑者閑東方甲乙木一則三三則一趙州東壁掛胡盧觀音院裏有彌勒　復舉浮山和尚除夜示衆云老矣聊隨粥飯緣浮山無法與人傳夜深各自歸堂去放下情懷且過年浮山老人與麼提唱美則美矣要且無爲人處徑塢輒賡一偈切希聽取海衆同居結淨緣少林消息本無傳寒來暑往誰相委荏苒浮生又一年

吳江張伯琮薦母請對靈小參師云通上徹下迴絕羅籠帀地普天了無眹迹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三乘由之而建立五性自此而出分可以起死回生可以轉凡成聖可以拔苦與樂可以轉女成男可以回三毒爲三聚淨戒轉六識爲六波羅蜜回煩惱爲菩

提轉無明爲大智如是則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盡十方世界是唯心淨土盡十方世界是本性彌陀盡十方世界是大解脫場盡十方世界是妙莊嚴域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教中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方淑眞安人與麼會得便知四十九年前由此一念而生生無所生人間天上任縱橫四十九年後由此一念而滅滅亦非滅千江有水千江月生滅二圓離紅爐飛白雪正恁麼時諸人還知淑眞安人歸根得旨底消息麼豎拂子看看無量壽世尊即今在拂子頭上現無量廣大神通放無量妙寶光明奏無量妙寶音樂散無量妙寶香花樹無量妙寶軒蓋與我淑眞安人並駕齊驅攜手同歸極樂世界去也可謂殊勝中殊勝奇特中奇特顧左右云天碧太湖三萬頃分明八德藕花池

愚菴和尙語錄卷第六

愚菴和尙語錄卷第七

頌古

門人　寶盈　等編

世尊初生

謾歷僧祇曠劫修禍胎又復降閻浮至今醜惡難遮掩突出雲門拄杖頭

外道問佛

皓月當空似鑑圓毫毛刹海照無偏迷雲散盡扶桑曉桂殿嫦娥怨未眠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商量徒苦辛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人

殃崛摩羅持鉢

瞿曇具正偏知尊者豈無三昧母子兩得分解非干別人之事

罽賓國王斬師子尊者

利劍斬春風虛空展笑容未明三八九宿對一重重

達磨面壁

九年面壁訪知音畢竟何誰話此心三拜起來依位立丈夫膝下有黃金

廬陵米價

廬陵米作麽價此語流傳遍天下佛法大意這只是衲僧不用生疑怪

石頭云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

諸佛心要列祖玄關至簡至易難之又難

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

自從胡亂後不曾少鹽醬有甚閑消息寄與讓和尙

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

一口吸盡西江水識浪情波徹底乾截斷老龐三寸舌倚天長劍逼人寒

百丈再參馬祖

當機一喝怒如雷誰道精金色不回直得耳聾并吐舌三玄戈甲火中栽

國師三喚侍者

國師徹底老婆心侍者眞鍮不博金奇語傍花隨柳客養兒方識父恩深

南泉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夜雨滴空階春風吹百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

南泉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道親切爲君宣瞥爾情生也何由脫蓋纏

趙州訪臨濟

西來祖意觸處分明趙州洗脚臨濟側聆

趙州訪茱萸

曹溪正脈古猶今拄杖如何探淺深莫道茱萸無一滴趙州直下被平沉

趙州勘婆

善舞太阿劍決無傷手兒慣編猛虎須必有全身策勘破臺山臭老婆打失當頭箇一著

趙州有佛處不得住

無柰雪霜寒怕見楊花落打破趙州關淸風滿寥廓

趙州狗子無佛性

趙州狗子無佛性。三世如來不見蹤。昨夜合暉亭上望靑山倒景月明中

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答話。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窓

水牯水牯皮好鞔鼓角好吹鳴哩鳴。昨夜三更月到窓天上日輪正卓午

靑州布衫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寧可截舌不犯國諱。靑州布衫重七斤。千手大悲提不起。提得起也大奇。等閑掛向肩頭上。大勝時人著錦衣

無業國師云。若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和尙云。設使一毫頭凡聖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

佛祖位中無住著。人天路上絕蹤。扳驢胎馬腹埋頭入。一片閑雲任往還

鎭州蘿蔔

鎭州出大蘿蔔。趙州親見南泉。五祖栽松道者。洞賓元是神仙

臨濟見僧入門便喝

入門便喝是何宗旨。明眼人前一場笑具

德山見僧入門便棒

入門便棒是甚機用。趁得老鼠打破油甕

三聖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張公賣醋李公賣鹽。道路各別。養家一般

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

兩堂喝下主賓分。點鐵成金豈易論。父子不傳眞妙訣。嘉聲千古振乾坤

德山托鉢

鐘未響兮鼓未鳴。德山托鉢下堂去。雪嶠連忙喚得回巖頭密啓深深意。不了目前機。寧論末後句。果然遷化恰三年。疑殺禪和萬萬千

洞山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解唱非關舌。能言不是聲。干戈才偃息。四海樂淸平

雪峯望州亭相見

鵝湖歸方丈保福入僧堂望州烏石嶺何處覓曾郎

玄沙見新到才禮拜沙云因我得禮你

目前無闍梨座上無老僧因我得禮你錯認定盤星

玄沙三種病人

釣魚船上謝三郎攪得江湖沸似湯撿點衲僧三種病不知自病入膏肓

玄沙云若論此事喻似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祖翁田地中心樹拄地撐天價莫論賣與買人誰是主清陰留取覆兒孫

靈雲見桃花

武陵源上東風裏款乃歌聲逐流水回首仙蹤不可尋桃花亂落如紅雨

明招虎生七子

無尾於菟氣食牛是誰全放復全收李將軍有嘉聲在射著元來是石頭

普化明頭來明頭打

普化搖鈴鐸曾郎輥木毬虛空放紙鷂線斷一時休

興化打克賓

大覺堂前遭痛棒衲衣卸下急翻身分明有理難伸訴法戰場中打克賓

興化上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衆禮拜起來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又喝德禮拜歸衆化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龍驤虎驟電激雷奔一挨一拶搖乾蕩坤冰稜上度過九鞠劍刀上拾得全身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于今

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化云昨日赴箇村齋回來中路撞著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子裏閃避得過

鬧處靜悄悄靜處鬧浩浩古廟裏藏身咄哉興化老

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四方八面絕遮攔。中間猶隔萬重山。好把一枝無孔笛。夜深吹過汨羅灣

夾山示衆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直下會來猶未是。才生分別轉譊訛。休將支遁池中鶴。喚作山陰道士鵞

雲門須彌山

雲門禪在口皮邊。靈利師僧會轉難。突出須彌橫海上。從教日月自循環

雲門大師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

吹盡風流大石調。唱徹富貴黃鐘宮。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蒲萄酒一鍾

瑞巖喚主人公

潦倒瑞巖無別法。尋常但道惺惺著。凡聖由來共一家。誰是主人誰是客

雲門示衆云世界恁麼廣闊。爲什麼鍾聲披

七條

聲來耳畔何須較。耳到聲邊不用論。披起七條全體現。更於何處覓聞聞

首山竹篦

首山擧起竹篦。衲子休分背觸。喚作一物不中。擬議橫屍露骨

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華嶽連天秀。黃河徹底渾

芭蕉拄杖

芭蕉拄杖子。分明爲君擧。奪也未嘗奪。與亦何曾與。放在臥床頭。急要打老鼠

羅山送同行矩長老

幾年湖海共參尋。惜別如何話此心。生鐵蒺藜當面擲。三千里外有知音

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百花深處鷓鴣啼。高下林巒錦繡圍。滿目春山與春水。笙歌叢裏醉扶歸

汾陽十智同眞

千溪萬壑歸滄海八表三邊朝紫宸欲識汾州眞面目重陽九日菊花新

百丈野狐

用盡自己心笑破宅人口多遇野干鳴罕逢師子吼

舉道者訪琅瑘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禪流爭指註杜撰數如麻

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開眼也著合眼也著黃面瞿曇錯下註脚

楞伽經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

法性本空不墮諸數虛空亦無何名爲我百非四句盡掀飜家家門首長安路

法華經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一念普觀無量劫饑來喫飯困來眠堂堂大道無今古佛法何曾不現前

讚語

門人 至寶 等編

釋迦出山相

明星曾見便抽身鼻孔依前搭上唇殃及兒孫無了日直將北斗作南辰

無量壽佛

願輪赫日繞須彌垂手毋忘二六時住世壽元無有量度生悲智不思議光明遍照恒沙國福慧眞成大導師地獄天宮皆淨土此心只許老胡知

觀音大士

惟我大士普現色身而此福聚示以童眞一月在天影含衆水清淨寶目明照無二三界火宅均受熱惱手甘露枝永矢弗舍我願衆生得正三昧刹刹圓通塵塵自在

手眼通身福慧無量修因證果上合觀音古佛本妙圓通拔苦與樂下與法界衆生同一悲仰無機不被有願必從如谷答響如風行空海岸乾坤自孤絕善財何處覓靈蹤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以悲智願行平等慈度一切衆

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具一切功德是眞功德不可思議不是文殊輕漏泄圓通門戶許誰知

突髩如雲淡梳洗無底籃盛赤梢鯉東頭賣賤西頭貴不愁世上無行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野塘水

聞所聞盡空所空滅將錢買胡餠放下却是鐵縣崖峭壁現自在身月在水中撈得上不將一法繫於人大士方便力微妙難思議而於一毫端示現文句身法界諸有情瞻禮仍讀誦言詞相寂滅現前獲圓通我願未來世修行不退轉具足智方便亦如光世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提接之悲豈唯四爾法身無相不墮諸數隨衆生心現一切處一卽一切一切卽一月印千江春行萬國我觀大士離分別見離性亦無日面月面

平等垂慈道毛公六根互用總圓通潮回浦面千波合春透花枝萬卉同悉使凝昏瞻慧日普令熱惱濯清風大悲空盡衆生界依舊扶桑在海東爲日東禪人贊

四不思議二殊勝兎角龜毛一串穿誰識普門眞境界海天無際月孤圓

跏趺草假吉祥風玉臉吹香展笑紅一念普觀無量劫狸奴白牯證圓通

蓮葉舟輕苦海深跏趺聽徹海潮音魚龍鰕蟹都成佛無限平入被陸沈

娑婆教體在音聞聞復音銷道自尊未許文殊菩甄別十方一路涅槃門

池沼樹林皆演法山河國土共舒光眼聲耳色常三昧何啻心聞洞十方

維摩居士

神通妙用不思議大似空拳誑小兒試問針鋒持棗葉何如芥子納須彌觀身實相寧多病杜口無言只自欺堪笑靈山三萬衆望風碌碌樹降旗

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咄哉老古錐開口成話墮不得文殊錯證明至今臥病毗耶城

布袋和尙

百億分身補處尊囊中別是一乾坤不知說法龍華會畢竟如何建化門

達磨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悽悽暗度江討甚閑煩惱三五
回中壽宿債難逃八九年面壁邪禪默照裂髓分皮
急轉身不覺全身入荒草
胸中崖岸千尋險脚下波濤萬丈深十萬西來緣底
事只應梁誌是知音
東西走得脚皮穿教外何曾有別傳任尒一花開五
葉好兒終不使爺錢

羅漢

修行未斷鼠毒法應供毋忘信施恩三界塵勞深似
海與誰攜手涅槃門

天台智者大師

手把鐵如意作大師子吼一心本空寂三諦亦非有
燈籠沿壁上天台驚起法身藏北斗

六世祖師漳南禪人請讚

證不滅受達諸法空當朝觸諱有理難容一葦渡江
九年面壁前無釋迦後無彌勒分皮擘髓大振玄風
千峯到嶽萬派朝宗
將心來安心無可覓三拜起來依位而立水不洗水
金不博金雲開月現日照天臨積雪沒腰利刀斷臂
仰止風規覺我形穢
將罪來懺罪不可得證自覺智滅妄想惑蘙難備嘗
不動本際命縣一絲燈聯三世毗盧心印銘示後昆
黃河九曲水出崑崙
脇不著席垂六十年三詔弗起雷動九天道傳懶衲
衣付小兒月臨衆水春透花枝一切諸法悉皆解脫
最初一句末後一著
老難授道去來奚難捨身受身濁港江邊圓滿德相
具大總持千鈞大法七歲沙彌钁頭邊事不勞拈出
雙峯峨峨青松鬱鬱
佛性本空豈有南北一句當機青天白日菩提無樹
明鏡非臺三更付法醉後添杯死款活供來時無口
石上栽花空中結紐

栽松道者

破頭山裏栽松日濁港江邊寄宿時大法一絲縣九
鼎去來心事許誰知

李習之參藥山

雲在靑天水在瓶方知見面勝聞名。回身失却來時路。直向深深海底行

船子和尚

抛却蘭橈覆却舟錦鱗一躍過滄洲。釣竿不用重栽竹。千古朱涇水倒流

永明智覺禪師

以心爲宗。如鏡照鏡。一塵不立。羣機普應。風吹波浪。日照光明。欲識玄旨。豁汝眼睛。心外無法。鏡中無象。我述讚詞。敲空作響

伏虎逢禪師

朗瞻院裏村僧大寂室中逆子。盜如來心骨舍利。道地白地陞須彌。三佛對談開眼寐。語至若携大扇時時入城乞錢買肉。馴猛虎帖帖無傷人之意。護禁戒則衲人嘗跪於前。惜檀施不遺洗鉢盂水。是皆行業之不可測者。或外現而內秘。小根魔子豈容擬議。宜乎吳越國主特加禮敬。節度使爲之大敵。其居敕名眞際。是謂豬頭和尚普覺大師永永眞風之不墜者也

行化騎虎小象

普覺眞身㾗五雲化風藉藉古猶今。難教虎絕傷人意。只要人無害虎心

開元和尚方崖禪師

大方無外。大圓無內。大坐匡床。橫揮玉塵。發大機於陽羨溪頭。顯大用於闔閭城裏。崖崩石裂。電激雷奔。手面縱橫。綽有餘裕。穿盡天下衲僧鼻孔。不動根本自然之智。澄江淨如練。愛謝玄暉念話。解識生緣緣陰生晝寂。笑韋應物留題。只作境會。掀翻寂照門庭。凌滅妙喜家世。百巧僧繇邈末眞。九九元來八十二

古鼎和尚定都管請贊

這尊慈鐵。奉化四坐道場。眼空佛祖。背觸竹篦。顚倒握電掣雷。句縱橫栗棘渾侖吞。神憎鬼怖。據凌霄峰作師子吼。一十一年。言滿天下。道滿天下。名滿天下。搖籃繩斷。露全身大地山河無寸土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七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八

門人 慧鏡 等編

偈頌

寄大慈學古庭講主 時無量壽院四十行人同聲華嚴古庭主席

稽首華嚴大法王萬行因華嚴果德破一微塵出大經大慈法力難思議諦觀法界諸有情如來智慧悉圓滿妄想執著成倒迷如大經卷藏一塵種種譬喩廣演說方便善巧力開示誓令小大咸悟入同入毗盧華藏海毗盧藏海無有邊功德勝妙亦無量體用全彰大方廣實無名相而可得八萬四千諸法門由玆建立所分別一法若有墮凡夫萬法若無失眞境法王稱性熾然說終始未嘗談一字法身大士四十位聞所聞盡智不聞方當聞說寂滅時徹證華嚴眞法界乃知出息與入息常轉如是大經卷異口一音僉讀誦一卽是多多卽一徑山說偈徒贊歎大慈法力讚莫及善哉無量壽道場金碧莊嚴勝無比阿蘭若法菩提場晷史夜摩靡差別七處九會卽如今一念三世悉平等前佛後佛等一佛前身後身同一身稽首法王世希有如佛出世普饒益願言世主千萬壽金輪法輪永同轉住行向地諸上人世出世間同法會

過海羅漢圖因如海請題次韻

十八高人學無學伎倆通身用不著鉢盂安柄召虛空拄杖和雲挑華嶽天生三毒牢不遷往往對面森戈鋋看讀豈識白氈蓋默照參得黃楊禪娑竭羅宮頻出入大龍相招小龍揖只貪龍頷得明珠不知裙子褊衫濕赤脚踏葦如徒杠袖手浮杯穩勝航波神鮫女設供具差珍異寶爭姸媸到此急須登彼岸主人翁也勤勤喚弄潮輪與弄潮人豈容名字阿羅漢了得心身本性空隨波逐浪皆超宗斫脛未遭黃宗運誰識瞿曇那一通白晝晴窓開玉軸一笑東風生意足天台鴈宕幾時歸萬壑春雷吼飛瀑

瞽牛歌贈韓公望 公望儒醫中年目眚自號瞽牛

隔垣見肝膽自號爲瞽牛我歌瞽牛歌萬象笑點頭瞽牛兒人莫識曠大劫來無等匹異類中行得自由

眼處聞聲耳觀色瞎牛兒世希有金毛師子喚作狗
祖父田園任力耕異苗靈藥時翻茂瞎牛兒無煩惱
誰管靑黃赤白皁一犁新雨隴頭春數聲長笛江村
曉瞎牛兒眞快活脚頭脚尾乾坤闊鼻孔撩天不著
穿生死無明俱透脫瞎牛瞎牛聽我歌六根互用無
偏頗衆生洞眎只分寸大千刹海菴摩羅

應菴和尚送密菴遺偈蔣山請和

潦倒蘄州子無門爲法門憐兒不覺醜遺墨尚留痕
披卷光零亂搖乾復蕩坤縣知揮洒日硯沼雨翻盆
毒藥醍醐句當機斷命根密菴曾落賺鍾阜莫欽遵

次空室韻贈中竺傑侍者

爾家有祖蓮室翁天南地北趨玄風豈但宗通說亦
通肆口說法諸法空下視碌碌皆兒童妙圓不涉空
假中二三四七將無同聲動談麈覩史宮鴻鐘鏗鍧
鼓鼙蘯冢嗣傑出千人叢等觀萬物垂慈瞳鄮峯靈
塔慈雲籠佛智燈連廣智公天曆聖代親遭逢如佛
出世福慧充中天調御天人雄利生悲願無有終慣
用熱鐵幷洋銅玄沙釣魚在孤篷石鞏生涯唯一弓
弄大旗鼓若總戎懷哉嬾菴心爲恍愛爾入室朱頂
紅浩氣橫空猶蠕蝀飽參華夏聲譽隆扶桑歸計休
忽忽千鈞大法在爾躬老我聞見如盲聾

示七閩鼎禪者

叢林秋晚時祖脈絲縣鼎學佛要明心參禪須見性
心空性卽空頭正尾亦正拗折石鞏一張弓拈出玄
沙三種病

示嚴州用禪者

但能善用其心則獲勝妙功德乃先聖之格言貴當
人之不惑展臨七尺單竪起生鐵脊脚下如臨萬仞
坑腕頭何翅千鈞力前無釋迦後無彌勒昨夜桐江
水逆流釣臺浸爛嚴光石

次中竺韻送元藏主兼柬楚石和尙

縱橫筆陣元和脚寫出威音前一著權實昭彰理事
全佛祖讓雄甘小却平地驚翻千歲鱟煒煒煌煌尤
赫赫老子全施格外機不比尋常黑豆法藏主道韻
熙春陽況是年華方盛强少室門風苦寥落要須努
力揚餘光貴檗何孤打臨濟雲門底事師曾鄮叢玉

軒中喜相見。十里平湖開鏡面。深愧疎慵日應酬。攪得身心一團線。先師未了舊公案。眼底憑誰爲批判。寄語秦川楚石翁。老驥騰驤當血汗

彌首座還嘉禾。彙東南堂天寧三塔興聖資聖顧玉山諸老

黃梅雨歇江天涼。薰風南來白晝長。閒房古寺不肯住。却憶幷州是故鄉。臨行袖紙索長偈。信筆莫嫌無好句。法弱魔强正此時。濟北頹綱合扶起。只今四海惟南堂。佛病祖病排膏肓。有若長庚配殘月。淸光爛熳天一方。更愛南湖第一刹。瓦礫縱橫熾然說。瑞樓玉殿現毫端。不費腕頭些子力。龍湫直下深無底。浩浩松源有源委。不比尋常藥汞銀。眞成師子一滴乳。虹渚風煙接爽溪。伯吹壎兮仲吹篪。放開佛手展驢脚。縱橫妙用皆全提。一笑三生淨名老。聞道全身入荒草。勘破諸方老古錐。奪市攙行非小小。醉李亭前好歸去。一一相逢煩道意。千里同風不用論。也知首座多長處

盈藏主歸淮南

日月盈昃。辰宿列張。江河流注。山嶽崢嶸。頭頭普示。物物全彰。子也親曾入吾室。有口只堪高挂壁。本無一法可流傳。拈花微笑成狼藉。一氣轉一大藏教。萬象森羅俱絕倒。直得長淮水逆流。凌霄峰頂日杲杲。袖紙殷勤索贈言。大似撥火求淵泉。丈夫胸中有天地。止啼黃葉非金錢

次西齋韻贈定藏主

如來四十九年說。偏圓半滿無空闕。始終一字不曾談。無端重把牢關泄。道人秉志事參方。勇猛精進光明幢。信手揭翻華藏海。樹頭驚起魚雙雙。直得虛空失笑。萬象拱立。又誰管你無位眞人。常在面門出入。君不見老趙州眼無筋。大王來不起身。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却道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

次韻贈福藏主

無上兩足尊。福足慧亦足。法門廣闢度羣生。六六依然三十六。大藏教兮一絡索。子細看來特地錯。嘉州大象驀翻身。陝府鐵牛攧折角。子是龍河英俊流。何勞向外空馳求。五千餘卷瘡疣紙。十聖三賢茅溷籌

無本據。有來由。禾山只解打鼓。雪峯一味輥毬。休休。春光似酒。春雨如油。隨緣放曠。任運優游。盡說洛陽花似錦。不知春在柳梢頭

次西齋韻贈眞藏主

道人學道如香象。截流渡河眞勇猛。馬駒踏殺天下人。一喝耳聾。惟百丈古今不隕一絲毫。力行古道毋辭勞。一氣轉一大藏。教銷得黃金北斗高。誰言祖諱休輕觸。五逆兒孫無面目。如何是佛。麻三斤。直下分三要成六

示福建常禪人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豈常人之所能荷擔。大小祖師。問著。但道不識不會。航海梯山。千里萬里。東討西尋。不是不是。著衣喫飯時。屙屎送尿處。如形影之相隨。求人不若求已。君不見玄沙備不出嶺來。多意氣。踢破娘生脚指頭。百世光明照寰宇

次韻贈秀北宗藏主

面南看北斗。火裏蘆花秀。一句三玄濟北宗。拈來塞斷衲僧口。大藏與小藏。雙收復雙放。大洋海底哀沒馬之紅塵。須彌峯頭。鼓滔天之白浪。潦倒徑山慚無伎倆。謾贈短語。敲空作響。維龍打鳳。羨龍河。龜毛結綳三千丈

示寶陀春藏主（泗州大聖受業）

寶陀殿上觀音。泗州城裏大聖。神通妙用。縱橫總是冬行春令。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知之者謂之喜捨慈悲。不知者喚作尋常。孟八道人諸參徧寰宇。抉珠直入滄溟底。眼頭蒼翠。既分明。脚下淺深還自委

示脩藏主

祖師巴鼻。莫辨金沙。空中結紐。石上栽花。一大藏教對一說。拄地撐天。繫驢橛。掣斷金鎖。天麒麟。尋問挨落天邊月。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千差萬別。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流出血

格首座歸日本次韻

是不是。非不非。肩橫七尺烏藤枝。從來首座有長處。脚未跨門吾已知。不用說心說性。何須象席打令。問訊燒香。喫茶。分明如鏡照鏡。昨夜文殊普賢起佛見

法見貶向二鐵圍山休論夢昇兜率劒挂眉間飜身葦倒扶桑國南海波斯念八還

愚禪人參方

愚禪欲參方補卷索長偈更不涉思惟分明為君舉閩越山萬重江淮水千里縱橫拄杖頭總是自家底有佛處不得住何妨小小盤桓無佛處急走過正好遲遲遊戲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可行即行可止即止草鞋踏破早歸來莫待秋風撼庭樹

示淨心禪人

心淨則佛土淨剎剎塵塵大圓鏡心空則諸法空昨夜南山虎咬大蟲參禪只要明心地立雪神光曾斷臂覓心不得即安心達磨大師無本據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心空及第好還家萬里北風吹鬢髮

次韻示東林守禪人

學道譬彼用兵善戰不如善守但知能言匪舌便解行拳非手何煩拋却東林遠參西麓病叟汝既單刀直入我即烏藤便摟棒頭拾得全身未許開張大口

成禪人參淨覺

學道本成見萬法唯心識頭頭見釋迦處處逢彌勒實學眞參大丈夫釋迦彌勒是他奴鼻孔吸乾四大海眼睫倒挂須彌盧任性優游天界隨緣放曠皇都誌公豈是閒和尚達磨道地老臊胡一箇現十二面觀音問渠那個是正面一箇道廓然無聖第一義諦爭得無要須超越莫受塗糊淨覺國師機用別紫羅帳裏撒珍珠

示傳無用

用無用爲無爲作無作活衮衮明落落剛然索我無用之空言畫蛇未免畫添足無用老知不知用而無用爲無爲大洋海底紅塵飛用而無用作無作空裏磨盤生八角用而無用無亦無蟭螟吞却須彌盧便恁麼去未敢相許別有商量賣弄口觜無用老怎麼好不若從他要用便用生鐵團上休尋縫要爲便爲饑來喫飯寒著衣要作便作春至花開秋葉落須知執法修行正是無繩自縛君不見祖師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桑條上著箭柳樹上出汁妙用恒沙有何極又不見傅大士曾有言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

後夜雙溪弄明月。看取橋流水不流

新首座歸荊溪山居。次印心韻

大乘根器生神州。冰枯雪老知幾秋。碧明胡僧眼未識。迢迢謾作眞丹遊。一言易出難翻款。九年面壁嵩山畔。殃及齊腰立雪人。覓心不得忙如鑽。道流問道來江東。龍河萬衲如雲從。眉間劍氣拂牛斗。相逢政好論宗風。五葉一花開朵朵。達磨不曾傳慧可。不見當年老藥山。一物不爲唯宴坐。道流好歸松石室。自在經行及坐臥。有問西來事若何。樓至拳頭如鉢大

雪巖和尚牧牛歌慶禪人請和

雪巖牧牛機不密。溪東溪西露聲跡。引得無知瞎屢生。終日茫茫去尋覓。何如長慶一牧三十年。調伏功深有來歷。或放或收。縱橫自在無拘留。閑鞭索舊犂把。嗄地一聲俱颺下。從教日炙與風吹。饑來喫飯寒著衣。脚頭脚尾乾坤闊。鼻孔撩天雙眼活。三叉路口夕陽紅。酒旗獵獵搖晴空。短笛橫吹西復東。落花飛絮春濛濛

次韻。送等藏主

生佛本平等。參方須見性。衆生無相身。諸佛無見頂。光明偏刹塵。晃晃相輝映。是藏不是藏。非心亦非境。少減與多添。曾不墮斷剩。蛩吟秋夜長。鳥啼春晝永。明明絶覆藏。歷歷亡偏正。物我了眞空。順逆委天命。法海浩無邊。行行恣游泳。堪嗟演若多。迷頭徒認影

震藏主歸吳。兼東萬壽行中法兄。次全室韻

七穿八穴毗盧藏。不住十玄幷六相。五千餘卷錯流傳。說性說心皆影響。拈花微笑本無旨。冷暖自知魚飲水。二三四七謾相承。上大人兮丘乙已。我昔叨居慧日峯。當場蹴踏多象龍。子方年少擅英俊。力探此道嘗游從。老我衰殘非舊日。菩子龍河扣全室。全室當今大法王。爲人只個龜毛拂。頂門有眼分邪正。塞却耳根休聽瑩。凌滅宗風五逆兒。佛祖天魔隨號令。北山與我同心曲。白紙不勞馳片幅。爲言早晚定南還。相看糞火煨黃獨

友禪人請藏經。歸日本。次韻

善財南詢見初友。拈得鼻孔失却口。彈指豁開樓閣門。震偏震兮吼偏吼。岔堂遠自扶桑來。鯨濤直度無

槳廻順風五日到中國喜見海山萬朵青崔嵬攜得
藏典五千四十有八卷豈憚山長并水遠明朝別我
又東還好把船頭輕撥轉須知大法本無傳樹林水
鳥常敷宣石城山前重回首佛日照曜東南天

虛室贈滿藏主次韻

幻有不異眞空虛妄不離眞實有室胡爲揭虛空此
室無面無背與虛空而同大荷離實而即虛六戶皆
成有礙室之寬無邊剎海俱包含室之窄纖毫長物
難藏著寬窄虛實當頭坐斷不用論量十世古今一
念現前了無縣隔此室非空亦非有要在當人善持
守箏閒和底囂揪翻噴噓也成師子吼

元禪人歸日東

大唐國裏無佛法胸次莫留元字脚行脚參方合自
知差病不假驢駝藥達磨老臊胡西來成大錯人人
鼻孔撩天箇箇眼生三角直指人心心本空見性成
佛佛乃覺春至自華開秋來還葉落踏破草鞋歸去
來萬里海天飛一鶚

示山居持首座

堅持密行默照深禪執之失度放之自然端可以卷
舒立方外乾坤縱橫挂域中日月說甚麽眉間挂劍
血濺梵天君不見大梅一見馬師後拈得鼻孔失却
口直入千峯與萬峯誰肯將身藏北斗又不見潦倒
龍山住菴日入海泥牛絕消息不知塵世是何年但
見日頭東畔出菴居識得菴中主狸奴倒上菩提樹
不妨百鳥獻花來從教葉葉隨流去

洞庭謠送嘉則堂住水月

東洞庭西洞庭下瞰太湖三萬六千頃白波之浩渺
上矗奇峯七十二朵秀色之空青金剎星羅煒雲
漢林屋路窅通滄溟盧公石屛凜生面倚想叱咤生
風霆更憐慈受樂幽隱樹林水鳥共演妙法談眞乘
耀古輝今誇二老俯仰有誰同此道水月光中得異
才善舞不妨場地小淸淨之身廣長舌坐斷湖山纖
然說水天無際月孤圓一切水月一月攝楊岐乍住
空四壁辛苦栽田博飯喫風穴單丁儼千衆百世高
風動寥泬復先德之眞規埽末流之塵跡揷一莖草
現瑤樓玉殿未稱全提布縵天網打衝浪錦鱗不勞

餘力流芳天瑞挺孫枝臨濟未是白拈賊

古鏡贈明禪人

混沌未分世界未立一片靈光湛而常寂靜鑑萬象洞照十虛交徹融攝無欠無餘胡來漢來日面月面見見之時見非是見爾稱古鏡當究厥旨耀古騰今輝天鑑地

湛源贈定禪人

眞源湛寂撓之則昏靜以照之鏡而不痕儵然情波忽焉識浪流轉三界千態萬狀咨爾定力五濁俱捐塵塵淸淨刹刹澄圓已上皆長短句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八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九

偈頌

門人　護位　等編

讀華嚴

華嚴法界浩無邊玉轉珠回滿目前究竟直須超性海精通猶是滯心田不離當處該三德曲說多方顯十玄慚愧舍那尊特父誑兒偏解奮空拳

讀法華

六萬餘言最上乘寒窻相對篆煙騰無邊譬喻刀頭蜜大事因緣火裏冰彈指不妨開寶塔焚身誰解繼眞燈循行數墨三千部一句全超億慧能

讀楞嚴

諦觀佛頂首楞嚴金口流珠顆顆圓大定不離修萬行密因先合斷三緣毫端現刹難思議眼處觀聲絕正偏赤手果能探教海得魚須信貴忘筌

讀楞伽

大品楞伽奧旨深止啼黃葉勝眞金了知我相元無

我直達心宗豈有心兎角龜毛難比況情波識浪任
浮沈百非四句俱拈却蠓蠛蚍蜉解賞音

讀圓覺

大圓覺海廣尤深誰信眞源近可尋三觀澄明標匪
月六塵淸淨鑛元金却憐調御多饒舌未許曼殊獨
賞音披卷只圖遮老眼剋期修證本無心

血書華嚴經

五十三人血戰來百城煙水盡成坏毗盧樓閣紅雲
湧帝網山河赤幟開十指頭邊師子吼一針鋒上象
王回有無功力難思議直得腥風徧九垓

墨書法華

松陵信士王元吉夫婦同持妙法華笑倒虛空多寶
塔驚飜露地白牛車世緣未了曾何礙寶所親登定
不差朵朵靑蓮毫末現腕頭餘力更堪誇

綉字金剛般若經

般若靈文宿有緣等閑綉出喜功圓銀鉤鐵畫分行
布玉線金針顯妙玄兎子懷胎皆剩法蚌含明月匪
眞詮金剛正體堂堂露錦上添花五色鮮

秦因二上人同書華嚴

毫端幻出大華嚴名句形身勝妙嚴寶網雲臺同演
說塵毛法界盡包含衆生共入毗盧藏梵苑雙敷優
鉢曇披卷了無文字相善財空走百城南

藏主職滿還吳

今古何曾有悟迷南屏嬾把布毛吹山青雲白光明
藏鵲噪鴉鳴小艷詩十里平湖秋澹澹三吳歸路黍
離離莫嫌送別無分付又是重安眼上眉

僧院判奉旨降香育王寶陀北歸次雪窓和
尙韻以贈

西河師子僧思吉遠降天香跨海回設利寶光開五
色洛伽大士舞三臺孤峯頂上逢彌勒百草頭邊識
善財聖主無爲千萬壽南方佛法未全灰

答訓書記彝東師林立卓峯

撒土猶能更撒沙難兄難弟喜通家咬人師子全牙
爪逐塊韓盧曳尾巴月下守株空待兎棒頭打草要
驚蛇頹綱力振看能事種豆何妨得稻麻

寶藏主還吳江

法王大寶秘形山覿面當機要見難紙襖鈔來渾是錯柴丹颺下太無端神駒墮地萬里志彩鳳衝霄五色翰少室宗綱方解紐未容高臥曲江干

無言

始終一字不曾談開口分明落二三少室九年成滲漏毗耶一默露廉纖禪詮諜諜瘡疣紙教綱重重鵠臭衫截斷溪聲廣長舌春風飛燕自喃喃

次韻答夢堂法兄

兵戈南北競喧爭兄弟分違似隔生瀛海丹山君宴坐劫灰雙徑我徒行只添東䈥腰間重依舊眉毛眼上橫賴有祖翁家活在不妨日午打三更

示道同湼八

大道何曾有異同纔生分別便乖宗堂堂獨露聲塵外歷歷常居動用中明鏡非臺光自照菩提無樹體元空迢迢龍翔人歸遠千古誰能振祖風

答普濟元恕法兄

機鋒抹過睦州蹤幢蓋行看上五峯花偈寄來春尚早蘿窓披翫雪初融樓臺突兀吳江上瓦礫從衡徑塢中裁謝莫嫌成懶慢弟兄千里本同風

妙藏主參方

純圓獨妙子深諳衲屨何須事別參良遂無端見麻谷德山落賺到龍潭衝雲突日遼天鶻踅駕空墓汗血騌袖裏摩尼發光怪照開煙水百城南

無竭

一滴流來自劫空涓涓不絕遠朝宗延洪孰究根源力消長全超造化功沃日滔天殊未泯分枝列派有何窮叢林萬古均沾溉共喜曹溪正肵遰

次韻送日東俊侍者入閩

三喚三呼若震驚屎腸抖擻爲君傾國師機用親仍切侍者威儀老更成榔栗枝頭懸震旦蟭螟眼裏泛蓬瀛天風亭上聽秋雨滿耳須知不是聲

答蘇昌齡編脩病中索茶

東土西乾老淨名經秋不見渴塵生每懷取飯香積國未暇問疾毗耶城劇談直欲離言說安眠豈有閳心情趙州道個喫茶去瞎却幾多人眼睛

次韻奉答張蜕軒承旨求作師祖善權和尙

塔銘

閑老文章有耿光。任將四大作禪床。筆頭慣點金剛眼。手面宏開大寂場。鯨海重勞詩遠寄。龍淵深喜道相忘。亭亭祖塔西岡上。有待擕辭下帝鄉

次南堂了菴和尚韻

拂袖中吳第一峯。南堂岌岌凜高風。坐令鷲嶺真規復。不翅松源正脈通。長庚爛爛橫霄漢。野鶴翩翩絕檻籠。快活有時無著處。風顛寒拾恰相同

次韻示堅禪人

芭蕉身相本非堅。生死根深苦繞纏。直下一刀成兩段。何須問道與參禪。砂鍋頓頓虀羹飯。石鼎時時栢子煙。三際十方俱坐斷。不知誰後復誰先

答天章復初法弟

嘍羅智者講天台。潦到盧公辯鏡臺。法法無差波即水。新新不住火成灰。力將正說排邪說。驗盡南來與北來。佛日孫枝饒挺秀。鐵華還向樹頭開

師祖臺權元翁和尚忌辰撫景感懷七首

今朝五月廿四日。老倒禪翁恰化生。佛祖位中無住著。人天路上謾從衡。亭亭峨石機猶峻。岌岌龍巖話大行。欲識善權端的旨。日輪卓午打三更

薰風庭院日偏長。偏界明明不覆藏。今雨稚松爭拔地。故園新竹已過墻。固知鼯鼠非他物。忽聽鳴蟬報夕陽。六十六年來又去。了無生滅可論量

病魔垂老任交攻。高臥匡牀丈室中。四大色身元是妄。多生業障本來空。華池寶所阿鼻獄。火聚刀山兜率宮。天上人間恣游戲。開軒徒自挹玄風

櫻桃盧橘遠營栽。小小方池手自開。曇諦不忘書鎮約。黃梅重駕願輪來。多身有待分塵剎。全體那辭育聖胎。薄福住山頭已白。深恩何以答涓埃

棟宇渠渠更故新。寸長尺短妙經綸。竹頭木屑知功力。露柱燈籠識苦辛。香積引泉來百丈。層樓送目過由旬。却恰坐臥經行處。物物全彰淨法身

爲愛團欒十畝園。紅芳消後綠陰連。杖藜日涉真成趣。野菜時挑不費錢。臨濟栽松親钁地。仰山種粟自燒田。祖翁活計誰相委。獨立南榮爲惘然

舐犢之情似海深。誰知黃檗老婆心。醍醐酥酪皆同

味釵釧餅盤等一金彈指全超法報化祇今坐斷去
來今高堂素壁薰風裏遺像重瞻思不禁

送相長老潛長老住宣州妙相法相次韻

宛陵奚翁之故鄉朝來喜送諸孫行珍重難兄與難
弟願言爲法不爲名雲山千里遙在目祖脈一縷尤
關情日炙風吹木瓜樹描不成兮畫不成

次韻答寄昭明才無學藏主

錦峯山下千年寺横翠堂中一老身晝夜心源常湛
寂冰霜戒檢獨淸新彌陀見在忘形友慈氏當來入
幕賓願與趙州同甲子裏茶聊寄雨前春

曇藏主職滿還承天次剛中禪師韻

一氣轉一大藏教回頭故國是夫差驚群喜見英靈
漢圓相休呈老作家手面生機禽虎兕頂門正眼辨
龍虵叢林秋晚看昂栲遍界開敷五葉華

次韻寄開化一元禪師

厭看功臣樹色蒼故山端的勝殊方桑麻原隰連香
徑金碧樓臺峙寶坊瀹雪小齋雲半榻貫花新偈日
千行春深四大輕安否佛祖權衡賴抑揚

退歸海雲受業謝祥止菴過訪次韻

散席歸休愧老蒼匡徒行道任諸方百年寄幻依雲
麓午夜傳衣憶稚坊爭蕨時挑殊有味杉松手植已
成行春風短策勞相過活計都盧爲舉揚

次韻答靈隱介菴

應世隨緣沒奈何秋來說法喜無魔須彌椎打虛空
鼓般若舟横苦海波石子岡頭潮信早梅花洲上月
明多江流不盡深深意獨許吳音唱楚歌

早出餘杭感懷

佛祖宏規有準繩侯門無事愧頻登蒼茫五鼓三更
月迢遞千巖萬壑冰心跡任教同槁木姓名何必上
傳燈覺天不夜空無際寂寂行看慧日昇

次韻答愚仲法兄

寶華白晝雨空山滿紙伽陀辱遠班頓覺五峯嘉氣
集坐令千載古風還縱横妙灑鐵鉤鎖精瑩雄辭玉
佩環焚香打鼓曾諦看津津喜色動衰顏

寄天寧白菴

聞道南湖第一山交參龍象雜官班東頭賓貴西頭

賤空手來時赤手還頂顎一機猶掣電語言三昧若
連環鐵船下海休輕舉老叔談禪亦强顏

答東皋伯遠法師二首

東皋尊者隱郊墟小小屠蘇略史居切栢代香朝演
法卷簾進月夜紬書村園界熟秋霜後花徑苔生宿
雨餘心境兩忘諸幻滅更於何處覓眞如

颯宸　召對是光榮峻辯宏機悅衆情一妙九旬談
不盡千差萬別證無生中吳大士推三傑　上國高
僧第一名道重
金輪聖天子毗盧頂上等閒行

次韻寄行中法兄

幢蓋東游駐北山靑鞋同踏薜痕班十年不見風塵
隔幾度空懷信息還病虎口中撐玉箸狻猊頷下解
金環刹竿倒却誰扶起爭羨拈花獨破顏

次韻寄德嵩講師

老倒龍潭接德山紙燈滅處管窺斑爭如東塔生機
妙力挽西乾正脈還爛爛雜花眞富貴澄澄性海自
旋環丹崖碧嶂秋光裏一笑何當展瘦顏

復次韻答愚仲法兄

碌碌虛聲冒五山驪馳贏得鬢毛斑宗綱委地慚無
補節序奔流去不還浮世百年蛇戀窟勞生三界蟻
循環與凡平等難調制顧我疎才覺厚顏

答前開元方崖法兄二首

宗教人才繫重輕弟兄垂老益關情徒勞剎說仍塵
說譏把風聲作雨聲勇退曾聞法雲本高閒誰似覺
天淸尙期末路參玄士悉使歸家罷問程

秋晚叢林委地空菴居小小不雷同單提獨弄三江
上萬別千差一照中船子淸風來夾嶠馬師異類得
龐公遙知緇白交參處入夜高燒蠟炬紅

悼楚石和尙三首

潦倒奚翁的骨孫高年說法屢承
恩寵鞋直上
黃金殿鐵錫時敲白下門煩惱海中垂雨露虛空背
上立乾坤秋風唱徹無生曲白牯狸奴亦斷魂　一
聖主從容問鬼神當機一默重千鈞茶毗直下
金門詔火聚全彰淨法身平地驚翻三世佛等閒瞎

却一城人大悲願力知多少枯木花開別是春
匡床談笑坐跏趺遺偈親書若貫珠木馬夜鳴端的
別西方日出古今無分身何啻居天界弘法毋忘在
帝都白髮弟兄空老大剎竿倒却要人扶

次韻賀象元禪師遷徑塢

萬仞龍門奏凱歸山頭魚躍井蟲飛生機透脫空諸
有妙用縱橫顯衆微四海叢林師望重三台人物曉
星稀祖翁塔所能延老擬辦遮寒布衲衣

用韻寄天界全室禪師

詔領宗壇萬衲歸龍河花雨日紛飛朝回曙色開黃
道定起靈光繞紫微貝闕珠宮天上有法王禪將眼
中稀何當一扣毗耶室笑攬金紅屈眴衣

答謝前虎丘行中法兄過訪

忽報雲巖老漢歸秋風瀆水片颿飛衝霄鐵鳳離金
網戴角於菟出翠微勇退急流今古少相看白髮弟
兄稀願同寶掌千年壽五髻峯頭一振衣

次韻答天之西堂

天寧活計了無錐直指宗風力主維少減多添能恰
好橫該豎抹總相宜神機掣電全生殺妙語流珠燦
陸離九里湖邊弘法施任教諸子廣傳持

慧侍者歸吳門

侍者參得禪了也戴角於菟揷翅飛笑倒生公點頭
石合傳隆祖祖肩衣論功何啻超乾慧唱道還看顯
大機莫把閒情憐老叔長江好泛鐵船歸

次韻答寄佑啓宗二首

麗藻天垂五色雲龍河倦客思紛紛永嘉一宿曹溪
室智者兼修止觀門今古閑生人物異教禪同仰法
王尊放開佛手伸驢脚任使諸方譏度論

風標濟濟出羣才目睨雲霄臥草萊未許知心排闥
起肯因傳語下山來陰凉大樹元無種般若靈苗宿
有荄爭頌楚材須晉用只應佑衆中魁

次韻悼逆川和尚

潦倒川翁莫與京去來何用問前程踏飜大地無行
跡撲落虛空絕謂情任爾鐵牛生犢子從他海燕作
雷聲臨終說偈辭
明主不比尋常蚓竅鳴

次韻懷幻隱首座率衆鳳陽法會

說法濠梁據上班聲傳萬國讚歡顏四花繚繞人天座百寶光嚴虎豹關赫赫神符懸肘後煌煌慧劍挂眉間三千龍象隨高步歲晚江空願早還

示白禪人

白業精修苦行堅未明心地更加鞭三乘教外元無法七尺單前豈有禪莫學少林空面壁從教南嶽自磨磚鐵牛掣斷黃金索鼻孔撩天不著穿

龍潭舟中寄天界全室禪師

詔許還山得便風吳船如屋大江東聖皇有道逾仁廟野衲非才愧璉公袞袞波濤皆睿澤寥寥天地一冥鴻三年旅食曾無補回首龍河思莫窮

法城禪人化緣修磧砂經坊

城禪切忌墮疑城施受論功只礙膺大法本來無一字釋尊方便說三乘輝天鑑地光明藏塞壑填溝爛葛藤隨順世緣平等化道人行處火燒冰

示吳無妄居士

麩金嶺下搆菴裏火種刀耕巳白頭摩詰有妻稱法喜釋尊生子謂羅睺一眞境界無虛妄三大僧祇孰進修識得本原心即佛火中踴出百華毬

次韻示萬壽因藏主

本來平等沒疏親學道應須達正因只爲衆生迷寶藏直教大覺棄金輪北山密付刀頭蜜西麓全提眼裏塵石火電光猶是鈍當機無我亦無人

悼開元方崖法兄

丁巳十月十六日開元老漢入泥洹信脚踏飜浮佛閣全身抹過聽秋軒衆人索偈聊書偈至道離言豈有言七十一年無罣礙話行東土與西乾

老禪遷化荊溪寺物物全彰淨法身蛻角泥牛耕碧落懷胎玉兔袞紅塵雙趺示相機雖妙一出無生調轉新大寂定門來又去曇花重現少林春

次韻示明禪人

護龍河上寺濟濟衆如林擬欲求玄旨應須達本心能傳南嶽讓素得徑山欽日用宜高潔雲生性地陰

次韻示聞維那

教體音聞外。眞空是道場。龍河機用別。鷲嶺話頭長。
門掩三春雨。身全五分香。罰錢仍出院。切忌錯商量

贈敏侍者兼簡度白雲

機用誇神敏。叢林譽丞騰。永嘉怜一宿。雪嶠愧三登。
共羨非凡種。深期續祖鐙。國師同在客。喚爾急須應

澾禪人參方

雲山佳衲子。宜遂境唯心。自說遊京國。親曾訪道林。
話頭明歷歷。脚債尙駸駸。勿惜勤參禮。玄門似海深

示守正禪人

參禪能守正。邪念任紛飛。試究紛飛處。終歸湛寂時。
縱然諸境界。不隔一毫釐。言外知端的。虛空展笑眉

善住禪者參方

白雲堆裏住。知識久咨參。旣善探玄旨。何妨出翠嵐。
諸方無別法。此語貴深諳。客路驚秋早。頭頭爲指南

山樓秋夜三首

月色白如晝。松陰多似雲。窓虛山欲墮。燈灺夜初分。
河影中天見。泉聲隔樹聞。小樓成獨坐。此景與誰論
衰草緣幽徑。疎林出短墻。風回驚宿鳥。露下泣寒蛩。
歷歷無差互。頭頭自顯揚。跏趺坐來久。重爇瓦爐香
秋半山樓好。匡床夜不眠。感時思佛果。撫景憶南泉。
月下機何峻。更深語最玄。寥寥千古意。危坐獨超然

寄德巖行講師

七帝論心鎭國師。雨窓孤坐想風姿。化龍叶夢孫枝
在。濯濯優曇見一枝

寄洞庭羅漢琛頭石書記 時居祖愛

秋風木葉洞庭波。愁殺山中諸詎那。恩愛盡時煩惱
盡。好攜餅錫出煙蘿

次韻危太樸翰林錢塘留別

護龍河上繙經日。西子湖頭立馬時。話盡山雲升海
月。此情只許白鷗知

寄普慈東堂蘭石和尙

蒼雪樓頭八十翁。空華幻境盡銷鎔。風微晝永南山
麓。拄杖穿林看籜龍

招衍懺首掌記

二月東吳浩蕩春。靑天時雨講花新。縵縵教網周沙
界。透脫須還是錦鱗

罪性元空懺亦非。一心三觀涉離微。太虛爲紙須彌筆。倒用橫拈最上機。

念禪人禮補陀

一念普觀無量劫。塵毛剎海總圓通。白花巖畔金剛石。昨夜藏身北斗中。

登五雲山望江亭

高亭注目正清秋。野曠天空事事幽。白鳥青山雲淡淡。滄江斜日水悠悠。

示壽知客

開先寺裏迎賓日。禪月堂前索偈時。客路如天春似海。子規啼斷落花枝。

勝禪人歸宣州

名字既同黃檗勝。參禪須會趙州無。昨夜宣城木瓜樹。開花結箇苦胡盧。

解制二首次大覺象元韻

凌霄一夏九十日。無佛無我無衆生。昨夜秋風動林樾。任教白髮長新莖。

九旬共喜無諸難。功行誰能驗蠟人。彼此住山成老大。又看桑海一番新。

血書法華經報母

筆底紅蓮朵朵開。是名眞法供如來。指端瀝盡娘生血。全體何曾出母胎。

福建琦禪人禮峨眉普賢大士

閩蜀同風莫外求。峨眉山月半輪秋。玄沙不出飛鳶嶺。築破娘生脚指頭。

用宋景濂學士韻。送妥侍者回育王。開本師塔銘

點開鄮嶺金剛眼。照破昏衢萬八千。無相光中老居士。話行東土與西天。

乞得金華學士禪。絶勝荷毳獲純緜。鐵鍬不用尋靈骨。密意分明在汝邊。

贈鑷生

千僧遍剃娘生髮。一念全超罔極恩。老我畏寒偏護頂。謾勞彈鑷到雲根。

寄前瑞巖恕中和尙

惺惺石上主人翁。一室高居太白峰。靖退只今非小

節知心未許石門聰

千里同風各莫年任教滄海變桑田獨憐熊耳峰頭月昨夜蝦蟆蝕半邊

徒誇錦瑟與瑤琴妙指方能發妙音却憶鰲山深雪夜弟兄傾盡歲寒心

示日本春禪人三首

少林春色徧遐荒不隔扶桑與大唐三拜起來依位立無端好肉自剜瘡

扶桑人種陝西田打著南邊動北邊踏徧支那知落處阿難依舊世尊前

參禪只要了心地欲覓了時無了時未跨船舷三十棓老僧失却一莖眉

建長明南浦四會錄

蟭螟眼裏五須彌𡋯倒虛堂老古錐四會搏桑熾然說曾無一字挂唇皮

謝嚴子魯左丞惠貢餘新茶

槍旗不展策全勳占斷江南第一春除却金輪聖天子舌頭具眼是何人

寄王畊雲照磨

春山老圃帶雲畊芝草琅玕滿地生讀罷楞伽日亭午海棠花下聽啼鶯

示郁止齋居士

學道應須達正因道原曾不離諸塵當知一切衆生界卽是如來淨法身

祖禪人歸五祖

風流公子正法眼紅粉佳人最上機拈却東山左邊底祖天日月倍光輝

義禪人歸京口次嶼雲心西堂韻

直將直義報禪流法法毋勞向外求月滿淮南江水白角聲吹徹甕城秋

洪武戊申浙右三宗諸山奉 旨會于天界寺十僧相繼坐化吳江佑上人集遺偈成卷請題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苦海孤舟客徒勞刻劍痕

題一雨師悼頌卷 曾號眞實尊者

稽首一雨師日用惟眞實捄早自焚身精進波羅蜜

㬎菴和尚語錄卷第十

自題

門人　道彝　等編

芷都寺請

沅有芷澧有蘭花根本艷虎體元斑楊岐輔慈明匡
徒只說此法鼓山佐雪峯闡化話無兩般覺斯今行
斯道若丹青之寫象猶匠石之斵堨坐斷西湖南宕
力回倒海狂瀾金圈栗棘橫該抹千古叢林作話端

淨慈行堂請

眼生三角頭峭五嶽心性急如弦胷中無點惡東海
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南山白額奮全威天魔膽落
截斷妙喜葛藤埽蕩永明糟粕却憶老盧公辛勤在
龍朔碓嘴花開劫外春千古高風動寥廓

延慶畧長老請

韜略全無威權何有皮膚脫落盡留得一張口四會
說法住山一味縣羊賣狗父子雖親妙不傳喝下須
彌顚倒走

定慧寶長老請

滿肚貪瞋癡通身戒定慧日用任縱橫非如亦非異
拈來妙喜竹篦敲出臨濟骨髓南山鱉鼻噴腥風龍
王宮殿波濤起

中竺悟長老請

老屋數椽春寂寂長松萬本晝陰陰空山盡目無餘
事時聽黃鸝送好音

題跋

趙魏公書楞嚴長偈

梵語首楞嚴此飜一切事究竟堅固良由慶喜未全
道力求佛方便故世尊示之以十方如來一門超出
妙莊嚴路乃至多方決擇眞妄發明陰入七大皆如
來藏使悟器界萬法當體全眞銷億劫顚倒妄想獲
究竟堅固法身於是說偈讚佛發願度生虛空可亡
心無動轉實爲微妙章句松雪居士趙魏公大書特
書以傳不朽書法之妙大海爲口須彌爲舌贊莫能
及而公出處光大名滿天下碩德盛業不可思議得
非楞嚴會上菩提薩埵乘大願輪一來人間遊戲者

歟公非獨書是偈至若金剛般若圓覺諸大乘經皆勵精書寫鋟梓流布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浮俗闍提觀此亦當自化

陸遜齋書華嚴經

無上法王初成正覺稱法界性說華嚴經譬如虛空具含衆象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唯上乘大士信解弗疑中下之機如聾若啞吳郡遜齋陸公吏隱而事佛尤篤佐政之暇手書是經八十一卷裝潢函秘安奉五瑞山大雄寶殿以永傳持非上乘根器疇克是也觀其發大信心啓大行願不翅陰翊王度報資恩有欲壽大法無有盡滅期與極微塵剎海無盡衆生同證一眞法界功德其可量哉至正壬寅余客留山中得遂披閱時公已沒於王事追援承事郞昌化縣尹木落天空秋高氣肅淨几明窗焚香展卷恍若與公游泳毗盧性海死生何間焉

秀峯徽太古所藏圓鑑寂照妙明三老遺墨

老圓鑑與寂照先師丞時嘗充書記之職各以文學鳴世歿後相繼主法雙徑爲天下師表致叢林禮樂全盛四海象龍川委雲集道德之光猶日月麗乎中天亘千古而不可磨滅也時妙明太古二兄實能同參法席後三十年妙明由補陀中竺亦主雙徑今觀圓鑑贈休復子蘭說以蘭比有道君子期漸乎馨薰乎心潤乎道而周流乎天下寂照送中一上人序切切以斯道勉旃有謂非俶儻瑰瑋信之篤見之明奮不顧流俗孰能相與踔厲乎此哉之語回睇碌碌冒名竊位馳騁浮華勾章棘句不原道之所存至竟癡狂外邊走者愧當何如也太古分座說法華藏時妙明居補陀書疏往復晉弗及世諦唯以遊心華藏世界與法報化同爲唱導爲喜三大老可謂同一舌頭同一心知雖片言隻字未嘗不以單傳直指之道自任而其後先接踵聯輝爲天下師表也宜矣太古匡徒秀峯方東南兵變之餘所至若逃亡家叢席爲之特振堂中衲子數十人皆嶄嶄出頭角者一日鉢盂兩度濕不可蹔缺因行化訪余受業海雲出此俾題引紙運筆覺我形穢

張居士血書法華

龍勝菩薩曰。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粗。能善用心。卽合本妙。寂音尊者謂。世之人。疲精神於紙筆。從事於無用之學。是皆以刀割泥者也。清河張居士。中年割棄塵累。篤志佛乘。瀝娘生十指之鮮血。書法華七軸之眞詮。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端可謂善用其心者矣。旣書寫之。又讀誦之。苟能一言之下。心華發明。徹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不妨便是千佛一數。居士宜加勉諸

靈源淸禪師遺墨

靈源大士。道德言行。爲宗門百世師表。覩其遺帖。公坐元小帖。雖似簡率。一再展卷。恍若黃龍山壁立萬仞。俯仰今古。爲之凜然

與上人所藏羅漢圖

諸禪四無量。無色三摩提。一切受想滅。心量彼無有。是謂阿羅漢。深山大澤。聖賢所都。信非凡愚肉眼之所能見。內祕外現。應化無方。出沒卷舒。如幻如夢。又豈筆端三昧所能彷彿。好事者繪之爲圖。以寓遐想。豈有旨哉。世之覽者。徒愛其奇形怪狀。精巧入神。孰究道之所存爲何如耶。上人爲佛之徒。當觀其迹。究其道。自覺覺他。勿墮聲聞。自覺聖差別境界。直趣自覺聖智。究竟之地可也。雖然我作是說。猶如繪像。若是眼裏有筋。終不按圖索駿

錢子善三教異同論

三教學者。互相矛盾。其來遠矣。屏山李公嘗謂。儒釋道之軒輊。非唯釋道不讀儒書之過。亦儒者不讀釋道之書之病也。君子韙之。今觀彭城支離叟三教異同論。窮理盡性。無黨無偏。可謂撤藩籬於大方之家。匯淵谷於學學之海。立一家之成說。埽末流之浮議。使三聖人之學。凋瘵之秋。復將鼎峙。而不致偏仆。其於聖教。豈小補哉。雖然道本無言。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世界未立。三才未備。儒釋道甚處得來。當與麼時。孰是孰非。誰同誰異。向這裏下得一轉語。則辯論之作。功不浪施。其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却向汝道

中峯和尚蓮花吟卷

普應國師中峯和尚說法如雲如雨。蓮花吟一篇。豈亦懷淨國之遊。而作耶。趙魏公因而畫之。爲圖。馮待制又從而大書特書。合成一卷。可謂三絕矣。京口張天民獲之於烽塵澒洞之際。不翅夜光明月。謂是卞山幻住舊所藏者。即歸諸吳門幻住照用菴。爲傳家之劵。張亦有德者歟。噫中峯爲東南大善知識。據師子巖作師子吼。垂三十年。氣吞佛祖。道重王臣。如趙魏公馮待制。皆儒林鉅擘。往來參扣。咸稱弟子。蓋欲咨決大事因緣。碎塵勞窟宅。拔生死根株。豈吟詠云乎哉。然達人大觀。游戲翰墨。無非佛事。用菴爲中峯直下的孫。得此寶。謂宜矣。倘能捩轉面皮。伸出毛手。付諸丙丁。則老和尚大寂定中。必爲破顏一笑。

天童佛海禪師遺墨

河南褚士文博學而尤精書法。四方多士。咸願遊從。嘗與太白佛海爲方外交。徵言於海。海時年八十有五。能作凍蠅細字。手書舊詩數十篇。訓之。士文寶秘珍惜。時一展玩。如見古道顏色。雖隋珠卞璧不換。或謂佛海爲一代尊宿。不以本分事接人。遺之以詩。有失大體。予曰不然。上乘菩薩善巧利生。乃至示現種種形相。與其同事。佛海遺詩。豈非四攝之一也。噫儒與釋分兩塗。跡雖不同。道實靡間。苟非達而不拘者。往往肝膽楚越。觀士文佛海之風。亦當少愧。

佛印禪師遺墨

佛印禪師。竊怪叢林以文字爲禪。嘗示衆云。雲門說法如雲如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返記吾語。異日稗販我去。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蓋師荷負臨濟正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策勵禪徒。法如是故。豈欺人哉。觀此送茶手帖。種種譬喻。深入法味。醍醐毒藥。毒藥醍醐。亦能殺人。亦能活人。雖知法離語言文字。而能遍一切處。如實爲人演說。於師見之矣。

全室禪師法語

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故先佛世尊。隨宜演說。良有旨哉。今觀全室禪師鍾山法會。奉旨普說。窮理盡性。徹果該因。顯密淺深。無機不被。眞得先佛之意。深與契經相合。贊西堂得而寶諸。可謂

具一隻眼

題白菴禪師三會錄

向上一路離言說相離文字相諦觀白菴禪師三會錄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言滿天下未嘗道著一字松源和尚云正路行者有但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大慧老祖云諸方說禪彎彎曲曲如海螺兒相似我這裏則不然開著口便見心肝五臟此錄二者兼得之矣師得法上首衍慶澤長老結集鋟梓以惠後學同器而食飰色有異覽者自宜著眼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十終

塔銘

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

脩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　撰

浙河之西山川清妍其所毓入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翰辨器物爲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然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惟明辨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爲童子智光日熙釋書與儒典竝進其師嘉之同里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己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爲樂師微露文采珠潔璧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師之同袍嶼上人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鐙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機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於是杖策遊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

勘辨之師臨機而答隼落秋空而兎走荒原也精神參會不間一變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窮溫繹之宗通說貫袞袞如懸江河聲光煒燁頓超諸老上元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擧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淸淨四衆手持香華百里驩迎如見諸佛師爲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鼓中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隣剎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江淛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爾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囏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承平之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亡賴男子瞿範日饕盤飧主庖者厭之瞿銜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受賕誣師爲通衷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寃强師復還徑山緇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興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餘人集　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賜還穹窿山山即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茶毗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沈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流離色室利羅交綴於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於所居之山陰寶盈分爪髮歸徑山卜於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爲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爲賢爲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於其殁也上首弟子曾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說經雷動蟄驚風行草偃者爲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探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柰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爲然至於師表當世者亶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淸玩其去佛祖之道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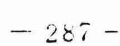
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爲東南龜鏡哉師出世時穹窿山石夜走及涖普慈神降於人述師淸斅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茲不敢勦入也銘曰

華梵諸祖　所了惟心　函乾蓋坤　開陽闔陰
萬彙芸芸　靡不苞括　肯捐全軀　而局一髮
奕葉相仍　軌轍弗殊　融通小大　無礙無拘
猗歟禪師　神觀孤聳　文采漸彰　雲流山涌
一日易慮　面壁自治　攝念入定　如斬棼絲
秋葉之零　飄墮庭扄　仰視靑天　一碧萬里
我性之覺　證諸碩師　機鋒交觸　劍戟差差
出世海濱　人天拱手　發祥含徵　白石夜走
全提正印　法鼓頻撾　以眼聞者　斷除空華
由其見凝　轉識爲智　珠璣落紙　亦第一義
方嶽大臣　遣使候迎　陟于南屛　惟德之馨
名山列五　首曰雙徑　匪私于師　東南龜鏡
輕儇小夫　憯不自懲　皦皦白璧　何憂蒼蠅
風騰波掀　萬辭嗟惜　是非旣昭　重涖舊席
昔師之去　泉流哭聲　師今之旋　卉木含榮
世緣已終　微笑而滅　設利如珠　綴于紺骨
末學競奔　曲藝宏施　胡不反觀　本實在斯
遺光所被　千載猶淺　瞻之仰之　誰敢不勉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

明・敬中普莊 撰
慧啓等編





呆菴莊禪師語錄總目

呆菴莊禪師語錄總目終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一

門人　慧啓　等編

雲居語錄

師入寺指山門云。大啓重關。全提正令。水赴雲趨。金春玉應。

據室云。從上老古錐。向這裏說東道西。欺胡瞞漢。新長老到來。一時亡鋒結舌去也。拈拄杖。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卓拄杖。

拈劄。纛山付囑。驗在今日。佛法遍天下。皇恩無盡時。

陞座。拈香罷。問答不錄。師乃云。道在目前。目前非道。迷者自迷。悟者自悟。不容擬議。寧涉言詮。但能廓爾忘緣。自然觸處顯露。饒汝學古學今。說玄說妙。巧逞機辯。大振家風。我說總是顛倒妄想。佛佛授手。祖

祖相傳正眼看來也是承虛接響驀拈拄杖召大衆云雲居今日事不獲已更成一場敗闕三十年後未免遭人檢點卓拄杖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開寺基示衆昨日開荒地請諸人剗却荊棘除去瓦礫本來基址已見分明只有中間樹子無人拔得山僧今日未免別行方便利刀剪盡繁枝葉鈍钁深劚邪倒根實地工夫成一片住山鉏斧了無痕

上堂舉雲門大師云平地上死人無數出得荊棘林是好手時有僧云恁麼則堂中上座有長處門云蘇嚧蘇嚧師云雲門與麼道雲居則不然平地上活人無數入得荊棘林是好手忽有人出來說長說短拈拄杖劈脊便打何故水流濕火就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師凡見僧便問近奉公文務要打點上座僧云某甲不是姦細師云也須勘過始得僧云和尚莫得倚勢欺人師展手云把將公驗來僧擬議師掌之有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師云山僧失利

珍藏主火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三乘教典都無實義喚作火則燒殺你不喚作火則凍殺你

師因僧問承聞和尚有打點之機是否師熟視云汝來自首那僧云學人掀倒禪床去也師云汝是甚處人僧云高著眼師云這依草附木底精靈

法華會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當說之各宜善聽良久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示衆夫為宗師者不得已垂示一言半句無非為學者抽釘拔楔解粘去縛譬如善舞太阿自然不傷其手近代據師位訓學徒記持文字崇飾語言誇耀後來增長惡習不知有自己出身之路如衣壞絮行棘林中不能自由少林直指之宗於此墜地良可痛傷海衆行脚各須帶眼莫教墮他綱中出頭不得只如古人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若約山僧見處直饒知解頓忘猶是門外漢到者裏須辨緇素始得珍重

師一日問新到云我這裏虎狼塞路荊棘參天上人到來有何忙事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入門一句則不問且道脚跟下草鞋甚處得來僧擬議師便喝

又問昨日離何處僧云廬山師云不勞再勘

師因鏟艸次有僧問這片田地幾時劃得乾淨師舉起鍬頭云不得喚作鍬頭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拋下鍬頭云這片田地幾時劃得乾淨

解夏上堂聖制告圓正是今日諸方叢席說禪說道鬧浩浩地我這裏孤逈逈峭巍巍縱有佛法誰著眼覷拍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阿誰教汝與麼問僧禮拜　師乃云觸目不會道運足安知路古人與麼道大似勞而無功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便下座

師一日有二僧請益師垂問云盡大地是當人自己向甚處安眼耳鼻舌身意僧無語又問第二僧須彌峰磕碎汝髑髏因甚不知痛覺僧亦無語師回顧侍者記取這兩轉語

上堂舉葉縣省禪師上堂云嚴教有驗人關截人機活人句還有人道得麼若是道不得孤負平生師云雲居也無驗人關也無截人機也無活人句還有道得者麼若是道不得辜負山僧回顧侍者云且道古人底是老僧底是侍者無語師以拂子驀口打

上堂夜來夢中舉一則因緣會中有三人悟道候到天明舉似大衆一時忘卻且待老僧更思量看良久云汝等諸人總來者裏聽我說夢著甚來由以拄杖一時趂散

上堂儒書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佛經云衆生日用而不覺山僧道知得也是閑覺得也是妄這箇說話不是抑他古人須是自己眼活始得擊拂子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

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尙著實爲人處師云我何曾向汝說虛頭來僧云本色宗師天然有在師拈拄杖打一下云這掠虛漢不打更待何時

上堂禪不可參道不可學學道參禪無繩自縛金毛獅子奮全威祥麟只有一隻角畢竟如何趙州觀音院裏壁上掛箇葫蘆有時風吹歷落歷落　一

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客來須看賊來須打衲僧門下道出常情作麼生與他相見向下文長付在來

日

上堂雲片片水潺潺舉目千山復萬山山容寂寂烏語關關門前古路平如砥不與時人共往還擊拂子便下座

上堂一切衆生爲物所轉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諸禪德彼此丈夫莫受人謾且所轉是甚麼物能轉又是甚麼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雖然放過也好劒隨風浪化莫記刻舟痕

化主回上堂禪子臨川化導歸入門一笑展雙眉破微塵出大經卷打鼓椎鐘報衆知正與麼時且道功歸何所昨夜春回空刧外覺華香綻不萌枝

祖忌拈香來時缺兩齒去時留一履這個老胡僧孟浪絕倫比乃喚云者裏還有祖師麼老僧與伊斯見則箇以香蓺鑪云莫怪空疎伏惟珍重

因雪上堂大地雪漫漫山深分外寒斷肱人不到面壁也無端大衆且道是祖師無端山僧無端拈拄杖擲下云無端無端

元旦上堂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致太平衲僧得一滴水氷生拈拄杖只如拄杖子得一時如何直示新年頭佛法鼓風打雨任縱橫靠拄杖

上堂今朝正月十五緇白塡門塞戶侍者才覆上堂道人擊動法皷老僧狠忙出來何暇擧今論古平生貶剝諸方今日一場莾鹵大衆莾鹵則不無也須知時識宜始得不如詐啞佯聾冷地看他村歌社舞擊拂子下座

叙謝兩序上堂打開寶藏運出家珍普濟羣生悉令充足金剛圈栗棘蓬總是閒家潑具只如遇賤則貴逢低則高不傷物義一句合作麼生饡飯從教香馥郁紙衣莫使墨淋漓

上堂春日晴黃鶯鳴襍花開爛熳老樹聳崢嶸人在碧溪橋上立水流東去聽無聲拍禪床下座

師因僧問騎虎頭撩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云渠儂得自由僧云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且如何師云入水見長人

師問僧云一句內二句外明得是第幾機僧擬對師云擬心卽差開口卽失去

浴佛上堂眞佛無形浴箇什麼毗藍園裏妄見空花雲門令行不到今日驀拈拄杖召大衆云今日事作麼生昆明池裏失却劒曲江江上撈得鋸卓拄杖

結夏上堂九旬禁足今朝始特地升堂爲指南一念不生三際斷百千諸佛是同參同參事則不問且道百千諸佛只今向甚處安身立命擊拂子手執夜明符幾个知天曉

上堂舉道吾問雲岩云脫却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岩云向不生不滅處相見吾云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拈云不生不滅與非不生不滅處總無相見分若有人問雲居脫却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只向他道什麼處不相見驀拈拄杖畫一畫下座

師問僧云汝與麼遠來親附老僧他時異日忽有人問老僧還有爲人處也無汝作麼生答僧擬進語師呵云去莫道曾見老僧來

上堂我這裏無佛法可說無禪道可學汝諸方說得底學得底直須盡情放下內無所守外無所倚不妨做個洒洒落落衲僧正與麼時更須知有轉身一路始得擊拂子紅霞穿碧落白日遶須彌

上堂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十方無壁落四面絕遮欄可憐傅大士處處失樓閣寒山拾得更是討頭鼻不著便下座

上堂解夏之後東去西去南去北去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若是閫閤中物捨不得未免墮坑落塹擊拂子當門更不栽荊棘免被人來惹著衣

上堂雲居没能爲只麼隨緣過飢來索飯喫困來伸脚臥禪亦不能參偈亦不會做談玄說妙入總似驢拽磨

上堂老僧開荒時於法堂基上掘得一箇鍬斧子久聚兄弟若有用得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急不如颺向垃圾堆頭從他日炙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鞭起鐵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

開爐上堂舉趙州和尙指火示僧云我喚作火你不得喚作火師云趙州老老大大剛要挑灰弄火雲居則不然相共圍爐燒火向主賓道合自忘言

呆菴莊禪師語錄卷之二

門人　智粤　等編

徑山語錄

師於洪武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入寺指山門云
我此法門天寬地闊汝等諸人於中出入須知有向
上關棙子始得喝一喝
佛殿燒香云三世諸佛即今向香烟起處放光現瑞
轉大法輪狸奴白牯呵呵大笑露柱燈籠呵呵大笑
據室拈拄杖云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頭合道得
也二十拄杖道不得也二十拄杖何故重賞之下必
有勇夫卓拄杖
拈劄這一句子盡大地人受用不盡老僧今日感恩
有分
指座從上先德推此一位以為極則莊上座見得只
是尋常遂陞座拈香祝　聖罷斂衣就座僧問九重
天上承　恩澤五髻峰頭據祖關四海禪流齊側耳
願聞一曲萬年歡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云須彌頂
上擊金鍾進云與麼則過量人明過量事太平時唱

上堂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幾人
向活句中死却幾人向死句中活却更有一人能死
能活坐斷一切語句却來雲居手中覓棒吃因向他
道且莫草草匆匆明日來與汝一坑埋却何故易分
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義藏主火與汝往來者是藏不與汝往來者亦是藏
要明第一義諦切忌死他語下以火把打一圓相云
月不待風而凉日不待火而熱擲下火
正旦上堂一切無情皆有佛性晨朝起來慶賀新年
法堂上撞著露柱禮他三拜有何不可安樂山神無
端性懆鼓合點胸尊者在佛殿基上說是說非總與
二十拄杖趂出趙州關外去也不見道三千條令主
者施行
應高僧還退院上堂我來雲中居五載如轉燭所樂
在忘緣心心自知足虛名不可逃驛書到空谷笑看
折脚鐺委置憑誰續摩掌七尺藤光漆耀人目用捨
各有時去住何拘束珍重同道流共唱淸平曲驀拈
拄杖召大衆云且道淸平曲是甚腔調喝一喝下座

太平歌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進云和尚遠辭京國近到徑山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待盋盂峰踍跳卽向汝道進云適聞疏中有語千年枯木逢春一代曇華現瑞可謂誠實之言師云汝用許多心識計較作麼進云龍象筵開當此日等閑掣取錦標歸師云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乃云山僧道慚先哲跡混叢林任運度時貴圖藏拙何期京師宿德謬採虛聲俾預高僧之選叨蒙　聖主之恩召對　禁庭親承睿獎法衣特賜光揚少室宗風　寵命載頒來主國一祖席教中所謂我本無心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當此之時下情惟知忻感而已若曰闡揚佛法報答　皇恩且佛法如何闡揚　皇恩如何報答到者裏也要諸人共相知委擊拂子萬派千溪皆渤澥七金五嶽盡須彌　復說偈曰親奉　綸音出禁闈凌霄峰頂唱玄機報恩一句能相委選佛場中及第歸

冬至日上堂魯公臺上書雲是世法不是佛法慈明堂前揭榜是佛法不是世法徑山門下佛法世法拈放一邊施主今日辦供堂中大有胡餅一任諸人橫咬豎咬

上堂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橫按鏌鎁拋沙撒土敢問諸人既是橫按鏌鎁因甚拋沙撒土莫是徑山老漢說禪全無本據麼撥轉南辰向北看天上日輪正卓午

師因僧請益次師云汝自己分上少箇什麼却來請益僧擬對師云只知貪程不覺蹉路

佛成道上堂擧世尊於正覺山前夜覩明星成無上道歎云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只爲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師云我要問釋迦老子喚什麼作智慧德相喚什麼作妄想執著擬議不來劈脊便棓衆中還有與釋迦老子出氣者麼拈拄杖不敢望汝與釋迦老子出氣只是自己鼻孔摸索得著也好靠拄杖

上堂徑山今日無可管待來賓未免將佛祖骨髓和盤托出以當藥石只恐諸人向諸方築著一肚皮殘羹餿飯遇斯藥石吞又吞不下吐又吐不出返使旁

攪一場笑具正與麼時且道誰是旁觀者回顧侍者云幾乎錯下注脚便下座

元旦上堂老僧未開口已前一切時一切處普光心印文彩全彰待汝著眼覷來早是塗糊了也今朝特爲點出普請諸人證據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新年把筆萬事大吉靠拄杖下座

師問僧云盡十方世界是毗盧正印你道印紐落在什麼人手裏僧擬議師厲聲云且去別時來

上堂舉古德云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師云離家舍不離家舍在途中不在途中卽不論徑山道盡大地止有一人合受人天供養諸人還識那一人麼擊拂子莫教開却眼鷂子過新羅

上堂三世諸佛也與麼六代祖師也與麼天下老和尙也只與麼獨有徑山却不與麼你道與麼不與麼還有優劣也無拈拄杖畫一畫云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昨夜三更月到窗文殊坐對維摩詰便下座

藥監寺火應病與藥據款結按金剛圈栗棘蓬透不過呑不下摠是死漢山前猛虎趂於菟火裏蝍蟟呑鼈鼻

上堂舉盤山和尙云心月孤圓光呑萬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和尙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云二尊宿弄物不知名各與二十拄杖不見道見義不爲何勇之有

芥室和尙忌拈香云巴陵三轉語太殺誇張楊岐女人拜徒勞賣弄徑山今日爇此枯木不是供養先師只要天下衲僧知有些子氣息遂插香召大衆云且道是甚氣息衆無語師哭云蒼天蒼天

上堂顚倒想滅生死路絶生死路絶涅槃界空洞山五位臨濟三玄擬向甚處安著朝悠悠暮悠悠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拍禪床下座

上堂古人說不到處今人說得到今人行不到處古人行得到要知行不到處便是說不到處要知說得到處便是行得到處古人今人鼻孔摠在徑山拄杖頭上諸方老宿作麼拈掇現前大衆作麼拈掇拈拄

杖卓一下便下座
冬至上堂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問云有一物明如日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麼處座云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侍者掇退果卓泰首座不得果子吃師拈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是徑山見他道過在甚麼處便與掀翻果卓亦使洞山知有宗門向上爪牙今日兒孫不致寂寥雖然也須脚踏實地始得拈拄杖不向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卓拄杖下座

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鉄牛之機搆得搆不得卽不問你道祖師開口舌頭落在甚麼處擊拂子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上堂舉古德因僧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古德云春來草自青師云古德與麼答話雖赴來機要且未能脫洒今日忽有人問徑山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卽向他道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三十年後一任天下衲僧胡卜亂卜

上堂妙用全彰無在不在通身是眼覰不能及通身是口說不能到汝等諸人聞與麼道將謂有多少奇特殊不知賤如糞土輕似毫毛便下座

佛涅槃上堂舉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師云瞿曇末上一塲敗闕百萬億衆中更無一人有衲僧氣息諸人還見世尊以手摩胸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上堂艮久云自有生佛以來說法如雲如雨者不可勝紀徑山今日權借虛空爲口須彌爲舌宣說眞俗不二法門十方世界情與無情一時異口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希有希有衆中莫有旁不甘的麼出來與拄杖子相見拈拄杖卓一下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竪拂子云誌公和尚卽今在徑山拂子頭上打筋斗供養諸人昔所未見者看看南天台北五臺走得遍還到來喝一喝下座

佛誕上堂瞿曇降誕是斯辰啜嚇古今多少人恨殺雲門棒頭短虛空迸作一條痕

上堂豎拂子云十方諸佛在拂子頭上異口同音宣說安居法門云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即今時之用撞著十字街頭廖胡子揚聲唱言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好點一把火照看諸佛世尊一時懡㦬而散汝等沙門釋子作麼生與諸佛出氣擊拂子云徒將不平事說與負心人

上堂僧問如何是宗門向上第一句師云我若向你說即是第二句進云二六時中如何用心師云無你用心處乃云大光明藏無幽不燭一槌打碎孰辨端倪赤梢鯉魚跳入龍門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諸人濕却袈裟角還知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解夏止有一月日在到期取證事作麼生衆中忽有箇漢出來道長長年儱侗月老僧拽拄杖趂出然則膏肓之門難以發藥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禪德解制之後東去西去南去北去忽然三家村裏撞著个風顛漢問云上座自徑山來只如開山和尚有言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畢竟意作麼生須是方便答他始得不可向伊舉古舉今說事說理不可拂袖便行驀面便吐設若答他不契被他叱云徑山飽柴飽水輸與上座受用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累及老僧也是箇無孔鐵槌擊拂子云一等共行山下路眼頭各自看風烟

上堂子胡喝僧看狗趙州喚僧喫茶冷地看來慚惶殺人老僧不曾辜負諸人諸人不得辜負老僧

因事上堂嗟末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强法弱多寃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古人一期說話誰知驗在今日雖然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消融頓入不思議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拈拄杖敲香几云永嘉大師來也卓拄杖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盍盂口向天進云此是古人語你師云老僧用得恰好進云如何是

奇特事師云千年田八百主進云學人不會師云至今將不去留與老農耕僧禮拜師乃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菩提涅槃眞如解脫盡是法相喚什麽作第一義有者背地裏商量便道常在心目之間逈出思議之表殊不知金屑雖貴落眼成翳要明第一義猶隔海在擊拂子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祖忌拈香梁王殿上將金博金少室峰前以楔出楔葱嶺那邊逢宋雲誰知弄巧翻成拙

上堂群陰剝盡一陽生萬國懽呼賀太平日出三竿天門闢五雲獨繞九重城

履首座入塔眞實履踐的人出生入死如同游戲且眉間掛劍時如何擬議不來髑髏著地

上堂擧眞淨和尚上堂云衲僧門下無非過量境界自在禪定乃喝一喝云豈不是過量境界又謦欬一聲云豈不是自在禪定阿呵呵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師云顯示過量境界自在禪定還他眞淨老人若是衲僧門下猶欠悟在徑山則不然拈拄杖卓一下云得之於心事事無礙應之於手法法圓成靠拄杖他家自有通霄路不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一暗一切暗一明一切明所以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到這裏塵勞煩惱菩提解脫縛作一塊且道非非想天卽今有幾人修因證果拈拄杖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日從今日始拄杖子亦從今日始卓拄杖擊碎三玄三要門普天匝地清風起

上堂衲僧門下貴圖直截如何是佛殿裏底如何是道墻外底此是趙州和尚直截爲人處然則徑山直截處也要諸人共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盡大地是光明藏盡大地是解脫門盡大地是金剛寶座盡大地是毗盧正體汝等諸人同一心知同一眼見因甚緇素不出不得自在受用徑山今日一一拋向諸人面前普請證據良久云楊岐驢子踍跳觸碎雲峰桶箍不是龍門上客莫來倒捋虎鬚擊拂子下座

師問僧云汝破夏來見老僧者甚來由僧云生死事大師云山上與山下同一天地因甚炎涼不同僧云和尚自生分別師以坐具摵之云他時異日也道見徑山來僧發憤趨出師喚云上座僧回首師云生死事大那僧禮拜

上堂人從廬岳來接得華頂信報道南山白額虎却在龍淵裏藏牙伏爪東海赤梢鯉直上鷲峰頭躍浪衝波好大衆一大藏教何曾說到這裏雖然徑山拄杖子未肯放過在拈拄杖畫一畫云仙人張古老不受藥葫蘆靠拄杖下座

上堂破有法王出現世間隨衆生欲種種說法釋迦老子四楞塌地了也還有扶得起者麼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忽若睦州和尚道三九二十七菩提湼槃眞如解脫有什麼過擊拂子下座

元日上堂新年頭不可與諸人葛藤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你道趙州和尚使得十二時辰還有勘驗處也無擊拂子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上堂鳥窠吹起布毛通侍者便解悟去如蟲禦木偶爾成文雲門颺下柴片一大藏教只這是爲蛇畫足取笑旁觀徑山與麼批判譬如獅子王哮吼諸獅子兒聞之悉增勇健若是野干之流自懷狂怖又爭怪得喝一喝下座

上堂最初一機末後一句羅古騰今撐天拄地明眼衲僧無摸索處覿面當機一鎚粉碎這箇說話惟悟者方知若是無智人前未免翻成戲論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上堂今朝五月初一箇事爲君指出堦下流水潺湲門外新篁蓊鬱非惟歷歷明明抑且綿綿密密老僧更無傳持大衆何有得失回顧侍者云忽若有个無面目漢到來相看只向他道不必不必便下座

解夏上堂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若無諸佛住持首楞嚴定衆生隨順無明業識然迷悟在人而不在法徑山一夏與諸人同出同入要且不離一相三昧今當自恣之辰西天蠟人氷東土鎮彈子卽不問拈拄杖云拄杖子穿過釋迦老子鼻孔因甚諸人罔知痛覺靠拄杖云大海若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

上堂玄沙因鼓山至畫一圓相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沙云諴知你向驢胎馬腹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沙云人人出這個不得山云和尚爲什麼道得某甲道不得沙云我得你不得師云玄沙與鼓山難兄亦難弟若要出得這個總欠悟在雪竇云只知貪覩白浪不知失却手橈師云緇素眼何在驀拈拄杖畫一畫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上堂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自伶俐漢聞與麼道自然別有出身之句有麼有麼擊拂子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提國淨名杜口於毗耶離城是皆靈龜曳尾拂跡跡生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爭奈覆盆之下漆黑黑地四來禪侶同此坐夏既無兩錯商量亦無正因可說蒲團靜倚無餘事永日寥寥謝太平

上堂心心不昧法法無差金剛與泥人揩背即不問且道鶻吻咬却佛殿脊還有勘驗處也無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捉得賊賊賊便下座

上堂布袋頭解開了十方世界蕩蕩無邊衲僧家緊峭草鞋橫擔拄杖東西南北去住自由不妨慶快忽若撞著杜撰巡官問道上座如何是行脚事也須好好祇對他始得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不向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

殘藏主火辯傾河漢文綴珠殘生死岸頭總用不著一大藏教是箇之字祖師西來是箇右字提起火云勝熱門頭參得透丙丁童子念摩訶

上堂八月秋何處熱岩桂吹香滿寥泬風景淒清泉聲幽咽祖意明明誰辨別大藏小藏橫說豎說不出如今箇時節同不同別不別堪悲堪咲老寒山剛道吾心似秋月拍禪床下座

上堂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我東震旦土唯傳心印接上乘人大是可笑笑須三十年衆中忽有个漢出來道徑山與麼道也好笑三十年老僧下禪床與伊握手共笑當是之時也無佛也無祖也無禪也無道也無人也無我豈不

快哉拈拄杖有麼有麼卓拄杖囉囉招囉囉搖囉囉逕莫怪空疎伏惟珍重

上堂前念昏迷是病後念覺悟是藥直教脫體風流藥病盡情拈却所以道一大藏教盡是療狂子之方都無實義只如文殊舉起玻璃盞問無著云南方還有者個也無畢竟是何道理拈拄杖畫一畫云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可知禮也

浴佛上堂舉藥山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乃問云汝只浴得這個還浴得那個麼遵云把將那個來山休去師云藥山能縱不能奪遵布衲能奪不能縱總未具超宗眼在黃龍南禪師云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早是錯下名言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今日殿中普請浴佛這個那個不得動著杓柄到手更莫顚頂擊拂子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上堂舉雲門大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答云門外讀書人報來師頌云問著和尚家風開口便成話墮門外讀書人來未免之乎者也

上堂諸方說禪說道學古學今龍象駢闐法筵隆盛徑山這裏一味撰欵結案有人渾身錦繡入來直教他寸絲不挂而去有人不挂寸絲入來直教他渾身錦繡而去衆中忽有個漢出來道總不與麼來時如何二十棒一棒也不放過大衆且道此棒是賞伊罰伊拈拄杖云他時異日逢人不得錯舉卓拄杖下座

上堂前半夏過去已過去後半夏未來猶未來即今中夏現在空寂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三脚驢子弄蹄行頂門放出遼天鶻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因諸寺長老入山上堂云臨濟入門便喝是甚麼熱碗鳴聲德山入門便棒拘曲作直雲門三句洞山五位大開眼了作夢何故如此國淸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師云五祖老人大似將常住物作自已人情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乃豎起拂子云德山臨濟洞山雲門只今在拂子頭上各說不二法門了一時走入淨瓶裏澡浴去也何故如此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上堂舉雲門和尚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師云這僧置箇問頭不妨親切只如雲門與麼答還有爲人處也無徑山則不然忽有人與麼問但向伊道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拈拄杖畫一畫下座

呆菴莊禪師語錄卷之二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三

門人　智學　編輯

小參

雲居入寺當晚小參靈光不昧萬古徽猷智鑑洞明十虛普應所以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有時十字街頭拋沙撒土有時千峰影裏嘯月披雲卷舒在我縱奪臨機譬如洪鐘在簴大扣大鳴小扣小鳴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了無今古之分亦無去來之相把住則乾坤失色放行則瓦礫生光正與麼時且道把住則是放行則是良久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踪　復說偈云我本江湖落魄人年來隨處著渾身業風吹到雲居寺贏得相依安樂神

夜參山深寒重各自知時豈可繁詞久勞衆聽歸向堂中燒榾柮不妨天曉候鷄鳴

結夏小參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等諸人發志參禪早是不著便何況聽他繩床上老宿說玄說妙舉古舉今以當宗乘遠之遠矣即今要與本地相應直須從前放下百不知百不會向生佛已前著一隻眼看是個什麼忽然𢫫破虛空便見十方世界盡是圓覺伽藍何處更有山河大地來山僧與麼道也是作死馬醫若是超宗越格底衲僧著著自有出身之路拈拄杖衆中還有超宗越格底衲僧麼卓拄杖泥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

除夜小參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云路轉溪廻空院靜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太平時代自由身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云無毛鷂子貼天飛　乃云我此深山絕頂今夜歲盡年窮無可與諸人分歲更不學他北禪烹露地白牛只將東山

老祖鍊酸餡供養諸人。若也咬嚼得破。自然一飽能
消萬劫飢。直饒諸方百味珍羞。吃了便須吐却。何故
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驀拈拄杖。
卓一下。云巴歌合出陽春。調脫體風流出當家　復
說偈曰。烏兎循環歲又除。普光心印只如斯。相逢總
是英靈漢。不向當頭捋虎鬚

解夏小參。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師
云。達道者方知。僧云。和尙何得干戈相待。師云。捉賊
不如。曬賊。僧云。明眼人瞞他一點也不得。師云。情知
你不是好心　乃云。諸禪德。光陰易過。佛法難逢。纔
看夏日炎炎。又見秋風拂拂。古人立三期限。令汝取
證。汝試審思。看九十日內成得箇甚麼事。經云。踞菩
薩乘。修寂滅行。且菩薩乘作麼生踞。寂滅行又如何
修。若能一念知非。全體顯現。一切煩惱。畢竟淸淨。法
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其或未然。切忌以思惟
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拈拄杖云。拄杖子。穿過釋迦
老子鼻孔。阿修羅王忍俊不禁。直上三十三天。與釋
提桓因鬪戰。汝等諸人。還聞鑼鼓聲麼。以拄杖卓一
下云。且莫瞌睡

當晩小參。佛祖方便。數如河沙。撿點將來。皆爲剩語。
饒汝門庭施設。機辯縱橫。未出意根。徒自欺誑。決欲
究明千聖向上一著。直須截斷塵緣。豁開已眼。頭頭
上具。物物上明。自然常光現前。壁立萬仞。盡十方世
界。是涅槃妙心。更覔一法如微塵許。有生滅相。了不
可得。諸上座還委悉麼。百尺竿頭唉轉身。却來堂中
疊足坐

復擧。常山國一祖師因馬祖遣僧來問十二時中以
何爲境。祖云。待汝回去時有信。僧云。卽今便回去。祖
云。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師拈云。馬祖大似埋兵掉鬪。
國一可謂遇變出奇。者僧雖善通使命。要且勞而無
功。驀拈拄杖。畫一畫云。三汲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
夜塘水

除夜小參。年窮歲盡。地凍天寒。現前禪侶。圍繞繩床。
擬聽老僧處分個甚麼。若說佛法。佛法無說。若論世
法。世法無論。便爾休去。將謂無折合。只如大慧老人
平昔以竹篦用事。還曾打著一個知痛痒底衲僧麼。

密菴和尙將正法眼喚作破砂盆更是不識好惡徑山拄杖子今夜忍俊不禁出來與諸人決擇是非去也拈拄杖畫一畫云一氣不言含有像萬靈何處謝無私　復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古德云東村王老夜燒錢師頌云東村王老夜燒錢管取新年勝舊年溪上石人相耳語鐵牛耕遍劫初田

解夏小參絕頂寥寥亂山矗矗不離當處卽是道場何假對揚方稱佛事更說什麼長期短期尅念攝念摩竭提國早涉繁辭毗耶離城翻成剩語只如潙山問仰山云子一夏作得箇什麼蝦爲子屈仰山云鉏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有甚共語處潙山云子一夏可謂不空過何不與伊本分草料仰山問潙山云和尙一夏作得箇什麼不妨賣峭潙山云日間一飡夜間一寢隨摟搜漢仰山云和尙一夏可謂不空過互相欺瞞今夜忽有人問徑山一夏作得個什麼只向他道步步踏著實地且道是空過不空過拈拄杖畫一畫云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除夜小參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木落崖石出進云只如開山和尙云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意作麼生師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僧禮拜師乃云徑山今夜分歲小小開箇家宴普請諸人隨分納些些楊岐栗棘蓬東山鐵酸餡早已和盤托出了也若是擘不開吞不下又爭怪得衆中忽有個漢出來道也只是家常茶飯老僧指出露地白牛向伊道你莫是庖丁手麼擬議不來劈脊便打何故禁令既嚴不許攙行奪市復說偈曰浮世光陰自不多看看又是一年過夜參欲說無窮事奈此風頭峭硬何

結制小參心如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從上佛祖莫不以此心法傳示將來作大佛事徑山只今以此心法爲大伽藍十方法界若聖若凡同一安居平等性智爲拈拄杖卓一下云過去諸如來斯門以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卓拄杖一下復舉趙州勘婆子話頌云臺山路上婆子勘破須他趙州我道全無巴鼻人言亦有來由

解制小參古者道青青翠竹總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空劫已前無佛無衆生眞如般若從誰得名我此五髻峰頭千年古寺四來禪侶衆首安居九十日夏今以告圓空劫已前事即不問汝日用中間還與自已得相應也無良久適來有一人爲蛇畫足輥入葛藤窠裡去也拈拄杖且聽拄杖子出來露箇消息卓拄杖云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復說偈云絕頂凉生夜氣清三期功滿不留情布單欲賣且休賣穩靠蒲團樂太平

冬至小參寒來暑往陰極陽生二曜循環四時合節此造化無私之功寔古今不易之論我等沙門釋子不知歲之餘閏不問月之大小喚作無事人則可喚作了事人則不可八萬四千法門一千七百公案須是一一參究一一透脫始得驀拈拄杖召大衆云傳大士即今在諸人鼻孔裏騎牛出入一個個眼眨眨地要且捉摸他不著卓拄杖陽氣發時無硬地庭前石笋有新條復擧僧問古德云冬至後日長多少古德云一線長又僧問古德云冬至後日長多少古德云長一線師頌云一線長長一線開口須知有方便東頭賣貴西頭賣賤靈利衲僧有眼不見見不見頭上金烏急如箭

除夕小參萬緣寢息一性融通大用全彰神機獨露古佛與露柱交參燈籠與占波鬪額不是神通所現亦非法爾當然正與麼時廣澤龍王與陳如尊者耳語明日慶賀新年爲復佛法相見世法相見大慧老人以黑漆竹篦打地一下云囨你有許多撈攘一時走上善法堂前擬向天帝釋雪屈乃喝一喝云若不喝住未免雨似盆傾　復擧北禪賢禪師除夜示衆云今夜無可與諸人分歲未免烹露地白牛燒榾柮火唱村田樂免致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丈有僧隨後喚云和尚門外有公人來賢云作甚麼僧云道勾和尚納皮肉賢將暖帽擲與之僧接得跪進云天寒且還和尚帽子賢呵呵大笑師頌云分歲聊烹露地牛要輸皮肉任來勾大家唱起村田樂無可還他即便休

解夏小參目前無法法外無心心法俱忘理事交徹

上無攀仰下絕已躬頭頭顯示眞機物物全彰妙用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擧心塵勞先起釋迦老子滿面慚惶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達磨大師一場漏逗大抵叢林以小參爲家教汝等諸人每日著衣喫飯有什麼過九旬夏滿不妨去住自由老僧住持事繁更不叨叨嘮嘮擊拂子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復擧翠岩參禪師夏末示衆云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岩眉毛在麼師云一夏東語復西話翠岩方便苦無多眉毛打失渾閑事爭免全身入草窠

除夜小參我此法印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言凡則全凡擧聖則全聖自古自今若幽若顯無有一法不在裏許所以得之於心千變萬化失之於旨萬別千差汝等諸人從年頭至年尾滿眼覷著大似不曾見滿耳聽來大似不曾聞何異飯籮裡坐甘受其餓大水裏浸甘受其渴徑山今夜不惜慈悲未免重爲注破拈拄杖卓一下一年光景今宵盡萬里更無人未歸復說偈曰坐守空山歲又窮夜堂相聚話西東少林一曲無今古自是諸方調不同

解夏小參教中云袈裟下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袈裟下失人身者如大地中土以是言之人身極不易得佛法實是難逢我輩沙門釋子那邊經冬這邊過夏要住即住要行即行幸無飢寒之迫亦無征役之勞當念寒暑迭遷死生交謝前路茫茫擬何憑仗於斯勤加精進早求出離庶幾報答佛恩免致埋沒自已若是伶俐衲僧聞與麼道出來向千聖頂𩕳露箇消息便見九旬無虛弃之功百劫即今時之用堪與佛祖爲師合受人天供養其或未然莫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

結夏小參大用現前不存軌則自非過量人難明過量事總無邊剎海向一毫端於一毫端而建伽藍促無量劫數爲一念頃於一念頃是聖是凡普請禁足安居平等性智蝦蟇蚯蚓悉證圓通文殊普賢共相慶讚此蓋如實之理稱性之言若是義學之徒見不超色聽不出聲分彼分此說染說淨返謂我衲僧家脫空謾語又爭怪得拈拄杖畫一畫云情塵消盡見

端的不歷僧祇獲法身　復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洞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洞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頌云覿面當機見洞山正偏迴互不相關無寒暑處堪迴避那取工夫到一翻

結夏小參古佛堂前曾無異路祖師門下寧有多談然佛法不異人心自用無非祖意良由取捨妄見異同若能直下承當便可隨時受用根塵逈脫境智互融這邊那邊唯我自知正法像法該他不著若也分別名相馳騁知解以當本參何異者砂欲成嘉饌豈不見釋迦世尊於楞嚴會上語阿難云汝雖歷劫多聞不如一日修無漏學且無漏學作麼生修若謂有修有證正是訛謬闍闍若謂無說無聞未免顢頇佛性諸禪德到者裏須是如實體究從人決擇始得明日結制剋期取證九十日內莫作等閑時不待人各宜勉力擊拂子　復舉德山和尚小參云今夜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德山云汝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師云者個公案諸方老宿凡遇小參未免批判一上然只能扶强不能扶弱徑山今夜要斷不平牙如劍樹口似血盆還他德山老漢若是辨衲僧眼猶欠悟在這僧當時才出直云某甲今夜不問話只與和尚相見則個他若行棒便與接住一送非惟坐斷德山抑亦是個俊快衲僧拈拄杖卓一下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解夏小參菩提道果本自圓成不假修爲豈從人得聖凡情盡體露眞常頭頭上明物物上具如斯了達徹見根源打破生死牢關掀翻是非窠窟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圓覺伽藍佛國魔宮隨緣遊戲婬坊酒肆任性安居了無染淨之分豈有去來之異此名正徧知海亦名大解脫門驀拈拄杖豎起云釋迦世尊圍繞恒河沙數諸佛只今在徑山拄杖頭上休夏自恣各各演說無量無邊微妙法藏汝等諸人不假兩眼還見麼不假兩耳還聞麼其或未見未聞切忌向虛空裏圖度舞拄杖羚羊掛角千峰上更有羚羊在

上頭　復舉洞山和尚示衆云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僧下語多不契有僧傳至石霜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復傳此語至洞山山云瀏陽乃有古佛出世師頌云秋初夏末走西東拄杖頭邊活路通寸草不生千萬里出門一片碧茸茸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三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四

門人　智勝等　編

拈古

舉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仙人五通應諾佛云那一通你問我拈云仙人善問世尊善答可謂光前絶後若是那一通總未夢見在

舉阿難尊者問迦葉尊者師兄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葉召云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拈云若向刹竿未倒時會得埋沒先宗若向刹竿倒却後會得辜負自己且道世尊傳金襴外畢竟別傳何物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

舉二祖問達磨大師云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覔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拈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

舉六祖因僧問黃梅意旨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祖云我不得僧云和尚為什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拈云得與不得會與不會即不問祖師性命因甚落在者僧手裏擊拂子下座

舉國一欽禪師因馬大師遣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國一發緘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後忠國師聞云欽師猶被馬師惑拈云箭鋒相直縱奪當機還他馬祖國一始得驀拈拄杖召大衆云只如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畢竟意在於何卓拄杖

舉馬祖因僧參次乃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祖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祖靠拄杖休去拈云大師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者僧棒既喫了

要且有理難伸復云作麼生會他休去底道理

擧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僧出衆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拈云山僧若作者僧待他道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卽對他道和尙鼻索在某甲手裏直饒王老師別有長處也只得忍氣呑聲

擧歸宗因普請入園取菜乃畫一圓相圍却一株菜以標揷之語首座大衆云輒不得動著各下一轉語來是時一衆各呈見解未嘗有契者宗以捧趂云者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喫却我多少菜不能與園頭出氣乃踏倒標子拽著菜株而歸拈云設有僧拔却者一株菜莫契得歸宗麼拈拄杖敲香几云歸宗和尙來也靠拄杖

擧誌公令人傳語思大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拈云兩個漢總與一坑埋却不爲分外雖然也不得草草良久云自帝鄉去水從江漢流

擧鹽官示衆云虛空爲皷須彌爲槌什麼人打得衆無對南泉云王老師不打者破皷拈云南泉與麼道鹽官還肯伊也無山僧卽不然虛空爲皷須彌爲槌什麼人打得但向他道打卽不辭只是罕遇知音

擧盤山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哀哀山忽身心踴躍歸擧似馬祖祖印可拈云夫爲人師者須具透關眼別邪正驗來機只如盤山認箇昭昭靈靈以爲極則馬大師從而印可豈不孤負先聖欺罔後昆山僧此間若有這般人必然別有生涯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擧藥山晚參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卽向汝道時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只是和尙不道山喚侍者將燈來僧便抽身入衆拈云大小藥山龍頭蛇尾者僧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大衆特牛生兒也山僧向汝道問將一句來

擧芙蓉銑禪師因龐居士問馬祖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蓉云某甲尙不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士云只此見解也無討處蓉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

說士云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麼答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寔也士撫掌而去拈云芙蓉無端惹起許多葛藤若約徑山見處便與攔腎一踏直饒龐居士知有馬大師著實處也做手脚不及

舉金牛和尚凡自做飯供養衆僧每至齋時舁飯桶云僧堂前作舞云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笑拈云賊身已露

舉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乃作禮祖便歸方丈士隨入云弄巧成拙拈云我要問龐居士喚甚麼作本來人作麼生是沒絃琴拈拄杖不是放過馬大師只是不欲說破卓拄杖

舉雲岩問百丈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丈云有一人要岩云因甚不教伊自作丈云他無家活拈云明眼人瞞他一點不得還會麼解弄不須霜刃劒延齡何必九還丹

舉烏臼和尚因玄紹二上座來參臼問二禪伯發足甚處玄云江西臼拈棒便打玄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臼云你既不會後面箇祗對看紹擬近前臼便打云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拈云平地上嶮崖孤峻處平坦諸方祇知烏臼具超宗越格手段且不知烏臼徹底老婆心要識老婆心麼棒打石人頭𥓌𥓌論實事

舉僧問趙州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州云老僧只管看拈云爭者不得得者不爭趙州只管看要且不識珠

舉黃蘗因百丈問甚處來蘗云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虫麼蘗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蘗遂與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人今日親遭一口拈云師資相得針芥相投機鋒互換照用齊行譬如二龍爭珠拏雲攫霧不動波瀾二虎奪食活捉生擒不傷物命有者道百丈無陷虎之機黃蘗有超師之作如斯理論刺腦入膠盆以拂子畫一畫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淸

舉洞山示衆云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

寸草處去始得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師拈拄杖云總向草裏輥有甚了期卓拄杖云囮

舉趙州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盋盂去其僧因此契悟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云有趙州向伊道什麼若云無者僧爲甚悟去拈云趙州以楔出楔雲門看樓打樓者僧悟去還有勘處也無良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舉趙州因僧遊五臺山凡問一婆云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州州云待我爲勘過者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歸謂衆曰臺山婆子我爲勘破了也拈云衆中盡道趙州勘破婆子殊不知婆子勘破趙州

舉睦州示衆云你等諸人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不得孤負老僧拈云大小睦州通身泥水我則不與麼遂厲聲召衆云退後退後衆擬議拈拄杖一時趁出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山下禪床打四藤條拈云阿魏無眞水銀無假

舉德山示衆云問即有過不問有乖時有僧出作禮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山云待你開口堪作何用拈云德山權柄在手殺活臨時者僧久經行陣奮不顧身然雖如是未免二俱不了還有緇素得出者麼眞金自有眞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舉臨濟陞堂有僧出濟便喝僧亦喝便拜濟便打拈云譬如水母無目求食須假於鰕明眼衲僧不妨辨取

舉投子因僧問依俙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子云道什麼僧云想師只有滿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云閑言語拈云設有人與麼問山僧亦云道什麼待他道只有滿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脚跟下痛與一頓拈拄杖云有麼有麼拏拄杖云縱饒栽種得不是棟梁材

舉曹山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山云不雕琢僧云為甚不雕琢山云須知曹山好手拈云且道者僧會曹山語不會曹山語山僧道直饒會得也是無端

舉興化陞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又喝德禮拜歸衆化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拈云二尊宿一人買帽相頭一人隔靴抓痒雖則一期施設爭奈逅相鉏鋙何故見義不為何勇之有

舉湧泉因雪峯來訪乃門送峯入籥了泉云者箇四人舁那箇幾人舁峰乃踊身起云道什麼泉再問峯云行他不會泉云知即知只是道不得拈云有主有賓全收全放直須識取湧泉雪峯脫或未然切忌向虛空裏釘橛

舉岩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岩便拜洞山聞舉乃云若不是豁老也大難承當岩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拈云德山不無養子之緣洞山乃是因齋慶讚作麼生是岩頭一手擡一手搦不是射鵰手徒說李將軍

舉雲門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拈云我不似雲門認奴作郎指鹿為馬驀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卓拄杖

舉玄沙因光侍者道師叔若會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玄沙住後令人馳書問光云打鐵船也未拈云者箇公案諸方批判者不為不多然只能扶強不能扶弱山僧今日久勘不離元狀敢謂玄沙被光侍者領過直饒分疎不下畢竟如何官無定條從民私約

舉南院因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院云是僧便掀倒禪床院云你看者瞎漢亂做僧擬議院便打出拈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拈云金將石試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拈云玉將火試擊拂子一年春已過臺榭綠陰多

舉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

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拈云者僧與麼問風穴與麼答似則似矣是則未是雖然你要見他風穴三生六十刧

擧首山拈竹篦示衆云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諸人喚作什麼葉縣省近前掣得折作兩截拋向堦下却云是什麼山云瞎縣便禮拜拈云脫體風流須是首山當機抗敵還他葉縣一向與麼去臨濟佛法掃土而盡

擧汾陽示衆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拈云汾陽一條拄杖換却天下衲僧眼睛

擧松源和尚臨終示衆云久聚正路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平沉痛哉痛哉拈云松源老祖壓良爲賤若是黑豆法用得有甚奇特直須將斷貫索穿過從上佛祖鼻孔方有自由分時有僧云斷貫索莫在和尙手中麼師云這瞎漢拈拄杖便打

呆菴莊禪師語錄卷之四

呆菴莊禪師語錄卷之五

門人　德琇等　編

頌古

擧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頌曰

文殊白槌世尊下座露柱燈籠分明說破汝等師僧還委悉麼水長船高泥多佛大

擧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據坐外道讚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禮拜而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讚嘆而去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頌曰

不問無言與有言倚天長劍聳光寒良駒何待搖鞭影慶喜無端被熱謾

擧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衆皆罔措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

示衆拈華處破顏微笑時靈山百萬衆到此盡驚疑

擧達磨大師因梁武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契師遂折蘆渡江

胡僧齒缺舌頭長出語如何契帝王折得莖蘆渡江去也知無地著慚惶

舉六祖大師因風颺刹竿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旛動往復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二僧悚然

不是風兮不是旛翻身透出萬重關笑看天上團團月影落澄潭徹底寒

舉南陽忠國師一日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喏師曰將爲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

曾得三呼三應說甚負汝負吾咬人犴逢師子逐塊多見韓盧

舉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翫月次祖曰正當與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修行丈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馬祖堂前翫月時三人兄弟各呈機一般醜惡難藏掩爭免傍觀說是非

舉百丈再參馬祖祖見來竪起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以拂子掛舊處良久云汝以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亦竪起拂子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亦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後因黃蘗來參舉此蘗遂吐舌

拈來放去不多爭父子相將草裏行一喝耳聾容易曉舌頭吐出最難明

舉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祖曰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月面隨方應現具眼衲僧有甚難見曉來雨過長江風動蘆花兩岸

舉南泉因兩堂首座爭猫兒泉乃提起云道得即救取道不得即斬却衆無對泉遂斬之至晚趙州自外歸泉舉似趙州州脫草履安頭上而出泉云汝若在即救得猫兒

當陽提起箇猫兒道得分明救得伊直下一刀成兩段草鞋戴出亦徒爲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

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云大夫時人見
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天地同根會也麼庭前指出牡丹花黃金把得和沙
賣誰謂南泉是作家

擧鹽官一日喚侍者云與我將犀牛扇子來侍者
云扇子破也官云扇子旣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
無對

犀牛扇破重索犀牛鹽官老漢好不知羞

擧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

魯祖見僧惟面壁宗師何用口喃喃怪來昔日眦耶
老獨與文殊作對談

擧德山初見龍潭便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
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

千古龍潭水渺瀰德山親到更何疑頂門有眼明如
日脚下泥深總不知

擧丹霞到一荒院遇夜取木佛燒火向院主乃呵
責曰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拄杖撥火云燒取舍利
院主云木佛何得有舍利霞云若無舍利更取兩
尊來燒院主鬪後眉鬚墮落

丹霞燒木佛院主墮眉鬚去得眼中屑重添腦後鎚

擧趙州一日訪茱萸將拄杖於法堂上東行西行
萸云作什麼州云探水萸云我者裏一滴也無州
將拄杖靠壁便出

趙州探水到茱萸徹底爭知一滴無拄杖當時將靠
壁分明直處却成紆

擧僧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待洞水逆
流郎向汝道

宗師開口不留情只要當人實地行洞水逆流終可
待西來祖意教誰明

擧仰山問中邑如何得見性去邑云譬如一室有
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一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獼
猴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山禮謝云適蒙和尚
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瞌睡外獼
猴欲相見時如何邑下禪牀執仰山手作舞云猩
猩與汝相見了

問來親切答去分明抑揚有準敲唱雙行獼猴瞌睡

不瞌睡六窗正好喚猩猩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潦倒趙州全勝敵藏鋒露刃總由他當陽指出庭前栢爭似逢僧喚喫茶

舉昔有一婆子供養一菴主經二十餘年令一二八女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與麼時如何主云枯木倚寒岩三冬無暖氣女子歸舉似婆婆云我二十年來祇供養得箇俗漢遂趁出放火燒却菴

婆子燒菴話禪人著眼看三冬無暖氣六月雪霜寒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繩牀擒住與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方禮忽大悟

師資會遇固非輕報汝諸人好辨明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裏正啼鶯

舉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大地撮來如粟粒等閑覷著骨毛寒雪峯爲物垂慈切打鼓從教普請看

舉僧問道吾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吾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直示深深處還他向上人下床施女拜祇待更殷勤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後玄沙聞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桃花一見更無疑大小靈雲眼瞎瞳笑殺釣漁船上客無端摘葉又尋枝

舉臨濟將遷化時囑三聖曰吾去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聖曰爭敢滅却濟曰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

喝下全生殺機先辨正偏誰知正法眼滅向瞎驢邊

舉雲門以拄杖示衆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雲門拄杖化龍去吞却乾坤只等閑我若見時須勸

折兎教一向管窺斑
舉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又
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亦下禪牀立
射虎不眞徒勞沒羽向上提持還他投子可憐馳逐
天下人五五依然二十五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生殺從來總自由三邊戈甲一時收誰知不用施韜
略坐鎭中原四百州
舉趙州和尚云一切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
二時
趙州老古錐使得十二時床上破蘆蓆手中麤辣棃
舉僧問風穴如何是佛穴云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一句如何舉得全生鐵鑄成金彈
子扶桑人種陝西田
舉唐朝因禪師微時當遇推擊土塊次見一大塊
戲推猛擊之應碎忽然大悟後有老宿聞云盡山
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一擊百雜碎萬象齊慶快大好因禪師是什麼土塊

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卽佛又僧問如
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
卽心卽佛成妄見非佛非心妄轉多拈却兩重關棙
子大平何用動干戈
舉黃龍南禪師三關語頌曰
我手何似佛手舉起便合知有等閑拶破虛空正好
藏身北斗
我脚何似驢脚開口不妨道著須信趙州石橋不比
尋常略彴
人人有個生緣會得只在目前不識寒山拾得喚作
文殊普賢
舉烏窠和尚因會通侍者告辭往諸方學佛法去
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通曰如何是和
尙此間佛法師於身上拈布毛吹示之通大悟
日用現行明歷歷擬心湊泊卽瞞頇布毛吹起無多
子也要當人著眼看
舉五祖演和尙室中問僧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
且道他是阿誰

描不成兮畫不成娘生面目甚分明從他逼塞虚空去休更人前喚小名

舉兜率悦禪師設三關問學者曰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麽處識得自性方脱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麽生脱脱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麽處去

早間吃粥齋時吃飯兩箇五百元是一貫賣買賤賣少減多添要識李四問取張三干木隨身逢場作戲杲日麗天淸風匝地

舉德山到潙山挾複子於法堂上從西過東邊從東過西邊顧視云無無便出德山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儀再入相見潙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潙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背却法堂著草鞋便行潙山至晩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麽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潙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

寶鏡當臺驗作家德山覷著眼生花翻身坐斷孤峯頂一味逢人撒土沙

舉僧問趙州和尚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上打毬子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

急水灘頭解打毬誰云念念不停流茫茫六合人如海脫體風流是趙州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死中得活亦非常切忌逢人錯舉揚昨夜面南看北斗脚跟不動到家鄉

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磵水湛如藍

山花似錦水如藍切忌承言落二三堅固法身遭指注大龍有口只宜緘

舉天平依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個舉話人也無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依平舉頭西院云錯平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平近前西院云適來者兩錯是西院錯上座錯平云從依錯

西院云錯平休去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平當時便行後往院謂衆云我當初行脚時被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發足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

天平行脚到西院其奈連施兩錯何待共商量留過夏至今錯解不勝多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三聖云恁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拄杖下座

手面機輪全殺活棒頭照用要分明果然瞎一城人眼凌辱宗風兩弟兄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淸淨法身門云花藥欄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

無中唱出老雲門拍拍當機調自新花藥欄雖容易見爭如北斗裏藏身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五

呆菴莊禪師語錄卷之六

小師　曇頤等　編

偈

贈景首座

睦州嗣黃蘗靈樹待雲門如此人天眼光明耀乾坤機奪機兮楔出楔逆順縱橫誰辨別師資會遇兮啐啄同時賓主相忘兮敲唱合節坐斷玄關正令行後世何人繼淸絕上人自是英俊流壯年志氣衝斗牛集雲峰下分半座宏規落落追前修領徒行脚遊江海勘遍諸方誠絕待抖擻行囊一物無七尺烏藤手中在朅來訪我深雲問話到無言心亦閑推出秦時𨍏轢鑽等閑靠倒須彌山

送輪藏主

生佛已前一句子不惜眉毛爲君舉開口分明落二三塞却耳根須聽取只今法道何澆漓談玄說妙誇傳持逐塊韓盧知幾幾咬人罕覩獅子兒豈不見臨濟三回問黃蘗六十烏藤沒商略高安灘上驀翻身倒捋虎鬚施痛摑道人棄教來參禪拚得禁吾劈面

峯藏裏摩尼親搆得直須擊碎歐峰前掉臂堂堂出門去春光爛熳江南路鷓鴣啼處百花香鳳栖不在梧桐樹

送要侍者

道人要學呆來入呆菴室呆菴教汝呆有口說不出不說亦不聞無得亦無失掉頭遊諸方拄杖挑紅日笑他老香林紙襖黑如漆三三不是九九九八十一

送閒長老歸寶勝

君不見夾山散席見船子一篙打落滄波裏死眼豁開忽點頭始信道吾發笑良有以又不見黃龍行脚見慈明痛罵不禁魂膽驚踏著趙州關捩子方知雲峯出語非常情近來此話憑誰舉說妙談玄滿寰宇若約衲僧門下看到頭未敢輕相許子今得座披衣時東探西討何所爲未跨船舷先轉却茫茫大地無宗師憶昔游從非一日笑語自能忘得失信曾親見作家來平生參學事已畢明朝復相別後會未可期更有一語送爾歸爾歸故山愼勿違曉行須待紅日出毋使霜露沾麻衣

送明禪人

道人走遍諸方畢竟爲箇甚麼決欲究明死生直須從前放下便請拗折烏藤試向虛堂靜坐忽然豆爆寒灰痛口不妨罵我我既不識慚惶一味如聾若啞笑他昔日睦州拶得雲門脚跛

贈詢藏主

老僧燕坐枯木床心入無言妙三昧山陰禪者來扣門手展雲箋覓長偈長偈欲書不盡書鐵鞭擊碎摩尼珠如來藏裏收不得神光炯炯騰寒虛驚起南山白額虎木人拍板空中舞東土西乾沒祖師五五依然二十五

贈閑藏主

道人脊梁鐵作骨拄杖橫拖眼如鶻遍尋知識走叢林開口欲吞三世佛金鰲背上解翻身笑指凌霄高突兀搆得如來藏裏珠等閑抹過蒼龍窟

道友二人過予夜話一友云此事至難不可得而擬議一友云此事至易但自不能承當耳因喩之以二首

難難萬種千般纔擬議即顢頇青天霹靂平地波瀾無說是眞說他觀非正觀沉淪枉經亘劫契悟祇在毫端莫敎坐却含元殿逢人只管覓長安易易多方一致絕承當忘比喩耀古騰今經天緯地知有亦無知利他還自利明明般若眞乘念念塵勞雜事拔却多年苦瓠根釋迦不受然燈記

贈範藏主

藏裏摩尼人不識護龍河上親收得竭來托起歐峰前一道神光射虛碧置之濁水濁水淸山鬼見之魂膽驚我欲爲渠卽奪却棄與昏衢爲照明仰山傾出一栲栳狠籍叢林非小小子今護惜是至寶究竟何如放下好呆菴所說無所憑不妨携取歸金陵隨方應現色非色老胡兩眼猶晶熒

送慧維那

翠巖接雲峰克賓嗣興化師資授受亘非輕千古叢林成話欄道人欲繼先賢蹤特披荊棘來相從法戰不須論勝負宗壇及第期心空我今縛屋孤峰頂心識多年似灰冷懶將棒喝對人施仰視青天白日靜

道人復作諸方遊殷勤索我舉話頭話頭舉起只這是太平何用施戈矛

贈沖藏主

歎息復歎息向上之機誰辨的曲彔據坐非不多接響承虛亦何益君不見虎丘只是隆知藏特立宗壇名籍籍沖禪德沖禪德大方高蹈須勉力煙霞老我寸心灰要觀叢林古顏色

琪藏主求

佛祖頂顙機超越諸限量拶透通天關所得方諦當道人當壯年立志能向上拄杖挑盋囊東西遍參訪再登凌霄峰雅慕古人樣操守尙精嚴結交匪庸妄往來不往來是藏不是藏觸目甚分明開口翻成謗莫聽杜阿師密語相詔誑到家審思量別有奇特相

送恒藏主

把住玄關不通水泄向上一著如何辨別直饒辯似河傾機如電掣到這裏也須卸甲倒戈亡鋒結舌說甚麼棒喝交馳敲唱合節所以道金毛踞地奮全威野干聞之皆腦裂只如臨濟正法眼藏因甚却向瞎

驢邊滅。雖然有主有賓。到底無示無說。恒禪恒禪知不知。昔何時也。今何時。少林曲調天然。別黃金不鑄鍾子期

次韻送靈隱眞藏主

毗盧正體堂堂露。古往今來沒差互。一毫端上洞根源。如日行空恰當午。因憶江西馬大師。聲光烜赫騰坤維。眞正學揚機自別。棒頭喝下看提持。伶俐衲僧快須證據。不得無言不得下語。掀翻藏教葛藤窠。千手大悲攔不住。草中驚起睡菸菟。咬殺南山白額虎

送達藏主

達磨未來已前。人人鼻孔撩天。天眞之佛不昧。日用頭頭現前。遐到遊梁涉魏。未免骨露皮穿。神光錯禮三拜。從茲燄續芳聯。臨濟更無本據。却將一喝流傳誰知正法眼藏。滅向這瞎驢邊。老我口生白醭。何暇爲人說禪。明日洞庭歸去。不妨順水行船

送宗藏主

宗門向上事。無傳亦無受。紙襖抄得來。未免揚家醜老我五峰巔。爲人懶開口。每遇入室徒。大棓劈脊摟

雖不別機宜。貴在脫窠臼。若是英靈兒。機先合知有藏教五千餘。流布日已久。盡底爲掀翻。不妨誇好手勘破老雲門。一舉四十九

送智知客

智不到處切忌道著。機先撥透祖師關。聖解凡情盡拈却。豈不見大陽寺裏顯知客。笑倒傍觀韓大伯。兒床高據乳峰頭。千古聲名何烜赫

送澤藏主

澤廣藏山。理能伏豹。衆生永息攀緣。諸佛本無言教趙州爲婆子轉藏。太殺顢頇。善慧對梁皇講經。不妨賣俏。當知觸處逢源。切忌隨機失照。道人學脫空。一心求實効。訪我凌霄巔。踏著通天竅。烏藤倒握便翻身。方外悠悠恣高蹈

送琇藏主

透過龍門赤梢鯉。翻身藏海波濤起。拏雲攫霧勢未休。終不淹他齏甕裏。老僧靜處薩婆訶。終朝兩眼懸松蘿。秋入叢林正枯槁。疇能沾沃傾天河。魚龍變化固莫測。上人此行宜勉力。百丈重參馬大師。曾聞一

喝聾三日

送念藏主

眞誠學道人。脊梁硬如鐵。正念常現前。玄關俱洞徹。拈起犀牛扇。清風撼寥泬。拓開無盡藏。驪珠耀明月。掉頭歸去來。不墮他途轍。出林獅子兒。奮迅天然別。

送如侍者

如來頓教門。一超能直入。截斷知見根。脫去情塵執。啐啄在當機。何啻劈箭急。不假思惟。誰云涉階級。百丈參馬師。側侍繩床立。掛拂驀遭呵。掩耳終莫及。點鐵作精金。靈丹只一粒。

送塤侍者

馬祖陞堂。百丈捲席。大用全彰。神機罔測。如磁引針。似鏃破的。父子傳持。本無妙密。眷爾埍禪。來入吾室。跳出葛藤。撞著鐵壁。熱喝眞拳。雷轟電激。擬心即乖。開口即失。裂破古今。不妨奇特。倒捋虎鬚。唯白拈賊。

送香侍者

烏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機投輥芥針。徒誇箭鋒拄。日出天宇高。雲收山嶽露。明明絕覆藏。了了無回互。拶透上頭關。踏著來時路。四七與二三。密意不相付。

送樹藏主

最初機末後句。未開口時知落處。烏窠拈起布毛吹。會通侍者便悟去。如來教祖師禪。了無密意堪流傳。日用現行明歷歷。靈光洞徹威音前。一大藏教對一說。明眼衲僧難辨別。南海波斯笑展眉。金剛腦後三斤鐵。

送瀚藏主

侍者參得禪。千了與百當。翻身更那邊。拶透如來藏。就中探出摩尼珠。靈光烜赫騰十虛。是聖是凡難近傍。爍迦羅眼那能窺。老僧一見即奪卻。特地從頭問渠索。無事相將草裏行。笑倒東村王大伯。噫噓嘻。無人知。橫拈鐵笛順風吹。十影神駒立海涯。九苞祥鳳凌空飛。

送蓀藏主

參到無參。學到無學。無師之智忽現前。聖解凡情盡拈卻。一大藏教。是箇切腳。東山解道缽囉娘。梵語唐言該不著。道人近自雲峰來。探玄有志非凡才。截斷

箭前知見網。龍門一躍生風雷。兎角拄杖活鱍鱍。卓向虛空任拈掇。休誇臨濟小厮兒。黃蘗虎鬚曾倒捋

送啓藏主

大啓重關延巨敵。等閑捉住白拈賊。三玄戈甲謾施呈。獨鏃當機難辨的。堪笑文遠與趙州。爭鋒唇舌無來繇。只圖鬬劣不鬬勝。豈知父子成冤讎。何如深入毗盧藏。透出是凡離近傍。把住乾坤正令行。傑出古今立榜樣。有時縱奪奮全威。哮吼一聲獅子兒。金剛出匣光燄燄。爍迦羅眼那能窺

送謙首座回受經

八紘雲淨秋氣高。風生桂岫天香飄。堂中上座定初起。卷衣欲渡龍江潮。再四留之不肯住。鐵錫橫肩出門去。他日重來捋虎鬚。啐啄當機箭鋒拄。少林一曲聽者稀。無絃之琴誰復彈。老我凌霄倚庭樹。摩挲兩眼看鵬摶

歌

臥雲軒爲前水西大機禪師作

臥雲軒中人。塵事不相到。心與雲俱閑。看雲聊寄傲。雲之從龍自可期。達人應世當有時。廼知舒卷本無跡。六合茫茫隨所適。殷勤爲告臥雲人。雲中有路須致身。大地蒼生望霖雨。胡爲久臥南湖濱[illegible]

空外歌并序 [illegible]

東林實藏主字空外。求余作偈。因證其說。因謂之曰。空無內外。內外性空。性空亦空。畢竟空中無名字。相離言說。相汝之立名。大似夾截虛空。我更說偈。何異彩畫虛空耶。實曰。我立空名。師說空偈。以空納空。不亦可乎。余不意廬山界有此脫空漢。於是擊禪板。爲之歌曰

眞性等虛空。廓徹無內外。不卽亦不離。非向亦非背。若人一念能融通。頭頭物物明眞宗。十方蕩蕩沒邊表。古往今來體用同。同不同。異不異。空外之說無實義。一機抹過威音前。舜若多神脚踏地。有時空外來頭峭。五嶽高崔嵬。重重無盡華藏界。一一從頭都拓開。有時空外去。千手大悲攔不住。翻身踢倒七金山。刹刹塵塵是歸路。呵呵。還會麼。當陽唱起脫空歌。快活誰能奈我何。溪上石人相耳語。無毛鐵鷂過新

羅

大用歌

選佛得甲科今古誰能敵大用常現前何須存軌則
驪龍頷下抉明珠亦手㬜編猛虎鬚虛空背上翻筋
斗藕絲竅裏固安居機先捉住白拈賊正按旁提人
不識眉間掛劍頁自奇透過金圈吞栗棘看他天生
意氣脫體風流直上非非想處輥出須彌作繡毬驀
過他方阿僧祇世界轉身接向脚跟頭阿呵呵好不
好南北東西何處討一毫端上識根源是聖是凡都
靠倒比來逢大用索我大用歌自慚才力小奈爾大
用何試將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浩渺之洪波波光
冷浸琉璃碧沃日滔天深莫測信口吸教徹底乾灼
然不費纖毫力報君知休驚疑衲僧向上更有提持
明投暗合兮全收全放左轉右旋兮不卽不離大方
內外皆充塞妙用縱橫無盡時

呆菴歌并序

余以癡鈍自守隨所住處扁曰呆菴客有譏曰世
人以機巧相尙其來久矣子欲全其呆而矯諸不
亦迂乎余因謝其客曰靈利漢有此分別爾客既
去於是作呆菴歌一首以寫呆意覽者勿以工拙
論之可也

我此呆菴呆道人不識世間秋與春兀兀癡癡只麼
過無榮無辱無疎親或把精金和土賣或收燕石藏
爲珍笑倒傍觀靈利漢讚亦不喜罵不嗔有問呆菴
何所作閑看葫蘆懸壁角當陽拈起鈍鐵鍬擬向虛
空去穿鑿門戶長年八字開屋裏從來空索索多被
時流驀面欺一生莽鹵都不覺可怪呆人百不能對
人呆話還可憎剛道夜深蜀犬吠大洋海底人挑燈
更有一般呆伎倆兩耳卓朔頭鬅鬙任你客僧逞機
巧東呼西喚渠不應

無言歌并序

無言粤藏主以其號求作歌余屢不答而請益堅
乃謂之曰余作是歌久矣汝自不聞耳粤云師既
無言而言亦當言所無言豈復有所分別耶余爲
一笑而援筆書偈以塞其請

無言上人求我歌我正無言樂禪寂兀然不答坐堆

堆砌眼偎偎掛空壁上人良久乃出門此事分明誰與論日輪杲杲初卓午松風颼颼聲滿軒維摩示疾毗耶離只應惹得文殊至到了何曾措一詞不二門開洞天地汝今無聞我無說覿面當機還直截無位眞人笑臉開倫梵盃提驚吐舌

雲海歌爲慈藏主作

慈雲蔭覆廣無邊覺海圓澄深莫測都來只在一毫頭拋向面前人不識從他布影遍十方恒洒甘露甦焦枯含攝三千大千界湧出百億須彌盧諦觀雲海徹源委往古來今絕倫比盡底掀翻驗作家眨上眉毛隔千里上人索我雲海歌我歌雲海可奈何未開口時聲浩浩龍門鼓起滔天波

荊石歌

荊山有石徒落落何人知是無瑕璞卞和一見喜且驚持獻金門試雕琢楚國良工希復希可憐抱石荊山歸一朝剖決遇明主天生至寶眞絕奇近聞荊山尚多石於中豈有連城璧牧童棄置同瓦礫時無卞氏誰能識學世學道人各懷無價珍宗匠久不作未免成埋塵塵埋不埋何得失利物應機終有日願言此去善護持休向中途生退屈道人索我荊石歌載歌載歎可奈何荊石懷歸莫輕售世間自古譏言多

禪悅吟

我吟禪悅誰證據自有知音知樂處袈裟輕卷出塵來榔栗高擔入山去靑松下碧巖前閑看浮雲橫曉天日輪初升照絕頂大地須臾俱洞然石門菴荒草路要行即行住即住有時兀坐破柴床困則和衣伸脚睡貧道人沒疎親頭頭應用皆天眞山鳥銜花忽相過定回不覺人間春諸境空萬緣絕薝蔔吹香滿寥泬楞伽讀罷默無言擧頭遙望天邊月秋葉落秋風凉小溪流水聲自長薄暮驚逢採樵客擬尋歸路何徬徨獨嘯嘻常慶快截斷千妖幷百怪窮冬積雪遍山林絕勝普賢銀世界描不就畫不成悟得無生無不生一鉢持來香積飯淨名不出毗耶城禪悅吟吟不徹本色衲僧機用別全放全收正此時寄語通人好甄別

呆菴莊禪師語錄卷之六

呆菴莊禪師語錄卷之七

小師　曇頓等　編

詩七言八句

讀古林和尚語錄

三十餘年振祖風此菴門戸不雷同驗人眼在眉毛上陷虎機藏掌握中枯木抽條垂地綠冷灰發焰亘天紅看渠擘破渾侖句抹過楊岐栗棘蓬

送仰山堅藏主

尋師擇友爲參禪須是身心鐵石堅千里瞻風終枉爾一朝嗄地始欣然雪消庾嶺春飛錫月滿鄱江夜泛船扶得驪珠光燦爛集雲峰頂浸滔天

送敏侍者 時在撫州北禪寺

撥草瞻風不憚勞光陰多是等閑抛當場正好施三頓平地須防吃一交黃雀競尋紅稻啄紫鸞偏向碧梧巢北禪有語非干舌紙襖毋煩侍者抄

送儔侍者

子也參方要識眞此行此語合書紳隨聲逐色塵難出絕慮忘緣道易親盡道有修還有證須知無法亦無人布毛吹起雙瞳碧碓觜花開劫外春

次韻送傑侍者

湘西昔日廓侍者當機熱喝駭同流羅籠迥脫摩霄鶻鞭索俱忘露地牛架箭張弓思石鞏呈橈舞棹笑岩頭扶桑東去煙波闊會有鯤鯨上直鈎

送璨藏主

道人學道莫遲留寒暑催人易白頭行脚既知明大事立心端合繼前修要知臨濟參黃檗須想雲門見睦州信手揭翻華藏海虛空背上恣遨遊

寄全室和尚

老去閑居傍 帝畿承 恩時復奉 天威三經旨訣曾敷奏千聖眞傳盡發揮佛印解來蘇子帶大顚留得退之衣 朝賢問法多如雨一一提持向上機

晏侍者有偈呈師次韻訓之二首

榔栗橫擔鐵一尋遠辭 京國到雲林將來廓徹人天眼向上研窮佛祖心誰道磨磚難作鏡我知點鐵易成金當機識得歸源旨琴鼓無絃有妙音

佛祖話頭生鐵橛古今流播滿叢林莫圖聽我閑饒

舌切忌隨他錯用心玉假琢磨成美器鑛因鍛煉出
精金東山瓦皷輕敲著却是虛空震吼音

勉尊勝宗長老

密意都盧在汝邊我無密語與人傳要為叔世光明
種莫學他家默照禪取舍頓捐心量外行藏直透劫
空前入鄽垂手須方便末法今當一萬年

次韻送勤侍者

髑髏那畔有靈光日用明明不覆藏道絕言詮宜自
省機同啐啄要相當謾誇洛浦辭臨濟長想龍湖見
石霜四海叢林正寥落誰能赤手整頹綱

追和雪峰空禪師分歲韻

徑山遇歲與人分家識纔開自不羣木札羹羮香滿
地鐵釘炊飯氣成雲薄批明月千餘片細切淸風百
數斤吹起少林無孔笛衲僧聞此未曾聞

次韻答法姪澤藏主

生佛已前一段事賤堪卑也貴堪尊正當語路無尋
處方信禪家有悟門彈指直教三際斷到頭莫被六
塵呑不因法姪來相過老我如何著口論

送辨藏主

問字惟將一嘿酬舌根不動辨如流擬尋玄路空從
力徹見眞源始到頭草鳥躡雲雙逕曉木杯載月洞
庭秋明明函蓋蓋坤句豎抹橫該得自繇

送願藏主

發足參方志願堅祖師心印要親傳敲床對客機何
別叉手酬僧話已圓徑塢幽深雲遶屋太湖空闊水
連天了知法法無差互密意都來若箇邊

送持藏主

行藏與道不相離二六時中善護持頓息萬緣無異
路纔興一念有多岐明明豈假從他覓了了何妨得
自知藏裏摩尼光烜赫拈來爍破衆人疑

次韻贈法姪澤禪人

袈裟提起黑氍毶付囑多年出此菴祖道無傳當我
責宗門有話向誰談慈明脫履對神鼎昭覺撞鐘接
小南今日放卿三十棒現成公案不須參

送胤藏主

一大藏教一氣轉翻身跳出葛藤窠去來合轍皆繇

我殺活當機不屬他。稱過量人能有幾。具超方眼亦無多。江南兩浙參遊徧。還把袈裟掛薜蘿

次韻答萬壽伯瑩和尙二首

閑房壁觀蔦廬都。語默何曾涉市途。但自機先提祖印。從他肘後秘靈符。鏡中鬢髮千莖雪。床角藤枝七尺烏。只恐徵書 天上至。金襴特賜趂 朝趨

袈裟憶在寶珠峰。曾共敷揚向上宗。華偈聯篇光燁燁。竹篦倒握勢隆隆。誰云雪曲無人和。自信玄關有路通。別後早聞歸故里。四方禪學盡趨風

次韻答無文藏主

尋師擇友事參方。剖破疑團發慧光。一句當機傳法印。十年混跡在禪堂。寒松聳榦凌霄秀。秋菊垂花帶露黃。妙用頭頭俱顯現。了知秘藏不能藏

送進藏主

瞻風撥草爲求師。親到龍門更不疑。極力成褫雖在我。通身放下合絲誰。要知道絕名模處。須信機同啐啄時。負汝負吾都莫問。看他睡虎奮全威

贈生維那

子來覓偈擬何爲。去向諸方扣宿師。句裏藏鋒須猛省。機先嚙鏃莫遲疑。當知覿面提持處。正是全身放下時。顧我不行與化令。臨岐叮囑費言辭

示儉侍者

侍者參得禪了也。烏藤三十未輕饒。盡教衲子心機息。方顯師家手段高。鏡藉重磨光始現。金絲百鍊鑛全銷。承虛接響知何限。續斷應須煮鳳膠

詩七言絶句

奉和芥室和尙雜言四首

沉空滯寂不回頭。暑往寒來春復秋。缺齒老胡辭竺國。大乘根器出神州

坐斷孤峰最上頭。德山氣宇凛高秋。一條白棓橫揮處。千古威風四百州

空齋不語獨搔頭。搖落驚看覺苑秋。書上萬言 天子悅。令人苦憶老藤州

江北江南走競頭。幾人葉落便知秋。當年風穴辭南院。七載單丁在汝州

次韻東院和尙閑居

何事逢迎不下堂主賓道合貴情忘趙州千古高風在不出山門見趙王

禮疎山祖師塔

三更竊聽洞山禪父子從來妙不傳賣却布單緣底事至今活葬大江邊

示僧修橋

打硬工夫勢未休要看砥柱屹中流度驢度馬渾相似笑殺當年老趙州

題倒騎牛

水牯純來不著鞭平原漠漠草芊芊等閑倒跨出門去橫笛一聲高徹天

示文上人

有指示時非指示無推尋處是推尋要明生佛已前事歇却馳求種種心

送忠書記

汝來濡毫文彩露我纔開口舌頭僵虛空昨夜呵呵笑萬象森羅共舉揚

示藴侍者

我宗無語亦無法紙襖抄來著甚忙父母未生前一句切須命地裏思量

奉寄　芥室老和尚二首

底事懷歸思不堪夢魂長繞綠蘿菴白頭遺叟空山裏知是何人侍夜譚

手携七尺古藤枝渡水穿雲孰可期逆順二途俱不涉分明說與老禪知

寄玄極法兄三首

為人不惜兩莖眉親見乾峰老古錐少室宗綱今委地腕頭有力好扶持

暮翁手提斷貫索曾從東海縛麒麟長竿此日抛香餌掣得金鰲有幾人

三脚驢生鬪角牛東西奔觸沒蹤繇從他露地憨眠去鼻孔無繩不用收

示曇頤侍者省親二首

烏窠拈起布毛吹大似空拳誑小兒汝莫隨他顛倒想老僧無法可傳持

父子恩親孰與齊卷衣別我數行啼到家莫負還山

。約折脚鐺兒要爾提

送修禪人

知識門庭似海深。輕包短策好參尋。千條山郭千條
。路一寸光陰一寸金

化鐘

大爐鞴裏翻身處。開口當知有賞音。多少師僧齊側
。耳聽渠號令震叢林

次韻題漁隱

江天空闊思悠悠。魚鼈浮沉逐水流。撥轉船頭東海
。上不妨重整釣鼇鉤

送貞侍者

鍾陵禪老到歐峰。入室求聞向上宗。我欲爲渠施正
。令床頭拄杖未開封

送空禪客

自家活計沒些些。撒出珍珠似土沙。老我貧無錐可
。卓棒頭有眼辨龍蛇

息心齋

盡斷萬緣忘物我。頓空三際絶名模。夜明簾外泥牛
。吼覺海波瀾徹底枯

送愈藏主

龜毛拈向眼中栽。惹得旁觀笑滿腮。此去有人伸借
。問莫言親見徑山來

析明覺大師迷悟相返四首

霏霏梅雨洒危層。孤坐寥寥萬慮澄。門逕草深人跡
。少床頭閑却一枝藤

五月山房冷似氷。紅塵市上鬧轟騰。利名心識都消
。歇徹底淸閑物外僧

莫謂乾坤乖大信。函蓋無私悉隨順。滄海桑田自變
。更法法不離心地印

未明心地是炎蒸。明得依然似未曾。珍重遍參諸祖
。客將來總可續眞燈

送衡侍者

子也經年侍我旁。了無一語可傳揚。紙衣不用閑抄
。寫三十烏藤要斷當

送珚藏主

三呼領旨水洗水。一默酬僧空納空。拔却長年釘根

楖杖頭八面起清風

送正藏主

寶藏揭開何所有頭頭總是自家珍祖翁契券親收得儘可將來利濟人

次韻送輿藏主歸鍾山

繁輿永處那伽定道是無爲卽有爲歸去鍾山問端的老禪不語笑微微

示周普明居士

念佛無非念自心自心是佛莫他尋眼前林樹弁池沼晝夜還能演法音

賀澤天霖住智門二首

十年湖海飽咨參慣把龜毛拂子拈得座披衣當此日好弘法施播東南

白岩大坐驗來參本色鉗鎚要汝拈碁布叢林盡尊宿不知誰解作司南

用韻自述二首

佛也來時不放參德山白棓亦慵拈慚無機用堪施展掩室堆堆坐面南

老來無復事朝參綵筆曾經對　御拈叨沐　君王賜方服中官送出午門南

示胡覺堅居士

人人自己天眞佛晝夜六時常放光剔起眉毛親見得何勞特地禮西方

次韻答南湖方丈

崧月禪翁的骨孫南湖坐斷合推尊晨參暮請多禪侶箇箇當機廓頂門

送約首座

兜率宮中說法回青天白日鼓風雷幾多滯殼迷封者奇特商量滿面埃

贈振藏主

經頭一字無人識注脚徒然有許多誰把吹毛三尺劒當陽截斷葛藤窠

示道友

欲究禪家向上機披精進鎧奮全威智刀裂破無明網管取心空及第歸

示唐妙蓮道人

五濁界中難久住。茫茫劫海幾時枯。等閑一念空三
際。是則名爲女丈夫

古韶爲塤侍者作

太始希聲奏九成。會聞祥鳳舞虞庭。金春玉應三千
識。不是知音不易聽

次韻送敬侍者

烏窠未擧布毛先。開口分明落那邊。堪笑會通機不
密。眼睛打失髑髏前

送葉藏主

侍者參得禪了也。虛空昨夜笑哈哈。人人本有光明
藏。金鎖還將玉鑰開

贈中書記

荷負如來最上乘。百家異學亦兼能。看他佛印元書
記。續得雲門五世燈

瑞笋

靈芽初長祇園裏。終見參天發茂枝。不爲化龍頭角
露。丹山祥鳳欲來儀

送眞藏主

悟得分明用得眞。入門相見體循循。如來藏裏摩尼
寶。正眼看來亦是塵

山居十首

絕頂深居世念忘。更無佛法可商量。日高丈五眠方
起。一架薔薇花正香

松根石上坐堆堆。一片閑雲去又來。靈利師僧相過
少。柴門終日爲誰開

滿目雲山春寂寂。無言桃李晝酣酣。萬機直下都休
歇。此道何勞更指南

路入羊腸草拂腰。數間茅屋傍山椒。知心惟有天邊
月。幾度飛來伴寂寥

香篆煙消午睡醒。遠山入望碧層層。淸平世界無拘
束。一箇長行粥飯僧

身上氈毹布衲衣。青灰抖擻滿窓飛。門前小犬嘷嘷
吠。喜見山童負米歸

空階雨後獨徘徊。秋色蒼涼日影低。樵唱一聲來谷
口。竹雞飛上樹頭啼

處世心如臘月氷。住山自笑百無能。菜羹且莫熬油

羨留點堂前供佛燈

石室寥寥坐翠微江湖朋舊往來稀東南叢席多龍象知是何人唱祖機

閑居隨分度年華力荷先宗愧出家刮地朔風連夜起又看春色到梅花

秋日山中即事五首

飦罷山行折桂枝幽蘭移得向堦墀靑靑菜甲園中長白匾荳花開滿籬

羨菜無鹽懶去除化糧道者未還家一條百衲拈來看昨夜霜添瓦上花

老來棲息愛林泉垂手何心更入鄽試拂床根雙草屨天晴移晒屋檐前

黃葉飄風滿地秋山房終日冷湫湫爨夫鼻晚樵靑至摘得藤梨在擔頭

蕎麥花開曉日晴喚來童子聽叮嚀好將紫芋收歸了携取長鑱劚茯苓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七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八

門人 道哲等 編

詩五言八句

追和歸源老祖山謳四首

卜居傍深雲心心自知足鞿聰白晝長閑把禪經讀荒徑無人踪充飢多野蔌門外春草靑忘機有麋鹿

庭樹有佳色珍禽多好音渾然一片境了無差別心閑來常獨坐詩成還自吟窅窅松門路迢迢白雲深

山中住庵人本是方外客秋風一日高草衣寒索索靜聽流泉聲坐看松子落何來牧牛童袒膊露雙脚

長林悉凋落刮地霜風吹道人不出山終年無所知一心既空寂萬法將焉依海門明月上冷照枯松枝

贈珉藏主

見道能修道知恩合報恩大功原不宰妙斵了無痕剎剎神通藏塵塵智照門機先開活眼一句定乾坤

贈李古銘居士

在家能學佛齋戒誓終身欲證無爲果須除有漏因頭頭全妙用一一契天眞雖處塵勞界堪稱解脫人

示顯妙心道人

大道無方所。頭頭總現成。妄情纔頓息。覺性自圓明。
古鏡重磨瑩。真金百煉精。請看靈照女。千載振嘉聲。

送密禪人

潛行幷密用。要與古人同。理寂事俱寂。心空法亦空。
探玄須具眼。覓佛謾施功。的的吾宗旨。堂堂日用中。

送天禧馨知客

教觀與禪宗。緜來絕異同。心心無取捨。法法自融通。
實相原非相。真空亦不空。玻瓈輕托出。特地顯家風。

示葉居士

在家學佛人。古今知幾幾。悟得本來心。何須棄妻子。
湘西龐道原。河東裴公美。機語播禪林。芳名載僧史。

示翁居士

本性天真佛。堂堂日用中。已勤修道志。當進坐禪功。
觸處無妨礙。臨機有變通。心空能及第。應與老龐同。

雲居十首

雲居絕頂久矣荒蕪余領住持志圖興復於是躬
採畚插首剏茅廬以居焉然時事艱難立功未就
林泉勝絕藏拙是宜觸目寓懷遂成十偈示左右
云

絕頂雲深處。膺公舊隱基。自從經劫燒。便覺值時危。
草沒隈岩塔。藤纏臥路碑。開荒當 聖代。禪誦樂無
為

絕頂雲深處。生涯孰與論。牽蘿難補屋。夾樹易成門。
案潤塵偏積。爐寒火尚存。一聲山鵲唳。不覺又黃昏

絕頂雲深處。吾今誓卜居。草萊鋤不盡。薇蕨食無餘。
古砌崩頹久。虛堂結構初。廢興應有數。天意竟何如

絕頂雲深處。諸峰列作屏。風林春淅淅。煙樹曉冥冥。
鈍钁重安柄。長鎌始發硎。已成歸隱計。築圃傍柴扃

絕頂雲深處。何人伴寂寥。青山如可厭。白日也難消。
採藥登岩洞。看松倚石橋。自慚樗散質。無補 聖明
朝

絕頂雲深處。安居愜素心。紅塵飛不到。綠樹自成陰。
好鳥鳴當戶。異花開滿林。客從方外至。曳杖碧溪潯

絕頂雲深處。憑誰話此宗。獨芟堦下草。閒撫石邊松。
寒暑三條衲。乾坤七尺筇。上堂藜[illegible]熟。童子恰鳴鐘

絕頂雲深處。禪房靜更幽。猿啼淸夜月。鴈過碧天秋。
霜果香堪摘。寒杉翠欲流。從來人跡少。何用息交游」
絕頂雲深處。長年事若何。一心無住著。萬念盡消磨。
自喜逢迎少。誰言寂寞多。充飢有黃獨。那復下煙蘿」
絕頂雲深處。丹青寫不成。溪光晴轉好。泉溜夜偏淸。
但得山中趣。寧圖世上名。小牕寒月白。梅影一枝橫

讚

觀音

啓圓通門。現比丘相。妙應無方。眞慈無量。全身墮在
草窠中。獨有善財能近傍

手持如意輪。仰觀天上月。圓通門大開。三世一切說

魚籃觀音

錦鱗鮮活出潮新。赤手提來走市廛。貴賤隨時無定
價。相逢不是當行人

布袋和尙

布袋橫拖走市廛。逢人要覓一文錢。只知追逐小兒、
戲。忘却上方兜率天

朝陽補破衲

切切用針錐工夫要細密。這回補不完。孤負天邊日

對月了殘經

手中一卷經。天上一輪月。了了在目前。明明向誰說

應供羅漢

一隊垜根漢。長年何所爲。神通雖變現。佛法欠傳持。
我欲生按過。未免費鍼錐。捏怪有時盡。誰能說得伊」
久向天台靜打眠。有何忙事出山來。只知度海邅齋
去不覺從前滿面埃

跨牛羅漢

手持經卷跨犀牛。知是何來老比丘。便恁麼隨芳草
去。還家只合早回頭

達磨祖師

當門齒缺兩眉麤。個是單傳碧眼胡。出語不教天子
契。渡江空費一莖蘆

六代祖師

遠來東土爲初祖。教外何曾有別傳。冷坐九年無折
合。獨携隻履返西天
覓心不得安心竟。鼻孔無端失半邊。三拜起來依位

立少林衣鉢是渠傳

皖公山裏獨潛光聲跡都盧與世忘勾引沙彌來問法始終猶是不相當

三度固辭天子詔一生只合住山中如何却有閑情緒直上牛頭接懶融

只個周家七歲兒從前揑怪更誰知解言有姓非常姓腦後分明欠一錐

菩提非樹鏡非臺開口那知是禍胎傳得衣盂將底用三更月下離黃梅

懶瓚禪師

布衣穿結鬢毛斑天子呼他不下山惹得虛名垂後世只因分芋俗人飡

虎丘老祖

睡虎眈眈世所誇堆雲觸著是寃家秖應肉醉空山裏更不入前露爪牙

三笑圖

天子呼他不出山送人却過虎溪灣信知陶陸非常士千載風流一笑間

高峯和尚

天目山中立死關話頭從此落人間青松樹下磐陀石凛凛高風孰可攀

中峰和尚

幻住菴居老作家頂門眼正辨龍蛇看他開口爲人處嚼碎虛空不吐柤

千岩和尚

伏龍山上無明叟曾向獅岩落膝來死欵活供猶傑斗至今平地起風雷

太宗和尚 普慶振長老請

早歷諸方門曾不循途轍豎起硬脊梁一條生鐵橛泊到紫籜峰平地遭一攧打失雙眼睛寃屈訴誰雪鴈宕掃寒雲龍湫弄明月兩處立牢關機用與人別威風凛凛振叢林師子教兒迷子訣

古鼎和尚 太平慧長老請

披忍辱鎧豎精進幢三關不立群魔自降德尊位重理勝言龐晚居徑塢名聞異邦揭示妙明心地印倒流東海入西江

止菴和尚半身

一提鉗斧。六坐覺場。道傳正續。名動諸方。駕慈航暫遊笠澤。懸慧日久駐錢塘。龍淵之龍。奮迅鳳臺之鳳翱翔。既攄誠而闡大教。爰垂手以鰲頭綱。全身雖不露。遍界覓能藏。百千三昧毫端現。四海叢林話轉長

松隱和尚 即唯菴也

松筠標格。玉雪精神。德尊緇衲。名重縉紳。大用全彰地。澄潭印月。真機普應也。枯木同春。等慈及物。隨處接人。獅子岩前拋鐵網。華亭江上捉麒麟

覺源和尚

神機落落。慧辯滔滔。氣吞佛祖。目視雲霄。振化風於千里。馳聲譽於兩朝。傳持不謬。舉措堪褒。使王福中頂禮。而心服。亦猶馬師之於龐老。藥山之於李翱。嗚呼。芥室之門賴有此老。則西丘法道未甚寂寥也

自讚

面冷於鐵。心死若灰。無禪可說。有口慵開。 奉天殿前應 召。曾坐凌霄峰頂。承 旨。卻來跛跛挈挈。癡癡呆呆。殃害叢林。個瞎禿老。拳要築禪人腮

龍潭住長老請

本是浙東僧。來作江西客。開口要罵人。到處攔著腳。破沙盆不解提持。鐵酸餡徒勞咬嚼。獨坐歐峯巔門庭何冷落。龜毛綱布百千重。擬打天邊金鸑鷟

同安粲長老請

頭如木杓。眼似銅鈴。少得人愛。多得人憎。禪不參。剛要舉話字。不識。亂解看經。截斷松源之正續。撲滅芥室之真燈。為人無準的。住院沒規繩。千峰頂上恣騰騰。萬里乾坤一衲僧

童嶺德長老請

德無可稱。才不足取。大坐兜床。橫揮麈尾。形模似箇師僧。說話沒些義理。掣風掣顛。嗜嗔嗜喜。拈生苕帚。掃開歐阜之雲。提破沙盆。舀盡龍淵之水。知之者謂其本分有餘。不知者謂其腹空無比。或西或東。乍被乍此。腳踏金船。海月高。鄱陽湖上清風起

天龍善長老請

平生要說拍盲禪。掘地如何覓得天。三處住山貧徹骨。了無衣鉢與人傳

乘藏主請

承　恩金闕奉　天威。五髻峯頭唱祖機。老去貧無錐可卓。摩挲兩眼看雲飛

跋

跋無準和尚詩

正續老人。傳宗說法之暇。以詩辭翰墨。爲游戲三昧。故其片言隻字。流落人間。得之者。不啻隋珠卞璧。今善世撫侍者。寶此眞蹟。出以示余。請著語于後。因謂之曰。話到夜闌山月吐。又騎白鹿入深雲。切忌便作詩會。汝爲直下子孫。要見此老用處。更須高著眼始得

跋中峰和尚墨蹟

幻住老人。法性寬波瀾闊。肆口而說。信筆而書。莫非揭示生佛已前一段奇特大事。今觀所與阿塔輪夫人法語。以無礙辯才。發明法華奧旨。可謂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雖然。若約衲僧門下。猶欠勦絕在。悟藏主寶此遺墨。且道。予作是說。畢竟意在於何

吳門兜率園比丘明聞閱

呆菴莊禪師語錄終

塔銘有序

皇明紀元永樂之元年十月廿有三日癸酉。我徑山第六十代住持呆菴莊禪師。示疾卒于不動軒之正寢。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五。其徒曇頤等。能遵治命。自殮殯以至於荼毗窆穸。中禮無違。越明年。予繼領寺事。視篆之初。觀其遺規。井井寺衆。雍雍凡所作爲。皆有條而不紊。東西列序。各職其職。顧予衰耄。承乏居位。率由舊章。蕭規曹隨。克守唯謹。既而頤以師塔未銘。狀其行實。請予銘之。予義不可辭。乃按狀。掇其大槩。而直書之。禪師諱普莊。字敬中。呆菴則其別號也。族系台仙居之袁氏。世襲儒業。母王氏。誕師之夕。夢梵僧入室。以元至正七年丙戌八月十二日生。晬歲岐嶷穎異。不類常兒。善本夙習。厭絕葷茹。甫八歲。負笈入鄉校。授以詩書經。耳成誦。恒愛靜獨兀若有思。如癡。自訟曰。讀書明理。處世法也。學出世法。固所願焉。年十二。白父母求出家。父母雖珍愛之。終莫能奪其志。會族之叔父有從釋者來歸。遂携至鄞左菴艮禪師居

天童法席甚旺見而錄之明年己亥薙髮受具服
勞參侍久之不契辭抵郡城之天寧時了堂一和
尚提破沙盆話勘辨來機師徑趨丈室堂曰何來
對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對曰正爲生
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坐具作摵勢堂
曰敢這裏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堂室中舉庭前栢
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掌之豁然有省遂容入
室朝夕決擇爰臻閫奧未幾歸候左菴菴察其機
警異常命典藏鑰無何而堂移幢天童師喜形聲
色執勤愈謹洪武丁巳有
旨命天下僧徒講習心經楞伽金剛三經性原禪師
明公住持鎮江金山延師講授啓發學徒剖釋經
義深契機理聽衆厭服聲價藉甚明年戊午客寓
天界全室滿菴二大老位望尊重師與抗衡論辯
機鋒窮徹底蘊歎賞無已以爲親得暮翁骨髓臨
濟正宗良有託矣又明年己未起師出世撫州北
禪開堂之日闡恩瓣香爇爲了堂推拂之下發部
振家聲自傾向慨惟古寺屋老僧殘急於事功興

舉廢墜殿堂像設廊廡鐘魚構治塗飾百凡維新
遷主雲居先是寺廢既久名存實亡師領薦之日
誓於舊址縛茅聚衆興復是圖全室叟聞而壯之
曰眞本色住山人也居僅五載募施經營奔走衆
工寺宇落就鯨鼉震吼金碧翬飛大闡玄機江右
獨步二十六年癸酉之春
詔徵天下高行沙門師與舉首對揚稱
旨允愜
皇情是年秋函
命至廬山祭祀立碑感格聖靈騰光現瑞神燈映射
祥靄氤氳碑壇下上遶眩萬目陪祀官僚僧道士
庶稽顙歸依同聲讚歎禮成復
命喜動堯眉賜衣一襲褒錫甚隆是冬得
旨升住徑山寺爲海內禪宗首刹俾師居之所以致
崇極於師道也師既戾止培植教基恢弘道本繼
前烈之光焰級後進之階梯殿壁湧海嚴之觀音
樓鐘範梟氏之鉅器創菴中峯見祖燈之有續散
田原佃免官租之徵追摩衲綵袱之賜道懷

親王解帶留衣之機交傾名宦三宗讓德四衆宅心
位尊一代龍□□謂備至耳矣於戲教阽叔運道
輟宗工遺言□□溘爾順寂七日闍維煙燄所至
設利燁煜□□數珠出灰燼□□□□壞遺骨塔
于寺□□霄之陽門徒弟子□□□竣相向悽楚
有言于衆曰師入大定吾徒□□載瞻載慕惟此
塔婆而已首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弟子若干人其
說法三會語錄若干卷並傳焉然不銘石以表之
其何以昭示永久於是請銘銘曰

巍乎天台　上應列宿　磅礴扶輿　鍾奇毓秀
篤生偉人　禪林領袖　翊世扶民　邦家陰佑
了堂恕中　同出台岫　難弟難兄　更唱迭奏
元季宗工　道德實茂　維呆菴師　幼而鶱鷇
師資稔緣　遇于古鄮　太白天寧　心法密授
匡徒西江　時緣輻湊　所至成績　宏規復舊
律已峭嚴　訓徒善誘　聲譽日隆　海內馳驟
詔徵高僧　褎然舉首　對揚契機　寵錫斯厚
命居徑山　如登靈鷲　法雨沛滂　霑漑羣有
□□□□　忽覯白晝　化權既□　□□□仆
雙徑□峰　嗥狷躑狖　□□□□　一木詎□
於戲哲人　□□□□　銘石堂隅　□□□□



密雲禪師語錄

明・密雲圓悟 撰
山翁道忞 編



密雲禪師語錄序

達磨受西天般若多羅密印六傳而至曹溪曹溪之後分爲二枝而臨濟之兒孫獨盛臨濟之後又分爲二枝而楊岐之兒孫獨盛蓋臨寺受慈明遥記與黄檗之記臨濟正同故禪道獨爲天下冠今之所傳臨濟派者則皆系出於圓悟勤之子虎丘隆者也虎丘之子天童華知見高邁大慧嘗作偈特稱之天童華傳天童傑傑傳破庵先先傳無準範範傳雪巖欽欽傳高峰妙妙傳中峰本本傳千巖長長傳萬峰蔚蔚傳寳藏持持傳東明昰昰傳海舟慈慈傳寳峰瑄瑄

傳天奇瑞瑞傳絕學聰聰傳月心寳寳傳禹門傳禹門嫡子是爲今天童圓悟大師大師之望前圓悟勤公凡二十世其望臨濟則三十世而望達磨則四十世也天童居大海之東山川環擁當年之坐道場說法者八十餘員大率皆臨濟之裔也庚午之春余在武林偕舍偶見大師語錄一編始知臨濟宗風至今未墜修書致敬請師說法太白山中即天童華禪師故址也棒喝交馳學者無開口處莫不望風而靡以爲臨濟再來也大師操履巖峻有古尊宿之風行解相應與末世之狂禪逈別余嘗覩其用處縱奪自繇

舜叶一言蓋大器也其所從來者異矣與般若多羅之密印中興臨濟之道於今時正令全提[illegible]十方世界至矣哉

崇禎壬申歲三月朔日弟子黄端伯稽首和南撰

密雲老和尚語錄序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謂之教外別傳𫉬盡四十
九年葛藤獨拈花一則鋸解不破斧劈不開𫉬爲密
雲老人語錄緇素凡〳 奉之如夏圭璋拱之蓋古尊
宿當陽提令各據勝場有如龍吟虎嘯有如閃電轟
雷有如千仞鳳翔有如百川鯨吸有如孤松嶽立有
如萬派聲銷非不旗鼓一代俎豆千秋總不如老人
咄咄論實單單據本不鋪文彩不通意解直下勦絕
窠臼斷人命根或與當頭搁攔胸擒或與驀面唾劈
吞捜祕體提持未肯有一法與人毎居恆示璧伊問

訊時我低頭伊禮拜時我合掌半勳還八兩二五得
一十彼自無瘡勿傷之爾老人出世晚歷年多利人
廣自禹門至天童返通玄踞座六大剎金粟稱最盛
金粟爲予捨身命處予侍金粟凡七閱春秋迨冬制
有放出一群猛虎句喜可知巳雲初法裔如林如藪
振濟宗者皆出自金粟卽今費隱和尚繼席弘揚不
改父道宗門仰之金粟其薪傳地也蓋老人極慈悲
是極惡辣極惡辣是極慈悲杖頭所指十方跣象航
海梯山纔動齒牙遐邇競布則謂是老人語錄老人
何有哉費和尚重加考定法今垂後命璧董較讐因

敘述如此絕不敢作綺語[illegible]
罪過
弘光元年歲次乙酉清和既望弟子明[illegible]
頓首撰

密雲禪師語錄目錄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如學編

住直隸常州龍池山禹門禪院語錄

萬曆丁巳歲四月望日衆請上堂師至法座前指云堂堂坐斷千差路卓卓分明絕去來喝一喝顧視大衆云還見麽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豎窮三際橫徧十方爇向爐中供養

本師釋迦牟尼佛幷及十方諸佛歷代祖師普同供養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明歷歷上拄天下拄地爇向爐中端為祝延

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天下太平萬民樂業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名不得狀不得自從親遭毒手今日對衆拈出爇向爐中單為供養卽此禹門堂上傳曹溪正脉三十三世幻有老人用酬法乳之恩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舉拂子召云大衆見麽只此拂子已刺破釋迦老子眼睛了也衆中莫有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者向金不傳金處道將一句來良久云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坐當軒孰敢窺擊拂云若向這裡領略得去便請歸家穩坐又烏用百日為限尅期取證脫或未然更聽葛藤復

擧拂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禹門院裡上堂四大部洲打鼓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道蓑衣箬笠向甚麼處着有知着落處者出來對衆通個消息若也未知恰是開眼瞌睡禹門如此告報莫有不甘底衲僧脊性出來把脚拽下座前攔趯一頓其助無爲之化寧不謂之好事者哉又良久云原來一隊郎當漢雖然如是逢人切莫錯舉擲下拂子

復舉波斯匿王問佛云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

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今日忽有人問禹門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卽向道一個鼻頭兩孔出氣是名一義亦名二義大衆不勞久立伏惟珍重拍膝下座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上堂豎拂子召大衆云還知麼還見麼若也未知未見悟上座枉直作曲打個之遶與諸人說破何故悟上座出身本非他邦與土之人卽本邑南嶽山中一介樵夫耳況因在俗家寒未嘗讀儒書經史脫塵年

晩又不曾備歷講筵既然如是卽今出頭來作甚麼蓋爲我幻有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且如何是不了底公案又呈拂子云者便是老人使不了底於辛亥春二月三日擊鼓集衆於此堂上付與悟上座當時堅執不受既不曾受復呈拂子云且道卽今者個從甚麼處得來衆中莫有知來處者麼若也知得受用無窮不從人得所以道向上一路繇來千聖不傳放下便休是諸人元初本分設或未然且引受戒者向前爲伊付戒下座

上堂舉高峰和尚云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

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簡點得出者參學事畢師云高峰之句不妨奇怪只是不經簡點今日禹門亦有四句饑餐渴飲閒坐困眠此四句內亦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簡點得出者來方丈通個消息下座

上堂若論此事畢竟直不藏曲經云不曲成謂面赤不如語直禹門看來卽也不然若教不曲語直不如面赤良久召衆云還會麼不見道心不負人面無慚色遂湧身震威一喝下座

上堂舉盤山和尚示衆云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光非炤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徑山杲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師驀拈拄杖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甚麼處擲下拄杖云具眼者辨取下座

上堂若據者個事正如青天白日充塞圓滿直是無人迴避得亦無遮障得且道既無迴避無遮障因甚等閒問着十人五雙不知去處喝一喝云只為分明極反令所得遲復舉龐居士一日在茅屋裡坐次驀

云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易如下眠床腳踏地女靈炤云也不難也不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師云悟上座適來方丈裡坐也不曾有十石油麻樹上攤亦不見有什麼難下了藤床來登壂但覺牽筋動骨又何曾見有什麼易難易且置只如靈炤道百草頭上祖師意衆兄弟又作麼生遂舉起拂子云者個便是百草頭且如何是祖師意擲下云急着眼覷下座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若知大道真體個個成佛作祖以手捶胸云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喝一喝下座

上堂四月十五日已過去六月十五日猶未來過去與未來以拄杖丨云都從者裡剖復以拄杖㊥云若於此識得根源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識不得是不知痛癢的死漢莫怪悟上座造口業壓良為賤擲下拄杖復舉德山初出蜀於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云什麼文字山云青龍疏鈔婆云講何經山云金剛經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

個心山無語師云我若作德山只向道山僧肚饑揀大者快搬來使者婆子直得手忙腳亂打發不及及至搬來時肩擔便行管教者婆子疑殺行腳衲僧別有長處下座

上堂擬欲參禪圖脫生死已錯了也不擬參禪圖脫生死又錯了也敢問衆兄弟合作麼生得不錯去咄泊合停囚長智便下座

普請採茶上堂舉溈山摘茶次謂仰山云終日摘茶秖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溈云子秖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未審和尚如何溈良久仰云和尚秖得

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潙山大似自昧兼體用意分二路致令後人失慕禹門這裡體用本無二致且作麼生是體用一致底旨舉手云普請衆兄弟採茶去

上堂禪不在參道不須悟直下了然超佛越祖驀拈拄杖云即今莫有超佛越祖者麼卓拄杖云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擲拄杖云爲什麼如此撫掌云者裡放過即不可便下座

上堂法華經云密雲彌布一雨普施遂舉起拂子云密雲彌布也以拂子左右灑云一雨普施也衆兄弟還見麼復云衆兄弟具有兩隻眼決定見既已見矣

現前若僧若俗若長若幼各各眼開心悟則不被諸塵所惑故曰隨其根性各得生長此乃覺安師弟適來到方丈要悟上座上堂普施法雨底意旨復舉德山和尚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云若是孟八郎漢便恁麼領略得去便見賓即始終賓主即始終主主家無賓家底道理賓家無主家底道理賓主不交參彼彼無前後雖然如是須知平地上死人無數灼然出得荊棘林是好手驀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舉起云者是悟上座拄杖子作麼生是衆兄弟拄杖子良久度侍者云悟上座失利下座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今朝七月六日無論一葉落不落而天下秋衆兄弟已備知矣舉起拂子云一塵起也且作麼生是大地收底道理擲下云若知撲落非他物始見縱橫不是塵下座

解制上堂百日禪期正如畫地爲牢秖要諸人知個分曉若也知得分曉便知四月十五日結制本非結今朝七月十五日解制亦非解既非結又非解且畢竟四月十五到今朝七月十五者是個甚麼若有分曉得者出來通個消息良久云若一總未分曉無奈

漆桶不快何下座

上堂舉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女不出定佛云假使百千文殊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出此女定罔明即於女前鳴指一下女子從定而出師云且道文殊大士用處與罔明大士用處一般因甚女子不出定又若罔明

大士與文殊大士用處若一般因甚女子却出定衆
兄弟還知二大士併女子落處麼顧視左右云有利
無利不離行市放過一着落在第二下座
上堂豎起拂子云衆兄弟見麼過去諸佛現在諸佛
未來諸佛謾向惜上座拂子頭上聚頭打葛藤道凡
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若也放
開從教口勞舌費若也把住擊禪床云不消一擊復
豎起云還見麼擲拂子下座
歲旦上堂舊年是新年舊新年是舊年新新年與舊
年有口也難中所謂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

人與質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乃顧視大衆
喝一喝下座
結制上堂今日禹門院裡結制須與衆兄弟一議不
用衆兄弟參禪不用衆兄弟會理單單不用瞌睡若
也瞌睡一棒打出骨髓莫言不道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舉洞山云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
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禹門又却不然禹門今日解制
兄弟東去西去蕩拈拄杖云逢人切莫錯舉擲拄杖
喝一喝下座
因雪上堂昨日青山今朝白雪衆兄弟好消息野鹿

行人步步成跡惟有掛角羚羊絕氣息從來獵犬難
尋覓高着眼始得便下座
上堂人人本具個個不無不是聖賢了事凡夫且事
又作麼生了舉起拂子云不喚作拂子便了取好不
喚作拂子便了又喚作什麼作事以拂子擊香几云惺
惺底惺惺瞌睡底瞌睡然喚作惺惺瞌睡依舊無本
可據喝一喝云老僧據本去也便下座
端午上堂舉徑山大慧杲和尚云今朝又是五月五
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着桃符神雙手擒胸問兜
苦我笑巖師祖道大慧大似少個崇女向背人自目

見神見鬼笑巖即不然今朝正是五月五天從地
風從虎山僧要與十方現前諸大聖凡賢個個信手
拈來百草頭甜者甜兮苦者苦引拄杖云驀然突出
者一條穿過從上諸佛祖是你現前諸人自條具有
爲甚少這一個衆中有個兒義勇爲漢憤性出來道
老和尚切莫寐語若論這一個故道現前人人不欠
半分毫放下拄杖笑云汝竟不知尖上更加尖堆上
重添土大衆還知二大老落處麼若也未知擔上堂
分明爲諸人說破徑山不下爲人了師祖能開不分
宗雖然如是不肖兒孫向尖上加尖堆上添土去也

遂以拄杖架肩云榔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
去下座
上堂今朝五月十五幸足黃梅時雨東家雙手扶犁
西舍揷秧入土孟八郎漢便恁麼去墮在時人窠臼
更作佛法論量坐在葛藤窠裡有人道得出身句却
來悟上座手裡請棒喫雖然如是有一事可疑却疑
當初雲門大師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
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元來只是饅頭大小雲門大
似病眼見空花向聲色裡作活計引得後代兒孫鑽
龜打瓦妄生穿鑿道見胡餅不喚作饅頭即觸任在

胡餅上便成了境不得謂之明心若見胡餅便喚作
饅頭饅頭喻心胡餅喻境不即不離即境即心故謂
之見色明心悟上座道若如此商量要見他雲門老
子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殊不知雲門老賊放去
較危收來太速纔擬議時便換却汝眼睛今日長明
覺姪做新麥麵饅頭供佛并供大衆悟上座借花獻
佛普請大衆喫飽了放下手來恰是東瓜直儱侗且
道悟上座告報與古人相去多少還知麼還佛若無
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久立珍重下座
普請上堂振衆兄弟擔了飯米來伴悟上座各各討

明巳躬事不該動靜然而俗諺有之曰有例不可滅
無例不可置如百丈大智禪師創叢林立規矩有普
請例及諸家語錄亦有普請說所謂作則均其勞飯
則同其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應
當閒致令古風彫喪法門澹薄無他蓋王者不舉之
故也乃云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竄所以爲大道所
以爲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畏刀避箭躱
懶偸閒不足爲伴雖然恰有個驗處以何爲驗舉手
鼓掌云打鼓普請看
上堂今日陞座爲通如法姪乞老僧上堂說第一句

老僧不覺失笑殊不知第一句乃古人之方便耳若
執第一句爲實則達磨單傳之旨撲地了也又不知
未作意時分明覿體現前纔擬心來乞說時腳跟下
巳蹉過了直饒恁麼見得領略得巳是言中取則句
裡承當落在第二句了也所謂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且作麼生是不承言不滯句者還委悉麼不知誰是
個中人獨自出頭天外舉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因天平從漪禪師行腳
時到叅次乃云莫道會佛法覓個舉話底人也無一
日漪在法堂前徐步經行院見乃召云從漪漪舉頭

院云錯滴進前兩三步院又云錯滴近前院云適來者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滴云是從滴錯院云錯復云上座且在這裡過夏待共商量者兩錯滴不肯憤然而去我笑巖師翁爲衆舉了云諸禪者天平恁麼也不無見處爲什麼被西院連下兩錯進前無路退後無門只者個便是古今行脚稱禪客空抱膏肓底樣子也當時西院云適來者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却好道個錯雖乃將錯就錯要且捄得一半亦不辱行脚之事却云是從滴錯太煞不喞𠺕[illegible]盧逐墮自納敗闕乃視左右云如今者裡平平妥妥無絲

毫差祇山僧忽下兩個錯云錯錯汝等道者兩錯是山僧錯是諸上座錯一僧出云錯乃打一拂子云適來救得孩兒解罵翁悟上座這裡又不然何故諸兄弟又不曾道莫道會佛法覓個舉話底人也無悟上座也不曾召衆兄弟也不曾道個錯既不曾道個錯且更商量什麼即得遂擲拄杖下座一齊打散歸方丈

立秋上堂諺云朝立秋陰颼颼暮立秋熱殺秋此中大有好消息所謂治世語言與實相不相違背只是世間人未曾一箇點[illegible]箇點就要會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有甚麼難衆中有曾箇點其中消息者試出分明說看一總未曾悟上座試爲箇點朝暮且置不知喚什麼作秋却說陰颼颼熱殺秋還知麼不見道不因夜來鷹爭見海門秋拍香几下座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盡大地人都道今朝七月一敢問衆兄弟作麼生舉若也舉得盡大地人性命與現前性命無二無別若舉不得未免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復舉當初唐貞觀時有龐居士特入深山訪問石頭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頭以手掩其口居士當下悟旨述偈云有男

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且無生話又作麼生說衆中有善說者出來說了散去無則悟上座略爲頌出無生之話許誰知子女團圞未語時欲會其中消息旨人人鼻直大頭垂下座

上堂悟上座妄談般若未死舌頭先壞死後定墮拔舌犁耕衆兄弟有相救者出來試救看良久云無則悟上座只得自作自受去也 [illegible]

上堂忽雨忽晴天道變化物遂其生舉起拂子云唯有者個自古至今不屬雨晴且道屬個甚麼與侍者云懸於方丈內異日指他人下座

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道月半衲僧事如何直截當自看下座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若是未舉先知底衲僧自有出身路子即今衆中莫有未舉先知善出身者麽良久云直饒有也跳不出復舉生公話畢云當初生公有佛法要說無人聽所以費力搬石頭排立以爲聽衆爲伊說佛法其石自點頭直到如今成話柄前日君陽居士寫個帖子來謂效石點頭殊不知悟上座無佛法說以故不曾費力搬石排立耳且道旣無佛法說不知今日到者裡來效個甚

麽遂召云君陽君陽還會麽若也未會待汝點頭時與你說破下座

上堂以拄杖卓立云楞嚴經謂如人以表表爲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旣混心應雜亂舉起召衆云還知釋迦老子立地處麽直饒知得釋迦老子立地處切莫向禹門門下過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擲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驀拈拄杖卓云者裡是甚麽所在說心說佛說智說道說是說不是和聲擲下云爭如這木上座只顧亂喊亂跳喝一喝下座

上堂縱然正月初一不覺二月十五光陰迅速催遷日月如同電火竪起拂子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擊拂子云衆兄弟休莽鹵擲拂子下座云叅

上堂古人道若論此事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驀拈拄杖卓云者裡是甚麽所在說多說少說說說不說舉起拄杖云是多耶是少耶是說耶是不說耶政當恁麽時諸人還委悉也無若委悉去獨步大方橫行天下如未委悉不煩久立便下座

歲朝連雪上堂連日雪紛紛山河一色吞天開銀世界別是一乾坤衆兄弟還會麽當恁麽時正是古人

所謂三十年前未得個入處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三十年後得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是個大地平沉底時節且憑個什麽得恁麽地良久云世出世間窮徹底常樂我淨獨爲尊下座

上堂今朝正是正月七世上相傳是人日可憐大夢未惺人却見陰晴起嗔悦令人轉憶老雲門解道日日是好日衆兄弟還知雲門老子落處麽良久云秖是不分皂白底漆桶復云日日好日當下心息本無孔竅寧容情測各各珍重不煩久立下座

上堂若論此事擬心則差强言則隔覿面分付学人

委悉遂展手云分付了也衆兄弟還委悉麼若委悉
者出來對衆道個消息良久云若未委悉急須珍重
便下座
幻有和尚忌辰拈香云當時巴陵爲雲門大師設忌
有三轉語高峰爲雪巖和尚設忌單單只有一句悟
上座今日爲幻有老人設忌一句也無何以舉起香
云者是一句耶是三句耶揷香云逢人切莫錯舉
上堂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
千聖不然徑山道向上一路熱盌鳴聲老僧道向上
一路踏破草鞋便下座

上堂教中道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衆兄弟還知
釋迦老子立地處麼若也知得從教偏界分身說若
未知悟上座不免更資一路舉起拂云者是放底光
明且如何是實相義擲下云急着眼覷便下座
佛誕上堂呪聲一發獨稱尊引得兒孫惡不淋不是
與人難共任大端緇素要分明便下座
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謹白參玄人光陰莫
虛度且作麼生是不虛度底光陰記得小時騎竹馬
看看又是白頭翁下座
上堂今[illegible]正是五月一爲衆分明重剖析昔日雲門

老古錐却道日日是好日是又是別又別汝諸人瞥
不瞥龐公不昧本來身衲僧正眼頂門裂喝一喝下
座
上堂古者道一喝不作一喝用遂喝一喝云且道悟
上座一喝與古人相去多少莫有端的者試端的看
良久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六月日頭眞個熱赤肉團邊如火逼試問現前
衆弟兄無位眞人徹未徹若也已徹向無陰陽地上
竪去橫來若也未徹未免來日熱如今日下座
上堂舉洞山云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

處去石霜聞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又有老宿云直
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驀拈拄杖云者一隊老
古錐將謂發明本分却不知翻成分外以致後人向
東去西去千里萬里出門不出門是草非草處商量
禹門今日不惜手脚以拄杖畫一畫云爲汝諸人一
時畫斷令汝等個個如大象王縱步自歸人人如眞
師子奮起全威哮吼一聲師子兒聞咸皆聳鋭衆中
有恁麼人麼良久云如無悟上座自行此令去也震
威一喝擲拄杖下座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

昔如忘忽憶竪起拂子云正當恁麼時是什麼時節
復云直下來也急着眼覷擲拂子下座
上堂不陞座竚於座前云老僧氣喘不能說話遂咳
嗽吐痰于地云衆兄弟試道看良久無有出者師以
脚抹却歸方丈
上堂若論此事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喝下鐵圍
山倒走一句當天八萬門句句自然絕滲漏趙州關
雲門普雪峰輥毬禾山打皷上來一隊老古錐看來
未解獅子吼汝諸人須抖擻轉身路子若能行處處
莫脊隨人後拶着翻身便咬伊始可入前開大口且

道禹門者裡用個什麼驀拈拄杖云一條拄杖黑如
漆是聖是凡劈脊摟喝一喝下座
上堂恁麼也不得道火何曾燒着口不恁麼也不得
嚼爛虛空牙齒出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石頭老子舌
無骨驀拈拄杖云恁麼也得放下云不恁麼也得復
拈拄杖擲下云恁麼不恁麼總得汝諸人還知禹門
落處麼便下座
上堂十方無壁四面無門中有一實任運縱橫便下
座
臘八上堂年年有個臘月八相傳世尊悟時節咸謂

如來覩明星誰知打失眼睛瞎諸人若欲辨端倪正
眼須從頂門發從茲突出普天輝將此深心奉塵刹
喝一喝云衆兄弟還見釋迦老子打破漆桶去處麼
便下座
辭衆上堂舉世尊一日陞座默然不語阿難白佛云
世尊何故不說法佛言會中有二比丘犯律儀故不
說法阿難以神通力觀是二比丘立擯出世尊還復
默然阿難又來白佛云是二比丘爲我擯出世尊何
故不說法佛言吾誓不爲二乘人說法便下座古德
拈云前箭猶輕後箭深師良久云者裡無人證明且

向別處尋討下座便行
浙江台州天台山通玄禪寺語錄
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昔日禹門堂
上曾已拈出今於通玄峰頂次回拈出供養先師幻
有和尚用酬法乳就座云若論此事本非行住坐卧
之相豈可結制定期爲限秖如今古叢林皆以九旬
禁足三月安居正眼看來正如畫地爲牢置人必死
之地雖然如是正恁麼時諸人向什麼處出氣若善
出者速速出來對衆出氣看良久云一總叅能且有
條攣條無條攣例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

箬性智與悟上座眉毛厮結到八月一日說破復舉開山第一代韶國師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只此一偈堪起吾宗師云殊不知滅汝宗者即此偈耳不見道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今日新通玄不免別開一路乃云通玄峰頂別是人間只緣不薦錯認青山遂喝一喝云還薦麽便下座

上堂今朝正是六月六猫兒狗兒皆沐浴通玄峰頂衆禪和個個渾身乾暴暴會即途中受用不會即世諦傳續且道傳續個什麽三十年後抱頭哭莫言老

僧不道參

天封寺僧南行同松江李居士請上堂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善財童子往南行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歷一百一十城彌勒閣前纔斂念不勞彈指便開扃諸人曾恁麽一回也無若也未然驀拈拄杖云今日通玄拄杖子竭力爲人作指南以拄杖左右指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裡看復舉龐居士初參石頭問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石頭以手掩其口士有省再參馬祖亦如前問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得其玄旨如有問通玄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向他道東海江頭李翁子且道與二老漢是同是別忽有個衲僧出來道者裡甚麽所在說同說別通玄道還我中心樹子來待伊眼目定動劈脊便棒喝一喝下座

上堂十五日巳前誰復重打筭十五日巳後孰肯定從容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透脫驀拈拄杖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卓一卓下座

上堂茲當六月廿五况是月輪明露本無雲翳覆藏爭奈時人不覩驀拈拄杖云若也覩自然超佛越祖便下座

上堂拈拄杖指云不得舉二惟舉一老僧拄杖爲竭力指示分明須薦取莫待將來驀頭楔喝一喝云天色時炎不煩久立便下座

萬年寺衆請上堂有一物明歷歷在目前人不識若也識參學畢驀拈拄杖云更不識當頭楔急須提休久立復舉韶國師示衆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這四句自古及今喜悅者多錯會不少今日老僧不惜唇皮下個註脚通玄峰頂大家在這裡不是人間錯下註脚心外無法通塞殺人滿目青山有眼如盲大衆還識韶國師麽便下座

解制上堂八月一日解制訖腰間包今頭上笠遍玄寺裡放門開行腳衲僧攙前出被人撥着要翻身切莫隨人穿却鼻復舉洞山云秋初夏末師云將謂忘却兄弟東去西去師云亂走作麼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云坐斷路頭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師云奴見婢慇懃又有云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云同坑無異土乃云這一隊老漢被老僧折倒了也汝諸人還知出身處也無若也知得日費斗金非分外脫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道月半半即背於圓圓定遂於半欲得兩相應分身兩處看噫一聲便下座

開爐上堂烹佛烹祖大爐鞴煆生煆死惡鉗鎚驀拈拄杖云若是超佛越祖出生逾死者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與遍玄拄杖子相見良久乃云今日十月十五今古謂之開爐老僧更指虛空是個爐子其中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凡有事物俱是煤炭世間僧俗男女一切人天皆在者個爐子裡苦樂逆順聲色逼惱晝夜煎熬生情取捨遂成輪轉謂之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唯有一門可出而復狹小故立戒謹恐

懼不覩不聞要知出路汝諸人還知出路麼時有僧出衆云出路即不問如何是火宅師云待汝出來與汝道僧無語師云還道得出底麼僧復無語師云汝道不得老僧爲汝諸人道去也云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便下座

冬至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驀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一切衆生被老僧拄杖一時穿却了也拈起也直教個個放光動地放下也直使人人無處出氣不拈不放時且道落在什麼處若是鐵眼銅睛漢直下覷透即見三世

諸佛此時成道此時說法此時度生亦見一切衆生此時輪迴此時日用於無陰陽地上好不資一毫醜不資一毫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政當恁麼時忽憶忽悟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到頭輸我惺惺者不在陰陽造化中喝一喝下座

上堂十五日已前追不及十五日已後取未得今朝正當十五日無孔鐵鎚當面擲復舉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師豎起拳云還見麼喝一喝云還聞麼聞見分明若喚作聲色入地獄如箭射一僧出衆云不喚作聲色喚作

恁麼師乃合掌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即如來
復云仲冬嚴寒不煩久立便下座
上堂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會則途中受用不會
則世諦流布便下座
歲旦上堂新年新月新日新時長老又披新法衣提
起衣云這個是衣如何是法放下衣云九九白百張
七道八孟春猶寒不得露骨喝一喝下座
上堂觸頭一着坐斷要津纔然側耳喪却家珍從來
佛法不順人情所以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
獅子兒下座

上堂新正三十日又五日喜日輪正當午晝夜明明
無間斷只因時人不解顧若解顧廓徹乾坤全體露
東西南北任縱橫那事應須沒差互所以道參玄人
莫虛度且如何是不虛度底光陰呵呵呵還見麼復
云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光陰本是非
他物青天白日笑吟吟便下座
上堂病骨尚未愈無已強扶節陞堂無法說坐斷通
玄峰乃拈拂子云只得借拂子為諸人通個消息豎
起云見麼敲香几云聞麼若見若聞正是逐色隨聲
漢不見不聞又是避色逃聲漢更若非見非聞又是

戲論相遣漢直須中間撤開兩頭截斷二邊灑落莫
中道不須安正當恁麼時獨脫一句作麼生道八角
磨盤空裡走下座
道侍者請上堂二月初十好個消息盡大地人踍跳
不出喝一喝云百年三萬六千日反覆元來是這賊
復喝一喝下座
因牙痛上堂舉雲門云佛法太煞有只是舌頭短覺
範云佛法太煞有只是牙齒痛我笑嚴師翁道牙且
幸不痛舌頭頗相稱只是無什麼佛法可說老僧今
日佛法有無舌頭長短俱不論單單只是牙痛若人

向牙痛處打破漆桶管教身病心病俱消生死涅槃
如夢下座
幻有和尚忌辰拈香云這老和尚昔日不來今日不
去然既不來又不去因甚一場特地為要大家知乃
拈香云還會麼一瓣栴檀一盞茶分明眼裡又添沙
便燒
深侍者請上堂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乃拈拄杖擊
香几云方便門開也復呈拄杖云真實相示也汝諸
人還見麼若也見得徹去便可以拄杖子作丈六金
身用復可以丈六金身作拄杖子用然後拄杖子踍

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汝等諸人切莫向古廟裡去縣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下座

上堂本來無物可評論未悟之人妄見分忽若進開頂門眼大地山河一口吞下座

立春上堂無影枝頭一點春可憐大地盡埋塵陳年宿債昨宵盡錯謂今朝又是新喝一喝云舉頭天外看誰是個般人復喝一喝下座

梵音請上堂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以拂子擊香几云不是世間音復鼓掌云不是世間音老僧叨叨咀咀鼓兩片皮不是世間音且道是什麼音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以腳打法座云還見麼便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作節時當穀雨農夫浸種拋秧蠶婦剪桑勤苦爾我林下人作麼生舉措驀拈拄杖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便下座

上堂鏡不自照刀不自割風不自涼火不自熱今日四月初一孟夏稍熱且道是何物若也識得天地日月森羅萬象無纖毫過患脫或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下座

佛誕上堂今朝正是四月八釋梵王宮生悉達低篤時人不知因年年枉遭惡水潑衆中若有知因者出來爲這老漢雪屈良久云若無雲門大師來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裡藏身大慧云雲門恁麼道只答得法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透法身句向他道蟭螟眼裡放夜市大蟲舌上打鞦韆師云通玄今日又且不然卻有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劈脊便棒縱使不會管教永劫不忘下座

久雨將晴雍乇臨行請上堂春雲欲開未開春雨欲息未息日頭欲出未出行人欲歇未歇爲甚如此只因途路不得力忽然雲開日出便是到家時節豎拂云還見麼若也見得徹去管教當下心息擲拂子下座

上堂通玄峰頂好個消息若人識得參學事畢喝一喝云不煩久立便下座

受嘉興金粟山請落板同衆赴上堂懸起也杲日當空放下也孤明歷歷不懸不放諸佛莫知鬼神莫測且待到奉行一句作麼生道九萬里鵬纔展翼百千

乎衡便翔翔下座
師到會稽曹山護生庵衆請上堂適來未陞座時已
爲諸人相見了而今陞座重爲諸人起模畫樣便乃
敗去猶較些子更待老僧鼓兩片皮掉三寸舌爲之
說法向句裡思量言中取則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
據驀拈拄杖架肩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
峰去便下座

寄雲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寄雲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法藏編

浙江嘉興金粟山廣慧禪寺語錄

天啓四年檀越蔡聯璧請於五月六日入院至山門
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新長老打破牢關一任
擊頭帶角舉杖云還見麼
佛殿云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正當恁麼時法柄
在阿誰手裡乃展坐具云遍覆三千及大千
土地堂云伽藍神叢林主一瓣香兩手舉便燒
祖師堂云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盡在這裡默默地商

量箇事今日一時提敗且道以何爲驗插香云以此
爲驗
衆請上堂師指法座云須彌燈王如來已爲諸人露
頭露面了也還見麼若也未然更須撥轉上頭行遂
陞座拈香云此瓣香端爲祝延
今上聖壽恭願萬邦歸聖化八表偃干戈次拈香云
此瓣香奉爲滿朝文武合國官僚本山護法遠近檀
那同明般若正因共證金剛種智復拈香云此瓣香
從無始刧東擲西拋忽於窮途半路收拾得來三回
拈出熱向爐中端爲供養荊溪龍池山禹門堂上傳

西溪正脉三十三代幻有先師用酬法乳遂歛衣敷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一槌粉碎了也還有鋸解不開底衲僧試出來對衆舉看良久云一衆既然恪慈山僧不免自作一場賣弄去也通玄峰頂聳壑昂霄金粟山頭十方坐斷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掀翻是非窠窟截斷生死根株三世諸佛開風結舌歷代祖師覿面蹉鋒一切衆生退身有分現前大衆自合知歸恁麼告報如將惡水驀頭澆汝諸人了也還知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去處也無設或未知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復舉法燈和尚云山僧早志本欲深棲岩竇隱遁過時柰緣先師有不了底公案出來爲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不了底公案燈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你殃及我師云山僧本志亦只如然秖緣人人有個現成公案出來相爲了却忽有個衲僧出來道既是現成公案因甚却要了驀拈拄杖打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下座

因衆强請上堂六月一日時當毒熱逼人壓座夾背汗出恁麼告報還信得及也無若信得及管教當下

心息若信未及各自反手摸取看是甚麼意旨喝一喝下座

觀生項居士請上堂若據老僧分上無甚麼說且舉孔子道未知生焉知死項居士必苦其旨雖然如是老僧翻案去也既同未知生焉知死亦合未知死焉知生試問居士即今孔聖人在什麼處若也道得許你名實相稱若道不得只是虛名而已士不由師拈拄杖卓云還知麼吾無隱乎爾復卓一卓下座

上堂八月中秋不寒不熱簡點將來識情難測翻笑寒山子有心似秋月世間多少人却認光影誰知明月下元是昔愁賊喝一喝復舉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師云釋迦老子到者裡恰是計窮力極轉身不得不肖兒孫爲伊出手去也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有人問我正好攔腮劈脊若知棒頭落處管教全體透徹何以脫體頓超知見外方名越格自繇人卓拄杖下座

上堂個事明明絕覆藏老僧有口難分析無柰時人不解薦眼睜睜地還如聾所以道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汝諸人識不識驀

拈拄杖云若不識拄杖子善甄別爲諸人更漏泄直須當頭點破管教棒棒見血喝一喝下座

衆請上堂師云老僧與你去至法堂衆擬作禮師云爲上堂了遂歸方丈

上堂五月五是端午九月九是重陽卽今却好個時節諸人不用別商量所以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雖然老僧更向註脚下添註脚三玄三要事難分自知較一半得意忘言道易親無者問心情一句明明該萬象眼花作甚麽重陽九日菊花新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十五日已前卽不問十五日已後是如何師云明日月漸虧進云明日後又如何師云三十日來與汝道進云卽今事作麽生師云速退速退乃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佛果云天寧卽不然如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老僧又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劈脊便棒且看古人恁麽道老僧恁麽行諸人還端的也無若也端的到方丈通個消息下座

三峰漢月叅請上堂示臨濟宗旨來源一僧出問如何是和尚惡水潑人師便打僧擬開口師直打出法堂云者便是臨濟宗旨復陞座云我禪門一事自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臨末稍頭於靈山會上拈花黙顧大衆時百萬人天皆不知落處惟迦葉尊者破顔微笑世尊云吾有清淨法眼不立文字付囑摩訶迦葉廣流傳化毋令斷絕謂之教外別傳至二十八祖到東震旦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日索門人各呈所見惟慧可大師只禮三拜歸位而立謂之得髓傳至六祖出南嶽青原二派有以言句疏通直指有以全機大用直指雖總爲直指言句直指令人多着意見蹉過直指之旨故南嶽受六祖密囑於言句中合機

用謂馬祖云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後人尚多以意解以牛喻心以車喻身卽如此解豈可謂單傳直指不見馬祖與百丈行次見一群野鴨子祖云甚麽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扭丈鼻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過去也丈乃有省丈再叅侍祖視繩床角拂子丈云卽此用離此用祖云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竪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舊處祖震威一喝丈乃悟旨後因黄蘗辭叅馬祖丈云馬師已過去了蘗問馬祖行日有何言句丈云老僧被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蘗乃吐舌丈

云了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且不識馬祖若承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故後臨濟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檗只棒三頓濟後出世唯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只貴單刀直入時漢月出衆禮拜起便喝師云好一喝月又喝師云你更試喝一喝看月禮拜歸衆師乃顧漢月復舉僧問古德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古德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古德云月落後來相見且道既是月落後又如何相見月便出法堂師便下座

開爐上堂大地分明一個爐看來渾是火柴頭老僧信手輕挑撥便解翻身動地流纔拈拄杖云還有恁麼人麼試出來𨁝跳看僧問海衆雲從慈霖天霔現躍飛騰則不問如何是驅雷掣電底句師便喝進云恁麼則金粟花開寶林果熟去也師又喝僧禮拜歸衆蔡居士問一拳打破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打破踢翻即不問如何是一拳一脚師云今日且放過你乃舉起拄杖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擲下拄杖云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舉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金粟境師云四野桑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金粟山頭望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擊鼓陞堂事若何師云瞻之仰之問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即今陞座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好與一棒進云過在什麼處師云猶嫌少在問金粟山頭密雲彌布大悲院裡法雨洪施爲甚麼地濕樹猶枯水深龍困伏師云汝試施設看僧以坐具作舞歸位師與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問教中道吾今爲汝保任此事保任則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打云棒頭有眼乃云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此事極分明問着皆擬測休擬測試看途中人頂傘田中人戴笠若擬測更參三生六十劫喝一喝下座

上堂有說皆成謗無言亦不容兩頭俱坐斷撒手出當中還有恁麼人麼速出來與金粟拄杖相見僧問鐘鼓丁東金相熿煌滿眼滿耳無覆無藏秖如聲色未萌覩聞莫及正恁麼時乞和尚通個消息師默然良久乃震威一喝進云人間四月春光盡金粟秋來菊正開長恨春歸無覓處誰知轉入此中來師云葛藤窠裡藏頭縮尾乃云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爭如臨濟小廝兒赤手全提白拈賊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末白椎前學人已問也請師即今答師打

云爲你答了也進云即今學人現問也請師向未白椎前答師打云爲你答了也進云學人即今總不恁麼問請師亦不恁麼答師打云爲你答了也進云蒼天蒼天師又打進云爭奈傍人有眼師連打三棒進云善知識難瞞師云休將惡水潑人乃云若論此事逼塞殺人直下一透便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都從個中出現乃至若天若人若僧若俗一切衆生盡向裡許流出但向一念未生前一提提得不被聲色籠罩玄妙知解轉變管教頭頭上全彰物物上獨露自然一處明去千處萬處光輝一機轉去

千機萬機透脫所以道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諳驀拈拄杖云且道龐老子在什麼處安身立命悟徹本來堅密身永證金剛無量壽卓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七月十五日盡十方僧自恣時地獄罪人乘此力鐵網鐵圍都解離驀拈拄杖云當恁麼時自恣一句作麼生道世出世間俱不顧楖栗橫擔信步行下座

上堂僧問學人擬渡龍門乞師一接師以拂子作釣勢僧擬再語師云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問從上宗乘本是一個鼻孔爲什麼後代分宗列派請師明示師云裂破舌頭進云如何是臨濟宗師云一棒打殺如何是雲門宗師云一喝便死如何是溈仰宗師云想你跳他圓相不出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待你死了活來道如何是法眼宗師舉起拂子云會麼進云五家宗派蒙師指未知和尚是誰宗師與當頭一棒云試爲老僧分析看乃云入門便見賓主歷然開眼便明萬彙齊現若向賓主歷然處會未免無名立名無相見相遂見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男是男女是女佛是佛祖是祖種種差殊若向萬彙齊現處見則天不是天地不是地山不是

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男不是男女不是女佛不是佛祖不是祖賓不是賓主不是主一道平等浩然大均且兩頭不涉獨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便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十六天色陰晴反覆不欲隨世變遷悟取本來面目已過關者聞恁麼道掉臂而去二六時中折旋俯仰無非本地風光脫未諳悉二六時中未免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且如何是本來面目喝一喝云還見麼地缺東南天空西北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突出難辨坐斷千差萬別一塵舉起透徹萬別

千差所以道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竪起拄杖云者是拄杖子如何是普賢境界若也放過從教徧界分身若不放過不免一椎打碎何以為諸人漆桶不快下座

上堂僧問一陽來復萬物資生萬物資生即不問一陽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云天上天下進云正當恁麼時心空及第去也師云脚跟下更少一頓在乃云有問有答便落言詮無問無答即沉寂默沉寂默即成誑滯言詮即成謗所以道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語默向上有條通天大路又且如何良久云白

日青天全體露下座

師誕辰衆請上堂出家人與世人差悟徹無生透死涯為我慶生應有死何殊病目見空華諸人直下信得及去則不見有生不見有死淨躶躶赤灑灑證取自家境界豈不慶快平生復云證得當陽第一機個中無是亦無非生死兩關都踢脫便是心空及第歸下座

雲岫庵蘊虛講主請上堂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是非逆順都拈却無孔鐵鎚當面擲驀拈拄杖云還見麼擊香几云還聞麼若也聞處精明見

處透脫當下知歸更不著也周遮豈不暢哉其或未然更據今日時節分明說破雲岫庵中講法廣慧寺裡叅請老僧陞座舉揚急須直下猛省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眼花作麼進云如何是清淨本然師云腦後見腮乃云當陽一着無啓口處正眼洞明無迴避處所以道有一物明歷歷黑似漆上拄天下拄地嘗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驀拈拄杖云穿却了也諸人還委悉也無若委悉得日用之中折旋俯仰無非本地風光若不

委悉百姓日用而不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兩手空拳一貧如洗正恁麼時還有受用處也無師云速禮三拜進云恁麼則國清才子貴家窨有郎賢師云脚跟蹉過乃云個事繇來本現成何勞三寸更施呈堂堂坐斷舌頭路歷歷孤明直下行喝一喝下座

上堂聲前一句無處出氣當陽一機直下猛覷直下覷透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提得天上人間用去初無把柄到處逢人驀面欺直截單提全正令要使個個超佛越祖人人鼻孔遼天驀拈拄杖云當恁麼時如

何通氣他家自有通霄路便下座

上堂樹彫葉落明明脫體全彰雲散天空杲杲日輪當午正恁麼時霜風劈面來諸人還覺寒毛卓竪也無若也覺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日用頭頭全體露折旋俯仰沒遮攔喝一喝下座

開爐上堂般若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驀拈拄杖進堂云當爐不避火者與拄杖子相見僧問正偏兼帶即不問臨濟家風事若何師便打僧擬進語師復打云再犯不容乃云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焰顧俏毛多少整三世諸佛立地聽歷歷分明赤骨悍死

柴頭發渾身骸始可聯輝繼祖燈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有問有答正是業識茫茫無問無答亦是無本可據直饒問恁麼道撩起便行未免落在山僧圈繢裡且不涉化門一句如何通信卓拄杖云鼻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下座

師六旬誕日上堂人人盡道今日生誰謂老僧今日死但了死生個一時莫問世間花甲子下座

施主送緣紗法衣請上堂祖師西來傳衣表信老僧今日披衣徵信還有知信處底麼出來對衆證明良久乃云冬夫披領夏製裳引得時人笑轉深若會其中個消息方知錦上更添花一僧出座前擬開口師打云還知麼便下座

上堂今朝是汝諸人滿期之日又是諸人開戒之辰亦是釋迦老子眼光落地時節若知釋迦老子眼光落地處便是諸人圓戒處亦是諸人滿期處何以長期短期千期萬期無非以悟爲期若也悟去便知遮來許多問答處遂舉拂云正恁麼時收因結果一句作麼生道擲下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復舉僧問鹽官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與我過淨瓶來僧

移淨瓶至官云却安舊處著僧安舊處復來問官云古佛過去久矣師云鹽官雖善使犢者僧大似勞而無功今日忽有人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劈脊便棒管教徹骨徹髓永劫不忘遂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歸方丈

施主請上堂僧問檀信敬持無米飯前來供養十方僧如何是應供一句師云此去杭州一百五進云應供一句蒙師指今日陞堂事若何師云收也收也露也露也進云大衆證明其中禮拜師云好不識羞僧便喝師云再喝一喝有僧又喝出堂師乃云此去杭

州一百五歩步何曾有回互一毫頭上通消息十方世界全體露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傷嗟今古人幾個知恩德今古時人則不問如何是知恩報恩師云借取鼻孔進云此猶是報恩邊事如何是知恩師云鼻孔也不識乃云茲因如盛等五僧爲薦師長父毋乞老僧陞座適來乘白代請云此五人俱無父母師長大衆者一句請詞好個消息何以若據老僧看來不獨此五人無父母師尊盡大地一切人類俱無父母師尊秖因見有父母師尊便見有彼此人我各立種種分別取此捨彼取彼捨此遂有憎愛致成輪轉流浪生死故諸佛世尊起大悲心示現降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令向父母未生以前一覷覷透不惟自已不從父母所生便見父母師尊一切衆生人人當光現前個個壁立萬仞不妨與釋迦老子同個鼻孔出氣所以道未離兜率巳降王宮豈從父母所生未出母胎度人巳畢豈從師長成立釋迦老子得者一着出世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秖要人人明得者個消息且道釋迦老子即今在什麽處若知釋迦老子去處便見得父母師尊去處若知父母師尊去處便見得人人自已去處若

知自已去處便報得父母師尊之恩正當恁麽時報恩一句作麽生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下座

高麗僧曇瑜請上堂僧問雲月不殊鄕國有異當陽一着迥絕遮攔雲月不殊即不問當陽一着事如何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恁麽則知恩有地師云不知痛癢漢乃呈拄杖云個條拄杖別無才秖點諸人眼豁開徹見本來眞面目不見凡胎與聖胎擲拄杖云見麽喝一喝復舉德山云今晩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却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時好與三十棒師云德山行逸群之令格外提持固是好手老僧即不然待伊云新羅人便與連棒打出使伊做個脫灑衲僧豈不快哉却云未跨船舷時好與三十棒者僧未免向未跨船舷時新羅國裡躲根大似龍頭蛇尾老僧恁麽批判衆中莫有爲德山作主者出來與老僧拄杖子相見無則老僧作一場獨弄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歸方丈

爾立董居士請上堂聲前一句人人本具放過一着落在第二若不放過打出骨髓因甚如此只爲諸人

不自薦取若也薦取所立卓爾以拄杖擊香几云還薦麼卓一卓下座

開爐上堂全粟今日開爐竟無半個榾柮莫言冷落空疎要凍諸人徹骨苟徹骨撞頭磕額乾坤窄喝一喝復云大道秖在目前要且了無遮障爲甚等閒問着十人五雙口似穊盤秖爲太分明本非男女相復喝一喝下座

誕日上堂一年一度生一年一度老當人透過兩重關白髮童顏非老少非老少脫體翻成無價寶嗟見時人不善諳到頭哀送埋青草喝一喝下座

彌陀誕日僧本光請上堂老僧昨日是生日彌陀今日是生日我比彌陀先一日三世諸佛從此出所以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既從此出可謂諸佛老僧兒老僧諸佛父諸佛父法爾逈超凡聖路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說甚娑婆并淨土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世尊覩明星意旨如何師云瞎進云將謂和尚忘却了也師云漆桶不快僧喝師拈棒僧云元來元來便禮拜師云元來元來乃云今朝正是臘月八釋迦老子悟時節年年大地普皆知試問諸人徹不徹苟徹也與世尊把手共行不徹也且道過在阿誰擲拄杖下座一時打散歸方丈

春朝上堂春日晴黃鸝鳴聲聲無別事口口與人惺且作麼惺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春即且置敢問諸人如何是東風面殿前犬子吠門外有人行驀地喚伊回首看元來鼻直兩眉橫且道伊是阿誰喝一喝云參下座

覲雲吳居士請上堂呈偈云一場辛苦受風寒喜得逢春便覺歡癢相幾番難自舉今朝呈向老師看師云若據此偈就向無明窟中發露衆生界裡出頭可

謂坐斷報化佛頭不涉凡聖理路更說超生死越苦海登彼岸證涅槃正是痴人說夢第恐不是玉是玉也太奇所以昨日再三徵驗無語未實但言弟子說不出請和尚說即今老僧癢相對衆舉似去也乃云老來血氣乾枯也抓着風皮白屑飛諸人癢處如抓着也須舉似老僧知下座

上堂蔡居士問方今彊埸多故聖主焦勞如何得干戈不動天下太平師云未問已前早太平進云恁麼則萬民樂業去也師云阿誰不願乃云當陽提示人人越故超新覿面提持個個全身遠害若是上根利

器聊聞衆着剔起便行却較些子更若佇思停機掠
人滞唾正似韓盧逐塊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灼
然出得荊棘林是好手一句作麼生道敵勝還他師
子子出群須是丈夫兒下座
上堂人人本具個個圓成雖是當頭道着未免靦面
瞞人何以諸人聞恁麼道往往依語生解便將人人
本具個個圓成當自己本命元辰豈不瞞自了也若
有不受瞞底明明白白見得透悟得徹則一念不生
全體寂滅更有甚麼爲緣爲對爲障爲礙所以龐居
士問石頭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底是甚麼人頭掩

其口復持此語問馬祖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
即向汝道士於言下大悟作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
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試問諸人作麼生是無
生話一僧纔出師打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良
久云堂堂大道無人識頂門正眼廓周沙下座
上堂施王請陞座對衆難啓齒靦面便相呈也是落
第二何以諸人分上着不得者等閒家具便恁休去
多少省力其或未然只得將錯就錯向第二義門打
葛藤道威音王已前赤灑灑盡未來際淨躶躶即今
各各宜威凜凜本無彼此人我既無彼此人我且道

是個甚麼還委悉麼從來千聖莫能識造次凡流豈
可名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今日解制開門蕩戶獅象紛紛如何
分付師便打進云恁麼則無影枝頭一點春師復打
僧喝一喝歸衆師乃云解開布袋口衲子都抖擻一
一如虎龍人人攙前走世法出世法一切通莫受力
用要機先莫着隨人後不隨老僧言始可爲分付所
以道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還委悉麼逢人莫面
欺堪作獅子吼喝一喝下座
師龍池掃塔過萬壽法藏禪寺瑯玕曹居士等請上

堂山僧出家將及四十載別也無成得甚麼事秖明
得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着子今日承衆
居士命陞此座爭敢覆藏被蓋未免八字打開爲諸
人直指去也遂拈拄杖旋指云見麼會麼若也見得
透會得徹二六時中覿體全彰折旋俯仰全身進用
無動相可見靜相可立無心可明無佛可成無衆生
可度何以不見道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既無差別即
說個心佛與衆生都在其間即說個佛心與衆生都
在其間即說個衆生心與佛亦在其間如是則說一
即三言三即一即說個心佛衆生亦是對待而言雖

生分別若不分別山僧到此有口如啞有耳如聾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達磨盡力直道不識二祖覔心了不可得然雖如是沒量大人亦是應機之說似向死水渰却不肖兒孫另出隻手以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以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爲諸人重指點去復拈拄杖旋指云還見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裡看卓拄杖下

師過姑蘇鄧尉山天壽聖恩禪寺掃萬峰寶藏兩祖塔居士周居實趙盋庵等請上堂漢月藏公問問也打不問也打飽領多矣今請別垂方便師便喝進云

打也問不打也問呈似多矣此時另轉家風師亦喝藏轉身云大衆一句了然超百億粉骨碎身未足酬各禮一拜答謝師恩衆禮拜起藏進身數步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最後之機乞師賜棒師云面皮厚三寸藏復禮歸衆頂目問從上來事分付阿誰師云腦後見腮進云恁麼則臨濟一宗全承渠力師云脚跟下更須喫棒進云謝師指示便禮拜師乃云今日不肖兒孫高陞遠祖之堂不必更說偈言靦面爲衆舉揚急着眼莫思量違得便行眞漢子人間天上更無雙師卓拄杖藏率衆禮拜便喝師便打下座

師至海鹽天寧寺衆請千佛閣基上堂僧問昔年唱導今日重臨未審如何話會師云喚你是漆桶進云寶閣纔興千佛即今在甚麼處安頓師云看脚下進云實際理地佛事門頭二俱不立請師速道師云速退速退進云不遇吾師至誰堪話歲寒師云閑言語金居士問二百六十年無此事今日一佛出世千佛已齊和尚如何安置師便喝士竪一指師云休揑怪士轉身歸位師乃云偶來天寧寺衆請高登座已是靦面呈何須更話嚧若人如是會當下便安妥其或未然更向第二義門舉個古人通個消息不見昔日

廣額屠兒至世尊前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今日若貴若賤若僧若俗若男若女人人俱登千佛寶閣基上一一莫非千佛之數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山僧更向十字街頭叫喚去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便下座

師受黃檗山請過古杭報國禪院鳳亭韓居士等請上堂個事初無隱覆亦無彼此迷悟只因人自不薦各各自生差互但能一念回光便見浩然獨露如是則縱目所觀無僧無俗無貴無賤無男無女無減無生一道平等浩然大均乃至上至諸佛下至螻蟻都

箇是個本來面目如是滅度無量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可得滅度正當恁麼時潛行密用樂業安邦一句作麼生道呈拄杖云還委悉麼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國恩下座

福建福州黃檗山萬福禪寺語錄

崇禎三年檀越衆居士請於三月廿七日入院至山門以拄杖指云昔日遠祖斷際禪師從此出今日不肖兒孫從此入雖然出入不同要且同爲標格呈拄杖云人衆還見麼便入

方丈師佇立云只者些兒去處從上佛祖與人解粘去縛之所且道忽遇赤條條地來時如何正好與伊三十拄杖爲甚如此不見道青天也須喫棒

衆請上堂拈香云者瓣香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皇圖鞏固帝道遐昌天下太平萬民樂業者瓣香收來劫遠圤處全真爇向爐中奉爲滿朝文武天下官僚本山護法諸王并及遠近檀那伏願同明本地風光共證元初正體者瓣香不從他處得來秪向自信中拈出回回爇向爐中供養直隸常州府荊溪龍池山禹門禪院傳曹溪正脉三十三世幻有先師傳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歛衣敷座上首白椎竟師云隻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到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還有衝浪金鱗麼出衆相見僧問黃檗痛施三頓棒臨濟家風自此興今日吾師應慈席擬將何法付何人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請師再道一句師云猶不知羞在僧禮拜退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黃檗山頂問慈雲獨布獅象駢臻和尚將何垂示師便打進云恁麼則無影樹上一枝花香滿大千世界師云切莫眼花乃云口吞佛祖眼蓋乾坤剎海無餘大方獨步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全機大用覿面提持若金翅劈海直取龍吞衲僧無湊泊處衆生無廻避處秪要諸人略回光相着眼自看他見透脫分曉麼呈拄杖云還見麼擊香几云還聞麼若也聞處精明了處透徹則聲色翳障全消聞見之元亦脫似透網金鱗逍遙踔躍正當恁麼時如何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復舉黃檗斷際禪師旅寓洪州開元寺裴相國一日入寺行次見壁畫問寺主云者畫是甚麼寺主云是高僧相國云形影在者裡高僧在甚麼處寺主無對相國云是處有禪僧麼寺主云有一人

相國遂請黃檗相見舉前話問檗檗召云裴休休應諾檗云在甚麼處相國于言下有省師云者二大老激揚箇事大似焦磚打着連底凍自他不隔于毫端雖然如是簡點將來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高聲召云大衆還省麼苟省則知裴相國落處不省則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喝一喝下座

文範林居士誕辰請上堂生也全體現死也全體現生死與去來不隔一條綫如是則見虛空大地明暗色空四大五陰十八界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親愛纏

繞正是病目見空華如蠶作繭自纏自縛更若見佛見祖見衆生三賢十聖等妙二覺乃至見心性玄妙亦是自作窠窟畫地為牢墮坑落塹正恁麼時作麼生是超然一句還委悉麼直透萬重關放出箇隻箭下座

上堂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正好朝打八百暮打三千若也會得伸脚打眠若然不會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喝一喝云參下座

上堂今朝五月五家家賞端午惟我林下人一味無時度所以道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且道石頭老子尋常向甚麼處着到還委麼雲從龍風從虎喝一喝下座

追嚴請上堂僧問叶不應山則不問無陰陽地是如何師云須彌山進云某甲不恁麼道師云汝又作麼生僧喝師云喝後如何僧禮拜師云大衆笑你問亦肉無依白骨離骸如何是最初安身立命句師云看脚下乃云生而非生鏡裡之形滅而不滅水中之月大衆水月與鏡形非從描畫得應須急着眼切莫擬商量荐取本來真面目偏界明明絕覆藏便下座

上堂僧問十二峰頭雲霧遮蔽時如何師云痦九龍

潭水白浪滔天時如何師云莫亂做正當水清雲淨時如何師云去僧禮拜云恁麼則青山綠水去也師云錯乃云六月初一正炎熱人人通體汗流出忽然一陣涼風來個個仍前乾暴暴且道乾暴暴底是汗流出底是汗流出底是則不應有乾暴暴底時節乾暴暴底是則不應有汗流出底時節恐惧賺諸人老僧不敢道破諸人也須各各自悟討個分曉始得下座

上堂十五日已前過去莫思量十五日已後未來休指望今日正當十五日覿面人人自不識既是覿面

因甚却不識只爲分明極有識也前後今朝俱屏跡
無始未來無變易喝一喝〻云還識麼不勞久立珍重
下座
上堂拈拄杖敲香几〻云打草爲要蛇驚喝一喝〻云啞
面秪要人惺苟惺也如日昇空無所倚十方世界現
全形若不惺切莫錯怪老僧且道過在阿誰喝一喝
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結制解制總不問不結不解一句作
麼生師〻云舌頭元在口僧拂袖便行師〻云切莫亂走
問大坐當軒獨露本來面目豁開戶牖放出無位眞

人元是屋裡底爲甚人不識師〻云爲汝眼花進〻云和
尚道甚麼師〻云道汝耳聾僧便出師乃云共來黃檗
山聚首三個月愧我無法說白棒當頭楔不圖結良
緣却要恨徹骨今朝各自行個個都禿楖復〻云今朝
七月十五家家追宗薦祖寺寺供佛供祖惟是本分
衲僧却尚超佛越祖爲甚如此丈夫自有冲天志不
向他人行處行便下座
師過福州西禪寺衆請上堂山僧自到西禪寺日日
上堂不爲意今朝請我更相呈試問諸人會不會苟
會也人人個個難廻避苟不會不免更露個消息以

拄杖架肩〻云楖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下
座
師過古杭鳳林寺衆請上堂昔日鳥窠棲樹稍今知
此地鳥窠巢雖然親到鳥窠地不學鳥窠吹布毛遂
以手作拈勢吹〻云既不吹布毛且道吹個甚麼諸人
若也眼開心悟個個會通侍者且作麼生是悟底意
旨衆中還有借者麼試出來通個消息良久云一總
若無山僧今日失利復舉樂天白居士叅鳥窠〻云我
師住處甚險窠〻云居士危險尤甚士〻云弟子位鎭江
山何險之有窠〻云薪火交煎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師

舉起拂子〻云諸人若見山僧舉起拂子卽心火交煎
放下拂子〻云若見山僧放下拂子卽識性不停所以
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問〻云諸僧皆轉經
尊者爲甚不轉經尊者〻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
不涉衆緣甞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復舉起拂子云
諸人若見舉起拂子卽涉衆緣放下拂子〻云若見放
下拂子卽居陰界併爲諸人頌出不居陰界不隨緣
從來薪火不交煎道人行處甞如是信步悠悠自自
然便下座
師過姑蘇北禪寺養病值誕辰衆强請上堂僧問人

人盡道今日是生日且道即今是生不是生師云放下兩頭進云與麽則禮三拜爲和尚祝壽去也師便打乃云山僧六十有五素來不涉迷悟無端痫疾三年祟得通身骨露若人如是證明管取超佛越祖日用二六時中直教更無差互若能如是行持定證金剛堅固試看碓坊踏碓人終日未嘗移一步蘇州城有六座門門門有路通人路可惜無人箇點知其數便下座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海明編

浙江寧波鄮山育王廣利禪寺語錄

司理黃端伯檀越王道元祁彪佳請於二月三日入院至三門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問汝諸人且道路頭在什麽處看脚下始得

方丈據座云老僧到者裡不若淨名杜口亦非釋迦掩室且道如何施設縱然鐵額銅頭衲僧到來也須棒棒見血爲甚如此放過不得遂起

司理元公黃居士請上堂師指法座云者便是大司理大護法於丁卯秋廬山開先寺撞倒底鐵山今對人天衆前扶起去也還見麽遂陞拈香云者瓣香根盤太虛空外幹共乾坤並秀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次拈香云者瓣香明同日月光臨萬物爇向爐中奉爲滿朝文武天下官僚今日請主大司理幷諸檀越伏願般若習以現前無緣慈而濟物又拈香云者瓣香自從親遭毒手至今痛恨不徹不免對衆拈出五回爇向爐中耑爲供養直隸常州府荊溪龍池山禹門堂上傳曹溪正脉三十三世幻有先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敷坐上首

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適來未陞座前人人顯示了也更向槌下聽人處分分明已落第二義還有耳不隨聲眼不逐色者麼出衆相見一僧出舉坐具云者個是聲是色師打云見麼進云更請吾師再道一句師復打僧喝師又打問未知有底直須撞倒鐵山及乎知有自已却是一座鐵山未審和尚到此如何酬唱師打云且道是賞你罰你進云老老大大話頭也不識師復打噓兩聲乃云布縵天羅網打衝浪鯤鯨若是透網金鱗聞恁麼道便乃道身踴躍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飛騰而

去豈不慶快平生其或未然不免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便能隨處作主遇緣卽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況逢明眼作證豈敢被蓋藏應須覿面顯揚當頭點破若解返照廻光便見透脫分曉分明自家境界一着本來面目覿體現前全機大用秖憑者個威光不向別處流轉遂竪拂云若向者裡覷得透開隻眼用得去方知開口不在舌頭上可謂一言遍時千言萬言不曾道着一字一機用去千機萬機全體顯露如壯士屈伸不借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雖然猶是從上來建法幢立

宗旨底標格設若坐斷報化佛頭透過祖師已外不涉化門一句又作麼生道還委悉麼皇風浩蕩乾坤廓野老謳歌春晝長復舉阿育王問賓頭盧尊者云嘗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兩手策起眉毛云會麼王云不會者云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亦預數遠祖虎丘和尚云尊者得大機顯大用不謾親見佛來雖然賴遇育王放過若不放過洎合打失眉毛打失眉毛且置秖如策起眉毛又作麼生還會麼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師云虎丘和尚判得十分明白爭奈猶剩一半秖如尊者道阿耨達池龍

王請佛齋吾亦預數且道今日阿育王寺十方聚會同共一齋賓頭盧還預數也無如不預數古今則有二道若預數卽今賓頭盧在什麼處諸人還知麼其或未知各各策起眉毛試看取好卓拄杖下座

追嚴請上堂今朝三月十九盡道觀音生日且問大衆觀音生在甚麼去處若知觀音生處便知曹溪鄧居士死底去處既知鄧居士死底去處卽知觀音生底時節既知觀音生底時節便見鄧居士生與觀音現身說法死亦與觀音現身說法既皆現身可謂淨法界身本無出沒既皆說法可謂大悲願力示現受

生如是則刹說衆生說十方三世一時說又烏用山僧播兩片皮掉三寸舌何故徧界盡非常草木何山松柏不靑靑下座

上堂雨下地濕天晴日出水綠山靑桃紅李白一一皆呈奇特只是不得將眼看井口說爲甚如此風前鐵樹花開別是一般春色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從空放下狸奴白牯却知有憑地昇高從空放下無衆生可度憑地昇高超佛越祖超佛越祖衆生度盡恒沙佛無衆生可度諸佛何曾度一人雖然如是忽若兩頭坐斷中間撒開突出

難辨一句又作麽生道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下座

鄭居士誕日請上堂突出難辨不容擬議尋思正眼豁開洞徹去來無際所以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且道正當恁麽時度個甚麽人說又恐涉繁詞諸人各各自悟始得卓拄杖下座

上堂子規啼血滿花枝口口聲聲秖叫歸不耐時人猶不惺年年三月又來啼大衆還委麽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卓拄杖下座

上堂聲前一着人人本自圓成正體湛然個個初無向背秖因不覺逐色隨聲捉一放一不得解脫若能囘光返照無生法忍無繫無拘智取自繇自在何以如此雖然不假修成得日用須教要自繇便下座

上堂現成公案不用尋思八字眉分無干心力如是則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未免向死水裡躱根設若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恁麽不恁麽總得也是在葛藤窠裡作活計不落兩頭機不墮中間位且道二六時中如何受用萬仞峰頭獨足行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奉化岳林寺主請上堂諸佛與衆生本無優與劣祇

因自不覺妄自生分別分別若不生洞然最明白人人絕覆藏個個無隱匿所以道彌勒眞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且即今各各人人那個是彌勒若也識便安怗其或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下座

四月旦日上堂三春已過孟夏初臨山中樹綠田裡秧靑蠶婦剪桑農夫催耕情與無情一一皆眞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若識相常住方堪有本據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下座

佛誕日解制上堂僧問解開布袋口放出一群牛正當恁麼時如何是慶賞一句師便打進云大有人不肯又如何師又打僧一喝師復打乃云二月十五舊公案四月初八便結絕雖然日子都無多養就一群如老賊開門放出諸方去撥着翻身便返擲衲僧若不解如此却被他人穿你鼻到此翻思懊悔時莫言老僧不與說遂舉世尊初生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釋迦老漢既如是汝等諸人猶向老僧更擬討甚麼碗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再住嘉興金粟山廣慧禪寺語錄

上堂道人踐履絕行踪去亦如斯來亦同來去同同了無異去來一味舊家風如是則大智圓明體無向背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在彼在此獨露當光一去一來豈生二相正恁麼時且作麼生是諸人底舊家風還委悉麼須知鷲嶺當年事一念回光自宛然卓拄杖下座

施主請上堂亘古亘今金剛體寥寥綿綿當證入不生不滅如來藏頭頭物物悉包容所以道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形真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毋能爲三界之根作天地之祖如是則金剛體生育之本如來藏造化之源能作奇特因能顯難思事若上根利智向文彩未彰已前當頭一坐斷淨躶躶赤灑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虛空寬廣如日月普照一道清虛靡不貫徹感應道交綿綿瓜瓞驀拈拄杖云當恁麼時且作麼生是造化之源生育之本杖頭點出金剛眼彈指圓成八萬門卓拄杖下座

施主請上堂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宗旨建立毫釐無差是以摩竭掩室毗耶杜詞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

之而默豈曰無辨辨所不能言也如天不言靡所不蓋如地不言靡所不載故曰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天若私則有蓋有不蓋地若私則有載有不載古人所謂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雖無二道昆蟲草木咸植其中隨其根性悉遂其生故法華經云密雲彌布一雨普滋斯非法喻齊彰佛天無二者乎遂舉拂云有眼者見復敲香几云有耳者聞聞見分明是個甚麼擲拂云正恁麼時諸人分上又作麼生還委悉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悉稟其同根下座

追嚴請上堂僧問析肉還毋析骨還父父毋非我親

誰是最親者師云眼中着屑進云千江有水千江月一道寒光亘古今師云錯認定盤星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是如何師云萬仞峰頭獨足立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是如何師云千山萬山獨行去僧禮拜師乃云生死去來全體現陰間陽世絕行踪驀拈拄杖指云杖頭指着金剛體汝毋回光證舊容喝一喝云還見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纔然五月念九又是七月初一可謂日月如梭光陰迅速諸人還得個休歇也未若得個休歇便見釋迦老子道我能促一刼如半日延半日如一刼趙

州亦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斯皆親證實到大休大歇時節所以不見刼之長日之短全憑者個威光不向別處流轉其或未然秖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下座

浙江寧波天童山景德禪寺語錄

崇禎四年司理端伯黃公并檀越之垣徐公有杞徐居士等請於四月三日入院至

古佛殿基云虛空作殿日月為燈且道是什麼人境界還會麼設或未會且看新長老撒開坐具大展三拜

方丈云據此室行此令從教天下衲僧來乞命一一為伊當頭按定卓拄杖遂起

當日衆請上堂至法座云須彌燈王如來已坐斷諸人路頭了也且轉身意旨又作麼生會如或未會更為諸人撥轉上頭關去也遂陞拈香云此瓣香奉為今上皇帝祝延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國運與日月長明國界與乾坤並固此瓣香奉為滿朝文武天下官僚併今日本山請主司理黃元公居士維翰徐居士松里徐居士伏願道心堅固現隨類身導引群品

共證菩提此瓣香恭侍二十餘年一旦親蒙印可不敢忘却第六回爇向爐中端為龍池禹門堂上幻有先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人人絕覆藏個個無向背誰更有第一第二而復言觀還有共相證明者麼出衆相見僧問清關橋下五湖雲太白峰頭萬古月天童諸祖頂額門今日請師重着楔師便打進云祖禰不了弗勞殃及師又打云正要殃及你僧喝一喝拂坐具歸衆問昔日應庵和尚問天童傑禪師云如何是正法眼傑答云破砂盆意旨如何師云門前七座塔進

云師意如何師便打進云其中又不然師云你又作麽生進云瞎師又打乃云光吞萬象氣絕諸塵淨躶躶赤灑灑提則天上人間放則無處迴避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象於去來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如是則昨日在育王不曾相着今朝來天童又何嘗相逐於此於彼無取無捨故能隨處作主遇緣即宗當頭點破廓開人天正眼赤手提持使證自家境界無倚無依自繇自在且今日開堂祝聖一句作麽生道邊邦寧靖歸王化萬姓謳歌樂太平下座

開爐上堂天童寺裡結制無端劃地為牢更若把斷咽喉諸人向甚處出氣還有恁麽人麽試出來對衆舉看僧問大開爐鞴陶鑄賢才秖如火不能燒水不能漂底衲僧到來和尚又作麽生師云烏龜水底深藏六進云恁麽則成堅固不壞去也師便打問如何是堂與中事師云你且去門外立僧歸衆師乃云太白山中儘有柴一株不許衆人搬老僧不是多護惜為要諸人徹骨寒雖然如是只如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諸人又向甚麽處迴避若也迴避得可以高超三界獨步大方其或未然各各焰顧眉鬚始得便下座

上堂僧問和尚未露家風學人已呈行履更借問得一句麽師云莫亂道進云如何是殺人刀師打云一棒打殺進云如何是活人劍師打云自領出去問正令纔施即不問聲前一句意何如師云合取狗口進云前後即無作麽勦絕得去師云背後看取乃云問話且置結制得半個月日也諸人本分事作麽生一僧纔出師云本分事作麽生僧擬議師便打僧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麽生僧佇思師連打云大衆不煩久立下座

上堂僧問出沒卷舒即不問赤條條地事如何師云更着幾重來僧拂袖而出問竿頭撒手時如何師云兩腳捎空僧擬進語師便打乃云問話且置大衆要老僧入室即今當堂與你們入室也不用古人底話老僧杜撰三句話初心久學皆可用遂云莫立程途別用功行住坐臥看何從忽然看徹無從底大衆下語看衆下語師皆未諾便下座

上堂今日仲冬十五日霜風刮面侵人骨明明歷歷不曾藏烏用山僧更饒舌乃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佛果道天寧即不然如

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今日天童又不然如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劈脊便棒下座

師誕日衆請上堂今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前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外前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乃至從無始十一月十六日總是者個時節來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外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乃至盡未來際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

時節既都是者個時節喚作過去不得喚作未來不得喚作現在不得既都不得喚作生得麽喚作滅得麽喚作不生不滅得麽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正當恁麽時依時及節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仲冬嚴寒衆慈伏惟珍重下座

上堂舉臨濟大師道一句語具三玄門一玄門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麽生會下座師乃召云大衆秖如適來問答向什麽處去若知去處有實有用便下座

臘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成道日師云你甚處去來僧擬進語師直打出乃云自古至今臘月八年年午夜一天星釋迦老子已悟去因甚諸人不自惺苟惺也盡大地無纖毫過患所以道普觀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且問諸人作麽生說個不執着底道理又作麽生說個執着底道理卓拄杖下座

幻有和尚忌日拈香云親遭毒手不容情大棒通身徹不禁一年一度燒香日翻憶令人恨轉深便燒

解制上堂今朝臘月三十日又是解制之辰且問大

衆作麽生是收因結果依時及節底句若也道得天下横行其或未然閻老子筭飯錢打鬼骨臀莫言不道下座

歲朝上堂新歲舊年現成公案越古超今時人不薦林下道人不隨世變所以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人以生爲勞不以死爲慮忽然死到來茫無着落處誰知當處生當處死當處埋若能如是會不動出三灾所以釋迦老子云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且作麽生是不虛底事以拄杖敲香几云棒打

石人頭嚗嚗論實事此是通保姚居士爲薦亡女請
山僧説底法復舉龐居士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
家團圞頭共説無生話無生即不問且問你女亡三
年還得團圞頭也無若還團圞頭即知你女安身立
命處亦知你自巳安身立命處若不得團圞頭不但
不知汝女安身立命處亦不知自巳安身立命處既
若不知亦未免茫無着落你且回去商量明白了再
來與山僧通個消息山僧爲你證明下座
追嚴請上堂通熹誠心修供養供養一切諸如來請
我舉揚般若力爲薦父母超凡胎聖凡不同同鼻孔

馨香臭穢一般開卓拄杖下座
清明日請上堂今日正當清明節家家祭掃拜墳塋
祇爲生身不忘本所以追思遠祖宗明新禪人特修
齋供佛祭掃祖師塔請我舉揚無別事報答父母及
師長雖然如是其間多有隨其風俗以了故事而巳
縱有搥胸痛哭者亦不過不見團圞私念愛情要如
孔夫子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者即罕矣推我佛祖
兒孫似乎不然所以法華會上藥王菩薩焚身供佛
佛讚云善男子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
藥王還復如故智者大師讀到此處忽然有省獲旋

陀羅尼三昧云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正恁麽時諸
人還見祖師麽若見可與祖師把手共行其或未然
普請大衆同到祖塔前大家觸禮三拜下座
受吳巖峰爲僧上堂世緣頓盡截斷愛情出類拔萃
作大丈夫正宜永披忍辱鎧當操智慧刀與蘊魔煩
惱魔死魔共戰滅三毒破魔網如鳥出籠金鱗透網
且無依無倚善始善終一句作麽生道雪後始知松
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下座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乞老僧陞座應
個時節老僧無計可處何以雄黃燒酒固也不可要

且無個銅錢買糯穀思量到計窮力極忽然得個富
不有餘貧無不足眞可謂是個平等法門正可以與
世移風易俗遂竪起兩拳云只將者兩個大糉子供
養大衆一任大衆横咬竪咬忽然咬着自家底直得
人人飽足免得窮廝煎餓廝炒爲甚如此到底終輸
自家寶下座
開爐上堂自古叢林四月結制十月開爐現前大衆
若僧若俗若貴若賤若男若女還知個個具個清淨
寶爐不假一莖柴不須一塊炭晝夜熾然無你迴避
處無你間隔處諸佛證之得大自繇與大作用不繇

也待故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衆生昧之隨聲逐色起倒攀緣心如猿猴捉一放一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遂成三毒無明之火故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不論僧俗貴賤男女但肯迴光證取自家境界如大紅爐光明烜赫所以道般若大智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敢問大衆既燎却面門且道眼睛鼻孔向甚麼處出氣各知出氣處則全體發現不被聲色之所籠罩誰復更起貪嗔癡之所轉變如是可謂出類拔萃超群越格世出世間眞大丈夫倘或未然請各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卓拄杖下座

爲親請上堂一僧纔出師與當頭一棒云當頭點破世出世間沒間隔覿面洞明生死變異體全彰所以道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又有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諸人還搆得麼若也搆得便見一切衆生無非具者一片田地三世諸佛出世說法無非發明者一片田地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爲人直指無非直指者一片田地乃至今日可志史居士入山修供命山僧陞於此座無非舉揚者一片田地追薦二親同明者一片田地以見昔日生本非生者一片田地全體恁麼來今日死本非死者一片田地全體如是去然後推己利人全機大用如鳥王劈海直取龍吞全憑者個威光不向別處流轉且道正當恁麼時一句又作麼生道各各人人合自歸全身只在一毫頭拈拄杖下座

病起上堂老僧病一個半月日未嘗與諸人說佛法如是告報若明眼衲僧已千里萬里去也其或尚留覿聽猶涉狐疑則更向第二義門矢上加尖去也老僧病一個半月日本地風光諸人一個半月日挑磚運瓦拖柴拽石禪床裡打坐經行齋堂裡喫粥喫飯乃至東廁上尿桶邊無非是諸人眞實之體秖如透過許多関門破戶眞實體上又如何通信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卓拄杖下座

歲旦上堂今朝正是正月一陞座拈香祝
聖畢普請唱個太平歌摩訶般若波羅蜜復舉僧問趙州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師今忽有問天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不煩久立下座

施主請上堂只因施主慇懃請老僧無力强陞堂急着眼莫思量彼此明明沒覆藏舉拂云覿面提持當

薦取豜教歸去更茫茫復舉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師云大家在者裡個個學無爲師云用學則不堪此是選佛場師云人人當自强心空及第歸師云看腳下復云註巳註破大衆還會麽若未會更爲頌出十方聚會沒邊疆個個無爲絶較量各信腳跟行取去那來歸路更茫茫卓拄杖下座

上堂天童者裡不敢虧人你有半斤稱你八兩你有十尺量你一丈衆中若有個漢聞恁麽道忿性出來道都來總是個無星秤尺又稱量個甚麽老僧但向他道一釣便上若也會得有功者賞若會不得領取

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下座

端午上堂今日端午請我上堂不待搥鐘不待擂鼓靜悄悄底汝等諸人作麽生會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學人心識不到處師便打如何是一門深入師又打云切莫刺腦入膠盆乃云天童結制無他事秖爲諸人不薦取若薦取大千世界絶行踪日用直須以本據敢問諸人本據又作麽生便下座

上堂一見再見無二見一得永得沒兩般彈指云急薦取莫瞞頇畢竟明明是何物從教東北與西南下座

修之毛湛居士入山請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以杖指大衆云杖頭指出太分明千里同風不隔線目對靈光與妙音如是則不動步相炤向是非得失外不起念承當於文彩未生前只如纖纖不涉彼此不干一句如何通信三事衲衣青嶂外頂冠束帶萬人中下座

師誕日請上堂大衆爲我慶誕兼乞老僧上堂却成世諦流俗怎不取笑諸方殊不知生死卽出生死因曇花處處開法法現全倫所以道法本法無法無法

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達磨過去久矣進云去到甚麽處師便打問如何是初一巳前事師云昨日三十日進云如何是初一巳後事師云來日向你道進云正當初一日如何師便打乃云今朝十二月初一執事頭首請上堂老僧老分懶饒舌者麽明明爲舉揚下座

上堂卓拄杖云諸人皆有一條拄杖擬欲進前拄杖礙却路頭擬欲退後拄杖穿却鼻孔只如不進不退

拄杖在什麼處以拄杖架肩云拄天拄地無人會收
攝將來力荷歸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結制解制即不問天童佛法是如何
師云看脚下進云學人不會師云還我九十日飯錢
來問如何是過去佛師云釋迦老子如何是現在佛
師云大地衆生如何是未來佛師云莫妄想乃云諸
人盡道解制殊不知天童之制結解不結解總不必
論秖如老僧終日趕着大衆不是挑磚便搬瓦不運
土便擔柴不掘地便燒窰見你們稍進縮不是喊便
是罵汝諸人意作麼生會還知天童老漢爲人處麼

三生六十劫下座
上堂未到天童不妨疑着已到天童冤解氷消何故
豈不見道聞名不如見面面既見矣諸人分中成得
個什麼邊事一翳在眼空花亂墜下座
上堂千猜萬猜不如親到一回千說萬說不如親見
一面到已到矣見已見矣忽有人問天童意旨如何
又作麼生秖對若也對得不枉到天童若對不得須
知自有活路始得下座
大悲誕日上堂舉拂子云觀世音菩薩在山僧拂子
頭上示生了也諸人還見麼若見即便請散去其或

未然擊拂子云一擊粉碎直教徧界分身應以佛身
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
現菩薩身而爲說法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
身而爲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爲
說法應以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爲說法乃
至應以人與非人得度者悉皆現之而爲說法既如
是等皆爲說法則不見有佛相菩薩相比丘相居士
相婦女相乃至人與非人等相既無如是等相則心
不分別內心無喘心無憎愛生死之心於是息矣復
舉拂子云還見麼若見則頭上安頭不見則斬頭覓

活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是則名爲觀自在擲拂
子下座
上堂一僧纔出禮拜師便打云大衆若見山僧棒頭
落處便向者僧未開口前證取自家境界不從人得
若向山僧開口處搏量意根卜度韝鑪逐塊有甚了
日所以教中尚道聲聞人因聞聲教而見性故謂聲
聞菩薩不從聲聞而眼見性諸人直須眼見性始得
遂以手拍香几云還見麼若見則彼此歷然初無隱
匿下座
上堂仲春且猶寒深山更不同忽地風來拂便覺尚

復合一法既露現法法豈曾蒙若人欲了道力行日
用中所以道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舉起拂子云
諸人還見麗居士麼便下座
上堂以拄杖左右指云當頭指點覿面提持別無所
以秖要知歸所以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
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正恁麼時諸人分上又如何委
悉自是不歸歸自得不須眼上重裁眉下座
師因事出山至慈谿馮留仙爾赤鄭仙李瀨鴻陳伯
給李嗣容居士等留送入山請上堂僧問和尚出山
即不問入山意旨是如何師云從來沒踪跡乃云道

入行履處幽然意不蒙檀那雖送入不可把雲封試
看紅輪日任運轉西東古今嘗顯露蹤來無定踪復
舉大慧杲禪師因張汪二狀元至上堂舉僧問雲門
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有讀書人來報杲云讀書人
既到者裡且如何與伊相見乃云不是冤家不聚頭
師云和尚家風雲門盡情說了相見之意大慧不妨
道破且如相見後又作麼生受用乃云君往瀟湘我
往秦便下座
開爐上堂僧問大制從來無解結因何平地起風波
師云無繩自縛漢進云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師云你

爲甚剌腦入膠盆乃云昨日天晴日頭出今日下雨
地上濕試看俛仰天地間畢竟明明是何物若也會
得便於春温秋凉夏熱冬寒盡是諸人出身時節所
以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
無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無暑處山云寒時寒殺
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便是者消息如是會得回觀開
爐結制大似無事生事未免翻成特地其或未然當
請大衆歸堂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兩被蒙頭各自摸
取下座
次日陞座云昨日上堂今朝陞座呈示諸人更勿話

墮所以道若據此事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更有
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汝等諸人十二
時中業識茫茫還知安身立命處麼若知則龍得水
時增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喝一喝云普請大衆挑
苑蓋屋去下座
元公黃居士入山請師說法師云無舌與居士說復
同衆力請乃上堂云昨晚無舌說今朝是觜把耳聞
兼目覩不開僧與俗選佛與選官同體不同服不以
服飾觀便見真面目個個本是現人人皆只是當說
熾然說不消三寸舌所以道迦葉不聞聞世尊不說

說不隨悄然機動容揚古路便下座

解制上堂正月十五青天白日僧俗圍繞眼眼相覷相覷卽不無畢竟成得甚麼邊事莫生心休卜度彈指云善財彈指登樓閣普化入市搖鈴鐸復云春日晴黃鸝鳴行脚衲僧奔前程忽若遇盲聾瘖啞底又作麼生撞頭磕額乾坤窄下座

上堂個事本來成現人人不隔一線秪因自巳顢頇致使四生流轉遂舉拂云我今特施方便切莫隨之更變欲得解脫自豁悟取本來眞面所以道苦海縱無邊回頭便是岸擲拂云看看下座

佛誕日陶日源薦二親請上堂一僧纔出作禮師劈脊打云汝還知棒頭落處麼若知棒頭落處則知汝安身立命處若知汝安身立命處則知陶日源二親安身立命處既知他二親安身立命處則見今日世尊初生下時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便是安身立命處既知安身立命處爲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爲王則在天不以天樂爲王在世不以世相爲王在生不以生爲戀在死不以死爲憂唯見唯我獨尊爲王遂舉起拄杖云汝等諸人還見麼若見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下座

竪佛殿法堂藏閣檀越李蒙設齋請上堂兼薦父侍御公漸鴻居士師拈香畢僧出作禮師便打云大衆會麼老僧爲汝等當頭指點汝等直下知歸則見侍御李公安身立命處既見安身立命則不被名利聲色之所籠罩恩愛情念之所流轉所以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便能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如是則不用材木殿閣成現不勞斧斤法堂本彰不動舌頭只向青天白日下要轉便轉復召云大衆扶起棟梁去下座

追嚴請上堂今朝正是十月半葉落歸根全體現寒

林花放不萌枝無滅無生無異見拍膝云正恁麼時誰會得大丈夫兒撒手行下座

結制上堂雲水禪流自聚頭非干特地苦拘留天童無法加諸衆只要諸人自肯休雖然如是若不到自肯不可強休若到自肯處不待休而自休且作麼生是諸人自肯處若到自肯處方丈裡來通個消息時有僧拂雙袖而出師云終是亂作下座

師誕日衆請上堂今日一會咸謂山僧生年七十四衆同時不期自集誰知山僧契體無生頓忘歲月於是不免因齋慶讚普勸諸人一念不生同徹從前本

來面目據自面目觀彼面目面面相對眼眼相覷無生無滅無彼無此十方世界凡聖含靈名字差別性相一如一如體寬無不包含靈山一會原共一家無有散滅如是則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迥出思議之表分明當在目前所以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塲心空及第歸雖然如是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他人行處行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見浦禪人化法鼓入山請上堂千說萬說不若法鼓一擊法鼓一擊大衆一時來到老僧千說萬說諸人還知去處麽若知去處則知來處不向言句音聲中

作解會始知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以拄杖擊香几云諸人還委悉也無若委悉得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化者施者擊者舉揚者功不浪施諸人知恩有地其或未然老僧不免更爲諸人各各一擊去也擲拄杖下座一齊打散歸方丈

解制上堂元公黃居士問元正啓祚萬象咸新戶戶門門燈燃室內且道與少室一燈是同是別師云離却同別再道將來進云和尚爲何不道師云耳聾作麽進云口啞作麽師云更要打在士禮拜僧問雲水盡從今日辭重樓紺宇鎖何人師云天無四壁進云

恁麽則草鞋獰似虎拄杖活如龍去也師云走殺闍黎乃云今朝正值正月半家家辦賞上元節都隨浮世恣情歡誰省茫茫忘本確秖有居士黃元公獨入深山無別樂不若維摩唯默然互相唱和妙獨超文入值天童寺裡僧個個打帳草鞋着頂笠腰包撒手行眼空四海乾坤廓雖然如是忽遇其人攔胸把住時汝等諸人又作麽生道個解交句若解道得獨步大方若道不得前途多有絆脚索在老僧老矣沒氣力與你們說破只可自適去也下座

新僧堂就結制上堂云大衆進堂老僧上堂進堂上

堂都來堂堂若也薦得自絕忖量忖量絕處迥出大方故乃據此爲衆舉揚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師誕日衆請上堂一念回光忽悟徹生死二相無處覓諸人若也更顢頇老僧終是空饒舌下座

解制上堂結制也諸人要討個入頭底時節解制也諸人須得個出頭底意旨若得個入頭時節當在其中則八風五欲撼牽不動設得個出頭意旨千聖羅籠不住萬魔潛覷無門自在自繇全體現前帳同體悲與無緣慈拯拔一切報佛深恩是爲一期參學已畢慶快平生其或未然正是虛生浪死徒入空門併

作家居士若非究竟省悟一回則無本可據業識茫
茫臨命終時定作不得主也山僧七十四歲諒無氣
力更理葛藤是汝諸人宜各珍重始得下座
造法座訖師自撾鼓上堂云新法座舊和尚無人請
自陞上度度登無異樣且既無異樣用度度登作麼
不見道一番提起一番新盡未來際無盡藏雖然如
此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學吾行行處行下座
開爐上堂天童開爐不辦炭不辦爐一任諸人寒風
刮臉寒氣侵膚諸人若也寒到徹骨徹髓自覺本命
元辰全體自在一念無爲心行處滅則不見有彼我

是非生死去來之相所以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
爲卓拄杖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下座
聖節上堂天中天聖中聖示現降生含齒戴髮蠕動
含靈咸荷洪恩林下清衆等轉無私法輪仰祝大明
齊北極聖壽等乾坤四方八表樂昇平萬國來朝萬
乘尊下座
解制上堂老僧從心之餘光只堪自適而已矣却見
諸人不自惺將謂今朝爲解制勸諸人莫兒戲急須
猛省個中意個裡本無有去來那來結解以爲計且
作麼生是諸人個中意乃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下

座
請上堂老僧年邁秖可自適故久拒一切檀越之命
今因根心唐居士爲薦父毋井自四旬發心增造三
世佛一尊躬賫淨財入山辦齋再四乞老僧陞座舉
揚此段功德不虛何故不見世尊道諸佛世尊唯爲
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三世諸佛與法
界衆生共稟淨法界身本無出沒諸佛證之而衆生
未證故諸佛發同體悲故曰大悲願力示現受生開
示衆生入佛知見同證安身立命則見生之不生死
之不死千聖羅籠不住萬魔潛覷無門眞可謂丈夫

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下座
上堂至法堂內衆方集師舉手揖云已爲大衆上堂
了也便歸方丈
居士顧瑞屏徐心常劉九霞入山請上堂師拈香云
者瓣香拈起也纖塵不立啓育含生爇向爐中端爲
今上皇帝祝嚴聖壽恭願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
增輝法輪嘗轉法輪既嘗轉豈在高登曲彔木掉舌
播唇謂之轉耶然放一線道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
理一言轉凡成聖恁麼告報巳涉繁詞未免笑殺傍
觀驀拈拄杖云爭如者個木上座生平不近人情一

咦從頭棒將去也不管是聖是凡正恁麽時莫有當機領略得者麽無則老僧自道去也便下座

三大佛開光請上堂臘月廿六三世諸佛六道衆生同時展目不用人指點不勞人刮膜以拄杖指云現前大衆還證明得麽若證明得今日施主功不浪施成此勝功德證此本光明其或受人指點用人刮膜則落第二頭所以道我眼本正因師故邪且作麽生是諸人正眼便下座

皇親田居士夫人吳氏爲承乾宫皇貴妃田氏奉旨進香賫紫衣入山請上堂師拈香祝

聖畢僧問皇圖鞏固菩薩現天人之身帝道遐昌和尚唱無生之曲無生曲卽不問如何是祝聖底句師云今古歷然進云恁麽則一人有慶萬民咸賴去也師云却被闍黎道着僧禮拜師乃提起紫衣云此是九重宫裡傳來底謂之信衣亦謂之無相福田衣佛佛授受祖祖相傳所以拘留孫佛偈云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諸人還信得及麽若信得此身不實卽是佛身與佛無殊全體獨露故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既群生皆現佛身則若貴若賤若僧若俗若男若女無不是佛身只因時人錯認不知安身立命以致達磨大師西來稟教外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皆棒諸人還知直指處麽以拄杖旋指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裡看下座

八十歲道婆請上堂趙州行脚到八十南北東西走未歇爭若呂氏善女人年年日日居家室雖然如是任他世事眼前過當覺老從頭上來始得下座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通容編

上堂開示

衆請上堂開示師云適來昏黑時侍者道大衆俱要和尚開示做工夫請和尚上堂老僧遂急索出來未曾思量得怎麼樣開示好老僧若開示你仰與你剜肉作瘡引你思量分別設便休去爭柰你都不了只得依條攀例向你道三世諸佛出世之所爲不爲別事歷代祖師之所說不說別事只爲爾我沉淪三界流轉四生所以教爾我出三界輪廻脫四生苦趣所

謂佛佛授手祖祖相承唯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也是故宋世大慧杲和尚見人不知大事之所以遂註解向人道唯人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故謂生死大事也又慮人不以爲事復云你們生前曾做驢做馬來也不知而今死後做驢做馬去也不知上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不知既都不知一息不來前路茫茫豈不是要緊底大事耶然據悟上座卽不然只者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便是當人出生死底消息唯人作計攀緣遂成流轉何故生不知來處則來無所從死不知去處則去無所至去無所至則內無所出來無所從則外無所入外無所入則外息諸緣內無所出則內心無喘既內心無喘外息諸緣則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前後際斷則靚體現前靚體現前則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臥不知臥任不知任騰騰任運任運騰騰到恁麼時切忌失脚跌破鼻頭怨悵老僧遂咄一聲轉身歸方丈

上堂開示云諸佛與一切衆生本無異相只緣迷悟見有差殊雖有差殊迷時本體本不曾迷悟時本體本不曾悟迷悟都不干本體事迷時則全體而全衆

生悟時則全衆生而全佛全衆生而全佛衆生不見諸佛之名全佛而全衆生諸佛不見衆生之相諸佛不見衆生相故諸佛何曾度一人衆生不見諸佛名故衆生度盡恒沙佛衆生度盡恒沙佛衆生與諸佛無殊諸佛何曾度一人諸佛與衆生不異如是則舉手所指縱目所觀衆生與諸佛正如水中鹽味色裡膠青雖有所指不見其形故德山云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茲乃命道人等乞開示諸佛衆生所以底意若約衲僧拄杖子要且未在何故不見前日

衆問衆兄弟要證據時則無有出者便是也雖然如是古人有言三日不相見莫把等閒看今日不免再試舉看拈拄杖云悟上座已有拄杖子也衆兄弟又作麽與悟上座拄杖子放拄杖云悟上座已無拄杖子衆兄弟又作麽奪悟上座拄杖子良久云既不能奪又不能與則衆兄弟未有拄杖子在復拈拄杖云還會麽還知麽正恁麽時悟上座性命在衆兄弟手裡若是眼裡有筋皮下有血手裡有骨一逴逴得便能羅籠三界提拔四生設或未能卓拄杖云衆兄弟性命却在悟上座手裡復卓一卓喝一喝擲拄杖下座

上堂開示云今日陞座為世庵法姪哀求作禮謂今日七月時分憶昔目連尊者為母遺置盂蘭勝會故某為先母呂氏設齋供養大衆乞示華嚴圓旨某願先母乘勝緣明勝旨證勝果悟上座道老僧出家年晚為生死事急無暇及於教乘秪有兩句怵直話說了去罷你也替我不得我也替你不得父子上山各自努力拽取東勝神洲與西牛賀洲鬪額不為分外恁麽見得行得要會華嚴圓旨有甚麽難不見永明謂此經為純眞法界法界者四聖六凡是也四聖六凡正眼觀之純一眞相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楞嚴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法如是故不假强為所謂眞如淨境界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淨緣有大小故證四聖之果而有殊染緣有重輕故感六凡之報而不等要且雖成十法界界界皆圓衆生若不圓則不流轉異類及成佛道佛菩薩若不圓即不隨類應身廣度衆生但一界悟入界界無餘一人迷時類類各別各別則不能互攝互融無餘則何妨問此答彼所以道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東方入定

西方起男身沒女身彰如是則何妨母身沒子身彰佛佛悟此不見優劣相不生人我見成一眞法界故永嘉云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蓋法界體各各圓滿具足只爭悟與不悟悟則當下透脫覿體全彰永斷輪廻所以相替不得各要努力然法界有事有理有事理無礙有事事無礙未悟之人只見其事不見其理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若悟之人只據本分一着蓋天蓋地無天堂可欣無地獄可厭處這圓融事事無礙故眞淨和尚云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

解開布袋[illegible]拈拄杖云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信手拈來貫徹法界佛鬼妖魔無此無彼地獄天堂卓拄杖云一槌粉碎直令呂氏母子目前相見烏用如目連入地獄方能救得擲拄杖云還見麼喝一喝下座

臘八起閱藏千日禪期上堂開示云今日陞座無他蓋爲釋迦如來悟道之辰本山啓建閱藏禪期之日雖然如是只此兩端衆兄弟當知期悟爲本閱藏爲末不見世尊當初棄王宮入雪山靜思六載於臘月八夜舉頭覩明星忽然大悟何曾有三藏十二部看閱而悟來又於靈山會上拈花迦葉微笑遂以清淨

法眼涅槃妙心付囑傳化謂之教外別傳所以阿難問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事迦葉召云倒却門前刹竿著阿難從此大悟爲第二祖於是祖祖相承至二十八祖達磨大師遥觀此方有大乘根器遂航海來初見梁武帝帝問聖諦第一義衆兄弟梁武深解教乘故知聖諦爲極致而不知達磨乘教外別傳之旨直被一揮便乃不知落處直至嵩山面壁九年方得慧可大師來乞安心被磨一拶欲覓個心與磨安畢其精神而不能將得出便徹見本體當下休歇磨亦見他徹底悟處乃與之印可云爲汝安心竟

纔有三祖亦只見得罪無自性本體露現故二祖亦與之印可云爲汝懺罪竟至於六祖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乃大悟又何曾得閱三藏十二部然後悟哉更有靈雲見桃花而悟道香嚴擊竹以明心乃至宋世大慧杲禪師十八歲參禪至三十六歲聞佛果禪師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方纔驀地衆兄弟畧舉從上世尊至此無不以悟爲期然且遇緣不一奚必待覩明星而悟道耶遂舉拂子云只者拂子已刺破釋迦老子眼睛穿却釋迦老子鼻孔負命者上鈎來爲釋迦老子出氣便請歸家穩

坐有麼有麼良久云無則普請歸堂掀翻海藏去也下座

上堂開示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會而不會不是不會而言不會所以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卽是聖人無凡夫可知卽同凡夫無聖人可會無聖人可會則衆生度盡恒沙佛無凡夫可知則諸佛何曾度一人如是說者無能說所說如是聞者無能聞所聞各各歷歷孤明露出本來面目發揮本地風光怎肯甕藏被蓋正當恁麼時爲人拶

看又且如何喝一喝云切莫錯對便下座

小參

病起小參舉五祖演和尚云如今人似發瘧一般寒一上熱一上不覺過了一生矣只此兩句話悟上座生平亦只尋常看過了適纔病中體之可謂斷盡人病不惟未打徹底人有時爲此事急切着忙有時丟在無事甲裡設使徹底人於日用現行處亦未免觸事則因事生心緣無便依無息念被寒熱二途打作兩截今日更爲一頌一番寒了一番熱服盡多方藥不痊直得一身白汗出始覺從前怙怙然今日禹門

重頌出舉似禪人緊着鞭且道鞭頭落在甚麽處便起身

天封寺舒安律師請小參世尊出世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至拈花教外別傳方了本懷故教立戒定慧三法曰因戒生定因定發慧爾我既出家當須出三界了生死方始事畢若但持戒止免三途既兼生定止超六欲若其發慧方超三界故以發慧爲主然今時多言慧竟不知發慧之繇如要發慧須是明心六祖云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是以心若苟明意自清淨於日用頭頭無絲毫過

患所以我笑嚴師翁道欲無禪禪無欲相奪相傾事不厭俗故曰清淨行者不上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驀拈拄杖云適玄者裡又且不然喝一喝云且道是戒耶定耶慧耶是心耶佛耶是清淨耶破戒耶是上天堂不上天堂耶是入地獄不入地獄耶又喝一喝云切莫停囚長智便下座

元宵兼示化主小參今朝正是正月半通玄峰頂無燈看祇要諸人返自觀迴脫根塵背燠燠背燠燠大地虛空無畔岸森羅萬象歷歷同參一切衆生明明共俾若人如是見徹氣質如是變化本無能化所化

之人亦無能施所施之物化者施者吾道一貫雖然如是更有一事且去化緣歸來重新打算

爲洞陽蔡公對靈小參本體恒然無生無滅正眼洞明離出離入祇因見倒惑生認境漂流以致輪廻不息若能當頭坐斷一念返本純源便是當處超脫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雖然如是正恁麽時逍遙獨脫一句作麽生道卓拄杖云還委悉麽但隨信脚騰騰去徧界無非淨法身

施近橋居士追嚴請小參重陰極盡一陽生萬化甦回省舊容赤骨條條全體露了無一物見枯榮既不

見枯榮卽今眼眼相覷是個甚麽若向者裡見得徹覷得透便見施智樂二先人生本非生死本非死且坐斷生死路頭一句作麽生道脫體逈超生死見全身出没絕行縱卓拄杖一下

解制小參豁開頂門正眼見空向背安排洞徹足底根源踏破任行踪跡如是則淨裸裸赤灑灑清寥寥白滴滴没可把無結制之可結無解制之可解正與麽時秖如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且將甚麽對還委悉麽一僧出云雲開見日師云眼花作麽僧無語師與當頭一棒云究家撞著對頭人兩兩相相無避

處遂起身

小參玆因梵淸禪人秉師無聲遺命請老僧陞座雖陞此座別無他說只述他甲子年於天台通玄寺參老僧忘了他底問頭只記得大棒打他一頓當時想未必能領畧後來有個會處乙丑年到金粟來見老僧云當時再大大打幾下免得今日來見和尚據此詣道兄弟實在棒下見得透所以病四十餘日安安穩穩與尋常人不同大衆參禪人貴要生死心破生死心破不見有生死病苦可得生死病苦全體覺相故玄沙云僧面前便是觸目菩提既是觸目菩提

且道無聲兩三日甚處去也莫是燒了化了麽莫是不生不滅去了麽遂卓拄杖云還見麽下座

師過秀水孝子金善銘等爲先君玄石公請對靈小參秀水年年秀青山歲歲青秖因人不覺剛自見遷更以拄杖敲淨瓶云擊碎蟠桃核方見舊時仁急薦取好惺惺頓證無生地高登安樂城崇成無漏業端坐寶蓮心復敲一下云還見麽下座

爲祝公懶庵居士對靈小參生死去來全體現陰間陽世本無邊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因離於不離隔於不隔

遂乃見倒惑生妄生分別於無生見生無滅見滅隨境有無心存取捨遂致輪廻不息乃以拄杖指靈几云直須當頭點破嘗教全體顯現一念嘗光現前承證不生滅地所謂無嘗生死法與我不相干若能如是解不用哭蒼天正恁麽時高超物表立命安身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除夜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撞到今宵極個中極處體全彰殺活全承此恩力是以古愉爾我臨命終時眼光落地底時節眼光既落地耳光亦落地鼻

光亦落地舌光亦落地身光亦落地意光亦落地六光既落地則無見聞覺知之情何有聲色觸法之對淨躶躶赤灑灑清寥寥白滴滴一片本地風光一着本來面目到個裡所作俱息無佛道可成無衆生可度無生死可斷無涅槃可證然後天是天地是地僧是僧俗是俗於者一片地都來沒干涉雖無干涉瞞他一點不得雖瞞不得不假思議之心全憑者片本地風光靡所不周靡所不徧所以道日應萬緣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正當恁麼時除夜分歲一句作麼生道白雲斷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

外便歸方丈

解制小叅覿面分付尚涉廉纖直下承當猶存情識玄機獨唱截斷衆流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事不獲已放一線道開第二義門三月結制掛起鉢囊放下複子便作安居今朝解制着却草鞋擔却拄子便為行動殊不知天童者裡日日着草鞋日日擔拄子未嘗向諸人道安居行動諸人若會時安居之地事事由身之路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設若兩頭不涉中間不立又有甚麼恁麼不恁麼得與不得正當諸人分中

如何通信莫是拳一拳掌一掌麼莫是打一棒喝一喝麼莫是彈一彈竪一指麼莫是說道理呈見解麼莫是總不恁麼以坐具拂一拂便行麼如此者總是依草附木良久云須知自有冲天志莫學他人行處行

孝子何通遇通理薦親請小叅云今日陞座蓋因二孝子先考行素何公存日怒其家人假託三寶以嗔心加毀觀音像於坑廁故二孝子乞山僧陞座對衆發露為先考懺悔二孝子既發此孝心不惟佛菩薩慈悲即行素何公亦皈依三寶所謂子孝則父必慈

然而山僧不須別說即舉[illegible]音妙智之力令行素何公證此妙智則因地而倒[illegible]因地起豈止懺滌罪愆亦可與觀音菩薩把手共行遂舉起拂子云者便是觀音妙智之力若喚作拂子即不能證妙智不喚作拂子亦不能證妙智若不見拂子亦不不見拂子即見性空見性既空眼不緣色聞性亦空耳不緣聲乃至分別亦空意不緣法所謂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然後即見一切衆生皆隨境顛倒隨情造業隨業受報三界昇沉無有休息如是發同體之悲與無緣[illegible][illegible]所以道聞性空時妙無比思修頓入三摩地無

緣慈力赴群機明月影臨千澗木㮶拂子下座

結冬小參千結制萬結制只爲求法嗣千安期萬安期無非以悟爲期悟則事同一家可與佛祖把臂共行續佛慧命傳祖心燈盡未來際相續不斷茲衲子之所當立志之事也六祖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且道作麼生是頓悟花情底意旨從上來悟者甚多呈悟者亦不少總之不若當時歸宗會下有個智通禪者忽然半夜起來大喊云我大悟也我大悟也宗喚來問汝道大悟悟個甚麼通云師姑元是女人做者個便是頓悟花情已底樣子也雖然如是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他人行處行復云茲因王居士求子嗣故老僧舉結制求法嗣之所以然求法嗣之定不虛求子嗣者必然有正當恁麼時甚麼人證明卓拄杖一下

解制小參結制只得兩個月老僧無禰沒飯喫普請諸人各各行大丈夫兒當自立從門入者非家珍諸人莫嚼粟米粒樹凋葉落露金風脫盡皮膚赤骨歷個事人人本具然到底不從他處得一任諸方玄又玄莫教汚却本來頂祖師西來無別事討個人兒不受惑老僧如是恁麼道諸人分上沒交涉只如諸人分上又作麼生會卓拄杖歸方丈

孝子鍾鴻顏等爲令先君紫符公請對靈小參云夫道也聖凡同體生死一如只緣不了以致隨境生情隨情造業隨業緣故三界昇沉受報好醜以拄杖敲靈几云若向者裡回光返炤棺木裡眨眼便乃脫死超生剔起便行訾取十方自在自在也天堂尚不住地獄豈能留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百千境界轉變不得應同體悲爲如來使普現色身隨處作主與無緣慈巢利群品同成正覺正恁麼時歸根復本一句作麼生道盧舍本身獨露豁開正眼絕纖塵

施主請小參三世諸佛六道衆生皆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消息從甚麼處來只因一念心生分別遂見有佛有天有人有修羅有畜生有餓鬼有寃有親有逆有愛有男有女有心有性有玄有妙有煩惱有涅槃乃至有行有住有坐有臥有語有默若也一念回光返炤明見本來面目遂見三世諸佛也是者個面目天也者個面目人也者個面目阿修羅也者個面目畜生也者個面目餓鬼也者個面目乃至寃也者個面目親也者個面目逆也者個面目愛也者個面目行也者個面目住也者個面目坐

也者個面目臥也者個面目語也者個面目默也者個面目既皆者個面目喚作佛不得喚作天不得喚作人不得喚作修羅不得喚作畜生不得喚作餓鬼不得喚作煩惱不得喚作涅槃不得喚作心不得喚作性不得喚作玄不得喚作妙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不得乃至喚作行不得喚作住不得喚作坐不得喚作臥不得喚作語不得喚作默不得喚作寃不得喚作親不得喚作愛不得喚作逆不得喚作凡不得喚作聖不得既皆不得一道平等浩然大均上無攀仰下絕已躬畢竟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既承

此恩力終不落虛可以超聲越色離見絕聞坐斷是非頭語默絕消息不求超生不求證滅無欣無厭淨躶躶赤灑灑全體與麼來全體與麼去通身無影像處處絕行蹤所以道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眞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正當恁麼時秪如孝子鍾大向追薦先妣朱氏又作麼安身立命還委悉麼彌陀元不異秪者是西方拈拄杖下座

小參僧出作禮師便打云靈山話月曹溪指月天童一味掉棒打月若也見月忘指方見棒頭落處無事不畢所以道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古人見人不會不得已下個註脚〻云若喚作棒入地獄如箭射或舉杖〻云喚作拄杖即觸不喚作拄杖即背喚作山河大地即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即背乃至喚作一切聲即觸不喚作一切聲即背秪要人向拄杖頭邊默契默運向聲色頭上坐臥聲色頭上安閒不被一切聲色之所籠罩一切聲色之所回換一切聲色之所擺撲始得自繇既得自繇則臨命終時定得自繇不被業識之所回換則生死輪廻息矣縱聞十方佛祖老和尚出世亦如色等說法亦如聲等則不被佛祖老和尚舌頭之所籠罩之所回換之所擺撲方滿佛祖

老和尚出世之本懷故曰祖師西來覔個不受惑底人方始自信臨濟大師〻云少信根人終無了日秪如自信之人於世出世法中如何行履百花叢裡過一葉不沾身

葉進晟進昱爲先君君錫公請對靈小參生死無二相去來沒兩人秪因自不覺逐色與隨聲逐色隨聲也捉一放一心如猿猴茫茫無據遂致三界六道去來不息以拄杖點靈几〻云我今爲你當頭點醒自知無滅無生覿面提持冒取自繇自在自繇自在也不爲業識之所牽無滅無生也永證金剛之固體正當

任麼時立命安身一句作麼生道直教兩脚捎空去鼻孔依前搭上唇

大理元冲錢居士祈嗣請小參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要人回光徹見正體越死超生絕情離識靚體現前皆在其中則無纖毫情欲之所流注那有妄生妄死之輪廻然後推已之餘力可以及物不妨普現色身同類引槩共登正覺是諸佛出世之本懷祖師西來之大意菩薩所行之願力茲因錢居士述伊令郎將亡之際云天童大童復云我念天童則病痛皆無矣後復夢告云我今天童薙髮三年還來故今居士親

賁淨財入山修供併命山僧陞座舉揚此段因緣與大衆證明擬欲此子還去山僧昨對云只恐令郎托生非爲嗣續之故恭來勸化居士何故父子之間更無二人可謂至親至切至痛處忽然一刀劃斷故感居士頓發大心廣行佛事雖然據伊親言出親口又且親夢告何必山僧勸發而去或者待居士信力既堅不妨再來同事如龐居士云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豈不是一番希有事故山僧勸居士於此山作一延壽堂并藥物之需以安遠方雲水之病者得於病中安心一味圖出生了死或於已有餘力可以入生出死作大權方便不妨便請普現色身引槩同類同歸正覺如前所云雖然亦須量力而行不則自救尚不可豈可救人乎所以古人問古人云明知生是不生之義爲甚被生死所流轉答云其力未充且作麼生是其力良久云全憑者個威光不在別處流轉下座

晚參

師舉德山晚參云德山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禹門今夜卽不然與諸人答話去也驀拈拄杖云有見義勇爲者速速出來與禹門拄杖子相見時後堂

錚身作問訊師驀頭與一拄杖便轉身拽拄杖歸方丈

晚參垂萬里鈎竿千里烏騅布漫天網打衝浪鯤鯨乃從上已來之垂制萬世不易之宏規若夫有時全身擔荷不顧危亡有時轉身吐氣意句皆足是衲僧本分底消息禹門昨晚入草求人幸有後堂出來承當不致禹門失利今晚再拖泥水要驗轉身吐氣底意乃顧後堂云秖如昨晚相見底意與尋常相見是同是別堂卽出衆對面問訊而立師云若道是同尋常未嘗眼盲難道不曾相見又鳥用特特出來相見

若道是別且如何是別底意旨試說出來說得分明禹門分半院與你任若說不分明只是個承虛接響漢語未絕堂退身咄一咄而出師云恰是個承虛接響漢

晚參云今宵正是正月半家家點起上元燈禹門院裡家風別却將吹滅暗中行遂吹息燭下座佇立云衆兄弟還見麽若也見得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若也未見高聲喚侍者云移皮燈籠來引大衆過堂喫茶去

晚參纔然昨日又是今宵流光電速人亦隨遷當勤

精進如救頭然驀拈拄杖云穿却諸人鼻孔換却諸人眼睛還我救底頭來擲拄杖云大衆委悉麽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平地上死人無數切莫停囚長智便起身

晚參茲當六月初七夜衲子聚頭將畢夏霹靂天風忽地來草菴卸下琉璃瓦且道是何宗旨喝一喝

晚參開爐恰三日那事全然沒消息有消息寒者寒今熱者熱忽然寒熱兩忘時試問諸人是何物良久喝云不煩久立乃歸方丈

晚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日是最後一日一年三百六十晚今晚是最後一晚四千三百二十時此時是最後一時世間一切人自新正一日起首所作所爲到此俱息惟只打辦度歲過年謂之臘月三十日夜古人多以喻爾我出家人到生死交會之際從前所參所學所知所解都用不着唯只度脫生死而已然欲度脫生死但能度歲過年度生死在其間矣且作麽生是度歲過年底句今晚一覺睡來日是新年便歸方丈

晚參今晚老僧出來無他葢爲今晨上堂謂人人有條拄杖末云拄天拄地無人會收攝肩來力荷歸恰

似老僧獨收了也於諸人分上了無干涉雖然若據者條拄杖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出世不敢正眼覷着覷着即錯如是則諸人拄杖子畢竟在什麽處若會得却來方丈裡通個消息遂轉身歸方丈

晚參今宵臘月三十晚無論貧賤與富貴都來無事掛心頭一味打辦度年耳古人以喻爾我林下人一生參學到臨命終時亦一味只要度生死且如度年人人知道來日來年相見秪如臨命終時死了燒了又向何處相見良久復云死了燒了向何處相見乃起身出堂

入堂

新建彌勒內院安禪衆入堂舉仰山夢升彌勒內院見堂中諸位皆足唯空第二位仰山就位而坐衆中一尊者出〻云今當第二位說法仰山即出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白於時衆皆散去仰山舉似潙山潙山云子已入聖位今日悟上座入堂不待汝等舉白却自打鼓要說遂舉起扇〻云喚作扇子則觸不喚作扇子則背良久衆佇立師〻云悟上座命蹇柰我幻有老人去世無處舉似得無處說得既無處舉得無處說得則無有人證明得姑待衆兄弟有個

會處互相證明謹白珍重

入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且既目前難覩在甚麼處以拄杖指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欲知大道眞體人人各自摸取便歸方丈

入堂與衆向火次〻云當初趙州和尚道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行脚時於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着老僧今日得得入來舉衆中有證明底試證明看有麼有麼良久衆無出師〻云恁麼則悟上座失利遂歸方丈

入堂佛乘等請開〻示心佛衆生之旨師〻云古人道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者大端離心外別無有佛衆生可得離佛外別無有心衆生可得離衆生外別無有心佛可得一體三名三名一體然據老僧看來即今要且不是心不是佛不是衆生復乘個甚麼乃翻倒几案歸方丈

弘遠禪人送壽昌和尚語錄師讀至自慶〻云偸爾沾嘗曹洞水似酪凉心遂持入堂謂衆〻云此老正如鼴鼠飮河豈知大鵬劈海老僧若見他恁麼道劈脊一棒使伊和心嘔出然後更與一棒乃云前一棒即不問諸人且道後一棒是賞伊罰伊若解斷得是克家

之子設作甘與不甘非吾種草

入堂舉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且道釋迦老子在甚麼處作活計一僧云某甲不然師〻云好個不然秖是你不知落處在僧向前作禮〻云和尚如何師便打

普請次師入堂中見有數僧因問汝等爲甚麼不去有者道昨上山刺破脚故告假有者道寒熱故告假師〻云正當劍樹刀山鑊湯爐炭寒氷地獄時閻羅老子斷不容告假夜叉獄卒斷不容告假向甚麼處告

假僧俱無語師云恁麼則若未有了日在便出堂

室中開示

僧室中求開示師云汝且去僧行三五步師喚回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汝是何處人僧云嘗熟人師云汝父母未生前是何處人僧無語師云汝父母未生前與嘗熟人相去多少僧云不會師云汝且去會會來

行昭胡居士求開示師云吾嘗於此切古人云參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猶是第二頭話者吾嘗於此切纔是透底話你去體會切字自然得個透底處士云

作麼生會師厲聲云吾嘗於此切者等會去

善信求開示師云汝爲何來云弟子不爲別事師云何爲不別事云爲修行故來求開示師云修行也是別事做買做賣也是別事乃至虛空天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以至父母兄弟妻子皆是別事如何是你不別底事云弟子不會師云汝去會不會底來

室中僧禮拜云某甲初發心乞和尚開示師云初卽且置心從甚處發僧無語師云汝且去究取心起處便是心倒斷處卽是明心處

僧乞示做工夫師云我者裡沒有甚麼工夫做只要擡樹擡石挑磚瓦挑柴穿衣喫飯屙屎放尿至於行住坐臥祇是不可喚作擡樹擡石乃至行住坐臥亦不可喚作工夫你且道喚作甚麼僧云未審如何下手師云拄杖子不在你自去打三十棒

偶言

師一日與西堂妙行居士求如圍爐次妙行舉辭山論格物云格是格去物欲師云他見如此你又若何妙行云格字可作體字看否師云似卽似只成了兩個妙行云師又如何師云不妨爲汝問著求如云嘗聽妙喜答子韶云今人但知格物而不知物格好個

物格因何子韶不能當下領取而又求個樣子師云你卻如何求如云今日天寒師云何不脫體道一句

一日妙行舉月川法師不信無情成佛和尚如何道師云我亦道無情不成佛行云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何故無情不成佛師云待行情成佛無情亦成佛行指桌云和尚如今已成佛因何還有者個在師云你作者個會麼行云和尚不作者個會卻又如何師乃掌之

南嶽僧玄印鼓山僧復一津二至天童室中並告師

云諸方謂和尚只得一橛頭是小法大法未明在師笑云老僧唯秖一橛誠不知別以何爲大法然從上祖師多類且置第恐釋迦老子亦只得一橛大法亦未明在三僧愕然師云不見他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耶乃自證偈云諸方門庭家業盛老僧一橛打人惺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通乘編

入室

一僧入師云你在者裡做甚麼僧云磨豆腐師云你替甚麼人磨僧云替和尚磨師云你喫自已飯爲甚麼替老僧忙僧云不替和尚磨莫是替學人磨麼師打出又一僧入師云你來做甚麼僧云挑水師云水桶在甚麼處僧擬對師打云打破了也又一僧入師云世尊初生手指天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你作麼會僧喝師云汝者喝還喝世尊喝老僧喝汝自已僧無語師打出又一僧入師云我適纔舉世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者僧亂喝打出去也你作麼會僧擬開口師云你欲攀擠老僧那以拄杖趂出

勘辨

新到叅方擬人事師云已相見了也速退速退云和尚因甚着忙師高聲云道甚麼云某甲傅山來師便打僧云打錯了師云汝動足來時即錯了在者裡覓什麼椀連棒打出

師問僧甚處來云杭州師云杭州有幾多官員在任幾多官員不在任云不知師云你不從杭州來僧擬

喝師叱云出去
師問僧那裡來云蘇州來師云那裡人云金華人師云到蘇州作甚麼云一事也無師云恁麼則空去回也云長遠如此師云長遠如此個甚麼云不知師打一棒云還知麼僧無語師云又道長遠如此
僧求住師云汝尋甚麼處住僧擬議師喝出
師一晚與五峰話次驀伸脚云你作麼生峰以脚踢之師笑云未在未在峰云和尚道看師倒臥峰云也只是困師云你又與麼去也峰乃禮拜
五峰辭行師握拂云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

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即分付汝峰即連跳兩跳云不要不要師云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峰轉身云某甲去也師乃付
石車到師問那裡來云雲門來師云幾時起身車打一圓相師云不可亂做云千里同風今日特來親領痛棒師云既是千里同風又來作麼車即提起左脚師云者還不是車又提起右脚師云錯也車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師休去
新到參方禮拜師乃踏之僧擬開口師便打出

師問僧甚處來僧便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僧擬議師打云須是我打你始得
師問僧甚麼人來云無師外看云是甚麼云撈水底師云又道無
僧纔禮拜師以杖抵云去去云某甲話也未問師云設若問話堪作什麼僧擬議師喝云出去
僧普度參自敘雲門博山峰頂相見機緣將畢師咳嗽一聲唾地云你道道有僧罔措師連棒打出
僧呈偈師接得即搯破頌僧云今日多少泥水匠云前三三與後三三師打云是多少僧豎拳師打出

僧參以坐具向前問訊進師一匝敷具三拜立右邊師云何不再進一匝僧擬議師便打僧接住云和尚莫要無風起浪師云你作無風起浪會那僧無語師連掌打趁
師問僧甚處來云天目來師云高峰祖師安麼僧無語師云想必你不從天目來
華山僧參師問華山道場做完也未云已畢師云既畢又來做甚麼僧無語
師問僧甚處來云河南師云臨濟大師道不在河南定在河北即今在河南在河北云在河南師云何不

教他同來僧無語師云掠虛漢出去

僧叅雪庭師庭問曾到金粟否云曾到曾問話否云不曾你怕打那僧即云某甲一向不曾置問頭請師處借問頭庭乃開示僧不肯轉金粟述前話師云汝喫飯還問人借口麼僧云某甲實無問頭師打云你向甚處開口

河南僧叅喫茶次師云曾到少林麼云曾到師云堂頭和尚如何云提唱爲主師云提唱個甚麼僧無語師舉起茶盞云還提唱者個麼云拈來無不是師云錯認定盤星僧復無語

天竺二僧叅師問甚麼處來云海上來師云海上觀音與天竺觀音如何云一樣師指僧云與你一樣耶與者上座一樣耶二僧俱無語

師觀樹次有三禪人隨之師指樹云老僧道是檀樹汝等道是什麼三人俱無對師遂轉身及有衆圍之師復云適來老僧指樹云道是檀樹無人道得衆中還有道得者麼時木陳抽身而去師云木陳開口不得去了還有道得底麼雪浦出打師背云是甚樹師以杖打退歸方丈

二僧論大顛擯首座話一云令當行一云賊被狗咬

爭之不已白師師云秪如賊被狗咬落在那個分上一僧云首座分上師遂一齊擯出

徐內翰叅師問那裡來徐云海上來師云還見觀音麼云也秪是幻境菩薩示現處師云那裡是菩薩示現處云和尚便是真觀音師云錯徐無語

師問僧今日作什麼僧云擡樹師云擡放那裡僧云池中師云不怕浸殺他那僧無語

湖州啓印寺僧叅師云當初高峰和尚亦是啓印寺裡出身僧云是師云即今在甚麼處僧茫然師云且坐喫茶

問答機緣上

師遊天台訪海門周居士坐次士問何處師云南直隷遊天台特訪老居士又問尊號師一喝便行士隨出問云下在甚處師云昨在居士書院傍菴歇士云我有菓在莫要偷來喫麼師與一掌云者老賊頭便行

師至紹興王靜虛陶石簣邀師至書館陶問久於此事逈無入處師云即今居士在甚麼處士云有何方便令我入否師涌身云但恁麼入齋畢同過大善寺會墨池王居士問我在京師見令師處有宗門統要

師〻云即今聾士乃笑又問空印駁物不還令師駁空
印畢竟誰是師〻云貧道智識暗短忽寺〻王送攢盒至
士以手揖〻云者是紹興底請師〻云少賣弄士乃笑又
到王宅居士出少林碑刻達磨像黃魯直題〻云少林
九年垂一則語直至如今諸方賺舉士〻云請問老和
尚是賺不賺師〻云被居士一問直得退身三步
僧問大悟底人還有憎愛也無師〻云能愛人能惡人
〻云此是儒家世間之說豈是大悟出世間之事師〻云
汝是甚麼人僧擬議師喝出
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師指壁

問觀音像〻云者是甚麼〻云觀音聖像師〻云汝暫舉心
塵勞先起
問乞師指截徑處師〻云汝是甚處人〻云江西師把住
〻云江西到者裡多少路僧擬議師即推出
妙行問月明簾外如何轉身師〻云你但進門來維那
〻云如何是門裡事師便打求如〻云請師不用棒不用
喝將轉身事盡情道一句師起〻云我倦要睡去
妙行問如何是三玄三要師〻云你者一問聾〻云某甲
不會請和尚明示師〻云你且放下着
不昧舉僧問雪庭師月透孤峰時如何庭〻云黑魆魆

和尚意如何師〻云透頂透底〻云透頂透底與黑魆魆
是同是別師打〻云此甚麼處與汝說同說別
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意旨如何師〻云你是無主孤
魂〻云為甚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〻云唯我獨尊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偶搔頭〻云老僧頭癢〻云還有
奇特也無師展兩手
問大事未明乞師開示師〻云你喚甚麼作大事〻云豈
無方便師便打
問某甲一向做工夫沒個入處師〻云誰教你來僧擬
開口師直打出

比丘尼問如何是本地風光師〻云背在汝面門出入
尼欣然禮拜師〻云且放過汝
問古人道亡僧誦一部佛法語未絕師〻云亡僧甚處
去也僧擬議師乃打僧〻云乞和尚指示師〻云汝道亡
僧還開得口麼僧無語師〻云既開口不得佛法合作
麼誦
問和尚如今五十九歲除九年請和尚五十年前事
師〻云忘却了僧擬議師搖手〻云你去你去僧禮拜師
與一踏〻云不可放過
僧乞師法語〻云欲朝暮禮拜師〻云朝暮禮拜個甚麼

僧擬議師便打僧禮拜師一踏僧起師云你者禮拜與朝暮禮拜是同是別僧復擬議師云饒你會得無二無別且道者一踏又如何

董居士問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師云你去第二次與汝道士作禮去次日來云昨承和尚指示弟子於舟中有個省處師云即今又作麼生士作禮師便打

問瑯琊覺讚初祖末句云師心今戴大慧杲云戴之一字不得動着動着即禍生師拈拄杖指云直須動着動着從教東擲西拋

靈鑑講主㕘問和尚接人還用古人底自己底師以

手展握云你道是古人底自己底主擬開口師便打主一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主罔措師展手云元來學弄虛的

問某甲久做工夫不得力師云汝向那裡做工夫云萬法歸一語未絕師便打僧擬再語師又打僧云湛和尚方便開示太多和尚為甚只如此師以扇放桌

僧禮拜起師拈扇入袖僧罔措知客舉手云上座且出師打知客云多口作麼

僧求開示師云你從那裡來云嘉興師云未舉足時脚跟下好三十拄杖僧無語師云安單去

漢月㕘云積年仰慕今日遠來濟上門庭則不問如何是堂奧中事師云你即今在什麼處月云此猶是門庭邊事師指座云且坐月禮拜起云咦師休去

子雙蔡居士問弟子與和尚那分別和尚者樣快活弟子者樣苦師云汝將苦來與汝分別云弟子不可道是快活師云老僧亦不可道是快活云怎柰天堂地獄何師云你喚甚麼作天堂地獄你曾到天堂地獄也無士無語又問衆生即佛弟子信不過師云信不過且做衆生云佛又作麼樣師云但肯作衆生佛即在其中

問某甲初做工夫如何得個入頭處師擲拄云但恁麼入僧云不會師打一掌云恰好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滿面着埃塵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老僧無伴侶如何是主中主師云三更月下無人識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堂前坐來沒人陪

優婆塞問修行成正覺乞師開示師驀頭一棒云還覺麼塞作禮師復打云不得忘却

問衆中操履好靜處操履好師云分身兩處看

問臨濟道有個無位眞人甞在諸人面門出入既是無位眞人為甚麼向面門出入師與當頭一棒云還

見面門麽僧喝師復打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百萬軍中斬顏良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取了荆州放魯肅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殺却陳友諒并吞數十州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當今天下太平國皇萬歲云料揀已蒙師指示全提向上事如何師以拄杖連擉云退去退去
子毅蔡居士問如何是世法師云四大五蘊如何是出世法師云四大五蘊如何是世出世法師云四大五蘊又問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旣有個背在如何

不獲師云分明道了
問乞師指示一條徑路師揑僧頸云揑住咽喉僧禮拜師一踏
問某甲欲做工夫乞和尚開示師云昨日有人恁麽問打出去也僧擬作禮師便打出
優婆塞問弟子嘗發火性師云你適來為甚麽罵我塞無語師驀面一掌云為甚麽打不發塞亦無語師云打也打不發說甚發火性
道存孫居士問圓頓之事如何下手師搊鬚摇拽云但恁麽下手

漢月問從上來宗旨如何師竪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云還有麽師云一脚踢殺你云蒙示多矣師云又問作麽月禮拜師便打良久師問月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月禮拜出師打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
問有問則過無問則乖教某甲問即是不問即是師云去此二途向前商量僧便喝師便打僧云屈屈師復打兩下
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有口不能宣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足方頭頂圓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恰好在腰邊又僧問如何是三要印開朱點窄師打云打你一棒

云何不打兩棒師云鈍根阿師
師與型塘徐居士言及性相近習相遠士云性在甚麽處師與一拳
問和尚納福麽師云你管他作麽云也須問過師云問過後如何僧擬議師乃打
問如何是的的大意師云向前來僧近前師便打僧云上根大器直下承當中下人來如何師云老僧從來未嘗眼花僧無語師云你是最下種也未得在
問如何是離心離境旨師云向前來僧近前師云會麽云不會師云禮拜着僧禮拜師與一踏云是心是

境僧擬議師便喝出
雲岫龐蘊虛講主叅問未到金粟時如何師〻云雲岫菴中到後如何師〻云喫茶已畢〻云釋迦未出世祖師不西來喚甚麼作正法眼藏師正身〻云見麼〻云有見則不堪師〻云未夢見在又問古人道喚作一物即不中如何又喚作無位眞人師〻云你即今是一物是無位眞人〻云若說即兩橛師〻云還我一橛來〻云猶是第二門師〻云怪你做座〻主所以善講
僧乞師取號師竪拳〻云喚作拳即觸不喚作拳即背會則去不會直拳打出僧擬議師打趂出

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師以手摸觜〻云會麼〻云不會乞和尚指示師打〻云天晴不肯走須待雨淋頭
師至蔡居士靜室士問弟子禁足如何得轉身師〻云但向門外去士〻云即今齊師〻云立地死漢〻云如何得活師即起身出
問宅盤縈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刧羈鎖師驀與一拳云你爲甚麼絡索〻云如何脫得師又打一拳云若認作拳入地獄如箭
問清水洗塵塵水歸何處師〻云茅厠裡〻云某甲不會師〻云問取淨頭去

問如何是五眼圓明師〻云老僧止兩隻
問未舉念時意旨如何師良久僧擬再舉師〻云去
問黑漆皮燈籠還有亮時也麼師打〻云老僧要打破
問如何得出生死師〻云如何是生死〻云學人不會乞和尚慈悲師〻云老僧無奈汝何
問不在內不在外在甚麼處師便打〻云乞和尚方便師以手劈頭僧罔措傍僧〻云何不禮拜僧禮拜師〻云莫被人使好
問如何是三寶師〻云一頓胡餅兩頓粥〻云不問者三飽師〻云老僧日日奉持

問洞山道秋初夏末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急索〻云古人且置我問汝即今秋末初夏末向甚麼處住僧擬對師驀口一拳
問四大甚麼人主立師〻云好個問頭秖是兩橛〻云四大分散時如何師〻云待汝四大分散來與汝道
問曹洞宗有君臣偏正師〻云除却君臣偏正致一問來〻云除君臣偏正教某甲問甚麼師〻云只你恁麼道是君是臣是偏是正僧擬議師乃喝出
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時値板響師〻云打板了喫粥去

俗士問我輩修行不知從那一步起師云從你未動脚者一步起又問此心如何定得師云定即且置如何是心士無語師云汝且會會心看

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知喚作甚麽師熟視云是甚麽僧禮拜師便打

問生死如何透師打一拳云向者裡透

問某甲駕船三載因甚摸不着舵柄師打一棒云還摸着也未四面狂風起又如何安身立命師亦打

問某甲一字不識乞師開示師云我正要一字不識底還你一字不識底去處來僧無語師乃打

問雲門餅趙州茶和尚者裡有甚麽師云一頓大拳頭

問如何是無生法師打云會麽云不會師云賴汝不會若會老僧性命却在汝手裡

問大修行人爲甚擔枷帶鎖師云自作自受無人救云萬丈岩前作揖百尺竿頭拱手師云自拈自弄得入僧如何是賓師云終日走途程如何是主師云坐斷乾坤唯自許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眼裡瞳人精又精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脚底脚頭舉更舉

問如何是賓主句師便打如何是賓中主師復打賓主相去幾何師又打僧禮拜師亦打

紫垣居士問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如何是不異之元師云汝是俗漢子

問如何是暗中明師云東付黃老夜摩有如何是明中暗師云南海波斯晝洗面明暗相去幾何師云分身兩處看

師作務次僧叅云某甲特來叅叩和尚師拖土籃云爲我擡土去云某甲只問師云去老僧沒工夫說閒話

師値擡船次端白問虚空架鐵船時如何師便打白

按拄杖云波浪湧千尋時如何師云且道承誰恩力白鳴指一下師微笑而歸

普茶僧問一個個零零落落和尚如何定奪師良久僧因措維那擊引磬起身云大衆謝茶師云却是維那定奪得

問古人道須叅活句莫叅死句如何是活句師云老僧舌破爲你說不得去僧出復入云和尚舌破用冬青葉好師打云汝爲甚着死句速棒趂出

問離却拄杖子請師別道一句師掌云不是拳頭定是巴掌僧禮拜師以脚踢云更有脚尖在

費隱上座至設茶次費纔出禮拜師即起身云大衆謝費隱茶費云和尚不要走還某甲茶錢去師直歸方丈蔡居士隨入云費師纔出和尚便歸方丈是甚麼意旨師以杖趂出

高麗僧曇瑚叅云久嚮道風如何是希有事師云你那裡得者消息來瑚便喝師便打瑚又喝師又打瑚進前問訊師云你再喝看瑚禮拜云蒙和尚指示師又打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瑚云盲枷瞎棒師直打出方丈

王金如居士問弟子到此大段着力不得師打一掌

云正好着力士擬開口師復打士再擬開口師又打士驀築師一拳大呼云謾人不得師推出閉却方丈門士一日問和尚有甚麼要緊的書與弟子一看師劈臉一掌云有一本要緊的書士乃笑

問如何是一言道盡底句師云親言出親口如何是一言道不盡底句師云親言出親口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云老僧不耳聾絕後再甦時如何師云你且去

問殿閣風涼即不問栢子飄香事若何師以杖劈面一抵云觸碎你鼻孔

石車問設有人問和尚如何是禪如何對他師打云

一棒打透髑髏穿更有問又如何師打云足方頭頂圓更有問又如何師打云口裡舌頭尖更有問又如何師打云你若與作禪入地獄如箭射

嘉興石帆岳居士叅出自撰禪門口訣請正師接得即置云閒言語士云和尚看看師閱數行至實字指問云此字如何解說士擬議云却解說不出師云恁麼則是虛言了士無語良久又云和尚者裡有甚麼人護法師云貧道法也無護個甚麼

問某甲生死不明師云者飯袋子僧擬開口師便打又僧出禮拜擬問師云適纔你問甚麼僧罔措師推

倒

問弟子欲作佛如何則是師便打云莫只打便是麼師云且莫錯認定盤星

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良久如何是透法身事師便打

邵居士問伎倆盡時如何師便打士擬議師云伎倆盡了

問和尚造方丈向甚處下樁腳師云向汝頭頂心下云完後向甚處開門師云一棒打開云門開令學人如何入師云看腳下

問活人難死死人難活時如何師云你且去僧擬議
師打云真箇死漢
問除却棒喝請師分明指示師以手指僧云指示你
僧無語師便打
問弟子中年出家乞師指示師云指示且置你喚什
麽作年頭僧無語
居士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汝且喚狗子來士
禮拜師與一踏云者畜生
與今生居士問死去與目前何如師云莫向目前看
云不向目前看向甚處看師云且向目裡看云如此

則不同耶師云居士但不向目前看猶未明目裡事
在
問頭頭法法如何是佛師以杖直竪云不要擡斷老
僧拄杖
問昨日喫師三棒今日拈却和尚拄杖如何指示學
人師云還我喫棒底道理來僧無語師云掠虛漢
問學人到巳一月不見堂頭時如何師云者老漢甚
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
問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語未絕
師掌云還覺麽僧禮拜起師云覺底事作麽生僧罔
措師推出
問前念過去後念未生主人公在何處師云立地死
漢僧云不會師云拖出死屍去
問劈面當鋒卽不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便打
問如何是學人自巳師云我不識你
師過松陵熊明府設齋問弟子隨逐世緣不得叅究
此事若何師云甚處去也云向日用應酬中去了師
云將甚麽應熊佇思良久云畢竟如何得力師打一
掌云不得向者裡放過
問如何是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師云合取狗口

問堂中止了靜堂外又敲門時如何師云三門頭是
甚麽人過僧擬議師云門外漢
問古人覩明星悟道今人覩明星爲甚麽不悟道師
云你眼睛瞎麽
問動轉是風分別是識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
云看脚下
問疑情頓發因甚命根不斷師云只爲你疑情命根
不斷云斷後如何師打云教你沒處藏身
燈頭問落處只是不明求和尚一隻眼睛師云佛殿
裡燈熄了

問月明星稀密雲藏在何處師直打出
僧擬朝五臺求師開示師提起左足云文殊菩薩在老僧脚尖頭上出現你還見麼僧禮拜師一踏云踏殺你
汪居士問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師云正是安身立命處士禮謝師云更須仔細
問日往月來如何得見本來人師與一掌云還見麼僧擬議師推出
問如何是生死根本師便打如何是出生死底意旨師復打日用如何進步師又打

問人人有個本具影子為甚麼踏不着師云看脚下僧禮拜師與一踏云却是老僧踏得着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你會種田不云不會師云我者裡用你不着
問智過於師即不問方堪傳授事如何師打云你向者裡還道得麼僧擬議師以拄杖徵退云未堪傳授在
典化黃伯初居士叅問弟子有條拄杖子見佛殺佛見祖殺祖今日特來呈似師云放下着云弟子連自巳都殺却了師云將甚麼來士無語又問和尚入閩

將甚麼來師云秪有貧道
僧求開示師翹一足僧云一口氣不來時作麼生師彈足云但問取他
問如何是生死業師云即汝是如何是涅槃心師云即汝是僧禮拜起師以拄杖指云去
問某甲不會做工夫乞師開示師拈起餅云會麼云不會師置口云香甜滿口僧亦拈餅師云貪嘴禪和
問和尚昨日陞堂已竟大衆問答已竟即今還有新行佛法麼師云未陞堂已前作麼生云請和尚盡力道一句師劈面掌

問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時如何師云切莫隨老僧來
問有佛出世作何供養師云者僧不受云請師方便師打云與你一頓
居士問一物不將來親切受用處請師道一句師舉茶甌云老僧要喫茶去
問急水灘頭進前不得退後不得時如何師云莫死漢云請師提挈師云代汝着力不得僧禮拜師打云急走急走
問色身非我我亦非真如何是本來面目師與拄倒

問漆桶未明請師道破師打云一棒打破僧禮拜師一踏云更饒一脚

問某甲初出家求和尚開示師云出家來多少時云去歲師云逢人但恁麼說不得錯舉

泉州吳居士叅問弟子特爲生死不明求見和尚師打一掌云但向者裡明取士沉吟問忽呵呵大笑師云見個甚麼道理士云說不得踴躍禮謝而出

問殺生是大戒爲甚麼南泉斬猫歸宗斬蛇師云汝實恁麼問麼云是師云汝當懺悔去

問如何離一切相即名諸佛師便掌僧禮拜師云是金剛經恁麼說麼云是師云換却汝眼睛

黄司理問風清月白時如何師云大家在者裡又問弟子轉機不圓過在甚麼處師云過在問人處云不問人時如何師云信口道將來云弟子有時做到風清月白時候有時做到山崩海裂時候畢竟那頭是師云總不是云如何即是師劈面一拂云打汝三十棒理復舉壽昌下元華因緣云旣是開悟底人因甚有許多顛倒師云却是汝顛倒理釋然作禮

居士問作麼生做工夫師與當頭一拳云但恁麼做士應諾師云切莫喚作工夫好

問諸法從心生心從甚麼處生師云老僧正疑着

問古人一言之下爲甚麼便曉得雲門兒孫師打云你是甚麼人僧禮拜師又打

問不會做工夫求師開示師云不干老僧事云求個明白路頭師云但向暗處走

鄭居士問聲前色後皆如是東擲西抛事若何師云非汝境界士竪拳云者個聻師云任汝顛倒少間士復入云適來不聞和尚後語再求請益師云汝適纔問甚麼士舉前話師云錯認定盤星

居士問弟子楊州來爲大事不明師云汝旣不明將甚麼來士無語

問千里特來呈舊面師云好不知醜僧擬議師便打

問某甲從來不曾問和尚師云你即今爲甚麼僧擬開口師便打

問鐵牛吞却虛空時如何師云老僧在甚麼處僧無語

問穿衣喫飯如何是不動底主人公師云穿衣喫飯云元是舊時的師云如何是你舊時的僧禮拜師便打

問一口氣不來時如何師云眼閉脚直

居士問弟子有病求和尚授記師云死云再請一語
師云待汝活時向汝道
問虛空破了將何補師云將你補
行者問如何是無上菩提道師云俗人頭戴僧官帽
云畢竟有何方便師云自家摸取好
問如何是新年最初行脚句師云去云如何是步步
不錯句師云去
問如何得一口說盡世間法師云汝還識兩片皮麼
問喝作喝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畢竟作麼生
會師云你作麼生會僧無語少頃云和尚爲什麼全

無慈悲師拈拄杖便打僧禮拜師云千何萬句皆
自了自己不了喫棒不了僧無語而退 □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通忍編

問答機緣下

錢相國入山問如何是如來大意師云居士今日從
甚處來云從人行過底路來師云恁麼則不如來了
國無語
問長大無衣是甚麼人師云不識醜陋漢
問如何是秘密藏師云八萬四千
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云腦後見腮云古人一言之
下便能領略今人爲甚麼不及古人師云過在阿誰

方侍御問和尚門下有多少大根器底人師云縱目
所觀云也要龍天推出師云從來不假他人力
問搬石挑沙明甚麼邊事師云來日再去挑
問吞不進吐不出時如何師云問取舌頭
問佛法至要乞和尚一句得終身受用師云你只顧
終身受用云如何得終身受用師乃打云向上還有
事也無師復打
驥超祁居士問人人有一個因甚摸不着師打一掌
云一摸便著
居士問者裡風境與嘉興風境如何師云處處白雲

處處日
問當初無盡居士見兜率悅禪師旣有契證因詢晦堂家風於悅欲就往見悅云此老只一拳頭耳意旨如何師云明破卽不堪云悅乃潜奉書於晦堂曰無盡居士世智辨聰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如何是宗門向上事師便打云未幾無盡遊黃龍訪晦堂於西園徐叩宗門事晦堂果舉拳示之意旨又如何師舉拄杖云慣得其便云無盡默許不出悅之所料豁是易之無盡旣有契證何得隨人脚跟轉師云汝那裡見無盡恁麼說來僧

無語師云却是汝隨別人語生解云無盡有偈曰久嚮黃龍山裡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又作麼生師云無盡只顧出身處不知話作兩橛云恁麼則無盡不惟不知晦堂用處且不識兜率話頭也師云放汝兩頓棒
問如何是行脚盡底句師云摸取脚跟
完璞趙居士問弟子愚昧求和尚指個慧性師搖上耳云向者裡會得便是慧性云求和尚放大光明慈悲救濟師掌云豈但放大光明直是垂手接汝
問雲門答僧問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乾屎橛師云用膝上看
問如何是淸淨本然師便打云如何是忽生山河大地師云你又恁麼去也
問工夫散亂不得成片時如何師打云我道棒打不開
問乞師指個修行路師云我從來不會修行云更冀慈悲師云一事無成兩鬢絲
問還是念佛好還是做工夫好師云總不好僧擬議師打云向者裡會得恰好
問如何是離鉤三寸句師云快走快走

仲勤泰居士作禮云乞和尚指示師以手指云會麼士無語師云恁麼指示也不會士復罔措師復指云且坐
徑山僧參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此去徑山五百里僧喜躍作禮出
問併却咽喉請道一句師云老僧沒氣力
問目前無一法時如何師云背後着眼
問如何是圓滿覺師打云你欠一着
問未開口已前時如何師云我不識你僧擬進語師以杖逐之

問君臣會合父子一家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二云大家在者裡二云子歸就父因甚父全不顧師二云理合如是二云父子之恩何在師二云近前與汝三十棒二云恁麼則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去也師打二云又恁麼去也僧禮拜歸位

居士問世間以何爲尊師二云唯汝爲尊士禮拜師二云忽然霹靂打汝又作麼生士無語

弁山尊使問祝壽句子即不問請問和尚壽多少師二云恰値老僧喫粥使二云又道是七十師二云那敎你亂道使二云太白峯高人天仰望師二云又亂道使喝師二云轉見不堪

僧參便喝師二云胡喝亂喝僧又喝師二云胡喝亂喝僧禮拜師打二云再喝喝看僧二云蒼天蒼天茶畢僧禮拜出師喚二云我直下疑你者兩喝道道看僧二云歎歎與和尚道便行

問某甲出山去忽有人問天童佛法聲未絕師便打僧禮拜師復打二云逢人不得錯舉僧起二云秪者是師二云孟八郎漢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以手攔胸推倒堦下二云是什麼僧罔措師便打

梁生譚居士參問弟子不喜古人書本上的亦不喜今人舌頭上的師二云還喜居士舌頭麼士無語復二云請離了棒喝別指弟子一句師二云秪是箇譚梁生士二云正似呼裴休的師二云捨別人作麼士二云正是倒不說梁生却說裴休師二云熟路難忘士乃笑

問久慕和尚不得來親近師二云你在甚麼處去了僧擬開口師便掌

問如何是急水行船師二云我未做船家過僧無語師打二云崖上看取

問如海一漚發未審一漚從何發師便打僧擬進語

師二云還我大海來僧便喝師二云正是一漚發在

道者問大地無寸土向何處安身師拈棒擊桌二云桌子拄杖從甚處來者無語師便打

問和尚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師二云我曾向你道甚麼來僧無語師二云元來

問三世諸佛大地衆生被某甲一口吞盡師二云老僧齋僧脫草鞋戴頭上師便打

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二云我不可向汝道

問生死不明乞師指示師二云正好消息僧禮拜師詰二云你道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便打

問火不能燒水不能溺作麽安身立命師〻云水裡火
裡〻云水窮山盡時如何師〻云但恁麽看取
問樹倒藤枯何歸何處師〻云速退速退僧喝師便打
僧又喝師直打出
問單刀直入擬取師頭時如何師〻云放你三十棒僧
便禮拜次日復進云昨日觸忤和尚師〻云說什麽僧
〻云裝聾作麽師拈棒僧便出
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請和尚別通個消息師便打
〻云拄杖子有什麽分明師復打云打即任打畢竟要
討個分明處師〻云把將不明處來僧擬議師亦打

沉內翰并立入山參〻云仰慕久矣今得瞻禮始不虛
度師〻云如何是不虛處沉〻云求和尚開示師打一扇
〻云但向者裡會取
問覿面相逢即不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〻云橫
吞拄杖又作麽生師〻云拄杖還在老僧手裡你吞個
甚麽僧一喝師直打出
問大衆一齊上來未審和尚將何管待師打〻云只將
者個管待〻云恁麽則個個飽齁齁去也師〻云你自己
分上作麽生僧無語師復打
問盡力喫盡天童飯時如何師〻云直須吐却

問百萬雄兵如何得退師打〻云一棒打散
居士問打也打不開喝也喝不散且道是個甚麽師
〻云你且道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是個甚麽士便
喝師叱之士禮拜而退
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〻云你眼在甚處如何是截
斷衆流句師〻云合取狗口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〻云
放汝三十棒僧喝師便打
問禮拜底是誰求和尚開示師〻云把將刀子來
問掛角羚羊蹤跡向何處尋師便打
問行住坐臥如何是學人本身師〻云行住坐臥

居士問音書不到家意如何師〻云那裡是你的家士
〻云步步踏着師〻云踏着個甚麽士便喝師〻云更喝看
士無語
問深深海底如何窮到師〻云一棒打到底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〻云泥猪癩狗
問學人頂天立地因甚脚跟不穩師〻云爭怪得老僧
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〻云親言出親口〻云黃檗
打臨濟意旨如何師〻云你還覺徹困麽〻云秪如和尚
者一棒又作麽生師便打
問大地盡商量誰是會聽者師驀頭一棒〻云商量個

什麽僧無對師直打出
二勝趙居士叅詰及天童中典事乃云當今海內佛
法惟有此一座山也師二云恁麽則佛法有不徧處也
士云因甚不到别處去師二云轉見不堪又問和尚還
上堂麽師二云不上堂士二云據弟子看來和尚時時上
堂師二云以何爲驗士無語師以扇點二云弄虛頭漢士
二云古人道單明自己不了目前未審如何是自己如
何是目前師竪起扇子二云且道是自己是目前士二云
自己與目前總在扇子上麽師二云喚作扇子則觸不
喚作扇子則背你又作麽生士二云喚什麽作扇子師

云喚作扇子則啁嚽士良久又問泗州大聖因甚在
楊州出現師劈面兩扇二云者裡是甚麽處所士乃禮
拜
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二云你要我道第二句那二云畢竟
如何是第一句師二云但向舌頭未動時會取
問脚跟下毘盧佛因什麽不放光師二云寱語作麽
問烈馬繫枯樁還當得學人分上事也無師二云料掉
沒交涉
居士問誦經持呪還了得生死否師二云了不得士二云
作麽生了得師打二云向者裡薦得方可了得士二云和

尚還有生死否師二云你若有時我也有你若無時我
亦無
師坐次最侍者問如何是直下底事師便打二云恁麽
則一了百當獨脫無依去也師起身二云你了當個甚
麽二云請和尚歸位師二云你道老僧在什麽處者震威
一喝師乃休
問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某甲不起佛見
法見時如何師便打二云某甲又不是文殊師又打二云
這裡是什麽所在僧擬議師復打
劉養淳居士問當陽一着事如何師便打士喝師二云

你這一喝作什麽用士又喝師二云三喝四喝後作麽
生士二云黄菊綻東籬師二云轉見不堪士禮拜師於背
上一卓士二云知恩有地師乃笑良久士復二云求和尚
證明師二云你還識棒頭落處麽士二云一月映千江師
二云月落後如何士無語師便打
問刦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四天下衆生向何處安
身立命師二云你卽今在什麽處僧擬議師打二云汝識
得自己安身立命處卽知得四天下衆生安身立命
處僧二云不知特來問和尚師連棒打出
問古人三拜爲得髓某甲三拜得個甚麽師二云莫妄

想云謝和尚答話師云向汝道什麽僧無對
師因請衆居士齋畢驥超祁居士問云和尚今日飯
錢教誰人還師便打士云若不是者一棒泊乎寂寬
師又打士云大似因齋慶讃德公祁居士云今日飯
錢是舍弟還了師云也好與你一棒衆禮謝而退
問學人初來未審如何作工夫師云抛石去
居士問弟子在家夢見和尚今日親見和尚未審孰
是眞孰是幻師笑云莫眼花
問某甲從四川來如何是處處眞師云你從四川來
到者裡那僧沉吟師云者裡不是四川四川不是浙

江云請和尚賜棒師云未到汝在
問無常到如何避師云曾見無常否云不曾見師云
不見則免無常見則無常難免
問日間做夢夜裡做夢如何得惺去師云我不可向
汝面說夢
僧求偈師於案上書忌字云速拈將去僧無語
司理文燈巖居士叅問弟子深信此事未審如何下
手師劈面與一掌士沉吟師云擬思則錯
問太平時世還用將軍也無師云如何是太平時世
云一念坐斷萬緣俱絕師便打僧禮拜

僧禮拜云某甲要問和尚討個佛做師云佛也是你
分外事
問疑情未息時如何師打云向者裡拈出疑情看僧
云某甲正向者裡不會師云正好疑着
金臺講王叅請益黃龍南頌勘婆有來繇沒來繇話
師云你且道有在什麽處臺佇思師打云正是沒來
繇
問把住三關即不問放行五位事如何師云放汝三
十棒云三十棒則不無如何是其中事師云也要汝
疑着僧拜起云出身一句又作麽生師云我終不向

汝說破
問如何是道師云看脚下僧擬議師云不要踏着生
草
問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和尚者裡為甚却要薦亡師
云你底九族在什麽處僧擬議師便打云虛生浪死
漢
問厭離閻浮如何得出師打云者裡是什麽所在
問樹高千尺葉落歸根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向上一
句師云去僧禮拜云恁麽則通玄峰頂重添錦天台
山路復生輝去也師云莫亂道

行錄

乙丑二月二日衆請師述行錄師云老僧出家年晚未甞徧叅惟與本師請益相見初無奇特未出家前我幼性頑乃至不肖之事靡所不爲但於歲歲二三月忽動世間無常之想便欲修行念佛念過三日覺得夢中無念非佛過三月後此念漸輕乃至二十七歲上山作務有省得常帶拘心意日用常令昭昭然即穿城入市做買做賣不肯放過毋經月以夜胸中作痛猶加炤顧向緣家貧營繫不能純一修行至二十九歲纔得棄室然追想來解脫世間羈絆似有時

節我棄室當夜夢着新鞋一雙於行路次一時脫落鞋底遂因先父引見先師三十歲乃出家秖覺生死到來畢竟不穩當於前境界愈加炤顧愈加不穩當二六時中看得心境兩立古人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越看越成兩個因侍師入城舟次請益本師云你若到者田地便乃放身倒臥更無別語我只得禮拜昏蒙益甚又一晚侍奉上榻復請本師本師良久見我不領便云可憐可憐亦只得禮拜而退嗣是周旋師側惟加罵詈我慚悶交感至大病汗流二七日方蘇遂稟本師掩關時已虛度三十有四矣一日本師

過關前閒話及有心無心之旨本師云你旣有心把將心來我呈偈云自心本自心心不自心心心不非自心心心即自心本師云心不自心自心非心有無旣非無自心耶復呈偈云心心即自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心無心無自心本師云今日張諸買兩把青菜來無個大蘿蔔頭我云某在關房不知謝和尚三拜本師云終未大悟在一日宇師弟與安師弟於關前話問安云宇師兄你在家殺幾多羊來崇命時如何宇面熱不能答我代云者畜生更要甚麼命一晚山陰靜虛王居士至茶話及雲門閒牕操尚書云

問尚書看法華經是不書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非非想天幾人退位居士作麼生士云請師兄說我云大家在者裡士大喜又因袖破有感呈本師云袖破露出手鞋破赤脚走遙撞富家郎他醜我不醜本師正云汝走不害醜我醜不耐走若要賭猜枚大家出隻手本師一晚同兄弟至關前竚立有問云佛法二字雖不是偶然亦非特意但有個悟入處不妨信手拈來自然貼體隨分道出自然恰好所以大丈夫爲道逈別纔遑得源頭到手擡起便行不問如何若何老僧憶昔居臺山

有一僧問三賢尚未明斯旨十地那能達此宗未審如何是斯旨老僧卽鳴指一下云會麽僧云不會又鳴指一下云知麽僧云不知老僧但向伊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其僧矍然致敬倒身三拜直趨而去更不回顧俊哉汝等且道者僧如此去還會悟得也未若道未悟他却恁麽去若道他悟他又悟個甚麽來汝等試道看我卽起身一拜云夜深天寒請和尚歸方丈本師云不是者等儱侗推開去便了的本師乃舒一手云我手却不是驢蹄我云恁

麽道又爭得乃亦竪一指本師云也當不得三十七歲本師將北往以院事付晉當晚室中擬舉話問大衆我卽向前云和尚恁麽擬舉話正好劈口大巴掌便出雖然如是只是恍恍惚惚昭昭靈靈也未得個安穩一日自城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大端說似人不得正所謂大地平沉底境界爾時恍恍惚惚昭昭靈靈底要起起不來欲覓覓不得不知甚處去了又自審舉前所見所會古人因緣宛爾不同亦不自疑道是與不是至三十九歲同覺宇三藐二師弟到京省覲本師本

師問老僧離汝等三年汝等有新會處麽我卽出云有本師云有甚麽新會處我云一人有慶萬人樂業本師云汝又作麽生我問訊云某甲得得來省覲和尚本師云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我抽身便出又一日到室中本師問近日又如何我舉起右脚本師云驢脚馬脚我舉起左脚本師云馬脚驢脚時宇師弟在傍我以手指伊眼顧本師宇便出我云不消一指亦出又一晚同衆兄弟入室本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我便出本師云此子如寫弓之鳥見弓影便行又一晚同兄弟話次本師云如人落水坐觀成敗不

救一救我卽推擺兄弟出衆兄弟不從我云爭怪得某甲便出又一晚問是大盡小盡有者道是小盡有者道是大盡我云敢保不在曆本上論量便出又一早在室中與本師語話了去喫粥時衆兄弟問說甚麽話我便翻倒飯桌又一日宇師弟叫我云密雲師兄本師云誰宇云某師兄改號也本師云怪道恁麽糊塗我抽身便行又一早問訊本師云汝只恁胡統亂統我便起罵他在覺宇三藐等挽留本師出方丈云不要留他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則去我走至二門本師云將謂汝出一頭地原來是個無明塊子我應

聲二云鈎背筋纏了誰不識你你作無明那本師卽轉
身歸方丈我亦被衆兄弟留住本師二云你恁麼罵了
老僧如何掩得別人過汝還在者裡住我卽大書二云
瞞人不好事好事不瞞人有人謂我罵師父我只向
伊道莫謗山僧好本師判二云此是闊老前公招無悔
也又一日覺字三藐住五臺聽經侍者俱出外我從
外歸見本師掩門獨處不敢入不敢語逡巡檻外狗
忽內吠本師書紙二云辜負自己名字何塞出門縱我
將碗鉢書花二云和尚裝聾某甲賣啞一隻黃犬非聾
非啞然雖如是何名何字掉入墻內不知本師看不

看但開門歸方丈我入作禮本師二云門開了汝不能
進出我一喝便出又一日本師二云忽有人問汝如何
祇對我向前竪出拳本師亦竪拳二云老僧不曉得者
是甚麼意思我二云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
曉得本師二云你又作麼生我卽喝本師二云三喝四喝
後又如何我卽連喝退身本師二云宛有古人之作我
復喝又值中秋呈偈二云爲愛中秋夜月精與人同樂
稱人情萬億州都皆普炤一人舉首一輪明本師印
二云不多不少乃以紙筆書二云檀越送得月餅兩個師
徒侍者五人一個分作四分剩底付與老僧我掇一

個便行一日本師拏大鐵火衝鑿壁我向前接衝鑿
之本師與二云我有個替手遂歸方丈一日本師索我
始末因緣我錄呈閱竟二云已有半卷語錄了我接來
付火一日侵早本師以一大棒靠佛前壁與二云圓悟
我要打汝汝跪了佛我與汝說說佛法了打我走云
有佛法與別人說竟至厨下洗面本師拏棒趕來我
與手接棒手臂被打兩三月舉不起當時猶不知痛
我卽趕至佛堂本師回首再擬打被我接棒着實倒
觸上去本師放棒入方丈關却門復出二云汝恁麼觸
殺老僧我以棒擬打上二云豈不幸哉時十二月初我

住千佛寺過歲二月初十回普炤寺收單十五回南
本師書水板云我邇來覺得有許多顛倒處汝等宜
自知之從今晚始杜門禁語一百日以贖前咎并纏
其後此與圓修因通壽等悉外我尚欠圓悟錢一百
一十文汝等變處與彼南去我有付囑語開後汝離
我此去但適意處斷不可住不適意處作急走過恁
麼行去不要記歲數須待十字路口有個跛足阿師
與你印正了不要你來見我彼時我自相見你也宜
悉之去時四十一歲我錄佩南來到龍池山過夏八
月初間往徑山天目天台紹興杭嘉蘇松上至九華

普陀往回四載本師以帖書云大事未完更可前進毋來後也命過壽至紹興護生菴與歸問云汝幾年曾見甚麽人我卽以脚打地以手拍膝便出本師云汝外幾年一些氣息也無我云和尚疑卽别參一日本師陞座與我向前舉拂問諸方還有者個麽我震威一喝本師云好一喝我連喝兩喝歸位本師顧云更喝一喝看我卽出法堂本師下座我隨入方丈作禮云適來某甲觸忤和尚便出本師卽安西堂位次一日過鼓集衆上法堂付我衣拂我辭再三本師云汝是什麽意思我云直待和尚天年某甲守塔三載

然後可行卽行可止卽止時年四十八歲後至八月初呈偈辭云辭别三年方外遊歸從八月山中住悟廿做個無緣地秉個無緣地辭去本師云與大衆無緣與老僧無緣我云只是某甲更與阿誰本師苦留云汝若去了我只得直操到底我不得已任之一日偶然蟬聲雜鳴本師法堂坐我呈偈云今年八月何其熱秋蟬樹上聲聲轉等閑徐步向人前信手拈來不隔線本師書偈正云今年八月何其熱秋蟬變作黄鸝囀木童鼓掌笑呵呵幻人到底無頭面一日日色將沉之際本師與我及宇師弟入室云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裡了汝等爲我扶持佛法我便出呈偈云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本師目之大笑我接來付火又一日侍本師山行因石擺攧側我向前扶之本師顧云汝扶持我耶我云是何言歟此癸丑季冬時話甲寅二月十二日本師圓逝我爲伴柩三載至丁巳年五十二歲結制本山卽今看來三十餘年大似無夢做夢所以害羞尋常不欲向人說今晚被衆兄弟逼不得已賣醜一番只都是與本師相見請益語也

法語

示于道人

傳聞無論寒暑不問忙閑日持金剛經一卷坐香一炷世間事識得破看得輕孜孜矻矻以道爲念難得難得然雖如是欲超生死脫苦趣當竪起精進脊骨幢直下信取始得只者直下信處卽超生死脫苦趣底去處故世尊云信爲道源功德毋信能遠離生死苦信能必到如來地要會如來地亦直下信處是若未直下信得但執起心作意坐香看經識得破看得輕爲功課爲辦道時殊不知雜毒入心皆落第二念

既落第二念欲超生死脫苦趣豈不難哉古人所謂放過一着落在第二若苟直下信得當二六時中念念不忘直下信處縱值坐香看經以至呼奴使婢料理家事時亦當直下信得不可見有坐香看經呼奴使婢料理家事底事方為勇猛精進為道之士故經云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更舉個古人因緣助汝生淨信者昔日芙蓉訓禪師問歸宗云如何是佛宗云汝還信否訓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卽汝便是訓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願道人於看經處坐香處呼奴使婢處料理家

事處但信卽汝便是如此行去日久月深忽然失脚跌破鼻頭汝自默默自見倒斷處則不待有意輕世事而世事自輕何以道之所在法如是故更示一偈

若據大道因緣不論男女貴賤人人平等一如個個本來成現不能緣契無生卽便四生流轉自須返照廻光悟徹本來之面能令念念不迷大事何憂不辦觸境不隨境流世事何須更厭若也別作別為必也墮坑落塹晝夜坐臥恰問全體要成一片眞實如是修持斷然決不相賺

示[illegible]越居士

善來上人齎道者幅紙并信儀欲貧道開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者昔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且道卽今趙州在甚麼處若向者裡着得隻眼覷破趙州恰好歸家穩坐卽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皆剩語況貧道此說耶

示普度禪人

普度尚禪人到室中乞語任山老僧云你去任那個山尚廼擬議面熱老僧云未可任山在大端汝在叢林中學得嘴頭滑未得大死一廻耳古人所謂諸人病在死了不得活唯汝病在活了未得死正是尚禪

人之病病在膏肓世醫拱手難可療治除非汝自眞實怕生死要了生死如果要了生死須是大死一廻方見生死根本眞實於中踐履是為任山白雲遠祖云牛在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者此之謂收拾也南泉云王老師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未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未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試問尚禪人如何是隨分納些些的意旨

示純一上人

純一名上人到室中述他生平修玄門習氣難除叅

禪不能純一乞老僧法語老僧道恁麼則心號不相
應也叅禪正忌雜毒入心貴乎純一所以道舉一不
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須知叅禪也是第二修
玄門也是第二成仙也是第二作佛也是第二生也
是第二死也是第二總之凡起一念皆是第二苟眞
實要會純一無雜但向一念未生前看行也看住也
看坐也看卧也看一看看得行不知行住不知住坐
不知坐卧不知卧不覺不知忽然覷面相逢始覺從
前錯用心方知生也不可得死也不可得作佛也不
可得成仙也不可得叅禪也不可得修玄門也不可

得一也不可得雖然如是異日相見若作如是見一
棒打折汝腰莫言不道

示太虛藏禪人病中

凡人病苦生死到來作不得主者無他葢爲看作生
死病苦故也殊不知生死病苦即當人本地風光本
非他物故維摩云衆生有病吾乃有病眞歟云老僧
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今時人多自不到者
田地將謂八苦外別有個安閒之法與不安閒的對
敵是以越對敵越不安閒病苦外另有個無病苦的
強作主宰越要作主越作主不來叅亦不可見恁麼

說便意既純是病苦將甚麼了生死而恐落空一發
着忓則又錯了但不可看作兩橛自然就裡便得安
閒亦非不是兩橛何也若不是兩橛則病苦無有歇
時然且無病無苦安閒時亦不可作無病無苦安閒
看若作無病無苦安閒看則與當人覷體相違差錯
了也囑囑不可忽

示余道人

若據法語則貧道無啓口處無運筆處道人無看讀
處無意解處無意解則內心無喘無看讀則外息諸
緣既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則內外寂然既寂然已正

好自看正自看時無有晝夜無有時際但行也自看
住也自看坐也自看卧也自看看來看去看到不知
不覺忽然兩眼大開更須知此兩眼落處則如人飲
水冷煖自知面目分明然後可通個消息於貧道耳
寫至此忽有僧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貧道擲筆
向他道達磨來也其僧擬開口貧道直打出方丈外
一并寫上道人並叅之

示林道人

祖師西來唯直指單提令人返本還源而已欲究其
旨但向不覩不聞之先直下覷透便見分曉如黑漆

徧處於黑夜初無二色卽無二見既無二見則不見有男不見有女不見有纏縛有解脫不見有凡聖有淨穢亦不見有玄有妙有覺不覺亦不見有道不道不見有空不空不見有眞不眞亦不見有苦樂昏慧火宅淸涼所以貧道生平但有來者便當頭一棒俾伊漆桶生光卽無二色亦無二見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耳

示時功林居士

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惟至德山臨濟以棒喝直指最爲明白切要所謂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

事今人不爲棒頭指處而以知痛癢者是爲心殊不知乃識神耳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所以貧道徵居士云祇如不痛不癢時如何居士如是要了生死透識神但看者一扇子落在甚麽處則自然知道者一扇初不曾打在痛上眞似棒打石人頭便見臨濟大師道我被黃蘗先師打六十棒如蒿枝拂着相似彼豈以知痛癢者爲然哉

示泰道人

修行無別修貴要識路頭路頭若識得生死一時休

生死一時休卽是安身立命之計安身立命之計不可爲道人說破須道人自叅自悟自得眞踐實履自到平怗怗地則生死心生死相了無覓處矣

示董居士

佛法無他術祇貴人知有安身立命耳苟得安身立命則動靜二相了不可得如是涉境涉緣做買做賣乃至一室蕭然了無一事之際於安身立命不變不易是爲修行故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弗張乖此須居士自於做買做賣日用處箇點安身立命張乖則不自偶諧不張乖則

自偶諧自偶諧則安身立命矣安身立命百年到來自繇自在則不被做買做賣業識之所使矣

示淨虛禪人

此個本分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共證同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單傳不立文字語句若涉言詮論量便起生滅之念非本分無生滅處則辜負先聖眞欲超生脫死須辦鐵石心如枯木死灰理念凡情俱無起滅淨躶躶赤灑灑上洞然契證明見得徹諦信得及與從上佛祖提臂共行無有差忒更須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純一無雜才有纖毫起滅便是生死

因緣無有超脫之期務使如鳥出籠無欲無依與勤
旋爲嘗在分中眞踐實履無虛棄工夫趙州二十年
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涌泉四十年尚自走作香林
四十年方成一片信知從上古人無不密密履踐始
能臨末稍頭不怕甕中走鼈者須自尋當日用中之
驗也復云上來法語爲阿誰徽州休寧淨虛乞淨到
無虛淨亦休覷體無依自寧怙指天指地笑呵呵上
下四維圓洞徹以已方人沒兩般一串穿來同個鼻
他年再見若如此一棒打教驢腰折咄

示弘業程居士持經

凡佛經無非令人省悟故黃梅教一切人但持金剛
經卽得見性惟六祖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省悟
者則可見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豈可專念
爲事乎苟省應無所住則終日念而未嘗誦一字在
人不在經所以秦國夫人省得竹篦子旨曰終日誦
經文如逢舊識人始可謂誦經人也

示別駕曹茹眞居士

三位令郎述老居士日逐持誦金剛經貧道却請老
居士向未舉念時未開口時會得便是一切經之毋
一切經皆從此中流出所以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故東印度國王
請般若多羅尊者齋王問云諸僧皆轉經尊者爲什
麼不轉尊者答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
緣嘗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而老居士能如是轉則
不昧老居士亦不負令郎乞貧道一番開示矣

示惠王府王選侍

祖師西來稟教外別傳之旨直指人自悟衆悟力而
行是爲修行故臨濟三度問黃檗的的大意三度被
打而臨濟自悟棒頭指處便道如蒿枝拂着相似此
從上入門下手之法也今選侍已奉毘尼復能以生
死因緣爲念但不知何以入門何以下手欲與貧道
發心開示法語將終身奉之出於火宅者貧道但請
選侍向拂著處自看是生耶死耶苦耶樂耶行耶坐
耶忽然覷破拂着處則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覓生死
且了不可得何苦樂之有哉故大慧云未悟時心識
紛飛悟了時方怙怙地然則怙怙地便是拂着處拂
着處便是不從人得超佛越祖之向上事也又豈有
旋起旋失之心捨此取彼之念哉惟願選侍自信自
悟決不相賺珍重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七

嗣法門人通微編

書問上

復明復史居士

來書總不出門下心意識湊泊古人窠窟裡着到卽本分事翻成分外事活祖意翻成死話頭耳如門下言一郡千里之事且如餘姚海鹽不遠六百里還識金粟寺裡老僧是何境界是何面孔若也識得道將一句來則本分事活祖意不用做純一純靜工夫都在其中矣若道不得見也未見說甚礙不礙耶茲因

門下所問不覺葛藤如此與門下亦何交涉來

復清都史居士

手敎云不知不覺有一種不自在隱隱胸次中者其病有四一者妄認爲娘生鼻孔故未得自在二者認得世間事重不覺逐境生心故不自在三者雖爲巳事久向胸次中作活計不能卒去故不自在四者因此種種胸次中隱隱起滅不得自繇赤條條蓋天蓋地而居士越要蓋天蓋地自繇自在終不能得乃與隱隱陰魔對敵故有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直須竪竪脊梁全身翻轉猛着精彩把世出世間一口吞盡不用蓋天蓋地而自蓋天蓋地赤條條去也若胸次中一毫治不盡要了生死無有是處故曰毫釐繫念三途業因非虛語也囑囑

復子元劉居士

來書一發願二程途三醒悟四工夫足見居士立志眞實骨器不凡聰明伶俐異於常人然細玩之悟境未實現相非眞現相急須撥採悟境着實乃期若不期悟發願枉發程途枉行工夫枉爲何也未悟時期悟爲工夫不悟不休爲程途不悟不休爲發願如悟則乘其悟力以茲利巳以茲利人則工夫程途發願

皆在其間不假別發願別程途別工夫耳且果悟則一一不着問人而自明矣近聞看大慧語錄此老叅一十八年聞佛果禪師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於此休歇試問居士曾得恁麼一回也未若果實見此老透徹處通個眞實消息來

又

前接尊偈云謾費吾師諄切問貧道故不敢進語恐究竟生人我耳然細思之令人不覺痛哭流涕也故復一偈云花開始顯中心子花未開時子巳中果徹因源因該果方堪顛契妙蓮宗然而秖爲慈悲之故

乃隨例顛倒未免喚鐘作甕耳居士若擇得出可謂搔着貧道癢處始不枉相處一番何如

又

前日奉復不悉恐門下生疑更爲葛藤大端蓮花蓮子教中取喻吾儕一念心花發明悟徹本來面目故云花開見佛悟無生豈非花開爲因見佛爲果喻如蓮花一開蓮子卽露豈如餘果花收而後結子耶正如心花一開面目卽顯花開爲因面目爲果面目本具豈待心開而後有耶如門下所謂花開纔得生蓮子花未開時子在麼與首謂花開元不墮空花結子

從教又種芽者首尾一氣皆謂花開而後結子結子而後種芽種芽而後成根苗成根苗而後開花開花而後生子正如嘗人所見生死輪迴無嘗之見豈可謂花開見佛悟無生而無生無滅因果交徹眞嘗之道正如蓮花一開而蓮子全體已成喻心花一開卽本來面目元具豈可謂花開纔得生蓮子花未開時子在麼耶所以古云學道當須有悟繇還如爭鬬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門下還曾恁麼一回也未如未嘗須恁麼一回始得

又

來諭隨時採討期見本分一着又云當求進時欲貧道遥施喚醒以豁心花者然據本分一着無你進處無你退處若擬進則錯過擬退則脚跟礙却正當進不得退不得處忽若兩眼大開露出面孔時可與貧道相見也

又

來諭進不得退不得處是門下礙處者且喜雖未得囫地一聲不妨一切世間塵勞煩惱已礙斷生死路頭相繼礙斷也二六時中念念但向進不得退不得處看是何景象是何面孔看來看去不知不覺囫地

一聲自不作礙處會也祝祝不盡

又

昨承偈語足見居士病中精進忻羡忻羡釋迦老子云病乃衆生之良藥益信之矣何故居士若不得這番病爭得恁麼淨絕恁麼穩當然細玩之未出知解窠臼在殊不知眼見泥牛過海我道眼花不少鐵鎚踏着如綿我道猶有這個在只可自知自解我道情知你在鬼窟裡作活計那堪更落言詮驢年未得出頭然則詮已詮破未識居士何以教我

又

來論門下本參只一個誰字貧道謂誰之一字亦能成人亦能悞人不可不審若認虛豁豁地一泒好景爲誰字者已成兩個了也試問門下者虛豁豁好景爲復作意有不作意有若作意有不作意無只者作意非情識而何又云目前作主死時作主死後作主者亦屬有意而見有生時死時後時更有個虛豁豁地作主底則外道所見也古人謂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正忌認着目前情識即聖情識及乎認虛豁豁地及一切纖毫好景即聖情識耳又云囫地一聲曠然休歇不知當屬何象當屬何時將心等悟難得

悟日殊不知此象此時你纔擬心早已蹉過落於情識俾你到驢年也不得囫地一聲曠然休歇耳更欲貧道轉語喚醒者眞可憐憫大丈夫說話寧借他人口耶除非劉祖鍾親來相見爲汝道破

復石車乘上座

凡爲一方化主事宜諦審不可自尊不自尊則上下稱美上下美則自不尊而人自尊之人自尊則化道行化道旣行則叢林可卜矣

復金如王居士

貧道初槩格物致知語居士方道得個無兩個及解

無山無水偈又道一切聲色如鏡中像何處更說是聲是色無山無水又道終未免恍恍惚惚昭昭靈靈未到安穩無疑之地者總是心意識測度約量而已未嘗實證一個耳若實證一個何處更有一切聲色山水如鏡中像昭昭靈靈恍恍惚惚弗安穩者來且道如何是眞實一個若道得諦當自然懸崖撒手到水窮山盡處也

復愚溪陶居士

自到山中唯只打睡固不知有塵勞之事亦不知有出頭日子適承教言塵事勞勞恁麼說話正是認影

迷頭自昧自棄殊不知頭本塵勞之上只因自昧苟若不昧早在塵勞之外了也然後不被塵勞之所籠罩以塵勞而作佛事者乃大力量人耳如其一念迷頭被一念塵勞籠罩則無有出頭時也

復子復史居士

來論忽然尋不見旣尋不見似乎未嘗問旣未嘗問貧道亦無以答且道無答無問是個甚麼向無問無答處見得透悟得徹寄個信我何如

復半眼居士

接手教謂貧道太用舊套我道門下若喚作舊套入

地獄如箭射又謂貧道不得錯會門下死在貧道一掌底下我道死也死也何也若不死在掌下決不謂之掌既喚作掌爲得不死在掌下哉如此則果貧道不得錯會耶門下不得錯會耶又謂貧道自死馬作活馬醫門下死了又活我道今時癡人正眼不明掠人舊套作解會以已方人眞可憐憫且試問門下貧道者掌是死耶活耶若謂是死爭解打得人若謂是活爲甚却只解打人又謂貧道出門之語諒勿介懷者我道不妨爲門下道着何也苟若介懷則眞葛藤幸哂之併復偈二首拳拳脚脚正堂堂一任傍人亂度量全體現時忘死活騰騰任運絕承當個裡初無差不差爹若生出許丫叉幻人到底無餘法一味都來信手抓

復存義上人

上人所問曹洞宗語二段固非老朽所知亦非老朽所宜如上人擬問者兩段葛藤巳咬人言句逐語生情果欲究竟但廻光自看始得然後所立君臣偏正王子功勳各五位者若我臨濟大師要且不然但曰赤肉團上有無位眞人常在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便下座雖然如是惜乎老朽不與者老漢同時若同鞭伊八萬四千拄杖一下也不放伊且道賞伊罰伊上人試斷看

復紫垣居士

來諭謂不離自性其他聰明智巧總用不着每每向心上求個安穩者是知居士認識心識性爲本命元辰故於胸次中打攪弗安穩耳苟要安穩但把心性二種情識掉向他方於汝分上了無交涉然後向自巳脚跟下摸索看是心耶是性耶忽然摸着非心性底可來貧道手裡請棒喫

答雲怡陳居士十七問

問渴鹿趁燄如何歇得

答摸取脚跟

問摩尼珠久埋沒塵土中如何急切覓得

答滿面慚惶不識羞

問一斬一切斷如何得此利劍

答熖顧汝頭

問等是水味有品爲第一泉有品爲第二泉作何剖分

答飲者自生分別

問黑夜中認賊爲子認子爲賊作何判斷

答各打三十棒
問家親作祟如何處置
答家無二主
問的的主人翁如何得覿面一見
答攔腮與汝掌
問堪輿家羅經縱橫移動針必指南是誰作主
答且向羅經後看又云刺破汝眼
問家宅是諸人生身活計見得甚麽便肯破家蕩
宅
答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

問電光中良驥瞬息千里如何得一往追上攬轡
入手
答好個驢前馬後漢
問大慧云將八識一刀憑甚麽安身立命
答還我刀子來
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鏡體是鏡光
答打破鏡來好相見
問未開口以前爲甚便棒便喝
答爲汝不薦
問日昇月沉雷轟電掣山靜雲閒水流花開農歌
牧唱婦誶兒嬉莫非是者個迸現如何拈得向脚
跟下要用便用
答魚行水濁
問修行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不知現前黑漫漫
地更苦盡說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刹那死死生生
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
答好與你三十棒
問高峰語大徹底人本脫生死爲甚命根不斷命
根既未斷叫做大徹徹底何事
答汝喚甚作命根

問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者一句得恁有力
答坐斷乾坤
復象垣程居士
若果向不明白處會則無有眞我假我亦無有曉得
不曉得的人復無有惺惺不惺惺者何也惺惺不惺
惺曉得不曉得眞與不眞皆屬想也若果要了徹但
向睡到無夢無想時一臥臥起來東摸西摸信手摸
著鼻孔不覺失聲囮則了徹不了徹不着問人自知
之矣
復問卿吳居士

讀手教見門下愛我深矣至矣第貧道固是個不識好惡漢故不知有可禪床上接者有可三門外接者故亦不見有一人可爲徒者也故有眼亦如盲者也有耳亦如聾者也如是則不見有視可以收者也亦不見有聽可以返者也亦爲有光可以韜者也若見有可以禪床上接者有可以三門外接者即見有可以爲徒者人相未空我相未忘分別念存造種種業弗敢爲也望門下如是自規規人則心無分別無分別則無取捨無取捨則無憎愛無憎愛則無業識無業識則從心所欲不踰矩罪我者吾何辭焉

復破山明上座

前即老僧不敢言今凡落筆寧可實而不華不可華而不實實而不華辭達而已矣華而不實非虛即狂也於老僧分中即不妨爲一方化主不可不諦察其情不可不斟酌文勢逆耳之言上座諒之

復性符錢居士

來教謂不能純一用功未明不思議處若貧道看時不思議即純一處若離了純一處別求不思議處不惟蹉過不思議處要且用功處即不純一如欲兩路歸一直向一念不生回光自看看得鼻孔撩天因地一聲便見古人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即純一不純一思議不思議都來沒干涉耳

復淸漳東里王居士 諱志道 附來書

法錫南來遂令黃檗千年道場儼然未散秖此道場非古非今然不因師來爭知非古今也大師爲人不惜身命寧使喪身失命終不爲開第二門此是徹骨徹髓獨超千七百則宗門而遠近傳者多作棒頭商量或言可度有智人不可度無智人或曰止可度未悟人不可度已悟人如此等見蒼天蒼天敝漳近有僧定觀者歸述六月一日上堂法

語云若汗淋淋時是乾爆爆時如何若乾爆爆時是汗淋淋時如何此是向茫茫無可據中抉出人人眼睛令他自見每舉以似友朋又多作兩處都是兩處都不是解依舊四句可悲可痛間嘗竊與孔氏語參之孔子曰哀樂相生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若哀時是樂從何生若樂時是哀從何生此處亦須學人自正目一番自傾耳一番不可秖道哀樂都是哀樂都不是也若未嘗正目傾耳又爭知不可見不可聞耶大師之前作者倘語話猶覺戲論細讀金栗

語錄句句是棒頭發光遂敢自搜平生迷津失脚
之處以望金鉀學人二十歲時偶聞椿樹着風忽
然樹上風聲與自身不異徧觀大地太空蝡蠕蚖
礫亦渾是我體因而旁參內外宗教稍無疑滯隨
時指向人前未遇作家鉗鎚及到雲棲舉似師曰
是亦可謂見性問曰更有見性耶師曰見性者見
自己之性時是亦悚然但未免生一解曰如金與
金終無異色豈有眼睛更見眼睛後遇憨山師再
舉請益承示不可將心作境不可將境作心亦復
悚然但未免生一解曰盡十方界是我隻眼立誰

為心立誰為境自索居以來已近十載始覺雲棲
老人謂我見處是量邊事憨山謂我所見見已成
境是見地性非性地見必我此見原從識起必從
識滅是識分性非實性分是見涅槃非實涅槃是
識必變必滅識中自性涅槃亦變亦滅始覺從前
身心迷悟總未離識目前無法有何可據不得不
心死路絕了也如有問者賊已捉得贓在何處竊
應之曰現前色色皆失主舊物合應一狀領回秪
是年來被問官錯看了賊負屈多時今得明白且
莫匆匆認贓寧可空手歸家耳此情極醜人前開

口不出輒敢自恣自狀披剝肝腦于大師前者人
世易度大法難逢一番蹉過百劫千生願垂頂門
一針毋曰五百里外棒頭不到也

定觀持門下教諭過稱貧道為人不惜身命寧使喪
身失命終不開第二門者令貧道益生慚愧蓋緣貧
道生無學識兼之口訥不善委曲接人故以一條白
棒當頭直指耳然亦見門下逈出時人之表吾宗門
下得一法幢共相建立必使祖道重光也忻羨忻羨
書中一一門下自舉自斷貧道更復何云乃至云願
垂頂門一針毋曰五百里外棒頭不到者貧道謂門

下巴喫棒了也然細玩之自淺而深從始至末云秪
是年來被問官錯看了賊負屈多時今得明白且莫
匆匆認贓寧可空手歸家者貧道謂即者空手之見
歸家任着之見便是見解入微最難透脫坐在無疑
必死之地不能明大法發大機施大用須信有絕後
再甦斯君不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可也

又 附來書

定觀禪和何得讀教剳身心踴躍歡喜無量敬拈
瓣香東向致謝學人年來捨身捨命秪為絕後再
甦一着來教直拈出此句直棒着了也知痛了也

疑於此疑信亦如此信了也古德有言如竹畢竟成篾去方其笋時何遮用得從來以爲極親切語如今看來竹則有笋時有篾時若是者個物事亦無笋亦無篾昔非嫩今非老絕非絕甦非甦惟是門庭施設轉位就功不得不如是說嚴霜大雪凍必徹底寒必徹骨方是放春時候秪管大死一番不怕不活也其實全機大用一切現成能喫能痾能睡能醒能殺能活能文能武能縱能奪能自能他能共能不共能度衆生能無衆生可度初發心時便坐道場有何不可便是未發心衆生正眼看

來少他甚麽者裡若道別有則頭上安頭若道別無則斬頭求活若便隨聲一句活也活也便應喫他現前一棒若道自有活時也便應喫他等待一棒若道一槩無絕無甦便應喫儱侗一棒學人所以饒舌自恣自嚌自描于大師前者因爲人天眼目職切難逢若不盡着披剝搊翻發露有釘更無人抽有鍥更無人拔也亦爲近來紛紛起惡知見若皆爲不知棒頭是何物不敢不强生分疏亦欲令後來有眞痛癢者稍知十方三世四生十地總在拄杖子裡一握一掌一棒一條不作暗摸糊亂猜也

接教諭雖不若筍竹篾有先後三時之別而凍必徹底寒必徹骨方是放春時候秪管大死一番不怕不活者足見門下以寒春一時死活一致爲全機大用其餘種種說話雖爲此個端緒亦似套頭語且前貧道謂門下空手歸家尚着不得况可容如許知見耶然可見門下眞誠之意呈似貧道若遇明眼人總不出解說形容未得心言路絕皆是未絕前事非絕後事耳若據絕之一字正要絕人世出世間一切情解知見直至千聖不識自不能測就裡打骳轉來稍似

絕後再甦寫至此時有僧云忽有問和尚絕後再甦又且如何貧道擲筆搶云速道速道僧擬議速掌掌出一併寫上何如何如

復海槎鍾居士 諱鴻韶

來翰云上智人有上智人克己下愚人有下愚人克己者貧道謂此正未克己復禮之言也若克己復禮則不見有上智下愚之人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惟高明悉之

復木叔陳居士

十月間於錫山秦宅得居士書謂時人事多端無暇

裁復唯以拙刻附覽入山又因老耽不能理事直至今春再閱令貧道深愧無是德以當居士之贊揚如云耐披忍辱之鎧力捐憍慢之幢寧可忤豪右謝知識而於單赤隱微不敢任其喜怒貧道看來宰官中能如是綿密簡點作功德林者誠爲希有但異日與貧道相見若作恁麼說一棒打居士腰折何也不見道般若大智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是則居士於日用逆順中無不據單赤全體大用現前自利利人卽不見有隱微動靜二相矣不識居士又作麼生

復葵山行彌禪人

來問使窮子知恩有地免使橫屍偏野老僧道但見橫屍偏野卽便知恩有地

復我萬陳居士

遠承惠寄信儀勝畵欲與貧道結後來之緣者貧道以爲不然君子千里同風尚無彼此之間豈有現在後來之分是則貧道已與居士相見了也但居士直下見得透則與貧道有何異哉

復君馨葉居士

來論不知佛性中有許直腸入者直腸但於世少造業緣故有正直爲神之說佛性須假悟明故有見性成佛之說且直腸與語曲相對佛性出于對待故六祖云明佛性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故維摩談不二法時惟良久而已如是則門下但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處看是何景象是何面孔看來看去向不知不覺處忽然覷得破地一聲則不着問人自明了也

復司理元公黃居士 諱端伯

手教驀然撞倒鐵山纔開口時又覺有物爲礙者葢因台下秖知撞倒鐵山不解扶起鐵山苟扶起時則不妨信脚行信手揮信口道乃至東倒西擂無非個座鐵山更有何物而作礙哉故龎公云日用事無別

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併妙用運水及搬柴此偈雖八句日用不過只根於無別而已不識台下以爲何如承命永樂禪院固當從與無柰老病纏身日久不能領衆故辭金粟但思自養待盡而已伏惟台炤不悉

又

來論根機遲鈍者事不如此也大都根機不在推托貴在承當若不承當則涉思量一涉思量則蹉過根機所以謂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則自然不觸犯耳

又

前會間雖提覺浪因緣未嘗備析大端人多作實法會者無他正如居士所言嘗以本分草料易之耳貧道擬居士雖口說本分二字而未實證本分處在若果證本分則於世間法法皆露者一着子自然言中有響同道者聞之自然通身踴躍俗諺所謂寧可與聰明人相罵不可與惑怢人說話者也且貧道既承當個事豈可與人說話是說話相罵是相罵本分草料是本分草料則是非之心嘗存胸次差別之人嘗在面前自已如何爲得人如何爲人作得主來不見

昔于頔公問紫玉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玉遂呼于頔客作漢問與麼事作麼于公失色玉云者便是黑風吹其船舫後來大慧杲批云大凡爲人有二種機接人如云于頔客作漢問與麼事作麼此是第一種機如云于頔客作漢問與麼事作麼令其無明現前隨手爲伊按云者便是黑風吹其船舫者猶是第二種機今貧道不敢輕視覺浪潘居士所以道秖可同懸一梁縊死可也且曾對木陳侍者等云此古人所謂同坑無異土也木陳尚不省會又爭怪得居士乎且古有半提全提之說如貧道道秖可懸梁

支那撰述 密雲禪師語錄卷七 十九

縊死夢筆山中者得非全提者耶貧道亦不敢輕視居士所以不得不書上也惟高明鑑炤何如

又

聞尊堂歸矣固當吊慰奈因生平不行其事恐從此啓例後有不周到處以此爲罪端耳然生死二事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所以古人聞紅輪必定沉西去未審亡靈往那方而孝子哭哀哀古人便悟豈非悟者亡者哭者同歸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則與一切人生即同生死即同死喜即與毋同喜哭即與毋同哭慶即與一切人同慶吊則與一

切人同吊何有間然不然則毋是毋子是子哭是哭喜是喜慶是慶吊是吊不惟不知亡靈去處亦乃自已茫然哭亦無地即虛行故事與學道人乖矣

又

適接手教讚黃居士根性不群者蓋紙筆之學故當機則罔措也貧道痛此時紙筆成風將來定爲法門之害不淺矣

復坦如蔡居士

來諭受貧道三拳兩掌謂痛從何來誰受痛者復云假使無情虛空來問不知痛癢無有分段者則居士

未知棒頭落處若知落處無有有情無情之見何分段之有今居士既分痛從何來誰受痛者則無分段中分分段無情解中立情解正喫棒未有了日在

復爾赤馮居士

來論當此西風徹骨政落葉歸根之候應自有不冷不熱處又謂戀著火宅未得出路要貧道方便開示者不覺一笑何也居士已上並是請實供通方便亦在其中出路亦在其中不冷不熱亦在其中貧道除此外別無方便別無出路別無不冷不熱是以古人問吾知識云寒暑到來如何迴避知識云何不向無

寒暑處去云如何是無寒暑處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如是則欲識不冷不熱底但向西風徹骨處識若識得西風徹骨便是落葉歸根底時候識得落葉歸根底時候便是出路識得出路便是方便所以貧道謂方便亦在其中出路亦在其中不冷不熱亦在其中既都在其中豈不是間不容髮既間不容髮法華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唯有一門而復狹小便是者個道理也若離此外別立方便別有出路別有不寒不熱別有時候即没交涉也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無方便中真方便無出路中真出路無時候中真時候寒熱中真無寒熱故貧道謂已上並是請實供通然與日相見守此見解劈脊一棒莫言不道

復趙居士[illegible]

來論無生本無旨亦無指者是居士未悟故有此說何也不見道花開見佛悟無生豈可謂無生本無旨乎因次一偈貧道從來直指直指人人自悟早自悟無生無不生直下何曾有彼此

復紀管陳居士

來論展轉躊躇無下手處如此沉迷將終無出頭

日了欲貧道拯人於坑塹之中呼人於醉夢之際者貧道謂只因展轉躊躇便錯下手了也居士但以手摸頭自問看是沉迷耶出頭耶坑塹之中耶醉夢之際耶若自摸不著問不明則真果沉迷真果無出頭處真果坑塹之中真果醉夢之際矣若摸得著問得明方知無沉迷中自作沉迷無出頭處自求出頭無坑塹中自作坑塹無醉夢際自作醉夢耳雖然如此乃貧道說底不識居士本分處又且如何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七終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八

嗣法門人道忞編

書問下

復元岵張居士 諱大中

來論墮落塵垢已數十年營營擾擾了無住足又言非拋却世緣十年二十年死活數番無有是處若以知見承當言語領略是爲謗法徒造地獄種子是以相見曾無一語談着此事正謂此事非一語可了者非門下眞誠爲此事則不能發如是之言然亦不可執如是之見何也此事無乎不在若執如是之見則與此事覿體相遠反成障矣且十年二十年之說非定式也因爲此事不明故或歷多年所耳如裴相國聞黃檗一言便乃知歸李太守聞藥山雲在青天水在瓶亦乃自肯豈必拋却世緣十年二十年死活數番纔得是處劄死活二字非如門下預作意計底不見大慧杲問佛果禪師舉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乃得瞥地蓋瞥地者於此事明白相應也故圓悟印許曰難得你到者田地可惜死了不得活是爲死底意故知久近死活在人不在此事無定式也豈如門下謂拋却世緣爲死乎蓋與

此事相應則世緣不待拋而自拋知見不待離而自離語言不待忘而自忘總之世出世間語言知見都來與道人分上無干涉者無他因與此事相應故也門下若到此地卽見尊慈一切勤苦亦何曾勤苦秖因日用不與此事相應則爲世緣勤苦墮落塵垢矣

復仲堅李居士 諱[illegible]

目來論足見居士似有些力量故有些倔强所以謂寧可諸方哭笑不可令諸方贊誦獨超灑脫皆爲埋沒塗汚贊誦哭笑俱無干涉也但不知止說到獨超灑脫底影像耳若不得向上全提則正坐在理路中作活計葛藤窠裡藏頭反不得獨超灑脫在高明以爲何如

復似孫江居士

手諭認得言思路絕一着又云於古德言句有彼此乖迕不能無疑者總之未眞證得言思路絕故也若果證得則自然一心不生一心不生則妄情不起妄情不起則無現業流識無現業流識則曠刧習氣頓淨矣試問居士如何是言思路絕底一着切莫學恁麼說便當了也

復轆轢巖居士

手敎有直入泥犂之訴并金一兩擬買貧道相救者胡不思密雲老漢生平沒人情今乃秤賍據決與汝三十棒管敎嚴轆轢一任鑽研無出豁

復萬如微上座

衲僧家出處或因禮越迫不得已或鉏菴草舍自成叢席雖無定法皆爲利衆而已然亦須揣自己力量方可不然則一言失之於前縱百語繼之於後亦不能救也

復孩朱方居士

來諭謂此毛孔中虛無所有一切恩仇盡皆平等者似多生出一種知見不若普覩悉皆毛孔則無虛無所有之情存雖然直饒實證到此田地只到死了不得活未能轉身吐氣古人所謂正知見障却動是要說道理說工夫說實落說虛無說恩怨說平等說毛孔說痛棒須是造到無功用道即不墮此不識居士以爲何如

復紀嘗陳居士

來諭一切煩惱自造但平時雖見得如此而一涉境緣便不能自主者葢因無始時來於境緣熟習故也然學道當先期悟以悟力充至頭頭無間則無昧悟力而平時熟習自無地矣故經云理須頓悟習氣漸除乘悟併消因次第盡所以前問居士本分處又且如何若不知本分處即未有悟若未有悟即何有行止於路頭哉試問居士畢竟如何是本分處

復慈蔭禪人

接手偈知上人不慮閑闢實欲究明自己之事但看語意不無岐路耳如云勿將驢背認家翁便是一岐路之根也又云呵呵笑他自忙兮我自閒此又非岐路乎再云此等境界是落浮游復斷云是古人所謂省力處者且問汝既是省力處何浮游之有耶如此看來前偈皆汝靜中心意識測度古人之作若欲究明斯事直須向一念未生已前看是甚麼境界始見古人所謂忽然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則無境界可見始不負老僧打汝一棒矣

復董居士

來諭自揣罪網交羅何處是出頭日子倘哀日暮之窮指示路頭不蹉者不知擬求指示路頭則已蹉過路頭蹉過路頭則無出頭日子正若以頭覔頭以路尋路豈知頭無二頭路無二路又豈知頭是出路之頭路乃出頭之路如是則路外無別頭頭外無別路

又何處更容罪網交羅并哀日暮之窮哉然雖如是須眞踐實履念念不忘不然則依舊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與不求指示者無異也

復微身陸居士（諱賁）

來敎迷前歷訴諸苦而謂貧道云知苦本不是苦此言貧道已忘矣卽如來敎知有中邊懸障有深淺試問居士全身入塵者是知耶不知耶若不知則何以謂全身入塵若知則何以謂知有中邊障有深淺又塵若是障何以謂全身入塵若知有中邊則請居士分析以何爲中以何爲邊若知與塵爲中則塵與身

了無干涉何爲障哉若知與身爲中則身與塵亦無干涉又何爲入哉如是則初無障入居士自作障入初無有苦居士自作是苦若如是知苦則苦本不是苦知非一隙之光矣

復朝宗忍上座

蒙炤一輪持汝狀錄等來老僧目至終以殿事夾雜并言道路各別養家一般者老僧不覺一笑何以老僧不知有殿事夾雜故無道路可行亦無家可養雖然汝既出世付拂一柄不特表信正望切切秉持當念從上事重不可輕忽也

復二馮居士（諱元颺　元颺）

適接尊敎前後總不必論惟謂居士得一病險把性命抛却以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未識者段本緣何所因起當云何滅欲貧道敎藥者而貧道別無他術秖以筆頭當打居士三十棒若解棒頭落處則八萬四千身病心病毛病管敎冰消瓦解求起滅本緣了不可得方許居士親來請棒喫

復黎眉郭居士

讀手翰總無他事蓋未喫貧道棒耳不信但看棒頭打在甚麼處更看棒頭打處有此三紙書中種種事

也無若無但據棒頭指處於中行履則世出世間一切知解道理不用置之度外自於居士分中了無干涉矣

復玉陽高居士（諱懋）

某秉敎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旨豈有塵網沉淪脫離開示之文字耶惟請老居士不立文字時着眼則無事不畢矣

復海槎鍾居士

讀來諭知居士爲道眞切故如此行履如此簡點若謂本體茫茫渾如鐵壁此大光明境界於我何有者

則貧道不信以爲實言矣何也若果茫茫則不見本體渾如鐵壁果本體渾如鐵壁則無空隙之茫茫即者大光明境界面前與鐵面閻羅老子覿面相見不用出手若另出手則被閻羅老子就手結案去也

復型塘徐居士

翰教歷敘尊家金粟五年之間如許顛倒者貧道敢謂門下所見所歷從本以來絲毫不動若門下親證不動之元則楞嚴金剛等經皆門下註疏矣今以門下註疏金剛心經豈不反成顛倒哉

復體心禪人

凡爲出家人必先修道德行化道化道行則不成居處而居處自成今汝未出頭行化道皆因自未修其德況出頭露面與人爭住處耶且既是施主買之自有施主與之清理汝當先遠去可也今之法門不幸者皆因爾我出家人以居處爲急務不思化道不行而不修道德故也吾徒思之

復肇森徐居士

來諭智慧日減進既不能投體空門退又不能厚邀名譽者貧道亦無別誨但向進退不能處着力則無智慧之體既定久久撞開眼睛囫全體獨露不着問人自見倒斷耳

復吳道婆

諸佛世尊唯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正要有大丈夫氣槩隻肩獨荷不被世出世間一切境界語言轉換始有獨立自繇分縱五宗差別之語言亦無非明人人本分一着若離人人本分一着別有差別之智則隨名相展轉生差別之情識依舊無自繇分世尊所云清淨法眼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廣流傳化無令斷絕金口所囑反成顛倒當知涅槃妙心是大海差別智是雨滴滴雖不同總歸大海自無差別

所謂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是正宗正旨若有差別之智勝過涅槃者是爲魔說古云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說如夢如幻細觀來書於本分一着尚未親證當據實呈本分然後所疑五宗說話不妨開來貧道方好點化否則斷不敢細解註也

復蘭嶼吳居士 諱宗良

承諭要貧道法語以薦拔先亡者貧道若有法語則着我人衆生壽者若無法語亦着我人衆生壽者門下若見父母妻室可度亦着我人衆生壽者若不見有父母妻室可度亦着我人衆生壽者門下如是超

脫此四轉語則父母妻室不求度而自度矣

復祈遠唐居士 諱元哉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今居士不省直指之旨蓋將放委曲故也如曰求進步者是居士自生委曲也提話頭者諸方善知識委曲不直指居士故也貧道則不爲居士提求進步則蹉過居士蹉過居士則失祖師直指也提起話頭亦失祖師直指蹉過居士也若居士分中則進步無門退步無地況可以提起爲勇猛放下爲解脫若緣提起則有放下則無且生滅之心豈無生無滅之體耶貧道不得已葛藤如此居士諒之

復清伯黃居士 諱竹茨

來論欲貧道法語於一言之下少有開發不知貧道若有一言加於居士分上即障居士非開發也居士但向不立一言時看覷忽然覷透本無一物一言遮障底即自開發矣不信則請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答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能如是會則不特開發直自居士蓋天蓋地去也

復嘉魚曹居士

居士爲尊翁受開老齋戒致黃瘦欲貧道勸尊翁復開食肉此於居士分上爲孝養之心則可貧道與開老俱是出家人一則爲戒一則勸開不識居士何教貧道如是耶古有洪州廉使問馬大師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答曰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然未聞廉使果喫不喫據是惟任尊翁自裁之可也且貧道與尊翁從未面晤又何知尊翁之意而輒慾使可進言耶但當因居士來命奉勉尊翁一心進道實證到彼我無殊之地自不覺有喫素喫葷之念則心和體順而自安泰矣故黃山谷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

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據是豈貧道敢固必尊翁喫與不喫耶

復子雲姚居士 諱元台

來諭從着衣喫飯以眞實功夫認貧道痛棒者詎之似未知棒頭眞實落處故亦未知着衣喫飯眞實處也若知棒頭眞實落處則斷不作痛棒會亦不作着衣喫飯會今問居士作甚麼會試道個消息來看

復通琳康居士 諱謙

來教云如夢得醒者則登覺岸矣何更借慈航哉雖

熟第恐居士不能醒覺則未免業識所牽佛亦難度況貧道耶故曰他人難用力自度自家身居士當自勉之

復觀方王居士 諱錫

接手諭謂頂門三棒頗知痛癢者似錯認也未喫棒前及今還痛也無若無則居士又作麽生會若會得則徹本分事而本分事豈有間斷處哉若有間斷則非本分矣故須徹本分循本分力行本分則自無間斷矣

復登之王居士

來諭謂儒魔羈縶勿能匍匐者則見居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既為儒魔羈縶則凡有一事皆魔縶乃至苦海之脫彼岸之登皆魔縶矣況其他耶所謂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益於居士本分上着不得也且於居士本分中試道一句來看

復通頂宋居士

來翰謂晝夜思之甚有廢食忘寢而終隔千里者正古人謂舉心則差動念則隔也令乞令郎法名為行底欲知居士令郎歸宿但會得通頂行底自透頂透底則父亦在其中子亦在其中一切皆在其中歸宿矣試問居士如何是其中事當明指個信來看

復金陵瑶草馬居士 諱士英

尊教自謂知見糾纏者乃預作之計正學道人所知障也若欲契本分則將從前所見所聞的盡情拋却向未聞未見無痛無血處開眼方徹本地風光始知貧道棒頭直指單提佛祖向上不從人得一着方可再來喫棒且本地既徹為甚更要喫棒

復滇南白生木居士 諱增

來論藏跡芝山心閒雪嶠者貧道看盡大地唯個居士所以世尊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又古德云舉頭

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何居士以芝山雪嶠為藏跡心閒哉如云近僧道源五蘊塞胸者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更誰為胸誰為塞若離胸臆而求真心玄旨則賺道源故貧道亦不敢以別法加道源分上須道源返炤自悟始得再示滇南僻在天末欲貧道飛錫遐荒指迷發覆貧道固應從命但年逾從心之餘不能跋涉伏惟原諒

復芝來呂居士 諱生吉

接教諭不能絕妄想清道念此以道念妄想打作兩橛故有祛妄皈真之說耳不知但於日用無第二人

用非則無妄想道念之可得豈容袪妄皈真存於胸次哉故龐居士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若不如是居士當自勉旃

復袁道婆 法名行成

來書云千里同堂貧道秖恐非實證若果實證則一心是佛回頭之岸亦剩語矣況可謂虛生人世而更見女流之相哉若真要了生死須向一念未生時看行也看住也看坐也看臥也看看到臥不是臥坐不是坐住不是住行不是行乃至語默動靜了不可得則一念未生全體自現那復見有男女形相所以龐

居士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是則豈特千里同堂正所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矣若未得到與麼田地切莫虛度光陰虛生人世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勉之勉之

復嗣宗吳居士

詹居士來接手諭云承貧道兩掌者已錯了也更欲猛利直前究明此事又一錯了也何以貧道此兩掌初不打居士前後也若果要究明此事必須摸取此兩掌落處則不作直前直後會亦不作不前不後會

且道畢竟作甚麼會寄個信來相為證明何如何如

復漳州曾居士 諱紹煃

來教謂現前赤條條地與貧道相見了者不妨說得相似第恐居士未徹在今指南歸出居士與伊札云欲得貧道法語以為日用提撕貧道但錄龐公偈似居士自看偈曰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者是何慮菩提道不成然則居士自於日用簡點果能如是始得不然縱是龐公與貧道坐在居士腹中也難替居士着力

復倍之吳居士 諱應芳

來諭云乞師一切掃直下一鉗鎚者貧道但請居士自打一下看是什麼道理不妨再報貧道

與報恩玉林法侄

八月間有僧持辨魔說至上書送天童方丈數字老僧即欲問此僧已去矣適病不及看今在山陰無事偶閱之你判中不無錯處大抵辨人之謬必自立於無過之地方可杜其反覆之口不可不慎今老僧忝為你先輩不得不一點明你所謂高峰前番已悟後但打脫見地者大槩據上堂語不據疑嗣書覓老僧

師據上堂爲你斷之高峰上堂所提者正提枕子落地後安身立命之的旨至於奴郎不辨菽麥不分以下是廣文變格令人參悟故復舉靚眞讚打破拖死屍句子也即此可見前番之非大悟矣今你鑿定謂高峰前番既悟豈不反惹人之駁哉故老僧囑汝之不可不慎也又致嚴居士書末云身有時毀者亦犯一倍一無嘗之故你年力壯盛宜深造厚養勿輕易著書辨駁不惟招人之議亦自損其德固關老僧故若曰若此你當深思之

復康宇田居士并金陵諸護法

捧讀來諭以報恩事見召第貧道年已七十六歲衰朽不堪秖可任山待盡又安能奉
聖天子旨兼領諸大檀越之命也况稟質麤体無應世之才上音習重人多不解伏惟察情容任山修持以報
聖恩以遂初志則感德無涯矣

與朝宗忍上座

汝二番來懺悔固當曲從所請只因汝步步不肯請問六祖當年乞什麽人書得住曹溪此便是千百世下兒孫標榜故吾不敢曲從汝者亦爲千百世下標榜故也故欲汝深思密想一行一步當爲後人之標榜者是我之本誓願也且曹溪開堂一味只以聰明之資說聰明之話者蓋世人做得出者多看得出者少我當要剞刻之出也

復台州司理蔣居士

承命尊使與定水至接讀教諭貧道不棄有情以數言援之者貧道豈敢但有一言相勸門下不自棄則不以止觀二字加貧道分上可見門下自載重於須彌不向前後以作止觀矣

復日至詹居士

貧道賤軀自去夏病起至今翻覆不安故一日枯瘦一日於新正廿四日退居天台通玄寺行步有所不能柰何動便要跌去想不久住世矣此等狀尊价已見之非貧道敢託言於居士分上也然總觀尊偈結歸云頓棒纔參生未前者覺有隔生之意亦似兩橛未到古人道如蒿枝拂着落處在且此事莫道貧道替居士不得直饒黃蘗老漢再出頭來也替居士不得况畫其像題兩句開言語皆虛名而已故不敢奉命承惠謝謝病筆不盡伏惟諒之

舉古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師云我不似雲門大驚小怪當時若見但向前以手加額云猶看他面皮向甚處着他更擬議便與驀面一唾

舉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汝在地獄安否達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達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翠巖眞云親言出親口

師云調達如世刁惡誣謗無罪之人平白陷人反自取陷不能取勝務須打個平交然則翠巖道親言出親口是點罰語是證明語

舉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問維摩摩默然文殊歎云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此衆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師云不二與默然廣慧爲諸人拈過一邊還見維摩做處麼當堂慵正坐全體本無餘

舉菴提遮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何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云其力未充　師云却勞大士

舉洞山於扇上書佛字雲巖見却書不字洞山又改作非字雪峰見乃一時除却　師云猶有扇遮在我若見和扇燒却看者三個老漢面向甚處着

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忠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乃禮拜立於右師問汝得他心通耶藏云不敢師云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師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

津橋上看弄猢猻至第三次問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云者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　趙州因僧問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裡後僧問玄沙既在三藏鼻孔裡因甚不見沙云只爲太近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藏鼻孔裡有甚難見殊不知在三藏眼睛裡　師云即今若有道在三藏眼睛裡因甚不見廣慧向他道非汝境界

舉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

衆善財乃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提起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　師云天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善財脚不穩被文殊驅使打初待文殊教令採藥却好向道大士且請息口

舉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師云大小智者大似開眼說夢

舉布袋和尚嘗將布袋并破蓆一領於通衢往來布袋內盛鉢盂木屐魚飯菜肉瓦石土木諸般或於稠

人處打開布袋內物擲下云看看　師云少賣弄　又一一將起問人云者個喚作甚麽　切莫換人眼睛　或在通衢立有僧問和尚在此作麽　問得也好　袋云等個人來　答得也奇　僧云來也　隨他去也　袋於懷中取一橘子度與僧擬接　將謂將謂　袋縮手云汝不是者個人　元來元來

舉忠國師因僧問如今和尚亦言卽心是佛諸方尊宿亦言卽心是佛那得有異和尚豈合自是非他忠云大法有名與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是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是名同體異緣諸方錯將妄心便謂眞心如人認賊爲子又將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僧問如何離得此過忠云但向汝身心仔細返觀五陰十八界十二處一一推窮有甚麽物僧云今向身心中仔細推窮無一法可得忠云你壞身心相耶僧云身心性離寧有壞乎忠云身心外更有物否僧云身心尚無外寧有物忠云你壞世間相耶僧云世間相卽無相何用壞忠云若然者卽免過矣　師云國師與者僧論得好正所謂譬諸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

舉昔有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處去翁良久僧又問翁云你患聾耶僧云你向我道甚麽翁云向你道覆船路僧云翁莫會禪麽翁云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云試說看翁挑起鹽僧云難翁云你喚作甚麽僧云鹽翁云有甚麽交涉僧云你作麽生翁云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師云旣不可更向道是鹽且向道是甚麽來還有爲翁作主試出來與廣慧相見

舉昔有僧去參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云婆有眷屬麽婆云有僧云在甚麽處婆云山河大地若草若木

皆我眷屬僧云婆莫作師姑來麼婆云汝見我是甚
麼僧云是俗人婆云汝不可是僧僧云婆莫混濫佛
法好婆云我不混濫佛法僧云與麼豈不是混濫佛
法婆云汝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是混濫　師云若非
者僧爭見得好婆
舉南泉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
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
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師云南泉希
圖本分不知翻成分外
舉大梅示徒云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鼯鼠聲

乃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　寶峰文
云既非他物是甚麼物　地藏恩云甚麼語話　師
云將謂無人證明
舉大隨因僧辭隨問甚處去僧云峨嵋禮普賢去隨
竪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裡僧畫一圓相拋向背
後隨云侍者將一帖茶與者僧　師云者僧可謂出
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雖然如是將成九
仞之山猶欠一簣之土何故待他喚侍者將一帖茶
與者僧何不向他道也不消得
舉百靈和尚一日路見龐公乃問昔日南嶽得力句

曾舉向人麼公云曾舉來百云舉向甚麼人公以手
自指云龐公百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之不及公却
問百得力句是誰得知百便戴笠子而去公云善爲
道路百去更不回首　徑山杲云者個話端若不是
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公一着
何故當時若無破笠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
　師云百靈若無徑山直饒戴破笠子也無出頭分
舉臨濟問寺主甚麼處去來主云州中糶黃米來濟
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糶得者個麼主便喝濟便打次
典座至濟乃舉似典座座云寺主不會和尚意濟云

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亦打　師云臨濟大師瞞他
一點不得且甚麼處是瞞不得處乃拈拄杖云棒頭
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裡看遂擲拄杖云看
舉臨濟半夏上黃檗問訊見檗看經云我將謂是個
人元來是個淹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檗云汝
破夏來不終夏了去濟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遂
打趁令去濟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　師云直令
天下人疑殺
舉六祖謂門人云吾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云
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祖演云祖師恁麼道猶欠悟在　師云五祖恁麼道還端的也無

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爲人　師云古今拈提未有出他圈繢金粟路見不平每人與二十棒更與二十棒待打個人

舉藥山尋常不許人看經一日自將經看僧問和尚不許人看經爲甚却自看經藥云我只要遮眼僧云某甲學和尚看得麼藥云你若看牛皮也須穿　師云藥山豈只遮眼直得通身褁却者僧若看豈止牛皮須穿直得撞破乾坤始得不被瞞却

舉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師云古今拈提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殊不知德山出一計要尋知巳者僧若是敵手待他打時但接棒輕輕推一推不唯絕斷他後來葛藤管者老漢必也全身遠害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九

嗣法門人通雲編

拈古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拈云文殊大似認影迷頭世尊也是脚跟不着地

舉阿難尊者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個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　拈云阿難自討得個忙

舉三祖商那和修問毱多尊者汝年幾耶云我年十七祖云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者云師髮巳白爲髮白耶心白耶祖云我但髮白非心白爾者云我身十七非性十七　拈云大小祖師話作兩橛

舉龍樹大士見迦那提婆來先令侍者將一碗水置面前迦那提婆見乃取一針投之樹縣是大喜　拈云迦那提婆剩腦入膠盆即今莫有救得者麼若也救得還我頭來

舉般若多羅尊者路行次或有人問汝行何急乃云汝行何慢又問汝姓甚麼乃云與汝同姓或凡或聖人莫能測　拈云大小祖師被路人換却眼睛

舉神會到思和尚處思問甚處來云曹溪思云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立思云猶帶瓦礫在云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麽思云設有與汝向甚處着　拈云諸禪德神會恁麽也不無見處因甚思和尚道猶帶瓦礫在當時合下甚麽語免爲點罰何不待伊道曹溪意旨如何但向道合取狗口伊若擬議驀面一唾便行豈不俊哉乃振身而立可謂隨邪逐惡更云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葢見不啣嚼然則卽今莫有振身而立者麽廣慧要與伊三十棒且道是賞伊罰伊

舉溈山石上坐仰山侍立次忽鴉銜一柹落在面前仰取柹拭過呈似溈溈云子甚處得來仰云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溈云汝也不得無分卽分半與仰　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拈云玄沙秖知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竟不知仰山被溈山半個柹子塞却咽喉至今轉氣不得

舉南泉云道個如如早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　拈云且道南泉恁麽道意在於何　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　師云者漢又恁麽去也

舉大川和尚有江陵僧叅川云幾時發江陵僧提起

坐具川云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川云若不恁麽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云苦殺人幾錯判諸方老宿川肯之僧舉似丹霞霞云於大川法道卽得於我者裡卽不然僧云未審此間作麽生霞云猶較大川三步僧禮拜霞云錯判諸方底甚多洞山聞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拈云洞山老漢失却一隻眼須知者僧禮拜不是好心只是後來少一轉語前話不圓所以遭人簡點當時待丹霞云錯判諸方底甚多但拊掌笑云者老漢大似不打自招如此則任是老丹霞也未免疑着

舉二祖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德山繪和尚云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拈云者兩個老古錐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指望盡力扶持至道殊不知一個被無難等葢却一個被最難等葢却至今無有出頭處更說甚麽明白山僧恁麽批判衆中莫有傍不甘者道他明白且道甚麽處是明白處試出來對衆指出看

舉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裡諸人作麽生護惜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裡護惜個甚麽州云我亦不知云和尚

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裡州〻云問事即得禮拜了
退　拈云大小趙州大似推惡離巳何不與本分草
料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〻云我在青州做
領布衫重七斤　拈云我不似趙州委曲如有問萬
法歸一一歸何處劈脊便棒不惟直截抑且免致伊
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躱根
舉雲門問直歲今日作甚來〻云刈茅來門〻云刈得幾
個祖師云三百個門〻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
柄長西家杓柄短作麼生歲無語門拈拄杖打　徑

山杲〻云直歲無語有三百個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
要且棒頭無眼　拈云惜乎徑山不與山僧同時若
同即代雲門與伊一頓何以要知雲門棒頭有眼
舉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
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覔普賢不能得見而來白
佛〻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
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虛空中乘六牙白象　雲
居舜〻云諸仁者且作麼生會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
世尊推倒普眼且道普賢在甚處　拈云雲居恁麼
道未免傍觀者哂乃召衆云誰是傍觀者

舉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
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〻云生人道又敲一〻云此生
何處〻云生天道又別敲一髑髏〻云此生何處耆婆罔
知生處　拈云世尊大似有先鋒無殿後待耆婆罔
知處便好也與一敲何故不見道先以定動後以智
拔
舉勝思惟梵天問不退轉天子〻云天子我嘗於此佛
國土不曾見汝天子〻云梵天我亦不曾於此國土不
曾見我　拈云者二漢各自分彊立界各各不相見
各各自稱尊殊不知傍觀者醜乃召大衆云金粟恁

麼告報諸人還覺慚愧麼
舉石臼參馬祖〻云甚處來〻云烏臼來祖〻云烏臼近
日有何言句臼〻云幾人於此茫然祖〻云茫然且置悄
然一句作麼生臼乃上前三步祖〻云我有七棒寄打
烏臼你還甘否臼〻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拈云我
作馬祖便與一棒看者漢作麼合殺
舉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祖直下
覷〻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〻士乃作
禮〻祖歸方丈〻士隨後入〻云弄巧成拙　拈云我作馬
祖待他道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劈脊便打他更

道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乃連棒打出何故免伊
向弄巧成拙處坐地
舉茱萸示衆云你等諸人莫向虛空裡釘橛時有僧
出〻云虛空是橛萸便打僧〻云莫錯打某甲萸便歸方
丈　拈〻云茱萸當時打者僧果錯不錯若錯爲甚歸
方丈若不錯爲甚歸方丈大衆試斷看復〻云疑殺人
舉潙山〻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右脇
書五字〻云潙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潙山僧又是水
牯牛若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且道喚作甚麼即
得　拈〻云潙山大似不打自招復〻云還知金粟落處

麼
舉黃蘗示衆〻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何有
今日還知大唐國裡無禪師麼時有僧〻云只如諸方
匡徒領衆又作麼生蘗〻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拈
〻云黃蘗大似龍頭蛇尾當時待者僧〻云只如諸方匡
徒領衆又作麼生和聲便打更若擬議劈脊打出却
恁老婆可謂酒糟太多
舉潙山問仰山甚處來仰〻云田中來潙〻云田中多少
人仰揷鍬叉手而立潙〻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仰
拽鍬而去　拈〻云我若作仰山待潙山問田中多少

人便乃出不惟截斷潙山後來老婆教伊討鼻頭不
着亦乃作天下人榜樣
舉仰山夢往彌勒內院居第二座有一尊者白槌云
今當第二座說法仰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
百非諦聽諦聽　拈〻云古今尊宿都向仰山白槌處
拈提殊不知仰山當時剌腦入膠盆被尊者白槌云
今當第二座說法腦門粉碎了也若拂袖便行直令
一院聖衆疑着猶更白槌逐塊不少且當時聖衆散
去是聽仰山散去不聽仰山散去抑仰山入內院居
第二位是夢耶不是夢耶若是夢潙山因甚道子已

登聖位今日有爲古人作主者試出來與金粟相見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有頌〻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
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舉
似潙山〻云從緣得入永不退失汝善護持次舉似
玄沙〻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徑山杲
舉古今拈提了〻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拈〻云說甚一
家有事百家忙直是一盲引衆盲
舉南源明禪師因洞山參方上法堂明〻云已相見了
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〻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
知甚麼處是與某甲相見處明〻云心心無間斷流入

於性海山云幾合放過　拈云天童若作南源待洞
山云不知甚處是與某甲相見處便喫棒免致洞
山道幾合放過

徵古

舉洛浦久為臨濟侍者濟嘗稱臨濟門下一隻箭誰
敢當鋒浦一日辭濟濟問甚處去浦云南方濟以拄
杖畫一畫云過得者個便去浦喝濟便打浦禮拜濟
明日陞堂云臨濟門下有一赤稍鯉魚搖頭擺尾向
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裡淹殺　徵云者便是第
一個學喝底榜樣且如臨濟以拄杖畫云過得者個
便去合作麼免得他打及免向人家虀甕裡淹殺

舉僧問灌溪久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溪云汝只
見漚麻池要且不識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溪云劈
箭急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徵云且甚處是
灌溪未會禪處具擇法眼者試斷看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
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徵云諸仁者
世尊還有過也無若有甚麼處是世尊過處若無雲
門恁麼道意旨如何試簡點看

舉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
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
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
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
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
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
出此女定須臾罔明從地湧出作禮世尊勅罔明出
罔明卻過女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徵
云出得出不得且置作麼生是底定

舉德山問龍潭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
潭云子親到龍潭山乃作禮　徵云既曰潭又不見
龍又不現因甚道子親到龍潭且甚麼處是親到處
試斷看

舉世尊因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何不入門來殊
云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徵云門外
入門則且置喚甚麼作門

舉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
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徵
云世尊據坐外道未嘗據坐且甚麼處是外道入處

舉龐居士到芙蓉山太毓禪師處毓行食與居士士

擬接鍼縮手云生心受施淨名早呵去此一機居士
還甘否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鍼云非關他事士
云食到口邊被他奪却鍼乃下食士云不消一句
徵云秖如居士道不消一句且是食到口邊耶是被
他奪却耶具眼者試定看
舉世尊因黑瓜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華兩株來
供養佛佛召云仙人志應諾佛云放下着志遂放下
左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着志又放下右手一
株華佛又云仙人放下着志云世尊我今空身而住
更教放下個甚麽佛云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
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
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徵云既捨六根
六塵六識可謂俱捨甚麽處是無可捨處是无生死
處又與甚麽作無生忍而言悟乎
舉六祖因風颺刹旛動有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
旛動往復未曾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
心動二僧竦然　徵師高呼大衆衆皆舉首遂舉拂
子搖曳云且道風動耶拂動耶心動耶
舉六祖謂門人云吾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云
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徵

云且道祖師為門人答話耶說道理耶
舉阿難白佛言今日出城見一奇特事佛云見何奇
特事難云入城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
云我昨日入亦見一奇特事難云未審見何奇特事
佛云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
作舞　徵云阿難與世尊所見還有優劣也無若無
世尊與阿難所見不同若有利害在甚麽處
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三祖云今日始知罪性不
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　徵云一人覓心不可得紹
祖位一人一切如心紹祖位是同是別若別則不應
相紹祖位若同為甚一人有心一人無心諸人試簡
點看喚甚麽是心喚甚麽是無心
舉鹽官會下有主事僧忽見鬼使來追僧告云某甲
身充主事未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云待為白王
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
復來覓覓其僧了不可得　徵云前頭鬼使因甚見
後頭鬼使為甚不見
舉南泉與杉山向火次乃云不用指東畫西本分事
直下道將來杉以火箸插向爐內泉云直饒如是猶
較王老師一線道又如前問趙州州遂畫一圓相中

心照一點泉云直饒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徵云甚麼處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處復云且王老師在甚麼處作活計

舉杉山因普請擇蕨次南泉提起一莖云者個大好供養山云非但者個百味珍饈他亦不顧泉云雖然如是個個須嘗過始得　徵云秖如南泉道個個須嘗過始得是肯杉山不肯杉山若肯杉山又道非但者個百味珍饈他亦不顧若不肯為甚道個個須嘗過始得

舉睦州喚僧云大德僧回首州云擔板漢　徵云且

道睦州賞伊罰伊若道罰伊者僧喚既回首甚麼處是擔板處若道賞伊睦州因甚道擔板漢諸人也須簡點始得莫學矮子看戲好

舉水潦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胸踏倒潦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住後示眾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　蔣山泉云忽然瞥地更是好笑　徵云只如蔣山道忽然瞥地更是好笑且道在那個分上若有人道得許伊瞥地好笑

別古

舉世尊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難云此是甚麼人塔世尊云過去諸佛塔難云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佛云是吾弟子難云應當如是　別云廣慧若作阿難待世尊道是吾弟子但問佛是甚麼人弟子待世尊擬開口時便乃作禮却謂應當如是隨風倒柂豈是丈夫

舉昔有外道問一入定僧輪王眾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甚麼義僧便入定問彌勒彌勒為答了却出定語外道云譬如陶師埏埴成器　別云廣

慧則不然見他道輪王眾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甚麼義只向他道親言出親口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忠云與老僧造個無縫塔云請師塔樣忠良久云會麼云不會忠云吾有付法弟子躭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帝後詔源問源乃頌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別帝於國師良久處云會麼但向道恁麼則不必更造也不惟不虛供養國師要且截斷國師詔躭源云云　保寧勇云非父不生其子師云殊不知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

衰　別航源呈頌處但展兩手云請陛下鑒恁麽稍
不辱其父耳
舉忠國師問南泉甚處來〻云江西忠〻云還將得馬師
眞來不〻云秖者是忠〻云背後底聻泉休去　別云待
伊道還將得馬師眞來不轉身便行不惟教許大國
師討鼻頭不着抑使國師免向面前背後作活計
舉忠國師問紫璘供奉大德所蘊何業〻云靑龍疏忠
〻云是金剛經麽〻云是忠〻云經文最初兩字喚作甚麽
〻云如是忠〻云是甚麽奉無語又問城南草作何色〻云
作黃色忠乃問童子〻城南草作何色〻云作黃色忠〻云

秖者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別待他道經
文最初兩字喚作甚麽幷問城南草作何色但向道
大小國師寐語作麽他若更言便震威一喝而行
舉雪竇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以無
風浪與爾若辨得禍不入愼家之門　別云者龍頭
蛇尾漢錯下註脚乃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衲
僧得一以無風浪與以拄杖一時趂散
舉睦州因西峰長老至茶次問長老今夏在甚處安
居云蘭溪州云有多少衆云七十來人州云時中將
何示徒峰拈起柑子州云着甚麽死急　別拈柑處

〻云老老大大猶問在復代着甚麽死急處〻云眞善知
識瞞一點不得
舉臨濟侍德山次山〻云今日困濟〻云者老漢寐語作
麽山便打濟掀倒禪床　別濟掀倒禪床處若作臨
濟拽禪床驀面擲可謂得人一牛還人一馬但掀倒
禪床大似不柰船何打破戽斗
舉洞山因泰首座喫菓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
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在
甚麽處座〻云過在動用中山令撥退菓桌　別首座
拈起菓子〻云賓主歷然洞山若再擬議掀倒菓桌便

行
舉僧問灌溪久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溪〻云汝只
見漚麻池要且不識灌溪〻云如何是灌溪溪〻云劈箭
急　別云灌溪雖拽轉人鼻孔爭柰惹人情見何不
待伊問如何是灌溪劈脊便打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霜〻云我道徧
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〻云
甚麽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霜霜〻云者老漢着甚麽
死急　師〻云雪峰石霜大似勞而無功乃別〻云忽有
人問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驀面便唾若問徧界

不曾藏意旨如何劈脊便棒復云好不識羞

舉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用力牙云如無手人行拳　石門聰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一半乃云如無舌人解唱歌始得　別云石門也只道得一半直須通身如舌手始得

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者裡僧復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別云古今皆謂二老作家善能通變殊不知弄巧成拙忽有問十

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只向道看脚下

代古

舉維摩因須菩提持鉢到乃取鉢滿盛香飯謂須菩提曰若能於法等者於食亦等乃至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衆魔同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滅度汝若如是乃可

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答置鉢欲去　代云廣慧若作須菩提但擎鉢舞躍而出

舉大義禪師問諸碩德云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為道有對云知者是道義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何謂知者是有對云無分別是義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有對云四禪八定是義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耶時舉衆杜口　代云和尚面皮厚多少

舉僧問歸宗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宗敲鼎蓋三下云還聞麼云聞宗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宗以棒趂下

代僧無語處撫掌云某甲聞和尚不聞代以棒趂下處但接棒輕輕推一推云學人不敢重煩和尚

舉僧謂趙州云某甲從長安來橫一條拄杖不曾撥着一人州云自是大德拄杖短僧無語　代云某甲罪過不意輕觸和尚

舉僧參趙州州問甚處來云南方州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作麼云佛法豈有南北州云饒汝從雪峰雲居來也只是個擔板漢僧無語　代云若不是某甲被和尚遮却

舉仰山携一杖子僧問甚處得仰山拈向背後僧無

語　代以手鼓掌笑云今日識得和尚
舉末山尼了然因僧到叅然云太纔纏生云雖然如
是且是師子兒然云既是師子為甚被文殊騎僧無
對　代震威一喝伊再動靜掀倒禪床便行
舉洞山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云德山來洞云來作
甚麼云孝順和尚洞云世間甚麼物最孝順者無對
　代云唯某最孝順或云作麼孝順直道吾嘗於此
切
舉乾峰問衆云輪廻六趣具甚麼眼衆無對　代云
具輪廻六趣眼

舉僧叅聖壽嚴嚴補衲次提起云山僧一衲衣展似
衆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針線快道僧無對　代
云請和尚放下卽道待伊放下却自提衣而出
舉僧問招慶匡禪師如何是提宗一句慶云不得昧
着招慶僧禮拜起慶云不得昧着招慶囑汝作麼生
是提宗一句僧無對　代云學人自領去
舉世尊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
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
正法設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
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惟一魔

王謂世尊云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
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代世尊云唯汝欸
分明
舉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
一髑髏問云此生何處耆云生人道世尊又敲一云
此生何處耆云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髑髏云此生
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代耆婆但云生佛處世尊若
擬議時便與震威一喝呵呵大笑而行
舉達磨初至梁因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
廓然無聖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領悟　代云

不枉西來
舉忠國師因虞軍容問師在白崖山如何修行師喚
童子以手摩頂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向
後莫受人瞞軍容無語　代云不問那知
舉無着到五臺文殊陪喫茶次殊拈起玻璃盞問南
方還有者個麼云無殊云尋常將甚麼喫茶着無對
　代卽以盞驀口擲云只將者個
舉鶴林素禪師因僧敲門林問是甚麼人云是僧林
云非但是僧佛來也不着云佛來為甚不着林云無
汝止泊處　代當時打破門行

舉荷澤神會禪師到思和尚處思問甚麽處來會云曹溪思云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立思云猶帶瓦礫在會云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麽思云設有與汝向甚麽處着　代猶帶瓦礫在處但作嘘嘘聲代設有與汝向甚處着云元來元來

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忠國師試驗藏纔見師乃禮拜立於右師問汝得他心通耶藏云不敢師云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麽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師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麽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

天津橋上看弄猢猻至第三次問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云者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麽處　代三藏罔知去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寱語代國師叱藏處云重言不當吃復云却是和尚善他心通

舉昔有官人入鎭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此是甚麽功德云護國天王官云只護此國徧護餘國云在秦爲秦在楚爲楚官云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鎭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代云官人切莫造反復云今日得官人作證

舉昔有持鉢僧至長者家偶爲犬傷長者因問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爲甚却被狗咬　代云却是畜生具眼

舉南泉典座辦兩分食詣園中督顧園頭食時展鉢次忽有念佛鳥鳴園頭乃敲鉢一下又鳴再敲一下鳴既住頭乃問典座會麽座云不會又敲一下　代云敲即任你敲會即我不會

舉昔有僧還魂云冥中見地藏遂問某平生修何行業某云念法華經藏云止止不須說爲是說爲是不說某無對　代爲是說爲是不說處云當時與一喝復於某無對處云且喜汝果得還魂

舉昔有老宿問座主疏鈔解義廣畧如何主云鈔解疏疏解經宿云經解甚麽主無對　代云和尚不得重加箋釋

舉南泉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麽時有僧出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麽生買僧無對　代云恰好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代向前云來也

舉鹽官問一座主蘊何經云華嚴經官云華嚴經有幾種法界云畧言有四廣說則重重無盡官竪起拂

子云者是第幾種中收王無對　代云却請和尚收
起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得不揀擇州
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云此猶是揀擇州云田庫奴
甚麽處是揀擇　代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聻者老
漢更若擬議一喝便行

舉陸亘大夫因南泉遷化來吊慰院主問大夫何不
哭云院主道得亘即哭主無對　代云蒼天蒼天

舉溈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溈云田中多少
人仰插鍬叉手而立溈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仰
拽鍬而去　代溈山待仰山拽鍬而去隨劈脊一棒
云且道賞你罰你若能如此溈仰宗旨不致寂寥

舉仰山指雪獅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麽衆無對
代但騎却雪獅子

舉洞山因泰首座喫菓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
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在
甚麽處座云過在動用中山乃令撥却菓桌　代但
打撥菓桌者待洞山動靜便與一喝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九終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通門編

頌古

世尊初生

纔出胞胎脫體彰指天指地爲人揚引他無限癡男
女天上人間没處藏

世尊勅阿難持鉢

佛佛儀容要現前瞿曇爲說老婆禪可憐慶喜懡㦬
去猶待人呼倒刹竿

世尊拈花

世尊脫體風流迦葉渾身賣俏當時百萬人天只見
拈花微笑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無在無不在女子與瞿曇靈山元一隊
君不見臺山路口驀直婆明州市裡憨布袋

楞嚴經世尊於大衆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告示
阿難及諸大衆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
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

大慈世尊真大慈舉手以摩阿難頂咸作哀憐攝受
看幾人能此發深惺

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
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
非汝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若能推者即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修山主云若
能推者不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
如今推也是子是賊度體裁衣短長自識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若能轉物即如來黃面瞿曇好掌腮未舉已前先薦
得翻身獨步上天台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
任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明明見了非他見了了當知無別知山月如銀牽老
與閒行不覺過峰西
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
能測佛智
如何是佛智共汝設商量人貧覺智短馬瘦見毛長
咦嘻咄叅
此經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你知我不知我到你不到彼此自分明咄哉黃面老

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
如來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衲僧若恁麼何曾摸着鼻
經首題兆字
以字不成八字錯碧眼胡兒難註脚我土聰明人强
名天將夫子爲木鐸
維摩默然
居士何曾是默然文殊不二妄加呈白雲影裡怪石
露只可惺惺不可名
七賢聖女遊屍陀林

陰陽不涉閒田地吽不應山何處所突然伸出個拳
頭無根樹子花朵朵
舍利弗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
僧女相逢在市廛交頭接耳語喃喃月上女太無端
却他去也甚何堪
迦葉召阿難
金襴傳外別何傳驀召阿難似可堪倒却門前刹竿
着阿難依舊被他謾
傅大士見梁武帝不起
大小傅大士一款便成招雖然身不動爭奈舌頭搖

傅大士披衲頂冠靸履見梁武帝

道冠儒履佛袈裟無限平人被此遮三事問來三指破至今猶有眼生花

布袋和尚

一個破布袋袋盡大千界無柰渾身沒處藏却向人前生揑怪

達磨面壁

老胡九年冷坐爭柰無人勘破我若當時看見劈脊一拳打倒

三祖懺罪

滿身瘋恙滿身愁覓罪分明叵得繇從此通身都改變正生瘋處正風流

五祖弘忍大師

誰是前身孰後身分明有口也難伸無端累彼周家女疑殺世間多少人

道明禪師趁盧行者

妄將衣鉢便為然不信端繇有悟緣盡力不能提得起始疑衣鉢不虛傳不虛傳乞方便莫思惡兮莫思善正與麼時明上座那個分明本來面

忠國師三喚侍者

國師三喚出枯腸侍者連聲舉廣長負吾負汝重註脚至今天下亂摶量

南嶽懷讓禪師

恁麼來兮甚麼物不似一物還似屈堂堂直下用無私後代兒孫施棒喝

青原行思禪師

聖諦不為階不落還似情存捨兩頭臥龍若解翻身轉始可全提向上籌

青原因僧問佛法大意云廬陵米作麼價

青原老喫廬陵飯米價猶來似不知端的見他何大

意莫教辜負兩行眉

馬祖三十年不曾少鹽醬

馬師說法足鹽醬盡十方人皆供養若是衲僧沾着唇一條窮命通身喪

百丈捲席

馬祖陞堂百丈捲席分明一貫兩個五百

馬祖卽心卽佛非心非佛

卽心卽佛非心非佛大小馬師舌頭無骨

馬祖不安

日面月面晝夜甞現孰信盲人却自能見

百丈野狐

不昧不落舌拄上齶一任諸人胡穿亂鑿不落不昧聲出皮袋百丈野狐兩個一對

百丈再參馬祖

馬師喝下意非嘗百丈聾時據有方堪笑而今効顰者誰知黃檗舌頭長

女子哭上法堂

爺娘俱喪孰爲親大哭嗥咷苦獨身選日一時都葬却至今疑殺世間人

南泉牧牛

不如隨分納些些一種風流出當家兩角橫分開正眼騰騰任運自生涯

南泉庄上喫油糍

偷喫油糍阿誰見你不說不知不識廉恥

南泉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道南泉是王老日用事無餘全身入荒草

歸宗斬蛇

廬嶽宗師特異嘗險行惡道作慈航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

盤山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

忘不忘時境復何思量貧恨一身多可憐昔日王羲之却寫黃庭換白鵝

東寺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久矣爾方刻舟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食高眠人不識日從東畔又沉西

磨祖面壁

池陽老子本堂堂纔見僧來轉放光獨耀無私人不薦翻爲面壁錯商量

龐居士參馬祖

一口吸盡西江水多少行人作道理野老年來氣力頹只願早眠并晏起

龐居士無生話偈

男不婚女不嫁團圞共說無生話無生話沒縫罅三十山藤猶好打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

維那對衆要宣揚却自婆婆做一場梳揷髻邊便歸去闍黎不薦太茫茫

藥山石上坐次

不爲不閒坐笑倒破竈墮有人來問我正好驀面唾

藥山陞座衆纔集便下座歸方丈師着語云看破了也院主問其故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着語云看破了也

一看破二看破人人鼻孔下頭大珍重諸人摸取好若摸錯時休怪我

藥山看經

梵語唐言總一般言端端更語端端要知遮得何人眼試把牛皮仔細看

李翺見藥山

雲在青天水在瓶藥山無地可容身眞金自是眞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丹霞燒木佛向火

木佛燒來身體暖眉鬚墮落面皮光明明果報無藏處堪笑時人亂度量

溈山踢倒淨瓶

百丈舉起少火溈山直下看破翻身踢倒淨瓶壓倒華林首座

溈山見劉鐵磨來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溈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

一似戲話一似相罵得人一牛還人一馬作臥便行可知禮也

溈山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甚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溈云若不是吾終被汝惑

忙忙空裡畫一畫我子已被溈山惑一畫溈山不受瞞千古萬古堪為則

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

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要知不着佛法僧所得試看血痕何處出

裴相國拓佛安名

佛之一字孫來覺馬字驢名總一般了知性字原無我喚着東西便喜歡

子湖看狗

子湖一隻狗取人足心首未見忽聞名渾身覺一口

白馬曇照禪師

一生叫快活臨終却叫苦拈起枕子時大蟲元是虎珍重諸人切忌莽鹵擬議商量東秦西粹

陸亘大夫問南泉天地同根話

天地同根物一體黃鶯啼在深花裡可憐大夢未醒人空聽好音迷自巳

夾山叅船子

離鈎三寸如何道一橈打入洪波跳忽覺來時自點頭 請續此句

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麽處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窓

擎頭戴角果軒昂趙老當頭奪父强知有底人何處去月明依舊炤寒窓

趙州四佛

泥佛不度水堪笑趙州賣口嘴金佛不度爐丈夫誰肯受糊塗木佛不度火靚面何曾辜負我眞佛內裡

坐無限平人多蹉過

庭前栢樹子

趙州栢樹子撐天兼拄地頂門眼豁開我却不是你

趙州容容意

冷地分明事極精等閒觸着便生情閑時事着忙時用會處應教用處親

趙州喫茶去

逢人豈是閒開口堪笑都從語脉走留坐喫茶珍重去到底未聞獅子吼

趙州洗鉢話

喫粥了也洗鉢去大似茫茫無本據有本據其僧自是無藏處

趙州狗子無佛性

狗無佛性全提正令擬議思量錯過窮命

臨濟三頓棒

連打三番不展眸更饒一撥始昂頭棄拳鼓掌威獰甚虎尾虎頭通併收

臨濟枉遭三頓棒累及兒孫恨不消一報到頭還一報至今代代不相饒

最喜當仁不讓人棄拳鼓掌絕疎親可憐千百年前

事直至如今有幾人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棒便喝

祖令全提繼後蹤示徒端不在從容棒頭擊起隈岩虎霹靂轟騰臥海龍

臨濟兩堂首座同時下喝

一條拄杖兩人扶試問諸人會也無滿目堂堂通是漢幾個男兒是丈夫

大隨隨他去

壞亦壞兮隨亦隨幾人於此轉猜疑山僧為汝分明說壞壞隨隨個是誰

陳操尚書登樓勘僧
纔龍不任與無回猶是憨憨强王哉撥着返身驀頭
擲衲僧行脚眼方開
德山參龍潭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遭一箭紙燈吹滅眼方開
棒上縱橫光焰焰
洞山解制
不出門草出門草大丈夫兒通踏倒隨流任運本來
身偏界莫非無價寶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云十八女兒不繫

裙
倒腹傾腸說與君不須疑慮更紜紛衲僧孔竅無遮
蔽十八女兒不繫裙
令遵井索話
竹籮木杓錢貫井索伶利衲僧都來抛却丈夫自有
衝天志萬里天邊飛一鶚
投子大同禪師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子云吞却
三個五個云圓後如何子云吐却七個八個
要吞便吞要吐便吐投子投子圓前圓後
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云丫角女子

白頭絲
入來相問山何境徹底從頭舉似伊急着眼莫遲疑
丫角女子白頭絲咦
投子指菴前石
投子布出漫天網雪峰走入伊圈套當時一徑轉身
行却使投子也疑我
仰山指雪獅子
捏聚成形人競觀仰山指示有來端要知逾過此色
者昔請諸人試自看
仰山因僧思鄧問禪宗頓悟入門的意如何話

凡聖初無有二倫返思思底許誰親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有一人
米胡和尚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云
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胡深肯之
迷悟都來第二頭個中唯悟可爲儔若還一息不蘇
悟觸境依前隨事流
三角菴主因賊魁索寶虎威喝之遂遇難
僧家所蓄非常珍特貴人間解濟人縱遇兇人無異
志真真真寶真果真
興化上堂一喝不作一喝用話

虎驟龍驤作者機電光石火較猶危當陽喝下全身
現後代兒孫取次吹
三聖逢人卽出
興化與三聖一出一不出君不見寒山拾得無處藏
只為豐干太饒舌
無着五臺遇文殊
無着當年去五臺偶遇文殊接話陪前後三三多少
數筭來忽覺笑顏開
婆子抛兒
的子親兒撒手抛目前何物更籠牢堂堂大道乾坤

廓要在英雄意氣豪
一個親兒也不消光前絕後赤條條幢幢四海叅尋
者認子為娘當得麼
疎山大黃
有問冬來意京中出大黃若人吞下肚肠淨一條陽
南院赤肉團
壁立千仞赤肉團作家相見面相看分明太煞分明
甚不是其人吐氣難
玄沙三種病人
三種病人作麼接諸方施設盡皆息若到吾門別有

長一棒打來都教徹
玄沙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云三五日沙云歸時
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
從來一個無底桶無始劫擔到今時玄沙覿面為提
起無奈桶頭猶不知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云楚王城畔汝水
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逐色隨聲那得休若是英靈出類
者腰纏騎鶴上楊州
巖頭叅德山問是凡是聖

是凡是聖兩羅籠喝越乾坤海嶽空禮拜處還更一
摑洞老巖頭絕謂蹤
鹽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與我過淨
瓶來僧移淨瓶至官云却安舊處着僧送至本處
復來問官云古佛過去久矣
日用無非是本身隨聲逐色不相親覿面指呼猶不
薦今古何曾有二人
雪峰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
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長慶安安云本色住山人
且無刀斧痕

本無名與狀雕琢便成文直下猛提取用去自超群
百丈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牕問牕就日日
就牕政云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
牕就日日就牕不認物便認光覿面喚醒無別事頓
然獨脫好歸房
雲門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何處辨端的驀得老韶陽是甚乾屎橛
雲門看山
日裡看山夜間打眠西來祖意十萬八千
雲門透法身句

北斗裡藏身不必論疎親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雲門餬餅
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若是雲門餬餅切忌
咬他滋味
雲門須彌山
不生一念還有過焦面大蟲當路坐問着韶陽老古
錐須彌山子來遮我
雲門露
殺佛殺祖雲門露機輪絕處難回互文殊提劍逼如
來盡法無民誰解顧

雲門答諸佛出身處云東山水上行幻有和尚答
諸佛出身處云西河火裡坐
東山水上行西河火裡坐愧我總不知長伸兩脚臥
雲居膺禪師因僧在房內念經隔窗問闍黎念者
是甚麼經云維摩經膺云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
麼經僧從此悟入
閉戶悄悄靜念經誰知窗外有人聽重重及問念甚
麼始覺聲聲徹骨惺
不問維摩念甚經雲居徹底老婆心其間些子誵訛
處多少行人認識神

雲居何必話
何必不必兩人許出覿面當機攔腮劈脊
曹山井覷驢
井覷驢驢覷井珍重行人休認影龐公參見馬大師
一口吸却西江盡
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山云理
合如是云父子之恩何在山云始成父子之恩云
如何是父子之恩山云刀斧斫不開
子歸就父父全不顧彼此兩忘浩然獨步
溈山有句無句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雙手劈開全身獨露樹倒藤枯
句歸何處大笑呵呵正好面唾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坐久成勞
西來祖意坐久成勞神光不會立雪齊腰
洞山麻三斤
如何是佛麻三斤洞山渾是一團筋說與世間人不
信無言童子笑忻忻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云是曹源一滴
水韶國師聞巳豁然
滴水還將滴水酬分明非馬亦非牛可憐逐浪隨流

者不見天台暗點頭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云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拈起元來手指尖放下莫嫌無覓
處通身枝節自天然
五祖戒因僧問如何是佛云踏着秤鎚硬似鐵
踏着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淨名杜口於毘
耶釋迦掩室於摩竭
智門蓮花
未出巳出當面不識直指曲談蓮花荷葉
汾陽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云青絹扇子足風凉

青絹扇子足風凉汾州用處不尋常龍袖拂開全體
現萬象明明絕覆藏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云水出高源
水出高源逈異流五湖四海不同儔滔滔流向人間
去罕遇親曾到地頭
瑯琊答長水話
長水如是問瑯琊如是答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
大地
大愚芝因僧問如何是佛云鋸解秤鎚
鋸解秤鎚直截單提若人不會別與沙彌

楊岐三脚驢
三脚驢子弄蹄行騰騰步步契無生楊岐知你猶未
省湖南長老兩眉橫
楊岐問僧金剛圈你作麼跳栗棘蓬你作麼吞
巨海垂香餌漫天布網羅從他吞跳者我只笑呵呵
五祖演問僧倩女離魂那箇是眞的
不用求眞唯須息見如何若何攔腮劈面
五祖演舉昔日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云
你道無我聻秀才無語祖云當時只舉手作鵓鴣
嘴云谷谷孤

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較些些鵓鳩嘴也鵓鳩
嘴有怪千妖總一家
五祖演展手問僧云因何喚作手
因何喚作手舉起便知有若也自顛頂徒勞開嘴口
佛果勤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拳
從來佛法無多盡力當胸一拳頓令凡胎俗骨便成
大覺金仙
應菴示衆
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南嶽踏穿草履歸來
自笑錯下註脚

應菴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云破砂盆
正法眼藏破砂盆蓋覆乾坤海嶽昏從上家私狠藉
下代代兒孫一口吞
荊叟因癡鈍室中舉如何是佛答云爛東瓜
如何是佛爛東瓜笑倒叢林老作家白鷺下田千點
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婆子燒庵
正當與麼時驗賊不驗賊可憐者漢子將謂別商量
師因侍者問洞山正偏五位偈旨乃云遂位念
將來者朗誦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

相逢不相識師打云還識麼偏中正失曉老婆
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真師打云還見麼正中
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師打云
會取口兼中至兩刃交鋒要迴避好手還同火
裡蓮師打云還知落處麼兼中到不落有無誰
敢和師打云落在甚麼處秖如人人盡欲出常
流折合還歸炭裡坐又作麼生師打云又恁麼
去也者云請和尚各為頌出師頌云
正中偏一棒當頭絕謂言直指分明人不會逐語生
情墮正偏

偏中正一棒當頭全正令若人不會更尋思蹉過自
家妙性命
正中來棒下無生擊處開離相離名全體現縱橫任
運出塵埃
兼中至一棒當頭沒迴避自古當仁不讓人臨機各
各全意氣
兼中到一棒當頭絕素皂任運相將只麼行誰更昏
昏炭裡坐
師因閱大慧頌汾陽十智同真云兎角龜毛眼
裡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

無明當下灰師云此頌只有當面二字間隔似乎兩橛不若壁立二字妥貼復聞覺範頌乃述一頌云
十智同眞面目全行人不薦可生憐故將條棒當頭打直指同眞與要玄
因衆禪者頌洞山尊貴話并着語呈師師乃着語云氣格生成復頌云
從來氣格自生然無位眞人面目全若也有人來問我當胸劈脊秖麤拳
舉潙山云老僧百年後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

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潙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自古至今答者不少老僧亦答云分身兩處看復頌云
分身兩處看圓通無畔岸縱設萬億名難離這個漢
潙山二道人以海底泥牛四句偈乞詮解師云余智識暗短不能詮釋但有六十棒在二十棒打高峰和尚四十棒打二道人然後爲汝下個註脚汝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更試問二道人合作麼生

海底泥牛銜月走空中木馬怒雷吼驀然跳上春參騎拍手呵呵笑破口
巖前石虎抱兒眠日炙風吹知幾年忽覺回然聲振地翻身直過九重天
鐵蛇鑽入金剛眼一念回光便見見得分明沒兩人依舊從前本來面
崑崙騎象鷺鷥牽約不後分推不前直下須明無甚古莫隨言語亂鑽研
總頌
堪笑高峰老作家妄將四句驗龍蛇可憐逐語生情者郤向糟中去取查

因諸禪者頌大隨覆龜話師亦頌云
巳上都來逐物移並無一個自繇兒老僧若也當時見一脚掀翻履與龜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嗣法門人通賢編

偈

北京寄怡泉師

嘗遊清澗洗懶走濁溪濱忽覩木中影方知崖上人
舉頭望明月明月炤吾身南北兩兄弟了然不隔塵

曹林講主問法華經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以偈答之

散亂順顛倒權為古塔廟了達無煩惱法說轉顛倒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念未生前誰心誰佛道
瞎眼未瞌睡從言妙不妙

北京昔炤寺中秋夜韵

中秋明月炤長安處處笙歌和賞觀獨有野人清徹處為緣甑久覺身寒

欲得不辜檀信施直須盡却我師恩赤手條條無一物橫拈竹棒打兒孫

自勉

光陰瞬息莫虛刪時節因緣豈等閒一念萬年終不改任他滄海變青山

途中

前程行不盡何地可為居跨馬還騎馬時騎又自驅

登金山

波中卓出始昂頭裂破長江兩道流隔岸紅塵飛不到三三兩兩渡人舟

示徒

人生何所貴所貴持大志志大不吾欺浩然塞天地悲哉世上人都為名利使碌碌任他忙茫茫不知止

偶成三首

生不能事人死不能事鬼嗟見世間人哀哉[illegible]
生已能事人死復能事鬼孔子與仲由嗚呼話將似

在世不同人出世焉同鬼惟我野僧家超然無此比

水西門庵示息機上人

未悟頭頭欲息機悟來息息露全機有人若問庵中主向道門開對水西

泰駐山始皇廟

行到水窮山盡頭秦王計絕始心休誰知別有通方路大海何曾止浪遊

龍池和尚命師代示明極極號元關

老衲年來氣力頹對人有口也慵開汝歸莫向人前道曾到荊溪見我回

明極看來無實法闇元識盡少人知驀然明暗都翻轉脫體全身獨振威

偶觀龍池

昔日龍歸何處云此山開豁至於今池中水碧連天碧空裡雲陰接地陰滿日神光清意趣通身爽氣暢胸襟最憐影落澄潭淺反笑頭陀白髮侵

雪中送天隱和尚掩關

昨夜天花落青山雪作衣誰人知此意白日掩柴扉

龍池和尚送天隱掩關偈命師和

某甲分明沒落闌通身無處覓忙閑也無門進無門出只麼堂堂任運閒

和楊居士捕魚歌

野老貧無舟可繫饒伊日月乾坤麗天堂佛國通不棲世出世間了無寄無可求安可利悲喜現前奚有意不生一念正全提信步程途誰論里沒絲牽爭有任赤體條條任來去騰騰任運用無功放曠逍遙渾大費不叩頭不踹尾縱逸遨遊囫圇底翻身抹過太虛空大地山河都踏碎野人自不識行踪一任閑人言所佇

寄石梁陶居士

月到秋深滴露濃岩前石菊正花紅山僧盡日弥堂睡長夢毘耶多口翁

辭衆

自知任處我無因一鉢風流物外人踏破乾坤誰是伴草鞋藜杖逞閑身

善權寺三生堂

乘茲善力了前因要顯三生即一人來到三生堂上客此生應好悟無生

師出龍池天隱以偈請還山次韻答之

我無錫掃記秋冬只麼相將任運中固死窮途終道路奚拘所在辱先宗達磨不占嵩山地不肯思追隻履蹤歷盡天涯誰近遠一身雲水似飄蓬

師寓護生庵晚茶庵主拈燈為題師笑云吾非詩人衆乞開示乃題

坐來茶罷已殘更主命為題指燭燈笑裡有刀窺得破光明越格始為僧

師病目景西上人以知是空花即無輪轉見問答偈

嘗聞病眼見空花我病眼中不見他忽覺淚珠垂面下方知病眼見無差

樵者求示

斫盡千山一擔挑三家村去貿人燒中書堂事誰知道六祖原來是古樵

雨阻東林閒步三笑堂因觀壁間王陽明先生偈忽聞迅雷次韵

雨阻東林未上山誰知峰頂有蘭若遥觀峰石並參差手指天地分上下不愛聖學不援儒不求佛道不入社山僧與俗及朝官同是乾坤無避者大夢爲憐醒者寡吾悲痛下泪欲寫忽感天雷震法雷驚起龍蛇若翻瓦

舟中次澹孺石田二居士韵寄復

野老乘幽興味深那拘朝市與山林密雲彌布大千界一月孤明何處陰石解惺時唯點首維摩露處莫爲心行來廣信傳千里脉脉遥看報此音

秋日聞鴈聲寄示契如禪人

忽聞雲外鴻鴈叫寄語禪人智者裁欲證本來無一物須知觸處契如來

章居士請問念佛因緣以偈示之

吾觀世上諸男女念佛人多見佛稀慇懃示語章居士不在東方豈在西

示聞圓居士

聞去聞聲聞是妄返聞聞性也爲權豁然聲性都翻却兩耳門開向兩邊

辭宛委謝居士見勉掩關

堂堂一間屋明明四無壁堪笑老瞿曇掩室于摩竭

爲石梁居士靜室作

頂破太虛空踏穿海水底何須弗蓋頭風吹與雨洗

登會稽海口大峰山頂兼似墨池王居士

行到山窮水際時偶然句得半聯詩滿口向人言不盡設將東海作書池

別石簣陶太史

花事紛紛春盡頭杖藜隨意且悠遊謝辭檀越何方去萬里天涯一步收

次同叅慧轂韵

千里同風事何緣嘆別離道人行履處了了當如斯月落樹無影風清雲不馳去來一片地任運復誰之

同史省庵登山頂爲示

扶笻直上到峰顛破衲和雲就石眠睡到不知紅日落醒來搔首問青天

過戒珠菴

策杖出幽行輿來身也輕虎嘷山欲動鳥起樹猶驚
菊脫新霜艷秋深古木清慇懃未後句衲破戒珠呈

贈雲堂師

世間何物更堪憐惟有白雲在處閑來去高低曾不
礙了無痕跡落溪山

示山塵上人

莫除妄想莫求眞凡聖都盧祇一塵信脚便行𨁝踢
破了然無事自繇人

次盡我居士韵

野老欲吟詩偶得天機趣忽聞簷雨聲滴滴驚人句

靜中偶成

自得忘機趣詩成不假言松風宣雅韵澗水吐清聯
我本無心聽伊何到耳傳只因吾獨惺物物皆靈然

次韵答滌塵二首

蕩而誰來去孤踪並遠離窮途無屋住雲霧作禪衣
滿目是青山何易復何難心外初無法步步在其間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沒途程皆獨步了無生
山中住無來去莫動着中心樹
山中坐淨躶躶微風吹白雲裏
山中臥非懶惰有人問拳打倒

居山

乾坤一個故亦盧極目寥寥四壁虛但識此身爲任
計了無歸路自如如
一卷經看曾未了不知日已墜西冥悠然獨坐無人
會撒落松窗待月明

擬寒山三首

野老棲遲處烟嵐作布裘雲開嶽露頂風鼓樹搖頭
徑僻苔封砌溪深草覆流年無客訪道日與鹿爲儔
策杖乘幽興穿雲入翠山不聞樵子語祇見鳥關關

日久石生鮮年多人起斑臨流清鑑照自覺也蒼顏
嗟見世間輩唯思積累多心猿似箭意馬走如波
勸爾不肯歇教吾爭奈何到頭將不去空手見閻羅

杖意

拄杖拈持力荷全條條絕後與光前堂堂直下當吾
用打發其人續正傳

偶成

青山叠叠萬重雲無事幽人不解文自扯一雙清白
眼笑看明月破黃昏

次予垣鄧居士次生朋韵

身言當任法契悟無生是無生本無形何人何異類
當知諸衆生妄見生死二懼死愛貪生損他滋自巳
故觀諸衆生不能如一子又復因貪生種種而不巳
財爲養命源不顧父兄弟致招業所使取彼而捨此
故知諸衆生不達安身處輪廻六道中不入三摩地
若能契無生不見有死覩頓見含生類等觀如一子
皆是無生相此是眞實語是故無生旨功德叵思議
是名護巳身亦名保赤子名孝順父母名友于兄弟
將此奉塵刹名供養大士名承事諸佛是名第一義

有感

風吹窗紙忽驚人頓息從前三世因念念離心意
識心心心契本來

次友人韵

山僧自着個袈裟那復人前話歲華但得胸中饑渴
足翻身踢潑趙州茶

示醫者

靈山會上大醫王濟世全憑沒病方但指世間俱藥
草了無熱惱與淸涼

叅禪偈九首

叅禪莫妄想亦莫着除妄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

叅禪一着子不假異方便須着自回光悟取本來面
叅禪叅直指歿遭岐路使竪起鐵脊梁直下超生死
叅禪直叅直莫着心意識千差萬別來直下當頭截
叅禪叅自踈撒手復何求赤身如白刃誰敢犯當頭
叅禪欲吐氣須叅轉身退轉身吐氣時諸無剩句
叅禪節要處切莫顧危亡當機擒虎兕信手捉獰龍
叅禪叅眞實莫叅口頭弄終不哄他人到頭終自哄
叅禪貴正因弗用記時辰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

遊廬山東林寺次壁間韵

不慕西方不解禪道人行處自悠然直饒遊徧十方

界信步何曾不現前
萬物本吾元一體誰云塵合復塵開男兒自到心空
處踏破乾坤孰去來

霞標管居士述無用書謂復禮法師問偈爲眞
妄二字所縛不出理障淸凉圭峰所答亦爲眞
妄二字沒溺未見超方句寂音所擬明勝二老
然無明全妄情二句亦未免聞病拙偈雖不工
然跳出諸公之綱偈云立眞取淨性妄即從茲
起若了眞非眞妄亦何須止法法不曾生心心
勿終始明暗兩無功取捨將茲理佛不入涅槃

我不出生死師云無用句調雖工似菲湯欠證

當因次韵

本來法本淨因昧分別起念念不昧時心心從此止
本來非末初那得有終始示語參玄人應參本來底
吾今本本來一口吞生死

示胡居士

吾曾於此切開口不在舌覿面更無餘世間人不識

示習光禪人

老僧筆本不是筆一筆一筆如鐵橛打着徑山光上
人莫言老僧有法說

道生禪人欲歸坐關乞偈

上人歸去把門封坐臥經行秖此中打破靈雲關棙
子桃花依舊笑春風

黃檗山觀葉相國詩匾以偈次韵

及第心空選佛場個中無地列隅方一毫透體豁惺
眼十界通身現法王迷去妄分人與我悟來了却短
和長回頭直下情無倚便是高登彼岸航
浩然之氣勢旋盤充塞乾坤絕窄寬一雨普施滋草
潤密雲彌布蔭人寒西來祖令當頭指東土兒傳正
眼端秖為分明人不薦故令高着眼睛看

貧僧偈愛破家窮赤體條條露骨風歷歷我人皆實
相明明心境總真空月明處自連天碧日照雲霞映
水紅聲色摩尼不礙數秖因逐物着西東
本心地不涉陽陰通出乾坤攬眾容萬法馬師都吸
盡一人龐老絕追尋全身用去頭頭現覿體行時物
物沉外境內神無覓處須知憑悟本來心

香城寺圓初禪人請齋偈

暫為黃檗王請作香城客齋罷索予言予言絕標格
研磨半錠墨汚却一張白楮筆盡力揮○字不着畫
欲會西來意問取門前栢覿面忽然惺撞破乾坤窄

示定觀禪人

返照迴光直下觀無干東北與西南十方世界全身
現一切人天正眼看

示時默上人

未語已前時薦得方堪默契本來人若將紙墨認為
法誤賺闍黎非老僧

誕生禪人乞策進語

進在其中退亦中當人無路可通風擬心更欲期精
進不若回光省舊容

通安陳居士請題

目前無老僧背後無居士中間是阿誰低頭自作禮

朱涇玄津禪人乞偈於推篷室記之後

正篷推篷非汝境界廢室與室韓爐逐塊汝乞吾言打出門外于作是說遭人笑怪船子和尚不在其內

示胡居士

在家居士秖在家不須門外駕牛車身口本來元清淨莫教放過別生芽

示若愚廣禪人

大智若愚何以說通身一具廣長舌十方法界普齊談舉意間時便相隔

示雪浦禪人

利如錐疾如箭若能行超方便

靈宇禪人乞題獅子菴

獅子窟藏獅子山養成牙爪莫偷閒他年忽地能哮吼百獸聞之盡破顏

示銳治禪人

方當乞偈忽雷鳴老衲指示以為偈歷歷分明震耳根縱然不悟難廻避

示亦幻禪人

幻即非覺覺即非幻幻覺相傾通身易換

示隱輝禪人

本來面目初無覆藏回光返照覿體全彰

曹一光居士乞偈供養

盡大地人本無二樣作如是觀是眞供養

贈慧徹師

本是同根生誰重復誰輕堂堂全體用正令要須行

送修密禪人省親

毋想子歸因遠遠子思省毋亦迢迢毋子本來眞面目歷然覿體沒途遙

白巖禪人乞偈閉關

衲僧當據關不在閉房間正令全提處如同萬仞巖

示咸濟禪人

自濟濟人須假悟若還無悟總徒然男兒當發丈夫志勵精休閒緊着鞭

蓮花峰

旱地蓮開勢插天經冬過夏未曾遷秖因性直堅剛質縱使焚燒逾洞然

踞獅林

此地曾無異獸叢一林惟有踞獅雄他年出類能哮吼普使含靈盡化容

紙炮

頂門一竅透靈機滿肚無明火發揮聲振十方人盡
覺惕然喜躍動容威

復壽州方侍御諱震孺

日炙風吹雨打明明直指原孫處處全體獨露超過
世出世頭

山居

老僧無事日高眠童子開窗達遠天忽覩光中陰影
動拈時雲去過前巔
野僧橫身四海中端然過出須彌峰舉頭天外絲惺

眼俯瞰十方世界風

示聚我居士

四大聚來成我體吾身元是本來空本來空不離今
日今有本空體一同
萬聚〻中我獨尊獨尊那怕聚紛紜頭頭色色非他
物天地乾坤一口吞

偶見衆禪者從今一日不離山偈次韻示之

從今一日不離山肅肅雍雍雲水環獅象潛藏一隊
裡龍蛇混雜衆群間老僧棒棒誰意衲子惺惺惺
就箇記取過平田林去莫教放過上頭關

從今一日不離山南北東西絕往還縱使直抛方外
去巍然不動於其間與雲吐霧誰能測拄地撐天孰
敢攀除是同躋無上道何人解透個中關

偈成

十方世界恣橫眠那管東西南北天唯我獨尊全體
現人來問着只麤拳

示徹源禪人

隨流生死故無窮悟徹源頭返本宗個裡不容人我
相從來千里乃同風

傳法偈

本法豈孫傳孫傳本法傳今傳傳本法本法本誰傳

因見雪公蘧禪人登玲瓏巖詩次韻示之

老僧乘老典經行不知登人或玩山水吾只樂吾樂
信步重巖上四顧靡不豁詩人作詩句道人談道朴
直下發本機彈指超無學一一事無別頭頭我自覺

師夢中得溹溹青牯牛之句乃自續云

溹溹青牯牛那肯更回頭遍體蒼樹色明明迴類流

無心用禪人乞偈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多少行人錯認識神通身危心
不可得身外無心用本人

示于毅菴居士

居士自居士毋遭岐路使返觀世上人業識茫茫耳

示雲根荷禪人

世出世間不二法一身通荷無餘事阿誰不是丈夫兒祇恐未堪如來使

示本源禪人

從本以來個着子忽然達得超三際通流忘却者源頭所以茫茫無本據

居士乞偈

雪中執筆舉頭看雲天一色更難分前境不分心不動卓然獨立在乾坤

正庵禪人閉關乞偈

欲超生死路參透祖師關作麼生是祖師關赤花猫子面門斑

化緣

爲僧一味無他事要他檀那契已躬個事人人皆具足信手拈來用不窮

居士五句乞偈

夕陽西去水東流人老何曾見白頭能向個中高着眼普觀法界是同儔

天童即景十三首

太白峰

昔人錯露個消息惹得人傳太白峰今我直登峰頂上那來名字掛虛空

玲瓏巖

遠望宛然如鐵壁近觀竅穴自分明曾無一點瞞他得故指玲瓏今古稱

坐禪石

分明一段真奇特行住坐臥無人識偶然走到暫踟跋錯認將爲坐禪石

響石

看來一塊精頑石擊着聲聲隨扣出東西南北皆驚縱然睡熟也惺徹

龍隱潭

太白峰頭一隊龍興雲致雨顯神通潭中靜處非爲隱隱顯當知沒兩容

活眼泉

水出高源流不絕清虛照物映青天日明雲暗隨時鑑是故稱名活眼泉

西澗

西澗原從太白來寺西流出進東廻漫將竹接來廚下飲飽諸人滿腹回

七佛塔

七佛尖尖七古錐一行排列路傍堤死生個裡同模樣特使行人着眼窺

淸濁橋

橋本原無淸與濁秖緣到此別人間雖然都打橋中過未審誰人透此關

隱蓋亭

個事從來徧界呈秖因人自不惺惺故應曉示中行

者所以題他隱蓋亭

鐵蛇關

鐵蛇雄據嶺頭峰截斷行人路不通直下一刀全殺活任從南北與西東

萬松關

萬松關不爲關松聲策行人入路通忽若有人親撞破方知直透萬松中

攔路庵

脚跟未動意先行行色匆匆不暫停攔斷路頭心不走安然步步後途程

徐雲將居士求偈

忽地西風起人人覺而寒分明代揮麈誰知直指寄

貫之求偈

一身充滿復何爲萬別千差一貫之世出世間無罣礙那來背觸涉驅馳

轆轤巖居士乞題牧牛頌

一個牧童一個牛無端一體兩分頭從君及衆多才識愧我渾圇縱自踩

示德雲禪人

德雲嘗住妙峰頂着意求尋轉不醒指汝歸休不涉

程切莫將頭去認影

元冲錢居士求偈

不須我描畫君自本呈現但作如是觀必不自相瞞直饒恁麽地搭破紙來好相見

答朱居士

非僧非俗者個漢兩處圓通無畔岸翻身直踏上頭關入佛入魔只一貫

答元禮曹居士

丈夫自有冲天志此是君之夙具因世出世間不二法惟人自肯乃爲親

超一求偈

二月春光晴且麗萬物增榮添意氣超一一超一切超豁然圓證無生地

祈遠唐居士乞偈

個事本丈夫誰貴復誰賤毋將一幅昏障却本來面

周生余居士乞偈

痛與辣手打不惺若惺卽見赤骨𩪿不惟不依言語道亦復不着無言說

利根禪人爲薦先亡求偈

擬欲利人利巳爲先據巳利處個個如然幽明一致

誰不現前若不如是利巳妄焉故曰一子出家九族生天

次韵送其侍者任雪竇上峰

老衲何因不記秋只緣當自個中蹺試看天上無私日獨炤高臨一切頭

何山沈居士求偈諱演

山僧無別示白棒當頭指頂門眼豁開自證冲天旨

覺圓斂禪人病中乞偈

維摩居士病非病禪者反爲作病看忽覺病身身本覺始於法法自然安

募眞歇了禪師塔院偈

當年崖塔護全身一夕火光眞歇了護法檀那出手新定然重發兒孫肇

天鈞徐居士乞偈

無法可說何字可寫作字覷時眼中着屑一念囘光當下安帖

化造殿

太白山下天童寺洪水漂流殿如洗普告四衆諸檀那大家出手共扶起

示體眞禪人

體眞體眞切莫疎親但憑信去決不賺人

示通聞葛居士

一落筆時紙成汚所以繪事後於素不若向筆未舉前策起眉毛須自悟

示蓮峰聞禪人

出家本爲了生死生死不了徒勞耳忽地心花頓發明靚面無生無滅旨

示得之李居士

個事從來本呈露認着名言却遮覆剔起眉毛着眼看腦後見腮方契悟

履卿戈居士以白紙一幅乞偈并呈玄沙白紙
頌師次韵復之
踏翻天地無家業笑出蘆花恰正圓何待紙來遮面
孔同風千里對長宣
示秦華程居士
春日晴和物物芳莫教虛度個時光試看歲歲杜鵑
鳥聲聲歸去好思量
行如葉居士乞偈薦親
生亦如兮死亦如如如之外盡皆虛欲知父母安身
處忉利天宮亦不居

二無張居士求偈 諱瑞
一切二邊俱坐斷本無中道可須安掀翻海嶽無人
會白棒當頭爲指南
明道崔居士乞偈薦親
若惺自巳安身處河沙父母同個面但將此語懸高
堂一度看時一度薦
化造中峰庵
萬峰羅列個中峰日炙風吹雨露中奉勸檀那齊出
手共將片瓦把頭封
題獨露堂
天地爲爐個道場龍蛇混雜於中央不知誰解無思
算迥出乾坤獨露堂
糠餅偈次其侍者韵
老僧無福食粃糠累及吾孫捱肚腸不特明明猶罪
我又加一醜播諸方
容如求偈
憑我寫一字無汝錯恐是容如不錯認是阿誰咄
秦華程居士乞偈
只欲紙來求法語誰知法語無啓口無啓口處眼忽
開處處頭頭唯自偶

奉和
太祖高皇帝御製　賜隆菩薩詩 因坤沆居士請
堂堂獨立豈干松歷歷孤明唯自功無影樹頭身出
表不萌枝上覺花從指揮列合乾坤王目視含靈總
共宮痛念體同無異性棒頭點着實非空
見雲余內宦乞偈
大道本來成現只緣人自不腐若能一念迴光始覺
不隔條線
汝遠秦居士求偈 諱孚錄
覿面不相瞞白棒當頭指無奈更求書直筆寫如此

懸向高堂上切莫昧自巳忽然省得時始覺錯汚紙

示子凡方居士

不是凡不是聖不是佛不是心自古至今沒人識只堪鼓掌笑吟吟

示冶堂孫居士

模也模不成鑄也鑄不就本自不涉功所以沒窠臼

咏崖徐居士乞偈

道人處世唯巳矣任運縱橫宛如水觸境初無取捨心取捨之心惹生死

虔山虔居士乞偈

居士好遊山曾經多少春直教踏破虔山頂始覺乾坤沒點塵

爲心僧趙二瞻居士 法名通本

本不是心不是僧兩端不立復誰名所以天童無法說曰棒指教伊自惺

示元之鮑居士

幾點黒墨汚白絹懸向高堂任人看古有龐公白偶諳今未卜誰親見面初不相干半點烟傾國來也爭肯換

募裝初祖像

教外別傳名爲禪達磨大師來此土天童新建大禪堂不塑聖僧塑初祖化主大衆想來客行任坐臥嘗相覩種那慨然發至心同證無生全體露天童老漢舉手書筆尖頭上密雲布一雨普施何所緣惟願見聞自惺悟

立春日雪霽次量侍者韵

臘雪凝山連澗塞春風一拂盡成流看來幻景渾如夢忽惺江山故眼眸

次答璞川曾居士韵三首

野僧何事出頭來打惺時人困夢囘忽覺通身渾慶快無師本智自然開

棒打令人眼豁開浩然獨步任隨來舉頭滿目人無異那個男兒更着裁

單提拄杖擬何通棒棒全身若活龍寄語維摩休安想了然不二契宗風

復木叔陳居士次韵

嘗寂光中不變春無言童子自來新野僧只個當陽句喚指目前一切人參賛乾坤成世界主賓義立顯君臣丈夫氣宇充空際對待情忘比甚隣

示繼清太華二居士

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他人難用力自度自家身

徐居士乞偈

有一句偈人自迴避若嘗在中超世出世

為瑞屏顧居士

祖師直指唯單傳無始時來面目全此意拈向瑞屏
風請君着眼離言詮

朱荄吳居士祈子乞偈

眼開不見情生子法界圓圝囫彼此不須更說話無
生大家共證金剛體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十一終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嗣法門人通奇編

讚

接引佛

東土西方本無窠臼安任其中號無量壽為引衆生
伸出隻手誰知倒致人生情竇爭似老僧[illegible]　惣旁口

出山相

六年苦行畢竟何為打失兩眼拾却雙眉若人欲覓
山中事觀着容顏應好知

文殊

文殊大智利師兒親踞地過去七佛師即今誰弟子
輩輩大丈夫自有衝天氣

普賢

普賢師白象兒葢色騎聲秖是伊法法頭頭全體現
拈來物物不思議

觀音

通身一個普門品何用更勞山僧題舉似諸人人不
會八萬四千棒打伊

大悲菩薩

大悲菩薩真大悲所以現出多　雙手非為闘自顯神

道只要諸人各知有

三大士

一二三四五六一一相看有面目信手拈來擬贊題難向個中分石玉

出山大士 實印禪人請

菩薩曾有言無剎不現身入山與出山何曾有兩人須知三十二彼此總同倫但肯回光看實印本無文

達磨渡江

闡道單傳直指風自家不識復何宗秪為渡江乘一葦至今人錯道神通

權將一葦作扁舟為渡長江逞浪流落賺世間人眼裡到今傳寫不能休

達磨 石簣陶公請

教外傳來有甚奇特自尚不識贊何可及雖然雖然以筆點云若更不識直待當來問取彌勒

又 金如居士請

梁王殿上道不識少室峰前唯面壁正當恁麼時兩頭俱不涉試問王居士畢竟是何物咄切莫眼中着屑

高峰禪師 愍石禪人請

頭髮鬔鬆面貌側令人只見半邊鼻不知那半邊他自識不識愍石愍石莫顢頇自伸自手摸始得咄

玉芝禪師 碧印上人請

當頭一掌永絕伎倆跳出圈繢天下㮢㮢師子將兒絕後隨一任橫行於海上

抱璞師摹禹門和尚真懇師云求師兄寫得七八句師云一句也沒有云就將一句沒有為題師乃書云

老和尚沒窠臼讚莫及罵奚醜所以不肯兒一句也沒有

復寫七八句

藹藹株松堆堆塊石端坐蒲團人天莫測爾我皆承嗣豈堪為法則那個男兒不丈夫阿誰賴者禿老賊咄

又 洞如禪人請

者個老和尚端然無況比豈為默無言要人自薦取急着眼睛看便契面壁旨且道是阿誰是我本師矣

雲棲和尚 洒然禪人請

無端啓口錯念佛連累兒孫信不及縱然道個蔙蔙蔙竪起拳頭向汝說也是借手行拳未免掉棒打月

湛焰禪人無干涉

雲門湛和尚

湛然湛然講經說禪誰知此老初未嘗言欲識眞實面目儼然

三際法師

二邊三際都不見突出從前本來面不將者個麼衆生是則名爲眞脇漢

靈鑑法師

此老法師曾與相會但不相識似乎口訥爲人朴實不敢貲得不敢毀得珍重伊徒但恁麼供養始得

題萬行禪人像千如諸居士請

儒家削髮爲僧相描坐蒲團作榜樣到底終須撒手行那容心意有餘尚

題錢元冲公子像

天壽與老死都來夢裡身若然惺得夢始悟本來人

題冶堂孫居士像

本分本來豈從造化而成非俗非僧亦因假脩以立一念不生全體現脚踏芒鞋頭頂笠獨行獨步逈堂堂自在自繇唯自適咄盡力跳不出

題抱嬰李居士像

從來千聖不知名何必當吾汚其上未肯讀書不識字豈敢與人加伎倆絕伎倆滿目不知是何狀

題聖緣唐居士像

請居士自珍重莫捨凡緣取聖緣取捨之情生死本情無取捨獨超然咄

德公祁居士乞題尊翁夷度居士尊堂王氏像

一陰一陽化育無窮惟惺惺者不任其中

自題

自家面目自家題自家意思自家知自家背在自頭上不知人道我何爲

又

高山流水長松下倒茗吹爐誰不樂默想世間人罕知唯有青天紅日爍

破山明請

不識好惡不分皂白人若問着當頭便楔無法與人那來剩迹如是爲人何有知識且道阿誰密雲老賊

費隱容請

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何益兮毀何及從來千聖不能識一切時人妄名測一條白棒唯直指所以千古爲標格

朝宗忍請

要我寫兩句誰知一字無有眼解聹視有口却盧都手握骨律棒問着打頭顱爲甚如此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除

萬如微請

者個阿獃不辨非是拈條白棒不分彼此恁麼爲人惡聲滿地萬如萬如描他怎底一火焚之免及相累

木陳忞請

者個阿獃眞阿獃一味一生自勉强據個單傳直指人徹骨徹髓一條棒天下那有這等善知識不顧諸

方嫌與謗咄

石奇雲請

咄哉老癡不識是非但來問者一味打之無物可似分付石奇

牧雲門請

者老漢只可看不可判拈條棒子當頭打一一鼻頭穿一貫正眼從來廓頂門歷歷綿綿續不亂

林野奇請

咄哉者秃有眼如盲有口若啞手拈條棒問着便打不知落處問取林野

禹門大衆請

咄哉者秃漢處處沒留戀只者也須送火中免占禹門禪院

佛音智請

教我贊也不贊他人罵也不罵別人若謂是吾像一人那有兩個樣若謂是吾眞一人那有兩個眞縱然像又像眞又眞佛音佛音於汝分上了不相覩一任持去示天下人

其侍者請

者老和尚爲人倔彊佛來不饒祖來不讓有人問着

當頭便棒鑊湯爐炭任縱橫天上人間作榜樣

還源禪人請

者老秃不說禪與道不說玄與妙人問未開口棒頭已先到只解如此爲人那管諸方取笑

洞如禪人請 自像旁附

我也坐你也坐默默然無話墮兩道眉毛眼上橫一個鼻子下頭大

恒證禪人請

自像自題無一可宜任汝持去切莫依稀

清庵禪人請

認着即觸不認則背不涉兩關請着精彩清庵清庵
還會不會咄一火焚之試看自在

友慈禪人請

描不成畫不像描者畫者正似盲人摸象不若一火
焚之反手自摸底模樣

白山布禪人請

有眼睛瞎不見高低拈條瞎棒一味打之切莫道密
雲彌布一雨普滋

無爲禪人請

莫謂無爲云是道無爲猶隔一重關把火焚吾之影
像特露無爲之本顔

元眞禪人請

咄哉粗僧一味打人緣何如此據本元眞

啓侍者歸省毋乞題

葉落歸根如子得毋來時無口汝還恁否

道生禪人請

者漢貧無遮蓋故惹人來描繪問着白棒打人此外
更無別會

本一禪人請

咄哉無知老秃爲人毫無委曲單拈白棒一條示人

本來面目

會心禪人請

者個模樣像我不像你認着我迷却汝若要了生死
盡未來際無時巳

定水禪人請

描之畫之於汝於吾俱無所着欲得現前不如燒却

禪人請

描我像乞我題自題自無餘辭汝若會不用伊試問
汝知不知

君伯張居士請

我像爾像初無二樣心不負人是眞供養

仲華李居士請

咄哉獃僧了無可取罵之則辱贊之則譽不辱不譽
急着眼覷擬議之間敲骨取髓分付李居士如是獃
僧不如送在火裡

金如王居士請

居士寫我像乞我還自題毀且尚不肯贊亦豈相宜
言語道巳斷心行亦無爲故拈一條棒當頭直指伊

淳甫程居士請

咄哉村僧靦面無情一條白棒打人自惺

敬橋張居士請
朝朝禮拜夜夜燒香正當日中影短形長忽若會得覿體全彰
清白黃居士請
咄哉癡漢隨人請賛只解順情不顧汚面幾點黑墨戴頭上非髮非眉底模様咄
明道崔居士請
自題自不知耻自賛自没理致爭如兀兀任人看少室九年又何異
冶堂孫居士請

可憐者個癡和尚不見人我是非相故據條棒直指人問來一味當頭杖孫居士高着眼面上無瞋眞供養將此深心奉塵刹滿目看時誰異様
定甫萬居士請
者老癡子不願上堂豈肯上紙君不見龐居士不與萬法以爲侶馬大師一口吸盡西江水
介子黃居士請
咄哉者秃素没私情拈條白棒打人自惺珍重黃居士切莫認伊作眼睛
昇宇柳居士請法名通中
要了生死端在已躬一念迴光覿面相逢恁麽會得可名通中始知自錯描我眞容
爾保程居士請
咄哉秃漢了不可則似行非行似立非立一條拄杖隨身擬問驀頭便楔爾保居士若會得都來與汝無干涉
鳳階謝居士請
嗟見時人自不薦問着攔腮與劈臉恁麽爲人是阿誰向道通玄個老漢
葉道婆請

者個獃漢毫没思筭人若問着攔腮劈面一味令人恨徹深盡未來際忘移與
佛事
彌勒佛像成衆請開光師至座前以拄杖指云大衆者老漢已開平等眼光普視諸人了也諸人還識普視的意麽若識得便知古人道彌勒眞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若不識老僧爲諸人一時點出遂以拄杖打散
施主塑韋馱菩薩入山請師説法有僧作禮師便打乃云韋馱功德叵思議覿面令人念不生渾身化作

降魔杵永護正法鎮長行
西澗新橋成師引衆發步有僧請說法師云過那邊為汝說過了復云過者邊來乃云者邊過那邊那邊過者邊兩邊曾不住中流亦不停正當恁麽時如何把手勸君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
掛板師托板云叢林號令佛祖鉗鎚今朝懸向堂前輕輕擊着直令人人頓斷命根雖然如是更有一人且道具何面目高着眼始得
為通亮起龕以拄杖擊云通亮通亮曾對我呈伎倆即今恐汝忘之助汝三下拄杖復擊三下云直須信

脚而行莫管人間天上乃轉身卓拄杖引之而出
為豁然師煅骨以火炬指骨云縱然皮膚脫盡白骨也須火煅惟我師弟豁然却具者般體段復以火炬打圓相云大衆會麽擲下云看
為亡僧起龕以拄杖卓龕云來無一物去何罣礙信脚便行管取自在復卓三下轉身引之而出
為亡僧舉火舉起火炬云光熖熖淨躶躶南北東西無可不可復打圓相云會則徧界分身不會與你把火
為守元師入塔以杖指塔云盡十方世界是個無縫塔復敲塔門云且道者一縫作麽合煞以手舉靈骨送入云請師兄塞却
為法天舉火云生來死去在其中南北東西無處躲法天法天還知落處麽若也未知助你一把火乃擲火炬云管教觸處光生
為廻泉講主起龕以拄杖卓龕云廻泉師廻泉師來無所從去無所之末後一着脫體無依復卓云廻泉師廻泉師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復卓一卓拽拄杖引之而出
舉火云隔墻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烟已知是火而

今對衆相舉且道是個甚麽這貨告報諸人切莫當面睦過遂擲下火炬
為景西起龕以拄杖卓龕三下云景西景西葉落歸根仰手覆手木馬翻身泥牛解走復卓三下引之而出
為亡僧舉火拈炬云般若大智如大火聚舉示諸人急着眼覷擲下炬撫掌云還見麽
為乘白舉火舉起火炬云乘白燒化密雲舉火呈示大衆無可話墮擲火炬云雖然如是直令徹骨透光明十方世界無處躲

爲通載殮棺舉杖卓柩三下云通載通載也不曾你
修行歲長出家日短秖要汝自不昧所以玄沙和尚
云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既是觸目菩提定非生
死出入之相既非生死出入之相不惟能向棺木裡
瞠眼管取十方自繇自在正如達磨大師葬於熊耳
山前却解移隻履西去雖然如是丈夫自有冲天志
莫向他人行處行復卓拄杖三下云切須記取
爲青州佛實舉火云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
好實禪人還知麼若知出處便解當處出生隨處滅
盡不見有生死去來之相從來寸步未嘗移那涉山

東與山西若猶未知擴火炬云老僧助汝一把火熠
微面門離處所
爲覺臺下火以火炬指云覺臺覺臺老僧直指汝火
不能燒水不能溺棒不能傷刀不能斷汝還信麼若
信不及老僧助汝一把火令汝迴光自看便見刀下
棒下水裡火裡皆是汝全身之地遊戲之塲所以道
鑊湯爐炭橫行劍樹刀山直上我儂聞說忻然歡漢
攢眉惆悵遂擴下火炬
爲超聞下火以火炬指云超聞超聞千做萬做不離
者個我今助汝一把火令汝覿面相見南北東西信

腳行天堂地獄如梭過擴下火炬
爲無拘發龕以拄杖卓龕云無拘無拘生死俱虛自
領而去頓證無餘
爲行修起龕以杖打頭云行修行修莫住莫休隨流
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但恁麼領去管教自在自繇
爲了明舉火以火炬指云了明了明何不了明却要
老僧舉火燎汝面門然則老僧既滿汝願遂汝心乃
擴火炬云汝當於此火光三昧證全身盡未來際無
盡燈
爲正聞化主下火舉火炬云生時爲衆竭力死却要

老僧燒全體光明自圓焰十方佛國任逍遙
爲佛音上座舉火云佛音佛音個個皆吟所以道佛
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我今更助一把火
保汝光中恣饒舌盡未來際嘗宣明
爲弘濟舉火以火炬指云弘濟弘濟本分一着無生
死相豈屬久修初學只貴大丈夫當頭領畧我今助
汝把火令汝烈焰光中全體現任運騰騰嘗自樂
爲無疆潤下火以火炬指云行潤行潤當據自得初
無疆畔豈間南北雖然我今更助把火令汝獨步大
方在處充塞

為玄素發龕云玄素玄素不若自悟任汝縱橫復擊
云莫行別路
為下院王涵炤舉火秉火炬云你炤我我炤你彼彼
相炤爲嘗任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嘗住若於
事上覷即疾不然向意根下卜度則不相應也遂擲
下炬云還會麼但能火裡現全身普與法界同一夥
無滅無生無去來靈山一會豈有墮
為行言起龕以拄杖打頭云行言行言老僧為汝直
指莫認一切處為止自脫一切生死遂轉身
雜著

題華嚴經本梵禪人請
汝寫底是赤我寫底是黑且如黑赤已前是個甚麼
本梵禪人若覷得透見得徹不唯八十一卷華嚴經
乃至一大藏教皆是錯下名言妄生分別
題日廣程君小像
夫題者名之也名者名其形也名其形者形不能形
也形不能形者其形虛也況其名哉矧曰小像又曰
影像皆非本質之謂也若夫題其影而不題其本可
謂影之猶影轉轉遂末而莫之反余不能影上生題
而復題其形形也者於父母生之也且夫未出母胎

男也女也俱弗得而知弗得而知者名弗得而立也
若反至夫父母未孕之前又何狀哉君若向父母未
孕之先狀其像來余亦向父母未孕之先為君題
題驥超祁居士醒庵後
驥超居士自題醒庵蓋為午睡計也當見正睡着時
無夢無想主在甚麼處為醒庵則自不生動靜等見
故曰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若見有動靜等相者正於
主外作夢想也
先覺宗乘序
辛未春海昌黎眉居士訪予姑蘇北禪寺出所刻從

上在家大老得單傳直指之旨者目曰先覺宗乘以
序首命予予以生平不善文字力辭之復移書更索
予不得已因謂先覺宗乘四字已為萬世不易之定
論千載不摹之弘規何也先哲不云乎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但先覺雖覺後覺後覺若不覺安
知先覺之覺趣故茲刻也其因自覺而感先覺所謂
後覺效先覺者也既因先覺以自覺復將斯覺以覺
後覺之覺是則自覺覺他覺覺相承如燈燃燈燈燈
續燄豈不謂千載不摹之弘規歟雖然寒則知寒熱
則知熱饑則知饑飽則知飽尿來便撒屎急便屙回

誰不覺而待覺耶正值不寒不熱不饑不飽無屎無尿時還覺也無若向者裡開隻眼便見山僧一條棒棒棒俾人徹骨徹髓其或未然更看血淋淋

五家語錄序

五家語者自達磨西來至六傳再四世法徧中華禪備衆體機語不一無心而分自成五家故謂潙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然機用雖似五家無非直指之旨黎眉居士刻玆語錄可謂承上啓下先後包含閱是語者可盡五家差别之元以明自巳差别之智總歸當人本地風光全機大用出於文字之表則誰見有

五家兒孫空王佛田厙奴以至狐狼野干到來總與三十棒爲甚如此者裡放過卽不可

教外别傳序

老僧獨讀大慧語見拈水潦和尚因緣謂潦纔舉揚便賣弄者一踏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渠又何曾有峰巒疊翠澗水潺湲岸柳含烟庭花笑日鶯啼喬木蝶舞芳叢底說話來古今淇詞便利無過此老看他恁麼舉示則不專在言句尖新唯貴提其至要而巳云何至要不見他室中問僧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者四個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云有大慧云劄僧擬議大慧便喝出遵璞聞之忽然脫去從前惡知惡解遂成個灑灑地衲僧又鼎需入室大慧問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當恁麼時如何需擬對大慧以竹篦打三下需忽大悟又大悲閑長老入室大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閑云扶不起大慧云扶不起是什麼人速道速道閑擬對大慧便打忽然大悟可見棒喝急切要密開人正眼脫人情解無過此也所以老僧生平不解打之遶唯以條棒一味從頭棒將去直

要人向棒頭拂着處豁開正眼徹見自家境界不從他得逈出教內教外名言則方知黎眉居士所集從上佛祖機語决定不是文字方能撩起便行羅籠不任呼喚不回直饒如是只堪自了若論戰也各各力在轉處不滯玄妙理致一味活捉生擒向上全提本分一着超佛越祖獨脫單行縱奪自繇殺活自在能洽一切名言不坐死地不瞎人眼方堪利巳利人其或未然且向者冊子上東覷西覷忽然覷着却來老僧手裡請棒喫既是覷着因甚却要喫棒還有緇素得底麼若緇素不出且莫輕擬棒喝着

宗門崇行錄序 龔超郡居士請

宗門崇行錄者蓋據從上大徹大悟大休大歇眞踐實履大人之行也正不比夫今時未徹法底源不知休歇而搖尾乞憐欲狐假虎威靡所不至難可勝言以至謀處所妄作師絕致其傍觀輕視竟不思古人謂干犯名分汚辱宗敎伏願後之有志欲繼先宗續佛慧命者莫效此等流必期徹證眞踐直待龍天推出自然果熟香飄其若狂言定招拔舌犁耕是爲序

行狀

法孫山陰王　谷撰

師諱圓悟號密雲俗姓蔣氏嘗之宜興人也甫離襁抱氣度莊凝不妄言動終日兀坐儼若思六歲入鄉較不甚受讀惟好作大書八歲與世相無嘗之感恒誦佛號稍長事耕穫偶得六祖壇經時釋鋤而覯之始知宗門向上事一日過山徑忽見積薪恍然有省於是晉攝心意令昭昭然終日如是年二十九安置家室父職率禮幻有傳和尚今諸方所稱龍池者也師事龍池躬任衆務備嘗勞苦而不廢參究但覺心境對立與古人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語不能契合因請益於龍池龍池云汝若到這田地便乃放身倒臥

更無別語後屢請益惟遭罵詈師憤悶交感以致危疾二七日方蘇遂與龍池掩關一日龍池過關前話及有心無心之旨龍池云汝既有心把將心來師呈偈云自心本自心心不自心心不非自心心心卽自心龍池云心不自心自心非心有無既非無自心耶師復呈偈云心心卽自心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心無心無自心龍池云今日張渚買兩把青菜來無個大蘿蔔頭師云某在關房不知謝和尚三拜龍池云終未大悟在掩關千日時與龍池往復諮酬當機弗讓而龍池卒未之許也師亦自以爲恍惚未得安

穩一日過銅棺山豁然大悟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又審從前所會因緣宛爾不同時年三十有八矣先是龍池入都門命師監院務至是師偕昆季北上省龍池龍池問老僧別汝等三年汝等有甚新會處麼師卽出云有龍池云有甚麼新會處師云一人有慶萬民樂業龍池云汝又作麼生師卽問訊云某甲得得來省覲和尚龍池云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便出一晚同衆入室龍池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汝作麼生會師便出龍池云此子如傷弓之鳥見弓影便行一早在室中與龍池語話出

喫粥次衆問說什麽話師便翻倒飯桌又一日侍立次龍池云忽有人問汝如何秪對師竪拳龍池亦竪拳云老僧不曉得這是甚麽意思師云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龍池云汝又作麽生師便喝龍池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師即連喝退身龍池云宛有古人之作師復喝又值中秋呈偈云爲愛中秋夜月精與人同樂稱人情萬億州都皆普炤一人舉首一輪明龍池云不多不少復書一紙云權越送得月餅兩個師徒侍者五人一個分作四分剩底付與老僧師擬一個便行一日龍池索師行實師錄呈

龍池閱竟云已有半部語錄師接而火之又一日龍池囑師南還師因爲兩浙遊經會稽陶石簣太史延居護生庵龍池歸禹門召師還問云汝數年來曾見甚麽人師頓足復以手拍膝而出龍池云在外數年一些氣息也無師云和尚疑即別絫一日龍池陞座召師前舉拂問諸方還有者個麽師震威一喝龍池云好一喝師連喝歸位龍池顧云再喝一喝看師即出法堂龍池下座師隨入方丈作禮云某甲適來觸忤和尚便出龍池即安師西堂位次一日龍池撾鼓集衆上堂付師衣拂師因辭龍池詰之師云直待和尚天年某甲守塔三載然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耳又一夕龍池召師及報恩修禪師入室云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裡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師便出復呈偈云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龍池目之大笑師亦接而火之龍池示寂師棲于柩側三易寒暑萬曆丁巳衆請開法于禹門時儕輩易視之一聞舉揚莫不屈服既而登匡廬度夏於袁之泗州寺有僧自天台跡師至袁爲萬年諸山請師住通玄寺師初欲投閒又念付託之重幡然就之師至通玄相依衲子

千數輩多正因之士師寅夕煆煉有開發者天啓甲子鹽官蔡君子穀請師主金粟山廣慧寺衆滿三千指是時宗風大振學徒踵至遂滿七百有奇而超然神駿不可控抑者多出于席下矣崇禎庚午赴閩川黃檗之請辛未主阿育王寺既而寧波司理黃公端伯邑侯王公章暨諸紳士請主天童寺而鹽官諸紳士請再主金粟兩郡交迎師決于衆衆譁然欲天童也師遂赴天童是時龍象雲集又倍於金粟矣師嗣龍池于臨濟爲三十世接人無論初機積學惟據令而行故席下英人傑士往往脫頴而去至于吳越閩

楚名公鉅儒慕師宗風或晨夕隨侍或尺素相通或
邂逅咨請得師激發無不虛往而實歸宗藩勳戚仰
師德者懷香叅扣而齊魯燕趙及殊方異域之士亦
憧憧不絕也師王法二十有五年以本分接人終始
不易間有執杜撰之解起而相角者師一一窮詰以
明厥旨門人中有付拂者早離師席未盡其妙于本
分外别生枝節師諄諄誨之不聽則出闢書判說且
欲擯之不以受囑而少假又其徒着五宗救師出闢
妄救畧說後有人求師勿行師不許若士大夫意見
不同齟齬其間師不為勢位而遷就有形于文字者

師亦往復折之不少憚葢師用本分鉗鎚學者難以
湊泊而道理知解之言穿鑿奇巧之說易于惑人受
其惑者往往至于失正知見師為此懼不顧嫌怨而
披駁之以故有勸師弗較者師不聽曰存吾說于此
以俟天下後世之明眼人耳然而屢經闡揚厥旨亦
大暢疑者終信叛者終服忌且謗者亦終悅且侮單
傳直指之宗固不待身後而彰明較著于天下矣師
壽膂誨人俱勉以古德風規法門大體而師亦見諸
躬行罔有缺失室中不畜長物衣盂稍潤即散于衆
或估唱易金以供之師所住道場義當為者不憚煩

費毋罄所有以佐之師在金粟多建置百廢具舉天
童為禪宗五山之一祖師代起規模宏大而法席久
虛隣于瓦礫灰燼師念處其地當任其責數年締造
自殿閣堂寮以至庖廊圊湢之屬罔不鼎新不但復
舊觀而已山中祖塔三十有餘多侵毀者皆清釐而
修葺之師之盡力于院事如此然意所不可即徒步
出山聽其所之不少顧戀師事龍池惟謹一言動必
遵之服勤不啻厮養龍池寂後師得時物必薦之龍
池几榻不假雕飾師住處凡制器皆朴質無華美者
師體幹雄傑人望而心折武原朱君上申初聞師名

未之信一夕夢人持巨幅展示見僧相挺特類古應
真其人曰此宋慈受深禪師像也甫瞻禮而覺翌日
過坊間見裱像與夢中所見同讀其讚始知為師像
也上申異之于衆信中皈向尤篤繇此觀之師豈偶
然者哉師或因事出山當道及鄉紳士必得師復返
而後已所過之處四衆喧闐街衢為之不通至登塔
受禮不得舉七而去師七十誕辰來祝者肩摩袂接
寺不能容多溢處于山谷間辛巳師有退居之志曳
杖出山卒歲于山陰祁氏之密園壬午正月至天台
通玄寺遂止而休焉先是戚畹田公入天童為皇貴

如田氏賫紫衣請師說法田公既親炙師皈向甚虔
至陪京禮報恩寺知寺爲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孝思所係疏請新之舉師荷其事得
俞旨田公展人迎師師固辭至是田公再疏舉師復
展人迎陪京諸士大夫亦以書速師之行師遯退居
之志以謝之有自幸居山正足修持以報國恩之語
而師厭世之意亦露于此矣七月四之日師示微疾
然起居如平時五之日猶答問道書六之日猶答僧
問七之日午時師上匡床坐片晷泊然而寂壽七十

有七臘四十有七卜塔于天童之南山師付法弟子
爲五峰學公漢月藏公破山明公費隱容公石車乘
公朝宗忍公萬如微公木陳忞公石奇雲公牧雲門
公浮石賢公林野奇公十有二人而嗣法孫以及曾
玄更僕未易數也師法語迅捷不留朕迹如佛果應
庵二祖而披駁諸書雲與瓶瀉不可止禦開形之偈
頌天然卓絕師自謂少未覩圖史不閑于詞然而直
從胸襟中流出固無藉于靡靡也師工于書得晉人
筆意人獲手蹟競寶惜之而師亦不以此見長門人
編師語錄若干卷別裒師闢妄七書後錄三錄據評

說辨天說判語復徐一我居士書判朝宗說八種爲
直說若干卷并師所著闢妄救略說若干卷俱盛行
于世侍者昌公書來囑谷以撮集之事谷不敢當谷
入山莫師衆亦以爲言乃不能辭然師耆德偹望爲
天下大宗匠嘉言懿行非毫楮可罄敬稽首述其槩
以俟大手筆爲師著塔銘庶有所考云爾

全身塔銘

四明弟子徐之垣譔

吾郡天童開山晉義興間歷唐宋入我
國朝盛衰興廢幾經劫灰矣乃有鐵漢學道攝折兼

施金錍度人緇白坌集以無爲宗建無縫塔以無漏
義化有漏因用使丹艭瓢輪輪奐赫葩此惟骨僧堪
任骨山而寶坊嵬於寶所則密雲大師揮魯陽之戈
而崦嵫中佛日載麗普炤大千蓋大雄氏的的龍象
也師名圓悟號密雲陽羨蔣氏子父曦母潘氏師生
而淵穆兀坐終日八歲好誦佛號切世相無嘗之想
年二十餘見堆柴突露面前有省三十安置室家若
釋重負志已堅荷法擔矣時幻有傳和尚弘道於龍
池師荷橐從之操作艮苦二六時多所逃悶亦復多
所參究三十三歲祝髮披方袍任本刹依龍池數載

偶歸道經銅棺豁然大徹而瓢笠所遇若居士開士
機鋒相觸殺活縱奪提唱都成津梁而爐韛於龍池
者自記荊後叅之燕都重叅之龍池最後有分明賞
罰之偈自此紺目一瞬若震雷霆龍池早付衣拂弘
開法幢迺智過於師倘所稱烜赫兒孫翻轉面皮者
耶狀師者曰六坐道場祇以一棒接人如大火聚觸
着便燒如太阿劒血不濡縷如金翅鳥劈海直取龍
吞使學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等妙二覺曝腮龍門
六坐道場葢指禹門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也他
若會稽之護生宜興之法藏海鹽之天寧候官之西

禪杭之報國鳳林蘇之聖恩北禪飛錫任錫劒挂眉
毛全字半字蓮含舌本而未至天童則金粟之廣慧
實先之寺爲吳赤烏中僧會所建迨師至道風遠扇
灌輸如流精藍柰苑頓改舊觀嘗應高麗僧曇駒之
請舉今晚不答話因緣有云這僧未免向未跨船舷
時新羅國裡繫根老僧恁麼批判衆中莫有爲德山
作主者出來與老僧拄杖子相見無則老僧作一場
獨弄去也似此高登猊座眼目天人其孰能與於斯
哉初父蔣翁考終語師和尚度我師曰父子上山各
自努力清漳王東里居士讀法語至若汗淋淋時是

乾爆爆時如何若乾爆爆時是汗潛淋時如何不覺
身心踴躍此可窺師之徹底婆心說法通玄寺舉開
山第一代韶國師偈法眼謂即此一偈堪起吾宗殊
不知滅汝宗者即此一偈不見道毘婆尸佛早留心
直至而今不得妙其赴黃檗請也至三門以拄杖指
曰昔日遠祖斷際從此出今日不肖兒孫從此入雖
然出入不同要且同爲標格其示衆曰當頭一着坐
斷要津纔然側耳喪却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斯
又肅然和尚家風臨濟所云赤稍鯉魚不被人家虀
甕裡淹殺者耶其全提正令不少假借又類若此至

先赴阿育王後入天童山而演唱眞乘肆啓傑構也
始則黃元公司李繼則王園長海寗顧端屛宗伯爲
大護法吾兩郡諸大老飲耨池味佩伽陀允者甘金
湯之而弟子垣亦與焉先是寺圯于萬曆丁亥之水
鞠而荊棘師愴然新而拓之萬戶千門翔雲蕩日度
非金錢億萬未易告落而任運莊嚴以無爲行之首
尾十又一年而報十方佛供十方僧者靡一不備瞻
禮者詫以爲神雙融空色咸提宗趣又孰得訾爲有
漏之因悖於尸羅妙躅耶師答黃書有云門下祇解
撞倒鐵山不解扶起苟扶起不妨信脚行信手揮信

日道乃至東倒西擂無非這座鐵山更有何物作礙又端午上堂豎起兩拳云只將這兩個大糉子供養大衆一任橫咬豎咬忽然咬着自家底直得人人飽足免得窮厮煎餓厮炒爲甚如此到底輸却自家實又云老僧終日趕大衆挑磚搬瓦運土擡石見你們稍遲縮不喊便罵汝諸人還知老漢爲人處歷三生六十劫答都中僧唱作唱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云千句萬句皆從自了自巳不了喫棒不了凡此囫然一刀血濺梵天以至玄要炤用一切臨時賔主料揀縱橫自在猶是剩義所爲揮戈提崦嵫之日普

炤大千者太白山不殊獅子窟矣迺世所疑信半者師不喜一心字爲方寸禪痛下針錐議者遂謂王張身見師不云乎今銅棺山頂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十方世界悉是遮那佛身拘留孫見身無實維摩詰觀身實相各下註脚祇道得一半身外無餘之旨豈諸方半生半滅半不生滅者所能勘破此可劈疑網者一師讀壽昌語沾嘗曹洞水似酪涼心入堂告衆曰此老正如鼴鼠飲河豈知大鵬劈海待老僧劈脊一棒使伊和心嘔出然後更與一棒遂謂師偏舉臨濟抹殺曹洞師不云乎譬如一家兩子五孫支㢑繁衍

致門戶啓訟端解紛者曰汝等支分派別其初原只一人則當下爭息矣如南嶽青原兩頌掀翻舊案各有旨要亦何嘗是南嶽非青原而諸方以此爲口實耶此可劈疑網者二師又云黃檗打臨濟破戛來何不終夏去雲巖罵兜率吐血禿丁脫空妄語悟後切劘古人往往有之但今時習氣聞阿難不知迦葉則怒聞巖頭不肯德山則喜我見崢嶸離地求起是後生過非老僧咎抑嘗稱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即如來又嘗稱勿輕未悟回機本得乃知師努力正是低眉也此可劈疑網者三今覩師所行語錄闢妄諸

錄據評說辯天說判語直說闢妄救畧說其於向上最後之旨法筵梵裓灌頂薫心而其後岐者一叛者販當世津梁大總持徵師誰屬焉武原朱上申聞師名未信夕夢人持巨幅展示見僧相挺特類古應眞其人曰此宋慈受深禪師像也翌日見像與夢中同讀其讚知爲師像繇是觀之師豈偶現比丘身哉之垣最服膺於師者師名聞

天子崇禎十四年

俞旨住金陵大報恩寺終以老疾遜謝且援道信大師芙蓉道楷爲辭此其高風孤峻誠非近時名振叢

林身墍世網者可攀至岩嶢天半之名山畢力經營累時經歲飛樓湧殿炤壑蟠崖豈無十笏退居地而垂老投蘙榔㮚横肩浩然不顧竟終於通玄澗肅林寒之頂始終南嶽一樵夫耳師示有云中書堂事誰知道六祖元來是古樵乘如而來乘如而往解脫門中一絲不挂置般若位中必無退轉耳師生於嘉靖丙寅十一月十六日示寂於崇禎壬午七月初七日春秋七十有七夏臘四十有五門弟子自天台迎龕歸太白塔於寺之南山幻智庵之右龍師開堂既久嗣法弟子如五峰學公漢月藏公破山明公費隱容

公石車乘公朝宗忍公萬如微公木陳忞公石奇雲公牧雲門公浮石賢公林野奇公十有二人皆分化四方為緇素所仰望者而剃度弟子通壽通鏡通辨三百餘人等幷嗣法曾玄更僕未易數也且吳越閩楚問名公鉅儒宗藩勳戚有慕師宗風者或摳衣問道而親見指歸或諦信投誠而弘護無數其若干人不能悉載之垣謭劣下根當進步既乏精勤叅話頭復鮮直截妄欲以儒語譚禪覩譬如甕中何能見日第據門弟子所撰行狀中摭其一二明白易曉者約畧勒之玄扃以示末法儀的其於實諦圓音尚未夢見在敢云子厚之銘大鑒香山之銘炤公耶

銘曰廣大妙湛實惟大雄有象設教無言標宗臨濟一棒不關塵埒無句之句啓瞶擊蒙我師嗣法總持普同孤燈獨炳萬象撤霧熱腸冷喝大眾耳聾微言不漏普說尤工雨花點石其三必公金鵝香象造極登峰道德彌峻皈依益崇如日經天師當其中如水行地師障其東卓錫爰止大白龍從肇啟梵殿開㓦悧宮金航栗葦萬國雲從甚深法力伊尸其功是老船師克濟洞澤是大醫王克起疲癃名聞天宸命王鎬豐師辭懶殘針陽墮空辟紫紫襴歸于

舊叢孤節絕巘嶺嵐澗楓雙樹夜鎣蔚蔚蔥蔥僧朧有盡佛日長紅爰邀靈蹟天賜之童紹多耆宿共扇玄風童者匪始耆者匪終循環萬古華葉無窮胥聞塗毒其聲逢逢儼焉一會靈山在壢不昧斯語視石所鐫

崇禎甲申歲季春吉旦

遺衣金粟塔銘（幷序）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烏程唐世濟譔

欽召掌計吏科都給事中武原吳麟徵篆額

我婆伽婆降於西土歷五百歲始達支那葢聞其語

自勝蘭昉也見其人自少林昉也乃至法周沙界則
自曹溪昉也自此以還雲溉彌廣二株並茂五葉畢
舒滹沱一宗代有偉人大典於世懸記不爽繩繩百
億誰非孫子者要以大宗垂統世次相承若輿化而
下可屈指數矣此其人並衆角一麟豈復當以盛衰
言者然而時節因緣各具差別亦如慧炤獨號大典
夫固可以論其世矣然則如天童密雲大師者不可
謂中興者歟師陽羨蔣氏子幼食貧樵牧自給蹤跡
畧同曹溪顧其中已有慓然者猛自鞭策不止氣食
牛矣已棄家歸龍池本郎薙染服勤爲行人力作匪

懈亦不啻縋腰之石乃至侍師往還南北舟輿跋踄
憒內中身兼廝役而參究猛銳月異歲殊中書堂裡
事點胷自問而皮相者猶作擔柴觀獨龍池已深知
之鉗搥彌厲已而薙染掩關池時時叩擊師兒雄俊
雖在窟中爪牙已露然終不自肯攻堅抵巇者六年
一旦豁爾脫落自謂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覔纖毫
過患不可得葢始眞到不疑之地也時池已先入長
安師旋往省覲周旋三載本色相見迥超情謂之外
池欣然默慶得人乃杓柄在握猶復遲回不輕授手
師先還南數年池至自長安師再侍巾瓶池知師不

淹他家甕中乃安西堂位撾鼓集衆付衣法師猶
固辭不受池徵其意曰願隨侍終身然後行止聽緣
耳嗚呼師資受授之際彼此鄭重如此今學者稍能
染指早已熱中有毛遂之錐無公孫之樹甚至美玉
不必其善沽甘露貽譏於早飲聞師之風頗得無泚
哉又數年池示寂師卒踐言伴柩三年始開堂本山
繼其位當師行脚時一時諸名公業刮目傾耳聽受
諮問頻伽在㲉聲已遠聞然據令之始猶問有薄東
家而賦狐裘者既而道風遐播四衆景從德臘兩深
彌高彌邵象龍騰於語下麟鳳入於絃中法幢言言

隨處建立住龍池者四年住通玄者一年住金粟者
五年住黃檗者半年住育王者兩月而遷天童天童
十年寰宇傾企飛樓傑閣應念成就崇宏壯麗冠絕
一時公卿貴人稽首問道名聞　九重將葺留都報
恩寺纘
二祖之緒俾師唱道接引十方師固辭不就論者尤
稱歎之神龍之召願終林麓曹溪芳躅亦復千載合
符也師性剛直壁立萬仞意有不適撩衣即行其居
天童也出山者凡三爲緇素彊留而止寂後穉然出
門萬衆挽之不可竟入天台仍住通玄通玄路僻又

頹廢久師旋加葺理學人力作攻苦有僕隸所不堪而相依不散四方聞風爭趨之未幾師示寂矣師生平所到處旄倪聚觀填塞街衢至於清衆皈嚮如水赴壑師覿面全提等心行施痛棒熱喝而外無他委曲又作務煩重太白山中距河千往復一踰旬而遥土木之役經年累月皆衲子身自拮据不煩一匠也玲瓏巖採薪徑險草滑恒懼顛蹶甚者頭破腦裂而衆等堪忍依止都忘苦辛其任金粟會下已盈萬指天童末年更數倍之至涅槃後奉龕入塔適霖雨經旬泥濘没骭而黑白奔送幾至萬人觀者咨嗟歎未

曾見夫此道本超色聲絕情解豈俗眼所易優劣是以首山法席衆纔四十爲天下冠然而度生弘誓實號無邊暢其本懷非名惡欲則吾未嘗不願其多多也以此考之傳記逆溯龍池而上久矣無若師之烜赫者謂之中興不亦宜哉於是金粟費隱禪師飛錫踵門告余曰先師遺蛻業自通玄復還天童建窣堵矣唯是金粟其開化地向者蓋營壽藏以需今將奉遺衣而掩之并礱片石以待子銘余不敢辭曰古者銘必於器物子若孫表揚先德勒之鼎鍾以昭茲來許維師之德不藉物而顯顧分身應化在處皆佛事

也況其表信者乎且吾聞金粟肇自赤烏康祖住而猊床久塵毒鼓絕響千餘年後師實開山有其開之如瓜斯瓞石車禪師經營始備今費隱禪師堂搆益光當吾世已若此椒聊之詠知未艾也衣被無窮伊誰擎領以遍覆我者敢忘其朔哉師會下英靈輩出號曰僧海然生平最嚴付授膺記莂稱法嗣者止十二人天闕逸足更無中駟得闌入其間然而師資契合最洽最深無語不投有倡必應味其論如出一口攷其行亦同一轍者則費隱禪師一人而已此非余之言夫人而能言之也天童之塔別有大手筆銘之

故茲不具述述其概爲金粟志若此或曰禪林真秋曉耶何其多諍也曰不然佛亦如是耳不有摧伏何稱世雄師之言曰都來總與三十棒此之謂扶佛法龍象所喜爲大人相者也且彼示與師軋者其人大都負大力深智鳴鍾鼓撼山嶽以相加遺而師晏然踞坐張空拳而八面應之攻者屢變應者不變無不給也即無不摧也使後來聰明辯智之夫知此道果不借他力廢然失其增上慢心俯首以入鑪鞴問何以有懷來無折首曰子非賊故以明攝受之廣顯激揚之方而費禪師更獨以鶴鳴之餘表所謂雖齊聖

而不先食者以救末俗以問執他口使不敢曰無父之教也君向瀟湘我泰其轍取道各殊我則正矣打鼓弄琵琶共成一曲調八音於是乎諧而要皆自師妙指發之世乃曰諍耳諍耳此未知道之大安知師之大耶師名圓悟十二人者爲五峯學公漢月藏公破山明公費隱容公石車乘公朝宗忍公萬如微公木陳忞公石奇雲公牧雲門公浮石賢公林野奇公學藏乘先師化去與現在諸公各分化一方演揚妙法續師慧命法孫暨曾玄在處崛起爲人天所推名稱昔聞者未易一一數所謂大興于世者也系之銘

曰佛法如大海悟者有淺深先證涅槃心後明差別智既已同根生猶有未同死得少即爲足古人所深呵此爲尋常言大智實不爾一超而直入更不落階級維師真實語一悟不再悟深達法源底墮地便稱尊喻如大火聚熾然無間歇蚊蚋及象師無能近傍者正令已在握縱橫何不宜豈於窠楞中重復問牛尾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計數本是宋儒言非大慧所說學人承訛久智者亦惑之惟師以爲非確然不肯信此非傳學得心不受瞞故譬彼渡海人登岸已捨筏更從筏上招掉臂終不顧八面應強敵殺活但臨

時離文字語言辨才獨無礙海內諸龍象强半我兒孫吾宗復大興遠符黃檗讖萬行本無作谷響空中華應緣事已辦脩然忽歸去全身還天童遺衣瘞金粟同昔佛舍利永鎮於山門吾憶黃梅語衣止法獨傳擴周沙界中竪盡未來際

崇禎癸未夏月穀旦本山住持嗣法弟子通容樹石

道行碑

中憲大夫知寧波府事韋克振撰文全男

內翰林秘書院纂修前値國史院庶吉士成

賢篆額湖廣黃州府黃岡縣儒學生員逝賢

書丹

禪宗肇自少室直指單傳無階級津梁可尋益西來第一義也曹溪以降枝分派別號稱極盛傳至于今去根源日遠荷道者懼焉起衰拯敝從末劫糾紛中必拈第一義示人令少室宗風儼然未墜則密雲悟禪師其人已余守四明之先五年師已入寂追仰道範從其上座容公悉師本末著爲傳而師之徽音懿躅載之銘狀年譜者甚備迺容公更欲遵唐宋元以來名僧禮爲師立道行碑徵文於予予遜謝久之以終不敢辭者碌碌之名冀附師以彰不朽遂忘其言

之鄒指也謹按師諱圓悟號密雲出義興蔣氏生而頴異端嚴讀書黜訓詁喜縱筆揮染如奔驥翔鸞不可覊紲見者咸以公輔期之乃師在總角已薄公輔不爲矣毎念世相無常勤持佛號至徹晝夜偶得壇經閱之若夙契焉者嗣是而耕而陶而樵牧隨所托跡惟事叅究一日負薪山行與積薪遇恍然有省遂決意出家聞禹門傳演法龍池具正徧知師往侍之龍池一見知爲大器加意鉗鎚令從果木執役備歷艱瘁閱二年乃爲薙染執役如故又三年聽閉關又三年命監院務師以心境未融間有請益未許也奮

發精進師志益厲忽于銅官山頂悟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覔纖毫過患不得而從前疑義盡釋矣遂往叅龍池于都門機鋒所觸無復遜讓觀其相對竪拳三世諸佛拈不出處師一喝再喝連喝而退宛有古人之作龍池已心折之因以無住法囑師南遊師自雙徑兩目登天台還過會稽爲諸名宿開發積疑莫不驚歎得未曾有迨龍池歸召師卽以扶持佛法師呈賞罰都與三十棒之偈龍池大笑以付拂得人未幾遷化師感法乳恩深服心喪煢煢如在疚觸目著存固終其身不易也且念付托之重證明無人乃遠陟

匡衡還息于天台之通玄寺纔一提唱宗風大播次年應金粟請依剎榛蔡葵藋龍象競歸之不逾時輪奐遞起悉具叢林規制日會食以萬指計凡師所過緇素求瞻禮者喧闐雜沓毎至遮道不得行其山川阻隔從數千里外勒尺寸以請者師爲之發蒙導滯一如親承熱棒而聲教四訖矣庚午冬自黃檗歸金粟四方之來皈依者益衆師欲避之値明州司理黃元公請住天童遂允焉考昔天童以叢林列五山自洪水漂没丹崖翠壁之間遺構蕭蕭師樂其寂靜森邃去人跡遠苟可容膝足矣詎意布金長者現百千

萬化身梯航而至爭任締搆之役積十年殿閣崇隆堂室複疊望之若雲蒸霞蔚瓢笠濟濟三倍金粟師所付拂則有五峯學公十餘人及曾玄孫輩各分化一方法席之盛如此其或持彌戾車見欲加無上天人師者訶之不受旋墮瞿伽離報其彰彰者可按也師既修列祖塔竟卽有退藏之志歲辛巳用太傅承皇貴妃田氏命躬齎紫衣入山祈師演法太傅在戚畹素以驕蹇聞及見師遂降心執弟子禮因念留都大報恩寺爲朝廷開基香火供役之功非師莫克舉者禮疏上聞旣得旨與諸大檀護合辭以請師以衰

邁力卻之逆數過之命再至師已從天童拂衣徑上
通玄矣師居通玄起居如常于是年秋七月七之日
偶示疾遂跏趺而逝而白虹貫山實先兆之七衆弟
子若失怙恃歸其全身塔于天童南崗從泥塗中引
紼者數百里絡繹不絕哀號之聲震林谷德澤在人
可概見已師年七十有七僧臘四十七代龍池主法
二十五年與人相見惟以直心直行本色本分而全
體迥露不隔微塵大用躍融不留纖迹故其開示者
舉從前千七百則公案悉落麈尾而斬斷葛藤撥開
雲霧絕不依傍一人其接引者自王公諸長者以至

厮隸末流自五比丘十弟子以至一闡提輩統以慈
光攝受共登正覺絕不立一差別見其著述者爲法
語爲題咏爲酬答爲辨證或寥寥數語或連篇累牘
因感而應如鐘聲鏡影絕不墮語言文字之障其掤
役者不第通玄金粟天童三大招提運雲薇甃功成
萬礎凡平日法幢所貢即爲寶坊師惟一杖一拂飄
然物外絕不作一住相此其所以平貴賤齊智愚融
頓漸徹遠邇貫存亡以視師初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
之語真可不愧古人矣豈曉近秉拂者能以門庭頡
頏也哉　歎揚未罄重宣以偈

太白峰高聳幾𡾊　柢柱狂瀾迴百用
獨江鶩嶺帝綱沿　烜赫有人此湧騫
一葦直欲奪前賢　窠窟倒翻階級捐
萬丈門庭空中懸　豎拂當場正令傳
如神鋒觸大火然　破除一切無中堅
炯炯透出心珠圓　寶光五色目大千
龜毛蛇足已忩筌　透脫是名祖師禪
飛矢墮側化青蓮　名動九霄綸綍宣
俄瞻瑞相現通玄　四大假合真不遷
窣堵波與東谷連　三匝投體盡涯巔

師德澤世寧計年　江河行地日麗天
歷阿僧祇永綿綿

大清順治戊子年孟秋日本山繼席嗣法弟子通容
仝老侍者行昌等立石

密雲禪師語錄卷十二終

密雲和尚年譜序

我天童本師開堂三十三載臨濟宗風大振於世其語言行事動合章程昭昭可爲後代法木陳忞公編成年譜自示現以及順寂首尾次第井然不紊但援引處稍嫌蔓延據實處似多粧點至于末後室中密印之辭未免私狥人情混濫祖系萬不得已改圖定本更令祈遠唐子重加釐正繁者刪綺者質私者公濫者嚴庶幾影響之流毋藉此爲口實濟宗賴以不墜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崇禎甲申秋住金粟嗣法弟子通容百拜敬書

天童密雲禪師年譜

法孫晉昌唐元竑重訂

世宗皇帝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師嘗州宜興人姓蔣氏其先世顯著子姓蔓延諸州郡故諺稱江南無二蔣父名巘母潘氏師其季子也生于是年十一月十六日丑時按師誕日衆請上堂云今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乃至從無始十一月十六日總是者個時節來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乃至盡未來際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又按彌陀誕日僧本兊請上堂有老僧昨日是生日彌陀今日是生日我比彌陀先一日三世諸佛從此出之句云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

師二歲是年出嗣張氏蓋張於師爲王母族艱嗣息愛師岐嶷故乞繼之

二年戊辰

三年己巳

師四歲甫離襁褓而氣度凝重殊無孩稚態終日

堆堆坐地若憶持者久之中冷濕成腫疾家人擣藥汁飲之稍愈而兀坐如故

四年庚午

五年辛未

師六歲入鄉校不樂章句讀誦惟喜書遇便輙大書毀甩畫墁不顧也嗣王父厭之然亦以是奇師

六年壬申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

師八歲不繇他敎自然發意念佛按師行繇云我幼性頑乃至不肖之事靡所不爲但於歲歲二三

月間忽動世間無常之想便欲修行念佛念過三日覺得夢中無念非佛過三月後此念漸輕

二年甲戌

三年乙亥

四年丙子

師十一歲與羣兒牧西氿滸中鄰牛附師牧者日供一錢師得錢輙貿紙筆以群牛授諸兒自詣鄰齋學字晩則荷簑笠召諸兒歸故師嘗語其侍者曰我那時已作整頭長老了

五年丁丑

六年戊寅

七年己卯

八年庚辰

師十五歲躬耕樵且陶于潤北按師禹門上堂云悟上座出身本非他鄉異土之人卽本邑南嶽山中一個樵夫耳又按師答漢月首座云老僧漁也漁過樵也樵過耕也耕過牧也牧過秖爲不知本命元辰立地處故入佛門來

九年辛巳

師十六歲納室吳氏先是新安吳某者商陽羨善

師嗣父飲酒驩甚以女字師是歲納之

十年壬午

十一年癸未

十二年甲申

師十九歲是年歸宗復蔣氏之族以張有子故

十三年乙酉

十四年丙戌

師二十一歲嘗語其侍者我萬曆十四年染傷寒甚劇初爲數畝田放不下合郄眼便在耕耘上自念我且要死管他甚㮀於是一意念佛念過數日

夢一神人縞衣素裳淩空而過聲言施藥我乎云
其正病何不施我神人轉手與我一丸醒來偏體
汗流霍然病已

十五年丁亥

十六年戊子

十七年己丑

十八年庚寅

十九年辛卯

師二十六歲閱六祖壇經始慕宗門向上事耕耨
之暇負薪入市賣[illegible]晚歸織履而壇經傍置玩繹

不休

二十年壬辰

師二十七歲按師行錄云乃至二十七歲上山作
務有省得晉帶拘心意日用皆令昭昭然即穿城
入市做買做賣不肯放過每經月以夜胸中作痛
猶加熠顧又按夏遍燈源流答頌云師在俗挑柴
過一山灣忽見一堆柴突露面前有省

二十一年癸巳

二十二年甲午

師二十九歲嘗語侍僧我二十九歲決志出家是

年十二月區分家事安置妻室竟乃縱親用原遊
歷城市覺步履輕鬆如人放下百二十觔擔子相
似聞先師在顯親寺徑往瞻禮此時遂矢歸依之
願焉又按行錄云向緣家貧營繫不能純一修行
至二十九歲纔得棄室然追想來難脫世間羈絆
似有時節我棄室當夜夢着新鞋一兩於行路次
一時脫落鞋底遂因先父引見先師

二十三年乙未

師三十歲正月詣顯親禮幻有傳和尚爲師傳以
師學道勇銳志期徹悟故以圓悟命師名是秋傳

任龍池師爲荷囊而往身任衆務以至躬耕陶器
負米百里之外雖刻苦事衆而參究益力按行錄
云三十歲乃出家秖覺生死到來畢竟不穩當於
前境界愈加熠顧愈加不穩當二六時中看得心
境兩立古人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越看越脈兩
個

二十四年丙申

師三十一歲傳和尚命師離染而師頭終身苦行
供僧役故傳上下舟車師隨行有類廝養師皆任
之語衆云老僧三十一上侍老師於禪學道都在

務作裡辦汝輩要安坐修行耶老僧不願叢林遺此法式按爲衆普請上堂云百丈大智禪師創叢林立規矩有普請例所謂作則均其勞飯則同其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應當閒致使古風彫喪法門淡泊無他蓋王者不舉之故也乃云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匿所以爲大道所以爲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畏刀避箭躲懶偷閒不足爲伴故師任天童日有十餘衆普請不赴隨喜寺西之玲瓏巖師立擯之時嘯雪聞公亦在其數而擯牘偶遺其名公迺偈自結束去

云大家同上玲瓏巖人逐忙兮我獨閒撫臆此心欺不得不如自擯出松關師義之解其擯爲榜僧堂規諭衆云

二十五年丁酉

師三十二歲念巳事不明歲月飄忽於是積憂成疾按行實云因侍師入城舟次請益本師云你若到這田地便乃放身倒臥更無別語我只得禮拜昏蒙益甚又一晚侍師上榻復請本師本師良久見我不領便云可憐可憐亦只得禮拜退嗣是周旋師側惟加罵詈我慚悶交感至大病汗流二七日方蘇按昌侍者記聞師于是冬侍傳和尚至嘗州途中遘病先回其父與良師伯者以爲祟設位辦食轉諸經呪禳之正念誦間師忽至二人相顧躊躇師詬云汝這兒子心經念不出要索食耶遂一時踢翻傳和尚聞之嘆云此子機用若此他日吾宗不寂寥矣

二十六年戊戌

師三十三歲是年四月八日始納僧服按禹門上堂在俗家寒未嘗讀儒書經史脫塵年晚又不曾備歷講筵按爲世庵法姪普說云老僧出家年晚

爲生死事急無暇及于教乘又據昌侍者記聞師既披剃傳和尚顧師喟然云僧亦是個僧不知因甚挨到這個時節則師生平所亟亟在此不在彼可想矣

二十七年己亥

師三十四歲掩關本山以千日爲期按行實云遂稟本師掩關時巳虛度三十有四矣則師掩關在巳亥春而昌侍者記聞師于是歲祝髮卽于是冬進關初師欲掩關慮費嘗任乃自備材木小搆關房數楹及千日之需然後進關今以歲紀考之師

辛丑冬啟關壬寅領院務迨至戊戌冬而千日始
滿則掩關在三十三歲明矣作掩關偈及答曹林
講王法華偈為報恩脩下語代答一日覺宇脩即報
總和與覺安念者於師關房話問念云宇師兄你
在家殺幾多羊來索命時如何脩云熱不能答師
代云這畜生更要甚麼命
二十八年庚子
師三十五歲關中因袖破有感呈傳和尚云袖破
露出手鞋破赤脚走驀撞富家郎他醜我不醜傳
正以偈有若要賭猜枚大家出隻手之句又與山

陰王靜虛徵詰雲門問陳操尚書非非想天幾人
退位話師云大家在這裡士大喜與師締方外交
云蓋是歲冬十一月也
二十九年辛丑
師三十六歲傳和尚為師按驗往還酬答雖當機
不讓傳不許可以限周千日冬遂啟關按行錄云
一日本師過關前話及有心無心之旨本師云你
既有心把將心來我呈偈云自心本自心心不自
自心心不非自心心心即自心本師云心不自心
自心非心有無既非無自心耶復呈偈云心心即

自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心無心無自心本師
云今日張渚買兩把青菜來無個大蘿蔔頭我云
某在關房不知謝和尚三拜本師云終未大悟在
又一日本師同兄弟至關前竚立有問云佛法二
字雖不是偶然亦非特意會得但有個悟入處不
妨信意拈來自然貼體隨分道出自然恰好所以
大丈夫為道逈別纔遶得源頭到手撩起便行不
問如何若何老僧憶昔居臺山有一僧問三賢尚
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未審如何是斯旨老
僧即鳴指一下云會麼僧云不會又鳴指一下云

知麼僧云不知老僧但向伊道具足凡夫法凡夫
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
凡夫若知即同聖人其僧矍然致敬倒身三拜直
趨而去更不回顧俊哉汝等且道這僧如此去還
曾悟得也未若道未悟他却恁麼去道他悟又悟
個什麼來汝等試道看我即起身一拜云夜深天
寒請和尚歸方丈本師云不是這等儱侗推開去
便了的本師乃舒一手云我手却不是驢蹄我云
恁麼道又爭得乃亦豎一指本師云也當不得又
按答孝廉劉墨僊貧道若不得我幻有老人道未

曾大悟在又爭得到銅官山頂忽自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又爭忘得人我相得失是非又爭說道大地分明一個爐看來渾是火柴頭老僧信手輕挑撥便解翻身動地流耶

三十年壬寅

師三十七歲傳和尚移錫燕都命師監院務按行錄云我三十七歲本師將北往以院事付耆當晚室中擬舉話問大衆我即向前云和尚恁麼提舉話正好劈口大巴掌便出雖然如是只是恍恍惚惚昭昭靈靈也未得個安穩

三十一年癸卯

師三十八歲是年秋因過銅官山豁然大悟按行錄一日自城歸過銅官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大端說似人不得正所謂大地平沉底境界爾時恍恍惚惚昭昭靈靈底要起起不來欲覓覓不得不知甚麼處去了又自密密舉前所見所會古人因緣宛爾不同亦自不疑道是與不是按答漢月首座老僧於有個小省發始覺得昭昭靈靈之光景雖不從前塵所起而有但舉念則有不舉則無故於生死中未免看作

兩橛弗得一體故弗安穩歷一十三載於銅官山頂不覺昭昭靈靈之一念故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不見有男名女字等差別名相又云於銅官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故惟以一條棒直指一切含靈本命元辰立地處

三十二年甲辰

師三十九歲按行錄至三十九歲同覺宇三藐二師弟到京省覲本師以昌侍者記聞攷之則師是歲實居龍池蓋師啟關之明年報恩脩建師關亦訂于日期今約脩掩關之歲月至乙巳孟夏周三稔則昌侍者之記聞為實錄焉

三十三年乙巳

師四十歲是年四月偕報恩脩取道漕河入燕京省覲傳和尚冬十月始達京師時傳住普炤禪寺聞師來先使人待之國門及至便問老僧離汝等三年汝等有新會處麼師即出云有傳云有什麼新會處師云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云汝又作麼生師即問訊云某甲得得來省覲和尚傳云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抽身便出又一日傳問近日又如何師即舉起右脚傳云驢脚馬脚師便舉起

左脚傳云馬脚驢脚時脩禪師在傍師以手指脩
復顧傳和尚脩便出師云不消一指亦出又一晚
同衆入室傳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師便出傳云
此子如傷弓之鳥見弓影便行又一晚同衆侍立
次傳云如人落水坐觀成敗不救一救師即推攙
衆兄弟出衆不從師云爭怪得某甲又一晚問是
大盡小盡有者道小盡有者道大盡師云設保不
在曆本上論量便出一早侍傳室中語話了出喫
粥衆問說什麼話師便翻倒飯桌一日侍立次傳
云忽有人問汝如何秖對師向前竪出拳傳亦竪

拳云老僧不曉得者個是什麼意思師云莫道和
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傳云汝又作麼生
師便喝傳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師即連喝退身
傳云宛有古人之作師復喝又一日衆俱外出傳
掩門獨處師外歸不設入遂巡檻外狗忽內吠傳
書紙塞出門縫云辜負自巳名字何師以碗鋒書
尾云和尚裝聾某甲賣啞一隻黃犬非聾非啞然
雖如是何名何字棹入墻內傳便開門歸方丈師
入作禮傳云門開了汝不能進耳師一喝便出一
日傳自挐鐵衝鑿壁師向前代鑿之傳過衝與師

云老僧有個替手遂歸方丈一日報恩脩呼師云
密雲師兄傳云是誰脩云悟師兄改號了也傳云
怪道恁麼糊塗師抽身便行又一早上方丈問訊
傳云汝只恁胡說亂說師便起單他往脩等挽留
傳云不要留他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契即去師
走出傳云將謂汝出一頭地原來是個無明塊子
師云釣背筋鑾子誰不識你你作無明會那傳即
轉身歸方丈師亦被衆兄弟留住傳云汝恁麼罵
了老僧如何掩得別人過汝還在這裡住師即大
書云瞞人不好事好事不瞞人有人謗我罵師父

我師向伊道莫謗山僧好傳亦大判云此是闇老
前公招無晦也一日凌晨傳和尚以大棒靠佛堂
前喚云圓悟我要打汝汝跪了佛我與汝說說佛
法了打師走云有佛法與別人說傳直趕上與師
掄劈大棒得三個月日提不起手師當時直倒觸
上去傳放棒云汝恁麼觸殺老僧師以棒擬打上
云豈不幸哉

三十四年丙午

師四十一歲居普照傳和尚既任緣任持師亦無
煩綜理泮奐優游故多題詠自勉偈云光陰瞬息

莫虛刪時節因緣豈等閒一念萬年終不改任他滄海變青山又中秋呈傳和尚云爲愛中秋夜月精與人同樂稱人情億萬州都皆普□一入舉首一輪明傳和尚印云不多不少復書一紙云檀越送得月餅兩個師徒侍者五人一個分作四分剩底付與老僧師掇一個便行

三十五年丁未

師四十二歲還南傳和尚示師法語云汝離我此去但適意處斷不可任不適意處作急走過恁麼行去不要記歲數須待十字路口有個跛足阿師

與汝印證了不要汝來見我彼時我自相見汝也宜悉之時蓋二月中旬留別修禪師有同來不同去愧我獨南行之句三月過維揚登金山留題云波中卓出始昂頭裂破長江兩道流隔岸紅塵飛不到三三兩兩渡人舟夏居龍池示徒有人生何所貴所貴持大志志大不吾欺浩然塞天地之句秋八月上雙徑陟臨安之天目山撥草瞻風閱其無人乃截江過天台訪海門周居士士以道學人望隆一世稱門庭高峻者師與之本色相見脫畧寒白士爲手舞足蹈乃館師別業日夕質證恨相

見晚及師辭去與師訂出世之期師以任山告之士云知命以上師且道風徧界安能深自秘惜耶至紹興邂逅王靜虛虛素奉師獎藉一時留神空宗之士有若陶會稽望齡王司空舜鼎咸假館願留憧憧咨叩無虛日故師與之酬酢最多

三十六歲戊申

師四十三歲居石簣山房亦名護生庵或曰非也護生庵去石簣山房半牛吼地乃陶會稽家世植福地蓋吼山云按昌侍者記聞師居吼山日有貴人至庵見師閱論孟貴人問看什麼師呈起示之

貴人云不是你家茶飯師便掌貴人大怒適會稽至諭之曰和尚與你佛法相見乃惡發耶貴人唯唯遜謝而去天台有無撐者徧見諸方尊宿以機辯盛氣蓋人時流憚之嚮師名直趨謁師適師路次栽松遽爾問云聞吼山有師子特來一見師舉起钁頭便打撐擬議師直打趂踪是道聲藹著宿衲因之就正者亦戶屨滿矣作達磨渡江讚爲石簣陶公作初祖像讚發前偈示護生庵王有笑裡有刀窺得破光明越格始爲僧之句

三十七年己酉

師四十四歲聞檇李楞嚴傳諸禪典乃自往購之故宿楞嚴有夜央轉臥緣張臂觸省隣單安睡人者此也過武原留秦山度夏秦山者蓋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駐蹕此山以望蓬萊僊人之屬故其上有始皇廟師有句云行到山窮水盡頭秦皇計絕始心休誰知別有通方路大海何曾止浪遊病目答景西上人偈是秋仍寄護生卒歲

三十八年庚戌

師四十五歲佩傳和尚南來之語乃辭別石篑閔太史云花事紛紛春盡頭杖藜隨意且悠遊謝辭檀越何方去萬里天涯一步收太史勉留之以師欲觀南海爲津送之普陀且寄令寺王玉堂款師故登菩薩頂望日有登巔四顧景幽長水色天光碧玉堂之句訪王人禮意殷勤信宿而還過水西門塵示息機上人偈爲石梁陶仲子靜室留題答章居士請問念佛因緣偈辭謝宛委見勉掩關偈自以中歲出家貌言拙樸雖爲諸公見重以世識真者寡乃痛自韜晦作偈見意云翩翩野老僧匡徒竟不能若問西來意拳頭劈面掄不嫌圖我拙且欲得人憎義斷情忘處諸人會未曾與黃檗無

念有禪師會于陶會稽付第有一見遂得師于驍黃外問嗣法爲誰師以龍池告之復問龍池爲誰氏子師云本師親見笑巖來有愴然云吾行脚燕京時笑巖和尚猶無恙正欲叅禮爲人所阻恨不及見之今三十年未聞門下有大行其道者其在公乎是年秋傳和尚回自燕京

三十九年辛亥

師四十六歲還龍池昌侍者云師還龍池蓋在庚戌歲杪以師還山只住八個月至八月初呈偈辭云辭別三年方外遊歸從八月山中住也按行錄往回四載本師以帖書云大事未完更可前進毋來後也命通詩至紹興護生庵與師問云汝幾年曾見什麼人我以脚打地以手拍膝便出本師云汝在外幾年一些氣息也無我云和尚疑則別叅一日本師陞座與我向前舉拂問諸方還有這個麼我震威一喝本師云好一喝我連喝兩喝歸位本師顧云更喝一喝看我即出法堂本師下座我隨入方丈作禮云適來某甲觸忤和尚便出本師即安西堂位次日擊鼓集衆上法堂付我衣拂我辭再三本師云汝是什麼意思我云直待和尚天

年某甲守塔三載然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時年
四十八歲後至八月初呈偈辭云辭别三年方外
遊歸從八月山中任悟甘做個無緣地乘個無緣
地辭去本師云與大衆無緣與老僧無緣我云只
是某甲更與阿誰本師苦留云汝若去了我直操
到底我不得已任之又按禹門上堂於辛亥春二
月三日擊鼓集衆於此上堂付與悟上座當時堅
執不受此則歲月有徵叅驗無差若四十八歲則
癸丑年矣癸丑望丁未七稔付拂與辭去又同歲
則何以云三年方外往還四載耶然則行繇雖師

自宣而錄則出白雲體心二十餘人之手故當以
辛亥二月爲是

四十年壬子

師四十七歲刻傳和尚閒談晚話就跗足武林乞
弁首之語于雲棲蓮大士復過山陰爲傳和尚訊
王司空并乞序言以司空素問道于傳故也登會
稽海口之大峰山兼似墨池王居士有滿口向人
言不得謾將東海作書池之句葢司空號墨池云

四十一年癸丑

師四十八歲居龍池是年始闢覲史內院基葢傳
和尚欲建寢殿于山之麓以奉安補處菩薩時儕
輩甚衆而經始命師且語師曰除却釋迦老子福
慧兩足有幾人哉但于本領有實證則龍天必不
相負吾日暮矣汝見其成師終以受業之地不欲
自獨有爲退讓葢甚復語師云汝尋常竪出拳頭
老僧亦竪出拳頭正要汝自拳自立耳一日侍傳
山行因石攏擬側師向前扶之傳顧云汝扶持我
耶師云是何言歟又一日日色將沉之際傳與師
及報恩修入室云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
在手裡了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師便出復呈偈云

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
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傳目之大笑師□來付火
按行繇云此癸丑季冬時話也雪中送報恩修掩
關北塢有誰人知此意白日掩柴扉之句傳和尚
亦以偈送云老衲於今不坐關既無任也幸無閑
何曾進又何曾出只在尋常天地間命師和之師
和云某甲分明沒啟關通身無處着忙閑也無門
進無門出只麽堂堂任運間復命師代示明極上
人偈

四十二年甲寅

師四十九歲春日因觀落梅偶賦云寒梅初放雪添肥無那春風送爾歸枝上已離空不住飄飄一瓣不沾泥至二月十二日傳和尚告寂矣當彌留時適師城出命促之歸而奔赴不及故無末後相見之語按行蹤甲寅二月十二日本師圓逝我伴柩三載夏居山寺偈云古寺團團盡竹林娑羅樹下更陰深山僧盤膝蒲團坐堪笑人來解問心龍池蕃有雙樹娑羅已近數百年其西偏大根軸解者中安木榻可坐數人故師復有偈云佛號娑羅大樹王爲緣垂世作津梁蕃以此云

四十三年乙卯

師五十歲心喪伴柩龍池山頂高寒焚香却坐日無餘事乃簡古公案近二百則爲之頌以明佛祖大意今集中自世尊初生至婆子燒庵皆此時作也和楊居士捕魚歌示樵者偈因友人論王退步作偈進之人生于世莫徒勞進步何如退步高進退兩關如達破了然隨步任逍遙詠臘梅我愛臘中梅寒花赤體開春風力不藉霜雪莫能摧

四十四年丙辰

師五十一歲伴柩客潘吳二道人海底泥牛四句之問復以四頌明之冬十二月奉傳和尚骨身入塔時海內賢公卿若蘇雲浦孫淇澳李孟白陶石簣王墨池皆從傳問道稱門下見知者卒未有以銘其塔以師謙讓未遑故也越十三年任金粟方設伸狀于少背伯周海門汝登爲之撰文相國文文起震孟爲之書丹焉

四十五年丁巳

師五十二歲偶觀龍池有最憐影落澄潭浸反笑頭陀白髮侵之句是歲傳和尚示寂三年矣師心喪既畢衆請開堂乃于四月望日陞座按行蹤至

丁巳年五十二歲結制本山時同門俱在初若易師未肯相下一聞提唱莫不屈服蹤是一衆爲之改觀秋寄石梁陶居士月到中秋滴露濃巖前石菊正花紅山僧盡日茆堂睡長夢毘耶多口翁次澹孺楊居士登龍池韵相逢不必論高深覿面何須更用尋君有勝情並玄度我無名理況支林一盂香積維摩供萬法惟吾獨露襟自覺個中無一字客來談笑懶言心

四十六年戊午

師五十三歲始建覲史內院繼先志也元勳徐公

弘基微服過陽羨逼名謁師與師登說法之堂仰
視無額乃酌以雨花之名且欲自書以贈師云先
師在日唐太嘗且命之矣先師戲之曰公爲我籌
計使我他日得擔負去見閻羅老子不然我無用
此爲也徐乃止益加敬焉于道人乞開示書法語
與之更示以偈云

四十七年己未

師五十四歲父職以考終疾聞師躬往視語師云
和尚度我師云父子上山各自努力職云吾因你
得聞極則事何憾哉越二日告終過善權寺留題

三生堂次子坦鄧居士放生偈韵擬寒山子詩六
章山中四威儀偈居山四詠杖意次報恩修韵有
高提祖印佩單傳之句復以故里行道先哲所難
爲辭衆說偈云自知任處我無因一鉢風流物外
人踏破乾坤誰是伴草鞋藜杖是閑身衆勉留乃
止

神宗萬曆四十八年庚申
光宗皇帝泰昌元年

師五十五歲覲史內院落成按爲衆入堂舉仰山
夢陞彌勒內院話蓋是年季秋事也冬臘月八日

本山起千日閱藏期上堂開示有期倍爲本閱藏
爲末及畧舉從上世尊至此無不以悟爲期等語
作行住坐臥四偈示不二禪人偈

熹宗皇帝天啟元年辛酉

師五十六歲愍諸學者參禪不得力作偈九首爲
示入道之要冬十二月因事上堂舉話畢良久云
這裡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便行一衆挽
之不可報恩修復以偈請留次韵答之踞匡廬衡
嶽之勝飄然曳杖遂往焉

二年壬戌

師五十七歲正月初三日登匡廬留題東林有信
步何憂不現前踏破乾坤孰去來之句閑步三笑
堂讀壁間王陽明先生詩忽聞迅雷因爲次韵以
雨阻留東林七日摧頹老衲衆無識者獨寺主大
梛遇之甚隆其山前後剎皆塹過而已至歸宗復
留半月過衡嶽取道宜春因度夏袁之泗州寺袁
于洪都最爲僻壤山深寺老僧行寥寥有居士數
輩時從問道爲奉晨夕故寄袁州詩云諸君義氣
越嘗情愧我無能報此心也秋有僧自天台跡師
至袁爲萬年諸山請住逼玄之意初以投身空閑

不欲就繼念先人付託之重𢡟然就之八月離袁州次廣信寄復澹孺石田二居士偈九月至紹興暫憩吼山護生庵黃檗費隱容沈文學求如皆前後繼見而容遂獲契證云冬十二月抵天台通玄寺

三年癸亥

師五十八歲任通玄開堂演法有通玄峰頂別是人間之語葢別開山第一代韶國師偈也韶爲吳越忠懿王剌台時所奉去師近七百載未有屬和者一旦嗣響其間故今二偈諸方咸誦夏六月始

定九旬安居之制深山曠野相依衲子十數輩多正因行脚之士而茆堂草榻靜處無爲師得不倦槌拂寅夕與之提策往往有開發者其侍僧隨聞集錄今編爲偈言一種皆一期與妙行求如火爐頭茶鐺邊話也秋日聞鴈寄示契如智禪人偈復費隱容通法嗣書復求如沈文學問道書別法華無用上人擬答復禮法師偈復　頂弘上人四問偈

四年甲子

師五十九歲三月檀越蔡子穀聯璧請任嘉興海鹽金粟山廣慧寺寺創吳赤烏中康居沙門僧會所建當吳時佛法雖至中國大江以南無有也會以求獲釋迦文佛眞身舍利始創三寺其二則金陵之保寧太平之化城其一卽金粟金粟爲東吳首建而攷之禪典則從未有宗門師匠光揚第一義天者故子穀力爲輓致諸老如雪嶠信聞谷印抱朴蓮皆鮮克有終至是請師焉初師在袁夢至一處見巨井足飲千人方葢亭其上有偉衣冠者進曰此師任處也及詢之金粟信然葢夙定云四月受請同衆赴上堂有九萬里鵬纔展翼百千

年鶴便翱翔之語過會稽師凡三至護生庵衆謂不可恪法力請之爲一陞座五月六日入院時本寺龍山爲貴人所圖子穀方鳴諸當事求直不已師告之曰在道與德耳爾若爲法門則我任若爲山門則我還天台去矣事遂寢一郡聞之咸服師高義初至日天王寢殿以外皆民居破屋敗椽饘粥或不繼師處之裕如也冬十月結制衆盈千指破山明石車乘皆在座下而漢月藏爲衆首焉復史明復史清都陶愚溪問道書示茂林禪德胡行昭居士偈

五年乙丑

師六十歲鄒虛禪人上雙徑化茶作偈送之示雙徑智炎禪人偈復陳則梁問道書陳䓁奉天王教者中多泰西利瑪竇語師爲答之最詳與劉子元往復論心華發明之驗謝郡丞青蓮居士自以拘文不得預叅請之刻思一覩顏色慮無以致師者時閩石梁廣文餘杭矣乃爲轉屬具道所以願見意師得書遂往謝喜出望外率合郡士紳會于武林之昭慶寺一衆皆獲法施歎未曾有秋九月過紹興爲空華法姪下火冬結制是時座下三千指

多軒昂騰踏不可羈縻之士金粟宗風日浩浩聞湖海矣爲金如王朝式題初祖贊自題像贊初武原朱君上申聞師名且信且疑一日中夜夢人特巨軸展示曰汝識此人否朱諦視之則神儀挺特踞胡床衣紫僧伽黎衣類古圖畫高僧者曰吾未識面也其人曰君拜之此宋慈受深禪師像也瞻禮未竟而覺翌日過裴瀆家見師像與夢無異審其欵識則師自題眞贊也故朱于衆信中皈向尤篤云

六年丙寅

師六十一歲示頓越居士法語示普度尚禪人住山法語復王金如史子復半眼居士問道書過武原爲朱侍御泰禎父對靈小叅跋孤明上人血書法華經後題曰虜程君小像題釋迦文佛出山像贊爲揮宗禪人題接引佛贊以古人着草鞋住院凡百任緣故雖如錢穀之需皆不計晨夕是秋偶廪人告匱師分命結束竟乃倒囊而炊之曰食畢吾與衆齊走耳時門外已有馱負而至者問其故曰昨宵夢金甲神人告我齋僧功德利益事跡是遠近相傳遂有韋馱趕供之說出于齊民之口矣

冬衆盈五百乃舉五峰學破山明分攝兩堂始有上下西堂焉

七年丁卯

師六十二歲春日送道生禪人歸秀水掩關偈云上人歸去把門封坐臥經行秖此中打破鐵雲關棙子桃花依舊笑春風時十方來學雲趨水赴屋不能容至有露坐簷宿者乃闢法堂之左廡建通堂五間十三架更以餘材夾殿之翼輔以周廊皆不發化士不告檀越其榱礎梁楹一出師衣盂乃衆願樂助者而運斤斲堊則方服自爲之故經始

之日師撾鼓上堂有眼望青天起大屋之語是歲衆滿七百矣題金碧峰禪師像贊示純一上人法語復紫垣居士問道書答存義上人曹洞五位君臣問題菩提心戒儀序

今上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師六十三歲以謝事告諸檀越將爲拂衣之舉時徐中丞從治朱侍御泰禎曹侍御谷皆再挽莫回而孝廉鍾海槎鴻穎載言曰師爲子穀任四春秋矣屈千日爲穎自效犬馬之地遂不哀憐穎乎師惻然爲留之岳大司馬元聲喜夸上與緇衣黃冠

者遊輙以力生自命以嘗見紫栢尊者亦獵三教遺言遂自撰禪門口訣詣師就正藉一言以流通焉師展卷見一實字卽指問云此字如何解說岳擬議云却解說不出師云恁麼則虛言了岳面熱不能答去後復致書云一見和尚心甚念世出世法還須落草盤桓頌古見教師答偈云須知一念未生前世出世法不可得秖憑者個老源頭世出世法逼貫徹聞師拂衣復致書云此時宜靜不宜動家中人不打鄉談和尚自理會師答云老僧從來不見有動靜居士既有宜靜不宜動取捨情存

此是門外漢未夢見在復陽羨吳周卿居士問道書題玉芝禪師像贊爲抱璞蓮禪師題禹門傳和尚眞贊復錢性符問道書示太虛藏禪人病中法語答陳學憲懋德居士十七問一時傳揚諸方遂各有答頌焉秋建護世四神王寢殿與齋庫庖湢之屬一撤而新之冬過秦谿爲鍾海槎文對靈小參

二年己巳

師六十四歲正月於法堂之右鑿山開址覆屋五間爲函丈之室初師正寢止三楹而康僧像設分

其半故席前之地不盈尺衆以自居廣廈而師處湫隘不自安乃各出衣盂建之二月命門弟子王朝式及昌侍者申狀于天台海門周少嘗伯乞幻有傳和尚塔上之銘三月與漢月藏公破山明公書多規誨法門大體事四月丈室告成衆擇日請師居之八月受福建黃檗山萬福寺請九月歸龍池掃傳和尚塔還禮先塋舉族來觀其老者語少者曰吾上世之塋此地也得師之貞利見千丁今五世以來吾戶不加增而斯人繞萬指受地之靈乃夫夫也耶咨嗟不已至善權掃樂菴祖塔曹瑻

玗居士等迎請說法于城中萬壽法藏禪寺有山僧出家將及四十載別也無成得什麽事秖明得祖師西來一着子等語還過姑蘇鄧尉山天壽聖恩禪寺掃萬峰寶藏兩祖塔嗣法漢月藏護法趙大中丞士諤周孝廉永年等迎就本山陞座說偈云今日不肖兒孫高陞遠祖之堂不必重說偈言覿面爲衆舉揚急着眼莫思量違得便行眞漢子人間天上更無雙時郡之士衿若給諫汪國柱度支胡子浩憲副劉錫玄內史徐容等皆齋候于城東之瑞光寺而僧俗男女聞師之來萬衆喧闐街衢巷陌爲之不通乃登塔之絕級一受瞻禮焉過虎丘掃隆祖塔合寺莊嚴而諱逐愈甚遂不及舉七而還過松陵舟人不諳維舟近岸僅于中流受熊明府開先一齋過秀水爲孝子金善鎔對靈說偈有秀水年年秀青山歲歲青之句十月結冬舉費隱容爲西堂時衆滿萬指矣

三年庚午

師六十五歲正月過武原郡丞湯道衡迎于官衙齋畢就請天寧千佛寶閣基陞座二月過武林衆請說法于報國禪院赴閩川黃檗請也黃檗爲運

禪師脫白地故至三門有昔日遠祖斷際禪師從此出今日不肖兒孫從此入雖然出入不同要且同爲標格之語三月廿七日入院四月十五日開堂垂示云隻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到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因覩葉相國文忠公詩次韵四首以寺爲文忠題請

朝命所復也五月受香城圓初上人齋需偈爲題有暫爲黃檗主請作香城客之句六月示定觀時黙誕生三禪人偈復葵山彌陳我萬葉內史益蕃問道書淸漳大司憲志道王東里幼歲得省發以就正無人每致生晚之嘆因見師垂示語不覺身心踴躍兩次遣使走福唐致書于師師所答備見語錄時檇李諸檀請師還浙甚殷僧俗聞之奔走攀留如失依怙八月離黃檗葉文忠公孫晟與還迎師至府第爲先君對靈小叅留九日過侯官衆姓請于西禪陞座爲留三日九月達武林僧俗迎至鳳林說法因于昭慶受齋時岳司馬元聲在焉相見之際師以佛法眞實相爲遂至牴牾且欲爲梗十月師還金粟撾鼓告衆以淸規估唱式分襆衣盂竟飄然拂衣去道過吳門以舟車勞頓腹疾旋

作門弟子乃迎歸北禪調侍故冬月誕日衆勉請陞座說偈有無端痢疾三年累得通身骨露之語臘月明州司李端伯黃元公嚮師久聞退院會慈之永樂禪院成乃致書懇請師答書以不能領衆爲辭而元公與祁侍御彪佳翹竚無斁遂復有鄮山阿育王廣利禪寺之請焉

四年辛未

師六十六歲元日受阿育王寺請爲玄津上人書偈于船子和尚推蓬室記之後人日發坦如蔡居士問道書上元日別吳門登舟解維二月一日抵

明州駐天寧受衆姓齋二日入院十五日元公黃居士就請本寺開堂指法座云者便是大司李大護法于丁卯秋廬出開先寺撞倒底鐵山今對人天衆前扶起去也還見麽遂陞一衆稱善題雲門湛然禪師真贊爲海昌黎眉居士製先覺宗乘序三月過天童景德禪寺掃應菴密菴兩祖塔時寺僧明貫已白郡司李公暨王邑侯章士紳李侍御遵徐侍御之垣檀越徐有杞等請王太白名山而檇李吳太常伯中偉徐大中丞從治虞給諫廷陛請再王金粟兩郡交迎幾致違言師乃集衆告曰

老僧住院唯汝之故今日去止亦唯汝之故汝等其自裁之因問衆曰住天童耶住金粟耶擧衆譁天童師意遂定然猶不忍絶故知更與檇李諸檀訂一期相見之盟焉四月三日入院至佛殿基有虛空作殿日月爲燈之語蓋天童自晉義興開山宋宏智中興以來號江南第一寶坊故宋舒王荊公有句云二十里松行欲盡青山捧出梵王宮可想見之而滄桑代變晉殿唐宮不能與丹崖翠壁磨歲月強半乾沒僅餘甲乙相傳之子院者五然皆苔蘚生房荊蓁滿院古先列宿之風陵夷至此

極矣師乃爲作興修偈云太白山下天童寺洪水漂流殿如洗普告四衆諸檀那大家出手共扶起司李亦次以偈云太白峰高禪林榜樣一朝平地起風濤推倒黃金瑞相而今重整舊家風安住十方龍象面面玲瓏全無遮障要明這段因緣問取堂頭和尚五月至金粟八月還天童過明州司李迎歸公署乞留再信師一宿而別故有官衙扣擊及請益覺浪因緣之語蓋師入閩時有覺浪僧者不自來見乃致書于師有濫付非人之譏故師復云盡大地誰是非人者請上人指出看若指不出

秖可懸梁縊死夢筆山中而司李疑爲太甚師晒之別後乃疏篡其意司李大爲愧服以書與師云承示覺浪一段公案乃知大師直截爲人抑遏瞎驢使他無轉身通氣處正宗門所謂殺人刀也覺浪孟八郎漢帶累天下明眼作家正不妨存這段葛藤俾覺浪有出身之路耳每服大師手段辛辣與諸方說老婆禪者逈殊要使大地衆生個個坑陌非僅爲覺浪一人也仍爲作眞贊云菩薩面夜又心惡聲流播滿叢林禹門浪急龍騰處翻轉山河大地沉佛也打祖也打眼光爍破四天下阿師大似敗家婆教得孩兒會相罵牛頭沒馬頭回狂風驟雨滿天來四方八面相追逼縱有神通掣不開行脚僧會不會腦後一槌百雜碎沙界衆生結大冤禿奴忒殺無慚愧風顚漢老成魔諸方那個柰伊何巖頭獨現大人相直向德山頭上屙咄九月復爲黎眉居士製五家語錄序時道聲益振王公大人皆自遠趨風至忘位貌之崇如錢相國龍錫之入山問道方侍御震孺之虛往實歸駸駸與歲月增長方通所得于師曰謂大師語及工夫不切實蒙師劈面作掌矍然汗下敢呈短偈兼以爲

別倚墻靠壁多生謎賺海倫天似也無劈面原來眞個熱更從何處說糢糊百城烟水阿誰邊一宿天童大有緣歸去千山盡紅葉誰云渡口有江船至小白嶺再呈偈云說去一直便去那怕雨泣風愁爲甚不生猶豫被師捏過鼻頭十月爲還源本其侍者題自眞贊十一月作慰黃司李書有生死二字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所以古人聞紅輪必定沉西去未審亡靈往那方而孝子哭哀哀古人便悟等語以司李丁太夫人艱扶櫬歸豫章也十二月復爾赤馮居士問道書爲破山明道生本題自眞贊

五年壬申

師六十七歲四海雲從人人步道履德規繩不束而嚴其久侍籌室相與紀綱翼贊者皆叢林老成故師次衆韵有從今一日不離山肅肅雍雍雲水環之句示若愚廣雪浦琮二禪人偈作天童印衆十三首傳法偈一首答鍾瀞槎張元帖李仲堅周君謨四孝廉問道書爲王金如題自眞贊實印禪人題出山大士贊復元公黃居士偈著據評說發難酬詰其萬有餘言以明肇公物不遷義益

神廟時有法師空印者惑性各任于一世之說作正量論非之自傳和尚之論出印已毁板以謝矣近復有僧道衡左祖空印作爲證語師恐大義微言卒晦于世乃著是說云

六年癸酉

師六十八歲答江似孫陳紀常馮爾赤陸內史寶問道書答報恩修禪師書答壽州方侍御書製文殊大士贊題童子南詢觀音贊爲萬如微木陳忞題自眞贊贈同參慧叡輪偈夏四月建通堂九楹深六十尺延袤一百四十尺于大雄寶殿之西偏

前客方輒內受千人應供與迭廊半分之復遣僧三十輩航海入閩伐山市木于建甌高陽之墟聞嗣法漢月藏每提唱時喜爲穿鑿恐後學效尤有傷宗旨因其省問乃爲規誨云吾徒命貫之賁儀雖是分當亦是分外何以彼此旣忝爲佛祖兒孫惟以道契爲主豈可以勤省儀供爲事而云慢惰哉如云破殿雨淋茆徑不闢亦任山之嘗分然老僧尤願吾徒爲衆當以直心直行本色本分不可私有別法加于衆是老僧之所望也而老僧于天童雖有造殿之舉蓋因天童舊僧請老僧之意無他惟爲佛殿空虛故不得已而爲之至于成與不成亦隨緣分豈敢固必也哉又復瑞光頂月弘徹其畧云覩瑞光語比前語覺暢而中有爲慈雲舉揚正口似乎太生穿鑿徹蓋藏之嗣也爲夏通燈作曹溪源流答頌自南嶽至禹門共三十有三世焉

七年甲戌

師六十九歲春建諸寮十九楹于方丈後山之麓復于善法堂之西偏建屋一十四楹視前九楹者淺十尺修倍六十尺級高下而三授之前均後殺

正與應供之堂聯翩其列焉因居士乞壽五旬偈爲題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人老何曾見白頭能向個中高着眼普觀法界是同儔示靈根荷禪人偈爲本梵禪人題血書華嚴經後爲衆禪者作洞山舜貴頌爲黃檗費隱容題自眞贊爲雲棲蓮大士作眞贊復朝宗忍書聞藏公猶弗悛復與書曰祖師西來秉敎外單傳別行一路自佛果作碧巖集大慧謂宗門一大變故特毁其板後曹洞宗人入少室無本分爲人而提唱評唱少室絕無本分衲僧出者天下共知之今吾徒提智證傳則臨濟宗

至吾徒又一大變爲講席矣且敎中尚忌所知障爲智障吾徒到處提智證傳爲出人之表擬臨濟兒孫而貶剝他人者乎故老僧去夏與吾徒云當以本色本分者此也但本色本分行之在吾徒信與不信在學者寧可遵上古之規繩餓死于林下不可好熱鬧而恥辱于先聖云云時藏公執悋如故乃因書復劉孝廉中痛斥其非故有闢妄七書出焉夏雨甚時西澗湮夷無復故岸山水暴漲齧及平原師乃躬率徒役日持畚鍤築長堤首起鉢盂峰下尾屬外萬工池通計一千三百五十尺皆用巨石壘砌秋殿材至自閩挾六艄泛鯨波浮江塞港而入已進關過關矣府上佐以私意糾察師云寺明州寺耳豈爲吾修哉徑拂衣去時李侍御追挽不可過慈谿馮憲副元飂結諫元飈要諸鄞亭力爲攀留乃率邑之士紳與侍御躬送還山上堂說偈道人行履處幽然意不掌檀越雖送入不可把雲封試看紅輪日任運轉西東古今嘗顯露緣來無定踪冬黃元公服闋補武林司李省師山中爲上堂有選佛與選官同體不同服不以服飾觀便見眞面目之句復二馮居士問道書爲黎眉居士製敎外別傳序却杭州靈隱之請

八年乙亥

師七十歲製高峰大師眞贊題三際法師眞贊爲定水禪人題自眞贊爲孝廉李仲華題自眞贊作樹鍾孝廉書著辯天說爲泰西敎也與藏公書萬言有奇卽今之後錄也書誠聖恩諸子獲藏公計音也復爲藏公答驥超祁居士書秋建天人師殿于殿之址高百尺縱廣如故建殿九楹爲演法之堂高六十尺廣如殿之百三十尺縱如殿之九十九尺而殺其十建閣而藏佛菩薩之語于善法堂

西廡之右高五十六尺廣如殿之縱縱殺殿之三十尺皆同時建立焉故師擱皷上堂有不用材木殿閣成現不勞斧斤法堂本彰不動舌頭只向青天白日下要轉便轉之語葢初秋四日也冬于朝元寶閣之基復建護世四神王殿高深壯麗傑立其前正與天人師殿相雄峙更於明樓聳翠間俯善法寶藏之闕建寢堂一十三楹中五爲丈室西五爲樓爲燕閑其三之在東者則設開山與說法本寺者之位號而祠奉之未幾天供厨復成左達西澗右抱九楹若廻廊遥禮於法寶藏閣之前中

奉巽僧所識之監廚使者葢寺初嚴是相時有異僧過見之囑曰他後當有數萬指從此君受食故寺僧奉之猶敬虔云爲爾保程居士題自眞贊製說法堂之銘答孝廉唐祈遠問道書書復司李黃居士偈示廷尉錢元冲是歲之冬爲師七旬降誕之期堂衆踰三萬指僧俗男女蠅聚蟻附無地以容其四方問候者晝夜絡繹不休而寺無恒產歲用皆仰給十方無匱乏焉先是殿之左有古栢枯且死至是復榮

九年丙子

師七十一歲上元日黃司李入山省覲復爲上堂今朝正是正月半家家辦賞上元節都隨浮世恣情歡誰省茫茫忘本確秖有居士黃元公獨入深山無別樂不若維摩但默然互相唱和妙獨覺爲佛音智黃清伯題自眞贊示淨虛禪人法語示奈□□偈示侍郎沈何山演偈示孝廉唐祈遠偈送其侍者任雪竇上峰偈與頂目弘徹書與劉孝廉道貞書洎駁藏公語合二萬言即今之闢妄三錄也是歲東建左序修廊與前九楹十四楹者森然夾殿而立西建兩司於法寶藏天供廚之間堂司

後庫司前皆廣博崇深復于護世四神王殿之右覆屋四周通二十楹爲涅槃之居以處有疾僧伽名曰有喜者從雲間錢廷尉士貴所命也先是廷尉有子及冠而卒卒時數稱天童後復夢告曰我今天童披染三年還復歸來故廷尉入山求所以似續之者師爲勸修是堂堂成生二子故廷尉捐貲作種種饒益事爲海內一時之冠云又自天廚供之西循澗而北隆者屋之窪者樓之延聯至于鉢盂峰下外復繚以周垣而寺西之地盡矣

十年丁丑

師七十二歲製先覺堂碑文復自書之又製臯亭眞歇禪師塔院興修偈有當年屋塔護全身一夕火炎眞歇了之句以院燬于火故也次韻示李警庵四首復南嶽霜輪法師書更示以偈示覺圓敏禪人偈爲恒證據張敬橋張通伯題自眞贊爲衆禪者作潙山水牯牛頌爲祁驥超居士書醒庵二字更跋其後二月爲木陳忞書正覺霑兗四字於南海梵音庵舍利記贊之前擱跛上堂舉黃檗費隱容爲座元時容解院事歸省自閩川也三月遠近聞傳以師將赴大潙之請闔郡士紳偕入山中

計留爲洞如覺製傳和尚真贊示天鈞徐居士偈題靈鑑法師真贊復嘉魚曹居士書更示以偈爲是空表自瑞峰三禪人題自真贊爲淸庵澄題自真贊六月赴弁山圓證之請七月癸慰馮憲副左遷書八月跋振伯周居士血書金剛經更示以偈九月共侍者乞山居之額爲書端嚴一宣四字授之十月立朝宗忍爲西堂復瑶草馬大中丞問道書復余周生胡彥燚二居士問道書十一月爲林野奇朝宗忍題自真贊十二月赴荊溪禹門之請是歲建屋于寢堂之前及先覺司香之室以樓計

者十有三楹以室計者則四十有四楹以明堂計者則前後左右有五楹以伽藍祖師未有寧宇乃於殿之左右翼建堂二區而奉安之復肖三世如來相於殿中肖當來慈氏與廣陵所肇至護法天大將軍像皆礱石爲床座莊嚴妙麗莫與京者

十一年戊寅

師七十三歲道風益播無遠不屆雖下里窮荒之域身形拘礙之人莫不想望風裁而咨決心疑者師一以慈悲攝受之是夏遂有復韶陽劉曰相陳明欽二居士問道書復閩漳尼寂輝問道書復五

羊葉行證袁行成二道婆問道書復內監車天祥蘇若霖問道書復鹽官朱通頂問道書復毘陵王登之王觀方問道書復秀水孫洪基徐廣啓問道書春建下院于古擲路庵之前殿堂齋庫凡叢林所宜有者咸備焉三月荊溪闔邑士紳以師年臘尊高宜歸根桑梓復有法藏之請師以衰病力郤之履卿戈居士乞偈以玄沙頌通意云踏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正圓地濶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爲誰宣師次韵爲示冬濬外萬工池師親自率衆鑿濶隄堤以殺壅閼之災按天童志云裡外

兩區昔人費多工鑿成故名萬工又名雙鏡各深數十尺一道橫分澄碧可鑑上峙七塔徑緣此入先是外池壞于洪水裡尚無恙崇禎辛未忽偏生朱藻波紋爛然而密雲老人適至比殿工告成念外池湍決緣內水直瀉無旁殺其勢者乃別爲一澗引西澗水曲折出淸關橋下皆築以巨石堅築圖岸計工亦且萬云示程泰華顧德祚鮑元之三居士偈示程弘業持經法語葉行如崔明道二居士乞語薦親書偈示之

十二年己卯

師七十四歲正月修天童列祖塔奉衣盂資爲龍
池傳和尚營歲祀之田善卷樂菴祖田如之爲驥
超祁居士製宗門崇行錄序臺山梅庵宜新搆梵
宇成請額爲大書獨露堂付專使更次以偈二月
遣唯一潤率諸禪復航海入閩市材集公孫居士
募師小影勒石請贊自書授之二無張京兆瑀入
山參謁乞開發爲示偈云一切二邊俱坐斷本無
中道可須安掀翻海嶽無人會白棒當頭爲指南
四月爲古南牧雲門題自眞贊復孝廉張立廉問
道書丹陽湯應冠者嘗遊禪肆因自集刻相見諸

老語附狀呈師師目其說多紕繆恐誤人乃答曰
承翰刻中載貧道機語總之有無不必論如謂貧
道一棒的的淸而有力則知居士未諳貧道棒頭
指處故未得如龐居士之唯吾自偶諧故見有偶
有老聃有孔丘及知斯事無止法如七層塔一層
又有一層者正居士眼華也豈不聞古云當何所
務卽不落階級請居士細思之八月寺隣徐氏之
族以師所修祖山爲已塋兆嘖有煩言師徑曳杖
去按梅谿語錄答諸郡縣留行書其畧曰貧道濫
主天童法席誠非其人但旣身處此地不得不任

其責山中一切宜問況歷代祖師之塔法道有今
日者以有歷代祖師也有歷代祖師故天童斯有
今日飲水尚當知源學道人可以忘本乎然則貧
道初入天童卽當以修塔爲第一義所以遲遲至
今者於中良有不得已也一則念久弊不可頓革
一則念已於天童無絲髮之功驟舉難行之事人
必不諒一則念徐宅萬一不能以道義自持或有
煩言則貧道唯有一去如此則天童有再興之機
而某宅實敗之上辜諸檀信下胎某宅以無邊罪
過非利生本願也今辛苦九年百廢纔張自揣於

諸檀相與初心稍可無愧故敢爲是舉然自知無
德不足以化人又不忍坐視祖塔終於毀壞其勢
亦惟有一去而已過虎林錢瑞星太史洪清遠中
丞與孝廉王元建方子凡輩咸執弟子禮問道留
供養却之卒至子凡園居浹旬會明州護法諸公
挽留繼至而杭之四衆瞻禮者且日以萬數師益
厭因夜發將之荆楚抵吳門問道弟子諸千如要
迎爲一過鹿城以次受葉縣侯張孝廉願宗伯齋
遂得王明州圓長書且況宗伯力挽不聽前師益
堅去志取道虎丘禮隆祖塔出貲囑累申方伯責

門汪方伯如石楊解元維斗爲修葺之時四方風
聞師將遠去留益力於是暫還檇李作退休計一
時富有力者聞之爭得師供養莫適從乃止孫集
公園問道者如市語載梅溪錄中而越諸檀護使
者日相望于道不得已聽還天童九月晦嗣法費
隱容迎至金粟大集武原諸舊人檀越侍齋留七
日十月入山故陞座有驀拈拄杖云爭如者個木
上座生平不近人情之語偈示顧宗伯瑞屏集公
孫居士孝廉方子凡持經法語示別駕曹茹眞爲
宗伯封翁書知非閣三字立林野奇爲西堂師出
凡五旬過郡五縣十六所至無僧俗男女空邑傾
都甚而追隨不獲見者若干數士紳之輩舟車之
勞不與焉按天童志曰巳卯秋老人曳杖渡江爲
修塔也其事不具論徐侍御心帘凡三致書苦心
備至歐陽廬陵云初匪其艱在其終之侍御之護
天童可謂有始卒矣寧波慈谿餘姚諸薦紳先生
或合詞或耑簡或轉囑挽留不遺餘力王海道園
長書一再至且託謝侍御象三致請敎饑渴之懷
卽裴丞相之於黃檗白侍郞之於鳥窠諦信不是
過焉時卓錫梅溪庵孫居士集公梓語錄以行文

司李燈巖爲之序曰有敬日月肅江河者卽有射
日月詛江河者道明而聖或時可毀法著而佛或
時可攻聖未來毀毀聖道愈明佛豈致攻攻佛法
愈著云云是行也追隨杖屨則有黃大參履素顧
宗伯瑞屏張京兆二無王居士金如祁居士驥超
周孝廉君謨而往返山中不避嫌怨蓋宗伯之力
居多

十三年庚辰

師七十五歲春又正月再却雪竇之請先是丙子
冬僧發兊凡三請師弗赴至是復以宗伯之狀來
其畧曰今春有僧靈雲同徐樊二居士從雪竇來
苦乞大師住錫彼山大師如鑒其誠而許之錫疇
至秋不難再渡錢塘親送大師之雪竇疇亦擬搆
數椽於徐息巖與大師之鐘皷相聞亦浮生一愉
快事也望大師決焉師力却之偈示見雲余內監
爲黃介子柳昇宇襲侍者題自眞賛復東彝武岷
源問道書從沈給諫因仲請爲尹山隆菩薩書
聖朝首表四字奉和
高廟御製賜隆菩薩詩有無影樹頭身出表不萌枝
上覺花從之句蓋隆焚身顯化事詳吳中聖蹟記

內監王弘衜嚮師道化復開師有辯天主教說慨然誓作法城衛塹且切皈依之志師爲答云來諭求老僧記獲菩提老僧自不見有一人受記者果知此意即欲逃老僧而不可得何用求耶只因人不知此所以說天說地老僧因不得已辯之非多事也夏六月見朝宗忍錄有與禪者論臨濟玄要語多遠從上綱宗與書規正之萬言名判朝宗說秋九月朝宗不自悛革執恪前說如故乃親抵秣陵面鞫之十月至石頭城忍避匿不出一時諸嘗問道者如方侍御孩未張京兆二無錢太嘗元冲

趙屯田二瞻阮給諫元海咸驚喜出非意留齋三日離都還山故有復判朝宗書出焉題聖緣唐居士像示心僧趙屯田偈蘇慈引李妙兊王實相三內監偈秣崖徐居士偈書答鴻寶倪太史太史與師書其畧曰元璐根器薄然讀和尚書微見鞭影一我亦有性骨只是拗耳和尚治拗應有法何不僞與之華蔓三尸蟲着身不得脫立當乞哀還望和尚終悲憐之一我者謫觀復爲太史同門友所謂太平獨往子也曾見師天童于師言句不契因自著逢渠解等書排諸方故師與辯折亦幾萬言

見直說中復木滇南白生問道書是歲山中建置告厥成功云

十四年辛巳

師七十六歲次韵答璞川曾居士偈復陳靖江木叔書更步來韵復東魯武張聯問道書四月立石奇雲爲座元製笑巖寶和尚眞賛募塑初祖達磨偈五月國戚田弘遇爲承乾宮皇貴妃田氏奉

旨進香賞紫衣入山命陞座師爲演法奉祝

皇圖更明佛祖信衣授受之旨爲石奇雲元眞德題自眞賛嗣宗吳居士乞語祈嗣書偈示之八月辭

南都報恩之命先是正月二十日前軍都督府帶俸太子太傅左都督田弘遇題奏稱南京大報恩寺係

朝廷家佛堂

高皇

高后聖碑在焉梵剎志載有

文皇勑書始知額名報恩乃

統承大寶之後修此以報

高皇

高后之恩者近厄于劫火八十三年

祖宗孝恩勝蹟一旦委諸瓦礫臣實恫然今鄉紳士
民久欲捐修天童山七十六歲高僧圓悟大闡宗
風凡人見之無不樂施但未奉
明旨不敢擅舉仰乞
皇上俯鑒臣言勑下該管衙門奉行督理興修以祝
延
萬壽庇佑生民云云三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特賜俞允錄是國戚與都下士紳合詞敦請師
以衰邁力却弗赴九月嘗任務殷衆益繁師忌盈
滿乃因事出山僧俗遮留不止遂曳杖渡江過紹
興問道弟子祁驥超侍御祁世培要止別業爲棧
絕往來以省師酬應然四方問道者日戶履晨滿
如市莫能禁也居凡四閱月爲祁德公父夷度翁
母王氏題贊示惠王府王遻侍法語復吳嗣宗汪
元泰吳培之三居士問道書曰至詹居士乞薦先
慈書法語示之與則吳居士與師書曰承委新刻
序引幾番伸紙及細玩多徧覺師言尚贅而不省
又於佛頭着糞乎三峰潭吉之狺狺可以聳好奇
皆異者之聽而不能惑正知見眞善知識也師第
當一嘿付之耳潭吉者藏公嗣也有爲藏公救義

之辭師復闢之故士云云師答曰於佛頭着糞不
妨着着第一若慮糞汚佛頭則卽佛之一字已先
汚了示報恩玉林法侄書
十五年壬午
師七十七歲明州海道宋先之特遣使迎師還山
且託侍御勸駕師不得已乃親過甬水以天童囑
累宋公然後別諸護法士紳徑拂衣入天台春日
觀雪化示量侍者朧雪凝山連澗塞春風一拂盡
成流看來幻景渾如夢忽醒江山故眼眸正月二
十四日至通玄山紆路僻澗肅林寒人跡罕登涉
而學者日益親依雖任勞苦服役雜傭作加諸驅
逐弗去錄是復成叢席焉二月示紹文金內監偈
三月復詹曰至張太素二居士問道書爲鳳階謝
居士題自眞贊四月復朝宗恐書再示惠府王遻
侍法語五月武張聯居士乞語荐親書偈示之復
台州蔣司理楚珍問道書六月初六日再却田國
戚報恩之命二十四日與期生吳居士如貧道再
撞到居士面前了但不能爲居士吐一字云云七
月天台縣百里內居民咸見通玄峰四山變白夜
有流光如火熖耀巖谷初三日師示微疾初五日

手書復驥超祁居士初六日嗣法靈鷲石奇雲以
問疾至師顰蹙曰汝忝爲一方化主奈何以我故
頻頻往來騷擾諸山哉不懌者久之初七日晨興
巡閱工作院務如故日午歸方丈語侍僧倦甚因
登榻臥少頃起坐跏趺未竟奄然示寂按庚辰
夏敕侍者以母老歸蜀侍養募師像請贊師爲題
云葉落歸根如子得母來時無口汝還恁否嗚呼
敕歸一歲而卒卒未逾年而師亦滅夫豈偶然哉
是月明州天台兩處僧俗咸欲起塔廟奉全身相
持莫可決乃於龕前枚卜三之太白九月門弟子

舉龕舊六十餘人執紼擁幢歸師天童塔建本寺
前山幻智菴之右隴僧俗四衆送者以萬計哀聲
震山谷更以居恒收藏髮爪建窣堵波于玲瓏巖
上峰先是青烏家爲師覓地踏遍群峰莫知向詣
偶憩足青溪之陰忽一總角童子前笑曰汝等爲
老和尚擇地耶汝嘗住自有地何用他覓不見道
青龍腳下眠買盡世間田遂遥指烏柏樹云此下
是也果如言而得吉壤及訊之數里內曾無是童
云師凡六建法幢其陞堂語要開示小參機緣法
語書問拈頌偈贊雜著弟子隨時抄錄總禹門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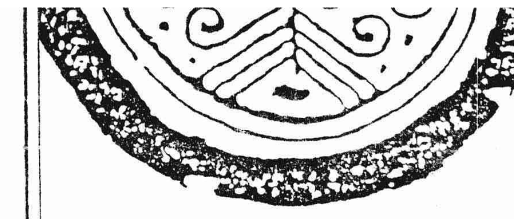
玄黃檗金粟育王天童各有集刻傳布因編輯不
一家紛紜間出學者靡所適從而容復刪訂成十
二卷刊行其闢妄救諍辯天判語諸說係木陳忞
與白山布季牙瓊錄出介子黃毓祺編爲十卷與
闢救說共刊行以壽于世其支本別部如夏通燈
所集源流答頌之類則叢林學者包藏袱挾不啻
百千部散諸人間矣剃度弟子自通壽等凡三百
餘人嗣法自大潙如學萬峰法藏東塔海明天童
通容金粟通乘寶華通忍禹門通微廣潤道忞雪
竇通雲古南通門報恩通賢通玄通奇一十二人

各各入鄽垂手分化一方至于王臣國士投身鑪
鞴親見指歸則大司憲王公志道侍御方公震孺
居士沈求如通華王金如朝式孝廉李公燦開人
黃介子毓祺其最著者自此以還如陶祭酒石簣
唐太常凝之徐侍御心葦馮大中丞留仙大司馬
鄒仙李侍御漸鴻曹侍御愚公王侍御芳洲顧宗
伯瑞屛王督學園長黃大参履素祁侍御世培周
侍御裏玄謝侍御象三陳侍御平若陸內史敬身
劉郡丞九霞錢太常元冲張大司憲二無趙屯田
二瞻張廣文客卿吳憲副與則金太史正希孝廉

唐祈遠周君謨鍾海槎張元岵方子凡張弘一居士蔡子穀管霞標馮爾赤祁驤超徐型塘姚通省胡行昭輩則皆恪誠諦信所謂弘護無數者也師以海山容納之量誘掖方來凡聖一目之懷等觀大地說法不帶枝葉爲人絕諸廉纖操惡辣鉗鎚單提持向上碎莽蕩二見之窠窟剪差宗異目之稠林微犯必呵纖情不順所以士大夫中往往有聞時富貴見後貧窮者多矣況諸學子一以從上綱宗納諸海印三昧苟有差互痛與排斥昔人稱佛印元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元蓋惜雖師亦有焉力爭祖命靡愛厥身卒俾少室重光濟河復漲三十年間風行草偃馳走天下宿衲碩德往往一世鴻儒道滿神州名傳

紫閣愚頑知慕德率土盡欽風故過化則掃邑空都來施則傾廩倒橐坐立之際千指圍繞顧盼之餘蜃樓幻出雖晚年謝跡名藍投身絕壑而蜒趨蟻附奔輳愈殷及夫慧日停輝慈雲掩彩四方聞訃如喪所生千里哭臨有同孺慕山川爲之變色（通玄峯四山變白）太白況乃效靈（化現竜子指點古蹟）則皆師生平敎澤所普被至行所感通如斯之類蓋久矣洛江湖之口碑矣若其約衆持身之法紹先啟後之謨動必合章程語必該典則津梁百世標表人天者則雖費日糜年莫可殫紀今謹採叢林耆宿平昔記聞與衆所親知目見者參諸往錄定之歲月撮畧而編次之庶幾傳布將來使千百世而下有所取信云

密雲禪師年譜終



大潙五峯學禪師語錄

明・五峯如學　撰



五峯禪師語錄敘

大溈聖蹟中葉稍衰山深草幽鐘簴久廢幸五峰祥師入山继往開来表章宗範而光大前休錘往鈞来久而言動法則著於烏龍問荅者筆不勝書伝者矧畧其槩編次成帙行之於世久矣慧山和尚及蒸恆上人曰五峰祖溈師也其

言則溈書也豈其行於世而弗傳於溈耶集其遺言壽以剞劂使天下後世因其言而見其人不亦可乎書成遣伝者請余序余記之余三復其言詞旨而義深語隱而無羅隨手寫言因人引掖直指喚醒群蒙悉出本来殆與密雲同一鼻息乎非密雲之世而其似

密雲也豈識密雲之派乎
傳者曰於後之學者開卷
展讀趺坐深思以目之間
當自動之不動黏於禪開
瞭於遠覽而異視見至人

而躬承白棒哉於則是書
也蓋千萬人之密印而千
世之宗旨也可藏也書傳
而人傳人傳而溈之宗風
不朽無慧日之無遠矣乎

旨

順治壬辰歲初秋日
湘山笠叟周堪賡漫書

大溈五峯學禪師語錄

大溈密印寺住持孫智海重刻

僧問如何是關中境師云案上凝塵三尺厚庭中芳艸幾生花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相逢不遇眞師子開我憨憨枕石頭如何是人中意師便打

徐喬谷居士問俱胝豎指意旨如何師云火宅蓮池少頃又問臨濟既於大愚言下發明大事爲甚麼大愚又道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云冤有頭債有主士云因甚卻在大愚處發明師云瓜熟蒂落

僧明我問三祖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意旨如何語未絕師劈脊便打我擬議師云要會便會用擬作麼遂以杖當喉直觸我忍痛失聲師云是什麼我當下釋然遂歎曰奇哉奇哉師云汝見箇甚麼我便高聲說偈云搊喉直觸欲語無由三月湖南紅桃綠柳師可之

僧問如何是烏龍潭中一滴水師云虛涵萬象僧擬議師以杖趁曰不脩然屍僧無語

僧問如何是汾陽三種師子師云汝是野干僧無語

一僧背手蹙首至關內熟眎師云某甲未出戶庭曾有一問與師師隨聲搊住云速道僧擬語師托開云看飯奴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泥豬癩狗又問如何是世出世間第一件事師便打

僧問己事不明乞師開示師云乞我開示便不是己事進云不會師云今日是幾時僧云初二師云又道不會僧罔措師打出

僧問未開口前爲甚麼便棒便喝師云兔子無角進云意旨如何師便打進云學人已開口爲甚麼亦打師又打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你是頭驢進云意旨如何師拈起筆云者是湖州來底

僧問釋迦出世端爲何事師云貧兒思舊債僧禮拜師云何不再申一問僧拂坐具便出師云者癡漢又恁麼厺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西江水到上新河僧禮拜起云會師意也師云我者裏意尚無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推倒

居士問大師在關中作甚麼師云竹林高臥待雲來士云豈不閒殺人也師云五枚白鼠五更鳴

師問僧那裏來僧云報恩師云寶塔幾高僧云不記

得師云汝不從鍜(𠒅)恩來
僧問臨濟無位眞人話作麼生聲未絕師便搊住云
速道速道僧擬議師與一掌云會取去
僧問如何是黃檗爲臨濟處師劈面便掌進云今日
始知吾師辜負師云汝見甚麼道理便與麼道進云
秋到梧葉落師搊住云秋到梧葉落與黃檗爲臨濟
處有甚交涉僧打師一拳師云你看者漢亂做僧擬
議師便喝
師方開關門見僧來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又喝師
云亂喝僧擬議師復打僧無語師云落魂鬼子

居士問一息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前是松
柴後是栗炭
僧參師敲門一下僧將開口師閉卻關門
劉錫玄居士參以郎中堂問答呈師纔禮拜起師云
問甚麼谷甚麼士方思惟師云莫向鬼窟裏作活計
士無語茶次師復拈云中作麼生即士擬開口師搖
手云不即不即士點首云大師甚是直截但弟子業
緣深厚不能當下理會師云且坐喫茶士臨別問洞
山道一大藏教秖是箇之字意旨如何師云金色蝦
蟆鳴古井

僧問仰山撲破鏡子意旨如何師云雪獅對上立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七月東瓜艸上橫僧
擬議師便喝
師問知客那裏來客出袖中扇云買扇來師接扇云
者柄多少錢那柄多少錢客擬開口師以扇劈口打
云自己底也不識問侍者云你作麼生者奪師扇自
扇云今日更加天熱師微笑
庫司問如何是佛師云庫房裏底司禮拜出少間復
至問庫房中那一樣師以手急索云有幾樣麼司云
俱有師復以手抹兩眉云還有者箇麼司罔措師拽

杖趁云可憐生
一日問侍者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者云山花開似
錦澗水湛如藍師云那裏學者虛頭來者云和尚莫
壓良爲賤便出
侍者病目一日奉茶次師云汝見空中鳥飛麼者搖
頭師以茶驀面潑者禮拜云謝和尚慈悲師云未夢
見在者無語
玄侍者一日辭行師舉起琥珀念珠云道得即與汝
去道不得且住此過冬者便打師一坐具師云果然
不知落處者云木人從不戀花枝師云猶成滯澀者

云掌握吹毛劍隨處斬癡頑師云或有人罵汝頭上行時如何者云某甲不是把鋤人師云焰顧鼻頭者云和尚缺了幾許師遂以念珠拄侍者頸云佳得許久日了一些交涉也無者云賴是和尚看破師打云識甚好惡者便禮拜出師復名云長老者徑行不顧師復顧寶月侍者云伱道此子向後落在誰家絆馬索裏月擬酬對師以竹篦打云且容送客來與汝商量

僧問經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和尚即今在甚麽處師便打僧云打即任打要且無安身處師又打僧作女人揖師云猶是亂做未夢見棒頭意在僧以袖拂師面師云不謂闍黎無出路只是闍黎太有禪僧無語

淑之參師作搏物勢之便禮拜師復翹兩手之打一圓相師於中點一點之擬議師云念子遠來且放汝三十棒

師問淑之臨濟三頓棒意旨如何之云龜毛拂子兩頭搖師云因甚手長衫袖短之應對稍遲師厲聲云耳目之學終立門外若徹自心名爲到家故行脚衲子須是眞參實悟始不被境緣擾動六道輪廻閻羅老子豈懼伱牙俐齒舌覆三千哉之拱然拜退

師問僧伱還見露柱麽僧便喝師曰被汝一喝卻分疎不下僧又喝師云昨日有僧也與麽喝三十棒一棒也不饒僧復喝師便打僧禮拜師云昔汾陽昭道鵝王飛鳥去馬頭嶺上住天高葢不得大家總上路作麽生會僧云和尚萬福師冷笑不荅

僧以三峯語錄呈師師閱其發明臨濟宗旨話甓然曰漢兄用如許精神作麽關主者裏即不然侍者曰和尚如何師曰設有人問我高姓尊名我便向道姓甚名誰不問我一字也無肯時尊宿代佛利生如洪鐘巨鼓不考不聲縱垂一言半句亦因病設藥所謂病退藥除豈返執藥以成病耶傳佛心印而以實法累人不但瞎卻人眼亦乃水也難消時方士雄居士在座起作禮曰大師此言誠爲萬世龜鑑師休容掠虛漢

僧問桶底脫落時如何師云通天徹地僧擬議師云

劉錫玄居士問大師在金粟得何法師云龜毛繩繫雙兔角士云可偺觀得麽師震聲一喝士云眞宗匠也師云今日被居士勘破士呵呵大笑

僧問如何是拈花實旨師云棺材裏髑髏進云廾乞

指示師便打
僧問文殊起佛見法見聲未絕師云闍黎當受山僧
頂禮僧擬開口師以手掩卻
總持道人問如何是徑截法門師云呵佛罵祖恣持
良久云向後如何得妥貼師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
處急走過
僧問如何是衲僧眼師云瞞上座一點不得僧擬議
師云元來不是屋裏人
亦幻問如何是曹谿水師云不住停龍幻擬禮拜師
便打幻不肯師又打云一任舉似諸方

僧問學人青黃未辨望師慈悲師震威一喝僧思惟
師便打
如無揀居士問如何是出陰界底人師云待居士出
後向徐道士云和尚秖解恁麼把定師云山僧心肝
五臟已盡傾出了也士便禮拜師云汝還肯麼士喝
師打云好喝士無語師喚侍者云斟茶與居士喫
方士雄居士過訪茶次士欲坐師云近坐些好說話
士云怕大師動手動腳師云居士有甚過麼士擬議
師云不得放過便打士云我道習氣不忘師云黃梅
落在手邊那得不拾茶畢士問如何是格外玄機師

云罋甕裏蟲鳴士又問翠竹黃花因甚便是般若真
如師指淨瓶云秖者淨瓶三世諸佛也摸索不著士
云大師還摸索得著麼師云居士莫下毒口士罔措
師遂擲下拂子士便禮拜師云辜負不少
侍者問如何是度生樞要師便打者云者一棒是殺
是活是權是實師又打進云秖如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又作麼生師云汝又許多撈攘作麼進云截斷古
人舌頭處更有一人不肯又且如何師云珊瑚枝上
懸明月稼穡無方不樂詞者轉身禮拜退
一夜侍者於關前侍立更深師拈拂子云者箇還會

說話麼者云說則說秖是和尚不解聽師云杜撰禪
和至來日復問云昨日公案作麼生者云明日是清
明師云不是者箇道理者云蒼天蒼天師以手外指
云庭對笑汝者擬開口師云蒼天蒼天者便禮拜
僧問如何是戒師豎起拂子如何是定師放下拂子
如何是慧師以拂子左右拂之僧云此外更有方便
也無師云喚汝做飯侍子
僧問臨濟四料揀意旨如何師云汝不是我同條進
云囫師便打
僧問佛性精魂是一是二師云木人夜半操琵琶

師問淑之蕭風自南來話作麼生會之衆起茶鍾師搖首云不是者箇道理云和尙作麼生師云終不向汝道破之無語師顧侍者云伱作麼生者云毛骨聳然師云亦未在者便禮拜師打云者賊者云賊賊師復顧之云伱看者漢來得幾箇月便與麼亂統者拂袖而出之云龍生龍鳳生鳳師連棒打出

八月十五夜師出關率衆至烏龍潭以拄杖探水云因甚龍不見侍者向前禮拜師便打者便喝師以兩手掩耳者打觔斗而立師哂之

僧問如何是華嚴六相義師搯手中扇骨云一二三

四五六復開扇自扇云一一爲汝說了也進云六相義外更有頂𩕳上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六相義外底事師云檐外竹千竿西風舞蕭瑟

僧跪問如何是十二時中底事師云好箇問端只是上座不會進云某甲季老要求方便時厨中鳴楗師云著衣持盋厺僧便起立師云會麼進云不會師云喫飯厺

師一日午齋畢僧問如何是潙仰宗師云爲我過楊枝來僧過楊枝師復指盌中水僧取水稍遲師云鈍置殺人

僧問躭源授仰山九十七種圓相那一種爲至要師以手作塗抹勢僧禮拜起師遂於地上畫(人)相顧眎其僧僧亦畫一○相師以兩手捧起復作拋後勢僧罔措師便喝僧拂袖師直打出回顧傍僧於地上畫一○相僧便坐於○相中師又以拄杖畫一大○相圍之僧起傍立師微笑

師有疾體心問昔日院主問馬大師安云和尙尊候如何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未審西堂師又作麼生師云青螺髻上炎炎熱八字眉間凜凜寒進云恁麼則昔季馬祖今日西堂師云逢人切莫錯商量進云

夜來鼴鼠牀頭唧八臂那吒撲帝鐘又且如何師云兩行鼻息點刻分明心擬議師便打

體心問通玄峯頂事如何師云清風明月進云忽遇轟雷四起黑霧迷空又作麼生師云山搖地震進云恁麼則萬派泉聲元是海千峯松色總同春師云長安大道家家有幾箇男兒不問津進云和尙闍黎師遂以拄杖橫按進云今日吾師新格調的是通玄金粟來師云長老禮拜有分進云收放分明令不虛便禮拜師打云著心喝一喝師亦喝

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殺佛殺祖僧擬議師劈

春便打進云電光中垂手則且置不動干戈事若何
師云各安生理進云此猶是電光中垂手作麼生是
不動干戈底事師云瞎漢去僧便去師召云某甲僧
回首師展兩手云討甚熱盌僧有省
僧問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因甚不現前師
云現前進云某甲卻不得其受用師云受用
僧問不知有底人爲甚不求知師云猩猩雪上行
僧問雲門道盡乾坤大地不見有纖毫過患始是半
提須知更有全提事在遂提起念珠云且道者是全
提是半提師與劈頭一棒云試道看僧便喝師又打

僧又喝師云好喝更喝看僧拂袖便出
居士問弟子初向三寶不知佛法大意乞師示箇入
處師舉起拂子云還見麼士云見師云從者裏入
師問一秀才如何是不可須臾離底道才云正是弟
子疑處師云疑卽便離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月出五更前如何是偏中
正師云白髮鏡邊絲如何是正中來師云雪裏涌樓
臺如何是偏中至師云七事隨身慣戰作家如何是
兼中到師云木人夜半度松關僧禮拜云謝師答話
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徧界黑漫漫如何是
截斷衆流句師云無汝開口處如何是隨波逐浪句
師云闍黎從甚處來進云弁山師打云分明舉似
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師云我甚牙疼明早荅汝僧
禮拜師與一蹋僧無語
僧養拙參次師云那裏去云此處止師云伱住不得
云無我住卽得師便打云得不得云與密雲和尚同
阬無異土師云那裏來云金粟來師云曾會過麼云
將謂忘卻了也師云金粟來底會弄嘴云和尚從那
裏來師云我不從金粟來云誰弄嘴師乃笑云請坐

養便出
師至大潙同慶寺祖塔坐次明維那禮塔來師云禮
者枯骨作麼明云將謂忘卻便禮拜師遂起去
一日普請擇菜明維那云我要止靜去師云那裏不
是靜明打師一掌師云作麼明云那裏不是靜師大
笑
又一日擇菜師喚傷僧其僧不來師云伱不來我要
打伱明維那卽打師一掌師云只說今行早更有早
行人明便歸禪堂
師將入滅預知時至於癸酉六月三十日自叙行繇

飼後不飲不食危坐終日脇不至席凡見僧便拈拄杖云道道僧擬議師便打復加詬罵有達菴吳居士來訊尊候如何師垂一足士云弟子會也師云莫錯會太士画一圓相師踢倒云正未知山僧脚跟在至七月二十一日師拈拄杖示衆云道得即與衣盋秪下語不契師歎曰得人之難亦至如此乃命侍僧智隆持來源拂子至大溈付養拙明監院越明日正午浴畢書偈示衆云痛舉鉗鎚爲阿誰可憐漆桶自狐疑爲伊結下來生債五夜霜花開玉堺擲筆歛目怡然而逝

行實

一日衆入室作禮乞師宣述參履始末啓廸將來以垂正眼師三辭不已乃云予蓋西安臨潼人父任母杜氏萬曆乙酉四月八日生予白光滿室性不茹葷稍長常樂靜坐看破世間一息不來四大皆屬敗壞何況餘物十六喪父即決意出家因母在堂不能得遂二十方得離俗投五臺大嶺寺天齊師薙髮師開示常令行住坐臥不離者箇後辭師到熊耳禮初祖塔値無言和尚舉僧問清源如何是佛法大意源云廬陵米作麼價予乃疑情頓發自此衣單盡弃歷季寒暑一衲晝夜參究廢寢忘餐登金剛臺立禪打餓七次遇性空師同居僊人洞一日予問如何是西來意空云石頭予疑情轉切未幾同往南海過虎跑謁三空師予問某甲要做箇出世底人不知進步空云你如何曉得到者裏來予云特來請益空云智光一焰諸妄自無即欲別往伏牛到常州復遇性空師予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空撫桌一下予忽有省從前廬陵米價及石頭語一時透得遂作禮同空復居僊人洞空一日指雪問予如何日出便爾化去予云大用當前諸妄自消從空時常追逼應機每多不提予

自覺工夫不到不得方圓欲決志上伏牛入堂打七至第六日一足跕定不覺神忽離身從山門外離地丈許跏趺而坐值堂主打一藹鞭覷自己身面嶄然復體從此澄清昏沈極少惟湛寂境界極多俱不舉復進終南五峯巖住靜三載後住五臺禮月川師從澄方律主圓戒竟乃入楚訪黃檗念師因問師以何法接人念云有甚麼法各家喫各家飯予見說道理便辭行到匡廬訪憨師問云不用方便請師指示憨云不可求道理不可求玄妙只要放得下予覺無宗門向上爪牙乃造雲門參湛師問蚯蚓一鍬劃做兩

段頭尾俱動未審佛性在頭在尾湛云如人扇風箱住手一時休予云此身壞時眞性向何處去湛云那箇是你底身予良久湛云亦未見得予云如何是和尚身湛云開口成雙橛無言落二三鬪本師密和尚開法龍池徑往問大地無寸土時如何本師云你向甚麼處安身予云請師指示本師便打予云進退無門時如何本師云無繩自縛予云請師去縛本師復打因問予你在雲門有何言句予云某甲曾問文殊爲甚出不得女子定湛云纔方出也又問罔明爲甚出得女子定湛云何曾出來本師云你作麼生會予

云任他橫說竪說本師復云你喚甚麼作定予良久本師云不是予云師喚甚麼作定本師云我且放尿著予云者到是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師便出隨入云善財參徧處黑豆未生芽予良久本師便打次日辭本師到法藏寺閱藏如癡如呆只是放不過因暑熱移單至大殿佛側邊一日忽然情塵脫落癸亥春復入雲門湛師處令職後堂作敎授一日湛師上堂名衆云還有知痛癢者麼予向前合掌湛云你那裏灑灑落落我者裏喇喇哆哆予云香象佛頭回顧意須知劫外有青天湛云若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予云無行去處向甚麼處去湛云你不知去處麼予云請師下座甲子春登通玄復謁本師呈三偈其一云喫全不濟進得門來腳踹地橫竪全無拄杖子赤手空拳無柄帶個消息遇人棗盡目前機天下老漢無處覓其二云出門好得見兄妻叫阿嫂驀地一聲紅綫斷舉足動步便是艸其三云不出不入是何宗截斷兩頭空不空灰頭土面不恁麼遇著椎兒撞著鐘面呈本師本師閱畢云如何是椎兒撞著鐘予云請和尚看著本師便休又一日本師同予話次驀申腳云你作麼生予以腳踢之本師笑云未在未在予

云和尚道看本師倒臥子云也只是困本師云你又與麼去也子乃禮拜來日子辭行本師自撾鼓上堂握拂子云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即分付汝子即連跳兩跳云不要不要師云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子轉身云某甲去也本師乃付子禮辭便行丙寅歲復入金粟省覲本師安爲西堂復命首座丁卯子告行往南京弘濟寺掩關即今看來冒寒暑於二十六秊涉程途於數萬里外皆是顛倒夢幻枉勞心力又何堪挂齒乎衆各慶喜禮謝而退

塔銘

五峯禪師嗣法於天童密雲悟和尚遡南嶽繇臨濟當傳燈世嗣爲第三十五世之嫡子也師族姓任長安臨潼人降誕於神廟乙酉四月八日蓮胎茹素鶴骨出塵二十歲失恃怙薙髮五臺從天齊師覲修靜業法名如學別字無爲晝夕思惟向上大事了辦生死斯心未安決志行訪始詢熊耳無言大師即往圓戒於澄律師止主律堂閱藏復徧歷金剛臺虎跑伏牛終南行力深苦死活數番自得解粘釋縛到黃檗匡廬雲門徑山還至參密雲和尚於龍池深契法旨推爲師子兒及從和尚入天台通玄親承煅煉屢臨血棒機不放過依止未久師辭行和尚握拂云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即分付汝師即連跳兩跳云不要不要和尚云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師轉身云某甲去也和尚乃付承受別去其後省覲和尚於金粟時崇禎辛未師來主大溈同慶斬石誅茅備敵風雪從學如雲宗風大震座下白足脫穎者如養拙明公師勉勵深重使其苦節晦潛癸酉出山將行化於五臺至金陵爲余集生中丞請說

法祇陀林內於時鼻孔遼天吼聲六震東南望為人
法幢無何自期厭世是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午示寂
先遺以手書入山囑法於養拙明公使主溈山盖自
任一燈在溈也師世壽四十有九得僧臘二十九越
壬午弟子鄧素復智等依法闍維函師靈骨奉歸大
溈養拙明公迎供建塔癸未塔成以不肖嘗瞻禮師
足竊附法末養拙明公遡乞為塔銘不敢深辭因隨
敬為之銘銘曰
明三百年祖為中古龍象不行山川蓁蕪卓哉天童
遙被花雨首度五峯探驪編虎受命拄杖復開劫土

潛淵抱珠明月正午海印密印寶光值吐出溈浮湘
應供天府秋滿祇陀迦陵不語作塔溈山玉歸玄圃
千巖萬壑了無□王五峯巍然中興法乳
大明崇禎癸未年八月八日羊城外史邑人陶汝鼐
拜撰



三峰藏和尚語錄

明・漢月法藏　撰
退翁弘儲　編



三峰藏和尚語錄序

武林衛軍嘉魚學人熊開元撰

開也闇髫歲荷至人加策初無所冥會乙丑得假歸從覺來先生急自研始有醯雞之獲自腧適志將謂天上下樂無逾者明年受事吳門趨見三峰老和尚于萬峰之書屋親承披揀而後知尼山先師所云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輿氏所云二之中四之下灼肰有如是淺深苟徒恃其天下莫能載天下莫能破之意自廣而狹人幾不免斯文蟊賸矣於是集都人士信道者營建說浛堂勸請老和尚不倦開演如是甚

演之浛開獨闢孰與夫一天下人共聞萬世天下人共聞耶閱六七寒暄得語錄若干卷廣錄若干卷開勸請之心方存乎見少而庸人淺人輒見多往往不能卒業則約而取之盡撤其寶几珍御獨以俚奴面目對人誠仁人孝子之志也肰水乳難糅非鷲王莫擇以游夏贊春秋孰有能勝其任者開得罪抵臨安軍國清儲和尚忽郵書見招且曰鼎沸若斯雖有上至梵天之舌無處向人祇宜收先師狼藉之夜光重胎明月使方來有目者咸得與於清輝不至守其一室甘此長淪是猶可及爲者公久在靈山會裏先師

遷化時嘗貽書左右曰山僧有無數身前身後事仰託于門下公若不忘付囑可不其伸一臂擘破華山倒出萬年流水乎開自顧非其人何敢濫竽斯典更禍亂相尋梗與土之去未知所終則亦姑留此一則俟結集既成附之編末俾開千里萬里千生萬生不見有一步有一時在老和尚門外開不朽矣或有過量人如邑頭婆子謂此結集亦不消得直取而投之水火當更益一重光彩若祇守寒邑異草青葎前不顧仍爲開二十年前同阬之土非所願也旹崇禎甲申夏五月朔序

三峯和尚語錄序

和尚乘仰山塵刹之願降神東震旦國作天童長子艱危百戰死任綱宗四十悟道五十四開堂六十三遷化歷主八刹門人記語錄三十卷廣錄五十卷示疾前半年手命不肖弘儲結集時得法弟子寀陵周祇侍側歎息再拜以爲至當今已二十七年矣猶稟稟退縮不敢輕授簡牘諸佛列祖鑒之歲月荒忽感時感疾辛丑三月手抄錄中稍平徑易曉人者爲一編使後五百歲刧火洞然之際得瞻此清凉寂滅法寶三世如來說法之式龍騰雲變無有定相然天高地卑川流嶽峙確不可反覆倒置以正合以奇勝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猶然兼攬並到况大統綱宗哉楊岐會滹沱正脉雪竇顯韶陽中興廣大不違從上精微自我作祖兩家典冊具在商周禮樂大備之時而執義農已上之說是知秋冬而不知有春夏也予與氏權衡諸聖于伯夷伊尹肯諾不全唯時中至聖則全身奉重斯可以悟法式矣有祖以來乃有和尚和尚道大不能容棲棲皇皇知者罪者其惟春秋不肖弘儲懼取其易者爲之若夫結集艱重在有力者弘儲敬述於靈嵒大鑒堂

三峯和尚語錄目錄

廣錄

三峯藏和尚語錄卷第一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記

住海虞三峯清涼禪院語

乙丑元旦上堂拈香云化被空山老更閒臥雲誰道不朝天生香一瓣呼嵩祝聖德雍熙壽萬年乃插香就座以拂子畫一畫云正月一夜半子前有消息殘冬已過新來交個中一點誰拈掇拈得出是何物良久喝一喝云百代舊山河雙懸新日月

上堂舉百丈和尚因黃檗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於人丈據座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受丈云我將謂你是個人便歸方丈師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驀拈拄杖卓一卓云自餘閑襍事俱爲生死因

上堂僧問如何得眞慧現前師云聞板聲喫飯僧云如何得法性空師云洗脚上眠牀乃舉教中道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祖師亦云六塵不惡還同正覺師召衆云信得及麼若信得止宿草菴且居門外若信不及三峯且與你葛藤推倒几案下座

上堂一大藏教閑葛藤千七百則絆殺人三玄本無安排五位何來等級窠風硐水自談玄却笑區區論

權實咄末跨船舷痛與三十
上堂山又青水又綠早便起夜便宿桃紅李白競紛披看來春事十分足無位眞人手段强西來大意傾十斛堪嗟臨濟小厮兒風流千古誠難續喝一喝云白雪陽春聊和一曲
上堂僧問一人辦心諸天辦供未審辦甚麼心師云上人不可不會僧云某甲實實不會師云每日甚麼人將飯與你噇僧無語師云你既無心我也休便下座
勉參亂石危寀護竹扉住山人老共忘機晝長無個

消閑法手弄潺湲濕衲衣顧左右云大衆若信三峯與麼道未免隨流失炤别更有商量道個無端也不爲分外
上堂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云轉身處看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親切處看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你著力處最親切僧云這回不是夢眞個到廬山師云五老峯因甚跨跳僧擬議師直喝出乃云第一句薦得大海江河盡放光第二句薦得逢著觀音問彌勒第三句薦得舌拄上齶鷂卓拄杖一下顧大衆云這是第幾句僧纔出師便下座

上堂三葉淸淨佛出世脚脚踏著黃金地三葉不淨佛滅度瑠璃殿上難移步立時貶向鐵圍山落得身心處處閑向上路祖師關也不易也不難饑來喫飯困來睡肯把麻油樹上攤
上堂舉臨濟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嘗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雪峯云臨濟大似白拈賊師云然則臨濟固是狼藉雪峯也不應以賊心待天下尊宿正令不行枉曲作直二俱不能

無過我當時若見但道在和尚今日卽得恐後代傳持難免無弊看他活跳底無位眞人到這裏不得不垂首喪氣具通方眼底如何相救良久云替三峯下得一轉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上堂舉睦州和尚見僧來云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師云睦州無端走入屎窖裏是你諸人還聞臭氣麼衆無對乃云又爭怪得
結夏上堂舉法華舉禪師謁公安公問作麼生是伽藍舉云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公云作麼生是伽藍中人舉云青寀蓋不市黃葉豈能遮公云道甚麼

舉云少年翫盡天邊月老倒扶桑沒日頭公云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舉云炤破祖師關師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快活快活怎奈生平叅得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鋏壁雖肰紛紜自彼于我何爲先聖垂範理契必同畢竟二大老節文在甚麼處若判得塵沙諸佛天下祖師不消一揑若判不得卓拄杖一下云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

上堂莫犯舌頭路休干心識情只提三尺劒揮落一天星仰面峰如筍低眉水作氷問我西來意石色湛空青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獨立絕殊方卓一卓云其鋒安可當前是佛殿後是僧堂大唐打鼓新羅聞誰家漆桶夜放光

上堂僧問如何是有句師云秋風訴愁絕僧云如何是無句師云寒月自多情僧云如藤倚樹時如何師云風月年年在人心有變更僧拜倒云可知禮也師乃拈起拄杖云還有不變更者麼良久卓拄杖云待樹倒藤枯再行檢點便下座

上堂舉臨濟祖師云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炤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云苦哉苦哉若要安國安家須是足兵足食近來求個具信根底也不可得三玄門怎能勾一踏到底老僧今日不惜手脚八字打開請諸人拼身直入喝一喝云金剛腦後抽生鋏華嶽三峰倒卓空

上堂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坐立儼肰那容相度南泉猫子胡狗殺活全憑這副手可笑臨濟白拈天生一張惡口隨喝一喝云當年蹈了華山壓倒八十一城你葦茄子瓠子向甚處走

上堂衣拖五尺布杖曳半山雲香爐峰下看石虎渡

溪大師巷前聽寒風吼樹有時爐邊煨芋有時棹泛烟波尊貴墮隨手撥開末後句不勞提起雖肰如是且道如何是老僧底主中主放下拂子云無限家私都說破了無一法可商量

師誕日上堂僧問父母所生口一憑和尚大脫空小脫空父母未生已前口掛在甚處師云不可掛在壁上僧云學人大膽敢道掛在壁上師云老僧小膽怕爛却僧云何不早道師連棒打下云也不遲僧轉身便出師召云闍黎僧回首師云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乃云山山青水水綠眼見耳聞千足萬足不消歇

刼拳絛染淨凡聖取舍有無諸念不消拈刼四大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和合諸入一任朝悠悠暮碌碌自肰進用罔涉離微退藏不遭諸惑何須大脫空小脫空花簇簇錦簇簇粧點父母未生巳前本來面目良久云谷谷便下座

上堂舉南院示衆云赤肉團上壁立萬仞有僧出云赤肉團上壁立萬仞豈不是和尚語院云是僧便掀倒禪床院云這瞎漢亂統便打師云大小南院被這僧攪得爇怭人人盡道勾賊破家爭知是養子之緣善舞太阿劒決定無手厄南院有之慣編猛虎鬚必

有全身策這僧有之而今諸方病在膏肓三峰若不發藥便道死而不救喝一喝云雖肰兩不相傷爭奈二俱弄險

上堂豎頭未會末後句打碎虛空入爐鑄德山死活總不知只解肚饑托鉢來惹得兒孫錯主張打瓦鑽龜猛窺覰我今爲君明啓意吐出箇中眞味趣黑漆鉢盂纔出囊遇飯隨時下乜筯山爲家雲共住唱罷吳歈歌白苧

上堂擊磬衛取瑟歌聖人之教原無多拈起花倒刹竿分明道了莫顢頇住住庭前柏子樹直直直大

佛小佛空山石若還拈起便擲豈止五千退席

除夕小叅道不在內道不在外別有生涯屙矢見解燈籠跳入露柱心實能容佛殿走出山門智通無礙舊臈今宵送新春明日迎兩年新舊事一併付鐘聲

丙寅歲朝上堂拈香畢乃就座云白雲高臥巳多年贏得身心迥出纒隨例元正爇沉水自慚無德頌堯天諸仁者衲僧分上尊貴天肰一住此山大忘人世溪流菜葉偶肰脫賺諸方鉢貯窣花儘可團圝一室晨鐘夕板未嘗失候違時嶺月巖花各自飛光美彩若謂無心是道何異掘井陷人更言有得爲宗不免

守株待兎山僧有口終不護人汝輩莫漫思惟打入陰界卓拄杖三下云從來古路如弦直著脚何非化國民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豁開聖賢閫域卓一卓云流出音聲佛事河裏水天上月曩謨佛乾矢橛大士耳根頑韶陽口門濶看他兩個人竭盡老婆心那事如何說擲拄杖下座

上堂卽心卽佛將謂猴白非心非佛更有猴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斬斷葛藤窠坳破維摩詰咄互換機鋒神出鬼沒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不是涅槃心如何是第二玄師云亦非正法眼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三世諸佛只言自知六代祖師有口難宣僧作禮師云汝旣知時節吾今不再三乃舉盤山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云向上一路千聖不肰徑山云向上一路熱椀鳴聲師云不傳不肰熱盌鳴聲我今無說汝亦無聞下座以拄杖旋風打散

上堂三百六十骨節皎皎凝虛碧八萬四千毛竅澄澄發皓彩逆底順底著著趁玄機是底非底頭頭超方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盡是恒沙劫千佛之數信得及貧兒暴富信不及三峯話墮

上堂百千萬億華藏界信手拈來只一束夜來埋向虞山巔天上人間作眼目好醜難逃這一機雙泯互存無背觸猊絃鼓斷少知音他年留待鸞膠續

上堂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殿上考鐘伐鼓聲聲塞滿耳門驗人端貴知音聽響終非莽鹵驀拈竹篦云背不背今觸不觸誰信先天為心祖

颵參僧問如何觀音妙智力師云揷下金剛頂上鍼

上堂老僧終日與諸人同起同住同語同嘿全無一點奇特處但有一件奇特處不得不告報諸人諸人極力思量到無思量處起心動念便不穩貼老僧在無思量處起來千思百量不妨喫得飯屙得矢

上堂先炤後用莫從鏡裏迷頭須信頂門有楔先用後炤正遇黑風暴雨還知冷月疎星炤用同時陣裏飛砂刀頭具眼炤用不同時東影旗旛西藏砲弩喝一喝云須知晝伏夜行不得隈刀避箭

上堂心不是佛明如日智不是道黑似漆大丈夫須猛烈旣肰拈却佛祖機因甚抱守繫驢橛直中曲曲中直要平不平憑秤尺

上堂國師三喚當陽明皎侍者三應徧界黑漫漫最喜是生死煩惱可惡是菩提涅槃人間月半天上月圓咄咄鼻孔撩天不着穿

上堂爛炒鉄釘盛滿鉢夜來托出新羅國遠來人事非等閑秖許供僧莫供佛指天指地自稱尊撞到雲門無折合

上堂從上來事匪從人得截下左臂天地懸隔擬欲安心紛肰打失捉摸至今空無所得咄休厺歇厺眉橫鼻直誰恁麼道白拈老賊

上堂金槌未動曠肰繩墨之外玉麈才揮縱橫得大自在老僧一物不為閣黎明辨去來菩提涅槃等名

是從淨法中得貪愛取舍等名從穢法中得淨穢兩忘掃踪滅跡任運相將不可陪法雲隨處起風雷

上堂拈起拄杖云鎮海明珠只有一顆仰山不來深藏待賈卓一卓云東寺驀地捧出熖破山河萬朶

上堂若論此事如迅雷貫頂掩耳不及吐出清風一條鑌鋏向須彌頂上一槌金剛山下透脱倒卷虛空萬仞壁立若是臨濟嫡骨兒孫便解向獅子口裏敲牙驪龍脊上揣骨賓主互换通身縱奪末後句裏出身威音王前過活還有如是操略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問荅不錄

住蘇州北禪大慈禪寺語

上堂蕭條古寺傍城隈萬戶吹烟曙色開獨坐雲堂無客問西山相逐送青來諸仁者無情運用舉足則步步通塗有識與慈逐念而塵塵障道爭拾池中之㯼遺下明珠偶迷鏡裏之頭遂忘本體拈拄杖畫一畫云若不畫斷早見葛藤徧界

兜參此事喻如蘇州一座城總有六門門門有路通達往來若閉塞五門敎人總向一門出入途路中不免反添之遠不若隨方來者隨入一門翻得徑捷然雖如是饒你得到蘇州城裏要來北禪寺參見老僧更須問過地頭人始得不然十個五雙往往蹉路在

上堂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于一食頃正思此法過前功德不可爲喻當爾之時識智俱空名體咸寂誰爲計功誰爲量德又喚甚麼作此法良久喝一喝云不解順風撒沙那能衣錦還家

上堂胡亂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到處行脚也須帶眼古今盡道得大機北禪看來全不像若論百丈門風豈可預搔待癢拈起拄杖云看看用時便用絕商量方信臨機原不讓

上堂僧問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師云昨日開元石佛放光有者道靑有者道黃有者道黑道白道赤一總不定僧云和尚也是熟處難忘師呵呵大笑良久乃云于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盡大地是正法眼藏盡大地是涅槃玅心實相無相微玅法門從甚處入喝一喝云更須買草鞵行脚始得

上堂天上不能容地下著不得鼻孔海天寬耳門鍼眼窄未問著先巳頭紅面赤畢竟是甚麼人達磨曰不識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是一塊黃

石會麼揮拂子下座
上堂頭上是天脚下是地青山自青白雲自白會也有粥喫粥有飯喫飯不會草鞵錢且置粥飯錢甚麼人還良久云劒去久矣爾方刻舟
上堂絲槐絲吐掛青蟲恰恰珍禽冷冷風縱是三千廣長舌個中消息最難通曳拄杖下座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百歲翁翁失却父無佛處急走過海壇馬子似驢大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恁麼則不去也世情無眞佛法無假摘楊花摘楊花攪得身心亂若麻老趙州没來繇輸嬴豈在東司頭

上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烈焰堆中試請下脚三世諸佛一脚歷代祖師一脚北禪今日也是一脚現前大衆還有不惜娘生脚板者麼一僧纔出師連棒打退云是甚麼所在你也要插隻脚便下座
上堂門外有大路秖要大踏步一步是一步直透長安路喝一喝下座
上堂末透祖師關錯過大好山踏着大好山有甚祖師關
上堂大棒打老鼠驚起隣家睡本末悉歸宗何用尋言語
上堂今朝四月廿九受用頭頭皆有葛衣自抹清風蒲扇信翻輕手朧朧睡眼糢糊落落精神抖擻偶爾曳杖出門隨處看花看柳
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戯始從鹿埜苑終至跋提河于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後來缺齒老胡分皮學髓一出又一出拖到而今陽春易和白雪難齊門槌拍板忍俊不禁道嗏諸人還委麼良久云原來駐雲飛也不識
上堂三轉法輪于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北禪寺裏

一日兩飡餽饋飯禪和家人人肚裏七上八落今早添得一飡白粥便見穩貼貼地眞不掩僞曲不藏直現在可驗謾我不得拈起拂子揮一揮云見麼良久云我且謾你這遭便下座
上堂何方聖者甚處靈祇秤盤上分斤定兩筭筒邊橫千竪百于食等者于法亦等于法等者于食亦等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却是饅頭因甚佛殿山門全歸肯諸燈籠露柱猶自沉吟良久云此意幽深
上堂舉雪峰和尚示衆云盡乾坤是個解脫門把手

拽不肯入師呵呵大笑云自累猶可莫累他人七百衆善知識幾時跳出這個解脫坑

上堂鬧市裏天子百草頭老僧在人王人王中尊在法王法王中尊偶肰夜戸不閉撞入個白拈賊一衆驚懼不睡依律合得何罪衆無對乃云不可便恁麽儸放過

上堂西來大意非小兒戲千七百家各逞絕伎拖到而今展轉埽地略較些子庶幾臨濟推拨將來依肰瞎屁玄要橫竪是三主賔死活是四縱有孝子慈孫信你實情難事要知容易爲人請覩近代禪肆舉了

便恁會了何必苦他心志此是誠諦之言聽與不聽在你

上堂窮諸玄辨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眼前綠水背靠青山一夏與麼厺也覺好過倘或日出事生未審作何向當良久云豈不個個英靈

上堂脚脚踏斷烏鵲橋步步不從雲裏走自從換得金剛眼物物都將腦後看問着便轉牙如利劒口似血盆信口道來七石缸門裏大細而論之一即是二二即是四紅白瑠璃月下看一雙和影迸人寒豈有如是事豈無如是事重之疊之四即是八八即十六一二以至千萬不可說轉猫兒踍跳上層樓尾上研槌翻霹靂如何是佛良久云㘞且說到這裏莫被諸方简責

上堂人之嘗情一時難改逆則生嗔順則生愛喝一喝云學道貴除心何惜這皮袋

上堂年年冬寒夏熱朝朝夜暗晝明使得十二時辰看看能有幾人喝一喝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上堂舉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

與二十棒貶向鐵圍山師云近日有從鐵圍山來底衲子麼我不問你禪道佛法秖要問你二大士起居安樂否少病少惱否衆無語乃云莫謾山僧好

上堂舉茱萸把一橛竹上堂云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橛茱萸便打靈虛云莫錯打某甲茱萸休去師云靈虛不道無未免性燥你看他古今善知識那個便肯放得下這一橛老僧非是倚勢欺人往往知而故犯雖肰茱萸休厺未可全信

小參古意不可得蕭肰四座僧簷牙無燕雀赤日印

空庭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不可得意則不問日印空庭事若何乃云苔文鏤石古草帶篆簾青

上堂釋迦巳滅彌勒未來北禪三門早閉晏開但見頻出入知他才不才莫怪老僧閑管事要須分辨墨和煤

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澄潭月影靜夜鐘聲一處眞千處萬處一時眞喝一喝云幾多癡男女茲茲古到今

住杭州臨平安隱禪寺語

上堂纔白椎師以拄杖橫截云千佛下口不得歷祖一場敗缺今日直下拈來依肰是赤骨律此事如干將莫邪雙腕並運如氷花若火燄向報化佛舌根下一截正好銷兵鑄鐻樂過平生只今還有具如是操畧底漢子麼出來與安隱相見問荅畢乃拈拂子云釋迦老子得這消息便會指天指地末後露出雙趺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得這消息便會說偈傳心以空印印空印水臨濟得之而棒喝雲門得之而鑒咦溈仰向有無處吹火洞山于覩影處我渠洿眼在曹源一滴水荅曹源一滴水處唯心新安隱一齊收在拂子頭上且道拂子頭上是甚麼道理擲下拂子云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晚叅賓主相逢爲對揚神機一着好商量定盤星子難移動卓午高竿隱太陽舉臨濟同普化赴施主齋次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是神通玅用爲是法爾如肰化踢倒飯牀濟曰太麄生化曰甚麼所在說麄說細次日又同赴齋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亦踢倒飯牀濟曰得卽得太麄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麄細濟不覺吐舌師云普化霸力橫施但禪王化不忘成褫之記可見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

臨濟使盡軟頑不聞雷聲動地微見冷芒逼斗致令後代兒孫點簡不知向阿誰吐氣良久云安隱今日挽古回今轟個霹靂去也便下座

上堂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云文殊見小欲速世尊將計就計若作佛法商量分明是小兒戲山僧路見不平拈拄杖云要打他家師弟還有爲二老出氣者麼良久卓拄杖一下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雲門澄和尚終七燒香翻大海作漚繩繩開洞水之

源卓玅高爲杖籍籍振雲門之價正見誕子化生之盛何期推爺滅祖之歸布袋藏鴉四十九日巳前尚㖃銀盌盛雪三十二傳之後光生玉線牽來今日是渠前日我繪圖留下紙間頂相背間毛阿師儼在孝堂古佛嘗居顯聖繇偏入正今日痛哭于無從以正爲偏將來莊嚴于玅覺俾石頭之路永滑代起羣猊令威音夜半正明嘗懸慧日

上堂以拄杖作半個圓相云圓不圓直不直若人道得出與你做相識良久卓拄杖云長相憶只有這個賊

上元上堂繁鉦雜鼓夜騈闐火樹星橋燦遠天誰把娘生雙白眼看到威音更那邊舉公案不錄

金粟老和尚送僧伽黎至上堂專使出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佛佛授手即不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事師云金縷分明說向人使禮拜師云三十棒留與老和尚打乃舉起衣云自從多子塔前籠罩迦葉遂使至今在雞足山前冷坐黃梅室裏遮圍六祖致令馬駒脚下熱鬧不休復展開云今日遞代相傳送向安隱堂前仔細看來只好裹三十年前底破草鞋放下云若是釋迦老子金色頭陀大滿大鑒出來道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正好劈脊一棒用酬金粟堂上本師和尚浛乳之恩還有旁不甘底從金絲裏出頭布縫中吐氣者出來與佛祖雪屈時值迅雷一擊師云一聲雷送千山雨大地春風花自香卓拄杖下座

佛涅槃日上堂頂門突眼非爲正槨裏呈趺未是全八斛四斗亂拋撒二月重圓又一年舉世尊于雙林將般涅槃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如來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師云我當時若在好與一棒

打殺免得臨末稍頭生事一上豎起拂子云會麼切怪他有頭無尾世尊右脇累足泊然而化即入金棺爾時迦葉尊者後至世尊于棺中露出雙趺示之師云我當時若見以杖叩其脛放下拂子云只爲他有尾無頭此時金棺涌于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得舍利八斛四斗流布人間天上師喝一喝云猶未許渠在即今二月十五佛般涅槃之日這則公案還有人緇素得出麼若緇素得出速來道取良久卓拄杖云杏花含雨濕柳眼帶烟嚬

晚叅入得安隱門得到安隱地既到安隱地莫問西

來意
解制上堂舉話畢乃卸標橫肩云杖頭山色花間滴脚下泉聲雨後多便下座
歲戊辰翁方伯馮節推諸檀護請開堂拈香畢乃就座云新天子登極廓矣無爲舊安隱重來頹肰尊貴夜犬吠花梢之月那識太平朝龍噓石洞之雲豈知神用老僧只解著衣喫飯何勞舉拂拈椎所以曹山曰披毛戴角是類墮不斷聲色是隨墮不受食是尊貴墮覺範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堯也須知尊貴一路自別此曹洞宗旨也茲因聖君御曆特拈尊貴之

旨以見皇風還有人向個中實證者出衆唱和太平助宣聖化問如何是類墮師云鼻下無繩滿山青草進云如何是隨墮師云倒跨白牛橫吹短笛進云如何是尊貴墮師云人牛歸去月落前溪進云曹洞旨趣已蒙垂示濟上宗綱又如何師打云向這裏會不妨尊貴遂卓拄杖一下舉臨濟大師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炤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顧左右云且道如何是流此從截斷兩頭中間突出乾慧中發來逆流而進中中流入爲向上更有許多事在所以不止從玄入要以至主中主尚有

見在豈非眞炤雖則無邊肰只好似他而已若是透過已前則離相離名何者爲人只是你那悟處到這裏透過一切故悟不能稟此處與曹山尊貴相似更要吹毛用了急須磨始得故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堯也復卓拄杖三下下座
示衆機先一向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著是汝諸人立命處其間左之右之或伸或縮是汝諸人踏脚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
晚叅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此是睦州骨髓乾峰的訣雲門雖解虎口橫身也是問道小卒

乾峰善能倒轉旗鎗也是背水設陣若到安隱門下個個要渠失二落三去一墮五三大老驀直相逢人人叫寃叫苦會得者出來把手共行平分半座其或不肰一卽是二二卽是四也是紅火又相打只好一次
晚叅舉大覺叅見臨濟濟舉起拂子覺敷坐具濟擲下拂子覺收坐具叅堂去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濟聞令喚覺覺至濟曰大衆道汝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老僧親故覺珍重下去師云二大老靴中指動水底魚行且道那個是賓那個

是主直饒虎兕出下柙爭奈龜玉毀於櫝中縱然鉢
裏藏龍又見風雷過峽
靈鑑法主到上堂客從臨平來貽我一緘雪字字古
人心讀之寒凜冽喝一喝云當年第一座早已爲君
徹丙寅冬制法主僧克安監首座
上堂秀初居士纔出師問昔大潙和尚道有句無句
如藤倚樹你作麼生會士以手橫一橫云劃破虛空
一條血路師云忽然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士云
拄杖依然亘今古師云潙山呵呵大笑歸方丈聻士
云重疊關山師連打三棒云也不屈着你良久復云

大潙空裏釘樁安隱兎頭截角雖然總是尋常事千
古輸他手段高
晚叅僧出作禮師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僧云今朝
早是臘月初三師云古人道青州布衫重七斤是同
是別僧云一滴水一滴凍師云如何是奇特事適殿
上開靜僧云鐘聲皷破七條師乃云今日臘月三朝
鐘聲皷破七條露柱滴水滴凍燈籠不敢聲高奇特
果然奇特拄杖莫漫肆驕老僧倚老賣老讓與風流
年少下座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一　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二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記

住蘇州鄧尉山聖恩禪寺語

已巳結夏熊邑侯魚山同闔郡紳衿請上堂豎起拂
子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山河大地世出世間一切
諸法縛作一團千牢百固擲向諸仁面前還有決烈
漢一擊粉碎者麼問昔年萬峰于此大轉法輪今日
三峰到來祖道重光未審唱誰家曲調師云龍碑鍾
王氣進云恁麼則臨濟中興雷轟電掣去也師云鳳
嶺蔚青霞僧作禮師便打問威音王佛一金圈拋向

當陽事若何師云湖洗千秋日進云得意忘言即不
問橫三豎四是何宗師云山擎萬古天僧擬進語師
喝住良久乃左右顧視云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
威音王未有名字以前還有生死也無各人父母未
生三緣未合天地未分覺明未告以前還有四句兩
頭是非好歹言思識路也無非宵正睡著時無夢無
想無見無聞還有現前許多理會也無若向這裏了
得則知從朝睡醒下床洗面喫粥迎賓送客嬉笑怒
罵是有心耶是無心耶若道有心則前來三處心不
是有若道無心則現前是誰主持若向這裏透過則

山出波中對撐殿角正好搖扇乘涼過夏雖肰如是猶坐無事甲裏若有一物現前未免心生意解情塵亘天顧杍停機生死塞路如何得大休歇大自在若是個不顧危亡底向未問以前劈口一槌板齒落地眘間掛劒血濺梵天餓鷹爪上奪雀猛虎口裏下鍼始契他臨濟大師道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頷上亞目頂中出頭處處超佛越祖在在蓋色騎聲甚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浛堂落成上堂以拂子畫一畫云會麼太陽到向諸神藏沒赤口白舌盡消除又畫一畫云會麼普庵到此百無禁忌九良星煞沒坐位諸仁者前一畫後一畫畫畫相對四柱卓雲諸燊立地臨濟宗旨盡情說了也還有向上事麼又畫一畫云不因跨海擎天勢爭見千秋柱石功

上堂雲無心而出岫招招搖搖鳥倦飛以知還歷歷落落甚笑陶淵明舍重却從輕有五斗米腰不肯折無一盃酒眘便解攢阿呵呵廉亦不必廉貪亦不必貪但除心裏病到處脚頭寬

上堂朕兆未形已前切忌守著自已形名既分之後要須打破目前大象不遊兎徑鳳凰肯啗雞粟祖師門下電光莫及石火難追喝一喝云說萬峰以強欺弱得麼便下座

上堂獨瞎娘生眸劈開覷驢井任他驢事馬事不管生耶死耶至若拈赤生鐵補鍋飛轉轢鑽釘縫不過事存函蓋理應箭鋒也不是驚天動地底事何故暫兩手捧盃雙足結跏誰家沙彌非佛祖一身帶影四體承月那個男兒不丈夫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以口說浛口有時歇以身說浛身有時滅拈起拄杖云秖有這個菩薩生辣辣一例橫該抹不管你眼裏無筋秖要你皮下有血

上堂老僧有時將太虛空千煆萬煉煉成一柄金剛王劒揮天截地有時放下寶劒畐塞虛空令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無出頭分有時捲盡白雲歸洞府轟雷暴雨過黃昏所以道有句無句如藤倚對雖肰切忌問著問著則頭角生

小參沉空滯寂齷齷齪齪混世同塵潔潔淨淨長者長浛身短者短浛身月大大盡月小小盡狸奴白牯却知三世諸佛不省要得四海平定喝一喝云急急如律令

上堂本來無一物敎外有何傳幾多英靈子紙裏又麻纏天台南嶽奔如雹河北江南走似烟漆桶漆桶蒼天蒼天狼藉不止東土誵訛始自西乾

女弟子上蓮修淨業請小參口口佛心心佛事事佛步步佛一撞一磕都是佛忽然撞著石大郞口中吐出蓮花碧

上堂拈起拄杖云看看十五日已前日月未足腧其明十五日已後虛空未足腧其廣正當十五日有高逾泰華深越滄海一句子擬擧似諸人未免道欺人太煞有信得及者出來兩手分付僧纔出作禮師劈

脊一棒云且道一半僧進前云乞和尚全副道將來師擲下拄杖云要頭截取太僧擬議師托開云是甚麼乾矢橛便下座

上堂冒虛空爲鼓懸日月爲槌打鼓普請鄧山五百木羅漢夯取柴庄嶺上薪蒸得米囤峰頭粟將漁洋盋盂山滿盛香積憑鄧山狮天飛鳳和聲念摩訶般若三世諸佛如麻似粟虛空中懽喜合掌惟有普賢長子騎却竹山臥象峰爲作證明曰若人會得這一句子管取參學事畢便下座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對不參活句參死句豈止蹉過河沙數對倒藤枯句歸何處大地山河生鋏鑄千人萬人把不住潙山呵呵大笑歸方丈迢迢相望八千里往復何嘗行舊路喝一喝云此是圓通自在門萬峰不須重指注

臘參今朝臘月二十底事處處難値若便與麼放過不久便是除夕

小參臨濟只爲髑髏乾不盡長年無風生浪德山多因塊壘未全銷一向平地起堆萬峰一串穿來掛向八風頭裏任他事逐眼前過管甚老從頭上來

庚午元旦上堂拈起瓶中花云拈花嵩祝願唯欽春

到方知聖主心出世豈忘歌帝力提音且喜到山深兵揚北闕彌天壯寇敗西山指日擒欲把金剛王一拂爲皇千載靖氛祲擧臨濟大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師云魔佛同誅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師云空礙俱破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師云烽烟未動砲已先行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擊鼓三通强凶授首今日元正新旦只見殺氣騰騰雖然正是我大明國裏春風習習還有會一喝金剛王者麼道道僧纔出師云禮拜當朝北闕便下座

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沉是聖是凡劈脊摟那

管一棒一條痕空劫已前無自已眼目人天是甚麼人上上上上到最高高處望望見青山起白雲

上堂曉色烟爲山夜光月成雪不知萬谷梅秖覺香鏤骨高風過疾雷空芬轉幽烈問我西來意早已爲君說良久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入門來早已三十棒了也

上堂築墻護果鑿地蒔花钁嘴廉尖石頭磊塊客來迎送米到撞扛愁醬乞鹽吟風美月此是住山活計久參上士不消重說偶言後學初機領取向下注脚乃云重湖疊嶂梅千頃塌屋低簷四五家未坼竹根先掘笋略虛封罅又栽茶便下座

上堂如何是佛虛空一具黃金骨如何是法水清石冷苔長滑如何是僧肴長拖地骨如氷如何是三寶具足古殿法堂方丈屋如何是其中事日上芋香猶未熟廚下先烹一盞茶還有受用也無白雲爲牀梧葉爲屋睡熟翻身水足草足恁麼則如何爲人覿相逢不道人間事指點湖山個個青老僧恁麼自問自荅拄杖子恁麼自問自荅大衆亦恁麼自問自荅拄杖子若會得則老僧會得大衆會得大衆若不會則拄杖子不會老僧不會今問拄杖子還會麼良久山鳥亂啼乃云分明是個事山鳥正啼怭

上堂老僧近來枕石放身瞑眼案下不能說法無已則委之萬象將使雲霞絢赫水石擊衝露遮那身出廣長舌曰的地藍曰阿布使曰四月乍晴山色好一天初曉鳥聲多此等皆非一代時敎之所管攝今日十方爲口山說水說空說有說刹說塵說有情無情三世一切同運法輪令聞者令見者立地成佛且道如上說底是甚麼法良久乃云湖上盋盂峰乍洗峰頭囤米飯初蒸

上堂摩訶衍法四句既離百非又絕空蕩蕩三千刹海冷澄澄八萬法門美則美矣猶未盡善何也不能傾出猛烈紅爐鍛鎚碎清凉白月輪李將軍有家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諸人要識三峰眞的旨麼喝一喝云威風八面言思斷平地翻爲荊棘林

結夏上堂笋出林梢竹乍齊青梅初重壓枝低山知雨好頻增色鳥惜花殘不住啼衲裰卷來雲在架芒鞵懸後草成蹊湖光近檻閑無用洗盡晴霞日落西隨顧左右云會麼若作結夏佛法會入地獄如箭射不作結夏佛法會亦須銜鐵負鞍

上堂舉六祖至廣州法性寺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

剎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酓曾未契理祖云可容俗流輒與高論否直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師云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滿盃炒浮漚孳來克供養影響盡消亡心作底模樣

上堂僧問露柱掛燈籠山門騎佛殿神通洊爾則且置如何得穩坐家堂師云山僧無伎倆僧云和尚莫謾某甲師云白日青天鬼美人又僧問趙州喫茶去不是好心和尚開堂來的何宗旨師云掌上星初滿僧云恁麼則為瑞為祥去也師云盤中月正孤僧禮拜師便喝乃云山僧無伎倆一步是一步看他一輩

茄子瓠子不思爛貨沒人買偏要擔向十字街頭爭鮮鬬價白日青天鬼美人真個苦哉佛陀耶山僧今日正擬移風易俗要使動者靜亂者定邪者正以拂子左拂云唵部臨部臨以拂子右拂云唵齒臨齒臨伏願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直得皇封坦蕩化日熙怡無一物不遂其生無一法不安其性且道山僧憑何力用致斯盛治乃復以拂子作一圓相托呈云見麼掌上星初滿盤中月正孤

小參一句洞今古千生絕往還待看春雨後岳下聽潺湲卓拄杖下座

上堂纔問著舌初掉大洋海底火星飛赤日頭邊急流瀑白花牛穿破粉底皂靴青頭蠅不肎揚聲大叫丘八王趙五到敲金章打玉詔尭花妬眼能相撩此是老僧向來不曾道底若會得出來下個註脚僧纔出師便下座回至方丈侍者出云請和尚註脚師云鄭龍苦雨章海酸雲進云雲收雨霽後又如何師云落長七生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森羅萬象推向一邊且作麼生是你諸人當住洊身乃云有功無功莫使腹空師云五祖老漢顢顢頇頇儱儱侗

侗更參三十季也未會洊身向上在朕雖如是土曠人希試聽下個註脚喝一喝云夏日赫如烈流汗思冷泉偶爾得一句大雪下長天

病起上堂山僧前日通身是病晝夜攢簇不得何啻四百四病正當病時病亦是病藥亦是病那知更有個不病者及至病退身安從前寒熱衆苦相貌總不知向甚處去也三百骨節八萬毛竅一一抖得乾乾淨淨徧覓病源了不可得始信這髑髏皮袋裏面直是安置伊不得病與不病是甚麼閑大衆祇是一個身子且道因甚有兩樣喝一喝云夜家髑髏原是水

客盃弓影竟非蛇個中無地容生滅笑把遺編篆縷斜

覩參古人眞實相爲道有念盡爲煩惱鎖無心端坐水晶宮我却不恁麼喝一喝云幽花自戀秋溪草脫葉誰知對底雲下座

上堂釋迦墮七墮八達磨落二落三托言爲道爲法實情說水遊山拉下禪床問你南北東西討甚閑秋風凉秋夜長井梧飄砌桂香初無葢覆有甚囊藏但不許世諦流布且不容佛法商量擲下拄杖云違得便行眞漢子人間天上本無雙

上堂一立一破猶有塵在無立無破猶有法在塵法雙亡猶有亡在老僧一棒到底使你氷消桶脫你莫非又向氷消桶脫處躲跟麼拈拄杖云一頓兩頓三四頓一一會來眞是鈍棒頭有眼爲君分腦後雙眸何足問直打下法堂

上堂僧纔出師驀頭與一踏僧起身云好一踏師云伱從甚處來僧擬議師又與一踏云自已來處尚不知也要說好說歉乃云山僧今日不能與這僧斬絕未免勞而無功還有赤心片片底衲子與老僧倒斷不致兩相辜負良久云這一踏非惟踏破釋迦腦葢

抑且爲千古龜鑑

上堂喝一喝云螻蟻馳上泰山開斷日觀峯頭巨石蟌蛄奮出滄海嘘成羅浮頂上白雲人人有這自力却不用倒借別人底手拭涕可惜許也豈不見長橋下蛟只消一劒藍田中虎不出一箭直下便滿何等快便大丈夫阿呵呵踏踏歌藍采和不若十字街頭布袋和尚把木屐拖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雲門大師來也諸人還會得門縫裏事麼喝一喝云今日三七大悲懺壇完滿掃萬峰祖塔山頭掛百燭燈湖上點通宵炬設放燄口施食普利

水陸莫言不道

淨心居士請上堂生平篤信是奈禪琴上相看二十年施地但知開刹願食貧未惜買山錢清凉夢繞藤爲座鄧尉身空水是天三日耳聾君會取馬師道法廣無邊良久喝一喝云若還與麼會難免叫苍天

上堂嶒峰無磴海無舟率意驅車痛哭休從此頹肰坐芳草問來伸手折花酬

上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到底一重關人人盡叫屈屈屈透過兩三重敢保老兄猶未徹

辛未元日上堂拈香畢乃就座云風不鳴條雨不破

塊民不失所路不拾遺承誰恩力當今皇帝復顧視左右云且知恩報恩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虛空開口呵呵笑佛法從來貴出情

上堂以拄杖畫一畫云若人會得這一畫則能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世出世間山河大地無一針鋒許不是棒頭的旨又以杖畫一畫云若人會得這一畫則黃金變酥酪世界為白銀世出世間無針鋒許不是大休大歇大安樂處復以杖畫一畫云若人會得這一畫則黃金酥酪酥酪黃金鍊作一團打作一片世出世間無一針鋒許不是大尊貴處諸仁

者還會也無會也不出此不會也不出此以杖卓三卓云移花兼彩蝶買鋏得黃金

上堂數萬先須舉一二五恰成一十數到不可說處舌大如槌神機活脫蟠兆一夜盡開花歲歷三千始成實諸仁者萬出于千千起于百百始于十十始于一只這一又從那裏起良久云剎到頂時培碩果雷從復處震天機乃喝一喝云諸仁者這一喝有時作一喝用有時不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若人會得管取叅學事畢會麼王師合藉干城力四海歸降賀太平

李侍御請上堂有言無意號離鈎拋出先天紫氣浮泰華擘開輕有力黃河畫斷水西流若人會得這一句則手握乾坤指呼日月先天地而不生後天地而不老亘古亘今只是個自已諸人還道得麼不肰老僧自道去也今朝二月廿四飯僧作大佛事策起三丈白眉直下為君指示乃揮拂大喝下座

上堂喝一喝云特牛生兒也又喝一喝云一馬生三寅又喝一喝云此中一句能令山河大地草木風雲情與無情一時轉大法輪成等正覺諸人要會麼復喝一喝云向這裏入問塑肋三拳佛降生指天指地

令全行父子傳燈光燦爛請師的的示分明師以杖畫圓相進云啐啄頓開天地竅鸞雛衝破碧琉璃師以杖于前相外畫一大○進云父子合宗千古印燈燈續燄古今傳師以杖于一○中點云呱僧作禮師便下座

通州弟子濟聞請上堂諸上座不用尋思盡十方世界明明地無一塵一縷為緣為對咳唾超彼三賢掉臂直透十聖著衣喫飯行住坐臥有甚麼事不見永嘉云絕學無為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祇恁麼散去佛法道理一總用不著可笑德山緣密有甚三句

語示人一句函葢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長安路上得恁麼滾滾地

上堂五十五位盡是度門從門入作好丈夫若是眞正英雄爭肯踏佛階梯落人背後諸人淸淨心中若起一念修學心卽是平地上立個階級不可度越汝若無心卽是步步通途說甚麼遠近高卑良久云會麼分別魔軍熾忘機佛道隆

剋參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云老僧遭伱鈍置僧云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作麼生師云闍黎遭我鈍置僧一喝師擲下拄杖云爲他閑事長無明便下座

上堂問闢天人深域一往已見全提振今古洪謨此時願垂一語師云莫道點頭猶未是纖毫不了亂縱橫進云金毛師子相逢也未必輕輕放過伊師云行脚若還不帶眼難免海外見浮漚僧點頭三下師云果然地濶少知音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三藏十二部所說何事師云不錯進云大用現前不存規則因甚又道演唱宗乘須具三玄三要師云不錯進云威音王已前是甚麼人先悟師云人事少暇緩緩和伱商量前兩錯進云和尚也須領話師云一期倉話還副得上座意麼僧云不副師顧左右云這囘老僧得也便下座

上堂古人住山嘗有偈云嚴茶三五盞意在钁頭邊且道是甚麼意老僧則不然蠶豆茶邊採西瓜竹裏栽鋤成生熟地一月兩番開今古同風宛有住山氣象若是眞獅子兒不妨向這邊跳躑所謂獅子兒衆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諸仁者簑衣索索官人不落三耳朶草鞋放在禪床脚下省得諸方亂走行脚還有眞正赤骨律住山漢子出來道看良久云開田儲夏水種對埡春雲

上堂舉睦州和尚云汝等諸人還得個入頭處也未若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若得個入頭不得孤負老僧師云賺臨濟喫棒撥雲門脚折底本事甚處去也反自出出入入兩頭三緒敎壞人家兒女萬峯若不徹底掀翻使彼承言滯句者一個個李向赤邊咬埋沒已靈深爲可惜衆中還有捉敗睦州底衲子麼老僧肯相孤負拈拄杖卓一下云要用直須用眼目莫定動

剋參德山小參不答話埋沒宗風趙州小參要答話恥他先作萬峯今夜小參會得自已底截斷他脚跟

識得目前底穿瞎他眼睛起佛見法見底與他茶喫不見一色底與他平交不是山僧爭人我大都緇素要分明且道總不與麼底又如何良久云後五日看
上堂秋山乾若洗秋水流如砥秋雲淡不生七十二峰起所以鄧尉山與光福塢首尾問畬致令漁洋山嘴指出血長旗嶺叩首皈依何以故以拄杖畫一畫云班鳩麻雀大於鵰白象青獅小如蟻又畫一畫云會麼杖頭花正淡爭奈草鞋有鼻而無跟東邊撞木鐘西邊敲瓦鼓齊一變至於魯山僧二十餘年一向打葛藤從未曾說到這裏今日不覺盡情嘔出良久

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始得知
受揚州天寧請上堂向上大法不惜當陽拈示諸仁者從維揚放舟截江到鄧山三日寒雨一道清風及乎到來舟懸石岸針轎上泥坡滑登涉間關參尋不易伏惟珍重至若向下一句則未踏船舷早已說過了也且道還有末後句也無十月多風信難為衣薄人會得者出來唱和一上問適纔和尚道未踏船舷早已說過了也說底是甚麼師打云說這個進云未在更道師云你又作麼生僧云未陞座已前和尚已喫三十棒了也師打云這一棒阿誰喫僧一喝拂袖

歸衆問和尚道風遠振法雨均施今日覿面當機未審如何相接師打云這樣接進云還肯別施方便接彼遠來者麼師云肯進云如何是和尚底方便師云向下會取進云設有個金睛突出頭尾交加大吼一聲和尚又作麼生師作虎聲僧云今日長安大有人喪身失命師打云這一棒阿誰喫人華居士問聞和尚於此建立臨濟宗旨是否師云是進云臨濟宗旨且置如何是萬峰宗旨師云塢院到此不出半里進云三百年來今日始見作家師打云這一棒教阿誰喫又僧出問向上向下則不問如何是末後句師覷

上覷下進云為甚解樂不解苦師吐舌僧禮拜云今日被學人捉敗師打云這一棒教阿誰喫便歸方丈
上堂天上水地下月萬斛天香好時節無數青蒼淡中抹洞庭兩山飛彈出打破佛頭頂上結商山四皓齊喫跌個個兩口無一舌三段老人雪竇翁老僧一棒下風立中郎兒孫賢叔侄被我一問赤骨律南斗八北斗七二十八宿右旋列咄我要問他今年洞庭多少橘會得出與一摑會不出與一摑道道良久喝一喝下座
壬申元日上堂拈起拄杖云世界闊幾許拄杖闊幾

許虛空長一丈拄杖長一丈百億蓮華九州萬國五湖四海一切諸佛含靈都在拄杖子頭上傳心續命被老僧輕輕點一下則虛空雷動大地春生澤國太平聖皇萬壽

上堂以拄杖畫一畫云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且道如何是直截根源底印漁洋山曲鉢盂小鄧尉峰高天壽溪又以杖左右豎兩豎川云種花嫌地瘦汲水問泉遙又以杖橫豎各數畫𠀤云幽花不待人清夜已開遍第一個字匾擔兩頭尖第二個字剎竿對面竪第三個字一堆亂木和雲貯若人識

得這三個字則世出世間文字一時會盡無文字亦一時會盡佛祖大用俱已了盡豈但超生脫死而已諸仁者還會也無若不會參參

上堂花放屋簷紅山家春信通急磨刪竹剪閑製焙茶籠逐鹿歸蕉北聽鶯過磵東只麼消遣日休問是何宗

上堂古人道諸佛一向淨用故名諸佛衆生一向染用故名衆生師云諸佛空裏漚花衆生水中雲影衲僧門下染淨不收參來無礙語言動靜三藏絕詮瞬目揚眉乾坤失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彼彼丈夫兒

肯甘自退屈隨喝一喝云大家究取

通州諸居士送參被至請上堂以拂子指參被云諸仁者看取若論向上大事如吳門鍼工繡參被相似若於未剪羅段以前向頂門一鍼鮮血直迸忽地翻身作大哮吼頓使天魔外道一時粉骨碎身何等痛快其或未然不免更著精神裁成錦片上却繡子於密不通風處朝也繡暮也繡要使鍼鍼相對綫綫相連無一絲毫縫罅一毛一塵無容少欠不知不覺爪牙畢具於繡子上突然跳出一個金毛獅子來便解開大口吐出五色上品蓮花花中顯現諸佛列祖一

齊演說大法頓使四天王天勇力護持諸天天女空中散花供養一切天母各各掬香擎花然燈灑香獻果如山樂音齊響遂見須彌岌吞海水騰波天上天下若風若雷山林草木無有一物不出廣長舌相同說此參令聞者見者一時悟徹盡大地狐狼野干但聞哮吼之聲肝腦塗地永不復生從此正參光騰紹耀末世且道如何是獅子吼聲乃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雪竇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覷著師喝一喝云推倒牆

壁走却達磨寶在甚麼處復顧左右云你看雪竇可
是人養底
上堂趙州一飽忘百饑今日老僧身便是橫鋪破席
白晝眠起來不管天和地茲因山中絕糧適檀越送
米至特請上堂記得年前小除夕一偈百僧饑看老
僧開湖自清清嶺自彎廚火宿留無粲粟梅花愁絕
滿谷山今日復有一偈細雨梅花玉濕枝飽來不覺
日長時三通法鼓上堂太說汝何曾待所思只此二
偈若人不會則說饑說飽說喜說怒便有無量生死
如何超得若於此偈直下了却古人所謂以手攀南

極回身倚北辰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飽參僧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喚作甚
麼師下禪床走兩步云莫怪老僧行步龍鍾僧云意
旨如何師云水牯牛大底老虎也打得倒幾個僧不
領師云向年撞個師僧來亦會與麼直至而今總無
消息良久顧左右云具足凡夫汝凡夫不知具足聖
人汝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
聖人不消拈却凡情聖見寒則普天匝地寒熱則普
天匝地熱是汝住汝位世間相當住塵塵爾刹刹爾
亘古亘今那怕甕中走鼈雖然如是因甚又往往干

戈相待喝一喝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
瓶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拈起
拄杖云這上座甚麼劫中成佛來僧出衆云容某甲
說道理得麼師云大喻三千小喻八百秖要恰這上
座意便了僧云拘留孫佛劫中某甲與這上座同參
直至而今團不圓分不開無數知識出世例皆懡㦬
放過和尚明鑑是神通是三昧師云眼若不睡諸夢
自除僧掀倒几案師下座顧大衆云三峯今日死中
得活便出堂

小參溪聲憤怒雨如絲正是山中絕食時三陣普榔
催接米炊烟依舊不曾遲還有終日喫飯不曾嚼着
米底衲僧出來通個消息僧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云爛熟黃梅落滿地僧云意旨如何師云解得
調羹味便和一僧出云和尚師無語僧一喝便歸衆
良久僧又出左右顧視師仍無語僧云滿堂師僧覓
個會話底不可得師云今日得一個也僧拂袖便出
師云將謂是德山老漢原來不是便起身歸方丈前
僧出作禮云適來觸忤和尚師擬拈棒僧又拂袖出
對侍者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是甚麼人語者擬議

僧劈口一坐具云這棒合是老漢喫師召侍者云他道甚麼者擬舉前話師連棒打趁

上堂問我老僧壽幾許只向道屋上青山庭下封只此一句如金剛寶劒萬物攖之卽失原來百味具足更無他事了也正如唐堯之世垂衣拱手眞爲上古之風柰何一句未分未免顢頇儱侗酷如洪水氾濫草木繁茂蛇龍爲患虎兕逼人强梗未删禮義未釐五穀不登未盡其善所以臨濟老人于一句中分出玄要賓主等堂奥以至四賓主之主中主如大舜使五人爲臣禹疏九河水入大海而天下燥使益掌火烈山澤而障翳銷驅龍蛇歸海逐虎豹入山然後誅四兇嗑强梗封五穀敷仁義洪荒闢而中原爲寶地葆上古之眞純爲三代禮樂之祖究竟看來秖完得個無爲之治而已今人畏臨濟入道之密制汝之嚴便欲抹殺宗旨單行一棒此何異天惡其成地惡其平六府三事惡其允治畢竟要身著箬粟葉茹毛飲血爲埜人之君老僧值禪運式微萬不得已提起三百年不講之絡索以捄法道中洪荒虎兕之敝還有同心共濟者麼卓拄杖下座

石季玉送關帝像入山請上堂豎起拂子喝一喝良久云十年磨一劒霜刃未曾試今日持贈君誰有不平事喝一喝云此事直須全身鎧甲八面威風大刀飛一片氷花赤馬奮半空雲影於八萬四千魔軍堆裏馘其酋首猶如拾芥具如是操略正好于城正汝震攝魔怨俾天下太平使蒼生安樂還有如是操略者麼出來道看僧纔出師便喝進云是何宗旨師又喝進云單刀直入一句作麼生道師以杖旋風打散大衆歸方丈

上堂茲茲宇宙落落門庭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據個曲彔木床日與山花水鳥閒訴衷腸崖瀑窣風激揚宗旨汝諸人但只耳門有竅眼裏有筋物物頭頭何非已分以拄杖卓一下云收

上堂唇封兩片皮齒鍵三條楔腦後拖舌頭吐出三丈鋏一道寒芒射斗牛萬里長江兩岸雪不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古人曰耳朶兩片皮牙齒一具骨美則美矣未有師在良久云如何是佛唐相細腰明儀隱骨如何是西來意三年栽一船不是石頭定是土塊一年三百六十日有五時有九節有六運有七氣不是不是日日是好日以拄杖作釣魚勢云悠悠漁父詞嫋嫋千尺絲歸來每到月明時小小山矮矮

屋厚厚蓏茨寥寥黄犬吠花枝不是不是不關老僧之事會麽顧左右下座

上堂平地上撞脚不起底千里同風眼光爍破四天下底對面不識信之則有不信則無先佛性命函葢乾坤後佛紀綱衆流截斷汝等諸人從年頭至年尾觸境遇緣迎賓待客著著隨波逐浪德山圓密後生勉董置之一傍自不怪㑊雲門大師氣宇如王在你脚底因甚不覺喝一喝云各各歸衣盋下究取

上堂山貧毎絶糧供衆無别物一碗蓋菜湯百枚蠶豆莢中間咬得着兩頭淸水滴等得一供齋預先支

衆喫添却錢一千將就遣今日明朝說具戒未問大檀越只有蘇二伯一金辦早食三百團圞頭心心冝相歎也有嫌單狹也有道屋窄入厠無遮蔽上殿怕脚濕聖恩老堂頭丁此好時節譬如歲儉家寒酸遣統出良久乃顧左右云山前山後幾百家家家看繭採新茶老僧住此貧徹骨羸得年年看好花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山眢卓竪日面煇煌如何是無相法身師云求名雖有據學稼本無田僧云不因漁父爭識尭

源師云一身依棹轉雙眼被花迷僧云原來只在這裏師云錯却路頭乃云桃源原只在人間堪笑漁郎太不還貪著故鄉田地好回頭那覺鬢毛斑花灼爍水潺湲兩崖石壁故蒼然郷縁熟路難忘却斷送一生閑又閑

上堂蘇州菱邵伯藕賣賣經營隨處走從來主顧不擇人只貴有錢能出手以拄杖架肩云老僧擔一擔子來也足以塡饑補渴飽諸人當場乞我一文不妨連籃折倒亦免得十字街頭喫筯乞力有麽有麽良久云眼看好貨無人買佳味于今只自知

上堂溪院桂花殘香風忽狼藉堪憐無目人猶向枝頭覔舉世笑他愚山僧道不必何也合眼避諸塵那怕黄金屑

因事上堂僧問如何是萬峯境師云庭菓色驕秋半雨田禾香落夜溪風如何是萬峯人師云從人笑駡任我縱横人在境中境在人中師云開田說義家常話磊石爲龕自在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一聲孤雁秋空遠無數亂峰寒日斜乃云千峰蒸寒碧生我一片秋逐逐任凉颸來往無依留有時落空谷心與案俱休有時乘般雷赤日滂遠流或爲石所破裂絮

憐浮游平生得失心付之空悠悠而輩體所慕讚毀徒相投胡為戀戀情語此朝〃蜉蝣顧言徼雲根毋道風颼颼

三峯藏和尚語錄卷第二 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三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記

住蘇州鄧尉山聖恩禪寺語

癸酉元旦上堂拈香畢就座乃云五彩泥牛耕大地一犂鍬動天和氣七十二峰如筍生峰頭似草和則細幸勿作西來的大意良久云今日新正元旦特特上堂舉揚佛祖因緣用祝聖明山僧到此竭力不能贊一詞只得將本色住山語支塞一上品字裝頭黃砂礶窨大葉茶香木聲噴噴大家慶賀太平年不道是崇禎皇帝底聖力卓拄杖下座

申勛菴居士請上堂非雨非烟山漠漠為瑤為玉射玲瓏半醒半睡老僧眼對客看花典不同乃拈起梅花云還會麼風來香在石月上影橫窓放下梅花云七尺開襟席撐天四脚床復拈起花云睡醒信脚出門去隨路看花繫短裳此是老僧日用事至若求個一句作麼生道放下手中梅花云結得封頭千顆子遞傳調鼎作金湯

上堂僧問七事隨身便請相見師便喝僧云某甲則不肰師又喝僧云和尚把定封疆只得別資一路師云你是不得已也僧擬議師云隨身七事甚處去也

僧又擬議師云八事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尋常一樣牕前月僧云目前又作麼生師云纔有梅花便不同僧作禮云謝師指示師云賺了也良久乃舉臨濟大師云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隨聲便喝云老漢沒量罪過未能把定要津反自私通車馬諸兄弟衆中還有捉敗這老漢底麼與你從長計較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鼻孔眼睛總穿向這裏權實照用貼不上三玄三要挿不入臨濟道底若是向來不解愼初臨濟

道底不是將來尚可護末良久云以智遣惑頗逢下士以智遣智罕遇作家眞個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便下座

上堂合歡桃李映濱池上下同看一道迷寄語參玄諸上士頂門迸出是全提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喝一喝云玄都觀裏桃千樹良久云會麼乃舉起拂子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喝一喝云曉溪流出碧桃花良久云會麼乃擲下拂子潙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又喝一喝云桃花流水依然在石室濱崖不見人

上堂今朝二月十五萬象森羅鼓舞落梅天女散花迸箭玉麟出土七十二峰頭吼空外之獅三萬六千頃怒濤中之虎引開雲外幡幢擊動空中法鼓頭頭劒刃交光處處箭鋒相拄未經開兩片皮人人成佛作祖驀拈拄杖云住住還有會得拄杖頭上活祖師底麼卓一下云山禽歷歷分明道林外春鳩對喚晴

上堂趙州佛字不喜聞老僧佛字亦不惡禪和揩去問諸方一任讚揚與貶剝良久云莫莫

上堂雲門道胡餅趙州云喫茶一般行貨兩樣生涯金陵俞道婆撒餅在長街春風細細落藤花漁舟懸水叉茆屋傍山斜也勝一疋布三斤麻若人直下會

得正是消氷竭水織錦鋪霞刹竿頭上跳蝦蟇以拄杖作持竿勢云七尺絲綸八尺竿鈎頭密意莫顢頇衝波忽有金鱗現手撫船舷笑眼看

上堂虛豁希輝荒鶯濤捲春雪此中無有人種樹採瓜喫此四句內有一句具雲門三句具臨濟三句具三玄三要四賓四主四料簡四喝四照用乃至無量法門百千玅義無不具足且道是那一句良久卓拄杖下座

上堂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路不拾遺民無夭閼一經毘嵐園裏妄自稱尊少室峰前猥言傳法射來

一隻蓬蒿箭撥動支那百萬兵有底荷斧擎叉有底拔刀揮劒太平草木盡化干戈於銀山鐵壁處重設牢關向栗棘金圈邊更掘窖子陷殺英雄平欺凡聖肰此猶有丈夫氣槩可歷諸方近有一輩月黑穿窬背地剽竊只說希圖口腹全肰不顧巡官老僧撞著將來拶出骨髓有甚罪過今日要與諸人向佛未出世已前相見良久顧衆云還識老僧麼

小參千峰陰雲鎖半山對中開屋向湖山日高未必知長夏慣著輕衣坐對關良久云汝等諸人見我開口便作說法會且道今日說底是西天法說底東土

法爭知老僧從無一法與人肰雖如是且道適纔畢竟說底是甚麼良久云莫道我謾你太煞也喝一喝

小參若論此事與老僧住山軌則相似雲水衲子不但與他如兄若弟如父如子卽同一體手足耳目一般與之一生穆穆其間若有絲毫許生風作浪老僧便與他一頓拄杖打出山門與之斷絶若他經久回心再入衆中老僧總已忘却了也依舊如兄若弟如父如子如同骨肉他若又生風浪重與打趂不容園入後來依舊忘却再入衆中轉見相親毫無隔礙他若更復呈頭露角這一回連前兩度一齊論過細作一團打成泥塊此回送出千生萬劫永不見面若人會得一生參學事畢

上堂僧問不是風幡動亦非仁者心師今陞寶座端的請敷陳師打云不可是這個僧云六祖大師見不及此師云尋思去乃云風動幡動開眼說夢不是風幡劈面生譏仁者心動渾身斷送更提這個將錯就錯六祖大師見不及此且去尋思雖活如死卓拄杖下座

上堂石壓笋斜出崖懸花倒生分明目前事換却眼中睛

上堂水流濕火就燥各遂其宜虛空跨跳驚得北斗南辰七顛八倒玉兎金烏一時失炤獨有山僧冷坐傍觀呵呵大笑笑個甚麼笑他向上人未明那一竅

上堂僧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天下太平僧云出匣後如何師云何患天下不太平僧問臨機一句請師速道師云緩緩著僧云甚麼時節放在無事甲裏師云幾人得似上座性燥僧拂袖便行師隨後打云怕爛却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不異今人僧云如何是今人心師云不異古佛僧一喝云某甲是甚麼心師云狼心虎心僧云錯師笑云錯則不錯承當

不下乃云夫行脚道流要得不落于惡道易事但說佛時不被佛謾說法時不被法障自肰到處通變雖遇鑊湯爐炭諸般厄難行爲佛事坐是道塲障礙他絲毫不得隨喝一喝云大衆一時鬧麽便下座

祈雨上堂雲爲心空爲骨興雨興雷起瀛渤不作巫山昔日靈爲救蒼生潤吳越喝一喝下座

上堂屋頭問路笑豁鴟吻月下拋磚賺出韓獹老僧没這閑心情幹此兒戲事早被晨鐘喚起夜因燭短催眠忩却日中一段始知不涉塵緣靠拄杖休厺

上堂盡力道不得頭上空青濕滴滴通身俱是口萬頃波光獅子吼旣是道不得爲甚都是口翻轉袋底一齊卅此是有語是無語雎陽姓張還姓許同死同心報大唐萬丈明光炤千古只此幾句若人明得許你一生參學事畢

濟廣請上堂靑面相逢驀撒沙分明徹困爲君家若能直下頻翻轉白棒掀天美五花（廣感夢懷疑師直示其旨）

茶話擊竹篦三下云老僧二十年來行棒行喝轉語機鋒偈頌語錄都是本分中出格語肰未是向上實際特爲大衆說破良久云今朝大暑第二日天氣忒炎老僧不若脫下這領布衫遂脫衣喫茶

上堂舉黃檗入供堂于南泉位中坐泉問長老甚年中行道檗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厺檗便過第二座雪竇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即便于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肰如此也須救取南泉師云萬峰今日救取南泉豈不聞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炤南泉出馬家之門爲天下宗師爭肎以力服人且問雪竇黃檗下堂便坐第一座于賔主之道爲合如是不合如是

小參六月二十一敎我如何說良久云秋風枕上凉如拂

上堂經來白馬寺梵語唐言輥作一團僧到赤烏年湥目昂鼻直是難看以字不成八字不是當頭一個至今辨論不清說甚大鈔小鈔廣疏略疏若欲决疑解惑問取阿誰良久云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小參僧問如何是密密不傳底事師云著衣喫飯進云纔有知識便省二事焉得爲密師云中間事作麽生進云不可無事生事師云你秖解得一半問如何是佛法至要處師云幸得問著老僧進云請師一言

師云若是諸方肏伱話也進云秖如諸方又如何肏
話師連棒打云更要問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開
口道著進云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云動步踏著進
云恁麼則一念萬年也師云近日中峰講筵大開進
云和尚是何心行師云洗脚去乃云大凡出衆切磋
雪竇道得好若未具啐啄同時眼卒摸索不着今日
一期大似機變出于臨時肰亦未是玅圓超悟者莫
謂針不劄風不入佛法便只如此正眼觀來大有事
在

上堂秋山青秋桂老秋風高庭莫掃放下破蒲團秋
湖向人好昔日晦堂問黃山谷云還聞木樨花香麼
谷云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師喝一喝云是何言歟老
僧昨宵大睡一覺外牀倒裏牀倒枕子是藤白席是
草乃瞪目視衆久之便下座

上堂拈拄杖云當人分上各有與麼事卓一卓云爲
甚不承當放下拄杖云莫是有疑麼良久云咳嗽得
一聲許他是金毛師子

上堂千頃白雲一柄钁五六年來費開鑿石根鋤得
水一丘迸出蓮花如極樂著青簑剪蘿落裙帶豆長
絡索幾度客來呈餺飥也勝披千佛衣坐在千佛閣

良久云秋風寥寥兮吹我屋淨塲圃兮受新穀早辨
官租兮省逼迫品字柴頭兮煮菜菔爲君壽爲君福
果肰千足與萬足

上堂要知佛法大意麼乃鼓掌三下云只在這裏良
久云若不如是甚處見他達磨大師便下座

上堂僧問父子至親岐路各別時如何師云到家時
驗取僧云即今誰在門外師驀起身云老僧得恁長
闍黎得恁短僧云祖師門下因甚說長說短師打云
爭奈岐路各別僧問萬法從心起未審心從何起師
云喚甚麼作心僧云不會師云誰見他起僧云古人
恁麼道師云老僧不恁麼道僧云某甲請和尚道師
連棒打云不道不道乃云大智唯心都不緣境當陽
直指只在自省喝一喝云會得如矢不會如金

上堂道以無而重道以有而空道不可道而道故脚
脚踏實地道不可言而言故頭頭是本天所以道人
者心不藏物口不露字如蟬翼之鳴秋風若堅翅之
踞空界故能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且道如
何是道喝一喝良久云蓄得春池滿秋風禾黍香

上堂西來之旨經久事變未及幾代早差一線日過
一日豈止一線未審今日有何方便不致此道湮沒

如線良久喝一喝云秪有一法防微杜漸
上堂尖頭茆屋草根香活計全憑折脚鐺野菜和根同喫了盞盂洗刮再商量大衆且道商量個甚麼近年茶價貴客至點蒿湯
上堂舉僧問智門如何是佛門云踏破草鞵赤脚走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門云拄杖挑日月雪竇拈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師云大小雪竇自甘下劣直得門風掃地奴兒婢子極低下人家也有三兩個便覛作奇貨隨喝一喝云是佛是佛向上當時若下得這一喝免見智門話墮

上堂以手自點胸肋云這漢未出胞胎全無縫罅纔生頭角便有聲價拖到而今疑者信者充塞天下有者道是甘露滅有者道是小釋迦撞著冤家惡口小家我無飯喫投佛出家我無衣著投佛出家有些伎倆肯來出家喝一喝云說聖說凡說眞說假成得甚麼衲僧家便下座
上堂長竹難點天邊月利斧不斬無罪人有甚許多陳骨董爲他閑事長無明臨濟胡亂施張德山胡亂云爲祖宗莫大門戸展轉返不光輝卓拄杖喝一喝云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上堂人人有雙父母所生肉眼橫瞭面上首羅尊天豎亞一目在於額上阿那律陀清淨天眼在半頭之上觀世音菩薩千手眼在八萬四千毛孔上老僧有一雙金剛眼開在頂門之上乃拈起拄杖云另有一隻開人天眼目在棒頭上令因上人大慧年躋六十兩眼失明請說法要願開法眼頓悟大事老僧不待他出衆問話早與劈脊一棒令他父母所生肉眼瞭肰頓開額上亞豎一眼亦開半頭淨眼亦開通身手眼亦開金剛眼睛亦開老僧棒頭上眼亦開何故六十年前是一雙明眼六十年後是一雙瞎眼今日令

渠明暗兩忘開佛眼元來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以拄杖卓三下下座
絕食小叅生臺烏雀不聞聲冷冷厨烟白日晴客去愧虛留供誼僧來莫說告單情賒薪已閱樵人徧乞米難教店帳淸自笑住山無道力錯追因果悔前生
上堂僧問了未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古人因甚靠此一着如須彌山師云莫亂針錐僧云和尚豈有護惜耶師云肚皮裏休著妄想僧云謹領師云妄想僧問佛是覺義驀豎拳云這個是甚麼義師云撐眸燕子已高飛僧云還知某甲用意麼師云吽吽

僧云不如歸去來葱嶺有人億師云非惟不識這個亦乃忘却拳頭乃云通褒貶底句諸方學得看窟籠著楔近日罕聞老僧特地折節下問汝等直須當仁不讓良久云見義不爲無勇也

甲戌二月㝡如回病起上堂雨雨晴晴二月天白牛性嬾不耕田繩牽鞭打令朝起池水猶寒草似烟牛牛長林山迥風颼颼斂尾復藏頭鼻下無繩得自繇且道是何人境界良久喝一喝云未問着時早已過去了也

上堂舉藥山久不上堂知事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

誨山云敎槌鐘著大衆方集山便掩却門知事咨曰既許爲大衆上堂爲甚麼一言不施山云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師驀起身云上來講讚良因散周沙界便下座

祝髮上堂揮金截斷絲雲根露出氷霜透頂門刀下翻身直薦取頓肰心了是心存舉水潦和尚隨馬大師入山搬柴次問著此事被馬大師攔胸一踏踏倒忽肰起來呵呵大笑曰無量法門百千玅義都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師云今日濟文剃頭老僧用刀一揮亦便呵呵大笑云無量法門百千玅義都向刀

口上識得根源去且道馬祖一踏老僧一揮水潦濟文一同大笑畢竟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則墮同應三十棒若道是別則墮別應三十棒若道同別不同別則爲四墮亦應三十棒還有判斷得底麽問衣後周羅結請師直下截師挺身立地進云未在更道師轉身便行

上堂諸人未到萬峰將道萬峰有多少禪道佛法既到萬峰原來這老子乃是當人既是當人因甚諸方只是放他不過你看他先德苦切之言實可取信豈不聞男兒鎖子黃金骨苦痛無明墮汙泥良久云蒼

天蒼天

上堂一實諦中無起滅曾祖長年臚歷方便門真行親疎秘魔一向擎杈因言得旨不假外求覩物明心豈緣內省所以觀風化物無一定之機因語識人有差別之智睦州嗔僧提一桶水潙山與我過淨瓶來至于荊棘林中紅爛破驢脊上蒼蠅臨濟喝德山棒會得總非死句活人貴在通方韓獹逐塊非敢望于今日俊鶻摩霄惟貴乘此一時拈起拂子云飽飡禪衲試請下語良久擲拂子下座

供千佛衣請上堂搶名多子寧無意自是傳衣佛種

多衣綫下明眞切事豈論宮繡有誵訛喝一喝云且道如何是衣綫下事金鍼直下刺意旨問如何紅蓮迸海波還有向上事麼千額珠光寒夜月半肩日色醉春霞會得衣綫下事者出來喫棒問我有一坐具禮千佛卽是禮和尚卽是師云緩緩向你道進云某甲則不肰師指衣云著得恰好進云且緩緩師良久復舉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且道提刀是千佛放刀是千佛若向這裏會得則血滴滴地僧又出師顧大衆云一齊禮拜便下座

上堂今朝四月甲子政說毘尼八敬命婦證優婆夷

乞賜大悲貴胤於其未開口前劈齒一拂子柄以拂子作打勢云輥下天上石麟贈作振振公姓

浴佛上堂世尊昔日降生指天指地動括十方作獅子吼盡力也只道得個唯吾獨尊奈值千有三百年後跨竈雲門劈頭一棒忍氣吞聲從來無人爲之雪屈今又七百年後萬峰遠孫要斷不平之事亦不得扶强抑弱直將黃面老子折脚阿師縛作一團打作一堍推向堂前貴令生與同生死與同死大家無出頭分諸仁者會麼乃起立澆香水浴佛云須與當頭一杓惡水且道是不是又澆水云汝等諸人聞此見此便欲鼓唇喉舌踏步向前問他如何若何我也預先與你一杓惡水且道是不是又澆水云九龍天外風雷壯霖霂絪緼萬國恩

西來羅漢請上堂十萬里來不說一字依稀像達磨彷彿同眞諦芭蕉柄上書梵字蝌蚪蟲文不相似拈起○相問伊叉手睜睛直示老僧點頭道從前不是這回恰是問大衆是不是良久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語便下座

上堂萬峰有條鐵門限盡大地人跨不過好笑街頭石敢當也學橫身礙行路山僧偶爾經過向伊道却

兩錯這廝滿面慚惶不覺入地三尺合眼揚聲大叫痛罵於密老賊飯米既用剛砂門限何消生鐵老僧夢中聞得翻轉個身來道你也說得是你也說得是肰更有一句你還知也未縱饒折却鐵門限無數人死向平地卓拄杖一下

圓戒上堂靜主達賢住此山有年破屋半間蓬塵積尺行鍋無蓋黃盌不全或七日忍饑或逢緣一飯口如木突衣若鶉懸會圓具于先靈谷和尚茲復請說菩薩戒浴謹白問如何是釋迦如來口放戒光師云風爲掃地使月作點燈娥進云如何是孝名爲戒師

云竈裏生青草鍋中叫碧蛙進云如何是亦名制止師云忍餓長盤脚開齋過別峯進云如何是向上一句師云速道速道問戒光頂聚輝千古覿面相呈事若何師云與我過畚囊來進云衣文結角交加處明眼緇流失却眞師云二十五條拖著地進云滌盡無餘存潔白戒珠燦爛黑光寒師便打進云末後令行尊貴旨棒頭有眼炤人明師直打趁

廻參未舉時逼塞虛空巳舉時虛空粉碎將舉未舉之間虛空在甚麼處一僧咨和尚虛空則不問如何是那邊事師云暎波月落水天黑夜半漁翁正睡濃

進云如何是這邊事師云東方日初出牧子過前坡

上堂穿窬墻壁盜竊金珠雖然兩手擎來其奈人前難用卓拄杖一下云老僧今日將諸人自家寶藏直下打開衆寶爛然光彩奪目逴得便行更須炤顧脚下躊躕不進眞成蹉過目前不消滿面添慙只貴通身是膽至若懷寶迷邦他鄉醉臥總之自甘餓殍又爭怪得老僧靠拄杖下座

上堂僧出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云月落三更黑潭烟冷如何是全體作用師云三峽奔騰長江萬里如何是機權喜怒師云笑裏有刀刀頭有蜜如何是或現半身師云昔年想是曾相見杏花村裏矮墻頭如何是或乘師子師云牙如利劒口似血盆如何是或乘象王師云四步蓮華六牙音樂僧便喝師云我則不然僧又喝師無語僧云雖然如是和尚已喫三十棒了也師打云且道是你喫是我喫僧云某甲罪過便歸衆師便下座

小參月之晦要見月光今夜會石童木女忽相逢三更彼此摸著背笑呵呵快不快雲抹石風梳苛分明道著生平事一道嘗光永不磨兩眼明開黑漆地

司李黃海岸居士到山請上堂士出作禮云弟子黃

端伯久仰和尚人天眼目佛祖爪牙請和尚爲大地衆生點出師以拄杖作點勢士云未到萬峯不妨疑著師和聲便打士擬接棒師又打士云和尚只有弄乾棒手段師云老僧罪過士禮拜歸衆師乃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且道如何是萬峯底末後句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花知人韻倚窓笑石愛風淸傍水蹲下座

上堂一句中具三玄相對語喃喃一玄中具三要虛空放出無毛鷂有權有實當面著賊有炤有用一齊斷送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從前意氣都銷落懶向長

安舊路行

上堂舉昔日馬大師違和院主問云大師今日尊候何如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山僧今日不快大衆問曰和尚今朝體氣徤否老僧答云黃泥竈磚磚竈復有偈曰日面佛月面佛六月晴空三尺雪黃泥竈磚磚竈雪白吳綾一片皂若人會得這兩句則不但馬師無病抑且老僧無病大地衆生無病若人不會錯去齋佛齋竈老僧今日說破省得臨濟祖師齋竈齋佛求天禱地良久喝一喝下座

廻參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云日日香花夜夜燈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云有語非干舌無言切要辭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云可憐門大開而人不能入如何是定乾坤底句師云二時展鉢開單逐日屙矢送尿僧作禮云若不如是爭見萬峰師云老僧總理會不出

上堂以拄杖揮空大喝云打破太虛空迸出金剛骨拈向諸人前通身赤骨律碧澄關主昔曾就正於安隱堂前今朝始見你轉身撇脫且道得力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萬峰千丈崖頭一片白雲裏石

上堂僧問過去未來則不問如何是現在一句師云舌頭不出口僧云而今出口也師云此是過去事僧云再請和尚道師云未來莫妄想良久乃云現在與麼道未來莫妄想過去已過去更討甚伎倆要踏向上關喝一喝云卽此樣無別樣

普請上堂若論此事如萬峰普請刈稻相似各人揀定六處把定根苗將極快利鈥一截使六根頓斷務令兩橫一交兩交一束亦有三鋪六橫一切諸法無不具足第一日一齋俱倒第二日輪衆巡看第三日席捲登場登時打下狀後暴之以驕陽颺之以晴風礱之磑之篩之扇之實於倉廩先將一半貢之朝廷次以一半供之大衆所謂君臣道合賓主協和便是這個道理也諸人還會麼乃作刈稻勢便領衆入田

上堂畫裏身心問有無死生勘破髑髏枯敬將一幅西方境換去關山積雪圖孝子鄒灝鄒潔爲薦先考來周府君入山禮懺諷經飯僧施食請老僧上堂說法老僧無法可說不免借帔拜婆對景掛畫來周居士生平嗜好衡山先生手作關山積雪圖今攜焚化靈前作掛劍故事老僧展卷對大衆謂來周居士靈几道衡山先生未敷紙未染筆已前還有心否既敷紙既染筆布盡千峰萬壑於無何有之鄉還有心否

若有心且道心在何處峰巒起伏澗峡回盤還有土石否形雲漫漫積雪漠漠還有濕冷之質否窠枯露鶴竹倒横門茆屋如堆柴門略見果有此界否寸馬豆人紅衣烏巾如飛如舞果有生氣否片紙不加放筆無跡還有畫者否于此覷得破覰得透始知衡山先生不曾畫古董架上無此卷眞心不曾動一絲毫皆從妄識上變現幻中之幻而來周居士生平嗜好之心置於何處心既無處則昔何以生今何以死既無生死則何苦何樂何罪何業何從牽絆何從解脱是知有非實有則知空無可空老僧今日對衆將衡

山來周兩居士有心無心是境非境一時卷在玉頭軸裏送在靈前紙錢堆上一炬燎却來周從此脱肰不爲境累不爲心移不住娑婆不居極樂于無所住處不知不覺冉冉地青蓮襯於足下寶樹森于目前珍禽和鳴螺唄交作白毫光內彌陀顧問云你看是何境界于此瞥肰悟得無生法忍佛爲摩頂補處稱尊一期大事直下了畢正恁麼道時忽有個撑眉努目初參後生躍出大呼云和尚如此說話令人向西背東著淨厭穢學人今日亦將和尚并所說法卷在軸裏送在紙錢堆上一炬燎却免得後人隨語生解

師作吐舌勢云老僧不覺吐舌下座因甚如此有前沒後政要他新出來漢子得些便宜後來好做語錄上堂開眼紙窓紅被底如春熱兒童請拈香道是我生日和南禮佛陀烹虀普麪喫摩挲飽後來同厺放生物鳥飛飛魚鱍鱍一塲好快活張七郎十六七擧首山問僧近離甚處師云卽鹿陳處僧曰襄州師云雲山建足山曰路上曾逢達磨也無師云三重哥十字縛僧近前不審師云猶有商量在山曰這個是驢前馬後底師云急僧曰和尚又如何師云翻轉網袋山曰非公境界且坐喫茶師云頭角崢嶸原來是後

園山子上底僧纔坐山又問在甚處過夏師云道過了也僧曰石門師云襄州過來眞不少山曰水牯牛安樂麼師云達磨騎厺了也僧曰及時水草師云逢着關尹稽首和南山曰爲甚傷人苗稼師云和尚莫作驢前馬後漢僧曰對和尚不敢造次師云猶要呈頭戴角在山曰放過卽不可便打師云首山也無大人相山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巧玅無人識打破鳳林關著靴水上立師云展齒上磚堦咄哉巧女兒攛梭不解織看他鬬雞人水牛也不識師云風吹羅帶緩背陰山子向陽多師云蛤蜊裏四面觀音南來

北往意如何若人問我西來意東海東面有新羅師云縱饒三頭六臂無出頭分便下座

晚參舉僧問長慶羝羊未掛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僧云掛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僧云畢竟如何慶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雪竇拈云寧可碎身若微塵終不瞎箇衆生眼長慶較些些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羝羊未掛角也似萬里望鄉關師云雪竇大似巳無目而厥天下之視長慶盡力只要赴他來機全不顧言之滲漏天下豈無作者設有問三峯羝羊未掛角時如何云有這畜生掛角後如何亦云有這畜生云畢竟如何朕後緩緩向道寧可碎身若微塵終不瞎個衆生眼饒他生殺古今底雪竇也只似萬里望鄉關卓拄杖下座

三峯藏和尚語錄卷第三　終

三峯藏和尚語錄卷第四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記

住梁溪龍山錦樹禪院語

上堂九龍山高芙蓉水涸覿面相呈切勿卜度猫有七尾鼠生二角事不厭精何妨摸索但摸索勿卜度張姑李嫂共扶持良久云噁何故吩封底寒風貝錦飄案頭細雨空青落

上堂有法無法筆蘸虛空盡菩薩阿耨菩提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然燈佛與我授記以空印印空印水會麼風車爲口簸箕爲舌金剛般若波羅密若欲道此者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會得出來相見若不會且俟來日

上堂喝一喝云唵薩婆羅罰曳數怛那怛寫良久云未得微霜菊早香又喝一喝云唵悉殿都漫陀囉跋陀耶莎訶良久云山河大地變黃金又喝一喝云唵折隸主隸準提莎訶良久云相逢盡是陶彭澤飄下甎無大道漿

上堂今朝十月十五枕上翻身鐘鼓聲聲敲破髑髏句句打翻佛祖朧朧從地踴來便解奮槌如虎金剛揩泥神背翁仲從旁叫苦一二三四五天上去挑土

阿不力的普還會也無此事若得虛空粉碎過來粉碎底猶是鶻臭布衫炙脂帽子直須拈却將一柄金剛王寶劒截天截地始得和同隨喝一喝下座

上堂抹殺汝中英雄者爲其能以舉一爲用也驗盡法中英雄者爲其能以大機爲用也奪盡汝中英雄者爲其能以抽爻遜位爲用也謾盡汝中英雄者爲其能以前定不滿爲用也(諸方目爲四殺雄)

翌日諸護法舉近日北禪寺迦葉尊者瞬目龍山出四雄玉兎爲付汝之祥請上堂四雄玉兎出龍峰泥塑頭陀亦眼紅拂子四枝分付汝好花何地不春風

下座

上堂心無起處原無事念轉非情運六通雙足不知誰是主看山踏遍白雲中且道如何是脚下事以拂子擊桌云紅葉投空錦清泉擲地金

小參七尺絲綸八尺竿年年月月釣清寒魚龍蝦蟹無尋處半夜寥寥月一團卓拄杖休去

上堂自從踏斷葛藤窠三量紛飛脚下過昨夜相逢談道者聲聲怪我沒家婆且道老僧有妻沒有妻若道無妻又言汝喜以爲妻若道有妻又道畢世同衾不共枕所以云汝喜以爲妻無明以爲酒嗔來哮吼擲彼猊不學今時醉顚走

小參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嚼砂彈折當門齒雖鈎三寸劈頭橈兩岸桃花一溪流水踏翻舟子千秋死

上堂昔日臨濟大師有四喝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山僧今日只有三喝有時一喝巍如泰山北斗有時一喝明如曉日晨星有時一喝夢醒如前日昨日乃竪起拂子喝一喝放下拂子兜參佛口裏磈磚一堆拄杖中舌頭三尺踢倒淨瓶贏得潙山猛虎當路即住黃檗會得者出來相見

上堂僧問不與萬汝爲侶者是甚麼人師便打僧云秖如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作麼生師云文彩全彰僧問十七十八因甚道着即瞎師拈竹篦云喚作甚麼僧云十九二十爲甚人信不及師打一竹篦云信得也未僧擬議師叱云擬胡餅裏呷汁那僧問臨濟綱宗畢竟是有是無師云你見老鼠偷油麼僧云不會師云猫兒來也僧罔措師笑云臨濟綱宗是有是無僧一喝師云錯口道着乃云斬釘截鐵此日諸方共用平高就下當年老宿不肰禪和家背地裏絕有商量因甚一衆入前全無消息

良久云咄也得三文買草鞋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葱葱匝地普天清淨法眼着翳法身主毘盧師有何方便道一句子不致閻浮提人棄却甜桃尌沿山摘醋梨喝一喝下座

至前上堂羣陰剝盡不止于坤以其碩果不食也一陽未生不坐于畫以其來復不遠也故入無量義大定而不寘入剎那際三昧而不斷眞實空而不空眞實不空而不有此政今夕一陽未生之候應如是生清淨心乃喝一喝云此是明日事

晚參以拄杖畫一畫云畫水成乾路飛虹駕石橋不勞些子力廿一是今朝步步踏着處處逍遙添取銀膏徹夜燒

上堂蘇州有甞州有不是驢脚是佛手更問老子生緣請君面南看北斗蒼蝇偏向臭邊飛蟻子慣尋腥處走鬧浩浩處鬧浩浩冷湫湫處冷湫湫若得二途俱不涉不風流處也風流

小參舉潙山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會麼喝一喝云鐵牛頭角太崢嶸霹靂纔翻失太清頭尾縛來成一片紙猊火裏大揚聲若會得則入佛入魔天上人間如意自在以拄杖卓三下

上堂山僧三十年前也會見神見鬼如今年深月久總忘却也但得輕衣一片飽食三飡童子揶揄禪人相撲讚之或喜罵之或怒而已若道曹山有尊貴旨訣切莫聽他這樣說話

小參僧作禮云石霜有頭尾話咨和尚如何是頭師云鼻端藏四海雙角直撩天如何是尾師云卷到潭深處三冬月色寒如何是頭尾相稱師云通身雷送九天雨流出桃花萬壑春僧作禮師直打趂

小參轆軸耳朶簸箕口問着向南却北走德雲不在玅高山文殊獅子却是狗

小參舉夾山参船子話畢乃云一橈落水踏翻舟滿目蘆花兩岸秋昨夜華亭還說法雨餘新浪向東流

師到甞州廣福院請上堂頭上蔚藍天欲滴脚底白雲千萬尺手中拄杖腰下瓢去去來來無順逆好消息踏破草鞋雙脚赤三頭九臂腦後睛日日相逢不相識且道是甚麼人他與地平磚同胞本無庶嫡還會也無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趙州只解四蹄上立柱不解狗子背上踹橇山僧今日向狗子背上踹橇去也揮拂子云咦下座

住杭州淨慈寺語

上堂拈香云一縷蒼烟祝聖明九州四海盡昇平南屛老漢閑無事白棒掀天破死生乃就座劉長倩居士出云兩峰雲起蒼烟迴一道湖光玉鑑懸領取眼前玄要句搶輪尖上吐香烟師便喝士拈香云這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本師堂頭和尚伏願開頂門眼揭肘後符逞獅子之全威現大人之作略且道機先一句作麼生道師合掌云南無無量壽佛士又炷香云法界普熏無罅縫灼破毘盧老面門師便喝士禮拜師以拄杖輪揮八面卓三下云若向這裏會得如

揮劒當陽一條血路彎弓天外九中紅心正好出來與老僧相見僧出云一箭中紅心請師高著眼師回頭問侍者進云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師云你轉轉看進云九烏射盡忩俱喪鋒鏑銷爲日月光師連打三棒進云今日痛領三棒只得作禮三拜拜起以手畫一畫云這邊且置一劒當軒來時如何師又打進云一柄干將劒惟師用得親師不語進云這回和尚正喫三棒師又不語僧便禮拜歸衆長倩居士復出云今日和尚全身出現諸人仔細着眼遂出法堂師便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十二雷峰搶指淨慈寺千嶂霜楓列錦屛各人無位眞人在何處良久云國師張三黑李四夜云言無展事八八六十四語不投機溪西鷄齊啼承言者喪燈蛾撲油上滯句者迷落水踏深泥若人緇素得此等語出如生龜筒裏抽身化成堅翅鳥扶搖九萬里擘海直取龍吞博地凡夫立地成佛此正古人所謂接初機底句今日特地拈向諸人會得者出來道看長倩居士纔出師云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士云幸喜西湖今日晴如何是轉身底句士云還見四山紅葉麼師打云這裏會去始是轉身句僧纔

出師云我不問你接初機底句僧便喝師云爲甚麼便喝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僧禮拜師云向道從來不會見矮子成佛下座

上堂舉永明壽禪師云孤猿叫落中嵒月埜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面白雲深處坐禪僧僧問如何是永明玅旨明云更添香着僧云謝師指示明云且喜沒交涉僧禮拜明云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炤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又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明云不會處會取僧云不會處如何會明云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師云

老僧則不肰乃云寒影落殘崖際月楳花爆盡佛前燈禪衣破薄不禁冷多少依依暗裏僧若有人問如何是南屏玅旨向道晝夜一百八若言謝師指示向道串斷了也待他禮拜起亦示一偈欲識南屏旨山頭雲乍起一縷入錢塘微茫作海水若問學人久在南屏為甚麼不會南屏家風向道宗鏡堂前霜葉乾若言如何會取向道鐘過千佛閣墻下萬工池永明大師恁麼道南屏老人恁麼道且道是同是別莫有判斷得出者麼道道

佛日金㳒師送準提鏡至請上堂威音王未出世已

前山僧與法主同時現大月輪相中間阿字嚧嚧吽吽雙隱雙現賓主對談闡大法要度人無量所以世世生生同出同興共扶此事或現漢月或現佛日心心相炤今日法主說法若上老僧掛錫南屏法主仍現大圓鏡智來我雷峰墻前請說大法山僧不惜四面十八臂大逞神通只是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以拄杖擊鏡三下云日面佛月面佛僧出覆却鏡子師又擊鏡背三下云唵啞吽吒哩下座

上堂稽首和南別永明疎林一葉脫南屏翻思圓炤靈嵒厺多少英雄繼此燈雷峰墻不勞指點慧日峰

一任將迎都是最後大事切忌心下惺惺良久喝一喝云輕舟自傍六橋去一片寒湖山影青

住秀州眞如寺語

上堂拈香云名香貢猊座凝萬壽于至尊寶篆結龍雲蔚勝祥于魏闕萬福獻內壼之吉千秋禱東宮之春闔朝簪笏進道階而登高階四海蒼生樂盛世而超出世共躋仁壽咸沐昇平今日請主大理朱公外護㳒門內崇道德福增高袞位轉天衢闔郡薦紳諸山碩德頓明綱要密運權機推廣化之神佐聖明之治本山長水法師彩雲和尚聆磬音而出定弘大㳒

于將來此一瓣香耑伸供養天童老和尚用酬法乳

維那白椎云㳒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長水門前長水遠彩雲堆上彩雲生二師法道重新舉寶墻風高驟午鈴會得目前旨趣者出衆與汝證據問彩雲片片趁全提長水滔滔展大機且道如何是彩雲片片趁全提師云鐘聲出水重進云如何是長水滔滔展大機師云幡影落波輕進云八面玲瓏無縫罅卓午浮圖頂日輪是長水家風是彩雲境界師云門開橋接路尌老綠苔生進云和尚今日如是舉揚如是拈提與昔日長水彩雲是同是別師云一時三頓

棒骨癢尚嫌輕進云一句了肰超百億粉身碎骨亦難酬師打三棒下座
朱大理廣原居士薦親請上堂竪起拂子云會麼有無雙絕淨穢兩忘向太虛空裏突肰翻轉如雷如霆如日如月如走盤珠的的皪皪宛轉橫斜橫出直入何等自在所以朱大理向竹篦話上兩處不得四句不得千不得萬不得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於銀山鐵壁處突肰翻轉如雷如霆如日如月如走盤珠的的皪皪破盡生死凡聖是非超肰自在只今先太僕先淑人亦向太虛空裏突肰翻轉如雷如霆如日如月如走

盤珠的的皪皪於淨蓮華中自繇自在一時成佛盡三界十方一切聖凡有情無情亦向太虛空中突肰翻轉如雷如霆如日如月如走盤珠的的皪皪自在取證即如大理堂上架一座大天平不許他低昂輕重務使天上針對地下針地下針對天上針針相對以手作對針勢云令此天地心一綫逼直無有傾側遂使大明國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道同俗坐致太平諸仁者要知大理二尊人立地成佛底消息麼出來道看僧問生生死死去來恁一擊翻身頓歇狂醒轉不知天早晚一輪紅日炤西方如何得一擊

翻身頓歇狂師云蓮華出水波濤涌進云如何是一輪紅日炤西方底事師云迸出蓮胎見佛光進云和尚與麼告報善則盡善美則未美學人則別有長處師云如何是你長處進云優曇初綻處遍界藕花香師打云也少不得這一棒所以如雷如霆如日如月如走盤珠的的皪皪何等自在良久云若於此會得何等直截撥著便能作大師子吼遂令百獸腦裂飛鳥墜潛魚躍且道如何是師子吼便下座
蔡大叅維立居士薦母請上堂揮拂子云瞋肰一長睡恰在蓮華裏摩娑睜眼開佛光眉際起寶林風浪

瑠直貫虛空耳頓悟音圓通豈但見自巳突肰得大用打破當年體遂喝一喝云若向這第一喝上薦得則東土堪忍世界一切有情無情種種苦境一時打盡脚下蓮華現出西方清淨境界諸佛菩薩同時現前令徐宜人立地成佛又喝一喝云若向這第二喝上薦得則西方極樂境界一時忘心泯性在蓮華上寂寂落落熙熙皡皡不知淨土爲何物令徐宜人得大自在再喝一喝云若向這第三喝上薦得則東土變爲西方西方變爲東土淨穢齊泯凡聖俱忘一時三變令徐宜人從蓮華中定起分身無量國土說大

汝要廣度衆生各各一時成佛無少無剩且道以上三喝所説何法便能令徐宜人捷得如許大劫彈指之間成佛作祖行廣大利老僧還有所説麼若道有汝説説個甚麼若道無法説盡情與你説了也所以世尊降生指天指地是説此也臨末稍頭棺露雙趺是説此也拈花示衆迦葉微笑謂之世尊不説説迦葉不聞聞至於歷祖句句皆肰而船子云離鈎三寸子何不道溈山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雲門謂之函葢乾坤句華嚴孜謂之句中無意意在句中皆示大用之句意也若能如是大用現前處處拈出金剛王寶劒直下如將一座泰山輕輕壓去更有甚麼出現隨大喝下座

元日朱大理請上堂拈香云甲戌春王第一朝殷勤百和爇蘭椒聖明壽比諸天象歲歲昭回運斗杓就座乃云坤以簡能乾以易知如獅子王奮迅威獰若大白牛肥壯多力有時雲裏高眠一任長林豐草自在供輸有時日邊哮吼盡使狐狼野干掃踪滅跡此皆從立命得來統天之力佛祖得之而法王三千聖人得之而教化中國老僧得之而逐浪隨波大理得之則致君澤民卽今壽躋七十於從心所欲不踰矩

處出處安舒自在無礙且道他獲無量壽徵從何處得來喝一喝云晷與諸人通個消息

住寀陵聖壽寺語

葉侍御慶緒居士請陞座拈拄杖打地一下云此一棒自黃蘗大師處建立從天童和尚處印來揑太虛爲金槌抛熱鐵作文字渾身虎口徧體獅牙坐斷臨濟命根翻轉大愚面目所以我師天童和尚得此一棒遂能打天打地爲電爲雷將南國打作選佛塲爲後人確成出匣劒復打一棒云山僧得此一棒不但裁長補短抑且削濶就狹重新入爐入火益見爆天爆地從黃蘗處打下火烙印子於臨濟邊突起錐上剛砂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破盡一棒一喝之實汝打開囫圇孤硬之見功務令炤絕權忘名離用起石人頭上泚汗白牛角上生風幽鳥啼入亂雲有耳者未必能聽神龍潑藏黑水具眼者徒費仰瞻翻近世難知警諸方不肎復打一棒云前一棒後一棒威音王前摸索不著樓至佛後休歇未到得此方謂之一棒不作一棒用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方是安身立命處大作大用了不可得底實受用田地方眞到黃蘗臨濟天童一輩大善知

識立脚處山僧今日告報諸人若今在地四衆咸宜
信有此事莫學今人只重前祖掃除黃蘗臨濟等決
數爲邪說則天童一棒前無所本山僧三玄近無所
據佛法無師大亂必矣若欲滚入大浛者須向明日
看取

吳江章邑侯敬明居士請上堂臨濟一喝能殺能活
能縱能奪爲忠貞爲惠育著著坐兩頭而獨用其中
以之則無咎無墜處處截言詮而確愼其餘因之則
惟堅惟貞用宣道化用拂仁風智如圓鏡定若平衡
臨機發用無毫髮輕重偏邪之差包裹乾坤有直統

惟天惟命之作一喝之至約推拓之無窮僧得之則
握接物利生之權俗得之則掌平天治國之政且道
卽今邑侯得此又作麼生喝一喝云只有天在上更
無山與齊

周居實居士請上堂問答畢乃云老耆翁近八十叅
得禪不賭說只向溪邊放白牛兩岸梅花捲晴雪夜
歸來戴微月不脫衣睡得徹不道天何物明朝依舊
日頭出切莫認作自在受用禪亦莫作會得解註說
喝一喝下座

上堂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鶴舞花陰地如何是佛
舌根生白拂那有這樣事石頭迸出黃金汁囫意旨
問如何獨脚鋏釘靴氷山頂上立兩頭拗中間折九
九八十一喝一喝云若不會下個註脚細細綠陰鴉
尾短滚滚古木落花多老僧髮白齒牙嫩湯飯時時
愛軟和

上堂露柱久已懷胎燈籠昨夜生子眼光爍破四天
下口門中央鬬兩齒不因觀音玅智力那得端正有
相至于此老僧住山年已久盋袋空空少人事考鐘
伐鼓急升堂特地殷勤爲助喜喝一喝云鳳凰不是
人間物爲瑞爲祥自有時不煩久立春寒衆慈

上堂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稽首和南齊著地如何是
向上一門那個爲官不戴君還有受用也無春風花
亂競提壺恁麼則通身尊貴去也沙水螃蜞橫是蟹
此四句一句是佛一句是祖一句是老僧一句是大
衆若人緇素得出許汝一生參學事畢何故吩盡道
洞庭如篛笠春風亂揷滿頭花

上堂舉德山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師云
還有道得者出來道取僧出師問如何是虎頭進云
春至百花開如何是虎尾進云秋來盡落葉如何是
第一句下明宗旨進云雙龍入海無消息直至而今

嘗相憶師云三十年後則不問三十年前一句又如何僧便喝師擬打僧拂袖歸衆良久復出以手連畫兩圓相⚭師展兩手於空中僧又作一圓相○師以兩手背交其指僧又作✿此相師摽手案几上僧點頭三下師便下座

上堂一九二九黃龍翻出兩隻手兩人合得百十八額頭迸眼是菩薩過去心不可得樹上晒麻無反側未來心不可得萬里流沙如麪黑現在心不可得今日正天晴處處花柳色咄抽厺乾上九畫長坤下畫

周太嘗季華率令子安期安仁安石請陞座喝一喝云春風不貼肉又喝一喝云曉起咯添衣又喝云偶爾移鞋去寒吹半面皮若人會此三喝便會得此三句會得此三句便會得此三喝會得也成佛不會得也成佛何故東土西天兩脚踏斷佛與衆生不勞思筭十年黑暗一旦迸開赤日金波蓮花出現喝一喝云一聲漁父歌聲斷烟水茫茫十萬程

解制上堂牛在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中東觸西觸山僧則不肰牛出山中東城西郭牛在山中南谷北谷若人會得兩轉語則禮拜如菩薩踐蹋如糞土不妨隨人起見處處爲緣良久云會麼嫋嫋長鞭著地

拖半肩疎雨掛春簑自從赤脚騎牛去只唱山中放牧歌

囘聖恩寺語

上堂磊磊落落山上石奇奇怪怪磵邊窠悠悠颼颼空中絮急急寬寬寺裏鐘此四句內有一句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有一句披烟嘯月攫霧拏雲有一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有一句本無踪跡豈有名言復云說也說了注也注了若人會得正是無事生事若人不會一任縱橫撩亂厺誰能勞力强安排

上堂一機一境摧不入三要三玄擘不開出身白汗過這邊來中也餐不中才也餐不才豈是三峯沒意智終朝嚼飯喂嬰孩黃梅舊有不平事至今遺累生疑猜菩提樹明鏡臺果是宗門椿禍胎

上堂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下床踏區蒲鞋口僧云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朝到西天暮歸東土僧云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天晴道路乾僧問有問有荅賓主歷肰無問無荅時如何師云賓主歷肰僧云有問有荅時如何師云現在可驗僧問臨濟喝德山棒明甚麼邊事師云明祖師西來底事僧喝一喝云明甚麼邊事師便打云明甚麼邊事僧擬議師云臨濟

德山吩僧又擬議師連棒喝云只在這裡良久顧大衆云人間天上諸知識爭似三峰用得親

上堂良久云適來一段公案還有人舉得麼復云設有人舉又使甚麼人聽既無人舉又無人聽山僧不妨自拈自美去也乃擲下拄杖云窻向當陽風凜凜喪身失命是何人

上堂三峰個村僧凡事盡認眞頻撾塗毒鼓要使人人聞諸方老禪伯各各起怒嗔橫闢了竪闢遠近咸喫驚饒你大有力難抹祖師心人情有生滅毒氣亘古今奉勸善知識夢裏須惺惺卓拄杖一下云聽

上堂僧問如何得不落數量師云竹杖量來難到頂僧云恁麼則古今不易也師云念日脚漢有甚長處僧問雲門花藥欄意旨如何師云直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僧云逐浪隨波掌指示斬釘截鐵請敷揚師云休尿沸乃云彌勒未生釋迦已滅佛法何嘗付人盡學猪偷狗竊雲門餅眞個熱大趙州茶殊少斟酌德山棒只顧行兇臨濟喝全肰尚氣逼得王老師立地賣身寶誌公無端務面這一隊漢惡賴難名不中相與爭似山僧不入這保社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處無人能到日月

炤臨莫及雨露滋霈無從登須彌頂不足蹺遠入金剛際未合窮荒山僧指汝諸人個捷出泥途一路便到底徑路行與不行總與山僧無預乃拈拄杖畫一畫云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之流豈能測

上堂露柱脚跟穩密燈籠眼界光明閱偏五湖禪客握草盡作黃金驀肰桃子墮落塑殺堅牢地神一向點胸點肋到此漫不關情山僧眞實相告又道平地陷人喝一喝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上堂僧問如何是一句底主師云春色滿園關不住僧云如何是一句底賓師云一枝紅杏出墻來僧云如何是炤師云燈籠掛露柱僧云如何是用師云拍板合門槌僧云謝師答話師云有甚虧缺上座及早說良久乃云菩薩行于非道是名通達佛道如三峰今日隨機赴感不肯露布風規建立宗綱務須脗合法印欲與諸方玉帛從事如對桓文而談堯舜夢也不敢望你做卓拄杖下座

上堂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但得針芥相投自肰隨緣得妙因地而起原因地倒果肰踏著向上關爭肯沿途入荒草

上堂剔起燈來是火力用須知徧普變生作熟只些

些績皴聯芳殊可可花總是一葉分其五蹄聖凌凡
超佛越祖釣竿仍藉百尺絲發機必假千鈞弩喝一
喝下座
耳圓闍黎五十請小參五十要知天命抱却鋏盂安
木柄求和尚說心地法紥緊皮靴又套毛韈昨日喫
齋今日小參空令饑腹長心貪老僧還有佛法說麼
夜來千嶂雨流出一溪寒且道闍黎壽量多少山溪
不解人間事歲歲梅花蕋太湖還有向上事麼良久
喝一喝下座
上堂終日忚忚那事無妨冬至日短夏至日長山門

頭合掌佛殿前燒香晝夜精勤恐緣錯將錯就錯且
承當主人公太顛狂懊恨當年傅大士閑將文字誑
心王
上堂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不是乾矢橛便是麻三斤
鎮州蘿蔔庭前柏子忍俊不禁連聲云還有殿裏底
馬大師搖手道未也未也這漢百尺竿頭坐起自稱
不與萬法爲侶敢保笑渠不著更進一步別有一人
在良久顧左右云如何是那一人喝一喝卓拄杖下
座
上堂單傳心印過犯彌天而今坐在老僧身上也著

尋個替手良久云有也作麼生得彼此無傷喝一喝
云自累猶可
上堂汝等諸人盡是祖師門下客他日用作麼生喝
一喝云家醜不可外揚
上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秖如第二第
三句下明個甚麼乃呵呵大笑云有頭無尾終是不
貴有尾無頭雖飽無力是甚麼人語良久喝一喝云
明破則不堪
上堂繞四天下行脚底人有口堪喫飯擡脚不起底
人也有張口喫個甚麼良久云問取諸方僧問卽今

咨和尚師以棒拄其口云喫喫僧一喝師云黃連未
是苦
上堂盡乾坤是個解脫門把手曳不肎入不如歇去
好良久云靈利漢子捉敗老僧非甚難事有麼有麼
點得頭下我且作死馬醫以拄杖打散
上堂驀拈拄杖云拄杖有病絕見絕聞若不早救喪
却平生一僧纔出師和身打下云救不得也僧一喝
師云氣雖未斷壽命不長僧又喝師顧旁僧云扡出
門外著
上堂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嘗

堅老僧一期借水獻花唯諸人善知時節不致兩相
辜負喝一喝云敗闕不止今日
上堂長慶有願不撒沙萬峰終日口吒吒宗門若不
拖泥水後代如何得當家有不被人欺底出來對衆
道看良久云地獄老僧下與爾不相干
辭衆上堂心休不說法骨瘦上堂覲分明都說盡湖
水洗山巔喝一喝云大道絕言坐斷心路若能如是
不用露布下座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四 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五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廣錄

安隱寺小參妙明心中一念昏沉便是無明無明生
起一分有知謂之衆生一分無知謂之山河大地明
暗色空山河影現搖動知覺謂之塵知覺吸攬前塵
謂之念所以生死流浪從塵念起若識得前塵本從
妄念起則塵本非塵識得妄念從前塵起則念原非
念非念則眞心如鏡非塵則妙境歷然此猶是五蘊
邊事尚落照功正是生死根本直須一時翻轉如將

寶鏡覆却正與麼時謂之枯木崖前是體邊事動用
不得纔動著便落明暗兩路直須向者裏看箇話頭
舉竹篦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
作什麼到者裏明歷不得沉暗不得正不得處千搜
萬搜忽然搜破虛空囫梅花不解春消息漏泄南枝
一點香
姑蘇北禪寺告香小參衆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塵
塵三昧門曰鉢裏飯桶裏水又僧問如何是雲門一
句門曰臘月二十五又僧問如何是法身門曰六不
收即此三轉語若人會得恰好許你得一橛今日大

衆告香且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僧出便喝師云如何是雲門一句僧又喝師云如何是法身僧作禮師便打乃云掣電乍形時薦取尚屬明根轟雷頓破處承當猶縈我執直須向威音未名父母未生以前定當則咳唾掉臂一語一默皆是向上全提處處是獅子蹴地截斷衆流于萬峰空裏去來金剛山中出沒鳥語淡花裏雲生怪石邊到恁麼地何等快活何等自在又何必在者裏起模做樣告香入室膠膠擾擾者哉其或不然只得與你箇沒底蓋底實法有出脫底話頭拈起竹篦子云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

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如將泥團塞却七竅氣急不過自然憤之又憤疑之又疑疑得切悶得淡于穿衣喫飯處迎賓待客處屙矢送尿搬柴運米處或堂裏或堂外或出或入目前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若本性若妙心總是箇背觸不得到者裏若稍涉遲回恐落冷窟直須拌命再添一憤如太山崩虛空碎得箇前後際斷此處若不透祖家語脈便坐死處于言句上便來不得還須于言句上起參即如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他若來得便道飛底飛走底走若問如何是雲門一句他便道滿口吐金遍地成鐵若問如何是法身他便道就地輥若再問如何是塵塵三昧一句底法身他便勞脊一棒縱使三世諸佛亦須退身三舍歷代祖師出頭無分雖然如是若有舉著臨濟雲門堂奧中事一點不通滿目生死微細無明一齊頓發更須向師承邊溫研積稔磨光刮垢透盡七零八碎直到恁麼田地正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方與威音未名父母未生以前一段大事相應始不負今日告香以竹篦擊案一下云直須與麼始得珍重

小參眞修行人須具一箇信字然此信字本一分際

有三一者遙信二者證信三者了信所謂遙信者未能親見此事先須信得自己直下本來是佛只是聖凡情理所障動輒落在意根下東緣西緣狂心難歇直須討箇歇處纔信得有歇處便冐撇下六塵捨將三毒求箇明師指點廣參博問看箇有疑情話頭務祈一觸一磕打破髑髏中間便從信字上先立大志任他千岐萬惑終不搖動一直到底魔來佛來總不干些子事既已立志便能鼓發浩氣其氣憤憤勃勃蓋天蓋地不可屈撓以志率氣以氣成志志氣堅凝打成一片如純鋼渾鐵一般把一箇話頭疑處通身

一迸千飛萬碎那時見得自己下落方謂之證信既證之後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祖不疑古今不疑自他不疑叅究方信得前來信字也不消得到此方謂之了信可見不發遙信無有證信不發證信不得了信三者一貫到底有等見人叅禪便道佛法全在教裏何須更走者死煞一路窮盡教義自然明却自心直下是佛便了此便是依通狐伎不發遙信者也又有雖然只在教裏發明然亦不妨坐叅一上看他有什長處此是無遙信而隨人信處鑿壁偷光者也如此等人必不抵死拌命定無證信之理又有果然大勇大猛已得入處但道一了百了直是快活何須更有師承絡絡索索縱然理得綠索料道不過爲接人門庭多有方便耳在自己分上想無加損若然者我又何苦大費周折耶却不知一了之中止可入佛不能入魔常時空淨則相應若到千態萬狀七顚八倒用心用識處便無受用所謂涅槃心易得差別智難明無量無量塵沙無明細惑不曾動著一絲毫此因遙信不滨得少爲足未能了信者也又有證信之後信有了信信有師承于師承邊逞得少許窺得門戶依稀不到轉一轉田地人忘法未忘離師太蚤出頭

得快動輒在法見上四相紛然自覺得相應于相應處過日此其了信不了致成彌天過咎非遇大手眼人不能爲其抽釘拔楔也過此關方眞是了信大衆若未信者于此遙信便猛叅箇竹篦子話去若已叅者便拌命求箇懸崖撒手直到證信去若已證信者務須求箇了信去大衆不妨因今日山僧苦苦勸信便卽信取以拄杖頓地便休

小叅山僧昔年究極五家宗旨旣有所立苦無先達爲證因不遠千里叅見一尊宿志誠求決宿曰五家宗旨是馬祖以下人所建立非前人意也予盍箇釋迦而下逮于六祖三十四傳之偈其禪原無許多事若向馬祖之下輒作禪語則惡俗不可當矣余聞之憮然而返復叅一尊宿問及臨濟宗旨宿曰我不用臨濟禪我今盡欲翻掉他窠于從六祖而上直遡釋迦老漢紹其法脈耳若接臨濟源流便有賓主等法若有賓主等法便有生死矣余復爲之憮然復叅一二老宿皆貶三玄三要爲誤人語無如是事及考遡來諸尊宿語錄雖不多見然于五家宗旨槩無喫緊語未嘗不置卷長歎也竊謂五宗原非後人自立以羅籠人者乃從達磨所傳七佛諸祖之偈中拈出以

定綱宗者耳今試以釋迦一偈言之可見其槩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會麼者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柰何以意度通之曰法之本法原無法也正以無法而爲法耳今付無法之時則法而法者何曾法哉此不過以無爲宗邪人說正法正法亦皆邪此輩名爲可憐憫者遂以菩提爲本無樹狗子爲無佛性種種邪解不可枚舉而不知偈意則不然看他說箇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何等直截痛快正是五家宗旨之鼻祖也試以臨濟之法逆而印之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法本法無法第一句也無法法亦法第二句也法法何曾法第三句也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第一玄也四句一齊拋出盡其神力柰何不得第二玄也黏頭綴尾雙轉四面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第三玄也此其爲三玄也三要不必言矣四句齊行金剛王也全威獨露踞地師子也以此驗人探竿影艸也究竟則一喝不作一喝用也此四喝之謂也向你道了不向你道全偈忽來逐句點出此四料簡也會此偈否偈會也未盡情現前東說西舉此四照

用也全偈會得一句分賓主也同生同死同喝之賓主也座中見解賓中賓也見不徹了賓中主也與你細解你不得宗主中賓也大家面面相許主中主也此四賓主也臨濟宗旨大略具矣法本法無法偏中正也無法法亦法正中偏也無法者果無法乎正中來也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兼中至也全偈無可若何兼中到也此五位君臣也而五位王子亦具焉此曹洞宗旨也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此函蓋乾坤也全偈則截斷衆流也如此說法則隨波逐浪也四句乃一字關也此雲門宗旨也以拄杖于空中作圓相乃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此潙仰宗旨也四句全舉總相也法之與無別相也法與無兼同相也無與法判異相也首尾輪轉成相也各各不到壞相也此六相義而法眼宗旨具也此所謂五宗攝於一偈而四七二三之祖莫不了了於此者也至于馬祖之時人多情謂每墮文字故大權方便有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等語後人溟涬其句便以爲惡俗而不欲叅之願向無邊著落以爲極則故以五宗爲異說而欲翻掉其根謬之謬矣宗門家謂智過于師

方堪傳道智與師齊滅師半德今且不能智與師齊而欲埽盡師承之正法豎起自己之顛頂以欺後世之豪傑豈不深可痛哉是以不惜口業略爲指示以定綱宗向後倘有眞人再與救得此弊雖萬死足爲諸佛報恩也即今有信者疑者麼出來趁蚤辯取良久云諸上座彼之所謂無五家宗旨旣不是我今所謂有五家宗旨也不是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伱作麼生會僧問有宗旨又不是無宗旨又不是畢竟如何師便打僧云此有宗旨也師云何不道來僧云請和尚道師又打又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好與一棒

如何是曹洞宗師云盡力說不到如何是雲門宗師云𡀔如何是潙仰宗師云汝只好在者圈子裏如何是法眼宗師云向汝道了也僧禮拜師下座

安隱寺小叅師豎一指云大衆會麼若向者裏會得則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則上至佛祖下至含靈一切世間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槌粉碎安復有我人衆生壽者等相到者裏直得一道平等復豎指云會麼舉西天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已付法于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即隱于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于三昧中見毱多徒衆有五百比丘其心尚有生滅于法懈怠互相我慢乃往彼正之毱多見師至頂禮次尊者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注問毱多曰汝識之乎毱多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察乃請曰是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知之復曰如來三昧辟支佛不識辟支佛三昧阿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于是毱多弟子皆伏而悔謝尊者復爲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師

云此西天祖師公案最爲微密當細細叅味須知古人向者一指上悟去則心不生滅于不生滅中久久則不思議境自然出多三昧故前人三昧後人未知近世悟明心地者不向一指頭上入不生滅尚見有我于法懈怠不相恭敬蓋爲雖悟一指頭禪即便走出不在裏許過日原與入處不得相應三玄三要也不相應連前所得一切廢却復豎指云大衆會麼須向者裏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始得下座

小叅禪須妙悟豈有逐日長進底禪何爲妙悟譬從心識不到處忽地悟來透頂透底謂之妙悟若要妙

悟須把箇竹篦子話頭兩頭捘定馬祖所謂無門為法門高峰所謂祖師關如此透頂透底方得一橛且道既是透頂透底如何又喚做一橛須知後來更有師承邊事在我今與你註解明白譬如要到長安忽地竟到此是妙悟雖到長安途路中事都不覺知與未識路者無別動輒有疑後來如何向人指示其間曲折深淺到與不到所以倒縮轉來詳盡路情務令決擇眞僞不使辮根正如善財初參文殊文殊作象王回顧勢善財便得頓悟然只曉得此事便處處用他也有處用得是也有處用得不是只為透脫不盡

無明處處蓋覆文殊知其師法未盡指參妙峰見德雲比丘七日尋覓不見後至別山忽得相見便乃大悟後又有五十餘參中間種種差別法門若不得盡師承邊事定然心驚膽戰如何度得人然而前邊若不實于文殊處得箇頓悟而竟入師法則如學算沙者祇是箇算師弟子學字韻者祇是箇切字先生有何用處所以古人道沒有逐日長進底禪如今做工夫要得妙悟須得妙悟底法譬如兩扇門關了不得踰牆挖壁定要一槌打破直透殿後堂奧中事一總不知不妨再細細巡視一徧你若一層一層倫開門路窺視家私則不得痛快不但死來用不著即今未死遇境觸緣先喫許多生受所以我者裏無逐日長進底禪如今最要緊者在做工夫做工夫之說極多如猫捕鼠最喻得好古人曰子見猫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按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若是如雞伏卵喻卽有弊只為他把者一句話頭綿密抱定止得十寒一暴未易觸發直須如猫捕鼠直下見鼠打箇觔斗不容走作始得

茶話去凡居士問臨濟四賓主有主中主語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曹洞宗寶鏡三昧曰

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兩家主中主之語各異請問其義師豎竹篦云會麼答云會得放下竹篦云會麼答云會得師云者便是太平寰宇復以竹篦打一下云者裏便須斬却何故輦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此臨濟主中主也又豎起竹篦云此是侍者放下竹篦云此是闍黎若老僧總不在者裏者裏相續便是曹洞主中主也却是再相續不來底直須相續不得處相續始得良以曹洞重操履須要操履到相續不得頹然在中無根而綿密臨濟却不在操履直從頂𩕳徑過不落體上消停而來最初便提脫根

帶于機先無一毫影響與你蹲坐直于太平無事處冷灰豆爆如雷如霆不爲綿密所困所以妙極出于曹洞之上但是後來子孫只貴作用火氣尚存無法坐法翻不如曹洞操履實到爲病耳若果從機先提脫則操履不必言而操履出于曹洞萬萬矣眞正臨濟兒孫畢竟與麼始得珍重

茶話馮白季居士請以易說法師云未下一畫以前蚤與諸人道破了也纔下一畫便有許多事有賓有主有君有臣有父有子若會得者一畫則賓賓主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聚頭喫茶有什吉凶悔吝

其或不然上一畫不是下一畫下一畫不是上一畫上三畫不是下三畫下三畫不是上三畫陰陽交錯形位森然吉凶悔吝見矣雖然如是須向古廟裏藏身始得只是中間者一爻不與你說破居士禮拜起師云八八六十四卦有間又云有一畫即有三畫有一畫即有六畫下中畫爲賓中主上中畫爲主中主只爲從主出格故爲獨坐無尊卑三爲下之上六爲上之上只因亢極危極故不可居若善抽爻換象者知得機先即抽去一爻仍居上中之位僧出作禮師便起身

聖恩禪寺小參做工夫不得修行斷習作二乘人見解縱使習斷不得成佛作祖只在下手處鏟盡兩頭知見善惡心行善惡事相隨衆過日如牛耕田拽磨一味努力向前別無他顧自然習心輕了及至悟了便得相應謂之大修行人

晚參生死在有心無心處輪迴在見凡見聖處出生死在翻轉面皮處看話頭在下手不得處工夫在參不得處精進在憤然忿然處前後際斷在突然打失處開悟在倒轉杓柄處履踐在下脚不得處相應在忘法處良久云切急捷忽打失便拈出屆向者裏會

始得相應即不問翻轉拈出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一下云松虛日漏竹密風來

小參公案中並無奇特玄妙只要斷盡根本無明微細無明不用將心性及作用知見去悟他如鎔金鑛越鎔越淨若是不識公案只悟得箇一了百了大是禍事

小參麤悟一句一棒便無一法當情然此一棒正是實法繫人直須入三玄以銷盡出三要以了盡始得當知玄非奇玄之玄法乃無法之法

小參斷人命根了人知見全在臨濟賓主句中若不

識賓主句定不能到主上主田地所云悟者皆是生
死
小叅馬祖而下尊宿之禪如乾卦石頭而下尊宿之
禪如坤卦馬祖下四宗以正而剛奇其後句而捷其
變化如龍如牡馬如天行之健此法中之乾元也石
頭下一宗以廻互尚操履虛其父祖而馴其任載如
牛如牝馬如地德之順此法中之坤元也雖然末後
句正是操履不到處廻互處正是變化無象處乾坤
道合未嘗欠少也
華藏寺法雲老宿請小叅吾鄉自宋及今五百年間

宗師之傑出者惟圓照本一人而已生于梁溪後出
世姑蘇之瑞光其外來說法于華藏者惟密菴傑塗
毒策演菴遁三人而密菴尤稱英特爲臨濟嫡骨之
子其于本寺上堂卓拄杖一下曰迷時祇迷者箇復
卓一下曰悟時祇悟者箇迷悟兩忘糞埽堆頭重添
搕㩉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
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老僧
偶簡燈錄至此喜而拈曰未在未在直須悟始得頌
曰翻成誰道還丹就蛻去懸知未是仙三醉岳陽過
湖去一聲長嘯水雲天還有人會得者麼若無老僧

爲汝翻騰一上卓拄杖一下曰迷時祇迷者箇曉烟
籠罩鉢盂峯又卓一下曰悟時祇悟者箇一點青浮
湖水面迷悟兩忘糞埽堆頭重添搕㩉三山半落青
天外莫有向東涌西沒處道得一句者麼便喝若道
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今晚恰直
錦樹散期未在未在直須悟始得也是火上澆油翻
成誰道還丹就桃花能紅李能白蛻去懸知未是仙
曉溪流出碧桃花三醉岳陽過湖去者一句留與諸
仁自道始得僧出問迷悟卽不問如何是者箇師云
望湖亭下水鷗閑進云恁麼則東涌西沒也師云踏

水飛時浪作梯僧禮拜師便打
端陽日眞淨菴主求示一語三昧愛語三昧正語三
昧舉古德曰此事如端陽日瓶中滿盛蜈蚣蛇蝎蝦
蟇一切雜毒汝等諸人還下得手麼師云大衆且道
此是箇什麼說話指示箇什麼道理有會得者出來
道看良久云一語者世出世間亘古亘今直至未來
一切語言音聲出不得者語故謂之一語三昧此乃
世尊覩星時見得底頓超生死涅槃更無他事卽今
之一棒一喝一轉語是也雖然若不解愛語三昧祇
成得箇天然外道謂之顢頇佛性儱侗眞如只好一

生坐在青雲之外不來人間作無師承漢佛不印證度不得人須通得愛語三昧始與衆生氣分相接有爲人處若通得此語前邊顢頇儱侗一時鍛盡此一句中具三玄要四料簡照用賓主等法是也若以此示人人人可入得者三昧箇箇了得此精滚處及盡聖凡情量如佛三七思惟重新打開舌頭上十字關不作囫圇說話十方佛現爲之印證至于作家相見與漳州人在長安市上打鄉談相似將家中枕子上語曲曲折折都明白說盡千人萬人不聞些子自亦不會傷鋒犯手故謂之愛語三昧今人纔見問著便

打箇跨跳胡言漢語道是不上他機境莫落他圈繢又道一棒打汝出血此等皆是不正之語會得底人因一語上鍛鍊既精出言無處不正故謂之正語三昧此三種語出于梵網經上卷世尊未降生時蚤已有此法子故七佛歷祖皆有傳法偈以法載心若無法則祖心無從傳付所以悟道更須知法珍重

小參舉永嘉大師云大丈夫秉慧劒般若鋒兮金剛燄不但空摧外道心蚤曾落却天魔膽汝等一向聞得此語無不人人嚮慕只是不得箇欛柄無從下手老僧今爲汝等指出欛柄人人得大作用超脫生死去如何是大丈夫撐天拄地如何是秉慧劒喝一喝云二月梅花滿谷香如何是般若鋒且道者一喝意旨如何如何是金剛燄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不敢側眼覷著覷著則燎却眉毛不但空摧外道心蚤曾落却天魔膽喝一喝良久云若人會得者一喝則著著了在機先頭頭不落齒縫單提一劒快活過日諸人還會麼又喝一喝

小參學道人心中無一些子剩物便爾空空地過日如鏡照萬像任渠來去鏡無留送像不露存豈有意思既無意思則紛飛全是自己但事到目前便與擊

斷省得拖尾參

小參人人有一雙眼開之則雙青合之則兩黑唯有觀音大士額上豎迸一隻不在兩眼雙青雙白處而又不妨從兩眼青白所以塵之刹之莫不皆是爍迦羅眼人人有兩隻手或合掌或開掌而菩薩手雙結雙開所以通身迸出千手不在兩手開開合合處而又不妨從兩手開合所以塵之刹之莫不皆是母陀羅手然而手眼或慈或威或定或慧刀之斧之弓之箭之或以甘露或以善言或以聲音或以色相隨波逐浪截流而行莫不處處以函蓋相應俱是普門大

作大用不出手眼而手眼自在也諸人要會大士千手眼麼須入三玄三要賓主互換始得

小叅一向無心眼對萬法不辯是非有無抹煞若人問著單刀直入不用舌頭虛空已說八面無門一槌迸血良久云屈

小叅不問時本來無事纔問著萬馬搖旗還有出得重圍者麼喝一喝云前溪渓夜櫓聲高

小叅此事如空中鳥跡雲裏電光無你著眼處無你下手處古人云狗舐熱油鐺欲取取不得欲捨捨不得直須踏碎熬盤趯翻破竈翻身大轉呵呵大笑良

久喝一喝云高提三尺曉霜清歷歷青蛇出匣鳴突騎當關輕一喚竚看四海盡昇平

小叅西來大意各宜瞥地只在目前何曾虛棄會者直下承當不會更莫打算

小叅化臭腐爲新奇攪長河爲酥酪挽目前于腦後破生死作津梁皆因對壘縱擒臨機轉變祖師一句抛出當陽有是有不是譬如氷炭同途玉石共器會得者揀鐵獲金不會者拈氷是水昨日有一僧來叅聖恩問他如何是西來意僧指庭前曰柏樹子老僧回問行者行者亦云柏樹子問處未殊答處不異若道是同泥裏有刺若道是別如何簡點卽今衆中還有會得者麼會則奮翮衝霄不會則泥途沒溺

小叅逼塞虛空不消老僧一楔大地火起當陽一杓惡水于斯明得竹密春生笋于斯不明湖渓夜沒天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卓三下

吳門李子木徐九一楊維斗諸護法請就準提菴陞座吾人一向流浪生死不得出離不得自在不得受用不得作用不能卽爲佛卽爲菩薩卽爲大聖人卽廣度衆生者只爲無一時一刻不是心意識用事耳一涉心意識則有生死之畏諸患生焉惟我西方大

聖人出世將一切衆生心意識一時翻轉亦全將他用事而頓出生死不特出生死且不待修證而立地成佛成菩薩爲大聖人且道有何法亟能如此蓋能直將衆生墮生死處與他坐斷生死爲大作用便能若此之快便也凡夫流浪生死者見庭前柏子則言柏樹子見矢橛便言乾矢橛此非著有之生死心意識乎又有弄巧說道理者見柏子矢橛皆言是空豈非著無之心意識乎或者空有翻弄而矯亂或者空有皆非而墮空如此等見當前正是心意識用事墮一種見便害無量事故稱外道其屬有九十六種皆

知見也若要坐斷生死知見直須明取祖師家言句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道箇庭前柏樹子如何是佛道箇乾矢橛向者裏薦得何等痛快自然具多手眼得大作用顯中有密密中有顯顯密合一如走盤珠故圓顯密相兼直示大道故通所謂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此東土所授稱爲禪者也西方大聖人則名之曰呪名之曰眞言如西方以水名蘇嚧巴此生死心意識之見而計名著相者也以之爲呪者則曰唵蘇嚧莎訶初無唵莎字爲之函蓋則墮生死見解今以二字

夾之便成呪語心意識不可到而一切作用靡不成就矣前之問如何是西來意言柏樹子問如何是佛言乾矢橛雲門家有三句律之以定宗旨曰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以其函之蓋之乾坤固密便能截斷生死之流不妨隨波不沉逐浪不汨今之一句呪語云唵折隸主隸準提莎訶豈不函蓋乾坤如此一句豈不截斷生死凡有所求也則曰唵折隸主隸準提所求某事莎訶豈非隨波逐浪之句乎所以一大藏中祕密之法頗多而顯密圓通則單示準提一法爲則若已悟者得之則如龍得水似虎

靠山若未悟者得之便能于不思議境界先具佛祖菩薩大作大用聖人治世大經大濟是故南國後傑纔力咿唔呫嗶已先頂禮準提大菩薩晨昏持呪若干遍而諸護法莫不見光見華見諸祥瑞而中高科登翰苑者有先大居士滙菴楊公建準提菴于桃花塢之湨處茲諸大居士繼其武復建閣鳩材集諸上善今日同會法筵請山僧拈出準提大法告衆同聞俾廣弘不息夫心意識之生死起于何處在身口意之三業耳卽今超脫生死亦在身口意三業首先以身業示大法象者如昔仰山趺坐于堂忽有梵僧飛

空從西天來探宗旨梵僧從東過西仰放下一足梵僧從西過東仰又放下一足梵僧從中而立仰收兩足跏趺坐梵僧作禮飛去此金剛正坐之宗旨也大凡固密之示每每握金剛拳此偏單固密豎垂也至于兩手下四指交而上六指藏密表大道不言之象顯然密見矣此根本智也于此根本智中流出十六手以逐面表其差別智以爲大用夫中間正印說法印也如符如璽號令之所必行作法無不成就之密文也二手相交不音不言所說何法若于十六手上見得則熾然說無間歇如雷如風廣談不盡蓋衆生

有心意識見生見死豈得不畏今于中間印上了得則心意識頓斷故有施無畏手以表顯之衆生心識紛飛葛藤繫絆永無出期今于中印之上提起金剛王劍將生死心一截頓斷便得閙落落地過日故有寶劍手以表顯之衆生卑陋餒弱氣不能勝于中印上示大光明幢卓立天表永無屈墜故有寶幢王手以表顯之于中印上便能如清淨妙蓮華王盈盈出水而因花之中早圓妙果立地成佛故有因花手佛果手以表顯之于一義中出無量義于無量義復歸一義如華嚴一經從一至于不可說不可說轉又不

可說轉于此方則有河洛等數爲大作用故有數珠手以表顯之强項之奔逸也鉤之入法心識之流散也索之令一故有鉤索手以表顯之衆生頑疲牢不可破當斬關奪門以見大道故有寶鉞手以表顯之邪魔外道勢力强大非發大忿怒以震懾之不可故有跋折羅杵手以摧折之所說法如輪無端法法無礙不墮折軸故示寶輪手以流轉之衆生自心覺垢不能清淨菩薩以一呪一印一觀坐斷穢塵二門從中突出靡不蕩然清淨故有澡罐手以表顯之衆生苦惱煎炙如鐵牀之不可離也菩薩則以甘露灌之

沃之使如魚得水而快活淵躍故有淨瓶手以表顯之說法有二種一者無文字無言意說謂之呪謂之眞言謂之祖師句令人于音聲輪透悟故有寶螺手以表顯之衆生以意識求佛法若驟以螺法與之則如蠡測海萬不得已亦以言句文字開導之故有貝葉手以表顯之中手之印法妙如此求其自在莊嚴靡不圓滿殊勝所以求官者加之以黼黻榮之以簪纓爲僧者七寶莊嚴高座殊麗凡有所求靡不如意故有寶綬手以表顯之此中一印略開則十六面若細細表顯則千手萬手無窮無盡窮劫亦說不盡者

然此印中不待著眼而千手具眼照天照地毫髮不爽而此眼者非凡眼非聖眼故面上有雙開之明眼雙合之暗眼于開合外更有面門豎亞一眼卽明卽暗非明非暗而不可測識之中更不可測識矣一身各具四面以示四法合一每面各具三面以見三法變化略而示之則曰準提擴而充之則爲千手千眼大悲菩薩凡夫纔坐結印便具若許大用現前此身業之清淨也口業清淨者今人說顯則不談密說密便禁表顯殊不知顯處不密是生死語密處不顯是死句卽藏中九聖字皆有逐字解註及乎成呪便截

斷生死不可解大凡一箇唵字便如通身金鎧不可破壞一箇莎訶字便與唵字比爲函蓋中間雖即無量講說亦是呪語中事如云唵折隸主隸準提所求何事莎訶是也故于淨法界也曰唵嚂唵嚂莎訶于護身也曰唵嚙嚂莎訶有莎訶字者有吽字者故六字大明眞言則吽字矣于準提也則曰唵折隸主隸準提莎訶于華嚴大法界也則曰唵噌嚨莎訶而準提九聖字中具有前說法印中之十六義三目四面等法無不皆然茲不重演此口業之清淨也意業清淨者心如輕雲徐徐過虛在山在石在樹在花不動絲毫態度而雲自在不壞故運心作觀者切莫畏其散亂沉酣但歷歷分明于字種上抹去徐徐圓滿直覩到底所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是也切勿凝注亂思以抬餘祟首以身心既淨便于頂門高處書出嚂[梵字]字光明燦爛變成三角火輪首將身燒盡世界燒盡心于四遍亦燒盡霍然一空而不坐于空其空變作大月輪相即相非相而不有空有相假直入中道故月輪中出一阿[梵字]字從中生起隱隱隆隆爲五音之種萬物從此化現于阿字中變現暗嚨[梵字]字之大法界法界之中起吽[梵字]字而世間出世間法逐

一拈出每一法上加一唵[梵字]字皆令究竟堅固然後自身成佛自身準提自手作用通身承當現大人相凡應機皆用手中四事曰慈曰威曰定曰慧之力如禦侮者用金剛劒鉤來索縛杵摧等是也此意業之清淨也已上三業既淨佛道早成大用現前經薺畢備施于日用行事之間處處合轍謂之與呪觀相應所謂見羣龍无首吉也此禪師家眞得大徹大悟操此大法掀天作用于生死門頭橫出直入單單只用一句柏樹子乾矢橛便生時如浮雲死時如月落救度衆生如觀抹去無事不辦謂之禪謂之呪皆以顯密圓通用之非別有什神通三昧奇特玄妙等怪事也茲因諸護法謬以山僧曾于祕密中有箇入頭處令陞此座義不獲辭竟以一絡索披露諸仁者前所願各各現大人相與禪隆呪普救天下蒼生咸獲法利于十六手中不亦幸之幸乎且道叅禪是持呪是乃喝一喝云唵折隸主隸準提莎訶下座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五 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六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廣錄

德慶禪衆請普說舉拂子云大衆會麼良久云此事自從拈花之後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祖祖傳來直至臨濟老和尚向沒縫罅處盡情剖出以定綱宗千古萬古一印印定一毫移他不得只是急切難於嗣續須是得他師承邊事始得不見濟一日陞座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者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次日濟上堂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復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大衆二首座同聲下喝且道那箇是賓那箇是主總分不得為塗毒鼓聲耶總分得為賓主歷然耶若總是毒鼓又歷然箇什麼若是歷然又道什麼毒鼓豎拂子云還會也無若道靈山拈花既已了却何須臨濟說箇分賓分主若臨濟說賓主須分為什靈山拈花便了諸人試定當看若于此會得方知是句不見濟曰若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薦得

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且道如何是三句若無人道山僧自道去也如何是第一句豎起拂子如何是第二句是拂子不是拂子如何是第三句放下拂子乃云若人識得三句則世出世間諸句無不收盡欲透三句必須會取三玄三要不然不過儱侗眞如顢頇佛性而已今人一悟便了遂言臨濟只求得不受惑底人若是說玄說要便是受惑底人了也雖然透過大法底人方好埽除大法若是不透大法臨濟立地處敢保未夢見在不見濟曰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且道如何是第一玄復豎起拂子如何是第二玄三世諸佛向者裏絕胡種族如何是第三玄兩堂首座各出一隻手打入大洋海底至今無出頭分且道如何是三要底旨趣第一要電光作路第二要縛取虛空作寶劒第三要自己在劒刃裏穿衣喫飯作用過日又汾陽頌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復拈拂子云若于此見得便見臨濟一喝道理便識世尊拈花道理大衆何不究取看又良久云自汾陽而下四傳而至雲菴雲菴傳之覺範老人覺範無傳而著臨濟宗旨以待後人迄今五百餘

載雖虎丘徑山諸家相傳未泯然自楚石無念而下二百年來宗旨傳而不叅訛誤不少于三玄三要各有長短竝無的據山僧十五出家十九剃髮心中耿耿若有所失二十九歲見高峰語錄讀之隱隱如獲故物八年之內費盡心力喫盡辛苦居海虞之三峰虛簷罅壁草屋蘿牆牀下水流庭前草沒麥麩豆滓掬水補衣單單看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脅不至席無柰昏沉籠罩集諸隨侍夜懸巨板于座側分香擊板佛聲徹夜不停憶得初出家時自期到四十歲決然悟道至是年近四十愈叅愈難轉捉轉遠思之慚懼因入死關方纔推上關門欲上蒲團無柰一時眩暈吐痰斗許只得放身一睡雖則隨時喫茶喫飯亦不知人事喫過只是齁齁打睡一睡五日如在海螺螄裏盡情要撞出來相似至第五日已間泯然睡熟忽聞隔窻二僧夾籬攀折大竹如迅雷一震直見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人法俱消眞無立處開眼轉來晴日在窻竹影滿地那時要理會一法了不可得要覓自己身徧覓無有蘇蘇湛湛如有氣死人初生孩子至夜聞兩堂課誦覺得身徧虛空其聲都在虛空中歷歷落落端坐一夜輕安如彈指頃自己道此是前

後際斷境界必須求悟始得盡力尋覓忽于胸中撞出永嘉證道歌從頭至尾看一遍了然符契自覺安樂又念道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答箇青州布衫重七斤忽然悟得祖師言句凡柏樹子乾矢橛等一一皆了方纔放心又思高峰爲何悟得之後又看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因此又重新叅起至夜間經行擡頭見月會得枕子落地消息從此半年之內受用快活只在古人門庭下竭力叅究看箇三玄三要及汾陽偈子翻覆究之忽然入得臨濟堂奧復叅德山托鉢公案苦究二年雖無所加自覺受用非昔後赴太倉慧壽之請自念雖得些子不如古人要來要去入火入水任運無礙因此看箇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什命根不斷經二十日心不與緣作偈曰一口棺材三隻釘聲聲斧子送平生自從離露悲歌斷嬴得朝朝墓柏青嗣後再看三玄三要會得兩堂首座同喝意旨及披覺範所著臨濟宗旨宛然符契如對面親覿五百年間不分延促可見叅禪不可領得些子乾淨禪便爲了當又不可入些子堂奧不更叅求有志之士直須到底始得山僧只爲近代禪風一悟便了但得些子便爾縱橫作用不求

向上墮在有證有悟處萬不得已將平生醜拙一朝對衆供通若有問話者便請當陽拈出良久下座

普說山僧當初工夫枉屈只爲不會覔得人著所聞所見無非牽經合理以見聞覺知爲本性以不起念爲宗旨以死坐爲安禪以念佛爲叅究離止合觀種種不同禪宗絕響幸得雲棲大師出世雖以念佛收盡法中英傑其實叅究一著是渠本旨故晚年於淨土戒律之外特特提起此事乃刻禪關策進雪巖高峯語錄遂續祖燈山僧不知宿生那裏曾沾些子氣味揭著高峰本子瞭然如昨日背誦叅究明白底一

般身心歡喜踊躍無量自念前來搜尋楞嚴圓覺諸經俱有會處習天台止觀亦有得力處後修耳根圓通亦于音聲中了得身心如幻處處于世間與流雲過虛活水下石相似自謂輕安及見語錄始知與此法了不相契得此法門定是到家欛柄也爲此把前來解會一例不肎遂爾疑情結住先于靜處做工夫覺得昏悶不過因有怡山居士勸我念佛乃作六時課誦課隙看話頭率以爲常聞有達觀大師是宗門中人及至腰包往叩師已遷化因禮龕于雙徑遂過白雲山見函虛老人時虛公移單弁山圓正寺因下白雲抵圓正政值虛公閉不語死關悵然而退聞霞霧山有無欲老人是留心此道者乃策杖入山又值無欲遷化人言有箇慧禪是老硬禪客及乎見他亦無什說話回身向湖州訪問人道車溪有無幻老人遂搭便船往車溪舟中逢僧問著僧皆大笑呼爲張外道因此不覺睡著及乎醒來舟子已到吳江了也原來眞正禪師世間人識他不出定然生謗直須親見始得回首車溪隔半日程自覺意興頗闌日色又亢不如且回本處再來無妨自歸菴中自謂行徧東浙不見有人以此類推諸方此道亦是寥寥不若就

菴結關自鞭自逼乃于關中逐七進功撤去牀凳單單行走屋中掛一條匾擔若到昏悶之極就于匾擔上高展懸空而睡纔跌下來便行如此自煉煉得無昏無曉話頭轉難用力至滿百日遂脫身走到三峰愛其閑靜乃暫居之或努力于搬石壘牆之際或發狠于操鋤種地之間徹夜坐一蒲團脊梁節節相拄終日併成一句心頭滾滾騰疑日夜一般靜鬧無間只是昏沉作孽困頓不清努力盡情敵他不過其時政不知日夜不倒身翻爲叅禪之障自念我從十五出家便有志求開悟四十歲時必然悟道至此年近

四十轉見茫然無際乃安心入關只帶五寸濶一片
板除是病發以此爲牀若身子强健便不消得發志
已圓那知一入關來便痰病大作昏然睡倒五日夜
如在甕中求出相似正氣悶間聞折竹聲打翻窠臼
始知從前做工夫拗直作屈所以十餘年空費身心
喫盡苦惱山僧今日勸諸兄弟但要下手做工夫時
先須將胸中一切倒正是非魔佛等事一齊放過目
前耳裏順逆善惡都總不知空淨其心不停一物不
可坐禪不可閑靜或入槽厰或作諸務隨人起止信
手施爲喫飯穿衣不立主宰單單求一箇眞正臨濟

家宗師作箇主腦話頭亦須簡別緊峭者如雲門推
折足道秦時鏆及祕魔叉三頓棒竹箆子青州衫之
類先令目前萬法一例喚他名字不得背他名字不
得喚本性不得但是兩頭話一總不得千不得萬不
得自然話頭輥成一塊今日問話也被痛打明日問
話也被痛罵或推出或扭住或道是什麼或道乾矢
橛麻三斤之類師家作用千奇萬怪只是要箇揚眉
吐氣了不可得久久叅請忽然一日一剎那間徹底
觸翻了無遺剩慶快平生你若向舌頭邊討滋味意
思上沾唾沫又遇著沒眼宗師好將實法與人演些

教理帶些止觀怕人問著無得回報翻道叅禪須是
死坐坐要長久與他相應不得拈椎豎拂轉語機鋒
此是自己不曾眞悟不知好歹只要謾人自是不知
賺害後生晚學打入惡套嗚呼學道貴有師承手段
毒辣無你尋香逐臭處如鐵眼抽絲夾棒敲骨不得
不圓不得不死若是打掃潔淨禪堂閉門杜路閑閑
地養一隊瞌睡漢把一箇念佛底是誰本來面目與
本性今日也合明日也合只要獃椿椿地冷坐冷到
身心俱不見了卽便歡喜便讚歎他好工夫便道眞
相應處便道此是行到不是說到將冬瓜印子一磕

磕住弄一隊野狐精貢高我慢遍歷人間云是某宗
師印下底又有一輩單單鍊箇機鋒快恣口舌又有
影影傍著教理如生盲人倚棒各各自高他强我弱
殊不知做工夫無恁麼格則不用安排只是去不得
底話頭拌命疑去久久不懈日親師長一椎鍊就或
有未了漸漸鍛鍊以了爲期剎那際入手便于服勤
邊溫研積稔而成如或未信請細簡燈錄諸祖本傳
一一透過自己眼明方知我不欺汝也珍重
安隱寺普說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
心空及第歸諸仁者若欲得心空及第須識選佛底

道理只今安隱堂開大衆會集不選聲聞緣覺不選菩薩大乘單單只選祖選佛然選佛次第有十一者人品二者根種三者器量四者洗滌五者做工夫六者開悟七者了悟八者師法九者忘悟忘法十者養道此是學地要事其餘出世利生姑置弗舉人品者巍巍堂堂開開落落具一段立地成佛直下承當底氣槩不爲凡下情見所轉者是根種者從來未知做工夫求悟等事驟聞祖家一言半句抑逼心路便覺過不去放不下憤然要求明白便是當家種草器量者若器皿之潔淨穩大能盛能容如瑠璃瓶堪盛獅

乳大地堪任重物受香水海而不溢載須彌山而不重方堪祖佛大任如臨濟陸沉下板三年不見頭角睦州擬其可成大樹今人做工夫略有見處便不穩重自謂得入自謂了辦機鋒轉語胡喝亂喝不受人裁剗纔加鍛鍊便謂師家把住不放出頭東走西走急于求印此等便是沒器量底人只爲見小佛祖大事所以承當不起也洗滌者將從前亞在胸中底知見颺在大洋海外如高峰曰三十年二十年或參或學尖尖滿滿塑一肚皮如臭糟瓶相似直須盡底傾出千番百番洗滌得乾乾淨淨無一點氣息無上醍

醐方堪盛受若畱一些子氣息縱盛無上醍醐亦變成一瓶惡水然洗滌知見不是無格則底下手自有方法其法何如今人六根所對底塵境根塵上所起底法卽是兩頭心識染淨情謂在凡夫則執有之善法惡法外道則執四句之對待法小乘則見苦集見滅道之凡聖法中乘則見凡夫有無明至老死之有法自見無明滅至老死滅之空法菩薩則見卽色卽空非色非空雙遮雙照等法蓋凡與聖對淨與垢對有與空對中與邊對是與非對無是非與有是非對了與不了對常與斷對上與下對長與短對妙與麤

對佛與衆生對悟與不悟對因有以上對待法故有三藏十二部若凡若聖凡言可通心可到皆謂之戲論之糞心不淸淨不了歇故曰知見但有兩頭礙口礙心底物當盡情一放放却兩頭心不起方爲下手做工夫地步工夫者不得坐在乾淨意地上要將以上一切對待法四句法都盧收在一竹篦子話頭上觸不得背不得兩路截斷目前萬法去不得正向去不得處盡力發憤心力合并千掙萬掙勇猛不過心識不行于聞聲見色處一逗逗斷目前萬境平沉三心不起謂之前後際斷那時不見有四大五蘊何況

生死涅槃直是快活自在大慧曰我到者裏却快活
更理會不得也圓悟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此是得
體不得用暫時光景所見之理非正法身是法身之
邊通身死水解脫淡坑不可坐著若坐在此等境界
光景中開口便要說者好處全是心路不是開悟開
悟者卽此前後際斷處忽然會得祖師家句子句中
具有開悟底機在犯著便和身翻轉無量劫來知見
盡底不存便得箇轉身便硬糾糾地蓋天蓋地謂之
得一橛此亦未是全了然此開悟亦非定與前後際
斷分作兩截也有斷處卽悟而知有前後際斷也有
因悟卽斷知有悟處而忘其爲斷也有斷是斷悟是
悟也有悟得輕輭語脈雖通不得痛快受用直須重
費一番周折斷處是得體悟處是得用得體不得用
自己雖安穩遇事臨機卽便走作不能自知得用不
得體則臨機雖是的當只是自己不得穩密用中猶
有氣息是病體中全無氣息亦是病直須體用俱備
有氣息無氣息無氣息有氣息方是一橛師法者得
此一橛不可坐住坐住便成法中我相謂之大法不
明天然外道再入淡明猶是未了末後一句始到牢
關入得大法盡得五家宗旨細惑方除若一惑不盡

都是一分無明根本智便用不著須盡却師承法要
始得忘悟忘法者以前只爲迷裏翻身故有悟在悟
見作孽師家乃用種種鍛藥鍛盡所悟此便是法又
以法路爲孽須法法透過盡底掀翻一法不存于此
脫盡以無可求只得放捨但有著衣喫飯屙矢送尿
而已養道者無道可養只是不出其位如露地白牛
但喫些水草高臥山前一些子也不曉得如此過日
從前指望成佛作祖至此只與畜生一般老僧今日
說箇心空及第亦是無端何不休去珍重
聖恩寺普說叅禪貴先決擇祖師禪如來禪祖師禪
者透十法界之外不墮如來之數故曰出格如來禪
者超于九種法界墮在十法界之頂猶是格內欲知
格內格外之分須在一事一物上分清十法界諸種
之見直到極頂方是如來地位祖師禪又從佛頂上
透出出格之外又越兩種祖師外道若是眞正祖師
禪則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是已今以格外之禪遠之
又遠且置勿論先將十法界之岐見在一句話頭上
次第分明不致叅到將悟處被諸見打攪可以一直
上進易于發悟所謂話頭者卽目前一事一法也凡
人平居無事隨心任運千思百量且是無生死處只

爲將一件物事到前便生九種見解所以流浪生死無有出期故祖師家令人于一事一物上坐斷九種知見討箇出格之路故謂之看話頭師喚侍者將一片伊來置于衆前師指伊曰只此一片伊則十法界至如來祖師之分歷然見矣何故蹔未將伊來人人心空無事何有生死及將伊過來人人現量未分生死之見未成及人問道者是什麼便有無量事端起矣凡夫見之便道此是一片伊是著相而起我見者也曰此伊我要便與人爭甚至打殺其人奪伊歸去以此便墮地獄又一等雖不至殺人然貪心必得重

如飢渴百計攘求以此便墮餓鬼又一等因貪盜伊致墮畜生生生還債此因伊而起三途惡見者也又有一等福大氣大因伊生嗔奪伊爲施後墮修羅一者知伊有用惠施與人因仁義心生于人道一者以伊蓋覆佛殿感大福報世世生天此因伊而生三善道者也此六道之見也前者之見不脫四種見解見伊是有卽有見見伊是無卽無見前有後無前無後有是卽有卽無見知有是無則無之亦無卽非有非無見凡夫四句隨事轉換不能執定不名外道若外道之人巧生知見執一不變心外有法故名外道一

種因見此一片伊便言伊卽是我本性以我眼能見此伊我之見性不生不死此伊雖碎至微塵而我見伊之見眞常不變不墮輪廻此是先尼外道見識以伊有生滅見無生滅半生半滅半不生滅之見也又有一種言此伊起于微塵卽是我之原體本性雖空卽有此常見外道執有者也一種言萬物無常終歸敗壞伊散終無成日人死畢竟歸空此斷見外道執無者也又有一種言伊性本無無卽是伊亦有亦無此矯亂外道也又有一種言伊有是無其無亦無此空見外道也略說外道有此四種細查教中有九十

六種皆是各執四種之中一種見解于此伊上墮在外道涸濫不可復救此名外道禪也今人看話頭坐到身心空處見箇歷歷分明便言是我本來面目念佛底人主人公也此卽神我之謂也又見得空空本來無物身心世界蕩然不存以此爲是卽斷見空見也又言空卽是性性卽是空卽矯亂外道也如今人看話頭頗多墮此不得不爲說破又有因見此伊問著則精進力叅悞落五蘊竟墮五十種陰魔近世一種禪人厭患身心世界務要空他見人將伊到面前心不餐采坐見身心世界與伊齊空了無一法以此

爲得便是色蘊魔又有見亙定中說法變化無所不至謂之刹說無情說亦是色蘊魔前是色空爲蘊此是色有爲蘊又有見前種種境界便生心領納是受蘊魔又有因好境入心不能忘置便生邪想此是想蘊魔又有因想著邪無師救正輾轉遷流是行蘊魔又有因上種種認爲佛法是識蘊魔一魔生則五魔竝到皆因邪師敎他在本來面目主人公念佛底是誰等話頭上討箇本性妙心所以用慣肚皮裏想頭通身是五蘊蓋覆不能離心意識事上叅去故在事上亦落蘊界如此坐久魔業已成人若救他他便嘻

冷笑或罵或謗言此人不曾到我者好處而不知世世墮在魔網不得出離可惜可惜此略說有五廣有千萬豈五十種而已哉此魔外二種寄在十法界中不可定指以上是世間法界之略也下則言出世間四種法界一種是聲聞小心人見此片亙若起一念則若惡若善無非是以上諸苦極見得諦當苦因一起則世世生生堆積聚集苦中之苦不得脫離亦最諦當便乃空其見亙之見廣修觀行務令空之此是道諦以修小道見得有餘寂滅此是滅諦此亙上之聲聞禪也今人于話頭上看忽忽得前後際斷身

心世界蕩然一空見說一切諸法皆埽而滅之言有什三玄三要君臣賓主有什棒喝句語有什師承法要只要乾乾淨淨單說一味清淨此是聲聞氣分如空空田地空空月討什工夫驀鼻牽是也故其出語滚滚虛浮全無意旨以無師承故大豪傑人俱不免墮此數也又有一種不墮死心空滅之見見此一片亙起于無明衆生不知故有十二輪廻今見無明本無則無老死憂悲苦惱此是緣生性空大乘之初門他因見無明本無便泊在無處快活不得入大乘道故名緣覺之鹿乘非大乘也于此更進則于一片亙

見得起于微塵鄰虛爲因水調風鍊火鍛心識虛空與見相緣和之合之假名爲亙旣解諸緣聚會而生則不壞此亙諸緣本不相到而無亙之自性緣卽是空空卽是緣兩下輥作一團分合不得所謂是諸法之空相不可言生不可言滅亙見之而非垢性見之而非淨此亙在凡不減其性在聖不增其性兩頭相拄此是地前菩薩之禪也于此更進則因緣生而性空不得因性空而緣生不得兩頭俱斷此是八地禪前是雙照此是雙遮以上是菩薩正禪也去此而從八地死水勸進雙照被雙遮奪礙而雙照不得雙遮

被雙照奪凝而雙遮不得然又不妨雙遮卽是雙照雙照卽是雙遮四法交加結角如織錦廻文竝無罅縫到伱下手此如來禪結頂處也到此處方見是一片瓦没柰何地喚作瓦又觸不喚作瓦又背如銀山鐵壁千推不能萬動不得此猶是如來禪底半箇墮在死水全没用處故猶在格內也伱道畢竟如何[illegible]潙侍者將瓦一腳踏碎師云于此見得卽入祖師格外之初門矣如更進之則頭尾並完直至後何方是了手若不見得則但入如來禪格外之一半出言吐氣便要落聲聞境界未有出頭分在爲何蓋以其得

體不得用只爲心小要在極妙處躲根不能出得妙處作用問頭答語分不清楚陷在坎中好好將祖師禪枉作出格聲聞禪矣昔香巖聞擊竹大悟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潙山聞之大喜仰山曰還須勘過仰往勘之問香巖曰聞師弟發明大事伱試說看巖舉前頌仰再撥之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巖復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還不薦

別喚沙彌仰山曰閑師弟會祖師禪也此是如來祖師之法式今人不會此意不知如來祖師分於一點關頭天地懸隔見我如此道便人前笑罵言難道如來倒不如祖師麼祖師是如來弟子伱學祖師禪翻要陵跨如來太無道理責得固是只是伱不識教義祖師是威音以前向上一著寳几珍御窮子見之捨而逃逝者如來是脫去珍御執持糞器狀有所畏同彼傭人有共語分者故人但知如來高妙而不知祖師之道更出青霄之外彼庸近逃逝又安足怪哉果是眞正出格漢子直須向格外論量始得珍重

安隱寺提智證傳普說老僧于安隱凡三赴其請前兩期上堂已委曲指示五家宗要未能徹上徹下禪教相印以收諸種根器今乃爲提覺範禪師智證傳凡四十餘日至第三卷曹山三墮章中敘五家宗旨各因其悟入從首至尾以印定綱宗蓋各家流傳密印務在得人須透盡其法然後記爲眞子若一絲毫有未盡處則法見未了功勳猶在還是心意識邊微細無明不能眞到目朝雲漢萬事當前猶有禪道佛法超生脫死自在快活等見亞在心口不能如雲之起滅草之榮衰故師承于了手大痛快處重新敲諸

鍛藥越鍛越盡畢竟于頹然無氣息處轟雷走電過日耳且道如何是臨濟宗他從黃蘗三頓痛棒悟得馬祖百丈竪拂掛拂一喝耳聾道理便向大愚肋下三拳從上宗旨印定一句中三玄一玄中三要衍開大法洞然頭角撑天四蹄立地令厥後兒孫向賓主中以自己之眼付之棒頭以棒頭之眼換來額上只將石頭說法枯木生花曲盡陽春不失時候而已此臨濟家絕人于棒上裂斷棒上命根自由自在者也所以古人謂之忤逆聞雷不愁不死雜毒塗鼓喻最親切至于雲門纔踏睦州門閾便喫一推足折但聞

秦時轅轢鑽便會得機前一著較之臨濟更加迅毒古人謂之紅旂閃爍不待見其全師布陣而天下定矣柰何太捷難知不免源流早絕不如臨濟委曲詳盡使後人無將就傳法之弊至於溈山從有火無火兩不可得處悟得柴上一吹便解野狐不落不昧撼門三下如斷碑橫路雖中斷而兩礙故仰山信位人位至於無位了不可得亦如濟上之棒眼雲門之機先皆拔脫身心自有一片白雲爲我捲空捲地摧山碎岳而我猶在爐邊坐臥貪芋子之香覔菜羹之熟總不知有也至於法眼聞不知最親切於地藏又兩

番竪指于同別之間將片石於心內心外沒安放處脫盡理見得一切現成便能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只剩得一雙眼孔無一些子伎倆逢人言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便將墨潤朱道箇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巡人犯夜之語足發一笑以上四家是南岳馬祖兒孫著著用正唯有洞山出自青原石頭明暗挾帶從初問無情說法雲巖曰不見彌陀經水鳥樹林說法因而力參及問百年後還邈得師眞否巖良久曰祇者是師乃沉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因凝注久之于過水覩

影處見得無情說法便以影爲自己然不墮死水以渠我去來一條黑線于中開合乃有偏正回互兼至兼到合爲一位輥輥過日而其徒曹山便立三墮于不受食處任水牯牛藏頭斂尾高臥白雲堆裏自然飽齁齁地不必用在棒頭通身指出操履謂之馳書不到家已先通盡閨閫中事故率性漢子只喜臨濟雲門直截痛快不許絲來線去之綿密遂使濟上宗旨亦欲削去三玄等法單存一喝謂之直截中更加直截省事好參我且問伱只今還到不疑之地也未若也未能無疑將知從上來事不是等閑何不細心

體究看老僧因覺範爲法痛心重新拈出務使盡法忌心將三隳眞操履復還棒子頭上使拄杖子自能周币有餘不待氣喘喘地用盡腕中死力若人明此等法未能直下心肎者只爲不會實實將眼目放在自開棒上耳爲何蹩胸中猶有欲在此正是心意識用事家親作祟諸仁者何不從今日便將木上座做却自己將自己推在木上座頭上一向住在妙峰山頂更不下脚人鬧如走馬燈中刀鎗人馬從他六亂相殺亦不妨好看其或不然只消一口氣吹滅却燈火自然好過下半夜元宵醉醒來時明日晚間再看

珍重

普說學道人只須在一句裏藏身絕跡不涉點簡故情不附物縱有物來只與他百雜碎自然合轍何得推開句子去磨稜合縫惹起生死心行哉修行不曾悟得一句子情常附物遇有物來便在物上去惡從善遍身在生死裏過日不知既得一句則凡聖善惡生死一切兩頭從竹篦子上早已坐斷且已簡點不得了也直須入此一句通身化作一道赤光裏作日輪懸在空裏雖則靡所不照然而一點塵埃也沾他不上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又脫卸一重走在頂尖裏去三玄又脫卸兩玄走在第三玄裏去三要又脫卸兩要走在末後句裏去如此離塵脫世善惡是非遠之遠矣何可拆開竹篦重新在善惡是非上著到難道有句無句也在情上簡點三玄要也在情上簡點末後句也在情上簡點正使簡點得來于自家本命元辰有何交涉佛祖立法正要你提脫情量生死脚脚踏去自然中節今仍舊將他走你簡點底路可不從頭錯起也所以情量轉深大事轉遠深可憐憫山僧特特舉揚不思議法汝等諸人若信得及便能于思議處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一生參學事

畢珍重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六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七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廣錄

廣福院示衆叅禪悟道立地成佛畢竟著著與法相應則事事成就何爲與法相應蹔首于叅究下手處在一箇話頭上背觸兩端俱不可犯四句六路了不可得如此則善不得惡不得是不得非不得凡不得聖不得一切心路俱不可得則無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豈有露出心端行涉惡事者耶此于話頭上相應者也于此不可得處盡情竭力務求入手凡心頓

斷聖心亦絕忽然于沒縫罅處迸出便得一句子如云如何是佛答云乾矢橛此乾矢橛是句句上絕三種滲漏如渾身鎧甲手提金剛王杵萬法當前盡皆摧碎此與句相應者也豈更有出位處耶再進之此一句上有無不得不妨有無于一句上分賓分主雙明雙暗直如蟭螬蟲爲蟬飛向千峰萬峰湙樹之上大叫一聲就此聲中化爲大鵬扶搖九萬里外撞倒天關踏破虛空擘開大海直取龍吞此與三玄三要相應者也此一句子也再進一步前如戴角之虎此如入海泥牛了無蹤跡了不可得此與大法中再進一步相應然而不是止處于此更進向塔頂上打箇飛脚從塔尖至地直到海底翻身雙明雙暗同生同死雙明復雙暗同生不同死所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到者田地難道還有出位底事麼此與末後一句相應者也在祖師禪謂之話頭在儒家謂之格物格物者兩端叩竭一切善惡是非凡聖等見並不許些子露現從此翻身直到末後句齊治均平著著與此相應則禪與聖道一以貫之矣今人類多以叅禪爲學問可以立名可以光大至于下手之話頭上雖則兩端叩竭而于一切事上仍露

出善惡等兩頭心所所以到底不得相應修行無驗爲可歎息老僧三度于廣福談禪禪宗要旨無不舉盡今特對衆叮嚀此事盡情道破了也下座

聖恩寺示衆昔日臨濟大師在黃檗處三度問法三度被棒後去大愚肋下還取三拳道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今人聞說臨濟建立許多法子便道是多事不知單單闡發得無多子底佛法何曾別有不見濟住滹沱謂普化克符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成褫我只此一句將黃檗佛法一時傾盡了也豈容更有在二人珍重下去但見唯唯諾諾誰知寒

謇諤諤三日後普化問三日前和尚道什麼唤龍生龍子赤電轟雷一模脫出濟便打怕甕中走却鼈那又三日後克符問三日前爲什打普化難爲兄難爲弟濟便打恰是看他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各各有出身之路何等自在是夕小叅以料簡明之奪人不奪境開眼見青天當頭一霹靂奪境不奪人睡熟忽翻身依然還是伱人境俱奪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人境俱不奪車轔轔兮馬蕭蕭看他三問一珍重兩打以四法爲料揀如米去糠飢成熟飯方是眞佛眞法處處是眞佛眞法之眞道但學語之流

依他作解便千里萬里沒交涉故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濟曰佛者心清淨是佛有眞有僞僞佛者如人得箇前後際斷覺得心常清淨若人撥著他便眼目定動不能清淨何故爲他不得眞法故法者心光明是何爲光明只爲他全不在心上用事單單只在用上作法法得清淨故心不動搖耳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淨是心不動光是法有眼淨與光合故施之于事事事無礙稱之曰道三卽一皆爲空名而非實有今之一棒一喝者未嘗不是只是他細惑猶未盡除如初鑄成鏡痕垢易生也故曰達磨西來止求

不受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豈不是佛法無多子也始知從前虛用工夫癡人以工夫爲入道之資不知工夫落五蘊須向無多子處直入既直入已便念念在直入處謂之念念心不間斷可見要得眞佛全不動心常常受用全在得法何爲法聻卽是如今目前凡夫說有說無之著相事二乘小教外道之空事菩薩之卽空卽色非空非色雙雙照泯如來之四句合一極則結頂等事總是凡之與聖生死與出生死所以猶在格內若于此處一時翻轉則凡夫外道佛菩薩二乘等都成向上之言出于格外所以有第

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只此三句收盡世出世間法有無情三句如石頭道底水流花落是也有有情三句鵲云削鵶云丫是也有有言三句卽前之佛與衆生語是也且道如何是三句拈起扇子云扇子又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打一箇噴嚏噴出九龍行雲布雨今朝立秋之夜雨下三尺又搖扇子云沒有者樣事此是法中最麤未是了手直須更進始得故一句中具三玄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如何是第一玄只者扇子如何是第二玄以扇子撲云罪過昨夜睡中莫打殺蚊子如何是第三玄昨夜

半夜有影無影放落扇子墮地起來依舊拾著更打岐子一發血流滿地到此與前者天地懸隔高湙最上然而猶有玄在更于落地扇子上磨磨轉入無路之道向絕處一擊單單提著尾尖上火把子燎天燎地過日此是一句之極頭自受用三昧也若爲人則在賓主相見處今人相見伱問我打我問伱打不識末後了手大事謂之掠虛頭漢賓中賓也賓中主者只爲要硬見兎便皷所以自己轉無出頭分主中賓者著著了在先天之外縱然奪去依舊還我主中主者垂衣拱手天下太平然須會得四喝方得到者田

地何爲四喝金剛王劒伱看臨濟前來爻爻子子那箇男兒不丈夫踞地獅子誰人脚下無一塊方甎豈是單單珍重便打而已探竿影草伱走到那裏去一喝不作一喝用恰是故有時先照而後用有時先用而後照照用同時緊著眼照用不同時問取三日前後此是無多子底法也老僧今日要建立臨濟宗旨汝等諸人成褫我便揮杖打散大衆歸方丈

示衆從上祖師見學人于未開口前早用一椎一椏直下斷人命根頓盡源底那裏有許多忉忉漉漉撒屎撒尿作座主態只爲後人胸中理會太多未入法門先學一肚皮禪道佛法機鋒轉語牽經帶論貴在有知見學口邊富贍爲做人出頭張本謂之運糞入所以心塵壅塞無一隙打併得開故後之宗師萬不得已隨人顛倒下箇追截命根底法子謂之看話頭要他將窮年學來底好處一時運出向窮極不過處漆黑地追拶拶極不休自然窮則變變則通于本地上透出精光照天照地則與學人未開口前一椎一椏底了無二道此正所謂入水救人沒柰何費許多周折比年以來諸方看話頭者可惜又在話頭上生出枝節輾轉難叅禪病益多悟者路絕山僧憤不得

已于下水救人處湙湙下水用古人開發做工夫法子細細周折一上令人先曉得話頭兩字則不被話頭枝節所轉所謂話頭者果何物耶卽千經萬論中間談空說有以至中道極則去不得底頂尖是也只是諸人日用不知一大藏教祇在人初開口處乍起念處六根門頭耀一耀底所在凡夫之人便落有念無念聖教底人便落是理非理心中醸起糞團口裏落出糞塊窮年在糞坑裏過日道我玄我妙所以千生萬劫不得出離佛祖憫之沒柰何向說不去處問他一問他便頭定眼直若是有血氣底問著去不得

只得回心轉意發猛叅究假如人從門外來宗師見之便問他你從那裏過來其人不識生死便道或南或北若東若西宗師見他已墮在凡夫坑中便呵呵冷笑放他過去直是可惜若見教家龍象到來宗師問他楞嚴經前非後卽又道離卽離非已是極則爲什又道箇是卽非卽彼龍象便依文妙解一遍宗師見他墮在聖理坑中亦呵呵冷笑放他過去益是可惜殊不知纔一開口便落凡聖二糞坑中不開口亦落二糞坑中了無出頭時節以是之故教人看箇話頭如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此豈不是教家

極則去不得處又如馬祖拈起胡餅曰是什麼豈不是教家極則去不得處首山呈拳曰喚著拳則觸不喚著拳則背豈不是教家極則去不得處以此類推則見人或道會或道是否或道嗟如此種種問人處皆是如來禪結頂去不得處經經論論只講得到者裏三世諸佛口掛壁上而已只是到此便如生盲人踏著火坑不愁你不墮不落你等諸人一日起來不知經過多少問頭都向二糞坑中跌倒過了總不識利害我今于世間法出世間法六根六塵六識十二處十八界地水火風空見識及五蘊等都盧一收收

在一問拈出箇竹篦子問你喚著竹篦則觸此是落凡見故不喚著竹篦則背此是落聖見故除却凡聖二見你向那裏安身立命只者一問便收盡世出世間一切有言無言等語故謂之話頭你若信得話頭如此該博便不敢把聽來看來死路上底經教當箇名件我慢貢高不識好惡掉頭不顧枉過半生矣山僧因禪風太惡諸方指示話頭者恐怕註解壞了不敢開發令將一句子日日夜夜在肚皮裏念去便念出許多魔境界來魔道理來十箇五箇見人則笑嘻嘻地自覺清空快活都是魔氣所鍾只爲話頭開發

不明令人目前萬法一切經教無箇交加結角去不得處流在光滑滑處生知生見所以無箇銀山鐵壁時節既無銀山鐵壁便無卒地斷爆地折也自今開發之後便當處處去不得盡情憤去如無翼鳥奮空勿令落地奮奮不過自有消息那時跌得粉碎來見北禪方與劈頭一棒血流滿地更須踏雨踏做一團始得

示衆五蘊爲魔業四句爲外道惟叅禪一法頓絕麤外之門直造正法之域蓋以話頭一句絕理絕事絕聖絕凡絕生絕滅絕心意識眼見之而色不得耳聞

之而聲不得鼻齅之而香不得舌嘗之而味不得身著之而觸不得意參之而法不得則色蘊等十魔從此永杜矣色聲香味觸法于話頭上既無滲漏便如木如石如銀山如鐵壁則此心無從領納矣既領不得納不入則想頭無自而起矣想無自起則心路不行矣心不行則六識無從辨別矣六識莫辨則七識無從執認矣七識不執則八識無得而含藏留種為將來孽矣此五蘊不得而五十種陰魔無門可入者乃話頭無路之妙密使然也話頭既無路便執不得有執不得無執不得即有即無執不得非有非無四

句法執不得則九十六種外道無從而異見矣政以話頭如金剛圈栗棘蓬吞不得吐不得要向此處力參力透所以魔外俱絕耳大矣哉無為寂滅之光明幢也惟在師承湊得無路之路所以能教人悟無路之道但恐為師者道眼不明妄教人看箇話頭要他在誰字上與本性合本來面目上與妙心合即心即佛上與有心合非心非佛上與無心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上與非有非無合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上與即有即無合一切話頭生出計較動落四句所以日逐開却魔外門戶無事生事遂致著色相容

領納起想念逐遷流落分別一墮此套或喜或怒或悲或憂或思或恐或驚七情一形魔得其便皆因師眼不明資心自惑使然耳但能空盡心識把住話頭不生見識一味力參任他天崩地裂只恁麼參去自然魔外永絕

示衆有一輩不曾參究自己亦不信有悟門逢人便道我輩苦心持戒修懺念佛經秋歷夏萬苦千辛不能暫得一絲毫許輕安消息彼等依趙州高峰語錄所言便道七日不悟截取老僧頭去那裏有此等事竟以博地凡夫妄稱悟道罪過不淺汝等修行人決

不可信諸參禪人疑彼所說來問北禪北禪曰此輩不是不修行政是藏教修行刻苦小心人也彼但知持戒欲得作佛懺罪欲得作佛念佛往生淨土持誦欲辦一心如此行持待到純清絕點一心不亂去黑趨白以為修行不知大心凡夫向一句子上心路頓絕無修無證直下翻轉無量劫來生死心作一把金剛王劍向萬法頭邊處處一截截斷佛心菩薩心尚不得起何況起于世間之心此圓頓妙道只在刹那際三昧入耳趙州高峰七日悟道之言猶是對中下根人做工夫者之權說也彼之不信正為根小不足

為怪但彼以斥鷃之高妄誑鵾鵬為無如此事則可憐不足惜矣

示衆大都修行人不知眞修方便多為勇猛精進四字誤過一生然此四字是同所修各異有以身勇猛精進者有以心勇猛精進者晝夜坐禪執身不倒或單遣昏沉務求不睡或鍊頂燒身同于拔髮或以戒律威儀中極瑣細事日夜盤桓故南岳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可見捨却心地法門專于髑髏邊作佛事與出生死絕不相干假饒弄到晝夜常清坐脫立亡人天最勝大事未明有何用處

馬祖坐禪謂之磨甎作鏡牛頭神供謂之臭肉來蠅皆因心法未忘用心混雜向有功用處作勇猛精進不知修處不精進何所進勇猛長劫亦徒為耳嘗試論之勇者無怯也猛者不弱也精者不雜也進者不退也四字惟叅禪心地法門者能之何故蓋禪人一聞出生死在于徹證徹悟證悟之路在于叅禪禪那無修只在絕情絕想務期親見親決便爾不顧危亡得失好歹是非把佛法世法一齊放下此大勇也于放下淨盡無著力處無擬心處無入頭處無道理無明白處畢竟要于此處得力此處用心此處入頭此處明白者箇道理此大猛也不涉雜修只于一味心地上念兹在兹茶裏飯裏喧寂不分淨穢莫辨打作一箇疑團此至精而無雜也從此直到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人法雙亡一眞不立更向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此大進也趙州曰我三十年不雜用心惟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二時粥飯尚是雜用心何況髑髏邊種種瑣屑而不礙勇猛精進耶蓋兼帶修行皆落功動位中一點修行一點道理若不拌盡總為有勇猛而無精進矣若眞正生死心切發大勇猛精進者捨叅禪一事更無別路叅禪人不得遣昏沉若遣昏沉

則轉鬬轉多精神疲倦于心力極微細處不得發越籠罩殺人擔閣日子極是禍事昔高峰妙禪師三年不倒身立死限學禪日夜打坐終日輥在昏沉中愈遣愈疲話頭轉不親切雖為狗子無字難起疑情未必不與昏沉作對所致古人曰得者一放又曰須中夜大睡一覺此豈悞人語哉叅禪須到放身命處放身命處乃識心不到處也識心絕則眞心出矣若於種種威儀禮節周旋無失語言酬酢照顧不差處處用心頭頭著意摩挲鉢杖裝飾几筵顧履瞻衣遮前掩後皆為修行障礙故藥山曰我何能屑屑事布巾

耶由此觀之直到忘前失後如高峰之啓鑰不扃中
單如廁此眞放身命處也做工夫以之
示衆單坐禪不看話頭謂之枯木禪又謂之忘懷禪
若坐中照得昭昭靈靈爲自己者謂之默照禪以上
皆邪禪也坐中作止作觀惺寂相傾觀理觀事雖天
台正脉及如來正禪然猶假借識神用事所照即境
所以命根難斷不能透脫多落四禪八定及生五十
種陰魔以識神在故也大慧一出埽空千古禪病直
以祖師禪一句話頭當下截斷意根任是疑情急切
千思萬想亦不能如此如彼有可著落既無著落則

識心何處繫泊令人于無繫泊處一迸則千了百當
可見纔看話頭則五蘊魔便無路入矣然不得執著
久坐坐久則心細而弱疑情必不猛烈永嘉曰行亦
禪坐亦禪可見四威儀中不時翻換不使精神昏墮
但用心親切處便是確實工夫何須執著死坐哉又
不得一向在靜處靜慣則動中便失亦不得一向在
閙處閙慣則靜中便有無限雜毛知見打攪靜慣則
怕閙閙慣則怕靜皆工夫之病也必須靜中閙中任
緣任事只是者一段不了公案時刻要見明白而已
閙中亦不妨怕失怕失則此事愈急急極則自然發

作閙中亦不妨知見多知見多則愈加氣力叅究加
力叅究則知見自退而發明矣有知見盡而發明此
事者有發明此事而知見不得不盡者故樓子和尚
雲峰禪師皆忙處發明可見叅禪不獨坐在靜中也
復有看話頭而不肎叅請者又有執叅請而不看話
頭者皆偏枯也何不向話頭疑處著箇叅請叅請疑
處反覆自看如此叅如此看兩路夾攻不愁不得
示衆古人要做工夫而悟道今人多爲做工夫翻不
得悟道蓋古人聞得如何是佛答箇乾矢橛便反思
道所問是佛爲什不見答箇菩提涅槃妙性眞如而

單單道箇乾矢橛答不如問有何長處因此疑心頓
起放意不過憑他閙處閑處總是此疑如萬絲結住
百不能解愈思愈疑因之情絕心斷徹見答處的確
謂之悟道不是今人閉眉打坐遣夜排昏不是靜歇
養第八識不是穿鑿信第六識不是抱守養第七識
不是無心墮死水不是悟些好光景入五蘊魔不是
道理落分別今人做工夫犯此所以不悟必欲求悟
單單只在觸背兩路去不得處如漫天網子兜住一
味奮力求出奮奮不已東打西打忽然打破一直步
去作自在人透過此著更有末後句在

示衆叅禪最忌易明易明則情不枯情不枯則入不深入不深則見不徹了見不徹了則何有相應分所以古人四指淵文字亦須挼盡令人向無摸索處摸索故大慧以其師圓悟所作碧嵓集傷于刻剔欲碎其板非徒然也自評唱出禪宗遂涉文字致令學者有箇著力處甚至學語之流變而爲講公案東穿西鑿把佛祖慧命都成狼藉可惜許也若非親見親證有箇入處決不可看此等書以爲活計卽如智證傳宗鏡錄亦然有大心者幸于自己分上求之待徹後細簡前書不妨有大證據

示衆手不攀枝脚不踏枝口鼓一枝驀然樹下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不答他却是孤負他問頭答他則喪身失命看他說得如此話出只爲從前信得牢固捨得見解死得心鼓得住耐得久所以悟得深說得切實今人一箇話頭未曾叅三日兩日便爾蝟然刺發特地穿鑿壞了纔見舉話又道如此如彼苦哉苦哉只爲見小利便要明白不肯叅求直入異路耳鳴呼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閻老子不怕你有見解鬼符子忽地到來你將什麼支遣不如今日休歇好話頭鼓住好耐久叅去好莫理路上著到好須盡削除好勿太穿鑿好便恁麼信去更勿生疑生畏回頭回腦所以道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度殘春

示衆做工夫先須養精神精神若旺便得專志猛烈話頭便有精彩有精彩便得躍然活潑叅情從此發而眞疑起矣眞疑若起則觸不開打不失久久自然卒地爆地耳行人不識養神之方多生障難障難之起只在勤惰兩途惰者之過人皆知之固不必言勤者之過玆當略舉一者夜不容睡則昏沉逼發不惟夜不清爽致令日間如霧中相似經年累月轉做轉迷精神漸疲詎不親切此政不在遣昏沉爲勤也二

者發猛坐香身覺安妥用心漸微疑情益弱坐在安樂窩裏直須于未安貼時卽便起立立之未久卽行行行再坐則精神不倦不昏不致凝滯沉相中自然轉轆轆地若動若靜都有激烈氣象此又不在以坐爲勤也一者坐得安妥不散不昏寂然入于沉相中目前如雪耀相似話頭如逆水遊魚脫力尾搖搖而身漸退縮越退越沉入來巡警亦不知他是沉相自己亦不知是退屈目前便有許多作怪色相出現耳中亦有許多聲音語言或玄或妙似夢似醒若驚若喜魔境佛境惑亂千岐多致失心狂執此誤以寂靜

爲勤所致也一者急于求悟廣生知解將教乘極則語宗家玄妙句坐時盤桓一上夜來辨論一番明日又思索一遍意在圖度不知智門一開悟門便塞縱有開發亦是依通生死分上總無交涉此悞以知解爲勤所致也一者識得不從解入全體打開猛烈旣久忽得前後際斷覔取一念了不可得話頭便不猛烈終日坐在死光影中自謂快活便爾精勤習靜恐怕失了者些好處愈入愈深不知不覺話頭懶去鞭逼所謂不疑言句是爲大病若便坐此謂之寒巖枯木死水不藏龍岐路紛然自此而起到此田地自己

便無主宰必須仗此一箇話頭度過者軟洋子直至開悟方不墮落此又不在把捉光影卽便住脚爲勤也一者識得此處話頭要緊猛地有箇省發或見得一切法空目前無一點障礙若身若心如空中聲如鏡中影開口便在空靜理上著脚沒頭死水永無出期祖師一句盡力道不得縱道得相似亦是中間隱隱夾帶一段意思逢人滾滾地直是叵耐此又悞以如夢如幻及本來無一物上蹲坐爲勤者也一者透過此關便吐得一句出不能實知落處軟嫩嫩地見人便機鋒轉語種種相似勤于口頭三昧失却脚下踐履語時尚屬法見事上亦落罅漏不肎盤桓委曲詳細自道直截好漢大是禍事此又悞以口給禦人爲勤者也一者在于一句上果得實確確地目前若銀山鐵壁如彈打鐵城終日便無箇下落處仰天俯地不可柰何直下便肎休去歇去不知更有下半節事此又悞以單提塗毒鼓爲事恐怕分擘法見翻致生情動念而愼護爲勤者也復有一等知有下半節而大法未盡開口如連麻相似以末上多一句爲得或在斷貫索處不自覺知旁觀者哂若早爲人便不滿足了也又有一等雖已透得大法而操養未深終

是未熟果子未堪摘得若此處坐住總是半塗而廢果到脚尖頭也踢出佛來一任高臥孤峰放身城市無可不可生亦得死亦得直入無功用行不于勤處坐著而于不坐著處精勤直至無悟無法無操履無習氣無作佛無利生無勤不勤然後勤如永明悄如嬾殘各請自便做工夫若此始有些子氣息若到明眼尊宿門下好與三十拄杖

示衆道理不是禪世情不是禪工夫不是禪修行坐香不是禪問話答話不是禪機鋒迅疾不是禪精進勇猛不是禪但只時時憤然要明此事卽是參禪時

時要明此事則及盡一切經教祖師言句直逼塞在沒縫罅處謂之眞道理落落人前不識好惡靑黃長短一任世間起伏摩盪謂之眞世情不辨是工夫非工夫是間斷非間斷祇此疑情結住不可奈何謂之眞工夫不知行住坐臥不問去就是非顚倒錯亂謂之眞坐香眞修行人去不得處逢人便問因人問處向人便答不作安排謂之眞問答撩著便轉撥著便行不作機用套子自然合轍謂之眞機鋒眞迅疾拚却身命絕却心識撇却修行道理世情談辯單單直做那事謂之眞勇猛精進忽然一憤憤著便好拍手

呵呵大笑曰原來却在者裏且道如何是者裏良久云今夜臘月初七堂中稽考喫茶與汝說破

示衆昔黃龍死心新禪師初叅秀鐵面已善機鋒轉語及叅晦堂堂豎拳問喚著拳則觸不喚著拳則背汝喚作什麼師罔措二年方領解然談辯益熾堂于其語銳處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全心一作偷心然而全字最好師趨出聞知事椎行者而迅雷忽震卽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履卽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叅底禪某是悟底禪堂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今人不曾見人開發但將一箇話頭在肚皮裏念見神見鬼種種祥瑞極是可笑又有一種學箇口頭機鋒要人唱和一上人不肎他他便拂袖去道機鋒也不會殊不知死心見秀鐵面時何等來得及見晦堂于拳頭觸背上去不得方始服膺及二年旣悟已是機辯縱橫又于說食不飽處兜住直至弓折箭盡敎他死却無量劫來全心所以聞雷頓喪慶快平生切莫去念箇是誰是誰無無本來面目本來面目念出事來只

于拳上背觸不得心言兩絕盡伱見聞處頭頭法法一截截斷自然轉身轉過來後雖是活脫還須死盡全心直如選佛得甲科始得叅禪人不可自賺自悞

示衆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只此一問不是等閑便是百千虎狼一時周帀環布了也若無向下一答豈不死在句下可見此一問不是趙州未免說心說性將一段道理支吾他與西來意有何交涉先須識取西來意始得所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今人只管熱驟怳怳手舞足蹈希圖體面上好過摹倣他庭前柏樹子意度道他說柏樹子

是顯法身要牽合些子教理著些子伎倆依樣畫猫見或道一句說一物聲一聲色一色做出千模百樣中間夾許多見處殊不知總是魔業又有一種纔見說道勿夾中間事他便作解道沒意味話但衝口便出莫要擬議此是現量中事不知沒義味語正是夾中間事了也又有纔聞有義味不得無義味不得便道柏樹子本來是無底及問爭柰柏樹子何便道無又不得也此等說話惑亂殺人祖師分上有何交涉只爲平日不肎眞正盡情捨下做大死底人鎭日只要堆積些糞穢以備不時之需生怕做人不得故有許多見處潛入魔道何如百不知百不會一點頭路也無昏天黑地只有一箇話頭不知是何等語只要求他下落處然此下落處不是教乘裏有底不是事相上有底只在問答處看他如此問因什却如此答看不出如壁立千仞只在壁立千仞處看絕事理去有無離四句絕百非終日捱拶去不得處古人所謂正是好處若不如此做工夫只求箇速會轉不會矣若更別求方便更無容易方便了也大丈夫立堅固志不管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按定脚頭冷冷地與一塊石頭相似高峰曰拌一生做箇癡獃漢去豈不是前輩好樣子哉一點雜法不得入心只是鐵壁上捫摸亦不要伱尋出箇門路來捫摸來捫摸去連身心鐵壁一時跌向火坑地獄裏化爲灰燼然後向灰飛烟滅處起來商量向上事且道灰飛烟滅阿誰起來商量向上事只向道柏樹子聻

示衆當機一句是劒刃上事不得如何若何纔動著已成滲漏了也雖然若守著枯椿兒有什麼用處須知動著正是動不得底正句要識正句須識有句無句然有無句有多種有有問底句有無問底句有問本合有無句須知有時却無無句無問本合無無句亦須知却有無句有問底有句與無問底有句要審是同是別無問底無句與有問底無句要審是同是別作麼生是如來禪底有無句作麼生是祖師禪底有無句如來禪祖師禪相去多少有句無句有何力用卽出生死爲什會得有無句却出不得生死爲什有一種會得有無句雖出生死未透法身如何出生死全透法身爲什麼潙山說箇如藤倚樹須識如藤倚樹底道理須向如藤倚樹處過得日子最爲切要先須看透此一節再看樹倒藤枯等語此事大須仔細仔細

卷七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八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頌古

七佛并西天二十八祖傳法偈

無相身心卽有無有無兩絕密交蘆迅雷不及掩雙耳夢斷遙空月自孤㊥

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指天指地已全提四顧周行見大機一句獨尊山岳墮現雙趺處始知歸

世尊覩明星廓然大悟

眩眼星明頓霍然東方羣動用機全不因渫破正三昧若箇能離十劫前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雨過空山水碓聲文殊何處著椎鳴脚頭脚底無勞問寶座從他下與陞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

無孔鐵椎拋一對雙雙唱出太平歌池塘月寫梅花影一任春風夜起波

世尊在忉利九十日及辭天界而下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我汝雖見我色身且不見我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我法身

未動葭灰三尺雪乾坤何處不陽春千山鳥絕江濱凍不見尋花問柳人

世尊一日勑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旣持鉢當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

百花當檻媚晴絲綉罷凭闌眼睡時黃鳥一聲枝上語擡頭不柰日遲遲

世尊因有比丘問我于世尊法中見處卽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聞說瞿塘春水高今朝親上峽中橈木鶩倒岳傾湫下幾箇長年解把篙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問耆婆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髑髏乾竭到無聲還是泥犂鬼窟生敲破世尊無見頂人間天上任縱橫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廻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

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總皆是佛

避佛何如避自己伸出你手還是你沒頭水浸討乾場盡大海中皆火起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

點天棒月浪施功竹杖拋時親到頂夜深摸著枕頭邊被窩肩漏朔風冷

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

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揖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高眼從來不著塵阿誰奴子共殷勤嚴冬一片三江凍萬卉千葩徧地春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

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推出雙輪駕白牛四衢誰更敢當頭即他珍御還他載天上人間自在遊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大地花開勝國春碧池窺洞笑相親自從惹得燕鶯語話到于今轉失眞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

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
當護持併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
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
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
縷僧伽黎衣傳付于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
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
我當依勅恭順佛故
拈起蓮華擲向人花房子蕊彙無垠蓮花服上淚淚
意祖佛從來竝帶新
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

槃卽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
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
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
滅爲樂時諸弟子卽以香薪競荼毗之燼後金
棺如故爾時大衆卽于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
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
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
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
雙收雙放可憐生猫尾研椎生鐵鎮任他東擲與西
拋碧眼胡兒無處認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因阿難問師兄世尊傳金
縷袈裟外別傳箇什麼祖召阿難阿難應諾祖
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呼參卽唯便傳心指掌分明褅莫尋取瑟而歌君會
否有心擊磬待知音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
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
害正法祖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持
瓔珞縻尊者頸祖出定取人狗蛇三尸化爲華
鬘耎言論波旬曰吾此華鬘酬汝瓔珞波旬大

喜引頸受之卽復三尸蟲蛆臭壞盡其神通莫
能去之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
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
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柰何梵王曰汝可歸心
尊者卽能除斷波旬求懺祖令自唱三皈三尸
悉除
賓主相逢互獻酬清歌聲裏白歡浮自從三疊陽關
後一夜西風滿目秋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至東印度其王堅固
奉外道師長爪梵志祖至王問曰師來何爲曰

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卽化一大山于祖頂上勢且下壓祖指之山遽移在彼衆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惶懼懺禮祖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

翻雲覆雨憑誰力滴滴空堦夜溜聲多少錯將神用看踏花那箇不經行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至東土武帝遣使齎詔迎請至金陵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遂渡江

廓然無聖復不識踏轉機輪未端的擲得蘆花便渡江令人萬古常相憶

有僧神光詣祖叅承祖嘗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值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祖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今汝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

提刀斷臂置師前的的傳來萬事全匪得將來重話墮安心盡底再翻掀

祖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併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解云各有二字最爲親切）

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解云逐一指點一偈）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解云祖佛苦心可悲可痛）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解云此豈不是五家宗旨之法信麼）併吾法偈（解云此非七佛歷祖等偈麼）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

自然成

三十五偈四卷經衣鉢家貲原不少又道西來一字
無六番毒藥救不了

五祖弘忍大師從信大師得法知付授時至令
衆說偈神秀書偈于壁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
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曰未見本性
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慧能亦說偈倩書曰菩
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
埃祖曰亦未見性祖至能踏碓處問曰米熟也
未能曰米熟也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

去能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能即大悟一切
萬法不離自性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
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
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新月澄溪上下圓冷雲抹盡落遥天城樓黑黑三聲
鼓萬象森羅枕子邊

六祖慧能大師避難經十五載忽念說法時至
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
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旛聞二僧對論一曰旛
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旛
動仁者心動一衆竦然

風旛非動心何物刹頂衝天鐵鶻飛六祖自家都靠
倒倩誰拈出最初機

南嶽懷讓禪師禮祖祖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
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
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只此
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
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
應在汝心不須速說

衝鋒一騎突重關好手當鞍不敢攀四足風馳滿天

下幾多神駿玉蹄翻

馬祖道一禪師南嶽嗣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
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
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
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呈橈舞棹踏翻舟在海何人脫巨流水底有龍窺得
破好與雲雨沃神州

百丈懷海禪師馬祖嗣再叅侍立次祖目視繩
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
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

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師直得
三日耳聾

獅子憐兒按繡毬惹教絲線費牽抽藏頭未露翻身
術一一從他不識羞

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虎齩大蟲
曰不謬眞詮爲什麼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
漢曰不遇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蒼
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
行師曰百丈今日輸却一半

石邊流水放教過滾滾吞聲曲曲渦寄語不須頻叫

屈到頭千尺海生波

黃檗希運禪師百丈嗣問丈曰從上宗乘如何
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
將謂汝是箇人便歸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
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舉再
叅馬祖被喝話師遂領旨丈一日問師什處來
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
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卽打丈一摑丈吟吟
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
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舉罷全身把舌伸大機之用點來親分明學得陷虎
法一摑雄峰是箇人

臨濟義玄禪師黃檗嗣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
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
三年州曰曾叅問否師曰不曾叅問不知問箇
什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
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
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
不會州曰但去更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
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

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
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
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
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
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只往高安灘頭叅大
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什處來師曰黃檗
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
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
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者裏問
有過無過師于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

無多子愚搊住曰者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于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蘗蘗見便問者漢來來去去有什了期師曰只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蘗曰者風顛漢來者裏捋虎鬚師便喝蘗喚侍者曰引者風顛漢參堂去

層豐樓高一步登末梢撩著迅騫騰角尖迸出玄中要萬古眞師貴所承

師栽松次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墾地三下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墾地三下噓一噓蘗曰吾宗到汝大興于世

曳起三江盡底傾弄潮人慣釣舟橫縱然三十還三下添箇噓噓歎大興

師半夏上黃蘗山見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揞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蘗蘗曰什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打趁橫流一掌行先師禪板最分明當時若與親相見不致如今歎不平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黃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什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什麼師亦打

三日前三日後普化克符俱漏逗如今臨濟到三峰與他一鏃三關透

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

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符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

未發雷聲電已過幾人先此絕淆訛睡中一夜春風急坐久落花簾外多

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師曰佛者心淸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秖是覓箇不受

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舉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

言意浮沉結髑髏髮尖迸出海門秋從權到實照功盡處處吹毛用不留

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一喝金剛王星斗避寒芒千江不敢下逆浪上瞿塘
踞地獅子吼萬山絕狐狗寄語百年妖何處輕開口
探竿與影草誰解聲前了掣電過長空落處斯分曉
喝不作喝用霹靂下空洞犯著三日聾至今尚傳誦

示衆參學之人大須仔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

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秖隨學人用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下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淸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

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加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辯魔揀異知其邪正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伱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伱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曰過在什麼處僧曰再犯不容師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

取堂中二禪客師會下有同學二人相問一云離却中下二機請兄道一句子一云擬問則失一云與麼則禮拜老兄去也一云者賊師聞乃陞堂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便下座

兩堂一喝互交加驀直相逢且放他到底分明向君道竊桃三度見開花

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鍼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截路張燈禁夜行將軍號令太嚴明機前掉臂過關去雲外飛鴻叫一聲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矢橛便歸方丈

團劈難撈水月華當陽把住又歸家碧潭千尺夜空冷落葉滿天誰撒沙

興化存奬禪師臨濟嗣初在臨濟爲侍者後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伱具箇什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伱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伱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伱憑箇什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

覺名院主我直下疑伱昨日者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又喝覺亦打師曰某甲于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于言下薦得臨濟先師于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于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于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得一低頭毒已滲和根截去更錐鍼棒從脫下回三頓開合雙眸出頂心

南院慧顒禪師興化嗣問僧近離什處曰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者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叅堂去　問僧近離什處曰襄州師曰是什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什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叅堂去

兩度拋綸問淺深鉤頭密意有浮沉自從三十年前定潛躍由他好縱擒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南院嗣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卻憐蛙步驟泥沙陂注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時有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什麼道理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犄角雲排覿面攻知機却陣倒鋒衝暫時左次影旗換會得翻令失變通車急急砲重重別山寬著早收功

白雲守端禪師楊岐嗣僧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師曰風吹日炙曰恁麼則無處容身去也師曰碓搗磨磨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師曰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師曰恰是僧吐舌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師曰放過一著

萬仞崖前拋杖子何妨到底自甘休車馬私通堪貴

賊呵呵放過有來繇

昭覺克勤佛果禪師五祖嗣至眞覺勝玉泉皓金鑾信大潙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强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伱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叅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

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祖曰且仔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旣認得聲爲什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叅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

翠眉銀海窺簾影玉尺金釵隔壁音坐對落花明月上幾人知此斷腸心

三峯藏和尚語錄卷第八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九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頌古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虎丘嗣上堂云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又有頌云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去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

一聲葉墮起淵龍怒雨奔雷鼓黑風捲盡雲山天色曉三星落落月如弓

無錫華藏密菴咸傑禪師應菴嗣上堂卓拄杖一下云迷時秖迷者箇復卓一下云悟時秖悟者箇迷悟兩忘糞埽堆頭重添搕𢶍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云三十年後

翮成誰道還丹就蛻去懸知未是仙三醉岳陽過湖去一聲長嘯水雲天

破菴先禪師密菴嗣上堂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忽俊不禁爲諸人作箇撇脫卓拄杖一下云流水暗銷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

雙劒峰前德士家牟尼冠子換袈裟是非一任人描邈春盡山松處處花

無準師範禪師破菴嗣上堂云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只麼得且道得箇什麼三人證龜成鼈

描出難將額眼窺三人證鼈却成龜不勞甲乙淺鑽兆拱手垂衣過盛時

仰山雪巖祖欽禪師無準嗣上堂云電光莫追石火猶遲擬弗及處心不可識智不可知試舉看興化和尚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爲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旻德又喝化亦喝旻德禮拜化云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汝等諸人能于興化旻德未相見以前著得一隻眼則臨濟四喝四賓主四照用四料揀不待舉而明矣山僧不怕諸方箇責試爲諸人明辯看興化道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爲你證據碧油幢下令不虛行旻德禮拜不顧危亡起便喝金剛寶劒化亦喝踞地獅子旻德又喝化又喝兩陣對

圇曾無勝敗旻德禮拜湙掘陷坑興化道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張弓架箭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收下了也是汝諸人還見得興化旻德麼若也不見聽取山僧一頌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龍虎自交馳

碧油幢下陣雲湙作者交鋒互縱擒掘得陷坑從萬丈蚤行先聽步虛音

天日高峰原妙禪師雪巖嗣一日巖問日間浩浩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師無語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即抖擻精神看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師自誓拌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

山悠悠更水悠悠一片簑衣枕石頭撲落一聲驚起後竹梢斜月半輪秋

示衆有句無句金烏吞玉兔如藤倚樹癩馬繫

枯椿樹倒藤枯一冬燒不盡句歸何處石虎當途踞呵呵大笑龍頭蛇尾捺倒爛泥裏剛刀不斬無罪之人且道潙山過在什麼處乃呵呵大笑下座

撐天插地忽翻身火裏開花未見真無首六龍飛上下幾人劫外領陽春

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什命根不斷

自從拽斷蓬根索一任虛舟海上帆數點野萍栽不得不勞根下更加芟

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什有明與不明

山湙通塞路逶迤一夜風雷雨斷溪識得水邊苔徑險自甘崖側結茅棲

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什不守毘尼

聖凡忘盡眼模糊摸得張郎喚大家醉後不知天是笠路傍潦倒倩人扶

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什被片雲遮却

當空赤日頂門高赫奕翻令日自勞夜半閉關湙睡熟者回能數背開毛

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什踏不著

隨身自影不相離不上平橋反落溪剩有脚心開隻

眼等閑踏過頂𩕳西

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

目前萬事燄鑪紅開眼眉毛燎已空誰把虛空翻作海爲雲爲雨夢魂中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雪峰嗣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叩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什麼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叩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撥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轆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

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乃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秖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者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者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

什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玆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

饒君一鏃三關破縱使紅旗閃便過轉句半提俱抹殺全提時節問如何

僧問如何是佛師答云乾屎橛

熏天觸地特拈來惹得青蠅鬧不回逼眼黑山千仞鐵幾人跳過糞灰堆

不用栴檀入細雕拈來一段妙峰高自從射得波心箭今古錢塘不起潮

淚閨百結斷離腸日憶夫君在鳳凰燈下晚妝忽恒

見十年愁絕一時忘

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答云體露金風

欲得明珠覓蚌胎虛空無縫任相猜青山破後龍飛去夜雨潺潺澗水來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百丈嗣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展大機輪換古今進前退後問知音夜明九曲鴛鴦線秋後平分月色淚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潙山嗣僧參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師師低頭僧遶師一帀師便打僧遂出去

雙放雙收鐵突欒胡僧側目不能看西天東土心相印圓相分明爲爾傳

師坐次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向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

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

左看成賊右看成魔覿面看來不較多拄杖不知何處落西天夜夜隔秋河

信位

如何入信位竹折初醒睡開眼滿山雲說什會不會

同相

拈出箇同相沙彌拜和尚一樣團圝頭袈裟挂肩上

異相

與君指異相晴峰天外望一般怪石頭參差千萬狀

有情類

自入有情類觸著也會會及至問將來對面翻成背

異類

翻身託異類蛇頭著烏喙打入野狐羣眞得大自在

無情類

無情復何類拈起石頭塊不作貴賤論專向人前賣

然燈前

問我然燈前一場沒意智昨夜寺門開江峰插天峙

正然燈

正是然燈時曾爾相撞著轆轢鑽頭拋雲門一隻脚

然燈後

問著然燈後林公方醉酒及至睡醒來蒼蠅滿杯缶

落處

落處果何如舌拖三丈餘箇中著隻眼慚愧隱峰噓

佛界

佛界問如何輪珠轉佛陀大顚叩齒處首座出巖阿

生界

撞著衆生界頭角分明在子胡狗子來闍黎多縮退

魔界

滾滾魔羅界紅蓮一百拜豁地倒翻身方爲淸淨界

末前句
如何末前句掉手總不住縱然會得來已落第二義
日用句
如何日用句抛出木毬去縱要捉將來輥輥無尋處
末後句
末後一句子鉢歸三度指滑稽老巖頭無處尋頭底
第一句
溈仰第一句抛出鐵錮鏴鐃你點畫來也是閒家具
第二句
溈仰第二句十指相叉住覿面忽呈來交加擎亂樹
第三句
溈仰第三句半箇癡人柱任汝舌頭長有味沒祗處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
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
雲雨初收月在空泠泠秋色動微風夜深院落無人
住黃葉一聲池影中
金陵清凉院文益禪師僧慧超問如何是佛師
曰汝是慧超
一呼一唯莫誰何相見平身揖便過曉露上花香汗
洗春風吹柳綠雲梳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雲巖嗣首謁南泉值
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
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曰待有伴卽來泉
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
賤次叅溈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
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拈云[illegible]句者裏參去[illegible] 今時洞宗只爲不[illegible]）
溈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溈曰汝試舉一
徧看師舉了溈曰我者裏亦有秖是罕遇其人
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溈豎起拂子曰會麼
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
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曰此去
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
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溈曰他
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
直須絕滲漏始得師遂辭溈山徑造雲巖舉前
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巖曰無情
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
說法也師曰某甲爲什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
聞麼師曰不聞巖曰吾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
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

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念僧師于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始得知師曰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卽不無如糞埽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擬欲相見時如何巖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巖曰向汝道什麼師辭雲巖巖曰什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蚤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卽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秖對巖良久曰秖者是師乃沉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三角磓軏空裏走叫道鷹巢有好酒二人出手擡一缸醉倒如泥不知有

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

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獨行潭影見眞風隱顯雙雙自合蹤樹老不知春在否雪中開徧五梅叢

師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辯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于此三種子宜知之

會經徹悟盡情乾處處將他與衆看不合此機生向背不知深淺有多般

師作綱要偈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

一老一不老桃枝生赤棗雨露不知恩馨香隨晚蚤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洞山嗣示衆曰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具三種

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什麽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什麽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什麽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卽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有而不礙六塵是隨墮師凡言墮謂涸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

分明蹄角臥長林萬樹桃花各有心水草連天雲漢漠不勞斗酒拂瑤琴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馬祖嗣與魯祖歸宗杉山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菴于中路相別次師插下拄杖云道得也被者箇礙道不得也被者箇礙宗拽拄杖打師一下云也只是者箇王老師說什麽礙不礙魯云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麽魯曰有宗曰作麽生是不播者魯作掌勢

伱打我掌一場擾攘三人齊趁各分飛蓮花峰在青天上

麻谷寶徹禪師持錫到章敬繞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師處亦繞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麽道不是師云章敬卽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東山一抹過西洲西嶺拈來左手頭拍手呵呵向人道前溪自古水東流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馬祖嗣大愚一日辭師師問什處去愚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師云諸方有五味禪我者裏只有一味禪愚便問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愚忽然大悟云嗄我會也師云道

道愚擬開口師又打趁出愚後到黃檗衆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箇箇屙漉漉地秖有歸宗較些子

一番雨一番雷賞處遭他罰一回教壞兒孫常向外三拳肋下被人揮

潭州龍山和尚馬祖嗣洞山與密師伯行脚見溪流菜葉洞曰溪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相與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

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
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
知洞曰爲什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
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
鬬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
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如何是
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
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
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
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

穿鑿不相關又曰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
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因
燒菴不知所如故人亦稱隱山和尚
用竭機謀不出關簾纖脫盡隔重山何時倒捲珠簾
上新月爲鉤挂一彎
天王道悟禪師馬祖嗣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
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柰學人疑滯何師
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
存泊處
客來開戶去仍邀不待呼茶盡納交賓主分明向君

道從來施禮不共腰
烏臼和尚馬祖嗣問僧近離什處曰定州師曰
定州法道何似者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
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
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
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柰杓柄在和尚手裏
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
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
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
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風風雨雨轉吞聲樹底游絲不斷情倒卷飛花上層
閣美人閑把玉欄凭
浮杯和尚馬祖嗣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
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杯
無剩語婆曰未到浮杯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
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
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
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杯被者老婆
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
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

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團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跛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者臭老婆問教伊口啞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爲什麼却打某甲州曰似者跛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竪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湊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

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一聲寃苦下滄浪爭奈前風別野航歸載月明留下釣從教深夜共鳴榔

趙州觀音眞際從諗禪師南泉嗣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沙之汰之瓦礫在後簸之揚之糠粃在前石門兩扇關如鐵半夜何人叩冷烟

師示衆曰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者裏不得老僧到潙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與我過牀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後法眼問光孝覺曰近離什處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柏樹子話是否曰無眼曰往來皆謂趙州有此話上座何得道無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

庭前柏樹子先師無此語捧出一爐燒禍延覺鐵嘴

又

柏樹槎牙鐵樣栽趙州臘月起轟雷至今凭取闌干看蕭瑟滿天風雨來

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什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

曾到呼茶不到茶分明院主是當家拈來依舊茶相款抛却繩牀坐晚霞

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什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爲什麼入者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

狗子佛性有鐵裏飯團投餓口狗子佛性無手絞虛空緝頭箍牽也得鈎也得子細子胡那一隻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老僧在靑州做得一領布衫重七斤　雪竇頌云編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一人提起一人拋冷煖人情閱轉勞挂在樹頭無用處幾人知此古風高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天皇嗣一日問皇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我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則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輕如柳絮重如山指出分明俯仰間曳脫布毛風裏颺鑿耕作息不知閑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龍潭嗣抵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潙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罵佛祖去在

雨翻騰躍逞全提依舊孤峰草裏迷臥看夜塘風雨過晚凉偏愛月明低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德山嗣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去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也秖得三

年活山果三年後示寂

鉢來鉢去足商量窗啓還休未是長呪殺阿師圖痛
快師徒各自顧私腸

丈南子北締同心家業飄零骨恨深多少巖居門洞
窄喜看横嶺截千尋

托出攜歸黑圝圇啓來休去佛消魂昨朝不會今朝
會只活三年是報恩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德山嗣有兩僧來師以手
拓菴門放身出曰是什麼僧亦曰是什麼師低
頭歸菴僧辭去師問什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

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一自鼇山
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饑僧到巖頭問什麼處
來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書乃問僧別有
何言句師遂舉前話頭曰他道什麼曰他無語
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
若向伊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
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
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秖者
是

蝴蝶轉身三幅綺蜻蜓摘翼一枚釘游蜂慣宿花房
裏吟與傍人未易聽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石頭嗣師坐次道吾雲巖
侍立師指案山上榮枯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
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
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
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澹去高沙彌忽至師曰
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
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

一橈兩橈不足貴踏翻船子見宗風蘆花冷落秋江
上多少行人話此中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九

三峯藏和尚語錄卷第十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頌古

舉百丈再叅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丈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竪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于舊處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後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舉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蘗曰不然今日因

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蘗便禮拜又仰山曰此是顯大機大用且道如何是大機之用

盡道英雄志可伸長驅席捲見精神胡盧谷斷燎天火一馬爲龍得幾人

如何是大機大用

放去收來任自繇突然翻轉尾和頭曾經三峽瞿塘險跨竈馨兒也大愁

旣有大機之用如何是大用之機

鉢下袈裟窟裏身英雄當日逞將軍蒙山去後南宗振避石猶傳萬古勳

如何是大底道理

斷水窮山不憚煩桃花流盡見仙源自從一落漁人眼世上相傳有浪言

馬祖而下早有賓主句矣其源蓋出于再叅公案中且道如何是百丈再叅之賓中主

早施約法次關中示玦烹翁霸正雄子夜楚歌虞帳冷千秋無面見江東

如何是主中賓

東階先揖致殷勤北面擎觴禮讓頻去盡驕淫見眞實從來入聖本于仁

如何是主中主

何處聲梆擊破秋掉翻輕艓擲魚鉤夜蟾不識湖濱冷沉到龍窩極底頭

主中主從那裏得來

頹然閫外付將軍開國成家豈別人不是垂衣拱手貴萬邦何以致來賓

舉興化在三聖爲首座常曰我在南方行脚一

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聖曰具
箇什麼眼便恁麼道化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
全提劫外過春風纔見花開雨濕叢縱使青皇未零
亂已看滿地是殘紅
興化到大覺覺問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
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你憑箇什
麼道理與麼道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
明日相逢覺曰我昨日疑你者兩喝化又喝覺
又打化再喝覺亦打
一回雨過一回香轉見花濃夏日長燕子尚疑春富

貴喃喃猶自語高梁
化曰某甲于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
師兄折倒了也願與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
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于言下
薦得臨濟先師于黃蘗處喫棒底道理且道如
何是三度痛棒底道理
洗盡胭脂素體香多知姱囑細姑娘翻思父母當年
事恩大難酬只自傷
舉守廓侍者到華嚴值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
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烏窠船子兒孫不用如
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你證據廓出禮
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廓禮拜起曰
大衆看者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
且道華嚴敗缺在什麼處
東和北拒策應高前失吞吳後棟撓八陣至今騰怨
氣數堆頑石怒江濤
守廓到鹿門見楚和尚與僧話次門問楚曰你
終日披披搭搭作麼楚曰和尚見某甲披披搭
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各休去廓曰你看者兩箇
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請廓問云老僧適來

與楚闍黎賓主相見什處敗缺廓曰轉見病深
門曰老僧自興化來便會也廓曰和尚到興化
時某甲爲侍者記得與麼時語門曰請舉看廓
遂舉興化問和尚什處來尚曰五臺來化曰還
見文殊麼尚便喝化曰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
惡發作麼尚又喝化不語和尚作禮至明日教
某甲喚和尚和尚早去也化上堂曰你看者箇
僧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
來廓曰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門曰興化當
時爲什無語廓曰見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

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已去也門特煎茶告衆曰叅學龍象直須子細云云且道如何是斷貫索

逢師兩喝硬如雷誰料殷勤爲汝悲縱使再三千百喝一條斷索繫頭回

如何是會賓主處

輕輕撥著萬斤椎腦後潛過夢裏雷大覺家風千古祕幾人眞到玉山頹

舉臨濟兒孫從五祖與佛鑑鑑與妙喜遞代俱以爲山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潙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公案爲最後事五祖曰相隨來也且道如何是相隨來也底道理

踏轉雙輪駕白牛四衢風氣肅三秋笑歸方丈還錢去明月團圞嶺上頭

又潙山爲道吾捺倒爛泥裏有判者曰也只是館驛裏撮馬糞漢且道如何是馬糞

夜追鞭影過橋東踏著溪春柳下風欲理羈韁向人道亂絲空把月明中

舉圓悟問大慧曰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慧曰此是第二句且道如

何是虎頭虎尾如何是踞收如何是第一句下明宗旨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舉五祖演曰牛過窻欞頭角四蹄都過了只有尾巴過不得如何是四蹄如何是尾巴如何是過不得

十指爲拳劈面椎西風颯颯起春雷霜前雪後分明事誰道一陽冬至回

三峯藏致問雲門湛然禪師曰雲巖傳寶鏡三昧三種滲漏與洞山价還是過水覩影前事是覩影後事若是覩影後事爲何不見重叅若覩影前事爲什未悟而先傳堂奧

崚崚石室暫相逢良久淆訛囑付重眼誤自開當細見世間幾箇是眞龍

問若是堂奧果可先傳又說什麼自悟

不因度水絕來甦定落然香受祖圖師法旣傳成紙墨奮龍行雨在驪珠

問若是法屬閑家具而可以先傳可以後傳又何必重于師承法乳

分符貴在合符同苟不憑符何適從只恐竊符私奔
者定然三尺不相容
問若人人可以傳得爲什繩牀脚下聽去便道
倒屙無及
春秋一字但誅心詭御從他倣得禽握法不嚴成自
貿室中千古貴惟欽
問五位君臣既是闡揚不少爲什又說箇五位
王子畢竟是兩義耶是一義耶若是一義石霜
九峰料不多事若道兩義請判意旨如何
既分貴賤辯疎親密闡玄宗不厭頻面面好山披洞

府脫然蛻去邈仙真
五位君臣曹山言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
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
者捨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萬緣不墮諸有非染
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妙道無著眞宗從上
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空界色界說理說事
既是曹山語爲什太慧道說理說事教有明文
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什
好曹山耶且道曹山畢竟意旨如何
東來西去共浮沉輥出囫圇格外音若向末梢烏崁

認又成擔板賞沉吟
問既單取五位爲從上所推則今之悟者全在
裏許安身立命爲什出語多是正中偏偏中正
從來雙足走西東起坐分明不住功脫屣上牀沉睡
後一輪圓月挂高穹
問大慧言四大解散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既
回互不得定鬭入驢胎馬腹去也且道此時作
何諦當
地閉天凝凍轉加梅因寒徹迸些花若于白處看消
息大似尋春截樹丫

問景欣言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若識
不盡敢道輪廻去在且道識盡底人畢竟是見
解是行解即今日應萬事在那裏安身立命
髑髏乾盡生青草不借流螢一線光敲到第三雙眼
直不知入地上天堂
問子歸就父又道推爺向裏頭且道推者是阿
誰既是推爺向裏誰是同時不識之祖
翻轉青銅鏡背看硃砂斑厚鏞泥乾光生不用揩磨
舊漢製從來體自圓
問曹山立三種墮註者言師凡言墮謂涵不得

類不齊又明安言不受食是尊貴墮須知那邊了却來者邊行履不虛此位即墮尊貴矣且道曹山墮意畢竟是那裏一種

者邊那邊都不得合水和泥總不知牛斷鼻繩湖草綠牧童濃睡月低垂

問曹山回互當頭臨濟臨機不讓師法眼家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是曹源一滴水且道三家落處在什麼所在

雙控俱虛直下鍼主賓推讓正全擒劈頭一撞雲消散箇箇歸宗不用尋

問洞山問龍山老人如何是主中主答常年不出戶又別載如何是賓中主答常年不出戶且道是譌誤耶是各有道理耶

醉滨獨貴和衣睡未飽應憐放筋人拂子挂來何足問君臣涸失有家珍

問臨濟秘密只貴賓主曹洞亦有賓主且道同別在什麼處

主主應須體用分杖頭末句文歸根相參了得方珍重利處應知鈍已存

問曹山四禁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且道禁此之外又作麼生

誰人影子不隨身吹滅青燈始見眞昨日看山携筇杖幾廻行過石麒麟

問三種滲漏中語滲漏有機味終始明安等語究竟未在且道如何是機始

前牽後扯浦州麻只道奪勝總是他不會牢關最後事得來水影是蝦蟇

金粟和尚問汾陽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如何是難分處師答之

若落難分處顢頇未足談若還分得是依舊隔千山

答金粟和尚夢滨青牯牛頌

自從鼻孔不通風水草尋常臥澗東露地不知毛色變只緣身在蔚藍中

又

分明蹄角下溈山鼻底無繩過石田童子經春尋不見草滨毛色染蒼烟

又

掀翻犁耙去悠悠從此無人更可收白日亂峰堆裏臥儼然苔石出雲頭

菩提樹狗子佛性百丈野狐總論

雙趺昔日示金棺結得兒孫世世冤能秀趙州兼百
丈叢林千古訟聲喧

南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什麼

對面脫却孃生褌鼕鼕撾動漁陽鼓可憐後代不知
音猶問當年賦鸚鵡

睡中主 和雲門

一聲枕子喚不起亘古長年在睡裏烟消火歇瓦罐
香咄元來瓔珞粥就是伱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雷聲隱隱隔前山漲水平添過澗灣自是漁郎舟纜
穩夕陽高臥釣絲乾

又

兩關難透虎交牙擬得相應正落差鐵壁銀山齊打
過回頭還是舊生涯

闍黎老僧

問聲未絕得人憎拂子拈來搲眼睛饒君縱是超羣
客也向闍黎覓老僧

般若無知無所不知

雙手拏雲兩脚跺脇邊橫口瀉懸河百花枝上春何
處一夜東風自哩囉

又

楚楚千峰露寶刀松聲且莫選英豪老僧不識貍奴
面抱取獅兒弄作猫

和鏡新五陰頌

一片空雲抹太虛雲銷華月正如如請從月落夜深
睡拈出當人第一機

何處寒山落鏡中明明點出隔重重者回撲破青銅
塊一任芙蓉削太空

月光豈是弄波紋波月相交自起痕照盡月明非有
意不妨波月兩多情

水本不流因岸見岸忘見絕自滔滔知他流到住頭
處不出東瀛者一毫

百萬强魔因有主主人銷去任魔來當陽一劍兩頭
截放下吹毛何快哉

自從打破桶箍子依舊分明漆一團漆到放光光照
處向君拋出舊箍○

南泉斬猫

猫兒豈讓兩堂僧自解臨機噴一聲不獨南泉刀段
段趙州應棄草鞋行

一色邊

雪滿空江月在天鷺鷥拳脚縮頭眠盡情撲得西風去只在寒蘆凍草邊

宗旨頌

蹩脚硬手有觜無口頭尖如鑽尾大如斗若人撥著和身筋斗

佛祖爪牙頌

晚來平地起干戈暴雨顛風捲薜蘿夜半車聲千處歇打斜松月挂天河

答蔡雲怡學憲青州衫頌

青州吐出舌頭乾移得愚山對面安枯骨呷羮從自嚥美齋不中飽人飡

答雲怡三頓棒頌

起倒通身入井泉一時三頓肋邊拳阮郎莫向車窮哭一鶴沖雲出九天

答王闇修學憲竹篦頌

鐵門誰道雙關緊指點分明寫唵吽不用如來廣長舌等閑消盡破晴空

有句無句頌

河源清濁分還一到海通身忽地乾卷入沃焦山脚底鐵圍大小火成團

答周居實居士

昨夜泥牛入海深無消息處忽耕春誰將五彩畫頭角夢裏一犁花柳新

示顧無遮居士

玉眞相別出天台七世兒孫反見猜從此無聊入山去洞門不類昔時開

示森如

如何是佛乾矢橛舌頭大面頰赤秤錘落地活鱍鱍打碎甎向汝說有句無句交如織織得密微塵羅不出忽然失半夜落潭月從頭起更歇虛空卷作鐵方

是實牢束三條篾依舊斧用鈯非舊日三生劫頭難出莫將馬糞空拈掇咄跌龍頭蛇尾相蟠結乾矢橛

示王夫人濟炳

函蓋乾坤句

木毬拋出向人看輥輥如珠不在盤爲問毬中眞切意殼堅飛出鳳凰翰

截斷衆流句

三峽奔流上界來誰擕千嶂絕天堆舟人錯認橫江霧落盡征帆睥睨猜

隨波逐浪句

隱顯波濤半淺淡不濡涓滴任浮沉千溪萬壑從茲
竭猶向空江著意尋

總頌

口中無舌語方親破盡虛空不著塵兩眼只看雲漢
遠應機千說不逢人
黃金鐙甲杵千斤㳒會何曾不現身賢劫盡時應紹
位只緣今古是童眞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一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㳒門人弘儲編

五宗原

序曰歲乙丑結夏聖恩禪寺之萬峰關侍關中者四上座敏致證徹也居一日俱整衣作禮而請曰嘗聞諸方尊宿欲抹殺五家宗旨單傳釋迦拈花一事謂之直提向上不知五宗之立果爲謬妄者否願賜一言以通其難於密曰命將者必以兵符悟心者必傳㳒印符不契即爲奸僞㳒不同則爲外道自威音以來無一言一㳒非五家宗旨之符印也昔人證之遂

嘿契其微而不分後人似之故建立其宗以防僞抹殺五家而欲單傳者剖符鉗印自便之渠魁耳豈五宗之忠臣七佛之㳒將也耶嗚呼法滅天人憂政以此也可不畏哉曰昔時有燒香錬頂密傳宗旨者大慧一榜揭出以破狐技然則今之宗旨又何貴焉曰彼所傳者竊符假信者耳若夫法法自明心心相印豈若室中密授之死㳒耶蓋傳宗旨者不悟宗旨者也抹宗旨者不知宗旨者也茲當操提未破之密印以擒託僞之奸黨此政今時荷擔如來命脉之眞子也豈浮濫者可混入哉因原五宗付諸四子四子稽

首謝各各願嚴符印以永眞傳云

臨濟宗

嘗見繪事家圖七佛之始始于威音王佛惟大作一○圓相之後則七佛各有言詮言詮雖異而諸佛之偈旨不出圓相也夫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聲之外者也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文字以前最上事也若龍樹所現而仰山所謂無相三昧然燈以前是也圓相出于西天諸祖七佛偈出于達磨傳來葢有所本也嘗試原之圓相早具五家宗旨矣五宗各出一面朕有正宗第一先出臨濟宗旨此

相抛出直下截斷命根于一○中賓主輥輥直入首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次則雲門三句一字關也潙仰圓相本于此也法眼譚教義于六相之外曹洞分回互于黑白之交只一○中五宗具矣其餘傍出道理極則敎家玄妙淵微莫不悉備故七佛各以一偈攝之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葢以身有相而無相直截痛快臨濟宗也中間微露其旨雲門宗也無相中而示圓相潙仰宗也身無相而具六相法眼宗也身兼無相曹洞五位之旨也其餘六佛及四七諸祖莫不皆朕但未明言顯示耳至般若多羅讖曰二株嫩桂久昌昌此鉗記五宗之分從二家而始故有南嶽青原爲五宗之源也又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此記南嶽馬祖也南嶽生于金州馬祖出于什邡爲二株之正宗馬祖脚下當出四宗而惟臨濟一宗爲正的也及初祖至金陵武帝問造寺度僧有功德否祖曰實無功德此臨濟直截語也雲門法眼潙仰何所不具帝問何以無功德祖

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豈非曹洞語乎至二祖有居士請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一將罪來一懺罪竟臨濟雲門宗也問荅歷朕潙仰法眼曹洞宗也沙彌問三祖乞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此非臨濟雲門宗乎栽松道者問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倘若再來吾尚遲汝此語全看則臨濟雲門細開闔之則諸宗悉具五祖接盧能以杖擊碓三下非臨濟張本乎六祖問南嶽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什麼物與麼來曰說

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有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染汚即不得觀讓公說似一物即不中語乃臨濟宗而亦雲門之旨也修證即不無染汚即不得穿非潙仰法眼宗旨乎蓋四宗之源發于此也馬駒之識定于此矣及向馬師磨磚馬問磨磚作麼曰作鏡曰磨磚豈得作鏡曰坐禪豈得成佛只此一句臨濟宗旨大振矣而雲門亦具焉及問如何即是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則潙仰法眼皆始于此馬祖曰藏頭白海頭黑日面佛月面佛有時喝有時打此臨濟宗也僧參次師乃畫一圓相曰入也打不

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曰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只此一則便四宗齊收也震聲一喝于百丈拄拂之後三日耳聾于黃蘗吐舌之前三頓痛棒大樹蔭天臨濟一宗岩肰五宗之頂從威音至此而乳中醍醐精極妙極馬駒踏殺天下人鍾意不在是乎是知大愚肋下三拳客闥顯開橫分竪結踏四家而獨步出三句以咸羅四料簡盡人境法以褫其大綱三玄要卷生死關而歸于頂獨道法細分始能事事心佛二三同一方可句句斷玄影草動則主在我而驗人金剛提則力在腕而破物師踞有地浮洸者

未識來繇喝本無從認眞者定迷落處兩堂一喝陞遥迷八陣之圖兩處讓賓諸葛有隱遂之策二禪客賓主成于陞座四賓主機用毒于腏盆或學人先喝以挑鋒須防伏卒或知識隨奪而掠陣貴設陷坑或夫唱而婦隨或分疆而裂土相共一場懡㦬放收兩換交加囊沙滅竈各顧成功自縛詐降獨施冷刺呢眠喝喝而隱轟轟歷歷而濡尾用鏌鋣于太平之後提祖印于未定之天舉頭天外誰是其人拄鏡當軒豈容魔異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照先擒下而去縛略挑用後之燈濟船筏于黑風鬼國之間開

晴霽于碧浪漁歌之外頭頭爲求格外著著要了機先了法者盡法而無民亾人者隨人而施藥撫覓絃而絕衆聲滴獅酪而迸驢乳從者裏過得向隨處安閑行雲行雨不濕仙衣驅電驅雷豈關天怒興化獎得于腕下衲衣之一頓向古廟裏藏身致使克賓于棒了處更罰錢出院南院顒拈出啐啄同時失之便打終令那僧于棒折處見燈影裏行風穴沼從守廓處入玄要法門便于南院處賓主歷肰識破許道不饑領棒下無師之旨首山念于古路上不墮悄肰向白兆處草賊大敗好手不肎張名見太平斬凝之略

汾州昭見象王行處絕狐蹤遂到放身命處石霜圓從掩口知道出常情解道荒草裏行楊岐會截路打慈明知是般事便休辭雲竟入亂峯深處既向兩喝後禮拜復于擔荷處便行白雲端因楊岐失笑會得個中便了放手撲到萬仞崖底有時擲下拄杖有時放過一著五祖演不會與化古廟裏話因白雲一叱便解轉磨既得出身白汗大展下載清風昭覺勤盡五祖機用邊事遜演師不肯及再領柏子復證鷄鳴雖會一串穿却還合頂顙添眼虎丘隆至見不及處舉拳解道竹密不妨流水過終成睡虎應菴華舉放

泥盤處大笑解道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方見眞獅華藏傑以拄杖兩卓一拋道三十年後巳全面目破菴先于不心不佛物處將拄杖一卓略見一斑無準範道三人證龜成鱉眞不欠少雪巖欽道三拳三拜是同許會三玄高峯妙以龍頭蛇尾輥作一團中峯本于脫衣一頓許你半個千嵒長見鼠食猫飯碗破矣而碎覺萬峯蔚見淨瓶踢倒鈍漢巳而三十寶藏持承三要印來爪牙不少東明旵賴重新悟得到底無遺寶峯瑄語若流雲出身有路天奇瑞當賓不讓去有來繇無閒聽深水裏出頭石中迸火笑巖寶

操履中兼用水裡有龍幻有傳一點燈花虛空爆破金粟悟一棒到底不提主賓三峯藏挽臨濟七百年之大法頭尾宛然水雲中飛騰隱顯何處摸索

臨濟一宗至汾陽慈明而益大起明出楊岐自虎丘至雪嵒高峯千嵒萬峯以及笑嵒之後法道復當再振巳正叙其脈矣其于石霜之下出有黃龍南公者初未悟時因雲峯悅所激指見慈明明問臺山婆子話不能荅明詬罵不巳龍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汝作罵會那龍乃悟旨其下出有眞淨文者初見黃龍不契至香城見順和尚順問什處來曰黃龍來曰

黃龍有何言句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時勝上座曰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曰勝首座秖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淨言下大悟黃龍用處座下有慧洪覺範禪師者淨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漉魚鰕眞淨見而爲之助喜吾嘗參三玄之旨有深得欲求決諸方而難其人忽見師所著臨濟宗旨

及智證傳之臨濟兩堂首座同喝語今古心心如覿面相印復簡其法嗣未有續之者因願遙嗣其宗旨而現在法派則傳笑嵒之後焉蓋不敢負高峯語錄之發起也因叙臨濟正脉而嵩志于此

雲門宗

自威音一字金圈拋出從七佛諸偈錦字文同六祖傳來一個鉢盂囫圇吞嚼不得馬祖之後者個眼目淺草易爲長蘆天王惠餅崇信擎茶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德山吹滅紙燭于龍潭正是截流雪峯胸襟流出于嵒頭豈非函蓋所以韶陽折足于睦州門縫裏

温研積稔于雪峯堂與中便道三斤麻一疋布攛鼈鼻于南山脫鐵枷于項上獨露確師而咄嗟須彌胡餅而恰好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透法身之句北斗裡藏身鉢裡飯桶裡水三昧塵塵南山雲北山雨佛交露柱將三門來燈上放胡餅作饅頭晋鋒八博咄口中眉故有紅旗閃爍之品題此雲門一派所繇出也

溈仰宗

一星火爆于無有雙關之表三摵門扇于昧落兩頭之間溈山僧水牯牛腰下看取東平鏡溈山鏡手中撲破所以凡聖兩忘見履兼盡用處則單刀直入思無則靈焰何窮揷鍬抜鍬垂脚結脚平目仰視于收放不獨一二二三而劒刃惟單兩口無舌九十六相雲輿父子合宗溈仰一枝裔出

法眼宗

七佛偈意全是修多羅了義語而儼然獨露爲臨濟雲門溈仰等旨惟曹洞同互則不待拈題而自著焉故知法眼一家全是教家極則一代旹教之眞月也達磨傳來若覔心不可得明鏡亦非臺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等語至于天王聞馬祖言識取自心本來是

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言下便悟龍潭聞天王言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王曰見則便見擬思即差師曰如何保任王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德山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此便是法眼張本也雪峯于嵒頭處悟得個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自然蓋天蓋地遂有玄沙從楞嚴經發明心地繇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沙問地藏曰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藏指

椅子曰和尚喚者個作什麼沙曰椅子藏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沙曰我喚者個作竹木汝喚作什麼藏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沙曰盡大地覓一個會佛法底人不可得藏自爾加勵及悟後住地藏問法眼曰作麼生是行脚事眼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又論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已是同是別眼曰別藏豎二指眼曰同藏又豎二指便起去藏又問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眼曰心內藏曰行脚人著什來繇安片石在心頭眼窘求住藏曰若論佛

法一切現成法眼于是大悟所以道會得聲色問處透聲色也不難識得覓子來繇周帀有餘都了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曰是曹源一滴水正是山河在我眼裏自已只在目前鳥啼花落水茫茫月白風清山楚楚說甚唯心唯識豈關句裏言前六相義金絡索挂來四法界玉連環拋出總是天猢猻圈子祭鬼神茶飯何用將心湊泊頭頭釘釘膠黏不如信手拈來處處箭鋒相拄以致永明博綜于宗鏡座主彷彿于言詮此祖宗妙極而流弊痛挽之惟望後人之實證也

曹洞宗

威而音音而威者○五位前後事也五位無位而位者也威音以前空劫也威音至此今時也今時無空劫則非今空劫非今時卽非古今古一○其爲偏乎正乎正之偏乎偏之正乎偏正兼至乎正偏兼到乎吾不知而知知而遡狀于威音之先矣故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七佛偈旨等無有異而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至臨末稍頭伸出雙趺以示迦葉一期大事

不過如此迦葉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曰覓我者是汝我外曰者個是我我師我何在曰汝問我覓阿難尊者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商那和修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優波毱多因香衆求出家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肰毱乃度之爲提多迦後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彌

遮迦因一人手執酒巵逆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曰觸巵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婆須密因論義謂佛陀難提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伏䭾密多問難提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提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後密多說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脇尊者問富那夜奢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肰曰汝非諸佛曰諸佛

亦非馬鳴問夜奢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鳴謂迦毗摩羅曰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摩羅謂龍樹曰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龍樹于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辯識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葢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肰虛明言訖輪相卽滅復居本位提婆與外道論義外曰我欲得佛曰我灼然得佛外曰汝不合得曰元道我

得汝實不得外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羅睺羅多荅僧迦難提偈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聞風鈴鳴問伽耶舍多曰鈴鳴耶風鳴耶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舍多將入鳩摩羅多舍羅多問是何徒衆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肰卽時閉户良久扣其門曰此舍無人曰荅無者誰遂開門延接羅多謂闍夜多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從識起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

負寂寂肰靈靈肰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幻夢夜多謂徧行弟子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徧行謂摩拏羅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拏羅謂鶴勒那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勒那因師子尊者問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師子謂婆舍斯多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于今斯多謂不如密多曰

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
密多謂般若多羅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
而化物方便呼爲智多羅謂菩提達磨曰心地生諸
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達磨東來
爲此地初祖二祖慧可問初祖曰我心未安乞師安
心曰將心來吾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
心竟三祖僧璨懺罪亦同四祖道信逢一小兒問子
何姓曰姓卽有不是常姓曰汝無姓耶曰性空故無
度爲五祖弘忍祖欲付法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慧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以上皆衆叶之旨也青原思參六祖問曰當何所務
卽不落階級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曰落
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石頭遷初參青
原原問子何方來曰曹溪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
溪亦不失曰若恁麼用到曹溪作麼曰若不到曹溪
爭知不失頭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原曰汝今
識吾否曰識又爭識得原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石
頭著參同契明暗回互曹洞宗旨懸起于此矣藥山
儼一日在石上坐次頭問汝在者裏作麼曰一物也

不爲曰恁麼則閒坐也曰閒坐卽爲也曰汝道不爲
不爲個什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
不知名任運相將秖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
流豈可明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山曰非言語
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者裏針劄不入山曰我者裏
如石上栽花雲嵒晟于藥山悟後煎茶次道吾問煎
與阿誰嵒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敎伊自煎嵒曰幸有
某甲在上堂曰有個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
洞山价出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曰一字也無曰爭
得恁麼多知曰日夜不曾眠洞山于無眼耳鼻舌身

意不覺捫面問師既聞水鳥樹林念佛猛省無情說
法遡師眞于良久覩渠面于水中跌倒幻人拾起縛
草向冷路上熱鬧于爐炭裏凝氷藏身無影只見其
聲全體現前不逢其面毒龍蟠處水偏清頑石堆頭
雲欲起銀碗盛雪氷花與火燄齊輝挾後位而攢頭
黑夜鷄鳴舜若與虛空都碎帶共功而不斷五子同
歸一父那知祖業之崇四臣咸戴一君豈謂上皇之
治五位分而盡了不了薪火既滅世界方炎一位圓
而無圓之圓花木摧殘陽春常滿見消行起行滅道
亡睡中開眼喫茶飯後洗盂就坐鐵脊梁豎處朧朧

似夢犀牛桃倒來漠漠無天鬧市裏水流花落事忙
中馬夵牛來既分和叶于君臣當辯賤貴于王子賤
分外紹貴從內紹未識極頭進于極頭門內人趨向
裏頭事是朝生之臣種歸王既識極頭擔荷極頭裏
頭人不擔屋裏事是誕生之王種忘父忘父者食父
而滅祖故曰內生無家者閉宮而令行故曰化生末
生未知兩紹眞王不類五兒貴賤俱消淺深不立石
霜九峯古結章師悟老技窮相續大難豈容付擾悲
末世一悟便了之魔人故曰人多乾慧示將來三漏
須盡之㳒網當知悟餘濁智機不離位好女不著嫁

時衣見處偏枯盲兒不放雙拄杖究妙失宗休坐㳒
機昧終始要通宗透此者不是乾蘿蔔頭知此者猶
坐木局漉地金針雙鎖鴛鴦交頸分飛誰云玄路金
鎖玄路藤樹合枝並起豈曰鳥道直須事理不涉電
火難追展手不如吐舌一老一不老半肎半不肎擊
首誰能應尾所以曹山殭壽三墮浪分潙山水牯牛
水牯牛潙山奈何不得是國王水草非國王水草隨
納非汚撲破鉢盂不獨五馬不嘶抑且一牛不飲穎
肰方丈不特闍黎不知抑且侍者不管閉眼伸出被
底裏指頭誰云師子看山踏斷脚頭邊鞋臭不道死

蛇故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
未生時黑漆地屐踐當問景欣垂衣裳致治不知堯
舜奈何者未覩影而傳寶鏡才入室而伏繩牀評唱
繁興首帕偏布此㳒道之可悲也痛爲其宗者務使
親到可耳

總結

得心于自得㳒于師師有人㳒之分心有本別之異
根本智者自悟徹頭徹尾者是差別智者自悟之後
曲盡師㳒以透無量㳒門者是良以師必因人人貴
㳒妙分宗別派毫髮不爽故傳㳒之源流非獨以人

爲源流也所以六祖一華而出二枝南嶽懷讓青原
行思是也讓出四葉馬祖道一一出百丈懷海海出
黃檗希運運出臨濟義玄一也百丈出潙山靈祐祐
出仰山慧寂二也自馬祖出天王道悟悟出龍潭崇
信信出德山宣鑒鑒出雪峯義存存出雲門文偃三
也雪峯出玄沙師備備出地藏桂琛琛出㳒眼文益
此馬祖一枝之四葉也青原一枝出一葉自石頭希
遷遷出藥山惟儼儼出雲嵒曇晟晟出洞山良价价
出曹山本寂此青原一枝之一葉也大矣哉威音王
以前無物也威音王以後無物也無物之物不可以

言到心師也其○也彌充迸出透頂處忤逆聞雷迅電突來過眼時紅旗閃爍裂作兩開而火見處處斷碑横古路控成雙結而中虛遠遠馳書不到家不知自巳為何物謾道三界為唯心滴水荅曹源滴水慧超原汝是慧超分明打劫就寞爭奈巡人犯夜羅五家之四面突臨濟之正宗所以從威音一點闢開至臨濟一囊收納雲門本出睦州于黃檗豈外滹沱潙仰自續風穴于首山還歸慧照曹洞到浮山而率賓歸王法眼雖入教而難逃至化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臨濟兒孫旣專大任敢負前宗一悟便了而無

餘是增慢者一槌便就而莫動是淺丈夫當知大器晚成切莫半途而廢師承在宗旨不在名字源流證悟盡差別焉可根本坐定痛快者翻成跛鼈纏纖者到底纏綿纏綿尚有脫時跛鼈終成異路殷勤至再叮囑萬千幸勿掃宗旨以藏拙正當究宗旨而竭情情竭細除人忘法滅方可為人師表紹佛先宗善自護持無令斷絕

傳衣法註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當護持并勑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于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勑恭順佛故鶴勒那尊者謂師子尊者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之至達磨大師謂可大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

云我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我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閡至我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我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肰成後六祖因五祖擊碓夜入祖室五祖以袈裟圍祖不令人見曰以所傳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六祖問曰法則既受衣付

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于汝身不復傳也於密註曰多子塔前傳法者懸記此法祖脉佛脉兩無斷絕之時也世尊與迦葉分座者示祖佛位同佛在世即佛授法于祖佛滅度即祖受法于佛指佛以法身爲重也僧伽黎圍之以授法者正法以衣相密爲心印也凡有難及難信處即衣法同傳也正法眼藏者師師相傳之法眼也不言涅槃心者以人人自悟之心各各固有只在正法眼藏印定以爲師法也勅阿難副貳者言展轉承化而代不乏人也偈言法本法無

法四句者指伽黎而授其法相之義也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于汝轉授補處慈氏佛者示前以法正授于祖茲以法一付于佛意後佛當親授祖法而後化行也達磨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者正以宗旨在衣上以印所傳契證之自心也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示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者蓋以人但信有自悟之門更不信師法有忘悟了心之妙故用衣以表明令人悟之又悟以盡差別智也差別盡而根本之惑始盡矣至我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者蓋悟心得法者多悟必盡法而後

已不待一一以衣表示也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者言自悟者單明心道若無法曲盡差別智故不能行也說理者多通理者少者言說理者乃不悟心而但傳法者也通理者自心宗旨兩得證悟者也此丁寧得心必得法而後能行得法必得心而後實證二者不可缺一故當以法潛符密證也潛符密證千萬有餘者言世尊于多子塔前付囑無令斷絕定當心法不斷故千萬有餘也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者言人不論根器上下但不悟耳逢人撥着一念回機便同本得本得之心與法符契即與祖佛

不二也傳法度羣迷者言傳法者不言有悟可傳人也五祖以袈裟圍六祖不令人見而傳法者正是多子塔前故事至六祖後人皆知信此實相無相之法相也皆言表信而用衣正重信有宗旨耳嗚呼宗旨其可不信乎宗旨而不信更用佛祖相傳爲哉更用源流名字爲哉故五宗恐其法滅也顯言宗旨以付授付受之久因不悟心者認有法可傳而學法不參心也故後之悟心豪傑欲抹殺宗旨單存悟見也此心法不同各偏之弊耳茲值註佛祖相傳之心法以示心法同傳之旨願後人信之則多子之識不誣而

千萬有餘之言始實矣若必重自悟而抹殺相傳之
法必非悟心之士也何以故以其見有法故見有法
即與自心違故既悟見有法則所悟之心亦僞故嗚
呼自心師法不可動著動著則入地獄如箭射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一　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二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雜偈

大定偈

大定無定情根無性將情遣情鉢盂安柄無定定大
無性性有無定無性性定不守全體那伽隨事機宜
雲生古淵月落空池君今有情只緣有定一句不了
莫管動靜隨波起落與事低昂阿阿呵呵任運行藏
驢事馬事罵鹿驚獐一總抹殺不用商量昨日今日
幾廻飯喫問我大定雨落地濕

偈二首

提起如熱鐵森羅萬象皆迸裂從教獅子王也須坐
斷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麼與麼太親切如何
若何沒交涉若不如何墮虛豁不是空不是有離却
四句句中走句中句外絕羅籠粉碎囫圇吞一口口
吞吞口兩難判盡力道來秖一半一齊拋入毒龍湫
瞥眼風雷破霄漢更有云收雨霽時誰敢回頭正眼
看爾著便提起兩箇石虎沒頭尾有時齊放下處處
箭鋒相共抵亦不是造作亦不是法爾一滴普潤三
千雨若人徹悟即成迷會與不會總不許蒼天蒼天

可悲痛椎胸頓足成何用獨有山儂拄杖閑壁頭高倚無人動

平生寶愛都抛棄徹底貧來貧亦廢匣中劍去光怪銷一時喪盡英雄氣風流心苦滋味嘗徧人間無說處娥皇哭斷竹痕鮮孫登嘯罷松聲沸水上葫蘆空裏絮一生去住無拘繫橫吹短笛竪吹笙月水烟山恣游戲阿呵呵驀直去大家鼻孔都向地

示淨心居士

擲箇蒲團坐面門虛空撚出鐵圝圇翻身倒向人前看郭外梅花楊柳村

又

勞面輪椎莫放輕沸湯鍋裏萬年冰當陽更有通霄路剃髮爲翁帶髮僧

又

目前萬事總干休推出明州布袋收十字街頭親放下揶揄童子鬧春秋

示懷上人

睡裏日頭俱是夢會來一喝露山河泥牛入海無消息窓外梅花春幾多

示淨禪人

開口打折伱驢腰漫道一箭落雙鵰無言瀝出伱脊血那許殘春瘠百舌中不立一二已絕邊竹篦子話兩劍截天速道速道栗棘金圈喫直饒絕影馳千里更有珊瑚一百鞭

示學者

不生一念還成念脫體無依未到家截斷意根敲碎骨水流千樹碧桃花

飯後

自拈自放犀牛扇誰脫誰穿臭鶻衫飯飽不知飢後事杖攜隨處看松杉

信心偈示道圓

自心本無心無心何所信信所信不及道向無心進故知道非道壁立千萬仞此心寧有無此心豈逆順屹然無縫塔虛空了無釁兩頭不可得突爾契空印回看入世情九逵驟神駿又如六龍舞如獅子奮迅大道本圓融信之法始振究竟心何物頂門忽雷震

示一默成首座

孤技乍呈影後現掌已過未聆風勁疾但見血成河雙刃芒生電全身耀滅磨空中筋斗轉密處再重科劒出鋒中銳玄玄要復羅直提尖處用放手合雙柯

閒著先潛跡靑龍向後拖葫蘆吞口斷星火徹天多
互換機難測縱橫妙佛魔從來獅子睡牙爪豈干戈

示學者

四大五蘊都放徹一箇話頭如鐵橛著衣喫飯總不
知起止隨人過白日萬法冰消一不存急難歸處務
歸根銀山鐵壁千萬丈退無行路進無門努力懸崖
絕攀攬千蹊萬蹫盡情撥忽然撥入太虛空地裂山
崩破心膽回頭不覺夢醒來水綠山青絕點埃指點
東風向人道一年一度百花開解開腰帶放心睡起
來闖入牛羊隊世上爭看癡倒人問著全無一件會

道人密行不可測祖佛相逢都不識獨有山前石一
堆平生伎倆頗相敵興雲布雨鬧家具爭似臺山驀
直去問我工夫却與麼曉鶯啼斷花千樹

答懋存居士

一句未能乾到竭尚留悟見死生心從今發猛竭將
去揚子江頭滚更滚

又

任病應知觸處多用心解釋落如何切切說到最佳
處長舌東鄰有老婆

又

道人三業貴須淸切莫淸邊認是能爲耍莫能翻做
濁看來只是可憐生

示休禪人

下手須絕路路絕如懸崖手足不可攬懸空用力捱
用力無用處不得寬徘徊譬諸無翼鳥直奮虛空來
忽然失脚時平地翻風雷虛空俱粉碎回身若嬰孩
切勿此中坐潔淨成塵埃直明向上句透脫亡悟胎
不入玄妙奧直截翻爲災得法法亦亡火盡飛空灰
方知主中主何用更相猜目前山色好晴光濕綠苔
冷披襤衫衣醉倒麯蘖壘有時臥繩牀有時橫土街

生則隨時過死則當處埋大開兩道眉一任兒推排
問我總不知相對笑咍咍原知空肚裏到處有淸齋

示禪子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箇話頭把絕義路越叅越難
金剛堅固忙裏鬧裏處處研揣忽然截斷廓然露布
青州衫子非新非故處處倒拈截流而渡此是菩薩
大方濶步佛頂上行爲法王父名之曰祖不存步武
若人信者便好叅去

示秀初居士

機先果何物山月冷中宵野鶴夢未醒秋風自蕭蕭

枕頭忽撲落打破方瓶角拈起破沙盆千峰活卓卓倒轉旗與鎗泥牛鬬入洋杳無蹤跡處風浪捲泥漿奔騰不可即龍珠競全得了手不足忙起處誰知勒讓盡復全擒三山併六岑高上須彌頂直下定抨身句裏重爲主雙雙兩兩豎突然頂上來鐵丸迸如虎唯此一事實撥著便拈出不用啓明光處處拋紅日

示北禪長老

斷腸只在一聲猿三峽曾過淚始乾莫向瞿塘最深處棄船取水下洪湍

示金山印上人

印泥印水印虛空一點金山浩渺中獨有當陽無印處南詢更向海門東

示伊圓上人

一點不獨二點不竝同起同落合三非定從左看右以偏奪正從右看左臣將君敬頂門獨朗何處握柄琉璃殿中沓荒夜靜兩板門開森羅圓映一齊推上大千齊瞋豎目亞面見非凡聖三星照天是何心行咄山樹拖雲石堂流磬

答竹菴關主

西出陽關淚轉乾千重萬疊險峰寒只因剛折一枝柳回首聽歌鼻欲酸

又

長蛇捲尾不知頭砲火光中敵國愁江上石堆開古陣問君端的要相酬

又

影旂搖動鼓聲高八陣圖開不用刀陸遜縱令先主敗亂砂飛處豈能逃

示素衲居士

祖意不可得得意皆非意明明百草頭夜來八萬偈會得便快活不會即參去拈出竹篦子箇中無擬議口縫剛欲開霹靂虛空至千佛出頭來也應無立處三問復三打請問舊臨濟放開一線道兩後山潑霽

示熊魚山明府

見離見見不能及不及之見如提三尺我尚不有何況佛爲太湖白白新竹離離

又

雙眸閃閃非明非暗額上豎亞超此獨斷頂心心佛佛不可到無光之光黑且至耀

又

道可見者心言之餘見此不見雷破空虛觸著便燒

山崩空裂毘盧頂上有脚不立

又

心之與性不可點著火不容蠅水不容蝸一劍當軒魔佛不前舌頭不到蒼天蒼天

答許定宇問鄉

踏翻地獄與天堂蜆子林公一樣狂信手虛空輕畫破紙爐今日又回陽

示覺宗上人

高提法印作提綱寶月寥寥出上方爲問印文無曲處儼然空水有文章

示衆

的的秋花祖意新夜來雨過濕朱唇分明一句無言法說與無聞聽轉新

示魚山居士

人似飄蓬日轉丸一求落處便生端魚龍莫厭通身水行得風雷不用乾

示定宇居士

看到梅花月上時箇中何處更堪思若人問著休空放帶月還須折一枝

示童野魯居士

繞沾心性不離心隱隱猶從妙理尋何似劈開空一片爲君直劄頂門鍼

又

橫刀躍馬輥冰花直突重圍見作家忘却六韜三略事不須臨陣說囊沙

示孟卿居士

從來竿木戲逢場古鏡何須點出光覿面與君滨究竟一株枯桂忽生香

示果道人

凡聖路頭窄有力用不得用此無用力此力非心識

心識到絕處自然有消息如何又若何參天起荊棘出言落有無舉心動偏側所以年復年坐久蘊胸臆此法不眞了悟處卽外道貴乎有師承尋師莫草草工夫只如此一踏了終始請看水潦翁呵呵笑不止笑若止前山後山烟色紫蘇

示某居士

羣龍無首亢騰騰現躍飛潛有未曾不是通身都打過如何恰與象先冥

又

十年打水不成渾撲破嬋娟又囫圇抹過明夷爻上

六文王箕子共黃昏

與禪人

三聖何孤大覺賒算來興化較些些而今拈出人前看會作當機亂撒沙

又

兩家一喝便㦬儸舉起翻疑更什麼濟上宗風千古恨重生守廓待如何

又

迅捷機鋒老行婆人人解道不如他最憐澄一埋荒草哭斷蒼天恨轉多

又

生未生時亂若麻頌前頌後轉紛拏子規徹夜聲啼血喚不回頭也大差

示中興禪人

鐵牛機下印文重合合開開不可動雙金銷盡突然來八角火輪空裏縱東擲西拋帶影翻紛紛杳杳亂濙山亙雲屯處不可到幾箇曾經透此關難難難大悲頂上碧螺巉

送禪者之京口

鐵甕磯邊江水聲聲聲喚道起条情誰拈一粒金山小刺破長江到眼明

示讀法華經居士

法華那句是眞經七卷從頭到尾停一字一圜金栗棘滿園春草舌根青

又

是法從來示不得拈出火團燒四壁于中一捱忽推排要問此門何處出

示瑞之居士

斷山截水好商量到此須知轉處長拈取斷山還截水自身山水一時忘

示劉居士

不力的丁短當郎盧練零舌頭三尺杵拈出向君聽華梵通禪呪心言出死生西來果何意村外杏花明

示宗鏡禪人

宗無影相照不到處此中印文空水不住毫髮不爽萬象一句香在梅花第幾枝池塘夜水和春貯

示雪巢禪人

千嶺無從下脚處一巢何地覓寒松肎于直下翻長翮踏破瀰天大雪空

題果證子遺筆 并序

果證子者惲居士仲詒之仲子也幼則茹素聰穎
善屬文自言嘗憶山中叅禪習靜事以華嚴會功
德未完非早出家卽當謝去緣父母未能卽捨乃
脫然告訣焉時年甫十五也見其畱稿有西方讃
叅禪散言勸人念佛西江月弔屈子詩及幽思賦
頗有出塵之韻惜其不得親見作家爲之一點作
百丈高峰一流人以起臨濟今日也因書數偈
宿生靈骨此生心石裏琴飄隔世音爨下若逢人撥
著定爲枯木裏龍吟

又

百丈當年扭鼻時與君一樣少年姿未明哭笑先回
首孤負人間馬大師

又

屈原漁父兩俱非鼓枻歌騷各自歸會取衝天一條
路死生門戶卽禪機

偈五首

約得同心四五人海山空處問空津了知一棒無餘
事抛出尋常鐵圝圞

又

授來未必落人機別作生涯用處微才欲若何波浪
起目前蒿箭亂蝗飛

又

八面風塵一喝消幾人于此脫凡囂如今靠倒雲門
老不敢喃稱鑑咦高

又

勒馬拖刀豈好心入他機陷便應沉不如未得便宜
處背手先將慣賊擒

又

不須全見巳先完誰把研槌尾上安及至喚來還罷
去野鴻天外一聲寒

示初上人

喚得喚不得凡聖路頭窄大地與虛空萬象難名邑
此身及此心本性與神識件件皆兩頭竹篦無別則
當機授著時翻空打霹靂電影猶未收驟雨掀天黑
更有那邊句九龍山色碧廻看經教中句句有法式
無實復無虛離卽交如織雙雙鳥去時水天秋脈脈
更看機先事如何而可卽早晨方粥罷又要接禪客

示衆

烏窠吹布毛侍者當下悟請問布毛間畢竟何分付
有付成剩法無付是絕路兩是兩不是東盼復西顧

收起玄玄思打開木木肚中間直領去了然尊貴墮
倒却刹竿拈起優鉢百丈挂拂臨濟六十一一看來
都是敗缺山僧與君說三日耳聾聞風爭吐舌

均上人施茶請說偈

寒施薑湯暑施茶當機著著有生涯若來撞著三峰
老毒藥逢人賣與他

衆禪四十偈

大信

佛祖機關出悟迷信知一見得全提分明大事本條
直不上多門次第梯

直心

心言兩直勿思惟應事如鐘付木椎捩轉鼻頭生死
切不知面目是阿誰

持戒

滌盡唯餘潔白存才添一點是瑕痕聖凡兩路齊拋
却戒是當機狹小門

發憤

生死門頭好放拌一條血刃耀人寒者回突入重關
去不斬樓關不下鞍

去我

憎愛關頭直截平不知爾我為誰名放教氣息通身
盡呼馬呼牛總不譍

絕情

漂沉生死只緣情一滴滔天白浪生眞是擘龍金翅
鳥劈開滄水下東瀛

絕理

絲毫理路卽攀緣慶喜曾經墮梵天不是頂門心佛
呪如何到得世尊前

絕善惡

六道分岐滑似油只緣兩路定沉浮不信但看明上
座掉頭何等不風流

絕簡點

從來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喫驚若更佇思看逆
順太平草木盡成兵

絕修證

清晨禮佛把香燒飯後閑須遶數遭門外忽逢王阿
大殷勤陪送說前朝

近知識

湛堂顧命付雲門要了須參佛果勤不向迅雷行處
薦三僧祇劫下功勳

受鍛鍊

習惑從來不自知隱人胸次法如絲須向紅爐難下處百千炮煑百千椎

看話頭

空腹還吞熱鐵團四天無路不中安忍將三寸孃生氣憤出骷髏迸腦乾

勤問話

無心死水話頭遲悶處逢師急問之鐵鎖銅關敲斷後始知參請占便宜

莫妄答

當機撥著莫低徊下語須會會得來莫學今時油滑輩便將狗口向人開

便要徹

不是工夫要久長話頭綿密是災殃冤家撞著便當死拚命和他戰一場

少打坐

悟機原在四儀端莫把形骸博世觀冷坐悟遲身易病日隨昏散費盤桓

莫習靜

靜裏工夫最不堪不生毛見定沉酣大豁雙眸隨事

看閙縱縱處有眞參

勿墮工夫窟

覺無昏散話常提穩穩蒲團念不迷末法工夫眞重病自驅老象入深泥

勿立主宰

忘前失後好工夫七識幾希主宰無正是師承施巧處莫教錯過自支吾

疑情

斷識還須用識心不隨明路逐漂沉只緣一點難分剖疑到遍身血迸淋

壁立萬仞

鳥飛不度目前高百尺深潭脚未牢驀地一聲雷送尾打翻星斗出重霄

懸崖撒手

攀躋不住突然翻千里黃河徹底渾颼盡皮毛和骨節更無消息向君論

斷命根

鏡光燈影逼天寒照徹森羅絕不干不是渠儂言不會要言思去也應難

莫坐前後際斷處

翻身跳入水晶宮一片寒江夢裏空岐路暫時休坐
著頂門要見日輪紅

以證悟爲期

突然狹路偶相逢果與尋常見不同惺夢昏沉齊受
用任他魔佛變無窮

更進一步

處處分明礙眼睛要憑一轉過平生若爲嫡骨親生
子不向東宮問帝京

服勤

碎身不獨報師恩要見親孃脚後跟八萬四千門透

過末梢愁殺一場渾

入鍛須淬

爐椎萬徧淬仍生鍊到寒芒逼斗橫砥礪勤勤休鈍
置龍蛇轉變自成精

徧參

濟上門庭次第叅五家求徧古人函翻身行脚問諸
老內外書須向後探

到家

眇高不見別峰逢歷徧南方到閣中此處安身未奇
絕更知格外有高風

住山

睡眼麻迷萬事休綠荷黃獨自春秋日長最是相親
處鋪疊青莎石枕頭

出格

三頭四臂一身全走入街頭不值錢一領青衫三頓
飯更加長帶驀腰纏

相應

四更踏著下牀鞋出戶依然地是街折脚鐺邊敲石
火半升湯粥進枯柴

不肎住

問君途路力如何榔栗橫肩不顧他前有蓮花後天
目古人誰箇自淆訛

出入生死

衲衣下事去來間片片孤雲嶺上閑若問箇中眞切
意一條秋水迸遙天

重法脈

七佛相傳到舉華東來毒害更如麻不因此事難分
付誰肎生生入杻枷

提振宗風

覓人須要智過師口耳休輕使自知珍重如來眞命

脈莫因輕薄斷懸絲

終始重戒

入魔心在爲魔纏奇特掀騰戒不全力若未充當負
墮古人淚切有明言

總頌

歷過通身便放憨舊來方信是奇男一般碌碌塵沙
界數樹藤花斗大菴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二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三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法語

示王夢叟居士

叅禪一法本非世間學問亦非出世間離生死便了當會得生死中得大自在可耳若欲得大自在者直須眞實畏生死怕升沉不知來去苦樂實際因之發起阿耨菩提心只要預先勘破生死念頭在于何處得其處所方好以法攻之何謂生死念頭兩端取捨心是何謂兩端取捨心一切對待法是對待者上與下對東與西對大與小對眞與假對凡與聖對善與惡對道與俗對貧與富對窮與寂對有與無對佛與衆生對出生死與生死對但一念一動一語一默纔落兩端便是取捨不知不覺時時刻刻念念刹那墮在生死之中永不能出脫自在縱使念得佛持得呪坐得禪修得觀作得福懺得罪亦皆從兩端心識上流注做盡活計與向上菩提有何交涉所以達磨東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人心者卽兩端心是成佛者卽透兩端心是了却兩端則不名人不名佛說人說佛對衆生情謂道耳情斷則有何言說可到惟向言

說不到處說此一段大事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玅難思只此兩句說盡法華之旨便是如來禪轉過卽祖師禪也柰何人不易會心識紛飛故歷代祖師千方百計要人了此念頭開箇問頭答語令人向答上頓了自馬祖而下問答處發悟者十百千萬不止傳燈一書所載之人而已唐宋以來問答者久久習成故事輕如戲論不能發悟縱有悟入亦無受用故祖師家翻出箇看話頭起疑情做工夫法子令人把古公案或問頭或答語剪取一則半則蘊在胸中把兩端意識一截截斷便去不得去不得不是了手

政向了不得處發起勇猛忽然情見斷絕猛地撞著一聲一色一語一默一棒一喝頓明出身路子再不重來向生死過日此名快活人便不落有修證無修證等法如此了事方好親近眞正識宗眼宗師十年五年依止究盡中間微細之惑細惑盡法見自忘方好隨隨養道自利利人所謂話頭者若昔大慧禪師把竹篦子示人曰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只此四句將一箇竹篦子實實落落頓在目前于事物叅去不得向心窩裏看本性玅心等楞嚴經題謂之事究竟堅固夫事上究竟得

其堅固者是從事物證之者也切忌向理上解會若理上會便是意識法華經曰是法住法位事也大學亦曰物格于物上透不愁不悟不了只因人一向習講道理故讀此等書仍把道理會去直是可惜故叅禪貴在事上著力一事透則萬法了法了則心歇此法一了何所不會呪語符章件件洞達實非尋常人所知故禪之尊貴未易家喻戶曉以非明白法子也崇川夢叟寄語山中索祖師話頭將力叅力究作向上人行履不覺切切及此若夢叟果是他家種草未覩此卷便當付之水火隔江慢駡始得其或眼

目稍轉便須快讀一過

示于磐鴻侍者

大都學道須求正法正法者不著有不著無不落又有又無不落不有不無不走出四句外空空不住在四句內流注左不得右不得前不得後不得中不得邊不得是不得非不得對一切萬事取捨不得故開不得把箇竹篦子話頭盡力提起千竫萬竫忽然如生龜向太虛空裏盡力一竫竫出龜殼渾身鳳毛五色絢爛飛過極樂世界與共命鳥同談般若始得

示子貽居士

問頭如兩路甲兵水陸竝進答處則非凡卽聖墮鋒鏑中所以開口不開口總是生死起念休念都無避處若入于問處討得箇轉身吐氣撥轉泰山壓殺螻蟻令老胡無開眼動舌處著著虎口棒棒見血自已分上不動一旗一鎗百萬魔軍一時擒下將長蛇陣卷到結角羅紋裏頭也是飯飽弄箸何必何必

示師黃居士

見得面前山爲什不見背後壁聞得百里雷爲什不聞轂中語寤時件件明白爲什睡裏不分明且道生在者裏因什得生忽然死去爲什却死只者疑處還

可讀書明得否思量明得否問人明得否者裏旣明不得如何喚作頂天立地底人若是此處放不過不得不以參禪一法直下討箇下落參者兩中著一三物夾持透不去處畢竟要透是也禪者有無中三不可得處得無所得是也下手只在兩頭去不得處務要明白朝夕六時臥起行立畢竟放不過千疑萬疑憒不過一旦心識迸斷觸境逢緣一擊粉碎將碎底倒持無物不破然後回看前來不明白處明白處都是一場好笑爲何嚲青山雲出頂碧水月來波

示松陵沈居士

一物堅如鐵山搖撼不得一句畫如金杵攖觸不得以不得破不得回不得作不得至于不得不得用此不用何須更見得與不得爲得不得哉居士但將此沒柰何話頭于沒柰何處極力沒柰何去以沒柰何破沒柰何復于此破破于破破作一口金剛王隨手揮弄則治天下度衆生有何難哉誠能如是操略管取一生事辦也

示岷陽居士

工夫須要心路坐絕纔有行處卽是魔羅門戶譬如枯井中狐得一線光明便能走脫大凡走得脫是解

脫深坑可畏之處直向轉身不得處努力求出亦斷然不從脫處脫去惟其脫不去正好用力用力不已剗地一迸空有中間三路俱破單單用箇無孔鐵椎橫摧豎擊住手不得和身向海底裏沒頭輥去耳

示了素二禪人

大凡學道人先須具擇法眼擇法眼正則參處得力參處得力卽入處眞實入處眞實卽用處斬截用處斬截卽情見語言皆無滲漏無滲漏處轉入轉深越參越透曲盡五家宗旨閑熟五十三善知識事竭盡情理于情理處隨順情理所以欲做工夫首將世情

善惡順逆好歹是非讚罵毀譽視作空雷水棒杳無起止然後將平生所學道理經教一總抹殺于所修所證一切工夫境界佛地上事魔地上事都總抛家散宅又不于抛散處立是于不立是處放開寒便加衣飢便喫飯看箇話頭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橫來豎去壁立萬仞勿得二路上著脚勿得中間透去勿得退後沉沒四面去不得處發大勇猛眠不得坐不得要進進不得要罷罷不得盡力跳盡力想只是無可奈何正在不奈何處忽然一迸囫原來是者箇道理回觀向來種種夢事總是總不是到者裏尋箇有來歷宗師拌身捨命服勤承事求箇大了當處大轉換處大透脫處弗得離師太早直須忘盡我相與二祖事達磨捨身求半偈相似始有後來一段光明又勿得向傳授死法子處將就了當此最是小人情狀大可恨者若得見處透盡行處相應無滲漏無習氣剗得了了當當脚尖頭處處踢出佛來更要問伱大死底人既脫生死爲什命根不斷古人到者裏住山住洞坐死關正爲此也珍重

示平休禪者

參禪是出世最上大事先選人品德器若人品果無

作怪奇特玄妙高險居常惟不識不知泯泯在衆而形儀挺特志氣出羣者此好人品也德器者居常戒律不持而自淨在衆無礙而善荷負法中事此好德器也然後令渠觀察目前事事物物勿落有無凡聖是非好惡空假等言意一落此等便是輪廻生死之心務在兩頭坐斷心路不行行不得處盡力求箇轉身吐氣假如事事喚他名字不得不喚他名字不得兩箇不得畢竟要向不得不得處一棒一喝一言一動俾世出世間萬事萬法一齊打轉橫出直入日朝雲漢不用絲毫挂搭清風走空明月落洞更無一點疑關那時尋箇好師千鍛百鍊鍊心鍊法鍊人鍊骨鍊到白牛露地不出其位久久當自有受用也

示儼公去疾二居士

大都聰明人學道多用心意識領荷不能自肯縱然會得些子却與學問相似于有心湊泊處覺得也好于無心霍亂時便覺不穩以是回頭轉腦愈參愈難便疑佛法無什靈驗日久歲深置之閑處竟作退道心人而不自知其過在何處可惜許也若是眞心不退漢子不要將理會處恬靜處快活處作禪道佛法會爲何斲以此快活恬靜等是色受想行識五蘊堆

頭事覺得身心安靜是色蘊覺得便是受想行識蘊此魔業也若以此心意意識去學禪是學魔耳非學佛也直須把前來領荷底一手推開不走者魔路只在去不得底所在研之磨之若有明路又與抹過再研再磨千不是萬不是一旦聰明心盡極力一𨀛自然頓斷平生識路當下自肎自肎之後須得眞師良法重重鍛去法中聰明一切心盡方是得道若眞得道便與尋常人等耳豈有奇特受用玄妙等魔事哉儼公居士于此有疑請決老僧適去疾居士書來法病頗同因書此與二居士幷徧告法中一切聰明心

學道者竝宜鍛盡知識去盡受用洗盡佛法忘盡道氣爲得也若以聰明心務要佛法有些好處則大背道階竄入惡道矣愼諸去聰明正是大聰明入不是反鈍却也

示公因居士

欲識祖師巴鼻須從前來一派發源處看透然後一切老古錐種種差別言句翻精作怪處不消一揑粉碎所謂發源者何卽從世尊降生周行七步指天指地唯吾獨尊領得便見四十九年橫說竪說字字如鐵橛子相似畢竟不落他浪罅裏沒溺此處不疑卽于拈花一笑處不疑拈花無疑卽于倒刹竿諸傳法偈不疑偈上不疑卽于初祖無功德不識處不疑不識無疑便于身是菩提樹菩提本無樹處無疑于此便見得擊碓擦牆搖櫓張網引頸受刃以鉢降龍消息見此便見磨甎消息便見馬祖擧胡餅扭鼻百丈捲席子作笑作哭消息旣知者箇消息若識不透釋迦雙趺示徒淚淚密意便識不透竪拂挂拂及馬祖末後一喝消息便識不透黃檗吐舌消息若識得者箇便識得三頓痛棒道理便會兩打兩喝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識得臨濟道理便識船子覆舟德山巖頭

末後句同條生不同條死句便會仰山一二三子平目復仰視香嚴獨脚頌五位君臣五位王子六相義雲門雪峰三句周遮開闔種種宗旨識得者宗旨便曉得尊貴之旨旣到尊貴便曉得潙山大笑纔曉得石霜休歇蓮花峰不肎住高峰出世後入獅子巖此處曉得便知普化振鐸而去隱峰倒卓而逝到得與麼田地方能如泉大道躍入龍潭入得龍潭方好學他喫酒肉學布袋和尚行履學皓布裩行履所以布裩書七佛於裩上有人學之裩曰汝何人敢學我耶其人吐血而死學得皓公方好學無厭足婆須蜜

千態萬狀出不得指天指地者一指頭禪神通變化俱非作意要之不過一悟字耳今人稱悟或恐悟不盡所以千悟萬悟悟不怕多又恐無師承恐入邪悟夾雜不盡須仗作家鉗鎚千鍛百鍊鍊之旣是久之復恐凡聖二情又作自己不知乃復再勘再鎚永不復敗屈方好離師自養亦須住山少緣淡薄無味十載二十載萬不得已龍天推出不過虛空中蕩過雲影子相似豈是實事雖然末法禪道壞已極矣不得已因時因節向窮山冷地遇人先爲指點一言半句雖聽信者少亦爲人植種此高峰先出世後入山二

祖先傳法後調心意也此語我常于室中與二三同志者說會公因居士信嚮此道遂縷縷書之令其尋常冷眼一看若得透頂透底異日于塵勞中提拔俗漢作末法種子酉爲千生萬劫佛祖眷屬庶不負靈山囑累之苦切也公因勉之

示戒初上人

參禪人第一要絕却修行道理知見洗滌到獃椿椿如木如石無些子人情世態飯來卽喫茶來卽喫屙得屎撒得尿而已此則聖胎已辦開悟無疑若臨濟三年在黃檗會中時景象睦州知爲大樹無別奇特學問也然後遇有手眼師友相木斷器一斷便就不費些力若不遇得好師好友只要當人自發勇猛擇箇緊峭話頭令世出世間一切心路直下坐斷如銀山鐵壁打得徹底忽然沒要緊一打打得洞然無星子存剩到此勿坐在前後際斷處做了空空外道務要如古人明取青衫柏子不得語句上生解路不得看一句作無意味話畢竟有箇大了當在句裏畢竟有箇大意旨在句裏畢竟意不在言句上畢竟意在言句上會得句又要會得語會得語又要會得句句語俱會要用處實實有力有力處不得有力用一句

中須要分出千頭萬緒果得如是活句便不墮在死處如是用得便著著在用上用去切勿墮體體是心性心性便是意識謂之軟洋子直須拔脫心體立在句上方得硬糾糾地若更見得杭子頭上主人卽是到家一概也此一概謂之枯椿謂之我相正是生死根本蛇不化龍難爲雲雨到此便須看箇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果能如藤倚樹上了得一概然後看樹倒藤枯此處不可意思便了須是眞正打到若箇田地方好于呵呵大笑歸方丈處重新參起此處最難理會卽使古人大根大器亦要窒礙在此十年二

十年若得痛快明白又須從頭叅起在一槪中看一切法大凡宗家名相再無相同底須要各各不同件件分擘得清清楚楚毫無溷雜又須于大法中重新叅起賓主互換與奪開合機先先機大機大用大機之用大用之機換在那裏藏在那裏半身全身有頭無頭有尾無尾此等變態一一曲盡居常只在人羣中目覩雲漢過日入來乞寶拈些子布毛砂礫度與自己決不到者裏住到此方好將三條篾牢束肚皮提一柄鉏斧子住山養道去養得白牛鼻下無繩放他東觸西觸自然水米無交不論行履是不是總是

眞工夫切實處又不可見得此事將凡聖二心重來簡點照察如何可行如何不可行若一落此便已出位便已放豚便是傷他觸他小心害却大事又不可道此事不涉點簡便落放任走出兩頭墮坑落塹最爲可畏以上略舉途中曲折得其影略而已珍重

示淵充兹首座

移花接木先植其根根浮動則花木死抱法求人先辯其器器輕破則佛法危故根器有中行有狂狷中行則磕著便了狂狷則鍛盡自成惟在師有培根鑄器之手資具死心就剷之誠二者緣合不論智愚久近靡不成果夫根者卽易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也蓋河圖最初未下之一點爲根本智漠然無心無物無我生生化化自此而起此正學人死心塌地如癡如兀如木如石于此一念萌動但有求道之切未有行用之能在本卦卽初九之潛龍勿用也入復卦卽天根也故此爻潛攝六位包羅餘卦故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蓋未動則爲根器旣動則爲根本智未動者未悟者也動則發明根本而未有行用者也惟無用則其根剛大以無心行用故謂之龍及乎現躍飛

亢亦皆無心故卦中位位少他不得潛龍者譬如臨濟在黃檗三年力役埋沒初未有識者睦州見之喜其根器如此異日定成大樹蔭人乃再三勸其問法及問著便與一頓痛棒三問三打而濟屹然不動巍巍乎大人哉所以傑出五家子孫代代如龍如猊源深流長皆于潛龍勿用時得來者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如普化與臨濟道不相上下乃甘心承事故掣風掣顚至死竭力贊化此不自出世而密應九五正以無心爲己卽潛而用者也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如古人開悟得法之後事師服勤

泯泯給侍不啻童僕出不得住山養道入不得秉拂贊化棲棲焉無意于用如稍稍動輒爲出世之玷朝夕若有憂懼者然又如盧能逃難張綱等亦是也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如汾陽閉門高臥瀏陽乞食鄉村風穴單丁法昌對木羅漢說法龍山湊入不出世可以陸沉可以贊襄可以出世其脚跟無一定之趨本心無心任緣隨遇而宗者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此如禪師出世上爲王公尊禮下爲四衆歸依荷負大法敎化弘施尊居人天之上然豈其心乎上九亢龍有悔此如覺範紗喜遺南瘴之鄉棲賢民衣黃

龍下獄時乎時乎于此無心無入不自得矣此政菩薩湊自淬勵隨其位之所在無處不用其潛者也至若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則如酒仙蜆子大道布袒布袋浮杯之流異類中行漠然不知天地爲何物六位所不能攝八卦所不能該蕩蕩然魔佛之外至矣至矣然此一位疑涸不少狂人稍稍有見便學皓公書裩皓訶之曰爾何人斯乃敢學我吐血必矣果吐血死梟大道入衕龍潭人能之乎杯渡不驚鷗人如之乎若作意神通竊欲混入便屬魔業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也即此最初未下之一

點爲元故首出庶物及乎隨遇則萬國咸寧苟人致力于此謂之大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苟不致力于此則流入他卦不中不正凶咎必矣此乾元之所以統天也故曰乾元亨利貞所以凡接花果者先辨其根觀其氣味相似即截其柯幹勿使自生枝節但取其生生不息之正氣貫達名花嘉果之移蘖幡然與古本不同眞能奪天地之造化但不可接以非根耳苟非其根則花果死而枝節仍生矣根有柞棫者惡習難變不中接蒔者也又有雖非柞棫而易生枝節者縱可敎可入而舊習潛發以害正者也有雖不生根

節接後搖動而死者物欲動其心縱得法拋入惡道師承不能懸救者也此皆非根之謂也法華曰在所遊方勿妄宣傳正誠爲師莫輕付授莫輕放人務在定無轉展方許住山養道去死心就接者只具木石心腸惟切求道而已培接其根者剷盡枝節纔生便削纔削又泥密不通風使其蒸蒸不息之正氣開發不已不知不覺皮骨相接氣味亦投憤然一迸則繁花開而緗葉茂已然後滋之以雨露照之以日月噓之以春風實之以陽氣生生不已而果熟矣苦更生摘得便不馨香者也此黑豆換眼之手段也慈公慈

公欲成佛果須具佛根佛根無他只在不識不知赤身就鍛乾元之謂乎汝能具根弗恐老圃無蒔花果手段

示在可證首座

古人出世法緣之旺得大法嗣者以其叅方時先具三種心曰爲衆曰爲人曰爲師三種心重則如臨濟在黃檗泯泯于衆力作不露一些子頭角或如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或如汾陽極寒而不缺夜叅或如龍與爲師而力作佐輔此其所以源深流長不致削弱也今人惟圖自悟悟後自養出世後自大此法

中大病何有光大久遠哉老僧犯自悟自養之病所以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千人憎萬人恨豈不是公等今日之鑒公亦無自大之病但恐善自養而嬾爲人將何爲菩薩利生事耶法門斷絕念之念之

示聽石敏首座

問著卽下語不出礙塞殺人便合拌命叅去務要下得語出亦不是下得語便是禪道直須眞正大死一番情塵脫落回轉頭來出得身通得氣下得恰好方可謂之語若是眞正大死再活底人語無滯礙隨處轉轆轆地更須自辯如何是有句如何是無句爲什

麼又道如藤倚樹大是可疑不可放過者裏須要大著工夫親證如藤倚樹一番終日竟夜向裏許安身立命著衣喫飯喜怒哀樂一動一靜不得走作者一段子若識未盡或猶有走作處只在者裏撕挻最是喫緊不可便要向下句圖快直須于此相應便是一節工夫完了也古人所謂得一橛謂之斷貫索出境不得再看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者裏却是來不得亦不得輕輕下一語便當了事大須仔細不可妄道曉得潙山大笑歸方丈意旨便爾狂放最要細研大透大徹方曉得馬祖喝處百丈耳聾處黃檗吐舌處德

山歸方丈處又須再向托鉢公案著實叅究一番盡底無疑然後日用中看有觸犯無觸犯逆順處來得來不得見女人竝處如木石否上刀山如牀褥否坐得去否立得去否去得喚得轉否所以高峰道大徹底人本脫生死爲什命根不斷祥庵主道古人到者裏爲什不肎住石霜道一條白練去者等說話可是輕易放過底麼若是不曾眞到懸崖撒手絕後再甦于再甦處徹底透過古人言句只在古人言句上討滋味零零碎碎見得透得只算得箇學來底掠虛頭漢自己若一擔領過則大妄語成墮無間獄無人代

汝生受莫言不道

示繼起儲上座

道無終窮叅無住脚曲盡大法之後正好向死心死公案撞壁撞天如高峰蓮花湥湥究取出世也如此棲巖也如此此是老僧骨裏印

示森如禪者

識得機從平地而起便須機從平地而倒向機前白雲湥處過日若見漚與便與漚滅踢翻大海乾盡髑髏開開口便見舌頭轉轉身定知脚底若見道機鋒轉語有什用處定是魔說也至若三玄三要四賓主不可不知知盡法忘方在機前過活耳

示澹忘禪人

入得一橛是功勳邊事如透過銀山倒使轟雷破山破空破破目前未許一醯雞蚊蟲相泊直是無什身心世界可當情但是者些子猶在更宜看取有無句公案盡情翻轉直向最後行履又須于師承邊曲盡諸法將禪理教理儒理俗理及與無理都做一箇鼻孔出氣舉足動步屙矢撒溺無一處不是者箇道理然又一總抹殺向那邊過日在者邊尊貴雖然那裏有與麼事

示人華惲居士

羲皇示至文于圈○畫一間祖師示至文于言棒表蓋圈之畫之非直圈與畫也其圈畫之間則有賓主開闔生殺彬斑互換交錯以示乎其中者也言之棒之非直言與棒也其言棒之間亦以賓主開闔生殺彬斑互換交錯以示乎其中者也故知目之所擊耳之所經足之所履手之所執無非交互之文而中在焉故其圈不圓其畫非截其言不語其棒非斷一聲一色無非大公案大圖書傾海墨不能書盡其文翹萬口不能言盡其句以物物皆中以見天物物皆未嘗言中與天也故圖書言棒不待更拈而草木風雲自然敷演于無窮矣此學以一貫非有二也功不浪施只在看山聽鳥處耳如是作文如是學道如是見性如是經濟撮土爲金將火作雨隨地與雷靡不具足工夫豈別有哉下手處先于中夜睡熟無夢便能伸脚縮脚次于下牀時亦能披衣整冠推牕駐山雲在石開戶掬湖光于案粥飯隨時賓主交往處處皆主中之主未曾走作如八陣圖中惟有一枝令字旗隱隱揮動雖塵沙頑石無用之物皆有彌天殺氣亙古亙今不可磨滅又如峽水怒春曲曲有力如此過

日便是眞正工夫矣珍重

示持戒者

無念卽戒無心卽禪無戒無禪卽佛非佛又何言受戒言叅禪言證佛者耶雖然不戒則不得無念無念則成寒灰枯木無禪則未得無心無心則爲古井乾潭無證則落頑虛何得成佛故知證佛叅禪自持戒始既欲持戒須識心體心體無緣如空中日一切見聞知覺緣之卽屬染污直須時時遠離不使一點黏著如出水蓮花盈盈落落中空而外潔蕩蕩然泠泠然目如懸鏡耳若空谷遇聲遇色一切平常心如木

石相似自然絕情絕理不動不搖滾滾隨俗超超出塵動止與威儀冥合伽黎飄颻瓶鉢次第不待瑣細全體現成懸知戒是心戒本來具足豈可以持犯開遮種種名相爲律哉知心是戒何敢觸心知心是禪何更擬心知心是佛便好歇心知心本無何妨用心何妨持戒何妨叅禪何妨證佛何妨入魔何妨出世入世爲自在入去公今持戒請自無念入

示看教者

教中入叅禪最難下手只爲他平日學得底都有言路意路言思不斷動落四句法之外道不覺不知與

之沒溺蓋世尊一代時教于覩星時悟得有口難言三七思惟學得箇說法底方子卽借凡夫小乘菩薩如來五種法式打開九十六種外道之四句法彰略而說故有時以人天教確確說有有時以無常法確確說空有時以無明無無明說緣生無性之初空以通大乘有時說卽色卽空爲菩薩之始有時說色空雙泯爲菩薩之終此等說法不出乎有不出乎空不出乎卽有卽空不出乎非有非空外道執此四句斷斷不能相通故爲心外有法凡夫實有小乘趣寂二乘知無明行等皆屬緣生而重于無處菩薩雙有雙

無玅在互交雖以四法破四句然四法卽四句也故經中說有處每以空遙對應之說空處每以有遙對應之說卽空卽有處常以非空非有照之于言內言外說非空非有時常以卽空卽有照應于影略之間故經旨自密言路自顯勘有言顯而意不密者勘有意密而言不顯者顯之于密非但以經呪相待而言而顯密圓通政在言詮之內柰何講者不能盡請其祕貴在銷文文有則談有文無則墮無有空或雙墮而爲攪亂有空或雙非而爲空見此緣不知覩星之旨動輒負墮講者之過非經過也惟如來禪則不然

非盡則即來即完則非到二句成則雙非二句非則雙即是即非即互交互礙互結互融如一筐絲初理而後亂了無頭腦結結歸一不可復解此如來邊事結頂處也若教家人看到此處方好叅禪其或不然舌頭尚利不可與之說法此宗門家沒柰何處也公向游心教理必透此玄果透此玄定死句下若死句下正好看箇話頭話頭者不可看心看性看理看玄須離却心窠裏單單向事上看取謂之事究竟堅固若一落心窩便溺軟處不可救矣須實實將一件物事作表叅之古人以竹箆子作話頭曰喚著竹箆子則觸不喚著竹箆子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畢竟喚作什麼你若纔要開口便與一掌向沒下手處叅取只者一箇竹箆已收盡了世間種種法收盡心性種種法收盡凡聖諸路等法勿得生出心言惡路只是橫結目前時時件件總是箇竹箆盡力叅盡力憤不可悠悠忽忽空過一生須是著急著急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自然不思議境作大噴發那時相見更須喫棒在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三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四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書問

復金粟老和尚

竊惟法門事大任荷自心者苟非深得祖宗的骨之髓那可承虛接響喪我兒孫若于授受之際稍涉鹵莽如指南倒置豈獨千里萬里之謬而已此藏所以褰裳濡足于法門有臨岐至再之請耳至若中外洶洶之議何足知此血心哉今去臨濟五百餘年之遠而其堂奧之旨猶未狼藉藏嘗走問諸方老宿無有能應其請者蓋以法門建立之密千古萬古不能撲破耳藏謂宗旨未破則臨濟猶生也那可一時以衆揚之不易承接之無人便欲越過此宗別行坦路耶覺範曰此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皆笑之其言痛切可爲寒心此又藏之所不敢不告者也惟望和尚洞此至愚之誠鑒其玄要之請俾後世興起之人確有本據勿使狐狼野犴湖同鄉吼則佛祖幸甚法門幸甚

上金粟老和尚

無上正法自威音一圈七佛交徵四七二三雙頭獨

結而馬駒脚下三頓棒頭橫開豎合賓主之機愈玄愈賓所以有雪巖之英特高峯之出羣代代智過於師霆震火烈至今綿遠振起爲萬世則師承法印之力所持也法藏夙緣何幸得獲上傳憶廿九歲揭高峰語錄宛若自語因發大心叅禪言我若大徹之後誓紹此宗萬苦千辛至四十歲于折竹邊捉得落地枕子那時心肎早已承嗣雙髻了也及叅濟上玄要賓主深見祖道不可草草愈入愈深既透濟宗旁叅四家兼搜河洛因見寂音尊者著臨濟宗旨遂肎心此老願宏其法自謂得心於高峰印法于寂音無復

疑矣乃復發願弘兩枝法脈合起臨濟正宗凡遇埽宗旨者力爲諍之不獨負荷滹沱將使雲門潙仰曹洞四家遙承近續令五宗再燦願世世生生爲接續斷脈之種所以醞釀有年揆披不滿提持之暇屈指諸家知和尚乃高峰嫡骨正傳敢不一探堂奧向于金粟山前叨承委付然尚苦攻力辯往復數四種種具諸語錄流布諸方玆因吳門北禪之役舊叅新學一時來集咸勸乘時拈出不昧先宗藏不獲辭謹以生平願力披肝膽於侍者之前倘和尚一棒血流三翻火滅藏敬將高峰一脈與寂音臨濟佛祖威音併老和尚向北禪堂前連瓣香炷作一爐燒却免貽害諸方用報法乳之恩不揣下愚敬陳陋劣伏惟大慈照亮不勝企仰之至

復竹庵關主

世尊覩星悟道之後爲不明大法但得涅槃心開口不得故曰若欲說之無下口處不欲說之衆生無解脫之期三七思惟忽然悟明大法大法既明方纔入得差別智方能說三乘之法以利衆生所以古人言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善財南叅五十三善知識皆明其中事也今公所見不過象王回顧獅子嚬呻

妙峰山上七日不見而別峰相見者便乃安心樂意以爲究竟而不知起脚力叅尚未萬分之一中間微細具在五宗旨趣中若臨濟三玄三要賓主料揀照用未曾入他堂奧而妄欲以一棒一喝儱侗眞如卽便坐著謂之天然外道非佛弟子近世競抹宗旨幾致滅絕幸有托鉢公案守廓侍者五祖圓悟大慧等章一一備露面目何可躐等自便忤逆先聖賺害後生其罪過于殺祖殺佛某嘗力爭此事謂寧以此身入無間地獄斷不可坐在一悟便了之科非過激也香巖獨脚頌當細細叅透再進諸家苟一處不明則

一分無明未了故不惜眉毛湊相激勸耳公若果是有人氣者必不可放過此生甘爲下賤而不入尊貴之域也

與蔡雲怡祠部

謂世出世間法都盧作一箇問頭便如掇一箇沒量大底火坑出來擬答則四句森然三心頓起那有一人不被他燒却除實見得者一著子一向閑極無事滾滾地過日但向他拈出來撥空作火處略拈些子虛空作木與他一時烟消火滅所謂念彼觀音力還著于本人是也此事不在久久做工夫得箇前後際斷方沒生死須知目前萬法本自硬糾糾地原沒生死以凡聖兩見妄執事理生出許多生死如今只指出目前一動一靜如雲過石似水落溪入淨入穢原來無事何等具足不犯纖塵只是動處要了拈空塞空以幻滅幻不犯鋒鋩籍沒他根種而已然此事又不可自生格則若自生格則便已多事不如看他古人當機處有言無言原有樣子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云東山水上行圜悟別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看他當機輕輕吐出如百萬輪椎一齊俱發不見頭尾雖三世諸佛列代祖師一齊問及

亦柰何他不得乃至千奇萬怪變亂異常不過教人隨事了事當機息機平生只在毘盧頂顊上踏過不留鞋跡而已古德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又云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意句俱馳意句俱遣所以每出一言必須成句言不成句生死紛然古人所重只在言句上如云縱燒出舍利八斛四斗不如當初下得一轉語又云只重子之見處不重子之行履故臨濟家有三句雲門亦有三句玄沙亦有三句句中之意非語莫辯旣有言句便當驗其意旨何如道得意旨句方得力若意旨不明便是掠虛野戰生死門頭全用不著尋常過日一任有念無念或妄或眞但不得照察不用簡點本自了辦倘若一露頭角便用本分治之故于事到語到須識禍機處得定當定當者不過得一句之力耳句要意重意重只爲句乾得極乾得極者卽是叩兩端而竭之謂也聖門大關頭亦只在好問察邇處執中用中總是言句上定當也句若定當尋常只秉一口金剛寶劍露端便斬誰有不平事哉

答雲怡蔡學憲

接來札幷見青州衫三頓棒等頌知于此道得箇入

路便是不退轉地喜之欲狂幷聞輦上諸公頗多信向此事而有金正希太史根性尤猛利同心斷金一時挽復正法無憂矣惟冀不倦提持逢人下手不昧爲有力大人耳又云每至猝然問著終未能轉蓋緣乍見此事而一向行處猶在倒正中不能著著從腰下截去舌頭尚涉語脈耳直須一向目朝雲漢如鐘懸架上叩著但聞吼怒令人心膽俱喪爲得此正是絕簡點惟用爪牙也若爾久久自然純熟脚無絆索意氣高閑應凡俗不妨隨事了事使人不疑此是入廛更妙處三頓棒須更進一步與再參馬祖因緣幷指月錄中數則大公案多多翻閱一過若有疑處便是進趨之門從堂入奧自有大受用也

答熊魚山明府

明公夙慧再來以無我心求向上事千古一遘萬萬希有承問歷觀諸教欲蔽一言其間不曰寂照則曰定慧不曰止觀則曰空智大約根本智雖無功用而淡淡般若自本來不可磨滅今法語中皆無片字及般若岸果頂門摩醯眼旣開之後便瞎却不用抑此眼原不必開也等語正爬著山僧二十年無人問著底癢處蓋般若妙道非中根聰智所能推測山僧二

十年來所遇士大夫留心此道者頗多功行理路從明白處推測並無從向上頂門無眼處問著求箇出脫者爲何只爲平日于第六識上照了第七識上指認第八識上摹擬以心意意識不能一時截斷故光明尚在不得從頂門無光之光照徹天漢只得生死依稀本無而已決不能于睡中夢中正睡無夢無想處死來昏悶處跌倒悶絕處與淫怒癡正發處坦然一如自在無礙作快活人以故欲入此者有禪教之分教有如來禪禪有祖師禪如來禪有般若有實相有寂照有定慧有空智實智種種名相不可盡舉祖師禪卽從如來禪盡處一椎謂之獨透獨露故祖師家有通教義說者有單提向上說者通教義說便有理路向上透教便無理路理有證到之理有擬到之理俱有開闔不可一途混說所謂教者從凡入聖三乘二乘菩薩以至如來故謂之如來禪以凡夫執有三二入空菩薩則緣生以透性空故名般若之智類多破有指空空之不入四遣而入了不可得得此了不可得謂之空智以緣生而本空以無性而緣起雙照雙遮皆在般若至於雙照礙雙遮雙遮礙雙照雙照融雙遮雙遮融雙照融礙交結交盡不可測處獨

瞎有功用眼方謂之如來禪又謂之頂結又名墮頂
又名死水此等說話若欲指點只在做工夫到前後
際斷三心不可得處目前如氷壺此處起手方說空
相已備在德慶普說中于此空相中行履如鳥飛空
此便雙兼然于祖師禪未夢見在若於雙雙結處看
他喚著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無門無眼此處
重下手力究忽然於纔開口處便打萬事破除不可
近傍便于作用上提脫心性過日打翻空有中道于
出格處脚下無私滾滾海底行高高山頂立而心性
了則佛心了佛心了則凡與聖始眞斷所謂但了凡

心別無聖解方纔醒夢一如生死無二生佛無間但
解著衣喫飯屙屎放尿喜而笑怒而罵而已寂照定
慧止觀空智實智心之與性識之與念皆是兩頭語
若到現前劈脊便打何等省事明公以出入之資超
佛之志不必問著前來途路便請向獨瞎有功用眼
處用一口金剛王劒將佛魔生物到手便斬直教鬧
鬧落落垂衣拱手件件惠民頭頭護法以無舌而語
不脛而走如堅翅鳥據空自在可見摩醯額眼正是
開不可開用此額眼回觀如來祖師禪淺深般若等
名皆是無夢說夢其可得乎中間尚有說不盡處請

看指月錄中百丈上堂語自見山野不便趨風惟遙
仰止

又

承諭曩于覺師處力究旬日之間遂覺頂上摩醯眼
突然涌出以故年來於開眼瞎眼處亦覺一齊赴會
惟是習氣滾重功行淺薄遇事不能兩段銷殞處較
少增長處較多等語竊謂雙眼不瞎則醯眼不開雙
眼不明則醯目不泯醯目開正爲凡聖路斷醯目泯
正爲靈悟照亡照不亡則凡聖根存路不斷則習氣
幹茂只爲當時醯眼突出猶屬照功上來功行是照

照乃人心人心惟危故有覺得不覺得遇事便有照
了不照了照他兩段正屬兩頭見長見銷全屬雙眼
此處用功如蒸沙爲飯倒馬策前愈難愈遠祖家正
法只在不墮兩頭自然本無習氣不用照了直用中
間習氣若中卽是浩然充塞古人云養一頭水牯牛
擬向溪東牧猶是犯他國王水草溪西牧亦是犯他
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如此說話何
曾道著飛空鳥跡來韓侍郎致書晦堂云昔聞和尚
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爲
之柰何晦堂答書曰敬承諭及昔時開悟云云然心

外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發藥雖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法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可見兩頭坐斷習氣無從不露兩頭不妨於中直截矣復諭簡鄙札喜中間萬事被除不可近傍尤喜佛心了則凡與聖始眞斷從今惟有一劒當軒服之無斁若果如此前來絡索便請

一刀兩段但能時時向者裏截天截地一物不可近傍久久用熟不由思議都從沒朕功處著力自然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只今且于此處硏磨未宜放手又諭更有疑者欲於無門無眼處重下手力究不惟究字安不上竹篦子話早安不上欲不如然又恐墮少分爲足之病恒沙細惑何由得盡此數語深見大根大力必欲透徹宗旨淩跨古今須從臨濟門風微細諸法一一叅過汰盡見中蘊奧入佛入魔依舊著衣喫飯而已

又

潙山與仰山曰以思無思之妙翻思靈焰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平等理事不二眞佛如如又僧問巖頭曰起滅不停時如何頭曰是誰起滅以是觀之人心本無不必求其無且無時之出入莫知鄉之所在但放之自然不用執則隨事了事順水行舟所謂處處得逢渠是也若知心本無心先落得無量自在受用但在閙著處則兩頭形露當一刀兩段便放他過去更有何物敢繫縛人譬如獅子坐睡遊行之次任他來去自在若有虎狼蟲豸到前或以一掌或一嚬呻何事不了何物敢影現哉巖頭曰百不思時是與麼

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如齩豬狗眼赫赤纔見便齩左來右齩橫來竪齩此語太可憐生僧問雲門如何是佛答乾矢橛洞山答麻三斤山僧道驢膝子又道兩過覺清涼此等言句豈有意味在耶但要會得其中的的大意無事不辦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以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投石乾海吹氣倒山在明公直下用去耳

又

圓覺經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于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無了知不辨眞實若此四句

輒作一句了無頭腦便是向上人行履蓋妄念者露出兩頭欹側心有箇著落處也一有著落卽是欺心不起則一任如雲如影亂起亂滅無有定見卽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此不起心極好只因修行人向者裏妄加點簡妄加安排妄加照察所以流浪生死無有了期可惜許耳若是小乘人便要去息滅他若是多知多見底人便要去了知照察他生出生死頭角拽拽不了流浪轉湲不得停止若曉無了知不用簡是好處他又妄加箇想必此樣就是眞實處也如此許多用慣心識修到驢年無了手分不如一了便了更不回頭轉腦直下放教亂去只是再不落他兩頭欹側處露現則自然在中不怕甕中走却鼈也若遇他人呈箇頭腦來只與從中截斷並不與他交涉所以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此要法也一落語脈便是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通身染汚矣所以古人逢著問西來大意只道箇庭前柏樹子他安身立命處不在者裏也安身立命既不在者裏則所應一切俱是揑空爲彈破他心骨而已開口不在舌頭上也終日言未嘗言也故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如此言而行則行滿天下無怨惡孔子曰其言也訒訒者不言也卽指

掌呼參鼓瑟擊磬無行不與天何言哉邑衆翔集絃歌之治是也若會得此一絡索則千言萬語不曾露一些子故其力用大耳單單握得一箇百二十斤鋼鎚瓦來打瓦石來打石琉璃瓶來打琉璃瓶十丈珊瑚來打十丈珊瑚人來殺人佛來殺佛唯了而已近得雲怡居士書云途中絫青州布衫公案小有省發乃知問答句旨之妙宗家非此無以勘驗學人非此無從入手自此還看儒家眼孔與曩迴別湲知易道精微正在無文無理而著龜一法受命如響爲易之大用曰知幾曰不遠復則吾儕眞實下手處也又論向于大師不許點簡不用覺照之語未能無疑今始知一簡點一覺照卽傷他觸他弟子于此一事已信得十分決無岐嚮矣此便是蹐實地人之初步也大道最忌奇特玄妙奇玄正是兩頭心古人不過大巧若拙大拙若巧而已故巧人多鏤木爲篆拙人常抱枯樁不知渾金樸玉聲價自重大都日用應緣只用機先一向隨事了事不要管他若是撥著頭角便與一刀兩段不可放過

答趙文度郡伯

前者山中數日相對殷勤譚一大事非有力大人豈

能淡求力究如此居士夙具殊勝種子從今觸兩生
發不可過揉眞不易得也承諭宗鏡錄言三迷無分
別而不發業故不受報等語簡之具在七十四卷第
四十葉大都俱生二字教中雖細解註終不明言故
知教之人多不得力須知本明與無明元是一箇明
極故不覺不覺則不守自性不守故任運起惑起惑
則生明造業所以衆生流浪生死皆因無明與本明
俱生俱生則業相動而轉相向外便現出現行現
卽智相生而分別起矣所以要出生死先斷聰明聰
明適身是分別故總別俱報謂之定業斷不能避楞

嚴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此兩
句便該括盡矣只是今人於知見處不能無見苦無
下手處如人說食終不能飽耳今日叅禪正爲下手
方便若一得之便終日行而不現行終日分別而非
煩惱分別惑尚不起何況造業受報耶現行是明白
底明白便能作主宰宗鏡亦曰主宰是任持義卽我
相根本主宰是第七識恒恒執我不肎打失打失卽
任運矣禪者任運而且斷惑業三途惑業太重俱生
强盛而亦任運以任運迷極故不受總報別報是偶
爾成文喻如癡人隨主人驅率便打殺人罪當坐主

以僕癡極無知不坐殺罪不過是牽連耳大力鬼打
舍利弗而舍利弗是果上人其緣勝故入地獄鸚鵡
聞法以法力勝故生天北俱盧洲因修癡福故感癡
報謂之生長壽天是八難之一此洲癡人亦不受報
大槩此輩癡極故無分別禪者透過明白故無分別
故大悟底人却翻迷了此非迷悟之迷乃與佛同體
無記之迷卽所謂知見無見者也今要叅禪先將平
生知見明白抹過一邊將去不得底話頭橫看豎看
轉看轉迷悶迷悶不過于計較不得處忽地一迸便
會知見無見底方便終日任運與佛無二矣草草替

語聊爲宗鏡作箇註脚居士高明自當朗鑑

答王閒修廉憲

二年不接淸範想居士珍重杜門必深進此道得手
札知努力大事務在必證眞入爲道自不承虛接響
定當一斬一切斷直欲翻身握三尺向無面目處大
用過日耳竹篦頌已到世出世間萬法交結但欠一
鎚擊破于日用處大開兩眼放捨四大六根撞著虎
狠獅子影未動處便與一擊一任埽踪滅迹無一星
子蠅蚊影響打攪隨時應緣一任碌碌但于無米飯
上齩著嚼著不輕放過久久自然有力然此力在逢

緣不借全不干主人公事奴子稟令而行便了若更回頭顧著則森然棘手也大率理路著明白會處也古人云老僧不在明白裏但貴翻身得用耳問如何是佛答乾矢橛問如何是西來意答庭前柏樹子恁麼看則得纔開口便打入門便打纔舉著便道不是不是恁麼看則得若於此等話頭看破則古人本命星官是什麼搪揬裏夫子只要小兒不哭足矣居士用心誠篤久久不愁不得只在竹篦話上問處著力得箇掀天揭地卒斷一上便好向那邊過日

答李長蘅孝廉

病中工夫且歇却看話頭鬱遏費力難與病情支遣不若明明白白一看透底便自冇心休去第一先看此身凝濕動暖四大從來無有實體不是我身既非我身便不必管他好惡生死痛苦不痛苦等事一刀割斷再不來整理是初下手處其二看色身既不交涉其身外骨肉恩怨功名利養一切我所皆是虛妄亦與一刀割斷不去回頭轉腦第三看破內外色空何處更有妄心領受既不領受想緒何生想既不生思惟之行心頓歇行既歇滅分別之識何從五蘊既空從來無我無我又有何人受彼生死何人造業何人受罪何物輪廻到此則身心世界一法無可當情當下脫然放捨便與法界平等無一塵一法不是我自己眞心眞心者無心也無心便當下成佛並無佛與衆生等名目作緣作對維摩經曰空其室內屏去侍者惟置一牀以疾而臥空其室內萬緣休盡也屏去侍者一念不生也惟置一牀頹然放捨于其中也以疾而臥不敢動著動著則禍生也若果如此放得盡則意無所用意無用則五官不役不役則不怕眼光落地不怕眼光落地則不怕魂神飛揚不怕飛揚則任他到昏昧想位昏昧既得恬帖則一切善相惡

相都不隨他不隨則無欣厭顚倒無顚倒則天堂地獄六道七趣收伱不得安身立命自有一段任運騰騰自由自在不怕無箇著落也居士是箇中人但要直下冇耳若冇直下放手成佛不是另有

答西空居士 本諱宗魯字白民

法道可憐極矣不可不救也可憐者何葢以文字禪沒溺于語言一棒一喝禪沒溺于無言無言則顢頇亂統有言則摘句尋章摘句尋章但墮外而未易墮魔顢頇亂統易墮魔而又復墮外昔嘗晝夜思之無法可治竊按世尊舊法列祖眞宗用[illegible]魔[illegible]異而承于

古不易之格務在磨光刮垢滌盡奇玄便歸一實故不得已只得千方百計以救末世之弊試一論之世尊昔日覩星而悟者卽今人所悟之一棒一喝也覩星霍然豈有言說乎豈無言說乎豈有指點乎豈無指點乎此處脫然而了突然而見所得者自心而已矣此口掛壁上處也非顢頇而何在世尊眞見則不致亂統在凡夫見之則易于亂統且又有似悟而非悟者已悟而不盡者非悟而妄認者千差競起佛若無法無師何以救此一輩耶故三七思惟以一星分作四句一星分作三乘說四句以破九十六種外道

說三乘以接九十六種外道一星分三而四句破矣三句合一而一乘備矣所以十方佛現而印證之非以法爲師承杜亂統而何此法一唱則從迦葉阿難以至六祖遂有一花五葉之讖正救今日之邪法也昔僧問臨濟曰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濟曰佛者心清淨是此西空老人所見身心世界一齊放下處也又曰法者心光明是此三玄三要畢竟罷不得者也有佛無法是死佛有法無佛是無頭法故又曰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此心法合併處處放光事事無礙者也又曰三卽一皆爲空名而非實有若眞正學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蓋以前後際斷一心不亂底人常居無念之地若到入魔動念處則一心遂爲間斷以其破根本無明而塵沙惑不曾動著一絲毫故也良以悟得自心正是我相我相堅固正是著有外道直須把三玄去他的有而後悟處無悟無正是落空外道又把三玄去他的無而後無悟無我人既去而衆生命根在也吾不知將何以盡之嗚呼三要之不可廢也宜矣吾知格君心之非者三玄三要也非爲奇特非爲玄妙也所謂三句者臨濟曰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

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夫臨濟以三頓棒得來以一喝爲用豈不知棒喝之徑捷不枝而不以示人偏以三句示人哉蓋世間法出世間法難以棒喝一例收盡若單以棒喝則一切語言遂成剩法有剩法又何貴於禪爲若單重棒喝則棒喝時清淨至於語言時依舊道理玄妙等生死起也何能處處乾竭耶故以三玄要之法將一切有言無言有意無意等音聲色相一節竿乾從玄出要直至頂上如乳中醍醐單單用此頂門獨眼並不落他語言文字並不坐在顢頂亂統所謂我爲法王于法自在者此也此卽未開口

前事也此卽皷人獅子也此竹篦子之所以爲祖師關也此拈盡五宗之奇玄也正爲叅話頭電閃歌足者多囫地而透頂者少也最上一要決不墮于湛精之動光影之迷落白落黑牽惹情窟也玄要乃棒之眼喝之霹也正欲以鴆毒殺天下人也孝順亦死忤逆亦死何妨向兒孫父母祖禰配出但欲知其痛癢耳諸方不肎吾者以祖師不出世耳若出世則不易吾言定矣此二十年以平心冷覰而得之惟與西空老人鑒此痛哭流涕長太息于千甦萬死中足矣何必求今人一點首也何必驚悚一時吾將質諸千佛

列祖矣寧甘粉骨碎身而此救宗旨救法救世之心必不敢退者也西空老人念之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四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五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書問

答陸戩夫居士

山花野鳥爲長劍風細北牕長晝眠夢到寒山入壁後漫言毒鼓髑髏前三玄三要從古到今只得三人自悟覺範是第二人其偈曰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路細看卽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偷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可見虎不陷則塗毒不轟心不死則女毛不豎此百歲髑髏五花蟒之

謂也

復章拙生居士

當初看話頭不曾在一話頭上收得身心世界盡及至轉身時又不曾在一句轉語上了得身心世界盡後來於一切事上又不曾著著令此身心世界無露現處故於事上不盡便有剩法旣有剩法便將一著子放開了且在世法上滾去待有工夫再來整理殊不知一著子外更無世法淫殺盜妄總是裏許底事只要當人著著不容他兩頭有剩耳不容兩頭有剩者一箇本分如太虛空做了一箇鐵鎚終日在手裏

輪來輪去若更有一箇太虛空來便與打破不是有兩箇太虛空亦非不有兩箇太虛空只一箇本分塞盡世界就事了事並不煩動心舉念也若是拈過鎚子放出虛空更放出自己分別心箇點一箇點則絲毫也用不著用不著則不信心生而求相應心起越照察越不相應矣殊不知相應是心盡無法只用大用更不起疑耳此相應不是者箇相應若此處看不過不是退定是謗可惜許也不見圓悟大慧等聰明入都曾犯此大病耶急須重新收拾不可在已破面門處下手另尋一則公案須得一月半月對面拈掇

得定如圓悟大慧方得了耳切祝切祝

又

當時二祖實爲求法心切故斷臂師前耳而初祖忙忙便與他印證道汝今斷臂求亦可在二祖見說便道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初祖曰將心來我與汝安二祖盡其神力要覓箇自心去酬他柰何無處摸索乃曰覓心了不可得便是拖贓自首處與汝安心便是胸後一鎚處今居士斷臂力淺故印證之言亦輕居士不會真正覓心了不可得亦不會有人與汝安心故逢著五欲八風便搖動起來若當初覓到了不可得處冝來自然五欲八風是你了不可得之心耳何復求相應耶此求相應者賊也見相應見不相應者皆賊也若道畢竟就要得箇相應則二祖覓心處早已相應何消晚年又有調心等事哉可見叅禪必要叅到大休大了再無疑處便知決不是相應上證住者以相應是心路所見故不如無知之心法上處處進取進到極則處他自有一箇相應底道理與你自冝也何須途路預先卜度作不中心行哉仁者有進無退莫問那裏叅好只是件件叅去處處叫去少不得有放身大睡時節此事決不礙舉業正好叅去

復許仲謙居士

事事捉住兩頭從中斷去如握千將剖葱葉耳雖老庖丁亦皆信手不費眼力習則慣熟全不以心則身口意業皆是出身大道是業隨我轉而爲道非我隨業轉而爲苦也若以靜閉一室爲道如將玻瓈盞澄大江之水暫歇則月現曷能以滔天之勢與雲作雨于忘心不知之用哉忘心者以事物上能格而直用耳能格于前直用於後一知則不用再知不再則知無所用知無所用故其爲知也蓋天蓋地亘古亘今不可磨滅可見知得猛省者照察心也知有喪失者

背道心也苟于無事之時泯然不用知識不妨任其閑思亂想事到之時便直下斷去以兩頭準則無錯謬之遺恨事去則放之而無追挽之思設有錯謬則悔而正之不二其過或不能著著執一端而用中則當於話頭上討箇出格久之自著著在中而有大力用也居士但於此處研磨切勿草草放過

復蔡雲怡居士

正法不許斟酌計較只是理得兩頭定當便從中一刀其餘總不管他去住以兩頭定當定無差錯也纔轉身來又不泥者裏矣但能賓主轉換落落可觀則

事事千了百當此事貴在用上鋒利全身不露背面此是大神通光明之藏以力在其中不是心思上底事即用心思亦是中間不借之力不必疑也

復梁湛至居士

生死果何物而爲其所累爲我所畏哉以人心見身故畏身有生死耳夫陰陽晝夜闔闢春秋果曾生死乎知生死者人心耳身果何物耶人心生死不出兩端端不起則無生端不滅則無死苟覓其心至了不可得則本無起滅何有生死雖欲不甘休不可得矣自既肎休則當任之如空中花不妨亂起亂滅身心

世界於我何有但憑一雙空眼抹盡山水人物古今治亂所謂長安雖閙我國晏然是也惟因一事當前則端心又起須得大作用現前于起處頓了並不經我屋裏事斯爲得力侍者耳此事若在身心上著到不但一時摸索不著而魔境萬狀古人云不疑言句是爲大病直須疑言句始得言句者識得問頭識得答語如船子所云離鈎三寸如問佛而答麻三斤乾矢橛如纔問便打便推折足便罵便喝不得以有言言不得以無語語著著有函有蓋能殺能活藏盡楚天之月騰將匣內之光斯得大用之少分矣言句既

得謂之知言知言則心不動而氣浩所以能目空定亂也前見居士筆底依稀近之但未得一団故有病夢許多疑畏茲當乘病愈閑適謝事之時細繹祖家言句務期了却勿放過好時節也得來札遠心正合竚俟面談殊爲快便

示翁季祥居士

禪是提出教之骨髓一見便向語言文字外了却心地心地了則何教不蠹教是懸擬禪之影響一看便落語言文字中等覓枝葉枝葉繁則禪愈難透所以祖師家向人未啓口以前先翻箇獅子筋斗令人直

下透去何等痛快故睦州見雲門纔挨入門便與推折足云秦時轆轢鑽雲門見人問如何是佛便道乾矢橛德山見人來便棒臨濟見人來便喝不問伱根器大小知教不知教識字不識字只要伱向情識來不得處得箇轉身吐氣法子得此法便一向不走心意識路盖心意識從無始迷悶以來只在兩頭語上輪轉不是善定是惡不是凡定是佛不是生定是死不是修證定是無修證有此兩頭心路則時時在生死中流浪不得出離如今若得提脫者些根蔕則佛祖頭上一側踏去討什麼生死來此便是教之骨髓也伱若未信有此且向大乘教中看得明白自然抛却葛藤窠臼有心叅禪矣楞嚴題曰一切事究竟堅固可見十卷經中未嘗說道理也若說理則不究竟不堅固矣何以故以其有心意識講說討論故七處徵心而覔心了不可得八還辨見而有見精隨卽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又奪盡無遺矣心見俱奪便說箇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此等皆是事相每於一事相中微細披剝奪得盡翻轉身來又與得定定當當一與一奪理路不可得則事相不可得而不妨得得與之奪之心理難窮

如曰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等乃至以是俱非世出世故卽如來藏元明心妙卽心卽空等乃至以是俱卽世出世故卽如來藏妙明心元上來一非一卽如干戈對壘了無心縫又曰離卽離非而卽與非皆不許又曰是卽非卽前則卽而與非次則離卽離非再次則是非俱卽伱道理會得麼理會不得麼故曰如何世間三有衆生及出世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用世語言入佛知見又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可見心思測度皆是魔業何不因教言可信隨卽下手叅禪哉大慧禪師于室中提箇竹篦子示人曰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正向楞嚴經提出骨髓要人一擊兩段自在去耳豈不千了萬當痛快平生居士昔從湖上受一喝之毒于齋中受一掌之冤今日向鄧尉山前重新覔箇諦當纔要開口我便劈頭一拄杖子及乎再問我已放下拄杖竚思之間我又將拄杖子拗作四折置伱面前且道是教理是事理是禪道是世法伱若如何若何再與三十拄杖趁出始得

離心意識說示禪者

心照生明墮在明白裏正是無明生死根本也意根

把捉墮在我相裏正是無明生死根苗也五識起明了外攬生明六識起分別內攬計著同爲無明生死枝葉也知之一字便落心意意識非縛卽脫非善卽惡非凡卽聖著相則結縛而凡離相則解脫而聖著相離相是對待法兩頭語全是生死何由出離耶若將心去離心意識則離卽心意識若將心去出凡聖路卽使離得也是法塵分別影子轉走轉惡竟入無想不入無想便落淸空向淸寥寥地認箇心性禪不沒在死水則沒在軟洋子裏動輒在晤晤靈靈上著到正是微細心意識之聖路也所以佛祖指示叅禪向上一路全不落著格子令人向離心意識處加箇叅字向出凡聖路處加箇學字于去不得處叅去不得處學去不得不明白便非心意識所到凡聖路可通馬祖所謂無門爲法門是已若向通得去處思量得來便落理致全是生死故古人叅問諸方見尊宿示一機一境無可明白便乃盡力叅求愈求愈無路轉叅轉不得故心意識忽然迸斷不墮兩頭凡聖又在尊宿答處入他語脈便是正語得入正語則心便光明意識便平等處處分別處處不落緣塵分別豈凡聖偏側之謂乎豈心性道理法身晤靈之謂乎一

機一境豈是沒意味謏昧人儱侗之謂乎方知無量劫來迷淪生死無明只在今日一句子上會得便了却歇却便在一句子上過活作用以至于忘句忘法立地成佛大哉尊宿一句便能令人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學寧非眞叅寧非絶學哉但願信此一句頓棄平生心意識之凡聖學路向者裏叅去

離心意識辨示禪子

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學此二句是千聖不易之定論卽宗門家祖述初祖楞伽四卷之文而爲曹洞家傳嫡骨之要語也洞山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云云又曰不墮凡聖曹山曰莫行心處路是也又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玆心意識此永嘉語也將第八識一刀兩段此大慧語也若經若論皆能言之唯歷代祖師及天下老古錐獨善用此法之鋒捷故六祖有轉識成智之語今人惑而疑議之不得不辨夫心者卽第八識之一分有知一分無知者是有知者靈靈不昧了了常知以知爲體而湛然者是無知者湛極無記在三性則不涉善惡之昏沉者是意根者卽七識恒恒執認八識謂自内我者是意識者卽第六識分別善惡二性分別非善惡性起

爲散亂者是盖八識以未離心體未白淨故動則爲生死不動則爲生死根本在一心不生時其執認自內我者已恒恒在中故定之不繇三觀者全是我相此欸心之害非細也今之教家或誤以爲是而喜之不足道而吾宗門中則以此爲大患故貶駁打坐爲死水此七八不相離者也六識則事事分別人皆知非不必言矣惟一事當前靈靈之我起爲分別分別旣成復執認是非之影含藏田內爲種無量劫來任運出沒了不可拔所以千方萬計立轉識成智之法以度之最爲捷徑厥後法之最捷而妙者但教人看

箇話頭纔看纔疑便頓離心意識三法如話頭云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喚不得則出凡路不喚不得則出聖路以其叅情兩不可得則凡聖路已出也喚不得則分別之散亂六識已離喚著不得則七識之執認已離不喚不得則靈靈之閑坐及寂寂之沉酣已離喚著則觸不喚著則背兩路去不得兩路罷不得則六識不能分別七識不能執認一切兩頭語齊斷齊平爲平等性之質分別不得妙在疑情之不死則爲妙觀察之質故四智之中因叅話頭先得兩種質地但猶未悟故不名轉識之智耳以第六

識分別不得翻作切要疑情以自識殺自識謂之回光返照自六識絕則七識亦殺盡矣殺盡則前後際斷尚不爲到家若忽然頓悟則七識轉爲平等性智六識轉爲妙觀察智再不落兩頭凡聖語路矣此六七因中轉也八識五識雖曰果上圓然大圓鏡智之因成所作智之因無一絲毫欠少了也妙矣哉離心意識重在叅字出凡聖路重在學字以話頭之學不是有路之學話頭之叅不是有路之叅皆以叅而絕學而絕者也祖宗之法妙如此今人乃云那有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學之理人之一動一靜妙賴於心

卽使叅話頭亦是心意識用事若離此如何叅得禪若哉若哉若果具此見解不但不曾見道抑且不識心意識爲何物又且不識話頭爲何物而其自攬之禪名亦竟不知爲何物矣可怪可歎苟默而不言恐非爲法爲佛祖之公願故特表而出之以示諸子

心經說示子方

般若波羅蜜多卽此方所謂智慧是也此經六百餘卷其間骨髓盡此一篇故謂之心此義乃諸佛衆生有情無情之智慧中髓非經而何所以菩提薩埵大覺之人於智慧中不以智知而以行湙行到極處則

智慧之照皆施照絶之後見無可見鐵山忽倒了得了無所了世界身心佛法世法一齊放盡得大自在所謂行也放盡之行卽自在之名狀相貌亦無著處故曰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也五蘊者卽身心世界是内四大曰身卽地水火風堅濕煖動是外四大之界卽山河大地虚空等是總之曰色以身世相關障人眞心而起領納故曰受也纔領納便起想頭纔起想頭便心識流行識行則分別好醜矣五種連珠串習而起障人絶照絶心自在之玅用故一念纔動則有苦苦苦相屬厄不自

在今既絶照絶心虚靈放廓故五蘊空而度過苦厄也到此卽是廓然大悟時節自己了矣遂起菩薩之心爲人不覺呼未大悟之智者而告之曰舍利子凡人所以沒溺生死苦中者只因認身界之色爲有耳或又見身界之色爲無耳見有見無皆爲不空吾今于照心之量頓絶如人初睡著時不生夢想身心世界一齊忘却是時豈有忘却之亡見耶正是有無雙絶不可名言處謂之空空而此空空何嘗離有無之色哉何嘗非有無之色哉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以有無雙絶恰好有無之中超

然有無之表正是坐斷兩頭中間路竭色既如此則受之想之行之識之皆然矣故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何以故是五蘊者乃世間法出世間法也干一法了却便世出世法皆爲空空而空空之相以坐斷兩頭不通心路則生之與滅垢之與淨增之與減皆爲腰折到此則言語道斷心識行路俱絶矣超然於萬法之中寥寥落落全是五蘊空時之初見故復告舍利子曰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蓋無生滅者度凡苦也無垢淨者度生佛也無聖增凡減者度凡聖也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中

不見有自己故曰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既無五蘊則六根亦本不有六根無則無外所對六塵根塵無則無十八界分三者既無則身心世界已絶其根源矣豈有無始一念無明之動而輪轉耶既無無明之動根豈有盡無明之還滅故十二輪轉之三世生滅還滅之間兩絶矣若此則緣覺之法亦空而度之矣故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之凡法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之緣覺法衆生以一念之起而爲苦根從苦入苦以至積集故聲聞修道諦以滅其

若今既度苦則無苦集既無苦集則聲聞滅道之法亦空而度之矣故曰無苦集滅道自凡夫而二乘皆了不可得卽菩薩淡般若之智亦了不可得故曰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故菩提薩埵依此無智無得之甚淡般若波羅蜜多得了然無心之眞心自在無罣礙也無罣礙故無恐怖無恐怖則無生死涅槃之顚倒夢想而得究竟了辦也甚至三世諸佛亦依此大了當處而得無上正等正覺之玅道以此觀之不但凡夫二乘三乘了不可得卽使現證此道之菩薩亦了不可得而諸佛得阿耨菩提亦了不可得蓋以

照見五蘊皆空幷照俱了故也設有菩薩諸佛之道則苦復有根種矣詎能若是了辦耶至此則心不可得時時掀天揭地中皆是銀山鐵壁大作大用卽密呪也然此般若可依而不可得依者放身倒處任之運之而不墮任者也故知此般若大神而不可測識大明而不可正覰無上而不可蓋覆無可與等等而不可比方以故能除一切苦而眞實不虛也上來一絡索正是心識根株衆苦由之生長者故末後爲汝一齊推倒免見法師家從此躲根卽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向者裏入祖師禪便好力叅去復說偈曰霜天月落夜初冷石室道人身未翻一聲鐘語破空落撞倒石牀脚下山

法華經說示禪者

達磨未來時此土座主判教皆以經序中無言說之正宗目爲序分而輕輕略過以有言說之方便目爲正宗而淡淡究詭相習成風今古無一人敢翻其案者自達磨西來以直提向上爲宗則有言說皆指爲外宗之教故知正宗正在經序中也何以見之如法華經序曰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此非覔心了不可得處乎以正不可坐定故六種震動而佛世

尊乃從不可得之體起大用現前故眉間白毫相光東照萬八千世界極上極下世間法出世間法靡不洞徹此非以眉爲兩頭間爲直指白毫非色而有光正從動處函蓋一切首先露出些子令人疑著者乎此與叅禪從柏子青衫等大起疑情之法同也大都無疑不問無問不答無答不悟故彌勒乃卽世之子特爲之發起文殊乃大智之師特爲之酬唱援古證今直提此事所云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者蓋以心路所到有量有義唯心路不可到之宗則無限量無義路此無限

量無義路之三昧竭盡四法坐斷兩頭只在動用中指出無非放光動地故曰經序乃眞正正宗分而入所不知者也及世尊從三昧起說箇智慧門難解難入對聲聞小機便有如許忉怛已落第二義矣乃呼舍利弗云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復曰止不須復說言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如是如是者也如是之法聲聞未了故舍利弗疑而請之不過又答得兩箇止字此所謂方便之正宗已非正宗之正宗矣方言豈得不說汝今諦聽及正言說處又不過道箇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可見以一大事因緣出世單單以一光收四花以一乘收三乘耳蓋三乘四法止在一法一法若了則世間相本來常住只在拈起一法處從緣薦得便無處不相應也因設象以喩之乃以無量義處三昧爲火宅以四花爲四面火以眉間爲所燒之門以一光之火宅爲大車以四面火爲三車以火宅嬉戲爲四衢之樂盡情抛向諸子面前而作是念我雖能于此所燒之門安隱得出而諸子不知無求出意凡一法間便有有無卽有卽無非有非無四句管攝此一宅而四面火起也若悟得就此翻身何事不辦故曰出狹小門若不

解此門便欲離此四句則成走脫故曰我身手有力若以几案或以衣裓從舍出之甚不爲難無如此舍惟有一門又復狹小而諸子不識墮落火中爲說苦事猶尚東馳西走墮在兩頭乃以方便指出四火假作三車云在門外使彼竟不知狹小之門猛然從不知處一推便出出已于四衢道中露地而坐旣出空處乃知三車非到家田地須是回入火宅全駕火宅自在無礙方是大車作用故直示以三界萬法卽佛之受用其車高嚴交爲鈴櫶以純清絕點之力迅疾馳突何法不爲作用之助耶此正如拈出竹篦云喚著則觸不喚著則背纔擬著劈脊便打不許依稀脫去直敎向佛頂上一踏全體作用所謂不以下劣小車爲賜而等與大車者也是爲白毫一光函蓋直截痛快平生卽此大車豈非前之火宅乎若人會得此車便知地獄卽爲淨土矣經言三千大千世界鐵圍兩山黑闇之間謂之地獄此非以兩頭黑處爲地獄乎於其四角有四大銅狗非四句乎其中苦事非四句之墮落者乎阿鼻言無遮豈非迷此無礙者乎故五逆之輩臨命終時坐此本有之車以業因緣坐火燄上左右玉女捉斧斬身已是地獄及思清涼花樹

則本心之境還作寶樹蓮花及坐蓮花又復毒蟲火起刀劒爲林矣及思城郭山林亦復如是故知地獄黑闇卽是無量義處三昧地獄卽是一光火花卽是玅法四句卽是三乘無遮卽是大自在快樂也苟能直下了却則何地獄之非淨土哉此正宗之不可不悟也若一落言詮則差別無量三生六十劫不能得法華之旨趣矣大衆幸各各自勉力叅正宗之旨老僧斫額

持準提呪說示吳閣之

一箇𑖨字如竹篦子話頭輥作一團大火聚燒盡身

心世界若有若無若卽有卽無及非有非無四句都下口不得且又離脫此四句不得是則清淨無染禪家謂之有體無用浸殺死水中直須死中得活方有出頭分所以燒盡之後清淨圓滿大月輪相中復起一𑖨字此字無中造始一切音聲輪都從中出正是纔開口便打前是法身之邊此是報身之用故于𑖨字中生下悉達脚踏蓮花四面之壇周行各各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總不出𑖨字面目也從此擴而大之故于悉達加以寶冠著僧伽黎四面皆正趺坐壇中四面合一之頂中分十字縫縫中湧出一𑖨字放大寶光四面分照座下千百億葉蓮中各各現出四面釋迦之相弟子圍繞分說本身之法以上本光灌各各佛頂而諸佛放光亦同注本佛之頂此一句中具三玄三要而賓主交互大法已圓滿無遺矣至若每玄每要各出手眼細細顯其作用故于舍那之身轉變準提之相其相四面四面額中竪亞一目此正露三玄三要面目處也目既竪亞不同凡聖二目有光無光雙雙起落密中更密密密之旨見於說法之印交結于胸具八萬四千微玅作用不出慈威定慧故有十六臂以表之說法

印中能以無畏施於衆生故有施無畏手能截斷一切生死故有持金剛王手其手不墮諸數而不妨一切數從此出算沙河洛莫不因之故有數珠手無上佛果從此圓滿故有執果手能破壞一切萬有故有持鉞手能挽收一切流走故有執鉤手能以三觀摧折魔怨故有杵手能莊嚴法身及一切殊勝莊嚴求必成就故有寶鬘手其法尊勝無比表表超出故有寶幢手因中歡喜玅好必至成果無疑故有玅花手其法清淨瀠雪故有瀠罐手能縛一切流散故有索手其法圓轉不窮樞軸常中輥輥無礙故有輪手一

音說法不屬文字如云麻三斤乾矢橛等故有音螺手能以甘露灌諸衆生故有餅手能分事分理廣說五時之教故有貝葉手以上十六手各秉慈威等法于一法中幻出各各八萬四千法門如觀世音千手無二故竪目中亦具千眼無二一首三首亦與千首無二皆于一字種中一棒一喝一語一默流出無窮三昧也一面既爾四面皆然然後菩薩頂上湧出嵩(吽)字廣開毘盧閣中華嚴法界于法界中各出㲸字㲸字湧出世間出世間種種萬法萬法皆有[illegible](唵)字爲金剛堅固不可破壞此字種身手印中流出之旨也次則口中一句伽陀字字可解句句不可解處處皆顯處處皆密凡聖字中不妨挾帶諸所祈求皆從祕密一句禪語流出五家宗旨無量法門百千玅義靡所不具此持呪即禪即觀即密即顯之旨也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五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六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雜著

眞贊

雲中牟尼世尊像贊今生居士請

五雲影裏優曇出現中有牟尼不從見見不見見者復是阿誰一朶優曇在五雲堆主中問主覿面相舉今生今生我即是汝

復輝刺血寫佛像贊

舌未動時鍼鋒先到一鏃三關佛光照耀試問復輝筆落何處佛在汝心描摹無地二人一佛一佛千億我今贊歎本不識佛

復輝刺血摹夢中佛像贊

讀誦法華期見好相夢中暫歇佛現天上放光摩頂身心快暢印爾叅禪超度格量因之刺血摹彼佛像未索偈贊三十拄杖咄哉復輝跌破甕𧄼

復密刺血圖普賢像贊

心血灑空成六牙象我即遍吉唯行無上手注甘露灌沃天壤衆生霑者盡脫覊鞅惟我衆生即我心血我血我心及我遍吉一幅剡藤非空非實試問密公

如何是佛竭盡海流雲門矢橛

布袋和尚贊

我拈其囊師放下袋豈曰同心若契其槩千古相逢笑未休憨却肚皮艮其背

觀音大士贊

聖流一入坐斷古今生滅滅已空裏玄音仲尼擊磬伯牙撫琴迦葉起舞誰曰無心南無觀音返聞自聞

又

音不可觀水不受月名觀世音我復何說念觀音力毒返本人毒本人者即毒觀音彼此俱毒萬事已足

大悲心中全德全福作此說者如月在水南無觀音我聞如是

又

觀不可音音則耳旋音不可觀觀則返照照返爲聽耳旋爲見聽見圓脫音聞如電世出世間大悲非緣水乾月落心境歷然

又

竹風琅琅吹笙鼓簧于此直薦劃地趍方觀此觀滅如器中鍠

又繡像贈水齋庵主

月本空輪光從何發水原無濕波因何汨輪波兩空光交水月水月光中一鍼一線鍼線密處大士出現水爲齋者月是其心齋心空冷百鍊精金七十餘年空月未午大士水齋無今無古

又繡像

菩薩何在在鍼鋒上略通一線即見玅相頂葉垂垂足花漾漾自從耳根豁開寶藏鍼鍼密密如喝如棒儼坐當陽誰敢近傍

血寫普賢像贊

脚脚踏著無非象步頭頭恰好正是普賢若道六牙

六度還須參取諸池玉女絃歌聲裏花如雨

文殊菩薩出山像贊

智不到處智從何發惟此一句要問菩薩雙手擘拳赤面青髮嘿然不言盡情相荅

初祖達磨大師贊

汝何太直撥著便道不識攪得風昏天月黑江之南江之北面壁九年非語嘿賊賊賊怪伱有箇覔心了不可得恨我那時拄杖子不在側咄

又

梁皇殿上容不得五乳峰前不敢言有甚西來底消

息幾番服毒討熬煎咄政好三十大棒依舊趂往西
天

又

道箇不識臨井下石打折門牙冷地逢敵六翻用毒
祖師標格何待西來九年面壁咄攜歸隻履此方安
省得生風攪八極

又

冷坐無言壓門深雪父子相逢通身是血此處承當
不勞多說及乎再問安心千古納交敗屈屈屈一隻
皮鞋又重出

又

乘與東來受梁皇屈擲葦便行戰敗走脫收拾殘兵
止剩一鉢孤錫浪浪困頓深雪早等一人一臂已失
今日兒孫氣始揚傳來一刃逢人截咄

又入室像

九年等待捕贓捉賊斷臂覓心一朝獲得五乳峰前
千古法式三鼓纔鳴入室之則代不乏人世起英傑
插一瓣香頓超百億關外重關室中再勘賊賊

金粟老和尚眞贊

棒頭迸血面門秉鐵不會向人肉裏抽釘倒與後昆
眼中著楔不得通翻見結千古萬古此冤難雪直須
投向火中貴得惡形消滅摑

自贊

七百年來臨濟被人抹殺無地惟有者老禿奴偏要
替他出氣惹得天下野狐一齊見影嘷吠不如自家
打殺便與劈脊一擊

序

五宗語錄序

威音王已前有無量恒河沙祖佛出世以十方世界
爲口出無量言詞談無量玅義而時人猶認三十二

相迦陵仙音爲佛眞法身故萬不得已入化火道場
遺舍利八斛四斗輪王收取建造窣堵波至級盡結
頂去不得處用千丈栴檀大數百圍從空卓下自塔
之結角交加處透頂透底聳立格外上有重重寶盤
上之更上復有錚然金頂離頂入空涌出五色寶光
一一光各現非靑非黃非赤白黑歷歷而明類分不
得之象令人數盡層級看透頂尖辨析五光心識路
絕不知不覺目眩耳鳴轟然若雷之破頂自己全身
化爲舍利之光終日在太虛空中爲祥爲瑞或隱或
顯普使見聞衆生同入五光三昧此一代時教五家

宗旨之的派也何則崇高多級者五時之教義也令人心思可到受用可著音也結頂處者如來禪四句結縛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大聰明人心如木石處也千丈栴檀從空破頂者祖師禪向格外轉身打翻窠臼直截痛快也重重寶盤上有金頂者轉出轉高愈結愈銳也此從迦葉破顏以至六祖兩枝各各見此面目也離頂入空放五色光者五派分宗各建旨趣之謂也色非青黃赤白黑歷歷而明類分不得者五家各出宗旨之面目也令人看到教之級盡宗之頂尖心絕聞雷化爲全身舍利之光在太虛空中爲祥

爲瑞或隱或顯使見聞衆生同入五光三昧者入不思議境得大自在入魔入佛處也此五宗所以爲教與宗最上一大事因緣也今之爲佛弟子者入教則不能出于多級而透結頂入宗則限于卓木而無重盤于是善出語者貴迅捷善作用者重孤硬致數五宗爲旁出正旨爲義學剖其方冊削其語言使臨濟雲門潙仰法眼曹洞之眞兒孫頭破腦裂務令法無防制道可訛傳五宗埽迹方爲一大快事何更有靈山會上發願再來護持末法正宗如海昌之黎眉居士也黎眉既久入法益深救法如救頭然護世如護眼目揆五家語錄梓布閻浮提世間使有目者皆見塔頂放光佛身常在皆得五光任運自如三昧此居士無功之功曷可以浮圖功德爲較量者哉山僧即於塔頂上加聚沙一掬勿使人更向五光中分無分有說是說非失取雙目

教外別傳序

老胡四十九年呢呢喁喁與有心衆生情投意接說到說不得處突然向龍尾尖上一聲雷震使大地有情一時絕倒翻身轉來便箇箇能御風騎氣與雨爲雲龍雷迅捷各各現大人相不屬文字意情頌略而

得入正法故謂之教外別傳大略此宗之旨不出一箇別字便能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千丈舌頭談不到者裏自然粒粒拋出金剛王屑破人腸胃銷人骨肉化成一道葭管中最先陽氣不特有根者爲花爲果至若頑空怪石莫不溫凌滋潤爲之唱和矣海昌黎眉居士既從河洛一派接續子輿氏性命之宗於長者折枝處頓證拈花一脈乃集釋迦而下金色慶喜以至大鑑振起五宗迢迢千古格外之英彙其語而付之梨各各現千百億身處處說法俾人人證而了之方見黎眉通身手眼根根毛孔放光說

法爲先覺宗乘諸大老中傑出之英照映末世山僧矢心此道力荷有年忽得居士同心始知佛祖猶有眞血脈在法門殷憂爲之頓釋因序而流通於古今天下

彌勒成佛經序

夫惟心者有無不可得心旣盡而無物非心也唯識者有無皆是已識所變而無法非識也身心世界明暗色空直下是一箇辟已之已不可以識識不可以心心如是而見則爲觀如是而行則爲定觀之定之言思路絕而任運騰騰爲觀夫行者則撫其背顴者

則乞一文初問而放下袋再問而負之行彼長汀子者果何人耶其於唯心識定觀之光明大三昧或有少分相應矣是知慈氏當來世尊所感出世功德神力國土莊嚴者以慈也慈也者茲心也茲心於有非有於無非無達解空法心如虛空而身爲法器也夫有無皆非何空之有旣空矣何解之有此彌勒大慈根本得清淨心從于淨命不受不著于因地中萬法頭邊有撫坐斷實處用空空處用實著著與茲心相應故其成佛壽命身相國土莊嚴事事殊勝其國人民以佛宿世德風故生彼國者諸根澹靜面貌端正

威相具足相視無惡林池寶華金色無垢穀豐美味皆無外於唯心矣至若坐金剛莊嚴龍華菩提樹下達衆生空本性相實運無緣慈三會說法廣接一切以六度行示無上寂滅爲諸衆生斷長夜苦無非推廣唯心識觀洗除衆生心垢而已故諸衆生身純是法心純是法口常說法福德智慧之人充滿其國三惡旣少女無諂曲皆在忍心如地光明大三昧中故我釋迦以僧伽黎付大迦葉授爲法印爲卽世佛蓋慨堪忍衆生不信直指之道不能卽相得心以是預爲鶖子等拈出彌勒成佛因緣殊勝用告濁惡世中

心良苦矣二十餘年是經匿諸龍藏未能家喻戶曉茲雖皐范汝馨居士宿同慈氏後值龍華覩長汀子之道寥寥矣傅大士之心切切現居士身唱唯心法敬刻此經布震旦國俾見此經者皆入光明大三昧中爲三會同心法侶屬山僧序其端山僧不解經義竟於直指唯心處更下箇注脚遂喝

顧子方詩集序

夫不言言而象示者圖書卦畫也言不言而象示者聲詩詠歎也揭山雲海月禽獸草木之形以直指乎人之本天吟山雲海月禽獸草木之韻以曲發乎人

之本天俾絕情理者豁悟其象外之旨而超乎作用之表溺情理者蕩脫其象外之趣而見乎言意之中故詩之示斯道也遠矣微矣然究其所以遠所以微以其不言也以其無意也而得其所以切所以著者以其絕情也以其絕理也惟理絕情亡而情理得矣不言無意而言意伸矣乃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唐棣偏翻而室不遠矣三百篇之言亾道而道彌著是古詩靡間於風之變正也五七言之句泥理而道益湥是唐詩之最妙於時之初盛也退則求湥而失淺求理而失微其晚唐宋學之謂乎猶伐柯而睨視也

迄我明中葉氣象堂皇音聲鏗激所涵泳尚湥蓄乎不言之表近體則字句尖生華致脆薄艮恐空音霞綺之飄而于不言之象遠矣余曩泊舟張涇得顧子方陳本符二居士促膝夜談初談禪既而談道續而談詩維時子方未弱冠也而其詩沉蔚奇切有子美東野之度本符以所遭少閒問而子方信道彌篤叅禪受戒茹素斷酒積有歲年忽出新刻一編而其詩一變遂為澹遠弘脫不涉今人古人口吻有唐漢三百篇言外之響以直指夫圖書卦畫之玄象其必有得于不師心而為心之師者歟子方既不以予不知詩而屬予序予不敢辭者欲因詩以進子方于道也子方其勉之

傳

喝石大師傳

昔死心禪師做工夫如猫捕鼠之切見知事椎行者而迅雷忽震廓然自肎趨謂晦堂老人曰別人是禪牀角頭參底禪某是自己悟底禪堂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此實證實悟而自肎者也近世禪師因做工夫不能如猫捕鼠之切遂無迅雷忽震之證每見得依稀相似自亦道是不敢承虛接響恒不自肎見

實證悟而自肎者則疑其為必無是事言皆魔誑耳既具此疑則不獨疑一人遂致疑天下近世必無悟者故有但求工夫佳處勿求早悟以墮魔網之誡舉世成風而禪道遂致埽地矣欲求眞實自肎者蓋難其人予于喝石大師之自肎處痛哭流涕而驗之焉喝石老人吳江人也姓方父名簡母趙氏先名臣孝孺之裔初業儒補邑庠生文筆超穎善書而詞賦兼著與抑所思白眉公友善藻思相抗館平泉陸宗伯所時禪風淪落細素英宿絕口宗門而平泉頗事叅

究師因閱大慧語錄決志大事奔禮紫柏大師叅竹篦話久無所入儒冠執侍柏門風高峻每以灰鞭棘棒日加捶楚缺眉裂額瘢駁遍體獨祕重德山棒旨慈明罵意遂不可湊周旋數年無所契退依憨山大師子那羅延窟遂誓剃披以了此事渙領教義仍歸紫柏而柏益峻師嘗與密藏開公同事刻方冊藏板於五臺雙徑而藏公叅德山托鉢公案有省且見禪道難弘刺臂出血作書力勸紫柏易衣入山柏不報乃作亮座主龍山老人故事輩遯絕影師慕之半歷中原窮終南自川出楚不惟不見藏公且絕不見一

人致力此道乃于途中力究忽有所入道抵公安聞中郎袁公作禪語與龍湖諸老唱和本分事因往見之公與師見處政相契師歎曰我緇門寥落有願荷此事者乃入軒冕中爲唱導耶喜爲盤桓幾年手錄中郎閒時語爲珊瑚林刻行于虎林師歸雙徑時予力叅既久思訪天下留心此道者磅礴吳越登徑山造喝石遍問山中禪士而化儀慈音二老爲翹楚咸謂予曰公欲覓悟道者耶悟道者古則有之今無其人矣獨體玄公近日從楚中還日以悟道爲急務此必魔業耳公幸勿入其保社也予始知有師遂叩之

師祕重不出一語予復叩紫栢生平拈示處師與無語之不倦相看六十日別數載杳絕音問於時紫栢罹難既寂憨師遭竄猶縈藏公絕影天下無敢言禪者惟以淨土獨唱緇素翕然若定於一闢以念佛是誰開做淨業工夫久久要其淨思純熟而最忌者唯悟之一字號爲魔窟焉師亦俛首說淨土更號寒灰亥弘法之心徹底灰冷昔時行履泯然著於咨嗟之外矣後數載聞師閉關嘉禾之小東林予致書道本分事師亦無所答後邂見於杭之蓮居見師坐淡穩之地余結期婁江慧壽庵邀師執牛耳師擕穎夷胥

公後至晉叅狗子話于無字上生解路予曰子謂無爲休寂之實法耶否否再問余曰汝問我晉問狗子有佛性也無予拍手厲聲曰無又問予拍手厲聲曰有于是晉有省入師熟視予曰佛法果如是乎於是相向而笑徘徊月餘師先去次年余復往見於嘉禾之祥符庵師曰我欲與公同住一上得否余曰固所願也師欣然過三峰先以一關留師而聽石梵伊澹予盡心在可頂目六禪人陪閉其中日夕論究期一載復入余括囊關中師年六十有七精神益壯淡究不肎置聞儀部尚書郎小修袁公從新安入吳門期

一見師欲破關去余曰大慧十智同眞頌師曾判斷否師因糊頌壁間研味久之乃往吳門僦居瑞光寺尋有書來曰近來得大痛快三十年來事今實自肎已手書自肎寮區於室中矣此師於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實證之也其於灰鞭棘棒之用則隱而未之發且不明言證處以平昔習祕重耳小修見之知其所造益玄草草別去未幾而書來告疾予以關期未完不能趨視遣聽石梵伊輩遞往給侍師於病劇時與若輩日相酬唱迅辨鋒穎脫盡生平知見張九服孝廉峽與予善且有所得自婁江別師數載適聞師疾來問激揚機用不少遜讓擇日告行手書淨土偈示徒仍作書見遺別衆歡然而逝師生於嘉靖某年月日寂于萬曆某年月日世壽六十有九僧臘三十有二遺命荼毗建塔于徑山寂照之左岡師嗣紫柏大師而剃落於憨山得戒雲棲與袁中郎蘇雲坡吳本如黃翬玉爲友獨推中郎見處爲錄刻其語嗚呼師生法末之世値禪厄之秋仰未得親承印記之人俯未逢同唱斷金之侶余生師後幾二十載相視莫逆法門砥礪獨有同心故其末上光明幢惟余知之因略師之生平梗槩如左至若師之密

行不能盡述其臨寂時語及偈頌書問皆得大自在茲不錄贊曰詞林之穎儒冠之傑乍閱禪語叅究唯切趨侍柏師棒棒見血斷髮牢山遍叅始暜爰遇中郎心契符節及歸吳越禪燈冥滅逐浪隨波以淨土說轉入轉深愈高愈絕六十有八春梁眞鐵一旦自肎大法頓徹無明旣灰剛王獨雪一生溫雅到晚始烈川駛雷奔非三寸舌臨行歡笑與禪友訣六十九年單剩一橛堪歎世間盲龜跛鼈專重工夫於悟輕蔑死來熱亂誰爲汝挈三十年後辨有明哲嗚呼喝師起懦扶蹩卓然而存爲萬世碣紫柏一枝森森不絕

題跋

題虛室墨書法華經

六萬字在筆未點時早已寫過了也豈待黑坐政甜白光旣發起模做樣三請不止鼓兩片皮指東劃西然後謂之法華七軸哉雖然要見最後一大事因緣且看虛室上人筆塚頭上靑草

題倪康侯爲母書法華經

佛無身口不解說法法絕名理不屬文字世尊于四十年中唯以虛空萬物爲身口意以風聲水月爲文

章說一部妙法華經後人結集不得不知康侯居士向何處下筆因范孺人遺命手書全部書成屬山僧題其後山僧曰居士于無文字處無名理處不借釋迦身口談我佛四十年來一段大事于筆尖上點出苦塊間無上菩提之心爲母氏開示悟入是事且道是事如何寫得咄點點心中血灑作寶池華

跋古雪居士遺稿

古雪居士者佛心而儒行者也弱冠初不欲娶翩然有世外想父母惜其才強之婚既受菩薩戒于雲棲與吾徒玄穎爲方外交最密嘗問道于余聯牀旦暮凡幾月期以剃染參究志在一第報親之後及玄穎沒復作詩弔之甚悽惋余住三峰招之以書厥後竟以青雲白雲趨向各別及再詢之已成千古矣歲已已余說法九龍之錦樹庵値賈居士某古雪之高弟也出居士生平所著詩草一帙及沉香亭記一册吟其詩則清響如怨鶴夜鳴石琴秋鼓眞令人灑颯欲涕觀其自爲誌銘自爲贊傳中有云生爲博士弟子試輙不後亦不甚前以是浮沉十餘年而竟以病廢是則其未了之局也披覽及此不覺投卷而歎曰嗚呼古雪居士以宿生不了之僧爲今世不了之儒復

以不了局繫之夢幻中曷若投棊翻局爲僧儒並了之人然後不妨儒而儒了僧而僧了與世浮沉爲夢爲幻耶居士有知當憶對牀竟夕之語矣于是跋于詩尾爲居士作一大了局

疏

雲門募造佛牙鐵塔疏

騰蘭歸漢而金人叶夢康居至吳而設利涌光道否而人興緣生而法震由衆生之心靈不可盡汨故古佛之靈異不能永沉時繇於人人因於瑞俾衆生覩瑞而窮源返本艮有自耶逆思祖師禪一脈遠從七佛近自歷祖燈燈輝續至我明像法淩陵眞脈稍隱間談及參禪見性法門竝以爲迂罔佛祖靈骨幾于滅沒矣嗚呼仰山續風穴於將斷之際斯多繼師子于未刑之前有此乘願之人任彼遙囑之法宜其再興于今之世也故雲門顯聖湛和尚者再來人也決起曹洞一枝于將墜之秋强荷祖宗一脈于絲髮之季唱和白雪者不無其人然而滔其源抜其墜者非假靈瑞以證之人情未之信也由是古佛留牙于吳門陸氏之宅相去百里現相師前既又放光燭夜吳人共覩遠近傳爲盛事益信老和尚半世舌頭一具

齒骨與古佛牙放光現瑞非同非異也茲將建鐵塔於雲門并和尚光明幢同竪不朽法藏覩其事仰其人喜祖法之再興敬述其靈蹟以告夫十方俾聞而興起者不獨鐵塔易成將使祖宗正脈向古佛門牙上廣宣流布於無窮劫矣復說偈曰一具門牙半夜光吳門說法不爭常要知說法眞消息萬古雲門鐵塔藏

結社叅禪疏

自覺聖智從智不得有無而發與首楞嚴王於事究竟堅固而成就是以禪那在事上開悟在自心非關文字語言道理覺照可到得也何故纔有理路纔可講說皆落有無生死皆不堅固故欲明無上菩提所貴叅須實叅悟須實悟此處得力方乃受用得著不然則依倚說時便有禪不說時便無禪惺惺照時便有禪睡著時便無禪生時明白便有禪死時昏悶便無禪矣蓋爲自覺聖智不曾眞從有無不得處發興首楞嚴王不曾實到究竟堅固於事上耳良以人因識路動落思惟以思而逼必落有無二邊之生死故謂之邪思惟苟思而轉結必斷有無別通一路乃謂之正思惟夫禪者楞嚴所謂玅奢摩他三摩禪那是

已以奢摩他之空可思也三摩提之假可思也禪那之中可思也此猶邪思所到處也至若玅奢摩他三摩禪那以玅字一串穿起三觀三止三諦了無孔罅則事事皆如銀山鐵壁故昔人舉拳云喚着拳即觸不喚著拳即背以其即之離之皆落坑塹故若即此一事背觸不得依向那裏安身立命於此去不得處力叅力究向死水中一迸透脫眞光處處普賓方始事事究竟事事堅固方始於智不得有無處發興大悲玅心如金剛王事事破除謂之般若波羅蜜而法華亦開於此示於此令人悟於此入於此也此處一入不但教言入正法乃至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而惺夢睡著生之與死皆自在受用無所疑滯不入此門皆隨福智轉去則三乘五性各各自謂成無上道不能以此菩提玅心一貫收攝而成剩法者多矣山僧住三峰十有七年與諸子日夕以此事究心邑有居士輩奮然發心將結社叅禪索數語爲同學策發不覺落二落三牽枝引蔓請於百草頭捉敗老僧塵埃中識取天子則臨濟之主賓洞山之君臣皆藏身無地矣吽吽無位眞人是什麼乾矢橛

卷第十六終

三峯和尚年譜

吳虎丘山雲喦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酉

臨濟大師唐懿宗咸通八年丁亥示滅距明萬曆元年癸酉歷七百又七年矣和尚降生東震旦國古揚州無錫蘇氏蘇氏宋著族和尚曾大父隱居蘭泥鄉諱闕不能考父老皆稱爲白雲尖蘇氏和尚父諱蘭母周和尚之生月紀十日紀七時紀巳庚午和尚誕日下座錄法語畢笑謂弘儲曰我生在霜寒木落之時年運在癸月亦在癸寒水堅凝我能合時宜乎弘儲對曰不與世心和合寂音爲今日道

二年甲戌

和尚二歲江南俗尚擡周和尚四顧不取一物唯笑而已

三年乙亥

和尚三歲

四年丙子

和尚四歲

五年丁丑

和尚五歲方剝栗食聞父先生爲門下士講孟子至浩然之氣投栗而起神思慨然父先生愀然曰恐蘇氏不能有此子父先生自號鏡湖居士

六年戊寅

和尚六歲

七年己卯

和尚七歲積雨水暴至河魚大上村墟蕩蕩成江河是年和尚始出就學論語章句家人求和尚舘中不見俄見和尚乘一大龜龜緣文星斗章衛洪濤而來因迎之艇子鄉曲神之弘儲住虎丘臘夜與南潛語及先世告潛子曰我見世間祭廟有樂章我欲起傳法祖堂祀歷世祖至汝祖祀汝祖我欲草創禪祖樂府九章其第一章曰乘龜來汝素長樂府以我言爲當乎（狀云五歲撰）

八年庚辰

和尚八歲

九年辛巳

和尚九歲日茹茶不忍傷物命爲食有蘇氏先輩見之曰孺子欲爲蓮池耶學其放生和尚因此語徧索雲棲放生襍文讀之流涕曰不異我意

十年壬午
和尚十歲
十一年癸未
和尚十一歲就醫五木德慶院德慶院僧雲居和尚從舅氏名醫也和尚嬰瘵疾往來德慶院其初至德慶院也方禮佛投地心如洞開宿疾忽瘳後和尚語敝侍者曰我其時如子得母如久客還故鄉不覺悲喜交集
十二年甲申
和尚十二歲是秋和尚作出家好歌有秋懊惱秋懊惱青山待我回頭早之句鏡湖先生見之裂其紙和尚慟哭
十三年乙酉
和尚十三歲家居慰其父母讀書深思
十四年丙戌
和尚十四歲家居
十五年丁亥
和尚十五歲冬十月和尚辭父母出家德慶院鏡湖先生泣而從其志曰汝儒者子不能乞食道途也授之田名其田曰湯藥之田又曰灑掃弟子職也汝羸弱慮不能荷擔爲置一行童師彌堅郎欲爲和尚下髮和尚曰茲大事我不欲同俗草草乞三年學出家法受名法藏
十六年戊子
和尚十六歲
十七年己丑
和尚十七歲
十八年庚寅
和尚十八歲鏡湖先生曉出突遇和尚于門先生曰歸乎和尚曰歸矣歸行冠禮入告其母郎日爲和尚冠冠而拜祖先拜父母畢曰我三日後脫白矣德慶院矣和尚三日矣一院疑駭午鷄鳴和尚突如來高冠峩峩見其師投地稽首曰今乞剃草矣所以歸而冠者重眞入道吾教所重耿往往有未成人徑爲大僧者凌節而登終未盡善時國學薛公敷教聞而奇之爲鬻僧牒
十九年辛卯
和尚十九歲春禮部牒下得度按晉說云我十九歲剃髮德慶塵勞滿眼未知此事中心耿耿若有所失

二十年壬辰

和尚二十歲

二十一年癸巳

和尚二十一歲薛太僕敷政寓德慶院謂院衆曰此天騏驥勿累鹽車時和尚有咏蟬詩曰素志本非干露澤清標那肯混泥沙

二十二年甲午

和尚二十二歲和尚既高自負目前無當意寄適吟嘯和杜拾遺秋興和李青蓮登高丘而望遠海有海濤秋紫三山青兕湖怒拍飛龍背之句

二十三年乙未

和尚二十三歲徧發笥中書讀之于古經訓各有參同而猶研慮于易推高發隱窮賾析微粘河圖洛書于壁嘗語人曰十河九洛象教總持須從無文字道理處求之直指錢公一本自任易學與梁谿顧端文高忠憲諸先生倡道東南品衡海內見和尚後貽書曰見公如見麟鳳後論孟參同學庸究授門人梵伊致已行世五經參同授門人惲日初

二十四年丙申

和尚二十四歲修耳根圓通

二十五年丁酉

和尚二十五歲錢薛二公一日搖艇子到門偶舉楞嚴圓覺諸經論問和尚和尚曰楞嚴云諸可還者自肰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瞿曇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核去盡送在人口裏多不解吞又云但能轉物即同如來臨濟德山又豈能過之圓覺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而今諸家浩浩說禪爭能許便提顧二公笑曰恐當日寂音詮註二經猶不及我三段義隨問二公楞嚴中

說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論語中說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試說二宗差別錢顧薛曰議論變矣

二十六年戊戌

和尚二十六歲先是創虎谿後社于開利寺當時名彥爲作蓮社高賢後傳副之以圖傳遺亾存其圖圖後留三峯閣黎耳圓應未脫白見而爲弘儲言之

二十七年己亥

和尚二十七歲書法華經矢于佛曰願早遇至人

示大乘道當是時和尚名益高四方士大夫問道者屨交錯晉陵梁谿道學淵藪和尚左提右挈儒釋馳驟時會通華梵著揀異上下二篇後住萬峯夏夜乘涼蔡雲怡侍坐和尚顧諸弟子曰焚書以前聖學乃分焚書以後聖學乃絕絕而復起漢而襍至宋而晝至我明而復合

二十八年庚子

和尚二十八歲夏四月夜夢觀音大士語和尚曰我心中有一物你為我拈卻和尚夢中應曰某甲胸中一物倩甚麼人拈卻遂覺曉起悒鬱經行山

門前樹下憮然曰宗乘中事我自問理會也理會得說也說得只是一事未在敵他生死不得遂決意腰包行脚

二十九年辛丑

和尚二十九歲走雲棲乞戒宏大師曰朝廷戒壇未開姑先受息慈戒和尚拜受命尋登雙徑晤寒灰老宿于喝石嵓則紫柏老人上首也灰熟視曰此事無人做得公且持偈夲持偈滿夏念非行脚初心乃造白雲會虛公移錫弁山造弁山虛閑死關復造霞霧大山訪無欲老人又值遷化或言有

慧禪老硬禪客扣之亦復影響于是陟天目泛雪谿山巔水裔不見一人有禪者指見車谿無幻老人云是斷橋下為同行所尼不果往旋返德慶簡囊中得雲棲新刻高峯語錄讀之如逢故物曰吾今得所歸仗矣

三十年壬寅

和尚三十歲閉關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晝夜不放參

三十一年癸卯

和尚三十一歲走荊谿見禹門傳和尚夜宿龍池

下院院名白龍壁掛傳和尚像傳和尚自讚和尚題數語于後徑返

三十二年甲辰

和尚三十二歲再上雲棲乞具足戒不果按與古德法師書云以辛丑禮大師得沙彌戒越三年求進具大師仍以戒壇未開辭求改名大師曰是恩得度名不可改

三十三年乙巳

和尚三十三歲徧購古尊宿語錄讀之至前哲悟道機緣師資扣擊處涕泗交頤因于初祖前然臂

香聲曰倘得徹悟願不惜身命力弘祖道是年弘
儲生
三十四年丙午
和尚三十四歲
三十五年丁未
和尚三十五歲新德慶大殿和尚走檇李謁岳大
司馬元聲司馬嘆曰堂堂我輩中鉅人被釋門束
之以袈裟信儒門澹薄耶慨然一力為和尚完疏
和尚住蘇州北禪岳公來見累宿而後別見和尚
勤苦泫命近古無儔嘆曰真天人師我二十年前

不曾失卻一隻眼也
三十六年戊申
和尚三十六歲登雙徑禮大慧杲禪師塔見明月
堂舊址愴然泣曰我不及與彌光萬菴輩同懷香
入此室哉
三十七年己酉
和尚三十七歲古心和尚開南山法門于金陵靈
谷寺和尚始得圓具按為蘊空律主升座云昔借
律主從靈谷受戒比時四方禪風絕響禪和子相
見不敢提著本分二字又按會說云靈谷受具回

受業鍵關把從前解會盡情推開以日及夜拚命
究尋
三十八年庚戌
和尚三十八歲遊海虞寓東塔寺一日至虞山北
麓見烟一穗起深樹間和尚曰此有隱者撥草而
進谿流遶門鎖鎖然古院沉寂主僧曰師氣宇非
常人三峰集東南靈秀師宜住此山和尚曰我亦
樂之院久廢和尚携四五苦行如風穴當年按會
說云三十八住海虞之三峰虛檐斷壁草昆蘺墻
床下水流堦前草沒麥麩豆滓掬水補衣或搬石

壘墻或操鉏種地徹夜蒲團上脊梁節節相拄罕
看一歸何處
三十九年辛亥
和尚三十九歲五乳弟子包福明十餘人破家為
三峰成叢席時有八安僧者不知何許人亦齋自
律詣和尚曰師肉人此背山無久留向後傍水成
居三百異姓子臨學太在按會說云憶少年時言
我到四十決悟道如捉得手中相似今三十九矣
愈參愈難轉究轉遠便欲捲卻衣鉢不受十方茶
飯

四十年壬子

和尚四十歲二月朔與朗泉大德相期入百日不語死關才上蒲團忽眩暈嘔痰一斗遂放身熟睡如墜千尺井中求出相似手足都無攀攬至第五日巳間方深睡窓外二僧夾籬拗折大竹聲若迅雷頓見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人法俱消一眞不立盡大地覓纖毫過患了不可得無有譬喩能喩揭開從前文字但見紙墨義理了不關思端坐終夜如彈指頃無思惟中觸著趙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凡古柏樹子乾矢橛新婦騎驢阿家牽八角磨盤空裏走至雲門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種種三昧一時現前因勘破向來橫說豎說行棒行喝總未是向上全提在所以雲門道盡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須知更有向上全提時節倘臨濟不會見得黃糵佛法無多子德山尚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何能棒下成等正覺喝下成等正覺行者嘗白見和尚顏色異嘗問如何是和尚得力一句荅曰下床踏匾蒲鞵口

四十一年癸丑

和尚四十一歲作證心歌高峯大徹底人本脫生死頌

四十二年甲寅

和尚四十二歲昔臨濟大師上堂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這副眼目自釋迦始祖全心委第一祖迦葉尊者至玄祖越二千餘年如新興化大覺見而知之風穴汾州通變不倦豈僅聞而知之至覺範隔二百餘年艱難而得之悲夫和尚旣悟門廣大復深研玄要之旨從梅蓓蕾閉關疽發于背不自覺推窓見黃梅墮地千門萬戶劃然天開偶抽架得覺範所著臨濟宗旨如對面親授于五百年前歎曰我以天目爲印心清涼爲印法眞師則臨濟也後名三峯之院曰清涼院

四十三年乙卯

和尚四十三歲禪者問臨濟大師有三句荅和尚如何是第一句曰洗鉢盂如何是第二句曰食堂裏是粥是飯如何是第三句曰一飽便休隨舉南院問風穴曰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

句臨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風穴隨聲便喝又問如何是第二句臨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風穴曰未問已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臨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曰明破即不堪南院深許之後神鼎諲舉云若人問神鼎如何是第一句曰蒼天蒼天如何是第二句曰有什麼驢漢如何是第三句曰近前來向你道才近前便打若恁麼會得也不孤負祖師西來若是從頭一一問過幾時得休佛法不是磨稜合縫底道理似這一脉說話須是久在他門風始得直是嫌佛不做嫌法不說方可如是子細珍重三峰道諲公可謂妙得其家風者且道臨濟當年一期說話實有與麼事否若道實有成得什臨濟若道實無面目現在此三玄三要之所以建立也宗師家若以實法與人喫土也難消若秖是個儱侗土也沒到你喫只爲學者見有差殊隨時設藥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大師當初明明向道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你道無位眞人還了得也未如今菽麥不分底盡道會得

無位眞人便了三峰道自救則得欲與人天祖佛爲師何異見彈思炙既不能與祖佛人天爲師爭算得個了事人一句中具三玄則句無階梯一玄中具三要則玄絕品位以玄銷玄以要銷要三句一句一句三句皆是空名而非實有所以道識得無依佛亦無良久云還識臨濟大師麼卓拄杖三下喝一喝夏

秋

返三峰按董宗伯其昌塔銘云厥初寺名破山隱同貧子

四十四年丙辰

和尚四十四歲張孝廉九服來請益做工夫和尚曰居士大根人不于言下悟尒那復說起工夫二字山僧秖以見聞近沾著高峰習氣參話頭做工夫鈍置了十餘年九服稽首固請和尚乃令看首山竹篦子話兩日有省當是時儒林嚮往嚴天池王季和李長蘅諸公並雲棲弟子往來座下吞巖邵武倡和錢太史佛性頌趙承德琦美扣易旨和尚示河洛究一篇後季和疾革延和尚手爲薙染也曰誓生生爲入室弟子

四十五年丁巳

和尚四十五歲示衆舉雲門大師曰禪非意想道絕功勳汝等諸人怎麼生參乃云日升之時明徧天下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死活也不知過在阿誰隨打露柱一下云諾惺惺著又舉雲門齋次將胡餅一咬曰咬著帝釋鼻孔帝釋害痛乃笑云且道三身中那一身覺痛人中來底菩薩終隔一層天中來底菩薩試道看衆無對一齊打趁云得恁不識痛癢憨山大師自五乳至雙徑旋抵海虞和尚與錢太史迎至三峯爲門人梵伊致在可證

頂目徹淨心玉葉說心地戒大師讓曰我作羯磨公爲教授本師和尚仍是迎文後名三峯草亭曰毘尼亭徑山法席久虛寒灰聞谷二老宿同諸士大夫迎和尚和尚辭二老各持書勸駕聞師書曰徑山法席爲天下名刹東南祖庭至今猶有力參者今繼峯主事與合山雲水極欲重開法席再振頹綱沉思諦審僉謂非師不能發此悲願荷此重任敢請曲循羣機垂慈慨許特爾斬新條令喚回上古風規庶法堂前不致草深一丈耳寒師書見明石集中作初祖贊示淵充滋法語

四十六年戊午

和尚四十六歲春遊廬山踐五乳大師約也由牛首金焦還三峯四方來學益衆提唱無虛日不正席不升座和尚曰威音已後不許無師恐將來未得謂得者倚我蔑古法我罪深矣寒灰老宿聞和尚道望率弟子一默頴夷葦來謁寒嗣紫柏度于五乳與袁中郎蘇雲坡吳本如董玄宰諸公同學二十九年辛丑晤于唱石品請益者也至則迎居正寢寒年已六十七矣遜居弟子列復力參逾年和尚一日舉十智同眞至果徑山頌云鬼角龜毛

眼裏栽銕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曉劫無明當下灰隨後道白玉無瑕卻有瑕寒言下豁肰會荊州袁小修邀往吳門書謝和尚云三十年來事今日自肯未幾歿于瑞光張允服書來云此老平日藏鋒末後肯用劍刃上事大是快人後請和尚作傳見寒自叙行實有末後得力三峯之句和尚抹去三峯二字爲圖一〇相云我敢鈍置此老哉冬錢阜成持毘陵人士請住夫椒祥符帖來

四十七年己未

和尚以桑梓堅辭

和尚四十七歲示衆舉盤山和尚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乃云直得露柱立地放尿一日到供堂左右熟視曰這堂師僧總消他施主飯不得一齋念佛念法作諸說會通工夫辨禪病偈作參禪偈自大信以至服勤住山凡四十首末總頌云歷過通身便放憨舊來方信是奇男一般條條塵沙界數樹藤花斗大菴題斷崖和尚畫像有云這回跳入死關要打高峯一百紫柏孫半偈禪師以邢梅陽居士書來請住廬山歸宗五乳大師亦尋有書來言虞山亦人間世耳道人深

藏莫如廬阜和尚戒行錢太史以書抵半公曰敝邑佛法衰微賴漢師力振宗風衲子中始知有本分下事今聞邢公與師將遂邀往匡廬一二有血性男子空羣而行是不特撤三峯法席并撤此方佛法也且匡山有憨師及吾師在龍象雲集獨不憗遺此一老以慰虞山之靈乎復詣山堅留和尚作辭歸宗書太史書稱漢師者和尚法字漢月又自號於密老人

四十八年庚申

泰昌元年

和尚四十八歲宋崇寧間寂音尊者作智證傳直究綱宗行祖令四百年少有洞明此書者萬曆丙辰和尚結夏三峯對衆日提一則既而病或越四日五日一提甚或越月至庚申痛念法門强爲卒業自言收覺範狼藉之夜光復貽明月首座聽石敏錄成帙曰於密禪師提智證傳

天啟元年辛酉

和尚四十九歲復五乳大師書次唐人嘗建第三峯詩作三峯三十咏示圓覺社法語題釋迦出山相初祖渡江畫像讚

二年壬戌

和尚五十歲蘇州北禪寺住持量虛惠公同山主徐彭蠡居士將文太史震孟姚太史希孟周選部順昌諸公疏來請和尚許以九夏示王覺我法語荅嚴子山南泉斬猫頌作離心意識說示參徒冬和尚過梁溪至華藏寺慨然曰我舊遊也留數日五木父老相率曰蘇家四郎今巍然爲大禪佛到處說法若不一到里中我屬之耻也則共迎和尚至舊德慶院里中父老及緇白數百人羅拜請晉說和尚爲留數日而去其在德慶也說法下座與

里父老坐父老曰禪語深不解求和尚明白幾句和尚笑曰歸笑作賓推上客不知何處是吾家還三峯和隱眞子勸修偈三十首作宗旨頌像贊説

三年癸亥

和尚五十一歲示衆南嶽兒孫一個鼻孔時有升降左右出氣設有不準病也六祖問什麼物恁麼來南嶽曰說似一物卽不中豈不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來底正如子午交加渾肰一氣玉洞雙開江西曰卽心卽佛又曰非心非佛或左或右一龍一蛇至獨坐大雄峯底直是奇特驀肰曰靈光獨

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還知他鼻孔今日痛歷道個大機大用總是渠父子作孽會則江河無礙人之心不會佛祖有謾人之意雖肰此事不是說底你看舌頭不著地底黃蘗好好問他佛㳒的的大意便麄麄糙糙打了六十仔細看來大似教搽升木致令厮兒于臨濟小院裏終日喝風喝雨謂是建立黃蘗宗旨大覺三聖使盡偷心盡情推到與化身上紫羅帳裏撒珍珠跛脚阿師依舊說得行不得諸人試各各自看鼻頭裏還有氣息也無

良久云你等擬向三峯雨管裏討那曳拄杖便行一日室中與問石乘潛亏垣淵克滋云嘗見學徒呈解吐得一句子出連忙追他是何意旨眞正有個悟入處他自肰擊首知尾不說死語古人道且喜師兄會得活人句也活人句不是會得三玄三要旨趣道不得三玄三要卽一句底旨趣參學人先要識得言句差別當時水潦謂百千㳒門無量妙義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識得根源了又要識得百千㳒門無量妙義無量妙義百千㳒門世出世間大約有三種說話有聲聞一種說話有佛

菩薩一種說話有凡夫一種說話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東山水上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曰無以至廓肰無聖新婦騎驢阿家牽雲在青天水在瓶體露金風心識不到處句身有差別用處無兩般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臨濟說三句是在學人見地分上說雲門說三句在師家運用上說不見道句中無意意在句中又道意不在言來機亦赴顧佇停機早成窠臼有什處所安排他今之人往往向句中作意沒溺殺人只爲不曾透過語滲漏語脉若有滲漏則情

有滲漏見有滲漏而今罷量遠不及古人苟或糢糊放過過在阿誰是夏開戒兆禪定弘戒法儀又著梵網一線方屬藁殿中佛頂湧出異光數道貫天衆賀和尚謂是得佛心之瑞和尚呵曰三百來衲子總無個有氣息底

四年甲子

和尚五十二歲海虞令宋公賢詣和尚問道拜請曰吏事紛沓爲一言自治和尚曰寡欲則簡累公顧僚佐曰頻伽音也夏舉古德請訛公案拈頌示參徒座下如聽石敲梵伊致一嘿成問石乘在可

證頂目徹潛子垣淵克滋剖石壁碩機聖圓印海無壞法擴南宏鏡融聞三十餘輩皆法門龍象初毀院中禨祀立武安王護伽藍至是夢中乞和尚讚作關侯讚謁悟和尚于金粟廣慧寺請升座示臨濟宗旨來源悟和尚特上堂舉黃檗見百丈丈舉再參因緣黃檗不覺吐舌丈曰子以後莫承嗣馬祖否麼檗曰不然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可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故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

被打濟後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秪貴單刀直入和尚出衆便喝悟和尚曰好一喝和尚又喝悟和尚曰汝試更喝一喝看和尚禮拜歸位悟和尚復瞜顧和尚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堦下漢僧曰請師接上堦德曰月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和尚便出堂即日請和尚居第一座制完辭行悟和尚手書從上承嗣源流并信拂付囑和尚過嘉禾衆迎至祥符寺留三日舟抵金閶湛持太史請作文信國祠堂記祠在德慶院還山荅雲門和尚書荅趙叙州

隆美問宗鏡書示崇川居士姜劒河莊心維李仲連法語（弘鬻居家蒋自號仲連居士法語末後云如金剛鎚擊破萬法那時來見老僧當三十年給侍在）

五年乙丑

和尚五十三歲春正月受吳郡鄧尉天壽聖恩寺請寺爲和尚十一世祖蔚和尚道場至有詩紀事云千邑正脉國初來聖祖恩碑石半苔列嶂擁身屏書展具區臨檻硯池開鐘敲響雪三洲浪閣淩空香萬壑梅多世定曾湖上住楚雲邀我又重回寺有聖祖碑夏著五宗原冬十一月悟和尚壽六

十和尚先受毘陵寂光請九月率弟子預上金粟衆請小參和尚辭

六年丙寅

和尚五十四歲吳郡北禪請開堂專使請命悟和尚悟和尚手書報曰漢月藏公于甲子季秋來金粟山廣慧禪寺謁老僧相見室中卽請堂中領衆爲第一座中間徵詰並不存知解寔曰已見于鄙刻中至臘八解制書從上承嗣來源并拂一枝委付返海虞三峯舊歲仲冬値老僧六旬復領徒衆來無一言惟禮拜徑去今春奉姑蘇檀越請主城

中北禪特命行圓上人持書及新刻至老僧目之曾說數紙一一精明誠堪克紹至于書尾述昔年得力于古錄語下之尊宿及以老僧炷作一爐燒卻以免遺害將來老僧道祇恐不是玉是玉眞大奇更復何云至期和尚曰前古尊宿開堂奉朝廷命令也今當事奉行駭聽矣辭不開堂但提唱不廢室中握竹箆以驗方來衲子遠近咸曰三峯和尚今之汾州也荅德藩問道書荅崇明令熊開元問道書示通州王夢叟居士聽石斂攢南宏淞語荅姚太史王觀察淞空長老書荅傅山六雪首座

二十問天台華頂講僧大道六問各繫以頌冬開淞杭州安隱寺始爲悟和尚拈香寺先請雲門湛和尚結制湛曰能致新北禪爲第一座我來北禪不允我不來武林護法合詞來請北禪一衆不悅和尚行和尚曰嘗以戒事請益諾之抵安隱則雲門先一日化去浙之士大夫猶自踊躍曰雲門有深意

七年丁卯

和尚五十五歲金粟悟和尚專使送僧伽黎至手書云老僧年邁不能領衆說法了也舊衣一頂惠與代勞耳制解和尚上金粟禮謝留二日回北禪結夏告香入室壹依百丈舊規立濟子垣爲參首麓屏貢總院事當時參衆爾敦艮祖印證四弘願

具德禮于磐鴻破關扶自復圓頑方偉朝宗昱後改名忍江月源慧超權森如朗津超拔劒石慧時權瑠虛談熾然吳郡賢士大夫都家居問道和尚垂涕曰國事日非矣諸方大法不明宗旨溷淆法運亦日下矣古人有言舍我其誰於是極力提唱忌者益深叢林幾陷返鄧山有感時詩云秋風林石總成悲烈燄滔天國勢危三百年來恩莫報空山雙淚滴穹碑是年十月付梵伊致住三峯

崇禎元年戊辰

和尚五十六歲作草堂元日詩云白日雷霆國運

崇登庸盛事喜躬逢千秋莫訝天難補四海眞看日再中二祖列宗威德在山川草木感懷同石樓一炷香拈罷萬壑窾聲動曉風夏浙人士疏請安隱寺開堂升座云新天子登極廓矣無爲舊安隱重來頹肰尊貴夜犬吠花梢之月那識太平朝龍嘘石洞之雲豈知神用老僧秖解著衣喫飯何勞舉拂拈槌回山高麗僧曇晦來參

二年己巳

和尚五十七歲海虞天寧春制解四月到萬峯熊開元請吳江建說法堂請和尚開堂後開元居諫垣得罪遣戍武林序和尚語錄略曰集都人士營建說法堂勸請老和尚不倦開演如是甚深之法開元獨聞孰與夫一天下人共聞萬世天下人共聞耶和尚嘗上堂云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沉是聖是凡劈脊摟那管一棒一條痕空劫已前無自巳眼目人天是什麼人上上上上上到最高高處望望見青山起白雲小參云六月二十一教我如何說良久云秋風枕上涼如拂便下座秋金粟悟和尚入山掃祖塔和尚率門弟子頂目徹等請上堂祖孫父子先後唱酬時趙中丞士諤周居士祇踊

躍座下曰旗鼓相當風雲各變三百年來所未見也周留山中參旬日有省冬梁溪錦樹院開爐至前三日付囑一嘿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徹翌日士大夫舉北禪寺迦葉尊者瞬目龍山出四雄玉兎爲付法瑞應請上堂云四雄玉兎出龍峯泥塑頭陀亦眼紅拂子四枝分付去好花何地不春風是時弘儲始出家越二十五年熊開元投弘儲剃度納戒于靈嵒法名正志字檗菴又五年得法又

三年庚午

三年住三峯

和尚五十八歲春正月立甪禪萃（易宇三關）總院事耳圓應曇舸航主院規送頂目徹住三峯歸縣鹿城次婁江留王璽卿時斂東園三日從時斂請也郤漢陽蕭方伯并諸士紳請住大別興國書答西空道人問道書答王觀察志堅問道書答嚴司憲一鵬問道書答金太史聲問道書答蔡學使懋德問道書并十七問各繫之偈示許光祿兕臣偈及令子之漸法語和吳儀部鍾巒四偈吳夢門人李應昇飄飄舉身雲中而感于死生今昔者也（李公亢嶺[illegible]）答陸戩夫穀三玄偈（數長洲人[illegible]此水中丞和尚當[illegible]）答章

美臨濟綱宗書作離心意識辨作悟秋集序
四年辛未
和尚五十九歲春正月送悟和尚住鄧山回立具德禮爲參首夏山中結制江南北浙東西黑白英靈附座下者百餘人周居實惲仲升巫友湘蔣西聲王雙白莊心維保順齋白棘生保式宏徐如竹徐漢水馬楚侗金貞度顧彥英王靜宇汪子瑜咸在耆舊蘊空鑑公量虛惠公衲子則空谷了闇炎雪克宗初第中興戒初淨啟慧朗四維仁啟辨菴笠筠臨渠萬木安行古嶷涵之鏡空內外省悟者一十七人中元作蔚和尚告文復磬山修和尚書冬赴揚州天寧朗契鏡請道毘陵太守洪周祿迎入官衙升座張副院瑋董方伯承詔金孝廉印榮惲聞人日初等請天寧寺升座孫宗伯愼行來謁問道畢從容請曰早從錢薛二公知慕和尚願和尚提唱之餘不忘聖學抵揚州士庶擁道十一月浙人士復疏請刖法安隱靈鑑法主到上堂云客從臨平來貽我一編雪字字古人心讀之寒凜洌喝一喝云當年第一座早已爲君徹（丙寅冬制法主會領衆安隱）云晚參弘儲出作禮和尚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儲曰今朝早是臘月初三又問古人道青州布衫重七斤與你是同是別儲曰一滴水一滴凍又問如何是奇特事適殿上開靜儲曰鍾聲皷破七條上堂秀初居士才出和尚問昔大潙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你作麼生會士以手橫一橫云劃破虛空一條血路曰忽然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士云拄杖依然亘古今曰潙山呵呵大笑歸方丈聻士云重疊關山路和尚連打三棒曰也不屈著你良久復曰大潙空裏釘樁安隱兎頭截角雖然總是尋常事千古輸他手段高和尚三應安隱張秀初馮儼公翁季祥江道闇兄弟朝夕座下秀初法名濟義後剃染納戒于靈隱繼嗣顯寧出世皐亭遷雲居今住揚州慶雲寺十二月還山荅姚太史思考書薛進士寀書
五年壬申
和尚六十歲鄧尉湖山窈邃和尚雅尚高古屏絕外緣時枝葉盡退相從皆貞實之士能寒苦都似遠錄公在葉縣時有度歲偈云百僧餓看老僧闘湖自青椰自灣厨火宿留無粲粟梅花愁絕滿空山弘儲兄弟輩散廣陵嘉禾諸郡募置參禪田

朞歲得沿湖葑田三百餘畝于寺之西和尚率衆
入田構茆鑿池刈榛疏澮名之曰大義庄弘儲住
靈嵒日作靈嵒募田疏曰盛時各寺皆有欽賜田
畝隆萬以來禪宗式微兩宮欽崇特摯朕慕鮮華
者潛入敗羣所至叢林外克內瘠相沿百年先師
三峯和尚憂之嘗作募田疏特命山僧走江淮正
告海內今玄墓僧田是也和尚從弘儲請自題頂
相云說法不用舌齋僧不見米恠爾老禿胡赤貧
眞到底空著眼梅花裏那知我是你冬十月和尚
誕日四來弟子慶賀悉不受別貯爲造殿爲修閣

是年邛州孝廉劉道貞參請歷二百餘日機契臨
行書法語拄杖授之揚州梁孝廉有書候和尚和
尚因事上堂僧出問如何是萬峯境曰庭果色驕
秋半雨田禾香落夜深風問如何是萬峯人曰從
人笑罵任我縱橫問人在境中境在人中曰開田
說義家當話磊石爲龕自在窩僧問向上還有事
也無曰一聲孤雁秋風遠無數亂峯寒日斜

六年癸酉

和尚六十一歲春立擴南宏總院事御海陵天寧
之請荅洪太守周祿梅邊十二問詩寄文宫詹鹽

官郭孝廉凝之請題教外別傳及五宗語錄序夏
遣候天童悟和尚書荅成都吹萬長老書蔡雲怡
備兵杭轄集同學□子將嚴印持嚴忍公董請于
湖南淨慈寺開堂拈香云一縷蒼烟祝聖明九州
四海盡昇平南屏老漢閑無事白棒掀天破丸生
才就座居士劉道貞出云兩峯雲起蒼烟迴一道
湖光玉鑑懸領取眼前玄要句塔輪尖上吐香烟
和尚便喝貞拈香云這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本
師堂頭和尚伏願逞師子之全威現大人之作略
和尚合掌云曩謨無量壽佛貞云法界會薰無鏬

縫爍破毘盧老面門和尚又喝明晨上宗鏡堂享
永明智覺禪師是日上堂舉永明云孤猿叫落中
嵒月埜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面白雲深
處坐禪僧僧問如何是永明旨明云更添香著僧
云謝師指示明云且喜沒交涉僧禮拜明云聽取
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
波浪起又問學人久在永明爲什麼不會永明家
風明云不會處會取僧云不會處如何會明云牛
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和尚曰老僧則不肰乃云
窣影落殘崖際月煤花爆盡佛前燈禪衣破薄不

禁冷多少依依暗裏曾設有問如何是南屏旨向道晝夜一百八若言謝師指示向道串斷了也待他禮拜起亦示一偈欲識南屏旨山頭雲乍起一縷入錢塘微茫作海水若問學人久在南屏爲什麼不會南屏家風向道宗鏡堂前霜葉乾更言如何會取向道鐘過千佛閣塔下萬工池隨顧左右云永明大師恁麼道南屏老人恁麼道且道是同是別有判斷得出者麼道道時緇素省發者自豁堂喦變雲璣前後二十五人上雲棲埽宏大師塔衆請升座和尚特示禪淨大旨粲飲光㟁使請法

語答新安汪明府萃默書汪年八十二矣宗門宿學壬申秋在萬峰山寮力參兩日夜有省庚午禾郡人士請和尚住長水眞如寺吳門人不從至是朱大理大啟李太僕日華諸公力懇和尚解淨慈制住眞如到寺禮斷際禪師像偈曰昔時曾受三通棒此日重逢麁行人天下至今承大樹兒孫欲把舊寃伸寺奉斷際爲開山祖李太僕呈解和尚不肯午後來室中呈偈云三十年來事未平眞如喝下氣崢嶸宗師與我眞方便安國安家不在兵和尚笑曰笑殺紫柏太僕曾見紫柏來制中日提

寂音尊者智證傳助顯第一義上堂法語別見有同李九嶷遊南湖一絕云筆床茶竈葢篛篷落盡丹砂遶岸楓憑誰雙画雲山衲共載江南烟雨中題天童和尚像讚裴相讚示憚聞人日初法語示朱大理曹侍御譚工部虞給諫項別駕諸公偈

七年甲戌

和尚六十二歲正月初五眞如解制舟抵吳門大雪留頂目徹瑞光丈室三日士大夫舊依座下者咸集歎曰臨濟大師沒七百餘年正法眼大光明于江浙淮海豈易得哉豈易得哉抵鄧尉西來羅

漢請上堂云十萬里來不說一字依稀像達磨彷彿同眞諦芭蕉柄上書梵字蝌蚪蟲文不相似拈起○相問伊义手睜睛直視老僧點頭道從前不是這回恰是問大衆是不是良久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語便下座圓戒上堂云靜主達賢住此山有年破屋半間蓬塵積尺行鍋無葢黃盌不全或七日忍饑或逢緣一飯口如木突衣若鶉懸曾圓具于先靈谷和尚茲復請說菩薩戒法謹白問如何是釋迦如來口放戒光曰風爲掃地使月作點燈娥問如何是孝名爲戒曰竈裏

生青草鍋中吽碧蛙問如何是亦名制止曰忍餓
長盤脚開齋過別峰問如何是向上一句曰速道
具德禮問戒光頂聚輝千古覿面相呈事若何曰
與我過盋囊來具云衣文結角交加處明眼緇流
失卻眞曰二十五條拖著地具云滌盡無餘存潔
白戒珠燦爛黑光寒和尚便打具云末後令行尊
貴旨棒頭有眼炤人明和尚又打四月結制與讓
社諸子一時騰踏意氣勃勃隆起和尚一日三上
堂曰萬峰不同諸方閉門入室此事如擊石火如
爆龜文機變無心吉凶立見那容低頭定奪背地

思量肆意網宗有提盡古人未到處諸方益驚謗
議競起和尚作五宗哭詩上堂云觀風化物無一
定之機因語識人有差別之智會得總非死句活
人貴在通方韓盧逐塊非敢望于今日俊鶻摩霄
唯貴乘此一時解制日和尚歎曰物盛而衰固其
勢也身當後五百歲猶欲復上祖極盛時正令我
過也夫于是具德禮住靜越州剖石壁五洲山潭
吉忍潭東碩機聖江西都散處和尚戚肰念先人
墳安未安遷葢百花墩毘陵諸久參弟子張二無
瑋吳霞舟鍾謐惲道生本初顧伯平澹生惲仲誼

穀初許我調昺元巫友湘大章蔣西聲秋惲仲升
日初王雙白廷璧顧季尹元交朱師黃劍采許儀
吉之漸迎至白沙圩放生三日維揚梁飲光于湙
疾篤介同社姚徵君文台請升座廣福院梁如夢
而痦卽愈歸萬峰濟文祝髮請上堂海岸居士黃
端伯來參請上堂和高皇帝贈無念學禪師詩荅
唐孝廉元宏書李侍御模書劉大叅錫玄書時劉
自斷髮爲僧示王居士廷璧法語示金太史聲參
禪偈寄剔眉方偈有老古何人不惜年之句方辛
未見和尚廣陵天寧壬申春散席易服上萬峰叅

請六十餘日機契後住蕪湖吉祥有袁梅一葉行
世玄墓一名袁墓也乙亥和尚示滅前一月方說
偈坐化和尚歎息曰可憐生作這個古就長至日
上堂下座曰弘儲來汝具舟檝具舟檝曰將詣郡
城一院皆驚至郡視姚現聞學士疾過北禪晤量
虛長老次徐彭蠡次嚴子山兄弟次管乾三次徐
元歎次張異度次朱德陞遇舊交皆談笑竟日時
蔡雲怡李灌溪徐勿齋沈古疑劉公旦李仲木姚
文初瑞初文孫符朱彥兼請就準提菴普說顧邑
叟楊維斗各迎至其家對靈說法十二月復天童

悟和尚書辛丑弘儲住金粟荅堯峰潛月函書云世出世間事總非人意識所能到當你師翁復天童老和尚書實實出不得已方七書出時不獨天下人不知老和尚之意卽家裏人亦不知老和尚之意只據荅磬山老和尚一書是擡你師翁是搦你師翁林埜和尚在嘉興孫園曾對我言之闢之一字實不出老和尚意你師翁因爲不知者有圜悟高安之誚立言未免過激是時書成瑞光和尚同蔡雲怡居士候問至侍寮細商之我瑞光謂兄能止其不發我俯首曰是我意也蔡雲怡曰是不能老人一生剛大不愛身命唱明綱宗諸方橫說竪說總不與之較計獨爲天童諍子者秖與天日一開雲銷霧散今若苦苦遏之不上我知老人不能生矣且父子間無論是不是有話要說盡但使後日不流布諸方于理原不害故瑞光與我竟不敢驟言你師翁嘗謂我曰古人傳持道法所貴久遠不在熱大汝輩緜遠傳去我身背上事畢矣你師翁之意豈有他哉所以我三十年來出一語動一步悉體你師翁之心故事事退讓諸方恐不知者妄謂你師翁好辨當湖馬培原每讀我書輒喜

曰三峰老和尚一片大孝大慈之心非和尚幾埋沒矣這說話我也不敢當但今之爲人後者爲師長立言要當回心自看衆生現行無明易于流走若勝心不除久久打入魔界不得好師好友救之以正總不自知覺你師翁大恩我慮今生不能報矣但願你後來立言一體你師翁之心師翁之心佛祖之心也蔡雲怡以世間之宰官覿其一往事你師翁我輩有愧心止據雲怡三年家居于你師翁分上忘尊貴曲爲嘗住猶爲瑣末犯風雨寒暑奔走道路以事你師翁你師翁示寂之先調湯藥候聲息既寂之後愼法命視同門如一體甚加意于第二世古今有幾人哉皆你師翁有以感之也你平昔知我心你師翁這段心事今日不說起你輩爭得知

八年乙亥

和尚六十三歲春正月吳江士大夫迎開堂聖壽寺和尚慨然曰臨濟大師至于今七百餘年我鞠躬盡瘁死欲倡明其道而終不能大遂我志今老且病安能僕僕對世人費口舌哉終不忍其請人口到寺告香明日舉弘儲及潭吉弘忍立僧輪贊

制完還山董宗伯其昌見和尚于證心堂自陳于臨濟無位眞人語有省和尚別發痛露宗伯躍欣再拜出而語弘儲曰如出雲霧四月朔命侍司估倡衣鉢設十方普會齋撾鼓爲最後辭衆上堂十二日書從上源流付囑澹予垣剖石壁于磐鴻慧刃鍇潭吉忍具德禮及不肖弘儲七人各副以衣拂頣機聖遠在西江齎信衣法語命弘儲繼萬峯席成就諸入道之晩者弘儲拜辭請代後五日復議立繼席三關萃力推瑞光弘徹和尚書招瑞光作別道中居士蔡雲怡熊魚山周居實劉墨仙巫

友湘蔣西聲惲仲升王雙白翁季祥馮儼公張秀初江道闇北禪長老瑞光竺璠及問石弘乘書入依座下如四弘願耳圓應三關萃擴南宏曇舸航津超拔笠雲筠臨渠霞仁啟儒燓雲璣什菴啟古嶷玄逐鷗拾巨冶敎氷鑑朗剖玉璞三目淵舒光巘月航緇英偉悟各囑以最後法語又以偈囑中輿範利根慶湧白明明夏時劭圓琚籜菴繩眉光正歷公舜葦當是時四方來候諸賢求一言爲終身寶者和尚雲行雨施不煩應接如惲仲升王雙白翁升宇王湛寰龔若滋延賞目見和尚步履如

嘗飲食如故皆大歡喜和尚猶無恙五月朔和尚就證心堂設死關自榜曰歇處又自題云佛法有人說天山好自埋天山和尚晩年自號也四方一切往來書問盡委弘儲六月十一日瑞光弘徹以郡人固留入山辭明日啟關復申大司馬用懋胡度支如淳顧侍御宗孟李侍御模徐太史汧沈刺史幾書舉剖石壁繼席萬峯書囑蔡雲怡始終護法七月初舊嘗州守洪周祿自楚黃岡使求法語和尚疾書二百二十餘字曰我自此斷世間應酬筆墨矣後葉慶繩觀風粤東尹西友宰甌閩文湛

持始相各馳書萬峯候和尚悉命代荅十四日示微疾十五日早鳴寢堂鐘集衆入室隨機提撥應發不倦皆和尚平生力荷綱宗之驗也自十五日至二十日五日之間應機外吟笑自若絕忝世間言語廿一日夌晨大風拔木疾雷迅雨法堂崖石崩適蔡雲怡致醫來方禮拜和尚吐舌示之醫曰舌破那和尚笑不應請診視和尚出左手曰不可道手破也時至戌侍者濟巘問如何是身後事和尚曰床頭老鼠偸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巘擬問和尚曰放下幔子著熟睡至初更闍黎耳圓問汾

州頌三玄語曰直出古皇前如何是古皇和尚曰草衣木食少頃瑞光弘徹蔡雲怡居士至和尚曰衝風雨夜來我不安言畢復鼾睡衆環擁中夜起坐左右熟視以手撫膝泊然而化十一月八日奉全身塔于證心堂後夜素光從塔起直上如虹亘天茂苑相公祭文云浩然剛大佛祖咸在其陶鎔動若風雲凡聖疇知其變化倒日迴天七百載宗綱未墜茹荼集蓼六十年辛苦自知讀者以爲得和尚生平之槩也

三峯和尚年譜終

附與毘陵人華禪師書昔人謂雲門跛師奇偉傑茂其辨慧渦旋波險如河漢無極余嘗謂先和尚之全機大用眞不可得而名狀每中夜禱佛前願我兄弟中有操董狐筆者載其生平成一歲譜豈不光耀前古啟迪後昆屈指廿七年來盡寶惜不輕出手今春宿安大巳齋中閱見異嘗秖慮此案未圓對大巳唏噓哭泣倘此番不死仍復因循如前則來生定不得生人道尚得濫厠法門故中元後扶病七日而卒業然以身徇法其本願力不止罣一漏萬卽當時賢士大夫問道無虛日秖據其事書其人而遺亡者實繁前輩如貴里沈湛源尚寶錢梅谷司農薛又損方伯鄭太初儀部父子梁溪何天玉太僕馬素修洗馬華鳳超選部秦圓海觀察顧白於孝廉令子子疑子方子克鄒木石太守叔介孝廉堵灝生孝廉海虞魏仲雪方伯叔子孝廉趙景之太史全之刺史嚴子張樞部吳郡申勗菴比部靑門少司農汪儒石方伯文啟美中翰嚴開之孝廉令子仲日周子佩兄弟寀陵沈宏所中丞及令侄君善孝振周季華太嘗令子安期安仁安石麗序皇方伯吳燕勤中丞吳茂申孝廉婁東王閒仲父子孝廉黃子羽刺史東皐冒嵩少大參石季玉范汝馨諸居士崇川范太掌勳卿張完樸大參顧元善都諫姜荆璆太守潘玉函太守陳弗如太嘗虎林翁周埜方伯馮知白節推乃弟季白侄去凡當湖馮茂遠孝廉武塘周君謨孝廉諸公皆摳衣問法諦信無疑至于望影知歸確誠弘護者又殆不可勝數座下依老師最久知老師最深老師易簀時嘗貽書左右諄諄相托有所記憶幸明以示我

復慶雲仁庵禪師吾宗來東方第一祖六八人之中

有尼總持自後諸大老如昭穆有空室徑山有玅總玅道餘不暇悉舉先和尚出世入坐道場稱臨濟中興見鞭影而馳者四衆甚有其人去秋編集歲譜略而不見者山僧無長才有病心枯力瘁但約舉綱要而遺忘實多卽吾兄弟悟道機緣謂將來輯國清祖燈錄各見諸章次故不敢屑屑於年譜中也如尊慈定光道人堂堂女中丈夫不惟見地穩實大有補于先和尚道汯者此中豈一日忘哉歲譜初成之夜室中話及當年顧左右侍曰甚矣老和尚法運之盛也卽如今慶雲仁公母定光道人汯名弘瑤者昔天啓丙寅叅先和尚于安隱其勇進于堂中數百衲子齊艱並苦有所見老和尚不輕可道人亦不自肯追崇禎癸酉老和尚住淨慈仁公迎和尚至飛仙里宅中齋茶次老人舉茶甌問道人喚作茶甌則觸不喚作茶甌則背速道速道道人擬進老人以茶甌劈面擲其孫元坊纔五齡從旁喚云婆婆以後不可將茶與這老和尚喫道人纔舉掌打元坊忽有省後世緣垂盡危坐自叙平生叅請始末瞑目脫去聞子媳哭聲復開目舉竹篦徧擊云恩愛斷時生死斷汝輩侍我

久猶作這去就遂手握竹篦而逝道人乃武林黃學使貞父之女也左右復問如定光道人者幾人山僧復屈指云甚多秖據一時憶得者荊溪濟廣道人吳中翰宅吳郡胡度支之姊修雲棲教叅老人于萬峰時濟廣患目老人命日以大盌貯水几上坐而注目覺一念起以箸擊水一下至第五日猛擊一下豁然有省又湖州恭道人者吳江趙中丞藎庵之女適閔氏精通教義往來土橋佛日歷十五年秖以大事未明同其姑隨父中丞來叅老人示以本色鉗錘二人于言下一時得大安樂齊作禮恭曰古人謂泗洲見大聖遠客還故鄉非欺我也老人勘之亦爲助喜姑則忘其名氏矣余已丑住靈嵒其兄欽□結冬山中長君砥之來省侍坐次舉道人已巳秋在銅井山居一日朝氣澄爽聽中丞彈琴驚謂砥之曰祖翁不能長撫子孫矣明年庚午秋中丞捐館舍豈尋常人哉外此岳餘中如西池盧靜遠聞朗重燈若而人其事跡皆炳然在人耳目也歲寒接手罷惕然打合山僧一日不敢忘之心惜乎已斷手于老人降生之日定光遺事及諸道人秖有室中追歎耳至老侄讀譜而有

補天浴日之喻增予愧悚金石鴻文發揚先德老人寂光未嘗不深望于慶雲也

與靈隱禮和尚書我老和尚乘塵剎至願下生閻浮當正法艱危之日天童老人爲之父我幾兄弟爲之子夫豈偶然六十年中河漢之口雷霆之舌佛祖之心聖賢之行躋之唐宋自稱傑祖乃弘儲幼失業眼不獵經史長而四方錄錄不暇補學幸而獲侍老人于風雨寒窓朝申夕請譬如磈石堅頑小有空明之一隙以是之故平生自誓自信于古今著述之事不敢躬承秪爲我老人巍然一生

道行不以此時草創編年後代子孫欲準歲月而無所憑依所以强扶枯骨觸暑成編援已寢之筆拂久栖之牘然急于先德或疎于支裔出于胸臆或限于見聞知我罪我則聽之千秋教之誨之深望于骨肉弘儲以枯木朽株之語爲風伯爲雨師洒道揚塵前驅以待從此碑版大文麟麟炳炳使後世知天童有克家之冢嫡臨濟有振祖之真孫我兄弟有父也如此我子姪有祖也如此七百年應運之人豈弘儲所能贊一辭哉非兄誰告

堯峰潛月函讀年譜後書記闕里者曰凡域中之山皆發於崑崙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北南東皆山環抱若人冠冕佩玉端拱正揖惟西向廓然淺壠平阜而水內爲沂爲洙爲泗外爲漕爲洸又外爲汶爲濟大抵皆西流會於今之濟河益其勢逆夫黃河排積石入中國衡潰突厥非岱嶽諸山東障則青徐之境與碣石俱淪唯山水俱逆實啓中原元氣之運故岱於五嶽稱宗而庖犧八卦始斯文孔子六經終斯文實在茲土亦萬古人心之障也我三峯老人則禪宗之岱嶽也臨濟宗滅七百餘年難起之綱宗三峯老人不

措肝膽塗地以力挽之其勢實逆而和尚所垂示年譜則眞闕里之山水也讀年譜而得文章之訣曰提則挈本末之全也曰轉則變首尾之迹也所以善用其逆也曰縱則運其幽閒曰持則謹其樞紐所以善藏其奇也千秋萬古讀和尚之文見三峯老人之道于三峯老人之道會通從上之文此所以爲至人之文也

南嶽勒古自序

佛祖以治天下萬世之病而垂言句佛病祖病何以治之軒轅岐伯論經脈量藥石著素問靈樞壹本天道五運六氣鑒别時節因緣長桑君飲扁鵲以上池之水以此視疾盡見五臟癥結故不明乎特不知所以治不察乎隱不知所以治目宗門有頌古而後拘揚咏歎有拈古而後變化精微頌發于汾州拈發于韶陽雪竇以韶陽之孫又得汾州之意詞開句立嶽扳雲垂歷世無以尚雲峯眞淨昭覺徑山諸老旗鼓振揚有勳勞于宗統不小雖然古人知天下萬世病之所在故能以藥藥天下萬世後之人懵不知天下萬世之病與藥而尚論古人之手眼參伍古人之著作則病而已矣藥何有哉勒古之創葢勒今以返之古也勒四十世以返之少林勒七十世以返之迦文也勒普天之下而返之正也弘儲南嶽讓和尚之三十四世宗孫也傳南嶽之源行南嶽之道履南嶽之位肅承祖意建言表徵法子堯封南潛相與戮力以告成于佛祖弘儲序其端

退翁和尚南嶽勒古

侍者警秀記

始祖釋迦牟尼佛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勒曰宜愼辭哉堯封潛曰個語逆耳

圓覺曰一切障礙卽究竟覺勒曰三般人不會堯封潛曰無成辦之期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個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勒曰取此爲是祖門佛法堯封潛曰諸人恣意早問

二祖阿難尊者一日入竹林聞比丘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尊者因爲正之曰不然佛云若人生百歲不解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于是比丘以聞其師其師曰阿難老昏矣吾語是也異日尊者復經竹林見比丘誦偈如前者詰之聞述其師言因念愚癡難化入三昧求尊聖爲之證于是地爲之動光明遠發俄有一聖宿大士示現而爲之說偈曰彼者念諷偈實非諸佛意今遇歡喜尊而可依了之彼師弟子竦敬尋得二

衆勒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這裡禁冬不禁夏堯封潛曰都不希求一餐之直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隱于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于三昧中見毱多徒衆多懈慢乃往彼正之毱多見尊者頂禮次尊者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注問毱多曰汝識知乎毱多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測乃請曰是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之知勒曰一如不作相侶堯封潛曰且與渠一升一合擔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

以籌置于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勒曰怕爛却堯封潛曰待我抽解了來

五祖提多迦尊者說偈付法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勒曰傳者以爲笑堯封潛曰莫便面赤

六祖彌遮迦尊者有一人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中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勒曰抽刀蕩口斫堯封潛曰不爲人斟酌

七祖婆須密尊者法付難提已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俱來作禮而說偈曰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勒曰瞎禿奴顛却他人入地獄堯封潛曰何不直下與伊打脫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因伏陀密多來作禮起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答以偈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

心非合亦非離勒曰此話太行堯封潛曰第一莫拱手作禪師

九祖伏陀密多尊者承八祖付囑即起身虛空散衆寶花勒曰國有憲章三千條罪堯封潛曰當局者迷

十祖脅尊者遇九祖落髮出家羯磨之際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粒現前勒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堯封潛曰如春細雨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脅尊者從中印土來憩一樹下祖合掌前立者問汝從何來祖曰我心非往者曰汝何處住祖曰我心非止者曰汝不定耶祖曰諸佛

亦然者曰汝非諸佛祖曰諸佛亦非勒曰天寒日短夜更長錦繡鴛鴦行人難見堯封潛曰從此蹬蹬以碣碣

十二祖馬鳴尊者有外道索祖論義集國王大臣及四衆俱會論場祖曰汝義以何爲宗外道曰凡有言說皆能破祖乃指國王曰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之外道屈服勒曰甚麼經裡有恁麼語堯封潛曰長長出不得

祖作性海偈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勒曰但秖用得不可執本也堯封潛曰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山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蟒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勒曰藝不辜人堯封潛曰弄得一出

十四祖龍樹尊者于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衆惟聞法音不見祖相勒曰大似一頭驢堯封潛曰不知聖人立言之難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及龍樹之門龍樹以滿鉢水置于座前祖即以一針投之勒曰一衆總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堯封潛曰何不向膏肓穴上下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既度僧伽以右手擎鉢舉至梵天取彼香飯將飯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僧伽分座同食一衆訝之勒曰于方便中向上座道這裡合下得一轉語堯封潛曰諸方以爲口實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攀樹化後諸羅漢欲移之不得以諸象力挽亦不動遂就樹下焚之身盡樹更蓊鬱勒曰詳觀斯集擅于理者偏于事堯封潛曰忽然非次聞之諸人盡驚愕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手持圓鑑直造僧伽前僧伽問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祖曰諸佛大圓鑒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勒曰側跳上山巔堯封潛曰更不再勘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法付闍夜多已即于座上以指爪務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勒曰不願再見堯封潛曰問他繼嗣何人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月氏國王聞師德風躬詣問法修敬已請開演祖曰大王來時好道去亦如來時勒曰只得七成堯封潛曰不是一劫兩劫得休

二十一祖波修盤頭尊者對闍夜多曰我憶念七劫

前承師智者月淨之誨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勒曰聲捨衣資設齋堯封潛曰爲人師匠大不易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因西印土國王得度請問法要祖曰佛法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王問三物七事祖曰所去三物貪瞋癡所具七事大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諍入所以明了不明了以此耳勒曰坐是濫食堯封潛曰拄杖頭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人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與師子比丘語已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見黑氣五條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師子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有難起嬰在汝身勒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肎堯封潛曰脫得髑髏裡意想留他挂搭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與禪定師達磨達論義達磨達詞屈遂作禮曰我于學道皆虛勞耳尊者幸有以教我殷勤哀請祖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真解脫勒曰莫取次發言吐氣堯封潛曰古人所以有目睫之論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終未能舒二十四祖覩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祖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勒曰决定决定堯封潛曰白日挑燈仔細看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一日與東印土王堅固同車而出瓔珞童子稽首于前祖曰汝憶往事麼曰我念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土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却返此方卽以昔因故名爲般若多羅勒曰長安道上衮衮地堯封潛曰爭出他名身句身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告菩提達磨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于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勒曰日面佛月面佛堯封潛曰如是經百千萬億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有僧神光詣祖參承值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祖過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

惟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勒曰鹵莽底相知玲瓏底相討堯封潛曰相續也大難

慧可問從上法印可得聞乎祖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勒曰畜生畜生堯封潛曰喏喏

又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勒曰這裡別有個道處堯封潛曰撥不轉個副面孔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鄴都化導四衆皈依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或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勒曰堂中秪容第二位堯封潛曰難更改

三十祖僧璨大師謂道信曰有人借問慎勿道我處得法來勒曰此是第三段義堯封潛曰蓋千季餘矣

又信心銘末曰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勒曰爭傳誦之堯封潛曰禪子相爭而來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因唐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辭謝前後三返第四返命使曰如果不起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回以狀聞帝彌欽重勒曰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堯封潛曰更勿疑也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既以衣法付六祖末上囑曰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勒曰還具見聞覺知否堯封潛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印宗問曰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祖曰然印宗作禮請衣鉢出示大衆令瞻禮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祖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勒曰借一路過邪邊還得否堯封潛曰扶得起好手

七月八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勒曰風高月冷堯封潛曰不能入拔舌地獄

三十四祖南嶽懷讓禪師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眄(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勒曰醫草含煙堯封潛曰龍鐘橫集

師一日問衆曰道一在江西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個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麽生伊道底語言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曰自從胡亂後

三十季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勒曰如何斯言獨能見欺堯封潛曰舉目有江河之異

三十五祖江西道一禪師僧問爲甚麽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後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曰且敎伊體會大道勒曰將無播朱紫之豔色堯封潛曰登城不指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勒曰三揖而後至階堯封潛曰不獲侍座

三十六祖百丈懷海禪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勒曰恤病討貳堯封潛曰爭免口過

一日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南山虎咬大蟲曰不謬眞詮爲甚麽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漢曰不遇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麽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行師曰百丈今日輸却一半勒曰豈側是沙門堯封潛曰是玉眞大奇

三十七祖黃檗希運禪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

不消一捏勒曰師徒不煩堯封潛曰所以平生親舊唾開諱見

一日上堂曰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大師正法眼者止兩三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勒曰便須露布個道理堯封潛曰尚忍言之

三十八祖臨濟義玄禪師住鎭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勒曰無由造敬堯封潛曰三月護生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

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勒曰兩頭三緒堯封潛曰如今論季論月

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搊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勒曰不由至公大義而剏堯封潛曰古有之乎

三十九祖興化存獎禪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勒曰中人巳下指其迹堯封潛曰使天下歛手慄股以伺顏色

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汝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汝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勒曰道自是難復堯封潛曰就之以中庸

四十祖南院慧顒禪師上堂曰諸方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勒曰提其身而命之耶堯封潛曰亦不敢自出意見

一僧纔入方丈以手指曰敗也師乃拈拄杖度與僧僧纔接師便打勒曰禮不筋力老于敢侮堯封潛曰驅而率之

四十一祖風穴延沼禪師上堂曰若立一塵國家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亾野老安怙于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于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勒曰當得任山事也無堯封潛曰莅乎前聖巳遠

一日示衆曰夫叅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莫自拘于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總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勸汝諸人應是從前依他見解明昧兩岐凡聖疑情一時埽却直教個個如師子兒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渠眼勒曰患汝渾水投土益之堯封潛曰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四十二祖首山省念禪師常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着靴水上立咄哉巧女兒攛梭不解織看他鬬鷄人水牛也不識背陰山子向陽多南來北往意如何若人問我西來意東海東面有新羅勒曰螭首龜趺揭于天衢堯封潛曰七世

之廟可以觀德

四十三祖汾陽善昭禪師上堂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

何人同眞智孰能總同參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勒曰髑髏吐氣堯封潛曰癸甲廻輪節目張

四十四祖石霜楚圓禪師師平生以事事無礙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中晏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艸鞋使來參叩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勒曰未詳利害之原也堯封潛曰已徧天下也

四十五祖楊岐方會禪師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勒曰必速戾于厥躬堯封潛曰三脚九尾四肩六足

四十六祖白雲守端禪師示衆曰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艸蓋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勒曰敢輙布區區堯封潛曰切忌濫觴
將

四十七祖東山法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勒曰惡情悰堯封潛曰寧貧賤輕世而肆志

一日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溈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勒曰昭昭其永垂堯封潛曰人履水心之劍家給火耕之田

四十八祖昭覺克勤禪師入東山演祖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消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勒曰五日觀于春山之上堯

封潛曰將謂有車轍馬跡
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密印長老四年前見他恁麼地
乃至來金山陞座也秖恁麼地打一個回合了又打
一個回合秖管無收殺如何爲得人恰如載一車寶
劒相似將一柄出來了又將一柄出來秖要搬盡若
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去那裡秖管將出來
弄勒曰一衆遠立堯封潛曰懷安敗名

四十九祖虎丘紹隆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裡因甚不
肎任師曰老僧也恁麼曰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
地神仙勒曰打硬作模作樣堯封潛曰換副舌頭

五十祖天童曇華禪師上堂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
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蘇州人獃常州
人打野大宋國裡只有兩個僧川僧浙僧其佗盡是
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父慈子孝
道在其中矣勒曰取次用心堯封潛曰經三大阿僧
祇劫

五十一祖天童咸傑禪師上堂曰一個葫蘆纔倒地
滿地葫蘆盡傾倒欲識單傳直指禪今日鬭湊得恰
好勒曰入粟受爵者難構堯封潛曰膈膈膊膊雄鷄
鳴磊磊落落垂天星

五十二祖臥龍祖先禪師上堂曰如何是禪閻浮樹
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
畢竟如何是禪禪勒曰悔不剩得堯封潛曰父前子
名君前臣名

五十三祖徑山師範禪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直是省
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
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
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勒曰
當舉衡石以正輕重堯封潛曰曆數在躬

五十四祖仰山祖欽禪師住龍興上堂曰一見便見

一得永得展手曰撒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
物潭州內外有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千萬萬
一任東西南北勒曰政有所伸也堯封潛曰洪範九
洛風甬鳥鳴

五十五祖天目原妙禪師普請上堂曰禪不在參道
不在悟動轉施爲山嶽鼓舞孟八郎漢便恁麼去爭
似西峰搬石運土勒曰不有怨也堯封潛曰追維疇
昔如何可忘

五十六祖天目明本禪師示衆曰瞻在前忽在後竹
鷄晝啼華鯨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勒曰跌

出而共趨也堯封潛同刻玉符者也
五十七祖聖壽元長禪師上堂曰貴買盧陵米大做
鐵餕餡普請諸禪流堂中自吞焰阿呵呵聊表殷勤
莫嫌冷淡勒曰以其能相勝乎堯封潛曰古者不下
堂而見諸侯
五十八祖萬峰時蔚禪師久參三不是因緣一日聞
舉潙山踢倒淨瓶忽悟乃曰當日若還親看破如何
不進劈胸拳勒曰厥功懋哉堯封潛曰得其人則振
之也
五十九祖萬峰普持禪師一日問慧昂心不是佛智

不是道汝云何會昂近前問訊叉手而立師呵曰在
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勒曰亦非人之能也堯封
潛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六十祖東明慧昂禪師呈解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
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
紅勒曰輒生惆悵堯封潛曰敢稽首布之
六十一祖東山永慈禪師于昂和尚兩掌下開悟乃
展具珍重禮三拜而立昂曰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
秖見得這僧勒曰不必闍黎堯封潛曰使客含灑掃
以待

六十二祖高峰智瑄禪師久參東山慈和尚付汝偈
末有殺活拈來總現成之句勒曰二時上堂不得咬
破一粒米堯封潛曰日精月華吞霞服氣
六十三祖金陵本瑞禪師參瑄和尚瑄問曰甚處人
師曰四川瑄豎起拳曰四川還有這個麼師曰無瑄
曰因什却無師曰非我境界瑄曰如何是你境界師
曰不識瑄曰汝豈不是著空師曰終不向鬼窟裏作
活計瑄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第一種師拂袖便出
勒曰老硬作禪和堯封潛曰一日復一日
六十四祖玉泉明聰禪師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乃

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勒曰敢不遠千里
望風以來堯封潛曰何必華山之騄耳
六十五祖圓通德寶禪師上堂拈起拄杖曰有麼有
麼一僧作禮師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
亦措師復打曰再犯不容勒曰如斯爭奈何堯封潛
曰豈是磨稜合縫底道理
六十六祖禹門正傳禪師常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
大嫁作商人婦辨驗方來三十年衲子士大夫罕契
其機勒曰迸散十斛堯封潛曰是風之始也
六十七祖天童圓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瀉的的大

意師搔頭曰老僧頭癢□□有奇特也無師展兩手
勒曰絕毫絕釐如山如□□封潛曰震旦無別路
六十八祖三峯灋藏禪□□衆曰機先一向是汝諸
人安身處先撥一着是□□人立命處其間左之右
之或伸或縮是汝諸人踏脚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
出頭處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勒曰若人辨得天下橫
行堯封潛曰不圖東天一隻西天一隻

退翁自銘塔

序曰崇禎八年乙亥四月先師三峯和尚定臨濟正
宗記付弘儲而記之曰藏于龍雲用出師吼貴宗旨
有繼而起也命名弘儲命字繼起爲臨濟荷擔之嫡
子晩而自號退翁退者何於法迹於自揆皆不宜進
而宜退故以退爲安曰翁自老之也物老而衰衰將
至而自老之者自悲之也自銘塔者何門弟子爲翁
營歸藏之地而翁憂其身後之文之不獲翁心也故
自銘蓋自世有諛墓之文于是有諛塔之文身後之
文往往文過其實翁恥之況槁立山林不應頓當世
大位君子經畫筆墨臨濟歿七百餘年綱宗未墜于
地弘儲躬承祖父提命不敢惜肝腦日暇自逸憂勞
四十年上覲千載下覲千載如印印空庶幾無慚爾
南岳宗孫爲三峯嫡子當臨濟三十二世生平無他
伎能銘不餘及銘曰

遶磨之孫　不重禪定　解脫匪存　斬貌嚴靚
塔勢雄尊　弗關性命　循末討論　夙夜惴惴
巖立擴斧　請觀前聖　直截本根　四顧空淨
橫豎併吞　天衢絕徑　蕩蕩不痕　大機全勝
大用雲噴　斷際超倫　提祖父令　旋乾轉坤

溈仰聲應　五宗始潴　我祖秉正　照用煌焞
機對飛橫　則有雲門　兩支雙勁　同源昆崙
洞水澄泳　綿密粹溫　心王顧命　法眼開屯
藥因救病　茶苦戴盆　天關不近　大哉宗原
單提古政　東國赤幡　多羅懸讖　河注重翻
務能開瞶　手拂葪暾　覩者徒瞪　扼要弗煩
大方無諍　大文無掄　大聲無競　上報師恩
吳山青亘　其區可捫　向當斯定　爰有後昆
心心智證　乃眞達磨之孫　辛亥夏孟　于酉
感軒　自銘埨竟

南嶽勒古後序

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年天日交差一周天地開闢久矣其經歷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年者凡幾若使創者必在前襲者必在後則時遷而降各循前跡鴻荒以後天地何賴伏羲以上非無文字至于伏羲而文字立故伏羲文字天地之一開闢也軒轅以上非無甲子至于軒轅而甲子定故軒轅甲子天地之一開闢也當堯之時日在元枵九州波濤于是鑿頓名山大川禹貢乃作故陶唐治水天地之一開闢也此以明創者不必在前襲者不必在後也震旦禪宗少室創之大機大用江西創之自臨濟創就汾州十智一創東山昭覺法式各一創至我天童三峰埽蕩建立各一創天下靈嵒身集大成法運開闢前起丙子到于今三十年拓萬古之心胸達磨以來震旦第六創而南嶽勒古則又一創也南潛凉薄慄然懼不能少裨益前人而命之同勒承命惭惕敬以禪宗之重賴于開闢者告天下後世為法準任堯封寶雲院嗣法門人南潛謹書



三峯藏和尚語錄後序

身中有生老病死念上有生住異滅荊山汴水埜火斷雲何故何新何憂何慮有截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脚不能敎無舌人解語入不得夾山眼況我臨濟門風高多少濶多少三賢十聖望影神迷諸佛祖師聞聲膽碎你道甚麼人纔能于中自在縱横神通游戲我三峯師翁所以未離天上天上震驚纔下人間人間搖動咳唾修羅絶種掉臂佛影無踪尚有董鈍根阿師道棒喝闡佛祖之機玄要絶狐狼之跡我師翁笑倚長案閑臨寒水濟濟威儀蕭蕭動止六門虛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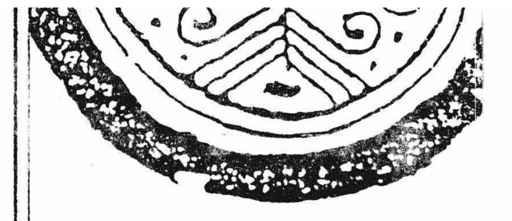
心月孤圓萬法咸舒神珠炳煥如此說法豈有言路可尋如此利生那來功勳可立千古爲物作則惟此法王大寶歲辛丑八月望堯峯嗣法孫南潛稽首拜言

後序

三峯師翁開物成務之功振興摧闢之力發諸語言被諸行事嵘然以應身大士來支臨濟其無師樂說之智辯如雲門其始終化迹又如雲菴雲菴天縱自然定宗旨於黃龍師翁欲振起楊岐乃定名於金粟其悟門廣大說法如雲涌川決筆記者莫能殫書然猶裒聚成錄得法語三十卷廣錄五十卷頤命時親持藁本以結集囑我和尚我和尚再拜而受祕重大法藏笥篋者二十餘年庚子中秋住雲嵒慨然念滹沱大宗定于隆祖隆祖得眞于應菴與玅喜並驅不

再傳漸見衰落其間雖有仰山天目崛興爲一代龍門瞿然視其後終不甚昌大逮金粟悟祖與我師翁一虎步于前一龍驤于後從上綱宗致廣大而盡精微莫之有加今據大宗之庭宜事結集卷軸浩繁摘要四編曰三峯和尚語錄蓋取渾金璞玉不事雕鐫應物垂慈楷模百代若夫險崖慣援鋏壁孤撐或渺然如雲漢之高或浩然若江湖之決波騰浪驚魚龍盡迷其方地轉天廻鷹隼旋失其勢海水一滴全用百川于此入門堂奧斯在嗚呼我和尚之心亦苦矣雲嵒當四衢八達之衢接納頻劇未竟厥緒今辛丑

夏來金粟始克成之命予小子叙其後不敢辭乃再
拜稽首志其歲月靈嵒嗣法孫曉青盥沐敬書于金
粟首座寮



晦臺元鏡禪師語錄

明・晦臺元鏡 撰
覺浪道盛 編



東苑鏡禪師語錄序

予昔與袁石公兄弟論唐宋宗風之盛何无及我明如此寥落之甚石公云彼時禪宗之初人皆以發明生死大事爲急沿於元明之間則人皆以操弄機鋒拈頌竊取師承出世以爲教外別傳之心法止是耳如棄公好龍安在有眞龍之可好哉予以爲至論然於宗旨諸訛偷心起滅而此眞疑終未頓豁亦未免因循其歲月矣去年遇龍湖浪大師因請益五家門庭宗旨及壽昌和尚中興祖道之事師肆口所談縱横自在開廓幽隱目無全牛至於末後畢竟拶予到偷心路絕八面無門處予乃恍然神解直欲一拳拳倒黃鶴樓也師復以東苑和尚語錄示予曰公看我師之宗旨與作略何如予反覆其意句之微手眼之別乃知眞正師資授受之際的有活意決不畫地爲牢令人參繫驢橛予與一等揑怪機鋒鹵莽棒喝賺誤後學者同而能使人憤地悟入也蓋其過關之作手自能應機接物著著有轉身通氣或致之八達衢頭或致之懸崖萬仞使彼自尋出路自斷命根其徹困相爲有如此者豈似近世相襲故套而互相鈍置者哉噫予今日乃知東苑有壽昌爲眞父有龍湖爲眞子將見石頭鈯斧重破天荒而嵩岳曹溪之山高水長矣是爲序

崇禎丙子佛誕日楚黃學人李長庚拜題

建陽東苑晦臺鏡禪師語錄

浦城夢筆山嗣法門人　道盛　集

泰昌元年庚申冬於建陽一枝山開堂結制

師拈香云此一瓣香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無疆　皇后齊年　太子千秋恭願
皇圖鞏固帝道休明四海雍熙萬拜和協此一瓣香
奉爲先檀越主泗泉余翁期主繼泉猶龍及諸護法
伏願福等須彌無有上究竟本來成佛道此一瓣香
奉爲虎嘯麗空杲和尚潭陽豫齋趙居士用報當年同識金鱗猶未變翻波躍浪却神奇大衆且道末後者一瓣香從何處得來從諸佛頂門得從諸祖鼻孔得曠古至今用之不盡專爲供養

中興洞上正宗江西壽昌無明經公本師老和尚用酬當年把守玉關詔禁度獨許白雲自去來乃攝衣就座維那白椎師良久云還有會者一椎者麼僧問第一義諦已蒙和尚開示畢竟作麼生是今日出世一句師云一江風正孤帆度萬里無雲片月清進云如何是建化門庭一句師云天涯靜處無征戰金氣銷爲日月光進云如何是接待諸方一句師云天花雨不盡處處鳥銜飛進云如何是勘驗諸方一句師云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僧禮拜余繼泉居士問臨濟道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請和尚指示如何是第一句師云咬破鐵崑崙進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云空王腦劈裂進云如何是第三句師云正月朔夜看圓月居士欲禮拜師云且從容我亦有三問若答得許你半開眼若答不得此事莫作等閑看士云請和尚舉師云作麼生是無始刧來一念不生底士云三七二十一師云作麼生是二六時中受用底士云長安風月貫今昔師云作麼生是生死關頭打破的士舉拳云漸漸師云不親切更道士云請和尚自道師云你一一問將來士云如何是無始刧來一念不生的師云的當叉的當進云如何是二六時中受用的師云分明甚分明進云如何是生死關頭打破的師云莫作夢士云也只好八成師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士禮拜師云古木林中多異獸爭似當陽獅子兒又一居士出問如何是末後一著師呵呵大笑士沉思師叱云擬議即不堪我者裏更有勘驗方來底句你試道看作麼生是關內句作麼生是關外句作麼生是非內非外句作麼生是內外兼收句作麼生是末過關一句作麼生是已過關一句作麼生是翻身跳出一句士擬議師揮尺一下士無語師云傷心江上客不是故鄉人又一士出問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順正法祇如弟子眼見耳聞色空明暗盡屬見聞覺知乃至上代祖師棒喝交馳擎拳竪指瞬目揚眉總是鬼窟活計如何是正法請和尚直指師云滿瓶白沸湯那知皆毒氣士無語師云念汝不是作家饒汝三十棒

士禮拜。師云道法本無多。南辰貫北河。都來三七字。降盡鬼神魔。乃良久顧衆云。會麼。老瞿曇。一生黃金高北斗。買不得箇人一笑。及至末後一枝花。惹發飲光特地觀破。却將從上祖宗家產。一時俱籍沒。却究竟有甚麼風流。正恁麼時。我試問你。英靈男子。自有本分。不爲人欺瞞底活計。又當何如。咦。使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重開壽昌爐鞴。新拈東苑鉗鎚。風飈旣高。猛烈難近。設有不入保社之維那。自叩牙關之首座。到來和尚當作麼生處分。師云。無欵自招。承且置。門牆下。進云今日乃親見黃龍峰。別出一枝眞奇特也。師云。孟八布衫未穿。張三瘦肘已露。僧禮拜。曰小出大遇也。師微笑。乃拈拂子。拂云。諸兄弟。快著些精采。好爲他閑事長無明。兩兩三三。爭遠程。不許夜來。剛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正當恁麼時。汝等還自知此落處麼。還可自瞞與瞞人。得麼。不見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來時如何。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祇者兩古佛。一箇侯白。一箇侯黑。直饒到病僧門下。且教酌水獻花。緩緩與他箇節度符子去。乃知一枝別有家法。在何。故橫按鏌邪。傳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下座

上堂。師噓一噓。云。此是西來碧眼胡。無端留下者種毒。唐宋之間。不知害殺了多少人。爭奈遭他毒氣不能拔。近世忽然突出壽昌老風狂。播弄一番。今又沒不識當年何所歸。還有知碧眼胡與老風狂底面孔者麼。復噓一噓。云。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下座

冬至上堂。召衆云。還有知天地間底司命所在者麼。咦。節候今朝是冬至。一陽之氣內生。羣陰之氣外發。正當嚴冬時也。大家意作麼生備禦去。若論世間富貴之人。則紅爐煖閣。去狐裘美酒。去且我等法門弟兄。喜生閫中溫煖之地。靜則破衲蒙頭。密室宴坐。去瀟洒則三五圍爐。茶話去。復相借問。貴人出使外國。富人作客他鄉。或在半途時如何。生在邊地下賤時如何。即今罪人關在牢獄。無衣無食時如何。乃至陽受福盡墮在寒氷地獄時如何。此是愍念他苦。猶緩一步。設身處地當不易。大家莫自相瞞。謂此等苦我輩無分。現今套在金剛圈子裏。盡力跳不出。能免六

道輪迴乎且道畢竟作麼生便得出此牢籠去也有現在圈子裏不爲寒暑往來苦樂所干者麼也有現在圈子裏而能遍諸國土作佛事者麼若有恁般奇特事當何所在可令得見汝豈不信西天波羅提尊者爲異見王說的偈乎彼道得甚明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師復云者老漢抖擻此屎腸肚作何用祗如今日如何又重搜此毒氣灣向下文長且聽來日

臘八上堂釋迦牟尼佛於此日悟道普見一切衆生成佛正當是時也諸人還曾見也無若說見好與三十棒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作麼生說見若說不見也好與三十棒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何法非心何見非佛作麼生說不見畢竟作麼生得不喫棒去雖然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若會此意莫與此棒商量汝若不會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下座

除日上堂僧問壽昌老和尚臨七十歲夜示衆云今年只有斯時在試問諸人會也無此莫便是老漢先分付底末後句否師云杓卜聽虛聲睡熟饒譫語進云在新長老分上又作麼生師卓拄杖云擊破寒潭月癡猴何處窺進云作家親父子別有不傳傳也師云靴頭綻線脚指何知僧禮拜師乃云百歲翁翁失却父當堂獨坐沒尊卑東鄰王老夜燒錢打鼓小兒失却槌到者裏生死誰知折合性命作何所歸蛙盈打破啾啾鬧莊周夢蝶亂飛飛噫嘻嘻燈籠露柱謾自依稀

天啓元年元旦上堂師云會麼今朝有三般勝事大衆須當慶贊非常且道是那三般勝事恭惟今上皇帝至聖至明新登寶位正當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是爲第一般勝事我等正當山呼天子萬年與日月同其悠久是爲第二般勝事其第三般勝事即今一枝法道大與往昔不同昔者每勸一切行人捨此身命勤修六度萬行度脫衆生經無量劫直至一切功[illegible]

完滿莊嚴方成佛道今則不然但教諸昆仲不離當念即得偹行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諸大菩薩種種清淨玅行乃至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寔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乃彈指云一元和二佛陀自餘是甚碗躂丘一等瓠瓜茄子那知與大唐天子只三人乎良久云將謂別有奇特噫有則有說破不值半文錢祇好山呼賀萬年下座

上元日上堂師良久云祖意分明漏洩誰能直下承當若欲別通一線便落第二門牆雖境未嘗自得對境又多錯忙未可怪諸散誕及居鄰城隍其能不逐風景轉且似今日上元又値春回良爲世間歡樂未央假使今夜月明星燦兼照百千燈無限佳人才子及諸流人同時遊玩金吾且喜不禁玉漏誰爲主張不待遊人情興盡眼前景物已銷亡得意翻成寂寞孰能到此悟無常我今慰爾諸人謾躊躇可細思量還剩得明歷歷者點孤光被他日月燈明佛特地瞞頂一上還有心不負人面無慚色者麼咄田庫奴喫茶去便下座

壽昌諸法屬請上堂師顧左右云起動諸耆舊了也呵呵呵渠儂失却五釐半隔壁幾曾上筭盤此處無銀三十兩何妨千古弄痴酣未容易莫輕談世間多少鑿壁偷光借影過關與有節度使符子底有甚相干惟我此中以法爲親底自能如揚修之見幼婦不容巳于喜歡下座

上堂師良久云還會麼千古萬古事當不得我眉毛縱一縱當不得我額頭點一點當不得我拄杖子卓一卓當不得我震聲喝一喝你若不會燈籠露柱替你下涅槃堂且道爲甚麼如此噫立地死漢有甚麼救處下座

上堂師召云大衆正當恁麼時誰不全身都在裏許乃伸手云爲甚麼汝等性命在老僧手裏衆無對師又云爲甚麼釋迦老子性命在汝等脚跟下衆又罔措師乃撫掌云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解制辭衆入山上堂孤亭獨望春山遠九曲清清日夜行且喜風光流不盡垂楊堤畔月初生大衆一結一解原是千古風規一住一行要且機緣有自山僧

今日對衆分付拄杖子欲向千萬峰頭去也大衆再四勸請爲法久住師曰大衆向我拄杖頭邊道得一句來山僧即住衆擬議師卓一卓曰從來共住無人識長嘯一聲歸去來下座

小參度九曲之蛛絲騏驥不如小蟻採羣芳之花密鸞鳳不及微蜂以故聖人能各任天下之才而全造物生成之德須知更有向上一機在祇如乾峰云學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旨作麽生不見雲門道昨日有人從天台來今日却往徑山去若向者裏會去則明日典座不得普請正如函蓋相應若是不會直饒衆流截斷依舊南斗七北斗八木馬加鞭橫兩腿鐵牛貫索莽低頭參

小參古人道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富貴的不値一文貧窮者萬金不換山僧生平赤骨律不曾見有從天降從地湧只有一雙空手不論是富貴是貧窮到來者與他一摑何故我旣賞罰分明他自萬機寢息

會心園示衆師云誰曾會得心來以手左邊拍一拍云可惜許復云心又作麽生會以手右邊拍一拍云可惜許復云今日山僧到者裏又作麽生與諸公話會乃竪起拳云可惜許張居士問好箇可惜許爭奈知音者少師云月上千峰暗又明士云穿却人鼻孔也師云何得自招士云且放過大師師云山僧罪過士禮拜云黃龍峰頭親切句子還肯示人麽師云居士也是杓卜聽虛聲士云大師又恁麽去也師云何故把髻投衙士云太爪牙生師云低頭看星斗士禮拜

靜觀堂示衆溫陵黃孝廉問大師還曾過洛陽橋也未師云拄杖頭邊看取廉云恁麽則作家慣弄者條蛇也師云也須防他始得士云大善知識不放過處正是慈悲師云不必分斤較兩師乃云洛陽橋上太煞風流拄杖頭邊誰能慣弄不須防處而入得切忌較兩分斤就中別有希奇還他傍觀具眼祇如柯居士適間問達觀老人圜中公案還有人判斷得者麽山僧重爲下轉語去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黃華示衆學韓文公參大顚於三平言下有箇入處

師云文公鑊湯無冷處欲求一杓清凉大顯於劒樹
挨身開一綫活路三平却於門牌子上刻老虎駭他
癡人文公又於急水灘上打毬子總是滚去果的的
能於生死結交處一眼覰破許他把手並行不則瞎
驢逐大隊徒自墮坑落塹且道如何是生死結交處
一眼覰破彈指一下云料掉沒交涉
壽昌先和尙忌日示衆師召大衆云當知此老生前
無甚奇特處剩有四般骨董名馳天下爭奈如今落
在貴公子手却將方竹杖規員古銅瓶鍍金水墨畫
彩粧斷紋琴漆過若使時人看見不妨精美但不可
使作家見作家見時如何喝便歸方丈

拈頌偈贊

擧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作師子吼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雲門云我當
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拈云果恁麽那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可笑後世尙
有向虛空著橛者
頌云天下無端却有端橫拈拄杖獨盤桓分明擧
似渾多事千古其誰不自甘
擧世尊於雪山六年苦行臘月八夜覩明星豁然大
悟
拈云初生時目顧四方祇應是瞎不然何到此夜
始見星直饒見得倜儻分明正是瞎處
頌云不向龍床放脚眠却於雪嶺夜觀天誰知換
斗移星手賺殺古今眼不全
擧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花衆皆罔措獨迦葉破顔微
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法門
付囑於汝
拈云大小世尊歷事已多豈不知天下利器不可
以示人而且不善藏其用
頌云磨劒生平未敢輕終年始遇一豪英脫然分
付堪何用天下從茲不太平
擧世尊集會畢各散獨一女子得近佛座文殊不知
問佛佛令文殊出其定自問之文殊極盡神力不能
出佛云下方有罔明大士能出之須臾罔明至以一
彈指女子卽出定

拈云者一隊漢大似没奈無事何却乃各自賣弄作消遣法也噫爛泥中有刺我若見女子出定便問汝入底是甚麽定待女子擬對便一喝云者野狐精更在者裏作怪那教他立地尿出始快

頌云困人天氣半晴陰窻外黃鸝送好音睡起不閑梳洗事却於花下拭瑤琴

擧達磨大士西來面壁於嵩山少林九年六遭服毒不死遇神光立雪斷臂以求法師憫之因名慧可可問弟子心未寧乞師爲我安心師云將心來爲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爲汝安心竟久之師知機緣時熟乃命諸門人各言所得獨可於末後作禮三拜依位而立師云汝得吾髓

拈云西來面壁不妨令人疑著末後分皮分髓者一場敗闕又誰能救得

頌云夜來獨自上西樓却喜新秋月正幽試把玉簫吹一曲惹他多少客心愁

擧青原見六祖問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曾作甚麽來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曰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拈云一箇氣宇如王一箇乾坤坐斷不免把手上高山脚跟被人一眼覷破我若作六祖見他問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卽喝云者擔糞桶漢在者裏作麽若作青原見六祖云曾作甚麽來便撫掌云者老漢猶作寐語在豈不使曹溪一路別有風光

頌云自憐炤盡體無依轉入曹溪話祖機相對淸風拂白月庭前花落鳥銜飛

擧青原命石頭往南岳下書頭到南岳卽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岳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頭云寧可永劫墮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拂袖便歸青原問見讓和尚何如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時曾蒙和尚許一鈯斧子住山卽今便請原垂下一足頭便禮拜

拈云師子教兒別有抛擲者箇鈯斧何處摩挲然青原南岳二老皆有放過處我於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下代南岳便與劈脊一棒云你還熱碗鳴聲在使他別作生涯去又於子問太高生何

不向下問下代石頭卽大喝云者爛冬瓜老漢堪作甚麼如此則不待歸來使靑原鈯斧更不露鋒芒也

頌云纔出龍門入虎房男兒到此自昂藏歸來奪得阿爺斧劈破東西一路荒

擧南岳見馬祖在庵前石上打坐乃以甎在彼處磨祖問岳磨甎作麼岳曰作鏡祖曰磨甎如何作得鏡岳問上座在此作麼祖曰坐禪岳曰坐禪圖箇甚麼曰圖作佛岳曰我磨甎旣不可作鏡汝坐禪豈可作佛祖乃問如何卽是岳曰如車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更示以如下種子及彼天澤機緣合故自見其道云云祖乃徹悟

拈云良駒晉出旣不妨鞭影重重若校之日後棒喝交馳早已周由者也不少雖然彼時宗門創發大機固已如此一等專取於莽鹵迅捷一路又何能跂及古人

頌云磚旣磨兮車已行馬駒心眼自精明界然踏殺人無數可笑西天讖恁靈

擧德山一日飯遲自托鉢向僧堂去雪峰見曰鍾未鳴鼓未響者老漢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不語歸方丈峰擧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德山令侍者問巖頭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明日德山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巖頭向法堂前撫掌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活山果三年示寂

拈云天下事不皆如此好看他父子利害處

頌云撥巢之恨其來久底定豈應尚未消聖智從來資竊盜不將符印作良謀

擧趙州因僧擧臺山有一婆子凡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者箇師僧又恁麼去州云我爲汝勘破者婆子州亦到彼處如此問婆亦如是答州乃歸擧似云我爲汝勘破了也

拈云者箇臭老婆不特捉敗天下行脚衲僧卽諸方坐曲彔牀底老漢無不捉敗也且道趙州自謂勘破還出得者婆子圈䙡麼逢人不得錯擧

頌云百城煙水各深參何似臺山一指南趙老不

辭重下槪大家無地著羞慚

擧洞山巳悟無情說法欲別雲巖因問此去有人問還邈得師眞也無作麼生答他雲巖良久云祇者是山沉吟巖云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仔細後因過水覩影乃大悟玄旨

拈云雲巖老漢滿口葛藤觸著即喪身失命爭奈鈍置不少何不待洞山問便推出去洞山若是箇猛烈漢見他良久便掀倒禪牀大笑而出則此後更不作恁麼去也

頌云眼裏聞聲巳隔津機前觸忌更傷神護身符子俄抛却拈得龜毛殺活人

擧太陽巳付囑多人皆先化去而浮山原嗣葉縣亦久得師法太陽乃以頂相皮履及偈付浮山爲代求人續此洞宗山果得投子靑深契宗旨即以太陽頂相皮履偈及自作偈有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輾以囑之爲太陽之嗣

拈云接木生花妙於種性春力浮山一賽兩彩處看他金鳳宿龍巢之旨何奇特非常

頌云放去收來有大機到頭底定最危微空中推出須彌頂風卷嵩簾洞上暉

擧壽昌初參廩山擧金剛經有省山曰宗眼不明未爲究竟後因閱僧問興善惟寬禪師如何是道寬曰大好山僧云某甲問道師何云大好山寬曰汝只知大好山何嘗達道昌頓發疑情八閱月偶搬石不能擧乃盡力搬動忽然大悟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即呈似廩山山再勘驗之乃爲印可

拈云者老漢山有甚麼好若不是者大好山與你恁麼敢保驢年也未夢見在

頌云白蛇當路果能誅赤眼英雄別一圖一自鴻門離虎穴暴秦强楚爲先驅

五位正偏頌

正中偏驀地轟雷震九天石火電光追不及阿誰頓悟髑髏前

偏中正相逢不許看秦鏡儼然把手上刀山是甚那

伽常在定
正中來木人石女舞三臺萬國謳歌忘帝力將軍印
劒絶烽埃
偏中至入魔入佛全悲智太平寰宇長癡頑鐵牛耕
盡黃金地
兼中到尊貴天然誰敢道相續從來也大難同時不
識祖宗妙

三玄三要頌

第一玄那知東土與西天少林謾自分皮髓鐵壁銀
山也教穿
第二玄赤肉團邊下痛尖推去無端乾矢橛茫茫何
處著恩寃
第三玄紫羅帳裏不輕傳當機拶著無逃處捉敗原
來不值錢
第一要古佛留心不得妙相隨來也有些些異類中
行無朕兆
第二要本分何勞尋草料信手拈來殺活奇擬議承
當俱失炤

第三要朱點印開成別調機前陷虎那容看死盡偷
心須發笑
因僧問洞山爲甚麼立此五位師云也是閑
家具進云如何又以他爲宗旨師云你道佛
祖之釘橛是誰出得復示以頌
混得眞來何正偏好於功位揀邪禪非功不破羣迷
執無位何銷衆智權功位轉來明體用正偏兼到別
幽玄當鋒殺活誰能搆向上機關不可傳
僧又問臨濟爲甚麼立此三玄三要師云也
是開眼尿牀進云悟此玄要旨者如何師云
吹毛劒在甚麼處亦示以頌
喫得棒來何要玄應於照用展機權言前得意超玄
旨句下明宗出要詮人境奪來全體露主賓薦去大
機旋衝流度刃適時變棒喝從玆有別傳
上壽昌老和尙七句大誕頌
箇亦窮身無賣處祇應滯貨到驢年逆兒設法不能
供潦倒那堪更壓拳
別東苑歸隱武夷

十年幽夢不能成。一片寒心空自盟。長嘯數聲歸去
也。奇峰六六杖頭生。

盛子於壽昌有故遁去

來沒頭兮去沒尾。斷兒箇是白拈賊。平生慣向鋒刃
行。性命幾希誰識得

盛子寄予有藥將留毒。達磨句。因示之

包藏禍心終自毒。於今郮討彼流支。平地風波空自
湧。誰能折葦浪頭吹

寄示黃巖法海量子

幽棲固是多閒日。幾度看山青又黃。記取峨峰好言
語。莫教者等過時光

虎嘯洞先師麗公創也。師沒即藏其靈骨于
洞巖之麓。今特以洞囑吾盛子棲之

三十六峰峰不儔。巖巖虎嘯獨高幽。先師靈骨今猶
在。洞上風光子好放

馬枕蒼竹嶺閒吟

我無故友閒而憶。雖有古人憶亦閒。不若提鋤栽竹
子。看他葉猗拂蒼顏

石屏巖新構室

平生不識龜藏六。偶爾身同木石游。一片浮雲無住
著。今朝又挂碧山頭

甚矣吾衰不復歎。歸與小子孰盤桓。峰前喜有者痕
月。足使清光萬古看

猶龍居士偕諸友過訪

博山前日有何示。請試如今舉似看。微笑不言還當
否。機先莫被舌頭瞞

示周弟

父母非親誰是親。不能相待果何人。擬前問我隨聲
喝。驀地打交快轉身

示道延參主人公

分明是你向人討。火是燈兮知不早。吹教滅時又若
何。夜半龍潭難報曉

晤福唐臺山葉相國

昔曾親訂此商量。特地相逢笑一場。灼灼髻珠誰自
肯。宛陵千古發幽光

偕丘文舉過能始曹觀察石倉

六六峰前已展眉。扣舷曾和隱屏詩。聽泉閣上重敲唱。賺殺浮山一局棋。

偕盛子寓鳳皇亭中有眞覺大師像

古榕城畔倚孤筇。俯仰惟思老雪峰。三箇木毬誰解弄。怪他船上釣魚翁。

遊羅山法海寺有感

常懷昔日羅山老。把斷巖頭也大奇。不肯兩師當路虎。箭穿紅日許阿誰。

登烏石山

老觀當年誰叩門。雪峰拶入幾忘魂。望州亭子今相見。多少禪流此躲跟。

遊平遠臺示支提僧

五百天冠門口稱。當頭一棒不容情。天台牛跡誰曾見。孤負寒山草裏行。

舟泊延津喜遇壽昌來僧得聞老和尚消息

來自西江不問他。黃龍老子近如何。钁頭比日偏多力。百丈風流奈若何。

芝城會張存三柯賓明二居士於靜觀堂

久已神交有二公。碑文白字更誰同。讓從海岳尋知己。楊李如今占上風。

戴令粱觀察過訪

庭前花夢莫相瞞。何事靈山笑裏看。一曲玉樓山月曉。是誰無語試春寒。

晤曾心藥太史於沈園

道學頭巾笑卓吾。才高氣俠讓相孳。大蟲兩箇今相敵。捉敗還他老赤鬚。

偕柯氏伯仲登黃華山譚及蘇眉山事

莫疑今人與古人。心心聖者此精神。眉山不解生毛角。應看柯亭誰鳳麟。

寓柘浦會心園張存三黃心鏡二居士過訪

柘浦久傳肯肯堂。高懸心鏡是今龐。張公喫酒黃公醉。吸盡西江誰不降。

重晤故人識源師於夢筆

僊亭山上笑何奇。七歷星霜復展眉。多你看花非是夢。刹竿別有好風吹。

題茶山人張存三居士九九山房

前三三與後三三存此三兮何處安牛頭沒忽馬頭
南無著文殊謾對談假鷄聲韻難瞞我未肯糊塗放
過關如何是不肯放過處呼張居士喫茶去

示盛子弟張季玉瑋秀才

出世性命難爲兄處世孝友難爲弟吾道儼然一貫
之誰云眞諦非俗諦眉分八也雙眼開胸藏卍兮中
心契牟尼莫逆於仲尼共乳同胞斯可據

禮廪山老祖蘊空忠老和尙墖

秋山曉日古木寒鴉與嵩少靑黯處指點何異於宗
鏡老拽杖去誰辨詵訛返擲三千里外故園春暖飛
花鼓弄箇裴行者如獨獠猛利拗折郍黃龍角能別
出爪牙阿呵呵不肖兒孫漫撒沙灼然債有主兮寃
有家新豐一曲丹霄遠千古盱江發浩歌

禮壽昌本師經老和尙墖

嗚呼蒼天昔年拜別付囑儼然信知郍著末句尤玄
策霜節而獨返念風木以何憐詎意祖庭不弔摧我
好山倒焉泣血奔命踢破飛鳶分明指示九鼎絲縣
不禁逆兒後主此跌還自露尖換手搥胸誰忍痛鷄
足峰頭啼夜猿嗚呼蒼天

壽昌老和尙眞贊

掀翻大明國中那討者般閒漢只提一把鑁頭逢著
教他兩斷卽有不用命者奪其機終是無因難作伴
如今又供養渠作麼生正要留與兒孫冷眼細見得
慣

董巖雲陽老和尙眞贊

壽堂一脈來自斗峰道覺接之以及雲翁於董巖開
叔保社臨濟眼光久已落地猶踍跳跳在不知瞎驢
逐大隊若箇親逢

虎嘯巖麗空老和尙眞贊

師資相遇兩何所圖就中一點不敢相孤武夷置之
城高幾乎悞落九溪却能激我轉身去千里橫行端
在初

潭中趙豫齋老居士贊

學出良知修身爲本作倡建南言行深穩全家荷負
董巖遠近盤搖珠滾撥轉不二關頭千古誰能標準

余泗泉老居士小像贊

創出偎亭一枝迥來南海香像發機於紫臺老凝問風幡受命在壽昌翁親喫喝棒只知艮買深藏正是誨人大匠看他脚下兒孫却也當仁不讓

自題

生平一無所長心上偏多傷感一肚不合時宜誰能狐媚鼠腕笑他與賊過梯何曾於鼯作悍不如高臥山丘獨自歌此單板使是老儂行狀無待後人結欸

又

祇有蒼蒸庶幾與老儂知已而老儂又何待知已君不見嵩山一片面壁石儘教千古人與他註脚何曾死在千古人註脚裏

予方隱武夷盛子請予自題眞

二十年來我自己討面孔不著直至於今成得箇孟八郎當無依無泊無端撞著你者沒巴鼻漢子向我面前摸索我呼你速道你却奪我拄杖喝我一喝更是沒有下落咦錯錯

余道綱繼泉居士圓相贊

咄者是那裏得來豈容憑空胡寫賺殺三教渠儂討甚之乎者也到此不能捉敗只恐家有白澤之圖偏惹許多妖怪相假借

附墖銘

武夷第一代禪祖東苑鏡公大師墖銘并序

宗門獨貴具擇法眼而能得人傳雖久不絕也初祖西來分皮析骨得一神光爲此方法髓黃梅不付秀上座而授能獦獠南岳激一馬駒踏殺天下青原接一石頭滑殺天下五大宗師皆拔於非常中故能建立門庭自我作祖風穴懼識將止不許鶉鳩樹上歸而肯動容揚古路太陽憂嗣不繼乃以項相囑遠公代焞楊廣山頭草濟洞二宗於是乎懸絲可續使仰山雲門法眼三宗下皆能得人何致今日祇見二株之久昌昌耶近世濟洞雖微尙有人至於能使洞水逆流如壽昌而又得人傳其眞眞而必可久者誠千古中興之祖也自壽昌掃絕流弊獨唱祖機而諸方尊宿聳耳而驚乘風而起者駸駸然首得博山繼得東苑如圓悟之有杲有隆一顯一晦其東苑亦瞌睡虎之難窺乎師諱元鏡字晦臺別號湛靈閩建陽馮

氏子生于萬曆丁丑六月廿五日師天資穎拔年七歲習詩書篤于孝友厭聞名利事少慕姚江良知之學因謁趙豫齋居士得開發性命事參董巖諸老甲辰年禮虎嘯麗空杲公剃落深究楞嚴知見無見之旨遂求決于寶方無明和尚呵爲墮大險坑乃驚良知之學無知之見到者裏用不著也於是奮極參尋五燈宗旨苦幾死及閱維摩至此室何以空無侍者而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言下大徹復於行解不相應處忽起諸礙因讀圓覺隨順覺性章乃疑情永拔是年庚戌竟往壽昌求質正于和尚復呈偈曰識破不値半文錢可憐摸索許多年宗流盡是欺心漢說甚祖師別是禪昌以趙州何處勘破婆子話再驗之師云和尚莫作怪昌大笑曰參禪要到者一著子始不受人牢籠因囑曰子從此深隱去自有機緣成就若遽出爲人便可惜也即付偈曰正印相持時刻愼逢人唯勘印其心弗依軌範通消息祇驗生機是志眞上下來因無忽略始終去就有誠明天然未具通方眼決勿私饒冒感承向後逢人當依此旨師拜受而歸乙卯年博山來公入閩大仰開堂師特訪之相見次山曰禮佛著師端立山又曰禮佛著師把住曰那箇是佛山曰者是那裏來的師拓開曰者是那裏來的山就座師大笑便出復曰不可草草再具威儀相見茶次山曰聞師兄親見壽昌且道壽昌和尚當年命根斷在什麼處所師擘面一掌曰在甚麼處所山不對師便出山乃曰可惜放過三十棒山即日上堂師將出衆山即呼曰晦臺復曰誰叫你師出震聲一喝山曰取棒來師曰此是宿食不必拈出且道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是那三日山曰秋風多帶殺秋露愈加寒師拂袖歸衆山曰你只學得走師不顧丙辰覲湛盛公因董巖親依博山大師受具後特往江西參壽昌和尚道經書林訪故人余繼泉因遇師師問曰公在董巖曾聞博山拈提維摩經不曰曾聞師曰彌勒得一生受記作麼生曰大有人疑著師曰你又恁麼去盛公巽之向火次因舉僧問古尊宿劫火洞然者箇壞不壞有云壞有云不壞此意如何師曰你又恁麼來盛公遂折節過冬時方病苦欲死師親

調藥餌療之有間師輒細究其平生參證處及徵詰五家門堂差別之旨盛公披其所見師感歎曰不期子乃能深入此秘密法門吾壽昌者枝慧命屬子大振去也因以壽昌宗派幷書偈付之盛公拜受用年隨師往慶壽昌和尚七十歲昌特勘驗而印記之亦自深喜末年得此托囑復示師偈曰信知自有那一著直俟機緣純湊泊不假思議聖凡安樂忘斟酌受用寬廓明年戊午正月昌示寂師向因書林弟子余繼泉延居東苑靜室間亦來往武夷虎嘯城高繼泉弟太學猶龍率諸檀護及門人道量等曰壽昌既沒東苑當出世矣時庚申冬力請師于僊亭一枝庵開堂師强起說法四衆驚服解制卽歸隱武夷石屏巖誓不出山間有衲子撥草參求者師佯爲不采如癡如狂自歌自咏或有逼拶不得已者師喝曰你者禿厮失了魂在者裏作麼又策杖絕險處蹲坐僧曰和尚在者裏作甚麼師召曰你上來見者靡不望崖而退其作略酷類慈明大愚嗚呼當此末法孰能攜附又孰能感此痛切之機用哉師每多病至是疾大作

二行者在側曰和尚癯瘦不食病甚危也有何施主弟子有何親友鄰居可速呼來分付後事師曰我從來無親友亦無後事分付行者驚曰我等如何區處師指靜室前石屏巖下曰此處可以埋我曰設使死了埋了又如何分發師大噓一聲曰恰好也再問已蛻去矣時崇禎庚午七月十三日子夜世壽五十四坐二十六夏有語錄一卷西陵李家芊作序已刻行外山居詩集一卷詳見盛公所述行實予丁丑秋從武林丁艱歸壽昌晉盛公主先和尚法席機鋒橫發如德山雲門幷讀諸語錄著作妙盡佛聖秘旨乃大感慨曾爲之序我先壽昌初得師與盛公人未之奇於今乃知此宗非具眼得人何以傳且久哉自是予時御盛公之激勵因以新城福山及廬山國通諸剎致之復尋公於閩隨到武夷掃塔定議師爲山中第一禪祖況盛公自師滅度後開法于京都大邑及名山古剎爲諸薦紳先生與諸方耆宿衲子歸敬大振世出世法此一瓣香計今已十六度拈出而東苑之鼻孔撩天毒氣滿世他日中其毒而發作者則處處

皆師舌相眉毫不可掩匿也。孰知師於大好山中過脈處。微而受幹氣之王於震旦正當昌大也。予於此有三世法乳之深。不容不奉盛公之命之爲銘也。銘曰

拈花微笑　法眼斯傳　此一人兮　東西禀焉
少林得髓　曹溪止衣　五宗角立　殊途同歸
三枝不競　二株久昌　一濟一洞　起伏非常
好山突出　洞水逆流　寶鏡披光　渠我全收
師纔墮坑　便能作怪　奪父牢關　劫兄嶮寨
一枝高唱　雙蛾幾長　傷心江上　恰遇同鄉
火裏浪生　藥中毒發　斷佛祖命　全施殺活
石屏巖巖　不可攀仰　烏沒雲飛　高踞其上
六六之奇　三三之曲　誰不失魂　來此相續
一聲長嘯　撒手便行　千古兒孫　聞之震驚
武夷偃長　晦菴儒宗　師標禪祖　三教凌風
鼎定其巔　出世獨尙　我作斯銘　當仁不讓

賜進士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豫章弟子黃端伯撰文

杭州徑山萬壽禪寺嗣法門人道盛立石

東苑晦臺鏡禪師語錄終

建昌廩山忠公傳

杭州徑山嗣法曾孫　道盛　撰

建昌廩山蘊空常忠禪師。本郡人。少時習姚江良知之學。嘗以自有別見當揭明之。一日客金陵下鎭江。游鶴林古寺。遇老宿中州人號古溪者。嘗參月舟和尙。偶談空宗。深有所感。乃從剃落。事之甚謹。老宿病。師善爲開慰。至於燒臂。宿異之曰。子既出家。可往偏參。毋虛度歲月。當今少林小山書和尙道風響著。速宜扣謁。不可後也。卽腰包走嵩山參書公。山問上人來爲何事。師曰。爲求出離生死法。山曰。生死在何處。你要出離。師擬對。山搖手曰。且去務下著。一日師又問。如何得見性成佛。山曰。你喫飦也未。曰已喫了。山曰。還要借人口麼。師曰。如何得成佛。山曰。佛是乾屎橛。汝要成他作麼。師擬再奮。山復推出曰。不是不是。

師心益疑乃辭往五臺燕都參諸老宿無當意者復返嵩少値山外出師迎而問曰達磨面壁石在甚麼處山指曰阿那靑黯黯處師曰東指西話作麼山曰南方杜撰禪如麻似粟師曰者老野狐在者裏魔魅人那山以拄杖便打師禮拜山遂令偕歸會山謝事少林主北京宗鏡師服勤三載深得其旨山每勘驗機鋒警敏皆當仁不讓乃辭歸山以偈囑曰宗鏡門下一株松長年占斷白雲封人間未許閒相識一枝迸出吠春風師歸建昌隱于從姑山終日危坐人或顧問師搖手曰汝不會我語曰師試爲我說看師曰南城城外水滔滔向北流問者目瞪師曰向道汝不會我語人莫測識到覆船山見紹隆大師故蹟乃題簫曲峰屋壁曰覆却船兮賺雪峰渠無生死太遼空玉簫聲斷千山冷誰聽啼猨夜月中黎川有廩山八面秀拔因結茆棲焉有山居偈云折脚鐺兒幸自憐烹風煑月亦何便生平底事誰相委磨得靑萍倚石眠師二十年刀畊火種不與世接往來衲子參尋亦閉關高枕拒之諸縉紳名士過訪唯相對默坐客退侍者進曰貴人達士相顧和尙何無一言啓迪之師曰彼且多知多解肉飽酒醉來尋長老消閒予粥飯僧那有許多力氣與他搔皮覓肚取人爽快圖人讚嘆也獨與大參羅近溪汝芳徵君鄧潛谷元錫二公相與論性命之學間拈金剛圓覺發揮宗門大意及擧向上事剖決眞知埽除知解皆超出情見以經有教眼禪有綱宗壽昌經和尙白衣時嚮師道行特求出家授戒師曰出家須出五蘊家當究明此事薙染尙不爲遲歸戒須歸自心豈必三壇爲戒耶你知十六沙彌廣額屠兒立地繼燈成佛麼如是出家是眞大丈夫事昌又問入道法要師曰但能精進不肯自欺便是徹首徹尾工夫昌一日與諸同參論金剛經義甚快師聞之呵曰宗眼不明非爲究竟昌大驚便問如何是宗眼師振衣而起昌益疑之復請益玄沙虎趙州狗子話師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昌後隱峩峰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寬禪師如何是道寬曰大好山語下有悟走廩山呈解師曰悟則不無更要受用得著若受用不著祇是箇忝銀禪因擧南泉王老師

賣身話問昌子試道南泉是何意旨昌曰者老漢沒蓋載待你頭出角著師喝出又問甘贄行者請念誦南泉打破鍋古人意在甚麼處昌曰拂袖便行鈎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師駭之又擧南泉與陸亘大夫論王居何[illegible]殿苦生話曰此深與洞上君臣偏正妙叶昔伶祖親見南泉明亦曾深得其旨昌曰不然五宗雖則各設門庭而所立宗旨皆超越三世諸佛所說法式祇如洞山問龍山賓主又何嘗不與玄要主賓陷合師深頷之師又曰古人悟後全在解行相應亦要去見人始能曲盡堂奧差別惜乎海內明眼人多岩居穴處亦須搜尋之如臨濟托盋維陽尙遇婆子發藥子何可自限昌曰祇如二祖不往西天達磨不來東土從上宗乘中事還曾欠少麼師愕然昌曰三十年用底今日捉敗了也師曰吾宗到汝當大興於世將來於牧牛場上重建剎竿昌於是復返峨峰師一日告衆曰我有件要了底大事汝等須知衆茫然莫知所指乃亟命澡浴整衣端坐竪拳曰會麼衆莫敢加對復以拳揮案曰咄咄爲汝了去遂趨寂焉茶毗得頂骨牙齒不壞墖於本山師生平言行縝密如美玉在璞非有眞爲法人拒而不見恐枉法也見人談某於何處有省悟何處有證入輙作色呵之曰子何所見敢以此證據人耶打破大明國尋不出一人能眞參實究你敢乃爾作大妄語以未悟謂悟未證謂證耶當嘉隆間寓內宗風多以傳習爲究竟師疾時矯弊志欲匡扶大法而力未逮以故終身韜晦鄧徵君服膺師深信別傳之旨嘗有詩挽其出世云入海泥牛不見蹤龍山太煞喪家風誰知別有密移處唱出新豐韻不窮師見之哂曰公可謂知得老僧一半也及師示寂後經和尙出世峨峰公亦親訪讀其住山偈曰野獅不嗽人間食十二巫峰得自繇養就縱橫無礙力崑崙翻轉作瀛州乃大喜曰何期垂老得飲醍醐乃於今日發見廩山老師之不謬雖不出世而能得此峨峰眞子當必大興洞上宗風也師生於正德甲戌終於萬曆戊子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及昌住寶坊乃移墖於寶坊後莆端伯及諸弟子復還歸廩山之麓有墖銘以表建化之蹟